

# 鲜血梅花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鲜血梅花

余华中短篇小说

战栗

余华中短篇小说

现实一种

余华中短篇小说

我胆小如鼠

余华中短篇小说

世事如烟

余华中短篇小说

黄昏里的男孩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 总目录

黄昏里的男孩

战栗

世事如烟

我胆小如鼠

鲜血梅花

现实一种



# 黄昏里的男孩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黄昏里的男孩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昏里的男孩 余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

( 余华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5063-7105-6

I ①黄… II ①余…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311 号

## 黄昏里的男孩

---

作 者: 余 华

责任编辑: 钱 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210

字 数: 110千

印 张: 5. 25

印 数: 001-6000

版 次: 2014年1 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 月第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5-6

总定价: 109. 00元( 全6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自序



空中爆炸



## 蹦蹦跳跳的游戏



为什么没有音乐



我为什么要结婚



阑尾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炎热的夏天



在桥上



他们的儿子



## 黄昏里的男孩



## 女人的胜利



朋友



#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



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 空中爆炸

八月的一个晚上，屋子里热浪滚滚，我和妻子在嘎嘎作响的电扇前席地而坐，我手握遥控器，将电视频道一个一个换过去，然后又一个一个换过来。我汗流浹背，心情烦躁。我的妻子倒是心安理得，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在她光滑的额头上我找不到一颗汗珠，她就像是一句俗话说的那样，心静自然凉。可是我不满现实，我结婚以后就开始不满现实了，我嘴里骂骂咧咧，手指敲打着遥控器，将电视屏幕变成一道道的闪电，让自己年轻的眼睛去一阵阵地老眼昏花。我咒骂夏天的炎热，我咒骂电视里的节目，我咒骂嘎嘎作响的破电扇，我咒骂刚刚吃过的晚餐，我咒骂晾在阳台上的短裤……我的妻子还是心安理得，只要我在这间屋子里，只要我和她坐在一起，我说什么样的脏话，做什么样的坏事，她都能心安理得。要是我走出这间屋子，我离开了她，她就不会这样了，她会感到不安，她会不高兴，她会喊叫和指责我，然后就是伤心和流泪了。这就是婚姻，我要和她寸步不离，这是作为丈夫的职责，直到白头到老，哀乐响起。



我的朋友唐早晨敲响了我的屋门，他用手指，用拳头，用脚，可能还用上了膝盖，总之我的屋门响成了一片。这时候我像是听到了嘹亮军号和公鸡报晓一样，我从地上腾地站起，将门打开，看到了有一年多没见的唐早晨。我叫了起来：

“唐早晨，他妈的是你。”

唐早晨穿着肥大的裤子和铁红的西服，他油头粉面，笑容古怪，他的脚抬了抬，可是没有跨进来。我说：

“你快进来。”

唐早晨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我的屋子，他在狭窄的过道里东张西望，就像是行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里。我知道他的眼睛是在寻找我妻子，他一年多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妻子。用我妻子的话说：唐早晨是一个混蛋。

其实唐早晨不是混蛋，他为人厚道，对朋友热情友好，他只是女人太多，所以我的妻子就说他是一个混蛋。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经常带着女人来到我家，这倒没什么，问题是他每次带来的女人都不一样，这就使我的妻子开始忐忑不安，她深信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这样的道理，她觉得我和他这么交下去实在太危险了，准确地说是她觉得自己太危险了。她忘记了我是一个正派和本分的人，她开始经常地警告我，而且她的警告里充满了恫吓，她告诉我：如果我像唐早晨那样，那么我的今后就会灾难深重。她生动地描绘了灾难来到后的所有细节，只要她想得起来，要命的是她在这方面总是想象丰富，于是我就越来越胆小。

可是唐早晨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一点都感觉不到我妻子的警惕，虽然我暗示过多次，他仍然毫无反应，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迟钝的



人。直到有一天，他坐在我家的沙发里，声音响亮地说：

“我看着朋友们一个一个都结婚了，先是你，然后是陈力达、方宏、李树海。你们四个人一模一样，遇上第一个女人就结婚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那么快就结婚了，你们为什么不多谈几次恋爱？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为什么要找个女人来把自己管住，管得气都喘不过来。我现在只要想起你们，就会忍不住嘿嘿地笑，你们现在连说话都要察言观色，尤其是你，你说上两句就要去看看你的妻子，你累不累？不过你现在还来得及，好在你还没有老，你还有机会遇上别的女人，什么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个？”

这就是唐早晨，话一多就会忘乎所以。他忘了我的妻子正在厨房里炒菜，他的嗓门那么大，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被我妻子听进了耳朵。于是我妻子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她用手里的油锅去推唐早晨，油锅里的油还在噼噼啪啪地跳着响着，她说：

“你出去，你出去……”

唐早晨吓得脸都歪了，他的头拼命地往后仰，两只手摸索着从沙发上移了出去，然后都来不及看我一眼，就从我家里逃之夭夭了。我没有见过如此害怕的神色，我知道他害怕的不是我妻子，是我妻子手上的油锅，里面噼噼啪啪的响声让他闻之丧胆，而且有一年多时间没再跨进我的屋门。

一年多以后，在这个八月的炎热之夜，他突然出现了，走进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的妻子。这时候我妻子已经从地上站起来了，她看到唐早晨时友好地笑了，她说：

“是你，你很久没来我们家了。”



唐早晨嘿嘿地笑，显然他想起了当初的油锅，他有些拘束地站在那里，我妻子指着地上草席说：

“你请坐。”

他看看我们铺在地上的草席，仍然站在那里。我将嘎嘎作响的电扇抬起来对着他吹，我妻子从冰箱里拿出了饮料递给他。他擦着汗水喝着饮料，还是没有坐下，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下？”

这时他脸上出现了讨好我们的笑容，然后他说：

“我不敢回家了，我遇上了麻烦。”

“什么麻烦？”我吃了一惊。

他看看我的妻子，对我说：

“我最近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有丈夫，现在她的丈夫就守在我家楼下……”我们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吃足了醋的丈夫此刻浑身都是力气，他要让我们的朋友唐早晨头破血流。我的妻子拿起了遥控器，她更换了两个电视频道后，就认真地看了起来。她可以置之度外，我却不能这样，毕竟唐早晨是我的朋友，我就说：

“怎么办？”

唐早晨可怜巴巴地说：“你能不能陪我回去？”

我只好去看我的妻子，她坐在草席上看着电视，我希望她能够回过头来看我一眼，可是她没有这样做，我只好问她：

“我能不能陪他回家？”

我的妻子看着电视说：“我不知道。”

“她说不知道。”我对唐早晨说，“这样一来，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陪你回家了。”



唐早晨听到我这么说，摇起了头，他说：

“我这一路过来的时候，经过了陈力达的家，经过了方宏的家，就是到李树海的家，也比到你这里来方便。我为什么先到你这里来，你也知道，虽然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可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就先来找你了，没想到你会这样，说什么不知道，干脆你就说不愿意……”

我对唐早晨说：“我没有说不愿意，我只是说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唐早晨问我。

“不知道就是……”我看了看妻子，继续说，“不是我不愿意，是我妻子不愿意。她不愿意，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可以跟着你走，但是我这么一走以后就没法回家了，她会把我锁在门外，不让我回家。我可以在你家里住上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月，可是我总得回家，我一回家就没好日子过了。你明白吗？不是我不愿意，是她不愿意……”

“我没有说不愿意。”这时我妻子说话了，她转过身来对唐早晨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现在动不动就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其实他在家里很霸道，什么事都要他做主，稍有不顺心的事他就要发脾气，这个月他都砸坏三个杯子了……”

我打断她的话：“我确实怕你，唐早晨可以证明。”

唐早晨连连点头：“是的，他确实怕你，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我妻子看着我和唐早晨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笑着问唐早晨：

“有几个人守在你家楼下？”

“就一个。”唐早晨说。



“他身上有刀子吗？”我妻子继续问。

“没有。”唐早晨回答。

“你怎么知道没有？他会把刀子藏在衣服里面。”

“不可能。”唐早晨说，“他就穿着一件汗衫，下面是短裤，没法藏刀子。”

我妻子放心了，她对我说：“你早点回来。”

我马上点起头，我说：“我快去快回。”

唐早晨显然是喜出望外了，他不是转身就走，而是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对我妻子说：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的，要不我就不会先来你们家了。我想来想去，我这几个朋友的妻子里面，你最通情达理。方宏的妻子阴阳怪气的，陈力达的妻子是个泼妇，李树海的妻子总喜欢教训别人，就是你最通情达理，你最好……”

说着唐早晨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小子运气真是好。”

我心想唐早晨要是再这么废话连篇，我妻子说不定会改变主意了，我就踢了他一脚。我把他踢疼了，他“嗷”地叫出了半声，马上明白我的意思，立刻对我妻子说：

“我们走了。”

我们刚走到门外，我妻子就叫住了我，我以为她改变主意了，结果她悄悄地对我说：

“你别走在前面，你跟在他们后面。”

我连连点头：“我知道了。”

离开我家以后，我和唐早晨先去了李树海的家，就像唐早晨说的那样，李树海的妻子把唐早晨教训了一通。那时候她刚洗了澡，她坐



在电扇前梳着头，梳下来的水珠像是唾沫似的被电扇吹到了唐早晨的脸上，让唐早晨不时地伸手去擦一把脸。李树海的妻子说：

“我早就说过了，你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被人家打断腿的。李树海，我是不是早就说过了？”

我们的朋友李树海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听到妻子用这种口气说他的朋友，让他很难堪，但他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的妻子往下说道：

“唐早晨你这个人不算坏，其实你就是一个色鬼，你要是和没结婚的姑娘交往也还说得过去，你去勾引人家的妻子，那你就太缺德了，本来人家的生活很美满，被你这么一插进去，人家的幸福马上就变成了痛苦，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你拆散了，要是有孩子的话，孩子就更可怜了。你想一想，你要是勾引了我，李树海会有多痛苦，李树海你说对不对？”

她的现身说法让李树海坐立不安，可是她全然不觉，她继续说：

“你经常这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可是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的，别人会把你打死的，像你这样的人，就是被人打死了，也没人会来同情你。你记住我的话，你要是再不改掉你好色的毛病，你会倒霉的。现在已经有人守在你家楼下了，是不是？”

唐早晨点着头说：“是，是，你说得很对，我最近手气不好，搞了几个女人，都他妈的有男人来找麻烦。”

然后我和唐早晨，还有李树海来到了方宏的家，我们三个人坐在方宏家的客厅里，吃着方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棍，看着方宏光着膀子走进了卧室，然后听到里面一男一女窃窃私语的声音。我们知道方



宏是在告诉他的妻子发生了什么，接下去就是说服他的妻子，让他在这个炎热的夏日之夜暂时离家，去助唐早晨一臂之力。

卧室的门虚掩着，留着一条比手指粗一些的缝，我们看到里面的灯光要比客厅的暗淡，我们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都在使劲压制着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听到的仿佛不是声音，仿佛是他们两个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我们吃完了冰棍，我们看着电扇的头摇过来摇过去，让热乎乎的风吹在我们出汗的身上，我们三个人互相看着，互相笑一笑，再站起来走两步，又坐下。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方宏终于出来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卧室的门关上，然后满脸严肃地站在那里，把一件白色的汗衫从脖子上套了进去，将汗衫拉直以后，他对我们说：

“走吧。”

现在我们有四个人了，我们汗流浹背地走到了陈力达的楼下，陈力达的家在第六层，也就是这幢楼房的顶层。我们四个人仰起脸站在嘈杂的街道上，周围坐满了纳凉的人，我们看到陈力达家中的灯光，我们喊了起来：

“陈力达，陈力达，陈力达。”

陈力达出现在了阳台上，他的脑袋伸出来看我们，他说：

“谁叫我？”

“我们。” 我们说。

“谁？”

我说：“是李树海、方宏、唐早晨，还有我。”

“他妈的，是你们啊？”陈力达在上面高兴地叫了起来，他说，“你们快上来。”



“我们不上来啦。”我们说，“你住得太高啦，还是你下来吧。”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上面响了起来：

“下来干什么？”

我们仔细一看，陈力达的妻子也在阳台上了，她用手指着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说：“唐早晨遇上麻烦了，我们几个朋友要帮助他，让陈力达下来。”

陈力达的妻子说：“唐早晨遇到什么麻烦了？”

李树海说：“有一个人守在他家的楼下，准备要他的命。”

陈力达的妻子说：“那个人为什么要他的命？”

方宏说：“唐早晨和那个人的妻子好上了……”

“我知道啦。”陈力达的妻子说，“唐早晨的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人家要来杀唐早晨了。”

“对。”我们说。

“没那么严重。”唐早晨说。

陈力达的妻子在上面问：“唐早晨这一次勾引上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们就去问唐早晨：“是哪个女人？”

唐早晨说：“你们别这么喊来喊去的，让那么多人听到，没看到他们都在笑吗？把我搞得臭名昭著。”

陈力达的妻子问：“唐早晨在说些什么？”

我说：“他让我们别再这么喊来喊去了，要不他就会臭名昭著了。”



“他早就臭名昭著了。”陈力达的妻子在上面喊道。

“是啊。”我们同意她的话，我们对唐早晨说，“其实你早就臭名昭著了。”

“他妈的。”唐早晨骂了一声。

“他又说了什么？”陈力达的妻子又问。

“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回答。

就这样，唐早晨的朋友们总算是到齐了，在这个八月的夜晚，气温高达三十四摄氏度，五个人走在了仍然发热的街道上，向唐早晨的家走去。在路上，我们问唐早晨守在他家楼下的男人是谁，他说他不认识。我们又问他这个男人的妻子是谁，他说我们不认识。我们最后问他：“你是怎么和那个有夫之妇勾搭上的？”他说：

“这还用问，不就是先认识后上床嘛。”

“就这么简单？”我们问。

唐早晨对我们的提问显得不屑一顾，他说：

“你们就是把这种事想得太复杂了，所以你们一辈子只配和一个女人睡觉。”

然后我们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喝起了冰镇的饮料。我们商量着如何对付那个悲愤的丈夫：李树海说不用理睬他，我们四个人只要把唐早晨送到家，让他知道唐早晨有我们这样四个朋友，他以后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方宏认为还是应该和他说几句话，让他明白找唐早晨其实没有意思，他应该去找自己的妻子算账；我说如果打起来的话，我们怎么办？陈力达说如果打起来了，我们站在一边替唐早晨助威就行了。陈力达觉得有我们四个人撑腰，唐早晨有绝对获胜的把握。



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唐早晨一言不发，当我们去征求他的意见时，才发现他正在向一个漂亮姑娘暗送秋波。我们的话，他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我们看到唐早晨眼睛闪闪发亮，在他右侧两米远的地方，一个秀发披肩的姑娘也在喝着饮料，这个姑娘穿着黑色的背心和碎花的长裙。我们看着她时，她有两次转过头来看看我们，当然也去看了看唐早晨，她的目光显得漫不经心。她喝完饮料以后，将可乐瓶往柜台上一放，转身向前走去了。她转身时的姿态确实很优美。我们看着她走上了街道，然后我们吃惊地看到唐早晨跟在了她的身后，唐早晨也走去了。我们不由叫了起来：

“唐早晨……”

唐早晨回过身来，向我们嘿嘿一笑，接着紧随着那个漂亮姑娘走去了。

我们瞠目结舌，我们知道他要去追求新的幸福了。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一个满腔怒火的男人正守在他家楼下，这个男人正咬牙切齿地要置他于死地。他把我们从家里叫出来，让我们走得汗流浹背，让我们保护他回家，他自己却忘记了这一切，把我们扔在一家商店的门前，不辞而别了。

于是我们破口大骂，我们骂他不可救药，我们骂他是一个混蛋王八蛋，我们骂他不得好死，我们骂他总有一天会染上梅毒，会被梅毒烂掉。同时我们发誓以后再不管他的闲事了，他就是被人打断了腿，被人揍瞎了眼睛，被人阉割了，我们也都视而不见。

我们骂得大汗淋漓，骂得没有了力气，然后才安静下来。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来看去，看了一会，我们开始想接下去干什么。我问他们：



“是不是各自回家了？”

他们谁都没有回答，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提议十分愚蠢，我立刻纠正道：

“不，我们现在不回家。”

他们三个人也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们说：

“对，我们不忙着回家。”

我们都想起来了，我们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有聚到一起了，如果不是因为唐早晨，我们的妻子是不会让我们出来的，我们都突然发现了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然后我们都看到了街道对面有一家小酒店，我们就走了过去。

这一天晚上，我们终于又在一起喝上酒了，我们没完没了地说话，我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我们谁都不想回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过去，回忆着那些没有女人来打扰的日子。那时候是多么美好，我们唱着歌在大街上没完没了地走；我们对着那些漂亮姑娘说着下流的话；我们将街上的路灯一个一个地消灭掉；我们在深更半夜去敲响一扇扇的门，等他们起床开门时，我们已经逃之夭夭；我们把自己关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使劲地抽烟，让烟雾越来越浓，直到看不清对方的脸。我们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我们不知道把自己的肚子笑疼了多少回。我们还把所有的钱都凑起来，全部买了啤酒，我们将一个喝空了的酒瓶扔向天空，然后将另一个空酒瓶扔上去，让两个酒瓶在空中相撞，在空中破碎，让碎玻璃像冰雹一样掉下来。我们把这种游戏叫作空中爆炸。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 蹦蹦跳跳的游戏

在街头的一家专卖食品 和水果的小店里，有一张疲惫苍老的脸，长年累月和饼干、方便面、糖果、香烟、饮料们在一起，像是贴在墙上的陈旧的年历画，这张脸的下面有身体和四肢，还有一个叫林德顺的姓名。

现在，林德顺坐在轮椅里，透过前面打开的小小窗口，看着外面的街道。一对年轻的夫妇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他们都是侧身而立，他们中间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男孩穿着很厚的羽绒服，戴着红色的帽子，脖子上扎着同样红色的围巾。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男孩却是一身寒冬的打扮。

他们三个人站在街道的对面，也就是一家医院的大门口，他们安静地站在嘈杂进出的人群中间。作为父亲的那个男人双手插在口袋里，侧着脸始终望着大门里面的医院，他的妻子右手拉着孩子的手，和他一样专注地望着医院，只有那个男孩望着大街，他的手被母亲拉着，所以他的身体斜在那里，男孩的眼睛热爱着街道，他的头颅不停



地摇摆着，他的手臂也时常举起来指点着什么，显然他还在向他的父母讲述，可是他的父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男孩的父母迎向了医院的大门，林德顺看到一个胖胖的护士和他们走到了一起，站住脚以后，他们开始说话了。男孩的身体仍然斜着，他仍然在欢欣地注视着街道。

那个护士说完话以后，转身回到了医院里面，男孩的父母这时候转过身来了，他们拉着儿子的手小心翼翼地走过街道，来到了林德顺小店的近旁。父亲松开儿子的手，走到林德顺的窗口，向里面张望。林德顺看到一张满是胡子楂的脸，一双缺少睡眠的眼睛已经浮肿了，白衬衣的领子变黑了。林德顺问他：

“买什么？”

他看着眼皮底下的橘子说：“给我一个橘子。”

“一个橘子？”林德顺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伸手拿了一个橘子：“多少钱？”

林德顺想了想后说：“给两毛钱吧。”

他的一只手递进来了两毛钱，林德顺看到他袖管里掉出了几个毛衣的线头来。

当这位父亲买了一个橘子转回身去时，看到那边母子两人正手拉着手，在人行道上玩着游戏，儿子要去踩母亲的脚，母亲则一次次地躲开儿子的脚，母亲说：

“你踩不着，你踩不着……”

儿子说：“我能踩着，我能踩着……”

这位父亲就拿着橘子站在一旁，看着他们蹦蹦跳跳地玩着游戏，直到儿子终于踩到了母亲的脚，儿子发出胜利的喊叫：



“我踩着啦！”

父亲才说：“快吃橘子。”

林德顺看清了男孩的脸，当男孩仰起脸来从父亲手中接过橘子的时候，林德顺看到了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可是男孩的脸却是苍白得有些吓人，连嘴唇都几乎是苍白的。

然后，他们又像刚才在街道对面时一样安静了，男孩剥去了橘子皮，吃着橘子在父母中间走去了。

林德顺知道他们是送孩子来住院的，今天医院没有空出来的床位，所以他们就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林德顺又看到了他们，还像昨天一样站在医院的大门口，不同的是这次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向医院里面张望，母亲和儿子手拉着手，正高高兴兴地玩着那个蹦蹦跳跳的游戏。隔着街道，林德顺听到母子两人的喊叫：

“你踩不着，你踩不着……”

“我能踩着，我能踩着……”

母亲和儿子的声音里充满了欢乐，仿佛不是在医院的门口，而是在公园的草坪上。男孩的声音清脆欲滴，在医院门口人群的杂声里，在街道上车辆的喧嚣里脱颖而出：

“我能踩着，我能踩着……”

接着，昨天那个胖护士走了出来，于是这蹦蹦跳跳的游戏结束了，父母和孩子跟随着那个护士走进了医院。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也是上午，林德顺看到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从医院里走了出来，两个人走得很慢，丈夫搂着妻子的肩膀，妻子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他们很慢很安静地走过了街道，来到林德顺的小店



前，然后站住脚，丈夫松开搂住妻子的手，走到小店的窗口，将满是胡子楂的脸框在窗口，向里面看着。林德顺问他：

“买一个橘子？”

他说：“给我一个面包。”

林德顺给了他一个面包，接过他手中的钱以后，林德顺问了他一句：

“孩子好吗？”

这时候他已经转过身去了，听到林德顺的话后，他一下子转回脸来，看着林德顺：

“孩子？”

他把林德顺看了一会后，轻声说：

“孩子死了。”

然后他走到妻子面前，将面包给她：

“你吃一口。”

他的妻子低着头，像是看着自己的脚，披散下来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她摇摇头说：

“我不想吃。”

“你还是吃一口吧。”她的丈夫继续这样说。

“我不吃。”她还是摇头，她说，“你吃吧。”

他犹豫了一会后，笨拙地咬了一口面包，然后他向妻子伸过去了手，他的妻子顺从地将头靠到了他的肩上，他搂住了她的肩膀，两个人很慢很安静地向西走去。

林德顺看不到他们了，小店里的食品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就继续看着对面医院的大门，他感到天空有些暗下来了，他抬了抬头，他知



道快要下雨了。他不喜欢下雨，他就是在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倒霉的。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在滴滴答答的雨声里，他抱着一件大衣，上楼去关窗户，走到楼梯中间时突然腿一软，接着就是永久地瘫痪了。  
现在，他坐在轮椅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 为什么没有音乐

我的朋友马儿在午餐或者晚餐来到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微张着嘴来到桌前，他的张嘴与笑容没有关系，弯腰在椅子上坐下，然后低下头去，将头低到与桌面平行的位置，他开始吃了，咀嚼的声音很小，可是将食物往嘴里送的速度很快，一直到吃完，他才会抬起头来，否则他不会破坏头颅与桌面的平行，就是和他说话，他也是低着头回答。

所以，当马儿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称他是进餐，进餐是一个很正规的词儿，要穿着合适的衣服，坐到合适的桌前，然后还要用合适的方式将该吃的吃下去，总之这是很有讲究的。而吃饭，吃饭这个词儿实在是太马虎了，可以坐在桌前吃，也可以坐在门口吃，还可以端着碗跑到邻居家去吃，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这样。有时候我们还端着碗走进厕所，一边拉屎一边吃饭。

马儿从来都不是吃饭，他一直都是进餐。自从我认识他，那时候我们都才只有十岁，他就开始进餐了，他吃的时候就像写作文一样认



真了。他低着头，那时候他的头颅就已经和桌面平行了，他兢兢业业地吃着，入迷地吃着，吃完以后，他手中的碗像是洗过似的干净，面前的桌子像是已经擦过了，盘中的鱼骨鱼刺仍然像一条鱼似的躺在那里。

这就是马儿。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走在路上，仿佛总是要去赶火车，可是对马儿来说，走在路上的时候，从来就不是赶路，他从来就是散步，双手插在裤袋里，凝视前方，从容不迫地走着。这就是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同时也是一丝不苟，就是说话也字字清晰，语速均匀，而且十分讲究修辞。

马儿洁身自好，到了二十六岁的时候，他认识了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吕媛。我们坐在一起吃饭，是我们把吕媛请来的，吕媛还带来了另外两个年轻女子，我们这边有五个男人，我们都在心里打着她们的主意，而她们，也就是那三个年轻女子，也都在心里挑选着我们。就这样，我们吃着饭，高谈阔论，嘻嘻哈哈，一个个都使足了劲来表现自己，男的词语滔滔，女的搔首弄姿。

只有马儿一声不吭，因为他正在认真地进餐，他的头正与桌面平行着，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听着我们又说又笑。那天晚上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是进的餐也很少，只是吃了六只虾，喝了一杯啤酒。

我们很快就忘了他。刚开始我们偶尔还看他一眼，看到他慢吞吞地喝上一口啤酒，过了一会看到他用筷子夹起一只虾放进嘴里，再过一会我们看到他鼓起两腮蠕动着嘴，然后我们就不再看他了。就在我们完全把他忘记以后，吕媛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我们看到吕媛睁圆了眼睛，还看到她伸出手指，指着马儿桌前，于是我们看到马儿桌前并排放着五只大小不一的虾，我们看到透明的虾壳在灯光下闪闪发



亮，虾壳里面的肉已经被马儿吃干净了。这时候另外两个女的也失声惊叫起来。

接下去我们看到马儿夹起了那天晚上最后的一只虾。他的手臂伸过去的时候，差不多和他低着的头一样高了，他手中的筷子夹住了虾以后，胳膊肘一弯，那动作像是虾钳一样迅速，然后他把虾放进了自己的嘴中。

这一次他抬起了头，平静地看着惊讶的我们。他的嘴唇闭上后，两腮就鼓了出来，接着他的嘴巴就像是十二指肠似的蠕动了起来，脖子上的喉结明快地一上一下。大约五分钟以后，我们看到他鼓起的两腮突然被吸进去了。与此同时，喉结被提上去后就停留在了那里。显然他正在吞咽，他看上去神色凝重，并且小心翼翼。

随后，我们看到他的喉结滑了下来，接着嘴巴也张开了，于是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时候来了，我们清清楚楚地看着他从嘴里拿出了一只完整无损的虾，重要的是里面的虾肉已经被他吞咽下去了。他将完整的却没有肉的虾放到了桌上，和另外五只同样的虾整齐地放在了一起。那三个年轻女子又是一连串的惊叫。

后来，也就是半年以后，吕媛成为马儿的妻子。当时在座的另外两位女子也结婚了，她们嫁给了我们谁都不认识的两个男人。

吕媛与马儿结婚以后，就将马儿和我们分开了。当我们再度坐到一起吃饭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进餐的马儿。说实话，我们有些不习惯，我们开始意识到桌子另一端的那两条平行线是多么有趣，马儿的头和桌子的面，它们之间始终不变的距离就像码头和海岸一样。有时候，当马儿坐在窗前，阳光又从窗外照射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儿的头在桌面上有了它的兄弟，黑乎乎的影子从扁圆开始，随着阳光的



移动，慢慢地变成了细细的一条，这样又长又细的头颅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就是在漫画里我们也找不到。还有一次，我们坐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一盏昏暗的灯又挂得很低，那一次我站起来时头撞在了灯上，我的头顶是又疼又烫，而那盏灯开始了剧烈的摇晃，于是马儿头的影子也在桌面上摇晃起来，既迅速又夸张，而且足足摇晃了两分钟，这桌上的影子将马儿一辈子的摇头都完成了。

马儿结婚以后，只有郭滨一个人与马儿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他经常在傍晚的时候，穿上灰色的风衣，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在城里最长的街道上，从这一端走到了另一端，然后来到马儿的门前，弯起长长的手指，敲响了马儿的屋门。

郭滨告诉他的朋友们，马儿的新居所散发出来的全是吕媛的气息，从卧室到客厅，墙上挂满了吕媛的特写。这些照片的历史是从满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总共有二十三张。其中只有三张照片里有马儿的微笑，而且旁边还有吕媛更为迷人的笑容，郭滨说：“如果不仔细看，你们是不会注意马儿的。”

郭滨继续告诉他的朋友们，马儿屋中的家具是在白色的基础上闪着粉红的亮光，地毯是米黄的颜色，墙壁也是米黄，就是马儿的衣服，他结婚以后购买的衣服也都有着米黄的基调，郭滨认为这都是吕媛的爱好和主意，郭滨问他的朋友：“你们以前看到过马儿穿米黄衣服吗？”

“没有。”他自己先回答，接着又说，“马儿穿上那些米黄色的衣服以后，看上去胖了，也比过去白了一些。”

郭滨说马儿的家就像是一个单身女子的宿舍，里面摆满了各类小玩意儿，从书架到柜子，全是小动物，有绒布做的，也有玻璃做的，



还有竹编的。就是在床上，也还放着一只胖大的绒布黑熊。而属于马儿的，哪怕是他的一支笔也无法在桌子上找到，只有当他的衣服挂在阳台上还没有晾干的时候，才能在他的家中看到属于他的一丝痕迹。说到马儿床上那只绒布黑熊时，郭滨不由得笑了笑，问他的朋友，同时也问自己：“难道吕媛出嫁以后仍然是抱着黑熊睡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郭滨对马儿家中的了解也逐步地深入，他吹嘘说就是闭上眼睛在马儿家中走上半个小时，也不会碰到一把椅子。而且，他说他知道马儿家中物件的分布，什么柜子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只要他的朋友们有兴趣，他就可以让他们知道。

他说：“他们床头的那个柜子，里面有一个抽屉，抽屉里放着他们两个人的全部证件和他们全部的银行存折，抽屉是上了锁的。抽屉的下面叠着吕媛的短裤和乳罩，还有袜子和围巾。”

至于马儿的短裤、袜子和围巾，则没有单独的地方，它们和马儿的全部衣服，冬天的、夏天的和春秋的衣服堆在一个衣柜里，而且是在一格里面。有一次，郭滨看到马儿为了寻找一件汗衫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他就像是在一堆破烂里挑选着破烂一样，先是将头插进柜子，然后他的肩膀也跟着进去了，半个小时以后，他出来了，手里只是拿着一一条短裤，他将短裤扔在地毯上，接着将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抱出来放在地毯上，地毯上像是堆起了一座小山，他跪在那座小山前，又是半个小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汗衫。

郭滨表示，他已经非常了解马儿和吕媛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他这样对他的朋友们说。为了使自己的话更为真实可信，他开始举例说明。



郭滨举例的时候，正坐在椅子上，他站起来走到门前，然后转过身来，看着他的三个朋友，他说了。

他说就是在前天，当他走到马儿家的门前，举起手准备敲门的时候，听到里面有哭泣的声音，哭声很低，很细，每一声都拉得很长，让他感到里面有着催人泪下的悲伤。于是他举起的手又放下了。他在马儿的门外站了很久，一直到哭声低下去，低到听不到。这期间，他在心里反复想着吕媛为什么要哭？是什么事使她如此悲伤？是不是马儿伤害了她？可是他没有听到马儿对她的斥骂，就是说话的声音也没有。

后来，也就是哭声消失了一段时间后，郭滨心想吕媛应该擦干眼泪了，他就再次举起手敲响了他们的屋门。来开门的是马儿，让郭滨吃惊的是，马儿的眼中泪光闪闪，而吕媛则手握遥控器，很舒服地靠在沙发里看着电视。他才知道刚才哭泣的不是吕媛，而是马儿。

你们明白了吗？郭滨微笑着问他的朋友，然后他走回到自己的椅子前，很舒服地坐了下去。

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下午，马儿来到了郭滨家中。他的妻子吕媛在这一天去了上海，一星期以后才能回来，于是独自一人的马儿就想到了郭滨，因为郭滨有着丰富的录像带收藏，马儿准备借几盒录像带回家，从而装饰一下独自一人时的生活。

马儿来的时候，郭滨正在午睡，他穿着三角短裤走到门前，给马儿开了门。他看到马儿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嘴巴缓慢地张开来，打出一个缓慢的哈欠，然后眼泪汪汪地问马儿：“吕媛走了？”



马儿有些奇怪，心想他怎么会知道吕媛出差了，就问他：“你怎么知道吕媛走了？”

郭滨伸手擦着眼泪回答：“你告诉我的。”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马儿想不起来了。

“那就是吕媛告诉我的。”郭滨说。

郭滨说着走进了卫生间，他没有关上门就撒尿了。马儿在沙发里坐了下来，看着卫生间里的郭滨“啊啊啊啊”地打着哈欠，随后一只手又擦起了眼泪，另一只手拉了一下抽水马桶的绳子，在“哗哗”响起的流水声里，郭滨走出了卫生间，他走到马儿的沙发前，犹豫了一下后，又转身躺在床上，然后侧身看着马儿。

马儿看到阳台旁的墙角架着一台手掌摄像机，他问郭滨：“这是谁的摄像机？”

郭滨说：“我的，一个月前买的。”

马儿点点头，过了会他说：“我想借几盒录像带。”

郭滨问他：“你是要暴力的，还是要言情的？”

马儿想了想后说：“都要。”

“你自己去拿吧。”郭滨说。

接着郭滨又告诉马儿：暴力片在书柜的第三格和第四格，言情片在第五格里面，还有第六格的右侧。郭滨在和马儿说话的过程里，始终用手挖着自己的眼屎，同时还打着哈欠。

马儿走到书柜前，将眼睛凑上去，仔细看了一会，在第三格和第五格里都取出一盒录像带。他将两盒录像带拿在手里，转过身去时，看到郭滨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他迟疑了一下后，轻声说道：“我拿了两盒。”



郭滨的眼睛睁了开来，他撑起了身体，然后歪着头坐在床上。马儿对他说：“你睡吧，我走了。”

这时候郭滨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的笑容越来越古怪，然后他问马儿：“你想不想看色情片？”

马儿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郭滨一下子就跳下了床，跪在地上从床下拖出了一只箱子，打开箱子后，马儿看到了半箱的录像带。郭滨得意地告诉他：“全是色情片。”

接着郭滨问马儿：“你要港台的，还是外国的？”

“我不知道。”马儿回答。

郭滨站了起来，看到马儿不知所措，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自己拿一盒吧，随便拿一盒。”

马儿随便地拿了一盒。这天晚上，马儿一个人躺在床上，先是看了那部让他眼泪汪汪的言情片，接着看了那部让他毛骨悚然的暴力片。最后，他决定看色情片了。

他将录像带插进了已经发烫的录像机，趁着倒带的间隙，他上了卫生间。当他从卫生间出来时，录像带已经倒完，开始自动放映了，他看到电视上一片雪花，雪花闪了几分钟后，画面出现了，一个女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她的脸埋在松软的枕头里，两条腿曲起后架在一起。一个男人的一条胳膊在画面的左侧甩动了起来，接着出现了和胳膊连起来的肩膀，然后是整个背部，马儿看到了一个男人向着床走去，走到了床边，那个男人向前伸出了手，两条腿一前一后地向上一弯，他使用自己的膝盖爬到了床上，随后他将那个女人架在一起的腿分开，他的身体叠了上去。



马儿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嗯”，接着看到男人的身体在女人的身体上移动起来。马儿注意到了男人抖动的屁股，像是被冻坏了似的在抖动。马儿听到了男人的喘息声，这时候女人的“嗯嗯”声接二连三地来到了。接下去画面没有变化，床上叠在一起的两个身体在抖动里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摇晃。就这样，单调的画面持续了一会，马儿听到了他们的叫声。随后，重叠的两具身体都静止了，仿佛一下子死了似的。过了一会，男人的身体出现了一个翻身，他下来了，于是马儿听到了那个女人撒娇地“嗯”了很长的一声。翻身下来的男人跪在床上，背对着镜头，低头在做着什么。

马儿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可是……马儿在心里想：“为什么没有音乐？”

他觉得很奇怪，心想：“难道色情片都没有音乐？”

这时那个男人又躺了下去，和那个女人并肩躺着，两个人跷起脚，共同将一条毯子扯过去，把两具光着的身体盖住了。

马儿听到男人问：“怎么样？”

女人说：“好极了。”

沉默了一会，男人突然提到了马儿的名字，让马儿吃了一惊。马儿听到他说：“我比马儿强吧？”

女人说：“强多了。”

马儿正在疑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那个男人又一次说出了他的名字。那个男人说：“马儿是怎么干的？”

“讨厌。”女人打了男人一下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男人说：“我还想听一遍。”

女人这时笑了起来，笑了一会后她说：“他一动不动。”



“怎么一动不动？”男人问。

“真讨厌。”女人笑着说。

男人继续问：“怎么一动不动？”

“他进来后就一动不动了……你真是讨厌。”女人又挥手打了男人一下。

“他的身体在什么地方？”男人问。

“他的身体压着我，他一动不动地压着我，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行了吧？”女人说。

“他这么一动不动地把你压多长时间？”男人问。

“有时候长，有时候短，有几次他压着我睡着了。”女人说。

“他睡着了你怎么办？”男人问。

女人说：“我使劲翻一个身把他推下去……行了吧？”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笑了一阵后，那个男人突然坐了起来，脸对着镜头下了床，男人说：“我们看看自己的录像。”

马儿在走过来的男人那里，认出了郭滨的脸。在郭滨的后面，那个女人坐起来后，马儿看到了吕媛的笑容。

一个星期以后，吕媛回到了家中，她推门而进的时候，看到阳台前的桌旁坐着马儿，马儿正在进餐。吕媛自然就看到了两条平行线，她还看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把马儿的脸蒸得通红，她将自己的手提包扔进了沙发，然后对马儿说：“去把皮箱提上来。”

马儿抬头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进餐。吕媛走进了厨房，打开水龙头往自己的脸上泼水。泼上水以后，她开始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脸。拍打了一会，她从架子上拿下洗面奶，仔细地洗起了自己的脸。



当她洗完脸走回到客厅时，马儿仍然在一丝不苟地进着餐，她环顾四周后没有看到自己的皮箱，就问马儿：“我的皮箱呢？”

马儿继续进餐，这一回头都没有抬一下。吕媛继续说：“我的皮箱呢？”

马儿还是没有回答，吕媛的声音一下子响亮起来，她冲着马儿喊道：“你给我下楼去！”

马儿抬起了头，从桌上的餐巾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很斯文地擦了擦嘴，然后问吕媛：“你为什么要说我一动不动？”

怒气冲冲的吕媛没有准备去听这样一句话，所以她没有反应过来，她仍然强硬地说：“去把皮箱提上来！”

马儿继续问她：“你为什么说我一动不动？”

吕媛开始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她不再喊叫，而是眼睛发直地看着马儿。她看到马儿又抽出了一张餐巾纸，很斯文地擦起了额上的汗，马儿说：“其实我还是动了……”

马儿停顿了一下后又说：“到了关键的时候，我还是动的。”

说完后，马儿低下了头，去进行他最后两口面条的进餐。吕媛悄无声息地走进卧室，她在卧室的床上坐了一段时间后，又悄无声息地下了楼，自己将皮箱提了上来。

后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朋友马儿没有把那三盒录像带还给郭滨，郭滨也没有向马儿提起。在后来的日子里，有时候郭滨依然穿上灰色的风衣，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完城里那条最长的街道，来到马儿的屋门前，弯起长长的手指敲响马儿的屋门。

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



#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决定去看望两个朋友的时候，正和母亲一起整理新家的厨房，我的父亲在他的书房里一声一声地叫我，要我去帮他整理那一大堆发黄的书籍。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厨房需要我，书房也需要我，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我，可是我只有一个人，我说：

“你们拿一把菜刀把我劈成两半吧。”

我的母亲说：“你把这一箱不用的餐具放上去。”

我的父亲在书房里说：“你来帮我移动一下书柜。”

我嘴里说着：“你们拿一把菜刀把我劈成两半吧。”先替母亲把不用的餐具放了上去，又帮着父亲移动书柜。移完书柜，我就属于父亲了。他拉住我，要我把他整理好的书籍一排一排地放到书架上。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叫我了，要我把刚才放上去的那一箱不用的餐具再搬下来，她发现有一把每天都要用的勺子找不着了，她说会不会放在那一箱不用的餐具里面，而这时候父亲又把一摞书籍递给了我，我说：

“你们拿一把菜刀把我劈成两半吧。”



然后我发现他们谁也没有把我这句话听进去，我把这句话说了好几遍，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这时候我打算离开了，我心想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们从原先那个家搬到这个新的家里来，都有一个星期了，我每天都在这里整理、整理的，满屋子都是油漆味和灰尘在扬起来。我才二十四岁，可我这一个星期过得像个忙忙碌碌的中年人一样，我不能和自己的青春分开得太久了，于是我就站到厨房和书房的中间，我对我的父母说：

“我不能帮你们了，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这句话他们听进去了，我的父亲站到了书房门口，他问：

“什么事？”

我说：“当然是很重要的事。”

我一下子还找不到有力的理由，我只能这么含糊其词地说。我父亲向前走了一步，跨出了他的书房，他继续问：

“什么事这么重要？”

我挥了挥手，继续含糊其词地说：“反正很重要。”

这时我母亲说：“你是想溜掉吧？”

然后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他是想溜掉。他从小就会来这一手，他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洗碗。”

我说：“这和上厕所没有关系。”

我父亲笑着说：“你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你去找谁？”

我一下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在我母亲这时候糊涂了，她忘了刚才自己的话，她脱口说道：



“他会去找谁？除了沈天祥、王飞、陈力庆、林孟这几个人，还会有谁？”

我就顺水推舟地说：“我还真是去找林孟。”

“找他干什么？”我父亲没有糊涂，他继续穷追不舍。

我就随口说起来：“林孟结婚了，他的妻子叫萍萍……”

“他们三年前就结婚了。”我父亲说。

“是的，”我说，“问题是三年来他们一直很好，可是现在出事了……”

“什么事？”我父亲问。

“什么事？”我想了想说，“还不是夫妻之间的那些事……”

“夫妻之间的什么事？”我父亲仍然没有放过我，这时我母亲出来说话了，她说：

“还不是吵架的事。”

“就是吵架了。”我立刻说。

“他们夫妻之间吵架，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父亲说着抓住了我的袖管，要把我往书房里拉，我拒绝进父亲的书房，我说：

“他们打起来了……”

我父亲松开了手，和我的母亲一起看着我，这时候我突然才华横溢了，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先是林孟打了萍萍一记耳光，萍萍扑过去在林孟的胳膊上咬了一大口，把林孟的衣服都咬破了，衣服里面的肉肯定也倒霉了，萍萍的那两颗虎牙比刺刀还锋利，她那一口咬上去，足足咬了三分钟，把林孟疼得杀猪似的叫了三分钟，三分钟以后林孟对着萍萍一拳再加上一脚，拳头打在萍萍的脸上，脚踢在萍萍的腿上，萍萍疼得扑在沙发



上十来分钟说不出话来，接下去萍萍完全是个泼妇了，她抓住什么就往林孟扔去，萍萍那样子像是疯了，这时林孟反而有些害怕了，萍萍将一把椅子砸在林孟腰上时，其实不怎么疼，林孟装出一副疼得昏过去的样子，手捂着腰倒在沙发上，他以为这样一来萍萍就会心疼他了，就会住手了，就会过来抱住他哭，谁知道萍萍趁着林孟闭上眼睛的时候，拿着一个烟灰缸就往他头上砸了下去，这次林孟真的昏了过去……”

最后我对目瞪口呆的父母说：“作为林孟的朋友，我这时候应该去看看他吧？”

然后我走在了街上，就这样我要去看望我的这两个朋友，我在五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个，七岁的时候认识了另一个，他们两个人都比我大上四岁。三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他们一条毛毯，在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他们就是盖着我送的毛毯睡觉，所以他们在睡觉之前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来，他们会说：

“快有一个月没有见到谁谁谁了……”

我有一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现在我向他们走去时，心里开始想念他们了。我首先想到他们布置得十分有趣的那个不大的家，他们在窗前，在屋顶上，在柜子旁挂了十来个气球，我不明白这两个想入非非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气球，而且全是粉红的颜色。我想起来有一天坐在他们的沙发里时，不经意地看到了阳台上挂着三条粉红色的内裤，与气球的颜色几乎是一样的，我想这应该是萍萍的内裤。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三个气球，我差点要说阳台上也挂上气球了，好在我没有说出来，我仔细一看才知道那不是气球。



我喜欢他们，林孟是个高声说话、高声大笑的人，他一年里有九个月都穿着那件棕色的夹克，剩下的三个月因为是夏天太炎热了，他只好去穿别的衣服，林孟一穿别的衣服，他身上的骨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从衣服里面顶了出来，而他走路时两条胳膊甩得比谁都远，所以他衣服里面总显得空空荡荡。

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弱点的人，比如他说话时结巴，可他自己不知道，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他的妻子萍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留着很长的头发，不过大多数时间她都是把头发盘起来，她知道自己的脖子很长很不错，她有时候穿上竖领的衣服，她的脖子被遮住了大半以后，反而更加美妙了，那衣服的竖领就像是花瓣一样。

这两个人在四年以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跑到一起的，是我发现了他们。

我在那个晚上极其无聊，我先去找沈天祥，沈天祥的母亲说他中午出门以后一直没有回来。我又去找王飞，王飞躺在床上面红耳赤，他被四十度的高热烧得头昏脑涨。最后我去了陈力庆的家，陈力庆正拍着桌子在和他父亲吵架，我的脚都没有跨进陈力庆的家门，我不愿意把自己卷进别人的争吵之中，尤其是父子之间的争吵。

我重新回到了街上，就在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的时候，我看到了林孟，看到他抱着一床被子在树叶下走过来，树叶虽然挡住了路灯的光亮，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于是我就向他喊叫，我的声音因为喜出望外而显得十分响亮，我说：

“林孟，我正要去找你。”



林孟的头向我这边扭过来了一下，他看到了我，可他马上就将头扭回去了。我追上去了几步，继续向他喊叫：

“林孟，是我！”

这次林孟的头都没有动一下，我只好跑上去拍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很不高兴地“嗯”了一声，我才发现他身边走着那个名叫萍萍的姑娘。萍萍手里提着一个水瓶，对我露出了微微的一笑。

然后，他们就结婚了。他们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很幸福，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看电影院的台阶上相遇，要不就是在商店的门口，我从那里走过去，而他们刚好从里面走出来。

他们结婚的前两年，我去过他们家几次，每次都遇到沈天祥，或者是王飞，或者是陈力庆，或者是同时遇到这三个人。我们在林孟的家中觉得很自在，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也可以坐在他们的床上，把他们的被子拉过来垫在身后。王飞经常去打开他们的冰柜，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他说他不是想吃些什么，只是想看看。

林孟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他的茶杯是一只很大的玻璃瓶，装速溶雀巢咖啡的玻璃瓶。他喜欢将一把椅子拖到门后，靠着门坐下来，端着那只大玻璃瓶，对着我们哈哈地笑，他的话超过十句以后，就会胡说八道了。他经常很不谨慎地将他和萍萍之间的隐私泄露出来，并且以此为乐，笑得脑袋抵在门上，把门敲得咚咚直响。

萍萍在这时候总是皱着眉对他说：“你别说了。”

屋里人多的时候，萍萍都是坐在一只小圆凳上，她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微笑地看着我们说话，当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冷落了萍萍而对她说：

“萍萍，你为什么不说话？”



萍萍就会说：“我喜欢听你们说话。”

萍萍喜欢听我说几部最新电影的故事，喜欢听沈天祥说钓鱼的事，喜欢听王飞比较几种牌子的冰柜，喜欢听陈力庆唱一首正在流行的歌曲。她就是不喜欢听林孟说话，她的丈夫说着说着就会说：

“萍萍每天晚上都要我搂着她睡觉。”

萍萍的双眉就皱起来了，我们哈哈地笑，林孟指着他的妻子说：

“不搂着她，她就睡不着。”

“可是，”林孟继续说，“我搂着她，她就往我脖子里不停地呵气，弄得我痒滋滋的……”

这时萍萍就要说：“你别说了。”

“这样一来我就睡不着了。”林孟哈哈笑着把话说完。

问题是林孟这方面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只要我们坐在他的屋里，他就不会结束。他是一个喜欢让我们围着他哈哈笑个不停的人，为此他会不惜任何代价，他会把萍萍在床上给他取的所有绰号一口气说出来，把我们笑个半死。

萍萍给他取的绰号是从“心肝”开始的，接下去有“宝贝”、“王子”、“骑士”、“马儿”，这是比较优雅的，往后就是食物了，全是“卷心菜”、“豆干”、“泥肠”、“土豆”之类的，还有我们都听不明白的“气势汹汹”和“垂头丧气”。

“你们知道‘气势汹汹’指的是什么？”

他知道我们不明白，所以他就站起来得意洋洋地问我们。这时候萍萍也站起来了，她看上去生气了，她的脸色都有点泛白，她叫了一声：

“林孟。”



我们以为她接下去会怒气冲冲，可是她只是说：

“你别说了。”

林孟坐回到门后的椅子上对着她哈哈地笑，她看了他一会后，转身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我们都显得很尴尬，可是林孟却若无其事，他对着妻子走进那个房间挥挥手说：

“别管她。”

然后继续问我们：“你们知道‘气势汹汹’指的是什么？”

没有等我们摇头，他自己先说了，他伸手指指自己的裤裆说：

“就是这玩意儿。”

我们开始笑起来，他又问：“‘垂头丧气’呢？”

这次我们都去看着他的裤裆了，他的手又往那地方指了一下，他说：

“也是这个东西。”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萍萍和林孟在一起生活了两年以后，她对丈夫的胡说八道也就习惯起来了，当林孟信口开河的时候，她不再对他说“你别说了”，而是低下头去摆弄起了自己的手指，似乎她已经接受林孟的随口乱说。

不仅如此，偶尔她也会说几句类似的话，当然她比林孟含蓄多了。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坐在他们的家中，大家一起赞扬林孟笑的时候很有魅力时，萍萍突然插进来说：

“他晚上的笑容才叫可爱。”

我们一下子还没明白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似笑非笑地看着林孟，看看萍萍，萍萍就又补充了一句，她说：

“当他需要我的时候。”



我们哈哈大笑，这时萍萍突然发现自己失言了，于是面红耳赤。林孟面对自己的笑话被揭示出来后，嘿嘿地发出了尴尬的笑声，他的脑袋不再去敲打后面的门了。当可笑的事轮到他自己身上时，他就一声不吭了。

我们对他们婚后的床上生涯就这样略知一二，我们对他们另外的生活知道得就更多了，总之我们都认为林孟艳福不浅，萍萍的漂亮是有目共睹的，她的温柔与勤快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和林孟为了什么而争执起来。我们坐在他们家中时，她总是及时地为我们的茶杯斟上水，把火柴送到某一双准备点燃香烟的手中。而林孟，结婚以后的皮鞋总是锃亮锃亮的，衣着也越来越得体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了萍萍这样的一个妻子。在此之前，他是我们这些朋友中衣服穿得最糟糕的人。

就这样我回忆着他们的一些生活片段，在这天上午来到他们的寓所，我觉得自己很久没来敲他们的门了，当萍萍为我打开他们的房门时，我发现萍萍的样子变了一些，她好像是胖了，要不就是瘦了。

开门的时候，我先看到了萍萍的手，一只纤细的手抓住门框，门就开了，我觉得萍萍看到我时像是愣了一下，我想这是她很久没有看到我的缘故。我微笑着走了进去，然后发现自己没有看到沈天祥，没有看到王飞，没有看到陈力庆，就是林孟，我也没有看到，我问萍萍：

“林孟呢？”

林孟没有在家，他早晨七点半的时候就出门了，他去工厂上班了。沈天祥、王飞、陈力庆这时候也应该在他们各自的地方上班干活。只有我和萍萍……我对萍萍说：



“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指的是在这个房间里，我看到萍萍听了我的话以后，脸上的肌肉抽了两下，我心想这是微笑吗？我问萍萍：

“你怎么了？”

萍萍不解地看着我，我又说：

“你刚才对我笑了吗？”

萍萍点点头说：“我笑了。”

然后她脸上的肌肉又抽了两下，我倒是笑起来了，我说：

“你怎么笑得这样古怪？”

萍萍一直站在门口，那门也一直没有关上，抓住门框的手现在还抓着，她这样的姿态像是在等着我立刻离开似的，我就说：

“你是不是要我马上就走？”

听到我这么说，她的手从门框上移开了，她的身体向我转了过来，她看着我，她的两只手在那里放来放去的，似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样的萍萍，全身僵直地站在那里，笑的时候都让我看不出来她是在笑，我对萍萍说：

“你今天是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事要出去？”

我看到她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我继续说：

“你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那我就坐下了。”

我说着坐到了沙发里，可她还是站着，我笑了起来，我说：

“你怎么还这样站着？”

她坐在了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将自己脸的侧面对着我，我觉得她的呼吸很重，她的两条腿摆来摆去的，和刚才的手一样找不到位置，我就说：



“萍萍，你今天是怎么了？今天我来了，你也不给我倒一杯水喝，也不给我削一个苹果吃，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萍萍连连摇头，她说：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讨厌你呢？”

然后她对我笑了笑，站起来去给我倒水，她这次笑得像是笑了。她把水递到我手上时说：

“今天没有苹果了，你吃话梅吗？”

我说：“我不吃话梅，话梅是你们女人吃的，我喝水就行了。”

萍萍重新坐到椅子上，我喝着水说，“以前我每次来你们家，都会碰上沈天祥他们，碰不上他们三个人，最少也能碰上他们中的一个，今天他们一个都没来，连林孟也不在家，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又是一个很少说话的人……”

我看到萍萍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她的头向门的方向扭了过去，她在听着什么，像是在听着一个人上楼的脚步声，脚步声很慢，上楼的人显得不慌不忙，走到了我和萍萍一起看着的那扇门的外面，然后又走上去了。萍萍松了一口气，她扭回头看着我，她的脸白得让我吃了一惊，她对我笑了笑，脸上的肌肉又抽了两下。她的笑让我看不下去，我就打量他们的房屋，我发现气球已经从他们家中消失了，我的眼睛看不到粉红的颜色，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偷偷看了看他们的阳台，阳台上也没有萍萍的内裤，也就是说阳台上也没有了粉红的颜色，然后我才问萍萍：

“你们不喜欢气球了？”

萍萍的眼睛看着我，那样子让我觉得她听到了我的声音，可是没有听到我的话，我说：



“没有气球了。”

“气球？”她看着我，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又说：

“气球，你们家以前挂了很多气球。”

“噢……”她想起来了。

我说：“我总觉得你今天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不太正常。”

“没有。”她摇摇头说。

她的否认看上去并不积极，我告诉她：

“我本来没有想到要来你们家，你知道吗，我又搬家了，我在帮着母亲整理厨房，帮着父亲整理书房，他们两个人把我使唤来使唤去的，让我厌烦极了，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本来我想去看看沈天祥的，可是前天我们还在一起，王飞和陈力庆我也经常见到他们，就是你们，我有很久没见了，所以我就到你们家来了，没想到林孟不在，我忘了他今天应该在工厂上班……”

我没有把编造她和林孟打架的事说出来。萍萍是一个认真的人，我继续说：

“我没想到只有你一个人在家里……”

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又总是心不在焉的，我想我还是站起来走吧，我站起来对她说：

“我走了。”

萍萍也马上站起来，她说：

“你再坐一会。”

我说：“我不坐了。”

她不再说什么，等着我从她家中走出去，我觉得她希望我立刻就走，我朝门走了两步，我说：



“我先去一下你们家的卫生间。”

我进了卫生间，把门关上时，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们家的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厕所。”

我本来只是想小便，可是小便结束以后，我又想大便秘了，因此我在卫生间里一下子就出不去了。我蹲下去，听到外面的楼梯上咚咚响起来了，一个人正很快地从楼下跑上来，跑到门口喊叫道：

“萍萍，萍萍。”

是林孟回来了，我听到萍萍声音发抖地说：

“你怎么回来了？”

门打开了。林孟走进来，林孟说：

“我今天出来给厂里进货，我快让尿给憋死啦，一路上找不到一个厕所，我只好跑回家来。”

我在卫生间里觉得林孟像是一头野猪似的扑了过来，他一拉卫生间的门，然后没有声音了，显然他吓了一跳，过了一会，我听到他声音慌张地问萍萍：

“这里面有人？”

我想萍萍可能是点了点头，我听到林孟吼叫起来了：

“是谁？”

我在里面不由笑了笑，我还来不及说话，林孟开始踢门了，他边踢边叫：

“你出来。”

我才刚刚蹲下去，他就要我出去，卫生间的门被他踢得乱抖起来，我只好提起裤子，系好皮带，打开卫生间的门，林孟看到是我，一下子愣住了，我说：



“林孟，我还没完呢，你把门踢得这么响，屎刚要出来，被你这么一踢，又回去了。”

林孟眼睛睁圆了看了我一会，然后咬牙切齿地说：

“没想到会是你。”

他的样子让我笑了起来，我说：

“你别这么看着我。”

林孟不仅继续瞪大眼睛看我，还向我伸出了手指，我避开他指过来的食指说：

“你这样子让我毛骨悚然。”

这时林孟吼叫起来了，他叫道：

“是你让我毛骨悚然。”

林孟的喊叫把我吓了一跳，于是我重视起了他的愤怒，我问他：

“出了什么事？”

他说：“没想到你会和我老婆干上了。”

“干上了？”我问他，“干上了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别装啦。”

我去看萍萍，我想从她那里知道林孟的意思，可是我看到萍萍的脸完全成了一张白纸，只有嘴唇那地方还有点青灰颜色，萍萍的样子比起林孟的样子来，更让我不安。现在我明白林孟那句话的意思了，他认为我和萍萍在一起睡觉了。我说：

“林孟，你完全错了，我和萍萍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问萍萍。”

我看到萍萍连连点着头，林孟对我的话和萍萍的点头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用手指着我说：



“你们谁都别想抵赖，我一进门就觉得萍萍的脸色不对，我一进门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不。”我说，“你所认为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他走过来一步，“你为什么躲在卫生间里？”

“我没有躲在卫生间里。”我说。

他伸手一指卫生间说：“这是哪里，这是厨房吗？”

我说：“不是厨房，是卫生间，但是我没有躲在里面，我是在里面拉屎。”

“放屁。”他说，说着他跑到卫生间里去看了看，然后站在卫生间的门口得意地说：

“我怎么没看到这里面有屎？”

我说：“我还没拉出来，就被你踢门给踢回去了。”

“别胡说了。”他轻蔑地挥了挥手，然后他突然一转身进了卫生间，砰地将门关上。我听到他在里面说：

“我被你们气傻了，我都忘了自己快被尿憋死了。”

我听到他的尿冲在池子里的刷刷声，我去看萍萍，萍萍这时坐在椅子上了。她的两只手捂住自己的脸，肩膀瑟瑟发抖，我走过去，我问萍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她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萍萍抬起脸来看着我，她的脸上已经有泪水了，可是更多的还是惊魂未定的神色，似乎她也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时卫生间的门砰地打开了，林孟从里面出来时像是换了一个人，他撒完尿以后就平静下来了，他对我说：



“你坐下。”

我站着没有动，他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让我感到吃惊，他说：

“你坐下，为什么不坐下？”

那语气像是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我心里七上八下地坐在了萍萍的身边，然后看着林孟拿着一张白纸和一支笔走过来，他和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对萍萍说：

“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萍萍抬起脸来说：“我没有。”

林孟没有理睬她的话，继续说：

“你对不起我，我现在不打你，也不骂你……”

“我没有。”萍萍又说，“我没有对不起你……”

林孟不耐烦了，他摆摆手说：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认为你对不起我了，你不要再说废话，你给我听着就是了，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了，你明白吗？”

萍萍迷茫地看着他，他看了我一眼，往下说：

“你明白吗，我和你必须离婚，此外没有别的出路。”

萍萍眼泪出来了，她说：

“为什么要离婚？”

林孟指着我说：“你都和他睡觉了，我当然要和你离婚。”

“我没有。”萍萍说。

到了这时候，萍萍申辩的声音仍然很轻微，这使我很不高兴，我对萍萍说：

“你要大声说，大声对他说，我和你什么事都没有，就是拍桌子也行。”



林孟笑了笑，对我说：

“声音再大也没有用，这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我对他说：“现在是我们有理，你无理。”

林孟又笑了，他对萍萍说：

“听到吗？他在说‘我们’，就是你和他，我和你离婚以后，你就和他结婚。”

萍萍抬起脸来看着我，她的目光像是突然发现另一个丈夫似的，我赶紧向她摆手，我说：

“萍萍，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萍萍听了我的话以后，去看她真正的丈夫了，她丈夫手中的那支笔开始在纸上画来画去，林孟对她说：

“我已经算出来了，家里所有的存款加上现钱一共是一万两千四百元，你拿六千二百，我也拿六千二百，彩电和录像机你拿一台，冰箱和洗衣机也让你先挑选一台……”

我看到他们在讨论分家的事了，我想我还是立刻走吧，我就说：

“你们忙吧，我先走了。”

我正要走，林孟一把抓住了我，他说：

“你不能走，你破坏了我们的婚姻，你必须承担责任。”

我说：“我没有破坏你们的婚姻，我没有破坏任何人的婚姻，你要我承担什么责任呢？”

林孟站起来，把我推到椅子前，让我在刚才的椅子上坐下，他继续和萍萍讨论分家的事，他说：

“衣服原先属于谁的，就由谁带走。家具也是这样，一人一半，当然这需要合理分配，不能把床和桌子劈成两半……这所房子就不分



了，结婚以前这房子是属于你的，所以这房子应该归你。”

然后林孟转过脸来对我发号施令了，他说：

“我和萍萍离婚以后，你必须在一个月内把她娶过去。”

我说：“你没有权利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和萍萍离婚还是不离婚，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林孟说：“你勾引了她，让她犯了生活错误，让她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还说和你没有关系？”

我说：“我没有勾引她，你问萍萍，我勾引她了没有？”

我们一起去问萍萍，萍萍使劲地摇起了头，我说：

“萍萍你说，是有，还是没有？”

萍萍说：“没有。”

可是她一点都没有理直气壮，我就对她说：

“萍萍，当你说这样的话时，一定要说得响亮，我觉得你太软弱，平日里林孟当着我们的面伤害你时，你只会轻声说‘你别说了’，你应该站起来大声指责他……”

这时林孟拍拍我的肩膀，他说：

“作为朋友，我提醒你一句，你不要把萍萍培养成一只母老虎，因为以后你是她的丈夫了。”

“我不是她的丈夫。”我说。

“你必须是她的丈夫。”他说。

林孟如此坚决，让我反而糊涂起来了，我再一次去问萍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从家里出来时，一点都没想到我会娶一个女人回去，而这一个女人又是我朋友的妻子，这些都不说了，要



命的是这个女人是二婚，还比我大四岁，我的父母会被我气死的……”

“不会。”林孟说，“你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不会在乎这些的。”

“你错啦，知识分子恰恰是最保守的。”我指着萍萍，“我父母肯定不会接受她的。”

林孟说：“他们必须接受萍萍。”

我又去问萍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脑袋里没有脑浆，全是豆腐，我完全糊涂了。”

这时萍萍不再流眼泪了，她对我说：

“你今天不该来，你就是来了也应该马上就走。”

她指着林孟继续说：“你们虽然是他的朋友，可是你们一点都不了解他……”

她没有说下去，但是我明白过来了，为什么我一进他们家门，萍萍就不知所措，因为林孟没有在家，萍萍的紧张与不安就是因为我，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和她单独在一间屋子里，同时我也知道林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对他说：

“我以前还以为你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没想到你是个斤斤计较、醋劲十足的人。”

林孟说：“你和我老婆睡觉了，你还要我宽宏大量？”

“我告诉你，”我指着林孟鼻子说，“现在我对你已经厌烦了，你怎么胡说，我都不想和你争辩，我心里唯一不安的就是萍萍，我觉得对不起萍萍，我今天不该来……”

说到这里，我突然激动起来了，挥着手说：



“不，我今天来对了，萍萍，你和他离婚是对的，和这种人在一起生活简直是灾难。我今天来是把你救出来。如果我是你的丈夫，第一，我会尊重你，我绝不会说一些让你听了不安的话；第二，我会理解你，我会尽量为你设想；第三，我会真正做到宽宏大量，而不像他只做表面文章；第四，我会和你一起承担起家务来，不像他一回家就摆出老爷的样子；第五，我绝不会把你给我取的绰号告诉别人；第六，我每天晚上搂着你睡觉，你的气呵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怕痒；第七，我比他强壮得多，你看他骨瘦如柴……”

我一直说到第十五，接下去想不起来还应该说什么，我只好不说了，我再去看萍萍，她正眼含热泪望着我，显然她被我的话感动了。我又去看林孟，林孟正嘿嘿笑着，他对我说：

“很好，你说得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你会善待我的前妻的。”

我说：“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肯定要和萍萍结婚了，我和萍萍结婚，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数的，萍萍是不是会同意，我不知道，我是说如果我是萍萍的丈夫。”

然后我看着萍萍：“萍萍，你说呢？”

要命的是萍萍理解错我的话了，她含着眼泪对我说：

“我愿意做你的妻子，我听了你刚才的那一番话以后，我就愿意做你的妻子了。”

我傻了，我心想自己真是一个笨蛋，我为自己设了一个陷阱，而且还跳了进去，我看着萍萍脸上越来越明显的幸福表情，我就知道自己越来越没有希望逃跑了。萍萍美丽的脸向我展示着，她美丽的眼睛对着我闪闪发亮，她的眼泪还在流，我就说：



“萍萍，你别哭了。”

萍萍就抬起手来擦干净了眼泪，这时候我脑袋热得直冒汗，我的情绪极其激昂，也就是说我已经昏了头了，我竟然以萍萍丈夫的口气对林孟说：

“现在你该走了。”

林孟听了我的话以后，连连点头，他说：

“是，是的，我是该走了。”

我看着林孟兴高采烈地逃跑而去，我心里闪过一个想法，我想这小子很可能在一年以前就盼着这一天了，只是他没想到会是我来接替他。林孟走后，我和萍萍在一起坐了很久，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都想了很多，后来萍萍问我是不是饿了，她是不是去厨房给我做饭，我摇摇头，我要她继续坐着。我们又无声地坐了一会，萍萍问我是不是后悔了，我说没有。她又问我在想些什么，我对她说：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先知。”

萍萍不明白我的话，我向她解释：

“我出门的时候，向我的父母编造了你和林孟打架，你把林孟打得头破血流，林孟也把你打得头破血流……结果你们还真的离婚了，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先知。”

萍萍听了我的话以后没有任何反应，我知道她还没有明白，我就向她解释，把我向父母编造的话全部告诉了她，包括她拿着一个烟灰缸往林孟头上狠狠砸去的情景。萍萍听到这里连连摆手，她说她绝不会这样的。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的，我知道她不是一个泼妇，我说这些只是要她明白我是一个先知。她明白了，她笑着点了点头。她刚一点头，我马上又摇头了，我说：



“其实我不是先知，虽然我预言了你和林孟的不和，可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你的丈夫。”

然后我可怜巴巴地望着萍萍说：

“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要为什么要结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日



## 阑尾

我的父亲以前是一名外科医生，他体格强壮，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经常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就是这样，他下了手术台以后脸上仍然没有丝毫倦意，走回家时脚步咚咚咚咚，响亮而有力。走到家门口，他往往要先站到墙角撒一泡尿，那尿冲在墙上刷刷直响，声音就和暴雨冲在墙上一样。

我父亲在他二十五岁那年，娶了一位漂亮的纺织女工做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婚后第二年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那是我哥哥，过了两年，他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一个就是我。

在我八岁的时候，有一天，精力充沛的外科医生在连年累月的繁忙里，偶尔得到了一个休息之日，就在家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上午，下午他带着两个儿子走了五里路，去海边玩了近三个小时，回来时他肩膀上骑着一个，怀里还抱着一个，又走了五里路。吃过晚饭以后天就黑了，他就和自己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坐在屋门前的一棵



梧桐树下，那时候月光照射过来，把树叶斑斑驳驳地投在我们身上，还有凉风，凉风在习习吹来。

外科医生躺在一张临时搭出来的竹床上，他的妻子坐在旁边的藤椅里，他们的两个孩子，我哥哥和我，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听我们的父亲在说每个人肚子里都有的那一条阑尾。他说他每天最少也要割掉二十来条阑尾，最快的一次他只用了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就完成了—次阑尾手术，将病人的阑尾刷的一下割掉了。我们问：“割掉以后怎么办呢？”

“割掉以后？”我父亲挥挥手说，“割掉以后就扔掉。”

“为什么扔掉呢？”

我父亲说：“阑尾一点屁用都没有。”

然后父亲问我们：“两叶肺有什么用处？”

我哥哥回答：“吸气。”

“还有呢？”

我哥哥想了想说：“还有吐气。”

“胃呢？胃有什么用处？”

“胃，胃就是把吃进去的东西消化掉。”还是我哥哥回答了。

“心脏呢？”

这时我马上喊叫起来：“心脏就是咚咚跳。”

我父亲看了我—会，说：“你说的也对，你们说的都对，肺、胃、心脏，还有十二指肠、结肠、大肠、直肠什么的都有用，就是这阑尾，这盲肠末端上的阑尾……你们知道阑尾有什么用？”

我哥哥抢先学父亲的话说了，他说：“阑尾一点屁用都没有。”



我父亲哈哈大笑了，我们的母亲坐在一旁跟着他笑，我父亲接着说道：

“对，阑尾一点用都没有。你们呼吸，你们消化，你们睡觉，都和阑尾没有一点关系，就是吃饱了打个嗝，肚子不舒服了放个屁，也和阑尾没关系……”

听到父亲说打嗝放屁，我和我哥哥就咯咯笑了起来，这时候我们的父亲坐了起来，认真地对我们说：

“可是这阑尾要是发炎了，肚子就会越来越疼，如果阑尾穿孔，就会引起腹膜炎，就会要你们的命，要你们的命懂不懂？”

我哥哥点点头说：“就是死掉。”

一听说死掉，我吸了一口冷气，我父亲看到了我的害怕，他的手伸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脑袋，他说：

“其实割阑尾是小手术，只要它不穿孔就没有危险……有一个英国的外科医生……”

我们的父亲说着躺了下去，我们知道他要讲故事了。他闭上眼睛很舒服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侧过身来对着我们。他说那个英国的外科医生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上没有一家医院，也没有一个医生，连一只药箱都没有，可是他的阑尾发炎了。他躺在一棵椰子树下，痛了一个上午，他知道如果不动手术的话，就会穿孔了……

“穿孔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的父亲撑起身体问道。

“会死掉。”我哥哥说。

“会变成腹膜炎，然后才会死掉。”我父亲纠正了我哥哥的话。

我父亲说：“那个英国医生只好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他让两个当地人抬着一面大镜子，他就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就在这里……”



我父亲指指自己肚子的右侧：“在这里将皮肤切开，将脂肪分离，手伸进去，去寻找盲肠，找到盲肠以后才能找到阑尾……”

一个英国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这个了不起的故事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我们激动地望着自己的父亲，问他是不是也能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像那个英国医生那样。

我们的父亲说：“这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我也在那个岛上，阑尾也发炎了，为了救自己的命，我就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父亲的回答使我们热血沸腾，我们一向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最强壮的，最了不起的，他的回答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这个认为，同时也使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去向别的孩子吹嘘：

“我们的父亲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我哥哥指着我说，补充道，“我们两个人抬一面大镜子……”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到了这一年秋天，我们父亲的阑尾突然发炎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的母亲去工厂加班了，我们的父亲值完夜班回来，他进家门的时候，刚好我们的母亲要去上班，他就在门口告诉她：

“昨晚上一夜没睡，一个脑外伤，两个骨折，还有一个青霉素中毒，我累了，我的胸口都有点疼了。”

然后我们的父亲捂着胸口躺到床上去睡觉了，我哥哥和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我们把桌子放到椅子上去，再把椅子放到桌子上去，那么放来放去，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听到父亲屋子里有哼哼的声音，就走过去凑在门上听，听了一会，我们的父亲在里面叫我们的名字了，我们马上推门进去，看到父亲像一只虾那样弯着身体，正龇牙咧嘴地望着我们，父亲对我们说：



“我的阑尾……哎……疼死我了……急性阑尾炎，你们快去医院，去找陈医生……找王医生也行……快去，去……”

我哥哥拉着我的手走下了楼，走出了门，走在了胡同里，这时候我明白过来了，我知道父亲的阑尾正在发炎，我哥哥拉着我正往医院走去，我们要去找陈医生，或者去找王医生，找到了他们，他们会做什么？

一想到父亲的阑尾正在发炎，我心里突突地跳，我心想父亲的阑尾总算是发炎了，我们的父亲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了，我和我哥哥就可以抬着一面大镜子了。

走到胡同口，我哥哥站住脚，对我说：

“不能找陈医生，也不能找王医生。”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想想，找到了他们，他们就会给我们爸爸动手术。”

我点点头，我哥哥问：“你想不想让爸爸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我说：“我太想了。”

我哥哥说：“所以不能找陈医生，也不能找王医生，我们到手术室去偷一个手术包出来，大镜子，家里就有……”

我高兴地叫了起来：“这样就能让爸爸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啦。”

我们走到医院的时候，他们都到食堂里去吃午饭了，手术室里只有一个护士，我哥哥让我走过去和她说话，我就走过去叫她阿姨，问她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她嘻嘻笑了很长时间，我哥哥就把手术包偷了出来。

然后我们回到了家里，我们的父亲听到我们进了家门，就在里面房间轻声叫起来：



“陈医生，陈医生，是王医生吧？”

我们走了进去，看到父亲额上全是汗水，是疼出来的汗水。父亲看到走进来的既不是陈医生，也不是王医生，而是他的两个儿子，我哥哥和我，就哼哼地问我们：

“陈医生呢？陈医生怎么没来！”

我哥哥让我打开手术包，他自己把我们母亲每天都要照上一会的大镜子拿了过来，父亲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他还在问：

“王医生，王医生也不在？”

我们把打开的手术包放到父亲的右边，我爬到床里面去，我和哥哥就这样一里一外地将镜子抬了起来，我哥哥还专门俯下身去察看了一下，看父亲能不能在镜子里看清自己，然后我们兴奋地对父亲说：

“爸爸，你快一点。”

我们的父亲那时候疼歪了脸，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我们，还在问什么陈医生，什么王医生，我们急了，对他喊道：

“爸爸，你快一点，要不就会穿孔啦。”

我们的父亲这才虚弱地问：“什么……快？”

我们说：“爸爸，你快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我们的父亲这下明白过来了，他向我们瞪圆了眼睛，骂了一声：

“畜生。”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就去看我的哥哥，我哥哥也吓了一跳，他看着父亲，父亲那时候疼得说不出话来了，只是向我们瞪着眼睛，我哥哥马上就发现了父亲为什么骂我们，他说：

“爸爸的裤子还没有脱下来。”



我哥哥让我拿住镜子，自己去脱父亲的裤子，可我们的父亲一巴掌打在我哥哥的脸上，又使足了劲骂我们：

“畜生。”

吓得我哥哥赶紧滑下床，我也赶紧从父亲的脚边溜下了床，我们站在一起，看着父亲在床上虚弱不堪地怒气冲冲，我问哥哥：

“爸爸是不是不愿意动手术？”

我哥哥说：“不知道。”

后来，我们的父亲哭了，他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

“好儿子，快去……快去叫……妈妈，叫妈妈来……”

我们希望父亲像个英雄那样给自己动手术，可他却哭了。我哥哥和我看了一会父亲，然后我哥哥拉着我的手就跑出门去，跑下了楼，跑出了胡同……这一次我们没有自作主张，我们把母亲叫回了家。

我们的父亲被送进手术室时，阑尾已经穿孔了，他的肚子里全是脓水，他得了腹膜炎，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又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才重新穿上白大褂，重新成为了医生，可是他再也做不成外科医生了，因为他失去了过去的强壮，他在手术台前站上一个小时，就会头晕眼花。他一下子瘦了很多，以后就再也没有胖起来，走路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咚咚地节奏分明，常常是一步迈出去大，一步迈出去又小了，到了冬天，他差不多每天都在感冒。于是他只能做一个内科医生了，每天坐在桌子旁，不急不慢地和病人说着话，开一些天天都开的处方，下班的时候，手里拿一块酒精棉球，边擦着手边慢吞吞地走着回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他埋怨我们的母亲，他说：



“说起来你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其实你是生了两条阑尾，平日里一点用都没有，到了紧要关头害得我差点丢了命。”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



#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有一天，我挑着担子从桥上走过，听到他们在说翘鼻子许阿三死掉了，我就把担子放下，拿起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脸上的汗水，我听着他们说翘鼻子许阿三是怎么死掉的，他们说是吃年糕噎死的。吃年糕噎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听说过有一个人吃花生噎死了。这时候他们向我叫起来：

“许阿三……翘鼻子阿三……”

我低着头“嗯”地答应了一声，他们哈哈笑了起来，问我：

“你手里拿着什么？”

我看了看手里的毛巾，说：

“毛巾。”

他们笑得哗啦哗啦的，又问我：

“你在脸上擦什么？”

我说：“擦汗水呀。”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他们笑得就像风里的芦苇那样倒来倒去，有一个抱着肚子说：

“他——还——知道——汗水。”

另一个人靠着桥栏向我叫道：

“许阿三，翘鼻子阿三。”

他叫了两声，我也就答应了两声，他两只手捧着肚子问我：

“许阿三是谁？”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旁边那几个人，他们都张着嘴睁着眼睛，他们又问我：

“谁是翘鼻子许阿三？”

我就说：“许阿三死掉了。”

我看到他们睁着的眼睛一下子闭上了，他们的嘴张得更大了，笑得比打铁的声音还响，有两个人坐到了地上，他们哇哇笑了一会后，有一个人喘着气问我：

“许阿三死掉了……你是谁？”

我是谁？我看着他们嘿嘿地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一上街，我的名字比谁都多，他们想叫我什么，我就是什么。他们遇到我时正在打喷嚏，就会叫我喷嚏；他们刚从厕所里出来，就会叫我擦屁股纸；他们向我招手的时候，就叫我过来；向我挥手时，就叫我滚开……还有老狗、瘦猪什么的。他们怎么叫我，我都答应，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要凑近我，看着我，向我叫起来，我马上就会答应。

我想起来了，他们叫我叫得最多的是：喂！

我就试探地对他们说：



“我是……喂！”

他们睁大了眼睛，问我：

“你是什么？”

我想自己是不是说错了，就看着他们，不敢再说。他们中间有人问我：

“你是什么……啊？”

我摇摇头说：“我是……喂。”

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哗哗地笑了起来，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笑，自己也笑。桥上走过的人看到我们笑得这么响，也都哈哈地笑起来了。一个穿花衬衣的人叫我：

“喂！”

我赶紧答应：“嗯。”

穿花衬衣的人指着另一个人说：

“你和他的女人睡过觉？”

我点点头说：“嗯。”

另一个人一听这话就骂起来：

“你他妈的。”

然后他指着穿花衬衣的人对我说：

“你和他的女人睡觉时很舒服吧？”

“我和你们的女人都睡过觉。”

他们听到我这样说，一下子都不笑了，都睁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穿花衬衣的人走过来，举起手来，一巴掌打下来，打得我的耳朵嗡嗡直响。



陈先生还活着的时候，经常站在药店的柜台里面，他的脑袋后面全是拉开的和没有拉开的小抽屉，手里常拿着一把小秤，陈先生的手又瘦又长。有时候，陈先生也走到药店门口来，看到别人叫我什么，我都答应，陈先生就在那里说话了，他说：

“你们是在作孽，你们还这么高兴，老天爷要罚你们的……只要是人，都有一个名字，他也有，他叫来发……”

陈先生说到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来发时，我心里就会一跳，我想起来我爹还活着的时候常常坐在门槛上叫我：

“来发，把茶壶给我端过来……来发，你今年五岁啦……来发，这是我给你的书包……来发，你都十岁了，还他妈的念一年级……来发，你别念书啦，就跟着爹去挑煤吧……来发，再过几年，你的力气就赶上我啦……来发，你爹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医生说我肺里长出了瘤子……来发，你别哭，来发，我死了以后你就没爹没妈了……来发，来，发，来，来，发……”

“来发，你爹死啦……来发，你来摸摸，你爹的身体硬邦邦的……来发，你来看看，你爹的眼睛瞪着你呢……”

我爹死掉以后，我就一个人挑着煤在街上走来走去，给镇上的人家送煤，他们见到我都喜欢问我：

“来发，你爹呢？”

我说：“死掉了。”

他们哈哈笑着，又问我：

“来发，你妈呢？”

我说：“死掉了。”

他们问：“来发，你是不是傻子？”



我点点头：“我是傻子。”

我爹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

“来发，你是个傻子，你念了三年书，还认不出一个字来。来发，这也不能怪你，要怪你妈，你妈生你的时候，把你的脑袋挤坏了。来发，也不能怪你妈，你脑袋太大，你把你妈撑死啦……”

他们问我：“来发，你妈是怎么死的？”

我说：“生孩子死的。”

他们问：“是生哪个孩子？”

我说：“我。”

他们又问：“是怎么生你的？”

我说：“我妈一只脚踩着棺材生我。”

他们听后就要哈哈笑很久，笑完后还要问我：

“还有一只脚呢？”

还有一只脚踩在哪里我就知道了，陈先生没有说，陈先生只说女人生孩子就是把一只脚踩到棺材里，没说另外一只脚踩在哪里。

他们叫我：“喂，谁是你的爹？”

我说：“我爹死掉了。”

他们说：“胡说，你爹活得好好的。”

我睁圆了眼睛看着他们，他们走过来，凑近我，低声说：

“你爹就是我。”

我低着头想了一会，说：

“嗯。”

他们问我：“我是不是你的爹？”

我点点头说：“嗯。”



我听到他们咯吱咯吱地笑起来，陈先生走过来对我说：

“你啊，别理他们，你只有一个爹，谁都只有一个爹，这爹要是多了，做妈的受得了吗？”

我爹死掉后，这镇上的人，也不管年纪有多大，只要是男的，差不多都做过我的爹了。我的爹一多，我的名字也多了起来，他们一天里叫出来的我的新名字，到了晚上我掰着手指指数都数不过来。

只有陈先生还叫我来发，每次见到陈先生，听到他叫我的名字，我心里就是一跳。陈先生站在药店门口，两只手插在袖管里看着我，我也站在那里看着陈先生，有时候我还嘿嘿地笑。站久了，陈先生就会挥挥手，说：

“快走吧，你还挑着煤呢。”

有一次，我没有走开，我站在那里叫了一声：

“陈先生。”

陈先生的两只手从袖管里伸出来，瞪着我说：

“你叫我什么？”

我心里咚咚跳，陈先生凑近了我：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陈先生。”

我看到陈先生笑了起来，陈先生笑着说：

“看来你还不傻，你还知道我是陈先生，来发……”

陈先生又叫了我一声，我也像陈先生那样笑了起来，先生说：

“你自己叫来发吗？”

我说：“知道。”

先生说：“你叫一遍给我听听？”



我就轻声叫道：“来发。”

陈先生哈哈大笑了，我也张着嘴笑出了声音，陈先生笑了一会后对我说：

“来发，从今往后，别人不叫你来发，你就不要答应，听懂了没有？”

我笑着对先生说：“听懂了。”

陈先生点点头，看着我叫道：“陈先生。”我赶紧答应：

“哎！”先生说：“我叫我自己，你答应什么？”

我没想到陈先生是在叫自己，就笑了起来，陈先生摇了摇头，对我说：

“看来你还是一个傻子。”

陈先生很早以前就死掉了，前几天翘鼻子许阿三也死掉了，中间还死了很多人，和许阿三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是白头发白胡子了，这些天，我常听到他们说自己也快死了，我就想我也快要死掉了，他们都说我的年纪比翘鼻子许阿三大，他们问我：

“喂，傻子，你死掉了谁来给你收尸？”

我摇摇头，我真不知道死掉以后，谁来把我埋了。我问他们死了以后谁去收尸，他们就说：

“我们有儿子，有孙子，还有女人，女人还没死呢，你呢，你有儿子吗？你有孙子吗？你连女人都没有。”

我就不做声了，他们说的我都没有，我就挑着担子走开去。他们说的，许阿三倒是都有。翘鼻子许阿三被烧掉的那天，我看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还有他家里的人在街上哭着喊着走了过去。我挑着空担子跟着他们走到火化场，一路上热热闹闹的，我就想要是自己有



儿子，有孙子，家里再有很多人，还真的是很好的事。我走在许阿三的孙子旁边，这孩子哭得比谁都响，他一边哭一边问我：

“喂，我是不是你的爹？”

现在，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都不想再做我的爹了，以前他们给我取了很多名字，到头来他们还是来问我自己，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们说：

“你到底叫什么？你死掉以后我们也好知道是谁死了……你想想，许阿三死掉了，我们只要一说许阿三死了，谁都会知道。你死了，我们怎么说呢？你连个名字都没有……”

我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我叫来发。以前只有陈先生一个人记得我的名字，陈先生死掉后，就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了。现在他们都想知道我叫什么，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就哈哈地笑，说傻子就是傻子，活着时是个傻子，死掉后躺到棺材里还是个傻子。

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傻子，知道我这个傻子老了，我这个傻子快要死了。有时想想，觉得他们说得也对，我没有儿子，没有孙子，死了以后就没人哭着喊着送我去烧掉。我还没有自己的名字，我死掉后，他们都不知道是谁死了。

这些天，我常想起从前的那条狗来，那条又瘦又小，后来长得又壮又大的黄狗，他们也叫它傻子，我知道他们叫它傻子是在骂它，我不叫它傻子，我叫它：

“喂。”

那个时候街上的路没有现在这么宽，房子也没有现在这么高，陈先生经常站在药店门口，他的头发还都是黑的，就是翘鼻子许阿三，都还很年轻，还没有娶女人，他那时常说：



“像我这样二十来岁的人……”

那个时候我爹倒是已经死了，我挑着煤一户一户人家送，一个人送了有好几年了。我在街上走着，时常看到那条狗，又瘦又小，张着嘴，舌头挂出来，在街上舔来舔去，身上是湿淋淋的。我时常看到它，所以翘鼻子许阿三把它提过来时，我一眼就认出它来了，许阿三先是叫住我，他和好几个人一起站在他家门口，许阿三说：

“喂，你想不想娶个女人？”

我站在路的对面看到他们嘿嘿地笑，我也嘿嘿地笑了几下，他们说：

“这傻子想要女人，这傻子都笑了……”

许阿三又说：“你到底想不想娶个女人？”

我说：“娶个女人做什么？”

“做什么？”许阿三说，“和你一起过日子……陪你睡觉，陪你吃饭……你要不要？”

我听许阿三这样说，就点了点头，我一点头，他们就把那条狗提了出来，许阿三接过来递给我，那狗的脖子被捏着，四只脚就蹬来蹬去，汪汪乱叫，许阿三说：

“喂，你快接过去。”

他们在一边哈哈笑着，对我说：

“傻子，接过来，这就是你的女人。”

我摇摇头说：“它不是女人。”

许阿三冲着我叫起来：

“它不是女人？那它是什么？”

我说：“它是一条狗，是小狗。”



他们哈哈笑起来说：“这傻子还知道狗……还知道是小狗……”

“胡说。”许阿三瞪着我说道，“这就是女人，你看看……”

许阿三提着狗的两条后腿，扯开后让我看，他问我：

“看清楚了吗？”

我点点头，他就说：

“这还不是女人？”

我还是摇摇头，我说：

“它不是女人，它是一条雌狗。”

他们哄哄地笑起来，翘鼻子许阿三笑得蹲到了地上，那条小狗的后腿还被他捏着，头擦着地汪汪叫个不停。我站在他们旁边也笑了，笑了一会，许阿三站起来指着我，对他们说：

“他还看出了这狗是雌的。”

说完他蹲下去又吱吱地笑了，笑得就像是知了在叫唤，他的手一松开，那条狗就忽地跑了。

从那天起，翘鼻子许阿三他们一见到我就要说：

“喂，你的女人呢……喂，你女人掉到粪坑里去啦……喂，你女人正叉着腿在撒尿……喂，你女人吃了我家的肉……喂，你女人像是怀上了……”

他们哈哈哈哈哈笑个不停，我看到他们笑得高兴，也跟着一起笑起来，我知道他们是在说那条狗，他们都盼着有一天我把那条狗当成女人娶回家，让我和那条狗一起过日子。

他们天天这么说，天天这么看着我哈哈笑，这么下来，我再看到那条狗时，心里就有点怪模怪样的。那条狗还是又瘦又小，还是挂着



舌头在街上舔来舔去，我挑着担子走过去，走到它身边就会忍不住站住脚，看着它。有一天我轻声叫了它一下，我说：

“喂。”

它听到了我的声音后，对我汪汪叫了好几声，我就给了它半个吃剩下的馒头，它叼起馒头后转身就跑。

给它吃了半个馒头后，它就记住我了，一见到我就会汪汪叫，它一叫，我又得给它吃馒头。几次下来，我就记住了往自己口袋里多装些吃的，在街上遇着它时也好让它高兴。它啊，一看到我的手往口袋里放，就知道了，两只前腿举起来，对着我又叫又抓的。

后来，这条狗就天天跟着我了。我在前面挑着担子走，它在后面走得吧嗒吧嗒响，走完了一条街，我回头一看，它还在后面，汪汪叫着对我摇起了尾巴，再走完一条街它就不见了，我也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等过了一些时候，它又会突然蹿出来，又跟着我走了。有时候它这么一跑开后，要到晚上天黑了的时候才回来，我都躺在床上睡觉了，它跑回来了，蹲在我的门口汪汪叫，我还得打开门，把自己给它看看，它才不叫了，对着我摇了一会尾巴后，转身吧嗒吧嗒地在街上走去了。

我和它在街上一起走，翘鼻子许阿三他们看到了都嘿嘿笑，他们问我：

“喂，你们夫妻出来散步？喂，你们夫妻回家啦？喂，你们夫妻晚上睡觉谁搂着谁？”

我说：“我们晚上不在一起。”

许阿三说：“胡说，夫妻晚上都在一起。”

我又说：“我们不在一起。”



他们说：“你这个傻子，夫妻图的就是晚上在一起。”

许阿三做了个拉灯绳的样子，对我说：

“咔嗒，这灯一黑，快活就来啦。”

翘鼻子许阿三他们要我和狗晚上都在一起，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和它在一起。这狗一到天黑，就在我门口吧嗒吧嗒走开了，我也不知道它去了什么地方，天一亮，它又回来了，在我的门上一蹭一蹭的，等着我去开门。

白天，我们就在一起了。我挑着煤，它在一边走着，我把煤送到别人家里去时，它就在近旁跑来跑去跑一会，等我一出来，它马上就跟上我了。

那么过了些日子，这狗就胖得滚圆起来了，也长大了很多，它在我身边一跑，我都看到它肚子上的肉一抖一抖的，许阿三他们也看到了，他们说：

“这母狗，你们看，这肥母狗……”

有一天，他们在街上拦住了我，许阿三沉着脸对我说：

“喂，你还没分糖呢！”

他们一拦住我，那狗就对着他们汪汪叫，他们指着路对面的小店对我说：

“看见了吗？那柜台上面的玻璃瓶，瓶里装着糖果，看见了吗？快去。”

我说：“去做什么？”

他们说：“去买糖。”

我说：“买糖做什么？”

他们说：“给我们吃。”



许阿三说：“你他妈的还没给我们吃喜糖呢！喜糖！你懂不懂？我们都是你的大媒人！”

他们说着把手伸进了我的口袋，摸我口袋里的钱，那狗见了就在边上又叫又跳。许阿三抬脚去踢它，它就叫着逃开了几步，许阿三又上前走了两步，它一下子逃远了。他们摸到了我胸口的钱，全部拿出来，取了两张两角的钱，把别的钱塞回到我胸口里，他们把我的钱高高举起，笑着跑到了对面的小店里。他们一跑开，那狗就向我跑过来了，它刚跑到我眼前，一看到他们从小店里出来，马上又逃开去了。许阿三他们在我手里塞了几颗糖，说：

“这是给你们夫妻的。”

他们嘴里咬着糖，哈哈哈哈哈地走去了。这时候天快黑了，我手里捏着他们给我的糖往家里走，那条狗在我前面和后面跑来跑去，汪汪乱叫，叫得特别响，它一路跟着我叫到了家，到了家它还汪汪叫，不肯离开，在门前对我仰着脑袋，我就对它说：

“喂，你别叫了。”

它还是叫，我又说：

“你进来吧。”

它没有动，仍是直着脖子叫唤着，我就向它招招手，我一招手，它不叫了，忽地一下蹿进屋来。

从这天起，这狗就在我家里住了。我出去给它找了一堆稻草回来，铺在屋角，算是它的床。这天晚上我前前后后想了想，觉得让狗住到自己家里来，和娶个女人回来还真是有点一样，以后自己就有个伴了，就像陈先生说的，他说：



“娶个女人，就是找个伴。”我对狗说：“他们说我们是夫妻，人和狗是不能做夫妻的，我们最多只能做个伴。”

我坐到稻草上，和我的伴坐在一起。我的伴对我汪汪叫了两声，我对它笑了笑，我笑出了声音，它听到后又汪汪叫了两声，我又笑了笑，还是笑出了声音，它就又叫上了。我笑着，它叫着，那么过了一会，我想起口袋里还有糖，就摸出来，我剥着糖纸对它说：

“这是糖，是喜糖，他们说的……”

我听到自己说是喜糖，就偷偷地笑了几下，我剥了两颗糖，一颗放到它的嘴里，还有一颗放到自己嘴里，我问它：

“甜不甜？”

我听到它咔咔地咬着糖，声音特别响，我也咔咔地咬着糖，声音比它还要响，我们一起咔咔地咬着糖，咬了几下我哈哈地笑出声来了，我一笑，它马上就汪汪叫上了。

我和狗一起过日子，过了差不多有两年，它每天都和我一起出门，我挑上重担时，它就汪汪叫着在前面跑，等我担子空了，它就跟在后面走得慢吞吞的。镇上的人看到我们都喜欢嘻嘻地笑，他们向我们伸着手指指指点点，他们问我：

“喂，你们是不是夫妻？”

我嘴里“嗯”了一下，低着头往前走。

他们说：“喂，你是不是一条雄狗？”

我也“嗯”了一下，陈先生说：

“你好端端的一个人，和狗做什么夫妻？”

我摇着头说：“人和狗不能做夫妻。”



陈先生说：“知道就好，以后别人再这么叫你，你就别嗯嗯地答应了……”

我点点头，“嗯”了一下，陈先生说：

“你别对着我嗯嗯的，记住我的话就行了。”

我又点点头“嗯”了一下，陈先生挥挥手说：

“行啦，行啦，你走吧。”

我就挑着担子走了开去，狗在前面吧嗒吧嗒地跑着。这狗像是每天都在长肉，我觉得还没过多少日子，它就又壮又大了，这狗一大，心也野起来了，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着它，不知道它跑哪儿去了，要到天黑后它才会回来，在门上一蹭一蹭的。我开了门，它溜进来后就在屋角的稻草上趴了下来，狗脑袋搁在地上，眼睛斜着看我。我这时就要对它说：

“你回来啦，你回来就要睡觉了，我还没有说完话，你就要睡觉了……”

我还没有说完话，狗眼睛已经闭上了，我想了想，也把自己的眼睛闭上了。

我的狗大了，也肥肥壮壮了，翘鼻子许阿三他们见了我就说：

“喂，傻子，什么时候把这狗宰了？”他们吞着口水说，“到下雪的时候，把它宰了，放上水，放上酱油，放上桂皮，放上五香……慢慢地炖上一天，真他妈的香啊……”

我知道他们想吃我的狗了，就赶紧挑着担子走开去，那狗也跟着我跑去。我记住了他们的话，说下雪的时候要来吃我的狗，我就去问陈先生：

“什么时候会下雪？”



陈先生说：“早着呢，你现在还穿着汗衫，等你穿上棉袄的时候才会下雪。”

陈先生这么说，我就把心放下了，谁知道我还没穿上棉袄，还没下雪，翘鼻子许阿三他们就要吃我的狗了。他们拿着一根骨头，把我的狗骗到许阿三家里，关上门窗，拿起棍子打我的狗，要把我的狗打死，打死后还要在火里炖上一天。

我的狗也知道他们要打死它，要吃它，它钻到许阿三床下后就不出来了，许阿三他们用棍子捅它，它汪汪乱叫，我在外面走过时就听到了。

这天上午我走到桥上，回头一看它没有了，到了下午走过许阿三家门口，听到它汪汪叫，我站住脚。我站了一会，许阿三他们走了出来，许阿三他们看到我说：

“喂，傻子，正要找你……喂，傻子，快去把你的狗叫出来。”

他们把一个绳套塞到我手里，他们说：

“把它套到狗脖子上，勒死它。”

我摇摇头，我把绳套推开，我说：

“还没有下雪。”

他们说：“这傻子在说什么？”

他们说：“他说还没下雪。”

他们说：“没有下雪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不知道，知道的话，我也是傻子了。”

我听到狗还在里面汪汪地叫，还有人用棍子在捅它，许阿三拍拍我的肩膀说：

“喂，朋友，快去把狗叫出来……”



他们一把将我拉了过去，他们说：

“叫他什么朋友……少和他说废话……拿着绳套……去把狗勒死……不去？不去把你勒死……”

许阿三挡住他们，许阿三对他们说：

“他是傻子，你再吓唬他，他也不明白，要骗他……”

他们说：“骗他，他也一样不明白。”

我看到陈先生走过来了，陈先生的两只手插在袖管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他们说：“干脆把床拆了，看那狗还躲哪儿去！”

许阿三说：“不能拆床，这狗已经急了，再一急它就要咬人啦。”

他们对我说：“你这条雄狗，公狗，癞皮狗……我们在叫你，你还不快答应！”

我低着头“嗯”了两声，陈先生在一边说话了，他说：

“你们要他帮忙，得叫他真的名字，这么乱叫乱骂的，他肯定不会帮忙，说他是傻子，他有时候还真不傻。”

许阿三说：“对，叫他真名，谁知道他的真名？他叫什么？这傻子叫什么？”

他们问：“陈先生知道吗？”

陈先生说：“我自然知道。”

许阿三他们围住了陈先生，他们问：

“陈先生，这傻子叫什么？”

陈先生说：“他叫来发。”



我听到陈先生说我叫来发，我心里突然一跳。许阿三走到我面前，搂着我的肩膀，叫我：

“来发……”

我心里咚咚跳了起来，许阿三搂着我往他家里走，他边走边说：

“来发，你我是老朋友了……来发，去把狗叫出来……来发，你只要走到床边上……来发，你只要轻轻叫一声……来发，你只要喂地叫上一声……来发，就看你了。”

我走到许阿三的屋子里，蹲下来，看到我的狗趴在床底下，身上有很多血，我就轻轻地叫了它一声：

“喂。”

它一听到我的声音，忽地一下蹿了出来，扑到我身上来，用头用身体来撞我，它身上的血都擦到我脸上了，它呜呜地叫着，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它这样呜呜地叫过，叫得我心里很难受。我伸手去抱住它，我刚抱住它，他们就把绳套套到它脖子上了。他们一使劲，把它从我怀里拉了出去。我还没觉察到，我抱着狗的手就空了。我听到它汪地叫了半声，它只叫了半声。我看到它四条腿蹬了几下，就蹬了几下，它就不动了。他们把它从地上拖了出去，我对他们说：

“还没有下雪呢。”

他们回头看看我，哈哈哈哈哈笑着走出屋去了。

这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狗睡觉的稻草上，一个人想来想去，我知道我的狗已经死了，已经被他们放上了水，放上了酱油，放上了桂皮，放上了五香，他们要把它在火里炖上一天，炖上一天以后，他们就会把它吃掉。



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是我自己把狗害死的，是我自己把它从许阿三的床底下叫出来的，它被他们勒死了。他们叫了我几声来发，叫得我心里咚咚跳，我就把狗从床底下叫出来了。想到这里，我摇起了头，我摇了很长时间的头，摇完了头，我对自己说：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



## 炎热的夏天

“有男朋友会有很多方便，比如当你想看电影时，就会有人为你买票，还为你准备了话梅、橄榄，多得让你几天都吃不完；要是出去游玩，更少不了他们，吃住的钱他们包了，还得替你背这扛那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他们就是赞助商。”

温红说着眼睛向大街上行走的人望去。

这是一个夏日之夜，黎萍洗完澡以后穿着睡裙躺在藤榻里，她就躺在屋门外的街上。那条本来就不算宽敞的街道被纳凉的人挤得和走廊一样狭窄，他们将竹床、藤椅什么的应该是放在屋中的家具全搬到外面来了，就是蚊帐也架到了大街上，他们发出嗡嗡的响声，仿佛是油菜花开放时蜜蜂成群而来。这街道上拥挤的景象，很像是一条长满茂盛青草的田埂。黎萍躺在藤榻里，她的长发从枕后披落下来，地上一台电扇仰起吹着她的头发。温红坐在一旁，她说：

“我看见了一个赞助商。”



“是谁？”黎萍双手伸到脑后甩了甩长发。

“李其刚。”温红说道，“把他叫过来？”

黎萍突然咯咯笑了起来，她说：“那个傻瓜？”

温红说：“他看到我们了。”

黎萍问：“他在走过来？”

温红点点头：“走过来了。”

黎萍说：“这傻瓜追求过我。”

温红压低声音：“也追求过我。”

两个女人同时高声笑了起来。那个名叫李其刚的男子微笑着走到她们面前，他问：

“什么事这么高兴？”

两个女人笑得更响亮了，她们一个弯着腰，另一个在藤榻里抱住了自己的双腿。李其刚很有风度地站在一旁，保持着自己的微笑，他穿着短袖的衬衣，下面是长裤和擦得很亮的皮鞋。他用手背擦着额上的汗，对她们说：

“他们都在看你们呢。”

一听这话，两个女人立刻不笑了，她们往四周看了看，看到一些人正朝这里张望。温红挺直了身体，双手托住自己的头发甩了甩，然后看看躺在藤榻里的黎萍，黎萍这时坐起来了，她正将睡裙往膝盖下拉去。李其刚对她们说：

“你们应该把头发剪短了。”

两个女人看看他，接着互相看了一眼，李其刚继续说：

“剪成小男孩式的发型。”

温红这时开口了，她摸着自己的头发说：



“我喜欢自己的发型。”

黎萍说：“我也喜欢你的发型。”

温红看着黎萍的头发说：

“你的发型是在哪里做的？”

黎萍说：“在怡红做的，就是中山路上那家怡红美发厅。”

“做得真好，眼下欧洲就流行这发型。”温红说。

黎萍点点头，说道：

“这发型是在进口画报上看到的，那画报上面没有一个中国字，全是英文，我还看到你这种发型，当时我还真想把头发做成你这样的。你这发型特别适合你的脸。”

“林静她们也这么说。”温红说着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站在一旁的李其刚看到两个女人互相说着话，谁都不来看他一眼，他就再次插进去说：

“还是男孩式的发型好看，看上去显得精神，再说夏天那么热，头发长了……”

李其刚还没有说完，温红就打断他，问他：

“你穿着长裤热不热？”

李其刚低头看看自己的长裤，说道：

“这是毛料的长裤，穿着不热。”

温红差不多惊叫起来：

“你穿的是毛料的长裤？”

李其刚点头说：“百分之九十的毛料。”

温红看着黎萍说：“还是百分之九十的毛料？”



两个女人咯咯笑了起来，李其刚微笑着看着她们，黎萍在藤榻里坐起来，问李其刚：

“你为什么不买百分之一百的纯毛长裤？”

李其刚就蹲下去解了皮鞋带，然后把左脚从皮鞋里抽了出来，踩到黎萍的藤榻上，指着裤子上熨出的那条笔直的线说：

“看到这条道路了吗？要是百分之一百的毛料裤子就不会有这么笔直的道路。”

黎萍说：“你可以熨出来。”

李其刚点着头说：“是可以熨出来，可是穿到身上十分钟以后，这条道路就没有了。百分之一百的毛料裤子不好。”

温红这时伸手摸了摸李其刚的裤子，她说：

“这么厚的裤子，就是百分之九十也热。”

说完她看着黎萍：“你说呢？”

黎萍接过来说：“这裤子一看就厚，你刚才走过来时，我还以为你穿着棉裤呢。”

温红咯咯笑起来，她笑着说：

“我以为是呢料裤子。”

李其刚微笑着把那只脚从黎萍的藤榻上拿下来，塞到皮鞋里，弯腰系上了鞋带，然后他说道：

“当然比起他们来……”

他指指几个穿着西式短裤走过的年轻人说道：

“比起他们来是热一些，长裤总比短裤要热。”

他捏住裤子抖了抖，像是给自己的两条腿扇了扇风似的，他继续说：



“有些人整个夏天里都穿着短裤，还光着膀子，拖着一双拖鞋到处走，他们没关系，我们就不行了，我们这些机关里的国家干部得讲究个身份，不说是衣冠楚楚，也得是衣冠整洁吧？”

李其刚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温红和黎萍相互看了看，她们都偷偷笑了一下，温红问他：

“你们文化局现在搬到哪里去了？”

李其刚说：“搬到天宁寺去了。”

温红叫了起来：“搬到庙里去啦？”

李其刚点点头，他说：

“那地方夏天特别凉快。”

“冬天呢？”黎萍问他。

“冬天……”李其刚承认道，“冬天很冷。”

“你们文化局为什么不盖一幢大楼？你看人家财税局、工商局的大楼多气派。”温红说。

“没钱。”李其刚说，“文化局是最穷的。”

温红问他：“那你就是机关里最穷的国家干部了？”

“也不能这样说。”李其刚微笑着说。

黎萍对温红说：“再穷也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怎么也比我们有身份。”

黎萍说完问李其刚：“你说是吗？”

李其刚谦虚地笑了笑，他对两个女人说：

“不能说是比你们有身份，比起一般的工人来，在机关里工作是体面一些。”



两个女人这时咯咯笑了起来，李其刚又说到她们的发型上，他再一次建议她们：

“你们应该把头发剪短了。”

两个女人笑得更响亮了，李其刚没在意她们的笑，他接着说：

“剪成红花那种发型。”

“谁的发型？”温红问他。

“红花，那个歌星。”李其刚回答。

两个女人同时“噢”了一声，黎萍这时说：

“我看不出红花的发型有什么好。”

温红说：“她的脸太尖了。”

李其刚微笑地告诉她们：“一个月以后，我要去上海把她接到这里来。”

两个女人一听这话愣住了，过了一会温红才问：

“红花要来？”

“是的。”李其刚矜持地点了点头。

黎萍问：“是来开演唱会？”

李其刚点着头说：“最贵的座位票要五十元一张，最便宜的也得三十元。”

两个女人的眼睛闪闪发亮了，她们对李其刚说：

“你得替我们买两张票。”

“没问题。”李其刚说，“整个事都是我在联系，到时买两张票绝对没问题。”

黎萍说：“你就送给我们两张票吧。”

温红也说：“就是，你手里肯定有很多票，送我们两张吧。”



李其刚迟疑了一下，然后说：

“行，就送给你们两张。”

两个女人同时笑了起来，黎萍笑着说：

“你要给我们五十元的票。”

温红说：“三十元的票，我们不要。”

黎萍说：“就是，别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座位，红花的脸都看不清楚。”

李其刚又迟疑了一下，他擦了擦额上的汗，说道：

“我争取给你们五十元的票。”

“别说争取。”温红说，“你那么有身份的人说‘争取’多掉价啊。”

黎萍笑着接过来说：“就是嘛，像你这么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拿两张好一点的票，还不是易如反掌。”

李其刚很认真地想了一会，说道：

“就这样定了，给你们两张五十元的票。”

两个女人高兴得叫了起来，李其刚微笑着看看手腕上的表，说他还有事要走了，两个女人就站起来，送了他几步，等李其刚走后，她们差不多同时低声说了一句：

“这个傻瓜。”

接着咯咯笑了起来，笑了一会，温红说：

“这傻瓜真是傻。”

黎萍说：“傻瓜有时也有用。”

两个女人再一次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温红轻声问黎萍：

“他什么时候追求你的？”



“去年。”黎萍回答，“你呢？”

“也是去年。”

两人又咯咯地笑了一阵，温红问：

“怎么追求的？”

“打电话。”黎萍说，“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约我到文化局门口见面，说是有个活动，说从上海来了一个交谊舞老师，要教我们跳舞，我就去了……”

温红说：“你没见到那个交谊舞老师。”

“你怎么知道？”

“他也这样约过我。”

“他也要你陪他散步？”

“是的。”温红说，“你陪他散步了吗？”

黎萍说：“走了一会，我问他是不是该去学跳舞了，他说不学跳舞，说约我出来就是一起走走，我问他一起走走是什么意思。”

温红插进去说：“他是不是说互相了解一下？”

黎萍点点头，问温红：

“他也这么对你说？”

“是的。”温红说，“我问他为什么要互相了解一下。”

“我也这样问他。”

“他说他想和我交个朋友，我问他为什么要交朋友。”

黎萍接过来说：“他就支支吾吾了。”

“对。”温红说，“他伸手去摸自己的嘴，摸了好一会，才说……”

黎萍学着李其刚的语气说：“看看我们能不能相爱。”



两个女人这时大声笑了起来，都笑弯了身体，笑了足足有五六分钟才慢慢直起身体，黎萍说：

“听他说到什么相爱时，我就毛骨悚然。”

温红说：“我当时心里就像被猫爪子抓住一样难受。”

她们又大声笑了，笑了一阵，温红问黎萍：

“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我要回家了。”

“你还真客气。”温红说，“我对他说：‘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个多月以后的傍晚，温红来到黎萍家，那时候黎萍正在镜子前打扮自己，她刚刚梳完头发，开始描眉了，手里拿着一支眉笔给温红开了门，温红看到她就问：

“要出去？”

黎萍点点头，她坐回到镜子前，说道：

“去看一场电影。”

温红警觉地问她：“和谁一起去？”

黎萍笑而不答，温红就高声叫起来，她说：

“你有男朋友了……他是谁？”

黎萍说：“过一会你就会知道。”

“好啊，”温红打了黎萍一下，“有男朋友了也不告诉我。”

黎萍说：“这不告诉你了吗？”

“那我就等着见他吧。”



温红说着在旁边的沙发里坐了下来，她看着黎萍化妆，黎萍往嘴唇上涂着口红说道：

“这进口的口红真不错。”

温红想起了什么，她说：

“我上午遇到李其刚了，他戴了一根进口的领带，那领带真是漂亮……”

黎萍说：“是那位大歌星红花送给他的。”

“对，他告诉我是红花送的。”温红说道，然后有些警觉地问黎萍：

“你怎么知道的？”

黎萍双手按摩着自己的脸说：“他告诉我的。”

温红笑了笑，她说：

“你知道吗？红花喜欢上李其刚了。”

温红看到黎萍在镜子里点了点头，她就问：

“你也知道？”

“知道。”黎萍回答。

“是他自己告诉你的？”

“是啊。”

“这个李其刚……”温红似有不快地说道，“他让我谁也别，自己倒去和很多人说了。”

“他没和很多人说，不就我们两个人知道吗？”黎萍为李其刚辩护道。

“谁知道呢！”温红说。



黎萍站起来，开始试穿放在床上的一条裙子，温红看着她穿上，黎萍问她：

“怎么样？”

“很不错。”温红说，接着问道：

“他和你说了多少？”

“什么？”

“就是红花追求他的事。”

“没多少。”黎萍回答。

温红看着黎萍的身体在镜子里转来转去，她又问：

“你知道他和红花在饭店的房间里待了一个晚上吗？”

黎萍一听这话霍地转过身来，看着温红说：

“他连这些也告诉你了。”

“是的。”温红有些得意，随即她马上发现了什么，立刻问黎萍：

“他也告诉你了？”

黎萍看到温红的神色有些异常，就转过身去，若无其事地说道：

“是我问他的。”

温红微微笑了起来，她说：

“我没问他，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黎萍低着头偷偷一笑，温红将手臂伸开放到沙发的靠背上，她看着黎萍的背影说：

“这个李其刚还是很有风度的，你说呢？”

“是啊。”黎萍说，“要不像红花这样漂亮，又这样有名的女人怎么会喜欢他？”



温红点着头，她将伸开的手臂收回来放到胸前，说：

“其实红花并不漂亮，远着看她很漂亮，凑近了看她就不是很漂亮。”

“你什么时候凑近了看过她？”

“我没有。”温红说，“是李其刚告诉我的。”

黎萍脸上出现了不快的神色，她问：

“他怎么对你说的？”

温红显得很高兴，她说：

“他说红花没有我漂亮。”

“没有你漂亮？”

“没有我们漂亮。”温红补充道。

“我们？”

“你和我。”

“他说到我了吗？”

“说到了。”

“可你一开始没这么说。”

温红有些吃惊地看着黎萍，她说：

“你不高兴了？”

“没有。”黎萍赶紧笑了笑，然后转过身去，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用左手擦了擦眼角。

温红继续说：“他们两个人在饭店里待了一个晚上，你说会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黎萍说，“他没告诉你？”

“没有。”温红试探地回答。



黎萍就说：“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温红说，“他们搂抱了。”

“是红花抱住他的。”黎萍立刻说。

随后，两个女人都怔住了，她们看着对方，看了一会，黎萍先笑了，温红也笑了笑，黎萍坐到了椅子上，这时有人敲门了，黎萍正要站起来，温红说：

“我替你去开门。”

说着温红走了过去，将门打开，她看到衣冠楚楚的李其刚面带笑容站在门外。李其刚显然没有想到是温红开的门，不由一愣，随后他的头偏了偏，向里面走过来的黎萍说：

“你真漂亮。”

温红听到黎萍咯咯笑了，黎萍经过她身旁走到了门外，伸手抓住门的把手，等着温红走出来，温红突然明白过来，赶紧走到门外，黎萍关上了门。

三个人站在街道上了，黎萍挽住李其刚的手臂，李其刚问温红：

“你有电影票吗？”

温红摇摇头，她说：

“没有。”

这时黎萍挽着李其刚转过身去了，他们走了两步，黎萍回过脸来对温红说：

“温红，我们走啦，你常来玩。”

温红点了点头，看着他们往前走，等他们走出了二十来米远，她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会，她低声对自己说：

“哼。”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 在桥上

“我们……”

他说着把脸转过来，阳光在黑色的眼镜架上跳跃着闪亮。她感到他的目光像一把梯子似的架在她的头发上，如同越过了一个草坡，他的眼睛眺望了过去。她的身体离开了桥的栏杆，等着他说：

“我们回去吧。”

或者说：“我们该回家了。”

她站在那里，身体有些绷紧了，右腿向前微微弯曲，渴望着跨出去。可是他没有往下说。

他依然斜靠在栏杆上，目光飘来飘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她放松了绷紧的身体，问他：“你在看什么？”

他开始咳嗽，不是那种感冒引起的咳嗽，是清理嗓子的咳嗽。他准备说什么？

她看到他的牙齿爬了上来，将下嘴唇压了下去。一群孩子喊叫着，挥舞着书包涌到桥上，他们像一排栖落在电线上的麻雀，整齐地



扑在栏杆上，等一支长长的船队突突响着来到了桥下。

当柴油机的黑烟在桥上弥漫过后，孩子们的嘴僻僻啪啪地响了起来，白色的唾沫荡着秋千飞向了船队，十多条驳船轮流驶人桥洞，接受孩子们唾沫的沐浴。站在船头的人挥舞着手，就像挡开射来的利箭一样，抵挡着唾沫。他们只能用叫骂来发泄无可奈何的怒气，在这方面，他们豢养的狗做得更为出色，汪汪吼着在船舷上来回奔跑，如同奔跑在大街上，狗的表演使孩子们目瞪口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恶作剧，惊奇地咧嘴看着，发出了格格的笑声。

他又说：“我们……”

她看着他，等着他往下说。

大约有一个星期了，他突然关心起她的例假来了，这对他是从未有过的事。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五年以后，这一天他躺在床上，那是中午的时候，衣服没脱，还穿着鞋，他说不打算认真地睡觉，他抱着被子的一个角斜着躺了下去，打着呵欠说：

“我就随便睡一下。”

她坐在靠窗的沙发上，为他织着一条围巾，虽然冬天还远着呢，可是，用她的话说是未雨绸缪。秋天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使她感到脖子上有一股微微发痒的温暖，而且使她的左手显得很明亮。这一切和躺在床上呼呼睡着的丈夫，让她心满意足。

这时，她的丈夫，那位卡车司机霍地坐了起来，就像卡车高速奔跑中的紧急刹车一样突然，他问：

“它来了没有？”

她吓了一跳，问道：“谁来了？”

他没有戴眼镜的双眼突了出来，焦急地说：



“例假，月经，就是老朋友。”

她笑了起来，老朋友是她的说法，她和它已经相处了十多年，这位老朋友每个月都要来问候她，问候的方式就是让她的肚子经常抽搐。她摇摇头，老朋友还没有来。

“应该来了。”他说着戴上了眼镜。

“是应该来了。”她同意他的话。

“可他妈的为什么不来呢？”

他显得烦躁不安。在这样的一个温和晴朗的中午，他睡得好好的突然跳起来，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只是为了问一下她的例假是否来了。他觉得他的样子很滑稽，就笑出了声音。他却是心事重重，坐在床沿上歪着脑袋说道：

“妈的，你是不是怀上了？”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即便怀上了孩子也不是什么坏事，他把她娶过来的时候就这样说过：“你要给我生个儿子，我要儿子，不要女儿。”

她说：“你不是想要一个儿子？”

“不。”他几乎是喊叫了出来。“不能有孩子，这时候有孩子我就……就不好办了。”

“什么不好办？”她问，又站起来说。“我们是合法夫妻……我又不是偷偷爬到你床上的，我是你敲锣打鼓迎回家的，有什么不好办？你忘了你还租了两辆轿车，三辆面包车……”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摆手打断她的话。

“那是什么意思？”



在后来一个星期里，他着了魔似的关心着她的那位老朋友，每次出车后回家，如果那时候她在家中的话，就肯定会听到他急促响亮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隆重地响过来，其间夹杂着钥匙互相碰撞的清脆之声，所以他能很快地打开屋门，出现在她的面前，眼睛向阳台张望，然后沮丧地问她：

“你没洗内裤？”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还会以残存的希望再次问她：“它来了吗？”

“没有。”她干脆地回答他。

他一下子变得四肢无力了，坐在沙发里叹息道：

“我现在是最不想做父亲的时候。”

他的模样让她感到费解，他对她怀孕的害怕使她觉得他不像个正常人，她说：

“你究竟是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怕我怀孕？”

这时候他就会可怜巴巴地看着她，什么话都不说。她心软了，不再去想这些，开始为他着想，安慰他：

“我才推迟了五天，你忘了，有一次它晚来了十天。”

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下子闪亮了：“有这样的事？”

她看到他的脸上出现了天真的笑容，在昨天，他就是这样天真地笑着问她：

“你用卫生巾了吗？”

她说：“还没到时候。”

“你要用。”他说。“你不用卫生巾，它就不会来。”

“哪有这种事。”她没在意他的话。



他急了，叫道：“钓鱼不用鱼饵的话，能钓上鱼吗？”

她用上了卫生巾，他以孩子般的固执让她这么做了。她一想到这是在钓鱼，内裤里夹着的卫生巾，在她丈夫眼中就是鱼饵，她忍不住会笑出声来。要不是他天真的神态，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有时候她也会想到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她的那位老朋友何时来到，就是在一次午睡里突然醒来后，他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没有细想这变化意味着什么，而是感到自己也被这迟迟未到的例假弄得紧张起来。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最多是在肚子抽搐的时候有几声抱怨，现在她必须认真对待了，她开始相信自己有可能怀孕了。

而且，他也这样认为了，他不再指望卫生巾能让月经上钩。

“肯定怀上了。”他说，然后笑道。“你得辛苦一下了。”

她知道他在说什么，让冰冷的手术器械插入她的子宫，就是他所说的辛苦一下。她说：

“我要这个孩子。”

“你听我说。”他坐到了沙发里，显得很有耐心。“现在要孩子还太早，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你一个月挣的钱只够给保姆的工钱，孩子一个月起码花你两个月的钱。”

她说：“我们不请保姆。”

“你想累死我。”他有些烦躁了。

“不会让你受累的，我自己来照管孩子。”

“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已经够我受了，要是两个孩子……”他坐到了沙发里，悲哀地说：“我怎么活啊。”

接着，他站起来挥挥手，表示已经决定了，说道：



“打掉吧。”

“又不是你去打胎。”她说：“疼也不会疼着你。”

“你才二十四岁，我只比你大一岁，你想想……”

这时候他们两个人正朝医院走去，那是在下午，显然他们已经确定怀上了，他们去医院只是为了最后证实。街上行人不多，他压低了嗓音边走边说：“你想想，现在有了孩子，我们五十岁不到就会有孙子了，你四十岁就做奶奶了，那时候你长相，身材什么的都还没变，在街上一走，别人都还以为你才三十出头，可你做上奶奶了，这多无聊。”

“我不怕做奶奶。”她扭头说道。

“可是我怕做爷爷。”他突然吼叫了起来，看到有人向这里望来，他压低声音怒气冲冲地说：“他妈的，这几天我白费口舌了。”

她微微一笑，看着他铁青的脸说：“那你就什么都别说。”

他们朝医院走去，他的声音还在她耳边喋喋不休，进行着垂死挣扎，他想用雨滴来敲开石头。她开始感到不安，她的丈夫这样害怕自己的孩子来到，那么她把孩子生下来，她不知道会怎样？她的不安就从这里开始。她站住了脚，觉得肚子里出现了抽搐，她仿佛听到了流动的响声，一股暖流缓缓而下。她知道这是什么，于是松了口气，她不会感到不安了，她丈夫也不会怒气冲冲了。她说：

“不要去医院了。”

他还在说服她，听到她的话后，他疲惫地挥挥手，以为她生气了，就说：

“行啦，我不说啦。”

她说：“老朋友来了。”



说完她笑了起来，他瞠目结舌地看着她。然后她向右前方的厕所走去，他站在影剧院的台阶旁等着她。当她微笑着走出来，在远处就向他点头后，他知道那位老朋友确实地来到了。他嘿嘿地笑了起来，这天下午他一直嘿嘿笑着，走到那座桥上才收起笑容。此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陷入了沉思默想。

她站在他的身旁，看着那支长长的船队远去，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离开了。他已经很长时间不说话了，刚才他说：“我们……”，她以为他要回家了，可是他没有抬起脚来。她轻轻笑了一下，她现在知道他想说什么了，他会说：“别回家做饭了，我们去饭店。”他脸上会挂着得意洋洋的笑容，他会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好好庆祝。”然后他的舌头会伸出来迅速舔一下嘴唇，说道：“我得喝一扎生啤。”他总能找到庆祝的理由，就是在什么理由都没有的时候，他也会说：“今天心情好，该庆祝一下。”

这时候他一直飘忽不定的目光望到了她的脸上，他深深吸了口气后说：“我们……”

他停顿了一下，嗓音沙沙地继续说道：

“我们离婚吧。”

她呆呆地看着他，像是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他将身体转动了半圈，带着尴尬的笑容说：

“我先走了。”

她半张着嘴，看着他将双手插在裤袋里仿佛是不慌不忙地走去，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掀起。他的动作如此敏捷，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已经成功地挤入了下班的人流，而且还掩饰了自己的慌张。他走去时全身绷紧了，两条腿迈出去就像是两根竹竿一样笔直，



他感到膝盖那地方不会弯曲了。可是在她眼中，他却是若无其事地走去。

他的迅速逃跑，使她明白他的话不是一句玩笑，她感到呼吸里出现了沙沙的声响，就像是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那样。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九日



## 他们的儿子

星期六下午五点的时候，三百多名男女工人拥挤在机械厂的大门口，等待着下班铃声响起来，那扇还是紧闭的铁门被前面的人拍得哗啦哗啦响，后面的人嗡嗡地在说话，时而响起几声尖厉的喊叫。这些等待下班的工人就像被圈在栅栏里的牲口，在傍晚暗淡下来的光芒里，无所事事地挤在了一起，挤在冬天呼啸着的风中。他们身后厂房的几排宽大的窗户已经沉浸到了黑暗之中，厂房的四周空空荡荡，几片扬起的灰尘在那里飘荡着。

今年五十一岁的石志康穿着军大衣站在最前面，正对着两扇铁门合起来以后出现的一条缝，那条缝隙有大拇指一样宽，冬天的寒风从那里吹进来，吹在他的鼻子上，让他觉得自己的鼻子似乎比原先小了一些。

石志康的身边站着管大门的老头，老头的脑袋上光秃秃的，被寒风吹得微微有些发红，老头穿着很厚的棉衣，棉衣外面裹着一件褪了色的工作服，一把像手那么大的钥匙插在胸前的口袋里，露出半截在



外面，很多人嚷嚷着要老头把铁门打开，老头像没有听到似的，望望这边，看看那里，谁冲着 he 说话，他就立刻把脸移开。直到下班的铃声响起来，老头才伸手把胸前的钥匙取出来，最前面的人身体都往后靠了靠，给他让出一个宽敞的地方，他走上去，他在将钥匙插进锁孔之前，胳膊肘往后摆了几下，没有碰到什么后才去开锁。

石志康第一个走出了工厂的大门，他向右疾步走去，他要走上一站路，在那里上电车。其实这一趟电车在工厂大门外就有一站，他往前走上一站，是为了避开和同厂的工人挤在一起。起码有四十多个工人将在那里挤着推着上同一趟电车，而电车到他们厂门口时已经有满满一车人了。

石志康往前走去时心里想着那四十多个同厂的工人，他不用回头就能想象出他们围在厂门外那个站牌四周的情形，就像刚才挤在工厂大门前那样，这中间有十来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还有十多个是女工，这十多个女工中间有三个是和他同时进厂的，现在她们身上都带着病，一个心脏不好，两个有肾病。

他这么想着看到了前面的站牌，一辆电车正从更前面的大街上驶过来，他立刻把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拿出来，手甩开以后跑起来快，他和电车差不多同时到了站牌前。

那里已经站了三堆人了，电车慢慢驶过来，那三堆人就跟着电车的三个车门移过来，电车停下后，三堆人也停下不动了。车门一打开，车上的人像是牙膏似的连成一条紧贴着挤了出来，然后下面的人圆圆一团地挤了进去。

当电车来到石志康所在工厂的大门口时，他已经挤到电车的中间，他的两条胳膊垂直地贴着身体所留出的缝隙里。电车没有在他工



厂的这一站停下，直接驶了过去。

他看到站牌四周站着同厂工人已经没有四十来个了，最多只有十五六人，另外还有七八个陌生的人，他心想在这趟车之前起码有一两趟车经过了。那三个体弱的女工显然挤不上刚才经过的车，此刻还站在那里，就站在站牌前，心脏不好的那个在中间，两个有肾病的在两侧，三个人紧挨着，都穿着臃肿的棉大衣，都围着黑毛线织成的围巾，寒风将她们三人的头发吹得胡乱飘起，逐渐黑下来的天色使她们的脸像是烧伤似的模糊不清了。

电车驶过去时，石志康看到她们三个人的头同时随着电车转了过来，她们是在看着他所乘坐的电车驶去。

坐了九站以后，石志康下了电车，他往回走了三十多米，来到另一个站牌下，他要改乘公交车了。这时候天色完全黑了，路灯高高在上，灯光照到地面上时已经十分微弱，倒是街两旁商店的灯光很明亮，铺满了人行道，还照到了站牌周围。

站牌前已经有很多人，最前面的人差不多站到马路中间了，石志康走到了他们中间，一辆中巴驶过来，车门打开后一个胸前挂着帆布包的男子探出头来喊着：

“两块钱一位，两块钱一位……”

有两个男的和一個女的上了中巴，那个男子仍然探着头喊叫，  
“两块钱一位……”

这时公交车在前面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中巴上喊叫的男子看到公交车来了，立刻缩回了脑袋，关上车门后中巴驶出了等车的人群，公交车隆隆地驶了过来。



石志康迅速地插到了最前面，然后微微伸开两条胳膊，随着公交车的驶过来而往后使劲退去，在他后面的一些人都被挤到了人行道上，最前面的车门从他身前滑了过去，他判断着车速向前移动着，估计自己会刚好对上中间的车门，结果公交车突然刹车，使他没对上中间的车门，差了有一两米。他从最前面掉了出来，差不多掉到了最外面。

车门打开后，只下来了三个人。石志康往中间移了两步，将两只手从前面的人缝里插进去，在往车上挤的时候，他使出了一个钳工所应该有的胳膊上的力气，将前面人缝一点点扩大，自己挤进了缝中，然后再继续去扩大前面的人缝。

石志康用自己全部的力气将前面的人往两侧分开，又借着后面的人所使出的劲，把自己推到了车门口。当他两只脚刚刚跨到车上时，突然背后有人抓住了他的大衣领子，一把将他拉了下来。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头撞在了一个人的腿上，那个人的腿反过来再把他的头给撞了一下。他抬头一看，是一个姑娘，姑娘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就把眼睛移开了。

石志康站起来时，公交车的车门关上了，车子开始驶去，一个女人的手提包被车门夹住，露出一个角和一截带子，那一截带子摇摇晃晃地随着公交车离去。

他转过身来，想知道刚才是谁把他一把拉了下来，他看到两个和他儿子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正冷冷地看着他，他看了看这两个年轻人，又去看另外那些没有挤上车的人，他们有的也正看着他，有的看着别处。他想骂一句什么，转念一想，还是别骂了。



后来同时来了两辆车，石志康上了后面那一辆。这次他没有在离家最近的那一站下车，而是在前面两站下了车。那里有一个人天天骑着一辆板车，在下午三四点钟来到公交车的站牌下卖豆腐，他的豆腐比别处的豆腐都要香。石志康在纺织厂工作的妻子，要他下班回来时，顺便在那里买两斤豆腐，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他们在大学念三年级的儿子将回家来过周末。

石志康买了豆腐后，不再挤车了，而是走了两站多路回家，他回到家中时，已经快到七点了，他的妻子还没有回来，他心里很不高兴。他妻子四点半就应该下班了，而且回家的路也比他近。要是往常这时候，他妻子饭菜都差不多做好了，现在他只能饿着肚子来到厨房，开始洗菜切肉。

他妻子李秀兰回来时，手里提了两条鱼，她一进屋看到石志康正在切肉，急忙问他：

“你洗手了没有？”

石志康心里有气，就生硬地说：

“你没看到我手是湿的。”

李秀兰说：

“你用肥皂了吗？现在街上流行病毒性感冒，还有肺炎，一回家就得用肥皂洗手。”

石志康鼻子里哼了一下，说：

“那你还不早点回家？”

李秀兰把两条鱼放到水槽里，她告诉石志康，这两条鱼才花了三块钱，她说：

“是最后两条，他要五块，我硬是给了他三块钱。”



石志康说：

“买两条死鱼还要那么长时间？”

“死了没多久。”

李秀兰给他看鱼腮：

“你看，鱼腮还很红。”

“我是说你。”

他指指手表，直起嗓子说：

“都七点多了，你才回来。”

李秀兰的嗓子也响了起来，她说：

“怎么啦？我回来晚又怎么啦？你天天回来比我晚，我说过你没有？”

石志康问她：

“我下班比你早？我的厂比你的厂近？”

李秀兰说：

“我摔了。”

李秀兰说着将手中的鱼一扔，转身走到房间里去了，她说：

“我从车上摔下来，我半天都站不起来，我在大街旁坐了有三四十分钟，人都快冻僵了……”

石志康把正在切肉的刀一放，也走了过去：

“你摔了？我也摔了一跤，我被人捏住衣领……”

石志康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他看到李秀兰裤管卷起来后，膝盖旁有鸡蛋那么大一块乌青，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问她：

“怎么摔的？”

李秀兰说：



“下车的时候，后面的人太挤，把我撞了下来。”

这时候他们的儿子回来了，他穿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一进屋看到母亲腿上的伤，也像父亲那样弯下腰，关切地问：

“是摔了一跤？”

然后边脱着羽绒服边说：

“你们应该补充钙，现在不仅婴儿要补钙，上了年纪的人也要补钙，你们现在骨质里每天都在大量地流失钙，所以你们容易骨折……要是我从公交车上被推下来，就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一块乌青。”

他们的儿子说着打开了电视，坐到沙发里，又塞上袖珍收音机的耳机，听起了音乐台的调频节目。

石志康问他儿子：

“你这是在看电视呢，还是在听收音机？”

他儿子转过脸来看了他一眼，像是没有听清父亲在说些什么，又把脸转了回去。这时他母亲说话了，李秀兰说：“你洗手了没有？”

他转过脸来，拿下一只耳机问他母亲：

“你说什么？”

“你快去洗手。”李秀兰说，“现在正流行病毒性感冒，公交车上最容易传染病毒，你快去洗手，要用肥皂。”

“我不用洗手。”他们的儿子将耳机塞到耳朵里，然后说，“我是坐出租车回来的。”

这天晚上，石志康一直没有睡着，他的妻子李秀兰已经有五个月只拿一百多元薪水，他的情况好一些，也就是拿四百来元，两个人加起来还不到六百，可是现在大米已经涨到一元三角一斤了，猪肉每斤



十二元，连辣椒都要三元钱一斤。就是这样，他们每个月仍然给儿子三百元生活费，给自己才留下两百多元。然而，他们的儿子在周六回家的时候竟然坐着出租车。

李秀兰也没有睡着，她看到石志康总是在翻身，就问他：

“你没睡着？”

“没有。”石志康回答。

李秀兰侧过身去问他：

“儿子坐着出租车回家要花多少钱？”

“不知道，我没坐过出租车。”

石志康接着又说：

“我想最少也要三十元。”

“三十元？”李秀兰心疼地叫了一声。

石志康叹息了一声，说道：

“这可是我们从牙缝里挖出来的钱。”

两个人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石志康先睡着了，没多久李秀兰也睡了过去。

第二天上午，他们的儿子和昨天一样戴上两个耳机，听着音乐在看电视，石志康和李秀兰决定和儿子好好谈一次话。李秀兰在儿子身边坐下，石志康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他们面前，石志康对儿子说：

“我和你妈想和你谈一谈。”

“谈什么？”他们的儿子因为戴着耳机，所以说话响亮。

石志康说：

“谈谈家里的一些事。”

“说吧。”他们的儿子几乎是在喊叫。



石志康伸手把儿子右边的耳机拿了下来，他说：

“这几个月里，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学习……”

“家里出了什么事？”他们的儿子取下另一耳机，问道。

“也没什么，”石志康说，“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厂里就没有夜班了，三百多个工人要有一半下岗，我倒不怕，我有技术，厂里还需要我……主要是你妈，你妈现在每个月只拿一百多元钱，她离退休还有四年，如果现在提前退休的话，每个月能拿三百元钱，可以连着拿三年……”

“提前退休就能多拿钱？”他们的儿子问。

他们点了点头，他们的儿子就说：

“那就退休吧。”

石志康说：

“我和你妈也是这样想。”

“退休吧。”

他们的儿子说着又要把耳机戴上去，石志康看看李秀兰，李秀兰说：

“儿子，现在家里的经济不如过去了，以后可能还要差……”

戴上了一只耳机的儿子问：

“你说什么？”

石志康说：

“你妈说家里的经济不如过去了……”

“没关系。”儿子挥了一下手，“国家的经济也不如过去了。”

石志康和李秀兰互相看了看，石志康说：



“我问你，你昨天为什么要坐出租车回来？”

他们的儿子不解地看着他们，石志康又说：

“你为什么 not 坐公交车？”

儿子说：

“公交车太挤了。”

“太挤了？”

石志康指着李秀兰：

“我和你妈天天都是挤着公交车回家，你那么年轻，还怕挤？”

“挤倒是不怕，就是那气味太难闻了。”

儿子皱着眉继续说：

“我最怕去闻别人身上的气味，在公交车里，那么多人挤着你，逼着你去闻他们身上的气味，那时候香水味都是臭的，还常有人偷偷放个屁……”

儿子最后说：

“每次挤公交车我都想呕吐。”

“呕吐？”

李秀兰吃了一惊，然后问：

“儿子，你是不是病了？”

“没病。”儿子说。

李秀兰看着石志康说：

“会不会是胃病？”

石志康点了点头，对儿子说：

“你胃疼吗？”

“我没病。”儿子有些不耐烦了。



李秀兰问：

“你现在每天吃多少？”

他们的儿子喊叫起来：

“我没有胃病。”

石志康继续问：

“你睡眠好吗？”

石志康又对李秀兰说：

“没睡好觉的话，就想呕吐。”

他们的儿子伸出十个指头：

“我每天睡十个小时。”

李秀兰还是不放心：

“儿子，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说过了，我没有病。”

他们的儿子叫着站了起来，“不就是坐了次出租车吗！我以后不坐出租车了……”

石志康说：

“儿子，我们也不是心疼那几个钱，我们是为你好，你马上就要工作了，你自己挣了钱，就会明白钱来得不容易，就会节约……”

“是啊。”

李秀兰接过来说：

“我们也没说不让你坐出租车。”

“我以后肯定不坐出租车了。”

他们的儿子说着坐回到沙发里，补充道：

“我以后坐自己买的车。”



然后他将两个耳机塞到耳朵里，说道：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经常坐出租车。”

李秀兰听了这话对石志康说：

“他的同学经常坐出租车。”

看到石志康点了点头，她就说：

“别人家的儿子能坐出租车，我们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坐？”

石志康说：

“我也没说不让他坐出租车。”

这时候他们的儿子可能听到了一首喜欢的流行歌曲，晃着脑袋也唱了起来。看着儿子摇头晃脑的模样，他们相视而笑了。以后的日子也许会越来越艰难，他们并不为此忧心忡忡，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 黄昏里的男孩

此刻，有一个名叫孙福的人正坐在秋天的中午里，守着一个堆满水果的摊位。明亮的阳光照耀着他，使他年过五十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的双手搁在膝盖上，于是身体就垂在手臂上了。他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灰蒙蒙，就像前面的道路。这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从远方伸过来，经过了他的身旁以后，又伸向了远方。他在这里已经坐了三年了，在这个长途汽车经常停靠的地方，以贩卖水果为生。一辆汽车从他身旁驶了过去，卷起的尘土像是来的黑夜一样笼罩了他，接着他和他的水果又像是黎明似的重新出现了。

他看到一个男孩站在了前面，在那一片尘土过去之后，他看到了这个男孩，黑亮的眼睛正注视着他。他看着对面的男孩，这个穿着很脏衣服的男孩，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水果上。他去看男孩的手，指甲又黑又长，指甲碰到了一只红彤彤的苹果，他的手就举起来挥了挥，像是驱赶苍蝇一样，他说：

“走开。”



男孩缩回了自己黑乎乎的手，身体摇晃了一下后，走开了。男孩慢慢地向前走去，他的两条手臂闲荡着，他的头颅在瘦小的身体上面显得很大。

这时候有几个人向水果摊走过来，孙福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不再去看那个走去的男孩。那几个人走到孙福的对面，隔着水果问他：

“苹果怎么卖……香蕉多少钱一斤……”

孙福站了起来，拿起秤杆，为他们称苹果和香蕉，又从他们手中接过钱。然后他重新坐下来，重新将双手搁在膝盖上，接着他又看到了刚才的男孩。男孩回来了。这一次男孩没有站在孙福的对面，而是站在一旁，他黑亮的眼睛注视着孙福的苹果和香蕉。孙福也看着他，男孩看了一会水果后，抬起头来看孙福了，他对孙福说：

“我饿了。”

孙福看着他没有说话，男孩继续说：

“我饿了。”

孙福听到了清脆的声音，他看着这个很脏的男孩，皱着眉说：

“走开。”

男孩的身体似乎抖动了一下，孙福响亮地又说：

“走开。”

男孩吓了一跳，他的身体迟疑不决地摇晃了几下，然后两条腿挪动了。孙福不再去看他，他的眼睛去注视前面的道路，他听到一辆长途客车停在了道路的另一边，车里的人站了起来。通过车窗玻璃，他看到很多肩膀挤到了一起，向着车门移动，过了一会车上的人从客车的两端流了出来。这时，孙福转过脸来，他看到刚才那个男孩正在飞快地跑去。他看着男孩，心想他为什么跑，他看到了男孩甩动的手，



男孩甩动的右手里正抓着什么，正抓着一个很圆的东西，他看清楚了，男孩手里抓着的是一只苹果。于是孙福站了起来，向着男孩跑去的方向追赶。孙福喊叫了起来：

“抓小偷！抓住前面的小偷……”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男孩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逃跑，他听到了后面的喊叫，他回头望去，看到追来的孙福。他拼命向前跑，他气喘吁吁，两腿发软，他觉得自己快要跑不动了，他再次回头望去，看到挥舞着手喊叫的孙福，他知道孙福就要追上他了，于是他站住了脚，转过身来仰起脸呼哧呼哧地喘气了。他喘着气看着追来的孙福，当孙福追到他面前时，他将苹果举到了嘴里，使劲地咬了一口。

追上来的孙福挥手打去，打掉了男孩手里的苹果，还打在了男孩的脸上，男孩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倒在地上的男孩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嘴里使劲地咀嚼起来。孙福听到了他咀嚼的声音，就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衣领被捏紧后，男孩没法咀嚼了，他瞪圆了眼睛，两腮被嘴里的苹果鼓了出来。孙福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去卡他的脖子。孙福向他喊叫：

“吐出来！吐出来！”

很多人围了上来，孙福对他们说：

“他还想吃下去！他偷了我的苹果，咬了我的苹果，他还想吃下去！”

然后孙福挥手给了男孩一巴掌，向他喊道：

“你给我吐出来！”

男孩紧闭鼓起的嘴，孙福又去卡他的脖子：

“吐出来！”



男孩的嘴张了开来，孙福看到了他嘴里已经咬碎的苹果，就让卡住他脖子的手使了使劲。孙福看到他的眼睛瞪圆了。有一个人对孙福说：

“孙福，你看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会把他卡死的。”

“活该。”孙福说，“卡死了也活该。”

然后孙福松开卡住男孩的手，指着苍天说道：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吐出来！”

男孩开始将嘴里的苹果吐出来了，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就像是挤牙膏似的，男孩将咬碎的苹果吐在了自己胸前的衣服上。男孩的嘴闭上后，孙福又用手将他的嘴掰开，蹲下身体往里面看了看后说：

“还有，还没有吐干净。”

于是男孩继续往外吐，吐出来的全是唾沫，唾沫里夹杂着一些苹果屑。男孩不停地吐着，吐到最后只有干巴巴的声音，连唾沫都没有了。这时候孙福才说：

“别吐啦。”

然后孙福看看四周的人，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脸，他就对他们说：

“从前我们都是不锁门的，这镇上没有一户人家锁门，是不是？”

他看到有人在点头，他继续说：

“现在锁上门以后，还要再加一道锁，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小偷，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

孙福去看那个男孩，男孩正仰着脸看他，他看到男孩的脸上都是泥土，男孩的眼睛出神地望着他，似乎是被他刚才的话吸引了。男孩



的表情让孙福兴奋起来了，他说：

“要是从前的规矩，就该打断他的一只手，哪只手偷的，就打断哪只手……”

孙福低头对男孩叫了起来：“是哪只手？”

男孩浑身一抖，很快地将右手放到了背后。孙福一把抓起男孩的右手，给四周的人看，他对他们说：

“就是这只手，要不他为什么躲得这么快……”

男孩这时候叫道：“不是这只手。”

“那就是这只手。”孙福抓起了男孩的左手。

“不是！”

男孩叫着，想抽回自己的左手，孙福挥手给了他一巴掌，男孩的身体摇晃了几下，孙福又给了他一巴掌，男孩不再动了。孙福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的脸抬起来，冲着他的脸大声喊道：

“是哪只手？”

男孩睁大眼睛看着孙福，看了一会后，他将右手伸了出来。孙福抓住他右手的手腕，另一只手将他的中指捏住，然后对四周的人说：

“要是从前的规矩，就该把他这只手打断，现在不能这样了，现在主要是教育，怎么教育呢？”

孙福看了看男孩说：“就是这样教育。”

接着孙福两只手一使劲，“咔”的一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男孩发出了尖叫，声音就像是匕首一样锋利。然后男孩看到了自己的右手的中指断了，耷拉到了手背上。男孩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孙福对四周的人说：“对小偷就要这样，不打断他一条胳膊，也要扭断他的一根手指。”



说着，孙福伸手把男孩提了起来，他看到男孩因为疼痛而紧闭着眼睛，就向他喊叫：

“睁开来，把眼睛睁开来。”

男孩睁开了眼睛，可是疼痛还在继续，他的嘴就歪了过去。孙福踢了踢他的腿，对他说：

“走！”

孙福捏住男孩的衣领，推着男孩走到了自己的水果摊前。他从纸箱里找出了一根绳子，将男孩绑了起来，绑在他的水果摊前。他看到有几个人跟了过来，就对男孩说：

“你喊叫，你就叫‘我是小偷’。”

男孩看看孙福，没有喊叫。孙福一把抓起了他的左手，捏住他左手的中指，男孩立刻喊叫了：

“我是小偷。”

孙福说：“声音轻啦，响一点。”

男孩看看孙福，然后将头向前伸去，使足了劲喊叫了：

“我是小偷！”

孙福看到男孩的血管在脖子上挺了出来，他点点头说：

“就这样，你就这样喊叫。”

这天下午，秋天的阳光照耀着这个男孩，他的双手被反绑到了身后，绳子从他的脖子上勒过去，使他没法低下头去，他只能仰着头看着前面的路，他的身旁是他渴望中的水果，可是他现在就是低头望一眼都不可能了，因为他的脖子被勒住了。只要有人过来，就是顺路走过，孙福都要他喊叫：

“我是小偷。”



孙福坐在水果摊位的后面，坐在一把有靠背的小椅子上，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个男孩。他不再为自己失去一只苹果而恼怒了，他开始满意自己了，因为他抓住了这个偷他苹果的男孩，也惩罚了这个男孩，而且惩罚还在进行中。他让他喊叫，只要有人走过来，他就让他高声喊叫，正是有了这个男孩的喊叫，他发现水果摊前变得行人不绝了。

很多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个喊叫中的男孩，这个被捆绑起来的男孩在喊叫“我是小偷”时如此卖力，他们感到好奇。于是孙福就告诉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他偷了他的苹果，他又如何抓住了他，如何惩罚了他，最后孙福对他们说：

“我也是为他好。”

孙福这样解释自己的话：“我这是要让他知道，以后再不能偷东西。”

说到这里，孙福响亮地问男孩：“你以后还偷不偷？”

男孩使劲地摇起了头，由于他的脖子被勒住了，他摇头的幅度很小，速度却很快。

“你们都看到了吧？”孙福得意地对他们说。

这一天的下午，男孩不停地喊叫着，他的嘴唇在阳光里干裂了，他的嗓音也沙哑了。到了黄昏的时候，男孩已经喊叫不出声音了，只有啞啞的摩擦似的声音，可是他仍然在喊叫着：

“我是小偷。”

走过的人已经听不清他在喊些什么了，孙福就告诉他们：

“他是在喊‘我是小偷’。”

然后，孙福给他解开了绳子。这时候天就要黑了，孙福将所有的水果搬上板车，收拾完以后，给他解开了绳子。孙福将绳子收起来放



到了板车上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他转过身去，看到男孩倒在了地上，他就对男孩说：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偷东西？”

说着，孙福骑上了板车，沿着宽阔的道路向前骑去了。男孩躺在地上。他饥渴交加，精疲力竭，当孙福给他解开绳子后，他立刻倒在了地上。孙福走后，男孩继续躺在地上，他的眼睛微微张开着，仿佛在看前面的道路，又仿佛是什么都没有看。男孩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以后，慢慢地爬了起来，又靠着一棵树站了一会，然后他走上了那条道路，向西而去。

男孩向西而去，他瘦小的身体走在黄昏里，一步一步地微微摇晃着走出了这个小镇。有几个人看到了他的走去，他们知道这个男孩就是在下午被孙福抓住的小偷，但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来自何处，当然更不会知道他会走向何处。他们都注意到了男孩的右手，那中间的手指已经翻了过来，和手背靠在了一起，他们看着他走进了远处的黄昏，然后消失在黄昏里。

这天晚上，孙福像往常一样，去隔壁的小店打了一斤黄酒，又给自己弄了两样小菜，然后在八仙桌前坐下来。这时，黄昏的光芒从窗外照了进来，使屋内似乎暖和起来了。孙福就坐在窗前的黄昏里，慢慢地喝着黄酒。

在很多年以前，在这一间屋子里，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一个五岁的男孩，那时候这间屋子里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儿子，在这间屋子里没完没了地说着话。他经常坐在屋内的椅子上，看着自己的妻子在门外为煤球炉生火，他们的儿子则是寸步不离地抓着母亲的衣服，在外面细声细气地说着什么。



后来，在一个夏天的中午，几个男孩跑到了这里，喊叫着孙福的名字，告诉他，他的儿子沉入不远处池塘的水中了。他就在那个夏天的中午里狂奔起来，他的妻子在后面凄厉地哭喊着。然后，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儿子了。到了晚上，在炎热的黑暗里，他们相对而坐，呜咽着低泣。

再后来，他们开始平静下来，像以往一样生活，于是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剃头匠挑着铺子来到了他们的门外，他的妻子就走了出去，坐在了剃头匠带来的椅子上，在阳光里闭上了眼睛，让剃头匠为她洗发、剪发，又让剃头匠为她掏去耳屎，还让剃头匠给她按摩了肩膀和手臂。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舒展，如同正在消失之中。因此她收拾起了自己的衣服，在天黑以后，离开了孙福，追随剃头匠而去了。

就这样，孙福独自一人，过去的生活凝聚成了一张已经泛黄了的黑白照片，贴在墙上，他、妻子、儿子在一起。儿子在中间，戴着一顶比脑袋大了很多的棉帽子。妻子在左边，两条辫子垂在两侧的肩上，她微笑着，似乎心满意足。他在右边，一张年轻的脸，看上去生机勃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女人的胜利

## 一

一个名叫林红的女人，在整理一个名叫李汉林的男人的抽屉时，发现一个陈旧的信封叠得十分整齐，她就将信封打开，从里面取出了另一个叠得同样整齐的信封，她再次打开信封，又看到一个叠起来的信封，然后她看到了一把钥匙。

这把铝制的钥匙毫无奇特之处，为什么要用三个信封保护起来？林红把钥匙放在手上，她看到钥匙微微有些发黑，显然钥匙已经使用了很多岁月。从钥匙的体积上，她判断出这把钥匙不是为了打开门锁的，它要打开的只是抽屉上的锁或者是皮箱上的锁。她站起来，走到写字桌前，将钥匙插进抽屉的锁孔，她无法将抽屉打开；她又将钥匙往皮箱的锁孔里插，她发现插不进去；接下去她寻找到家中所有的



锁，这把钥匙都不能将那些锁打开，也就是说这把钥匙与他们这个家庭没有关系，所以……她意识到这把钥匙是一个不速之客。

这天下午，这位三十五岁的女人陷入了怀疑、不安、害怕和猜想之中，她拿着这把钥匙坐在阳台上，阳光照在她身上，很长时间里她都是一动不动，倒是阳光在她身上移动，她茫然不知所措。后来，电话响了，她才站起来，走过去拿起电话，是她丈夫打来的，此刻她的丈夫正在千里之外的一家旅馆里，她的丈夫在电话里说：

“林红，我是李汉林，我已经到了，已经住下了，我一切都很好，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她不知道。她站在那里，拿着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在叫她：

“喂，喂，你听到了吗？”

她这时才说话：“我听到了。”

电话的另一端说：“那我挂了。”

电话挂断了，传过来长长的忙音，她也将电话放下，然后走回到阳台上，继续看着那把钥匙。刚才丈夫的电话是例行公事，只是为了告诉她，他还存在着。

他确实存在着，他换下的衣服还晾在阳台上，他的微笑镶在墙上的镜框里，他掐灭的香烟还躺在烟缸里，他的几个朋友还打来电话，他的朋友不知道他此刻正远在千里，他们在电话里说：

“什么？他出差了？”

她看着手中的钥匙。现在，她丈夫的存在全都在这把钥匙上了，这把有些发黑的钥匙向她暗示了什么？一个她非常熟悉的人，向她保留了某一段隐秘，就像是用三个信封将钥匙保护起来那样，这一段隐



秘被时间掩藏了，被她认为是幸福的时间所掩藏。现在，她意识到了这一段隐秘正在来到，同时预感到它可能会对自己产生伤害。她听到了一个人的脚步正在走上楼来，一级一级地接近她，来到她的屋门前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走上去。

第二天上午，林红来到了李汉林工作的单位，她告诉李汉林的同事，她要在李汉林锁着的抽屉里拿走一些东西。李汉林的那位同事认识她，一位妻子要来拿走丈夫抽屉里的东西，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指了指一张靠窗的桌子。

她将那把钥匙插进了李汉林办公桌的锁孔，锁被打开了。就这样，她找到了丈夫的那一段隐秘，放在一个很大的信封里，有两张照片，是同一个女人，一张穿着泳装站在海边的沙滩上，另一张是黑白的头像。这个女人看上去要比她年轻，但是并不比她漂亮。还有五封信件，信尾的署名都是青青，这个名字把她的眼睛都刺疼了。青青，这显然是一个乳名，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女人把自己的乳名给了她的丈夫，她捏住信件的手发抖了。信件里充满了甜言蜜语，这个女人和李汉林经常见面，经常在电话里偷情，就是这样，他们的甜言蜜语仍然挥霍不尽，还要通过信件来蒸发。其中有一封信里，这个女人告诉李汉林，以后联系的电话改成：4014548。

## 二

林红拿起电话，拨出如下七位数字：4014548。电话鸣叫了一会，一个女人拿起了电话：



“喂。”

林红说：“我要找青青。”

电话那边说：“我就是，你是哪位？”

林红听到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林红拿住电话的手发抖了，她说：

“我是李汉林的妻子……”

那边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但是林红听到了她呼吸的声音，她的呼吸长短不一，林红说：

“你无耻，你卑鄙，你下流，你……”

接下去林红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只是感到自己全身发抖。这时对方说话了，对方说：

“这话你应该去对李汉林说。”

“你无耻！”林红在电话里喊叫起来，“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庭，你真是无耻……”

“我没有破坏你们的家庭，”那边说，“你可以放心，我不会破坏你们的家庭，我和李汉林不会进一步往下走，我们只是到此为止，我并不想嫁给他，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一样……”

然后，那边将电话挂断了。林红浑身发抖地站在那里，她的眼泪因为气愤涌出了眼眶，电话的忙音在她耳边嘟嘟地响着。过了很长时间，林红才放下电话，但她依然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后，她又拿起了电话，拨出这样七位号码：5867346。

电话那一端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喂，是谁？怎么没有声音……”

她说：“我是林红……”

“噢，是林红……”那边说，“李汉林回来了吗？”



“没有。”她说。

那边说：“他为什么还不回来？他走了有很多天了吧？对了，没有那么久，我三天前还见过他。他这次去干什么？是不是去推销他们的净水器？其实他们的净水器完全是骗人的，他送给了我一个，我试验过，我把从净水器里面流出来的水放在一个玻璃杯里，把直接从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水放在另一个玻璃杯里，我看不出哪一杯水更清，我又喝了一口，也尝不出哪一杯水更干净……”

林红打断他的话：“你认识青青吗？”

“青青？”他说。

然后那边没有声音了，林红拿着电话等了一会，那边才说：

“不认识。”

林红说，她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

“李汉林有外遇了，他背着我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青青，我是今天才知道的，他们经常约会，打电话，还写信，我拿到了那个女人写给李汉林的信，他们的关系已经有一年多了……”

电话那边这时打断了她的话，那边说：

“李汉林的事我都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叫青青的女人，你会不会是误会他们了，他们可能只是一般的朋友……对不起，有人在敲门，你等一下……”

那边的人放下电话，过了一会，她听到两个男人说着话走近了电话，电话重新被拿起来，那边说：

“喂。”

然后没有声音了，她知道他是在等待着她说下去，但是她不想说了，她说：



“你来客人了，我就不说了。”

那边说：“那我们以后再说。”

电话挂断了，林红继续拿着电话，她从电话本上看到了李汉林另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是：8801946。她把号码拨了出来，她听到对方拿起了电话：

“喂。”

她说：“我是林红。”

那边说：“是林红，你好吗？李汉林呢？他在干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后说：“你认识青青吗？”

那边很长时间里没有声音，她只好继续说：

“李汉林背着我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

“不会吧。”那边这时说话了，那边说，“李汉林不会有这种事，我了解他，你是不是……你可能是多心了……”

“我有证据，”林红说，“我拿到了那个女人写给他的信，还有送给他的相片，我刚才还给她打了电话……”

那边说：“这些事情我就知道了。”

那边的声音很冷淡，林红知道他不愿意再说些什么了， she 就把电话放下，然后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她的身体坐下后，眼泪也流了下来。李汉林还有几个朋友，但是她不想再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不会同情她，他们只会为李汉林说话，因为他们是李汉林的朋友。在很久以前，她也有自己的朋友，她们的名字是：赵萍、张丽妮、沈宁。她和李汉林结婚以后，她就和她们疏远了，她把李汉林的朋友作为自己的朋友，她和他们谈笑风生，和他们的妻子一起上街购物。他们结婚



以后，他们的妻子替代了赵萍、张丽妮、沈宁。现在，她才发现自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她不知道赵萍和张丽妮的一点消息，她只有沈宁的电话。沈宁的电话是沈宁一年多前告诉她的。她们在街上偶然相遇，沈宁告诉了她这个电话，她把沈宁的电话记在了本子上，然后就忘记了她的电话。现在她想起来了，她要第一次使用这个电话了。

接电话的是沈宁的丈夫，他让林红等一会，然后沈宁拿起了电话，沈宁说：

“喂，你是谁？”

林红说：“是我，林红。”

那边发出了欢快的叫声，沈宁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听到你的声音我太高兴了，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们的电话没人接，你还好吗？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有一年多了吗？我怎么觉得有很多年没见面了，你有赵萍和张丽妮的消息吗？我和她们也有很多年没见面了，你还好吗？”

“我不好。”林红说。

沈宁没有了声音，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刚才说什么？”

林红这时泪水涌了出来，她对沈宁说：

“我丈夫背叛了我，他在外面找了一个女人……”

林红呜咽着说不下去了，沈宁在电话里问她：

“是怎么回事？”

“昨天，”林红说，“昨天我在整理他的抽屉时，发现一个叠起来的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两个信封，他用三个信封包住一把



钥匙，我就怀疑了。我去开家里所有的锁，都打不开，我就想可能是开他办公桌抽屉的钥匙。今天上午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在那里找到了那个女人给他的信，还有两张相片……”

“卑鄙！”沈宁在电话里骂道。

林红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支持，她充满了内心的委屈、悲伤和气愤可以释放出来了，她说：

“我把一切都给了他，我从来不想自己应该怎么样，我每时每刻都在替他着想，想着做什么给他吃，想着他应该穿什么衣服。和他结婚以后，我就忘记了还有自己，只有他，我心里只有他，可是他在外面干出了那种事……”

林红说到这里，哭声代替了语言，这时沈宁问她：

“你打算怎么办？”

林红哭泣着说：“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沈宁说：“这时候你不能软弱，也不能善良，你要惩罚他，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哭了，尤其不能当着他流泪，你要铁青着脸，不要再理睬他，也别给他做饭，别给他洗衣服，什么都别给他做，你别让他再睡在床上了，你让他睡到沙发上，起码让他在沙发里睡上一年时间。他会求你，他甚至会下跪，他还会打自己的耳光，你都不要心软，他会一次次地发誓，男人最喜欢发誓，他们的誓言和狗叫没有什么两样，你不要相信。总之你要让他明白在外面风流带来的代价，要让他天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让他觉得不想活了，觉得生不如死……”



几天以后，李汉林回到了家中，他看到林红坐在阳台上，对他回来无动于衷，他将提包放在沙发上，走到林红面前，把她看了一会，他看到林红呆若木鸡，他就说：

“出了什么事？”

林红的眼睛看着地毯，李汉林在她身边等了一会，她始终没有说话。李汉林就走回到沙发旁，将提包打开，把里面的脏衣服取出来扔在沙发上，然后转过脸去看了看林红。林红仍然低着头，他有些不高兴了，他说：

“你这是在干什么？”

林红的身体动了一下，她的脸转向了阳台外侧。李汉林继续整理提包，他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取出来，放在沙发上，接着他发火了，他转身向林红走去，他喊叫起来：

“你他妈的这是在干什么？我刚回家你就铁青着脸，我什么地方又得罪你了？你……”

李汉林突然没有了声音，他看到林红手里捏着一把钥匙，他脑袋里响起了蜜蜂嗡嗡的叫声，他那么站了一会，然后走到自己的房间，打开抽屉，里面是一叠杂志，他的手从杂志下面摸过去，摸到右边的角落时，没有摸到那个叠得十分整齐的信封。于是，他觉得自己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李汉林在房间的窗前站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然后他走出房间，脚步很轻地来到林红身旁，他把头低下去，身体也跟着弯了下去，他对林红说：

“你去过我的办公室了？”

林红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汉林看了她一会后，又说：



“你看到了青青给我的信？”

林红的肩膀开始颤抖起来，李汉林犹豫了一会，就把自己的左手放到了林红的肩上，林红身体猛地一动，用肩膀甩开了他的手，他的手回到了原处，垂在那里。李汉林把这只手放进了裤子口袋，他说：

“是这样的，我和青青是在两年前认识的，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青青是那个朋友的表妹，我经常在朋友的家里见到她，后来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她，再后来，我就和她经常见面了。她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和你住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没有条件，我是说，我和她没有发生肉体关系的条件。我和她见面的地方，都是在电影院和公园，还有就是大街上走路。我和她只是，只是有过接吻……”

他看到林红流出了眼泪，他插在裤袋里的手就伸了出来，伸向林红的肩膀，可是他看到林红的肩膀一下子缩紧了，他只好把手收回来，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继续说：

“我和她全部的交往就是这些，就算你没有发现，我和她也不会做进一步的事，我在心里是很珍惜这个家庭的，我不会破坏你和我组成的这个家……”

林红听到这里猛地站了起来，走进了卧室，然后又猛地将门关上。李汉林站在原处没有动，过了大约五分钟，他走到卧室的门前，伸手轻轻地敲了两下，接着他说：

“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和青青见面了。”

## 四



林红心想：他没有哀求我，没有下跪，没有打自己的耳光，没有信誓旦旦，就是连对不起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说。

不过他睡在了沙发上，沈宁只是这一点说对了。他睡到沙发上之前，在她的床前站了很久，就像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商人那样，站在那里权衡利弊得失，最后他选择了沙发。

他选择了沙发，也就是选择了沉默不语，也就是选择了与她分居的生活。他将自己的生活与她的生活分离开来，他不再和她谈有关青青的话题，当然他也不再以丈夫自居了，他在这个家中谨慎小心，走动时尽量不发出声响，也不去打开电视，他把自己活动的空间控制在沙发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他开始读书了，这个从来不读书的人开始手不释卷了。

当她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眼睛看着她，一方面他是在察言观色，另一方面他也表白了自己，他并没有沉浸在阅读带来的乐趣里，他仍然在现实里忐忑不安着。

他的沉默使她愤怒，他让家中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是不是想因此而蒙混过关？问题是她不能忍受，她不能让他有平安的生活。他背叛了她，然后小心翼翼就行了？

她开始挑衅他，她看到他坐在沙发上，两只脚伸在地上，她就向阳台走去，走到他的脚前时，对准他的脚使劲一踢，仿佛他的脚挡住了她的路。她走到阳台上，等待着他的反应，可是他什么反应都没有，疼痛都不能使他发出声音。她站了一会，只好转身走回到自己的卧室，这一次她看到他的两只脚缩在沙发上了。

她继续挑衅，在傍晚来到的时候，她走到沙发前，将他的被子，他的衣服，他的书全部扔到地上，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



了起来。

这一切发生时，他就坐在沙发上，电视打开后，他才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坐在阳台的地上继续看他的书，他这样做是为了向她表明他的谦虚，他认为自己不配与她坐在一起，不配与她一起看着电视。他一直坐在阳台坚硬的地上，中间有几次站起来活动一会，活动完了以后，坐下来继续读书。直到她起身离开，她回到卧室躺下后，他才回到沙发上，将被她扔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然后躺在沙发上睡觉了。

他的沉默无边无际，反而使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所有的挑衅都像是石沉大海一样，得不到回应。到后来，她让出了自己的床，她在沙发上躺下来看电视，她看着电视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且一觉睡到天亮，虽然这里面包含了她的阴谋，然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她占据了他睡觉的地方，同时让出了自己的床，她让那张松软的床引诱他，让他粗心大意地睡上去，然后她就获得了与他斗争的机会。可是天亮以后，当她在沙发上醒来时，看到他坐在椅子上，头枕着餐桌而睡。

他在家中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去他似乎已经在惩罚自己了，问题是这样的惩罚连累了她，她有泪不能流，有话不能喊，她怒火满腔，可是只能在胸中燃烧。她已经不指望他会哀求，他会下跪，她的朋友沈宁所说的一切，她都不指望出现了。她现在渴望的是大吵大闹，哪怕是挥拳斗殴，也比这样要好。

可是他拒绝给她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他拒绝了她所选择的惩罚，他自己判决了自己，而且一丝不苟地服从这样的判决，到头来让她觉得他习惯了这种糟糕的生活，他似乎变得心安理得了，每天早晨，他总是在她前面走出家门，傍晚时又在她后面回到家中，这也无



可指责，他工作的单位比她的远得多，以前也是这样，他总是早出晚归。他在单位吃了午饭，晚饭在什么地方吃的，她就知道了，她是不再给他准备晚饭了。他回来时没有走进厨房，甚至都没向厨房看上一眼，她就知道他已经吃饱了。他坐在沙发上，拿起了一本书。他手中的书一本一本地在更换，她就知道他把那些书都看进去了，他搅乱了她的生活，让她的心理也随之失常，可是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调节得很好。于是她怒火中烧，她咬牙切齿，然而她不知道如何发泄。

这一天傍晚的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突然看到他从楼下的一家饭店里走出来，她开始知道他的晚饭是在什么地方吃了。她气得浑身发抖，她在度日如年，他却是在饭店里进进出出，过着不切实际的奢侈生活。她立刻走下楼去，虽然她已经吃过晚饭了，她还要再去饱吃一顿，她在楼梯上与他擦肩而过，她没有看他一眼，她迅速地走到了楼下，走进了他刚刚出来的那家饭店，她要了几个菜，还要了酒，可是她吃了两口以后，就吃不下去了。

她在饭店里吃了三顿以后，她心疼那些钱了，她动用了他们在银行的存款，他们的钱本来就不多，他们还有很多必备的东西没有买。这样的想法让她拉住了自己的脚，她的脚跨不进不了饭店的大门。她重新站在家中厨房的炉灶前，给自己做起了最为简单的晚餐。

然而，当她在家中的阳台上继续看到他从下面的饭店里出来后，愤怒使她继续走进了楼下的那家饭店，直到有一次，她与他在饭店里相遇为止。那一次她走进时，看到他正在吃着一碗面条，她在远离他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看着他周围的人都在奢侈地吃着，而他则是寒酸地吃着一碗面条，她心里突然难受起来。



就这样，后来她在给自己准备晚餐时，也给他做了一份。她把一只空碗放在桌子最显眼的地方，又将一双筷子放在碗上，将饭菜放在一旁，她希望他一进来就能注意到这些。他在这点上没有让她失望，他看到为自己准备的晚餐时，眼睛一下子闪闪发亮了，然后他试探地看了看她，确认这是为他准备的，尽管他已经吃过面条了，他还是坐到了桌前，把她做的晚餐全部吃了下去。

他吃完时，她已经回到了卧室，并且关上了卧室的门。她躺在床上，听着他打开门，走到床前，他在床前站了一会后，在床沿上坐下来，他对她说：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继续说：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还是不说话，可是她希望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认为他应该指责自己了，他哪怕不是痛哭流涕，也应该捶胸顿足，他应该像沈宁所说的跪下来，应该信誓旦旦，应该把所有该说的话都说出来，虽然她一样不会理睬他，可是这些他必须做到，然而他只会说：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她在她的床前坐了很久，看到她始终没有说话，就站起来走了出去，她听到他很轻地将门关上，她的泪水立刻涌了出来，他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走开了。他回到沙发前，他躺下来以后，刚刚出现的进展消失了，一切又都回到了开始的时候。

## 五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二十六天，李汉林终于不能忍受了，他告诉林红：他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在发出疼痛，他的脖子都不能自如地转动了，还有他的胃，因为生活没有规律也一阵阵地疼了，所以……他说：

“这样的生活应该结束了。”

他这时候声音洪亮了，他不再小心翼翼，不再蹑手蹑脚，他站在林红的面前挥动着手臂，他显得理直气壮，他说：

“我已经惩罚了自己，可是你还不肯原谅我，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不仅是我，你也是一样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受够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只能……”

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只能离婚了。”

他说话的时候，林红一直背对着他，当她听到他说出的最后那句话时，猛地转过脸去，她说：

“你别想和我离婚！你伤害了我，你还没有付出代价，你就想逃跑了，你就想跑到青青那里去，我不会同意的，我要拖住你，我要把你拖到老，拖到死……”

她看到李汉林脸上出现了微笑，她突然明白过来，实际上他并不反对自己被拖住，哪怕是把他拖到头发花白，拖到死去，他也不会提出丝毫异议。于是她不再往下说了，她站在那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感到泪水流出来了，随着泪水的流出，她感受到了屈辱。那么多受苦的日子过去之后，换来的却是他的微笑，她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忏悔，他对自己的指责，最起码他也应该有一次的痛哭流涕，有一次让她感到他真正悔恨的行为，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反而站到她面前，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只能离婚了。”

她抬起手，将眼泪擦干净，然后她说：

“算了，我们还是离婚吧。”

说完这话，她看到微笑在他脸上转瞬即逝。她转身走入卧室，把门锁上，然后躺到床上和衣而睡了。

## 六

他们走在了街上，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街道办事处，他们的婚姻就是在那里建立的，现在第二次去那里是为了废除婚姻。他们沿着街边的围墙往前走去，李汉林走在前面，林红走在后面，李汉林走上一会，就会站住脚，等林红走上来以后，再继续往前走去。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李汉林始终是低着头，皱着眉，一副心事沉重的样子。而林红则是仰着脸，让秋风把自己的头发吹起来，她没有表情的脸上有时会出现一丝微笑，她的微笑就像飘落的树叶那样，有着衰败时的凄凉。

他们走过了很多熟悉的商店，每一个商店他们都共同走进去过几次，他们又走过了很多公交车的车站，他们曾经一起站在这些站牌下等待着……就这样，他们在回忆的道路上走过去，时间也仿佛往回流了。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黄昏的咖啡馆，李汉林站住了脚，等林红走上来以后，他没有继续往前走去，因为他想起来了，几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刚从那个街道办事处登记了他们的婚姻以后，曾



经来到这里，坐在临街的窗前，他喝了一杯咖啡，她喝了一杯雪碧。所以他就叫住了她，对她说：

“我们是不是进去喝一杯？”

林红这时候已经走过去了，她转过身来，抬头看了看，看到了建在屋檐上的霓虹灯，灯管拼凑出了“黄昏咖啡馆”这样五个字，于是她就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们一起走进了咖啡馆。此刻是下午，咖啡馆里没有多少人。他们选择了临街的窗前坐下，他还是要了一杯咖啡，她还是叫了一杯雪碧，然后他们都回忆起来了，几年前为了庆祝他们的结婚，他们在这里各自喝的是什么。

李汉林首先微笑了，林红也微笑起来，可是他们马上收起了笑容，将自己的脸转向别处，李汉林看着窗外，林红去看咖啡馆里其他的人，她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鲜艳的红颜色，独自坐在他们的右侧，正看着他们。林红感到她的脸上有着古怪的神色，接着林红知道她是谁了，一个名字在林红的脑中闪现了，这个名字是青青。

林红立刻去看李汉林，李汉林也看到了青青，显然他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遇上她，所以他的脸上充满了吃惊。当他将脸转回来时，看到林红正看着自己，从林红的目光里，他知道她已经明白了，他对林红苦笑了一下。

林红说：“是你通知她的。”

李汉林说：“你说什么？”

林红说：“你告诉她我们要离婚了，所以她就来了。”

李汉林说：“不！”

林红内心涌上了悲伤，她说：

“其实你不用这么焦急……”



“不。”李汉林又说，“她什么都不知道。”

林红使劲地看着李汉林，她看到李汉林脸上的神色十分坚决，她开始有点相信他的话了。她又去看那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叫青青的正看着他们，当林红看到她时，她立刻将目光移开了，林红对李汉林说：

“她一直在看着你，你还是过去和她说几句吧。”

“不。”李汉林说。

林红继续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你还怕什么？”

“不。”李汉林还是这样说。

林红看着李汉林，他坚定不移的态度使她突然感到了温暖。她又去看青青，这一次青青没有看着他们，她正端起杯子喝着饮料，她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她的动作看上去缺少了应有的自如。林红再去看李汉林，李汉林正看着窗外的街道，他紧锁双眉，表情凝重。林红看了他一会后，对他说：

“你吻我一下。”

李汉林转过脸来，吃惊地看着林红，林红继续说，“你吻我一下，以后你不会再吻我了，所以我要你吻我一下。”

李汉林点点头，将身体探过来，林红说：

“我要你坐在我身边吻我。”

于是李汉林立刻起身坐到了林红身边，他将嘴唇贴到了林红的脸颊上，这时林红又说：

“你抱住我。”

李汉林就抱住了她，然后他感到她的嘴唇从他脸上擦过来，接住了他的嘴，她的舌头伸进了他的嘴中，她的手也抱住了他。这时候李



汉林感受到了如同夜晚一样漫长的接吻，她用手控制了他的身体，用舌头控制了他的嘴，她的热烈通过他的嘴进入他体内，然后无边无际地扩散开来了。

林红的眼睛始终看着那个叫青青的女子，看着她如何不时地向他们这里张望，如何不安地将那个杯子在桌子上移动，最后又看着她如何站起来，脚步匆匆地走出了这个名叫黄昏的咖啡馆，当她红色的身影在他们身旁闪过去，并且再不会出现以后，林红内心涌上欢乐，她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胜利了。经过了二十六个日子的悲伤和愤怒、失眠和空虚之后，她不战而胜了。

她的手从李汉林身上松开，她的嘴也从李汉林嘴上移开，然后她微笑地对李汉林说：

“我们回家吧。”

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



## 朋 友

大名鼎鼎的昆山走出了家门，他一只手捏着牙签剔牙，另一只手提着一把亮晃晃的菜刀。他扬言要把石刚宰了，他说：就算不取他的性命，也得割下一块带血的肉。至于这肉来自哪个部位，昆山认为取决于石刚的躲闪本领。

这天下午的时候，昆山走在大街上，嘴里咬着牙签，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小胡子上沾着烟丝。他向前走着，嘴唇向右侧微微歪起，衣服敞开着，露出里面的护腰带，人们一看就知道，昆山又要去打架了。他们跟在昆山后面，不停地打听：

“谁呀？昆山，是谁呀？这一次是谁？”

昆山气宇轩昂地走着，身后的跟随者越来越多。昆山走到那座桥上后，站住了脚，他“呸”的一声将牙签吐向桥下的河水，然后将菜刀放在水泥桥的栏杆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在风中甩了两下，有两根香烟从烟盒里伸了出来，昆山的嘴唇叼出了一根，然后将火柴藏在手掌里划出了火，点燃香烟。他暂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他知道石刚的家应该下了桥向西走，石刚工作的炼油厂则应该向南走，问题是他不知道此刻石刚身在何处。

昆山吸了一口烟，鼻翼翕动了几下，此后他的眼睛才开始向围观他的人扫去，他阴沉着脸去看那些开朗的脸，他注意到其中一张有眼镜的瘦脸，他就对着那张脸说话了：

“喂，你是炼油厂的？”

那张瘦脸迎了上去。

昆山说：“你应该认识石刚？”

这个人点了点头说：“我们是一个车间的。”

随后昆山知道了石刚此刻就在炼油厂。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已经一点钟了，他知道石刚刚下了中班，正向澡堂走去。昆山微微一笑，继续靠在桥栏上，他没有立刻向炼油厂走去，是因为他还没有吸完那根香烟，他吸着烟，那些要宰了石刚和最起码也要割下一块肉的话，昆山就是这时候告诉围观者的。

当时，我正向炼油厂走去，我那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这一天午饭以后，我将书包里的课本倒在床上，将干净衣服塞了进去，又塞进去了毛巾和肥皂，然后向母亲要了一角钱，我告诉她：

“我要去洗澡了。”

背上书包的我并没有走向镇上收费的公共澡堂，我要将那一角钱留给自己，所以我去到了炼油厂的澡堂。那时候已经是春天的四月了，街两旁的梧桐树都长出了宽大的树叶，阳光明亮地照射下来，使街上飞扬的灰尘清晰可见。

我是十一点四十五分走出家门的。我将时间计算好了，我知道走到炼油厂的大门口应该是十二点整，这正是那个看门的老头坐在传达



室里吃饭的时间，他戴着一副镜片上布满圆圈的眼镜，我相信饭菜里蒸发出来的热气会使他什么都看不清楚，更不要说他喜欢埋着头吃饭，我总是在这时候猫着腰从他窗户下溜进去。在十二点半的时候，我应该赤条条地泡在炼油厂的澡堂里了。我独自一人，热水烫得我屁眼里一阵阵发痒，蒸腾的热气塞满了狭窄的澡堂，如同画在墙上似的静止不动。我必须在一点钟来到之前洗完自己，我要在那些油腻腻的工人把腿伸进池水之前先清洗掉身上的肥皂，在他们肩上搭着毛巾走进来的时候，我应该将自己擦干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将池水弄得像豆浆似的白花花地漂满了肥皂泡。

可是这一天中午的时候，我走到那座桥上时站住了脚，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炼油厂看门的老头快吃完饭了，那个老头一吃完饭就会背着双手在大门口走来走去，而且没完没了。他会一直这么走着，当澡堂里的热水冰凉了，他才有可能回到屋子里去坐上一会。

我站在桥上，挤在那些成年人的腰部，看着昆山靠在桥栏上一边吸烟，一边大口吐着痰。昆山使我入迷，他的小胡子长在厚实的嘴上，他说话时让我看到肌肉在脸上像是风中的旗帜一样抖动。我心想这个人腮帮子上都有这么多肌肉，再看看他的胸膛，刺刀都捅不穿的厚胸膛，还有他的腿和胳膊，我心想那个名叫石刚的人肯定是完蛋了。昆山说：

“他不给我面子。”

我不知道昆山姓什么，这个镇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姓，但是我们都知道昆山是谁，昆山就是那个向别人借了钱可以不还的人，他没有香烟的时候就会在街上拦住别人，笑呵呵地伸出两只宽大的手掌拍着他们的口袋，当拍到一盒香烟时，他就会将自己的手伸进别人的口



袋，将香烟摸出来，抽出一根递过去，剩下的他就放入自己的口袋。我们这个镇上没有人不认识昆山，连婴儿都知道昆山这两个字所发出的声音和害怕紧密相连。然而我们都喜欢昆山，当我们在街上遇到他时，我们都会高声叫着他的名字，我五岁的时候就会这样叫了，一直叫到那时的十一岁。这就是为什么昆山走在街上的时候总是春风满面。他喜欢别人响亮地叫着他的名字，他总是热情地去答应，他觉得这镇上的人都很给他面子。

现在，昆山将烟蒂扔进了桥下的河水，他摇着脑袋，遗憾地对我们说：

“石刚不给我面子。”

“为什么石刚不给你面子？”

那个瘦脸上架着眼镜的人突然这样问，昆山的眼睛就盯上他，昆山的手慢慢举起来，对着瘦脸的男人，在空中完成一个打耳光的动作，他说：

“他打了我老婆一巴掌。”

我听到了一片唏嘘声，我自己是吓了一跳，我心想这世上还有人敢打昆山的老婆，然后有人说出了我心里正想着的话：

“他敢打你的老婆？这石刚是什么人？”

“我不认识他，”昆山伸手指了指我们，“现在我很想认识他。”

瘦脸的男人说：“可能他不知道打的是你的老婆。”

昆山摇摇头：“不会。”

有人说：“管他知道不知道，打了昆山的老婆，昆山当然要让他见血，昆山的老婆能碰吗？”



昆山对这人说：“你错了，我的老婆该打。”

然后，昆山看了看那些瞠目结舌的人，继续说：

“别人不知道我老婆，我能不知道吗？我老婆确实该打，一张臭嘴，到处搬弄是非。她要不是我昆山的老婆，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打她耳光……”

昆山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可是怎么说她也是我老婆，她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可以来找我，该打耳光的话，我昆山自己会动手。石刚那小子连个招呼都没有，就打了我老婆一耳光，他不给我面子……”

昆山说着拿起桥栏上的菜刀，微微一笑，“他不给我面子，也就不能怪我昆山心狠手毒了。”

然后，昆山向我们走来了，我们为他闪出了一条道路，人高马大的昆山在街道上走去时就像河流里一艘马力充足的客轮，而我们这些簇拥在他身旁的人，似乎都是螺旋桨转出来的波涛。我们一起向前走着，我走在了昆山的右边，我得到了一个好位置，昆山手里亮闪闪的菜刀就在我肩膀前摆动，如同秋千似的来回荡着。这是一个让我激动的中午，我第一次走在这么多的成年人中间，他们簇拥着昆山的同时也簇拥着我。我们声音响亮地走着，街上的行人都站住了脚，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发出好奇的询问。每一次都是我抢先回答了他们，告诉他们昆山要让石刚见血啦，我把“血”字拉得又长又响，我不惜喊破自己的嗓子。我发现昆山注意到了我，他不时地低下头来看我一眼，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微笑。那时候我从心底里希望这条通往炼油厂的街道能够像夜晚一样漫长，因为我不时地遇上了我的同学，他们惊喜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里全是羡慕的颜色。我感到自己出尽



了风头。阳光从前面照过来，把我的眼睛照成了一条缝，我抬起头去看昆山，他的眼睛也变成了一条缝。

我们来到了炼油厂的大门口，很远我就看到了传达室的老头站在那里，这一次他没有背着双手来回踱步，而是像鸟一样地将脑袋伸过来看着我们。我们走到了他的面前，我看到他镜片后面的眼睛看到了我，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心想他很可能走过来一把将我揪出去，就像是我的父亲，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哥哥经常做的那样。于是我感到自己的头皮一阵阵的发麻，抬起头去看昆山，我看到昆山的脸被阳光照得通红，然后我胆战心惊地对着前面的老头喊道：

“他是昆山……”

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又轻又细，而且还像树叶似的抖动着。在此之前，老头已经站到了一旁，像刚才街道旁的行人那样好奇地看着我们。就这样，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这老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阻挡之意，我也走了进去，我心想他原来是这么不堪一击。

我们走在炼油厂的水泥路上，两旁厂房洞开的门比刚才进来的大门还要宽敞，几个油迹斑斑的男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我听到有人问他们：

“石刚去澡堂了吗？”

一个人回答：“去啦。”

我听到有人对昆山说：“他去澡堂了。”

昆山说：“去澡堂。”

我们绕过了厂房，前面就是炼油厂的食堂，旁边是锅炉房高高的烟囱，浓烟正滚滚而出，在明净的天空中扩散着，变成了白云的形状，然后渐渐消失。两个锅炉工手里撑着铁铲，就像撑着拐杖似的看



着我们，我们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来到澡堂的门前。已经有人从澡堂里出来了，他们穿着拖鞋抱着换下的衣服，他们的头发都还在滴着水，他们的脸和他们的赤着的脚像是快要煮熟了似的通红。昆山站住了脚，我们都站住了脚，昆山对那个戴眼镜的瘦脸说：

“你进去看看，石刚在不在里面。”

戴眼镜的瘦脸走进了澡堂，我们继续站着，更多的人围了过来，那两个锅炉工拖着铁铲也走了过来，其中一个问昆山：

“昆山，你找谁呀？谁得罪你啦？”

昆山没有回答，别人替他回答了：

“是石刚。”

“石刚怎么了？”

这一次昆山自己回答了：

“他不给我面子。”

然后昆山的手伸进了口袋，摸索了一阵后摸出了一支香烟和一盒火柴，他将香烟叼在了嘴上，又将菜刀夹在胳肢窝里，他点燃了香烟。那个瘦脸的男人出来了，他说：

“石刚在里面，他正往身上打肥皂……”

昆山说：“你去告诉他，我昆山来找他了。”

瘦脸男人说：“我已经说了，他说过一会就出来。”

有人问：“石刚吓坏了吧？”

瘦脸的男人摇头：“没有，他正在打肥皂。”

我看到昆山的脸上出现了遗憾的表情，刚才我在桥上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表情，刚才是昆山认为没有给他面子，现在昆山的遗憾是因为石刚没有他预想的那样惊慌失措。这时候有人对昆山说：



“昆山，你进去宰他，他脱光了衣服就像拔光了毛的鸡一样。”

昆山摇摇头，对瘦脸男人说：

“你进去告诉他，我给他五分钟时间，过了五分钟我就要进去揪他出来。”

瘦脸的男人再次走了进去，我听到他们在我的周围议论纷纷，我看到他们所有的嘴都在动着，只有昆山的嘴没有动，一支香烟正塞在他的嘴里，冒出的烟使他的右眼眯了起来。

瘦脸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对昆山说：

“石刚让你别着急，他说五分钟足够了。”

我看到有人笑了起来，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他们人人都盼着石刚出来后和昆山大打出手。我看到昆山的脸铁青了起来，他绷着脸点点头说：

“好吧，我等他。”

这时候我离开了昆山，我放弃了自己一路上苦苦维护着的位置，很多次都有人将我从昆山身旁挤开，我历尽了艰险才保住这个位置。可是现在石刚吸引了我，于是我走进了澡堂，走进了蒸腾的热气之中，我看到有十来个人正泡在池水里，另外几个人穿着衣服站在池边，我听到他们说着昆山和石刚。我仔细地看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是石刚，我想起瘦脸的男人说石刚正在打肥皂，我就去看那个站在池水中央的人，他正用毛巾洗自己头发上的肥皂，这是一个清瘦的人，他的肩膀很宽，他洗干净了头发上的肥皂后，走到池边坐下，不停地搓起了自己的眼睛，可能是肥皂水进入了他的眼睛，他搓了一会，拧干了毛巾，又用毛巾仔细地去擦自己的眼睛。这时我听到有人叫出了石刚的名字，有人问石刚：



“要不要我们帮你？”

“不用。” 石刚回答。

我看到回答的人就是搓自己的眼睛的人，我终于认出了石刚，我激动地看着他站起来，他用毛巾擦着头发向我走了过来，我没有让开，他就撞到了我，他立刻用手扶住了我，像是怕我摔倒。然后他走到了外面的更衣室，我也走进了更衣室，那几个穿着衣服的人也来到了更衣室。我看着石刚擦干了自己的身体，看着他不慌不忙地穿上衬衣和裤子，接下去他坐在了凳子上，穿上鞋开始系鞋带了。这时有人问他：

“真的不要我们帮忙？”

“不用。” 他摇摇头。

他站了起来，取下挂在墙上的帆布工作服，他将工作服叠成一条，像是缠绷带似的把工作服缠到了左手的胳膊上，又将脱开的两端塞进了左手使劲地捏住，他的右手伸过去捏了捏左手胳膊上的工作服，然后站了起来，提着毛巾走到了一个水龙头前，打开水龙头将毛巾完全淋湿。

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阳光的移动使昆山他们站着的地方成为一片阴影，他们看到了走出来的石刚。石刚站在了阳光下，他的左手胳膊上像是套着一只篮球似的缠着那件帆布工作服，他的右手提着那条水淋淋的毛巾。毛巾垂在那里，像是没有关紧的水龙头一样滴着水，使地上出现了一摊水迹。

那一刻我就站在石刚的身旁，我看到昆山身旁的人开始往后退去，于是我也退到了一棵树下。这时昆山向前走了两步，他走出了阴影，也站在了阳光里。昆山眯起了眼睛看着石刚，我立刻抬头去看石



刚，阳光从后面照亮了石刚，使他的头发闪闪发亮，而他的脸上没有亮光，他没有眯起眼睛，而是皱着眉去看昆山。

我看到昆山将嘴上叼着的香烟扔到了地上，然后对石刚说：

“原来你就是石刚。”

石刚点了点头。

昆山说：“石兰是不是你姐姐？”

石刚再次点了点头：“是我姐姐。”

昆山笑了笑，将右手的菜刀换到左手，又向前走了一步，他说：

“你现在长成大人啦，你胆子也大啦。”

昆山说着挥拳向石刚打去，石刚一低头躲过了昆山的拳头。昆山吃惊地看了看石刚，说道：

“你躲闪倒是不慢。”

昆山的右脚踢向了石刚的膝盖，石刚这一次跳了开去，昆山的企图再次落空。他脸上出现了惊讶的神色，嘿嘿笑了两声，然后转过脸对围观的我们说：

“他有两下子。”

当昆山的脸转回来时，石刚出手了，他将湿淋淋的毛巾抽到了昆山的脸上，我们听到了“啪”的一声巨响，那种比巴掌打在脸上响亮得多的声音。昆山失声惨叫了，他左手的菜刀掉在了地上，他的右手捂住了脸，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石刚后退了两步，重新捏了捏手里的毛巾，然后看着昆山。昆山移开了手，我们看到他的脸上布满了水珠，他的左眼和左脸通红一片。他弯腰捡起了菜刀，现在他将菜刀握在了右手，他左手捂着自己的脸，挥起菜刀劈向了石刚。石刚再次闪开，昆山起脚踢在了石刚腿上，石刚连连向后退去，差一点摔倒在



地。等他刚站稳了，昆山的菜刀又劈向了他，无法躲闪的石刚举起了缠着工作服的胳膊。昆山的菜刀劈在了石刚的胳膊上，与此同时石刚的毛巾再次抽在了昆山的脸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穷凶极恶的打架，我看到昆山的菜刀一次次劈在了石刚的左胳膊上，而石刚的毛巾一次次地抽在了昆山的脸上。那件缠在胳膊上的帆布工作服成了石刚的盾牌，当石刚无法躲闪时他只能举起胳膊，而昆山抵挡石刚毛巾的盾牌则是他的左手，那条湿淋淋的毛巾抽到昆山脸上时，也抽在了他的手上。在那个下午的阳光的阴影之间，这两个人就像是两只恶斗中的蟋蟀一样跳来跳去，我们不时听到因为疼痛所发出的喊叫，他们“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越来越重，可是他们毫无停下来的意思，他们你死我活地争斗着。这中间我因为膀胱难以承受尿的膨胀，去了一次厕所。我没有找到炼油厂里的厕所，所以我跑到了大街上，我差不多跑到了轮船码头才找到了一个厕所，等我再跑回来时，我忘记了大门口传达室老头的存在，我一下子冲了进去，我似乎听到老头在后面叫骂着，可是我顾不上他了。等到我跑回澡堂前时，谢天谢地，他们仍在不懈地殴斗着。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漫长的打架，也没有见过如此不知疲倦的人，两个人跳来跳去，差不多跳出了马拉松的路程。有些人感到自己难以等到结局的出现，这些失去耐心的人离去了，另外一些来上夜班的人接替了他们，兴致勃勃地站在了视线良好的地方。我两次看到石刚的毛巾都抽干了，抽干了的毛巾挥起来软绵绵的毫无力量，多亏了他的朋友及时递给他重新加湿的毛巾。于是石刚将昆山的胖脸抽打得更胖了。昆山的菜刀则将石刚胳膊上的工作服砍成了做拖把的布条



子。这时候隔壁食堂里传来了炒菜的声响，我才注意到很多人手里都拿着饭盒了。

石刚湿淋淋的毛巾抽在了昆山的右手上，菜刀掉到了地上。这一次昆山站在那里不再动了，他像是发愣似的看着石刚，他的眼睛又红又肿，胜过他红肿的脸，他似乎看不清石刚了。当石刚向右侧走了两步时，他仍然看着刚才的方向，过了一会他撩起了自己的衣角，小心翼翼地擦起了自己疼痛的眼睛。石刚垂着双手站在一旁，他半张着嘴，喘着气看着昆山，他看了一会后右手不由一松，毛巾掉在了地上，又看了一会后，石刚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十分吃力地将左胳膊上的工作服取下来，那件厚厚的帆布的工作服已经破烂不堪。石刚取下了它，将它扔在了地上。于是我们看到石刚的左胳膊血肉模糊，石刚的右手托住了左胳膊，转身向前走去，他的几个朋友跟在了他的身后。这时昆山放下了自己的衣角，他不断地眨着眼睛，像是在试验着自己的目光。然后，我看到晚霞已经升起来了。

我亲眼目睹了一条毛巾打败了一把刀，我也知道了一条湿淋淋的毛巾可以威力无穷。在后来的日子里，每次我洗完澡都要将毛巾浸湿了提在手上，当我沿着长长的街道走回家时，我感到自己十分勇猛。我还将湿淋淋的毛巾提到了学校里，我在操场上来来走去，寻找着挑衅者，我的同学们簇拥着我，就像当时我们簇拥着昆山。如此美好的日子持续着，直到有一天我将毛巾丢掉为止。我完全想不起来为什么会丢掉毛巾，那时候它还在滴着水，我似乎将它挂在了树枝上，我只记得我们围着一只皮球奔跑，后来我们都回家了，于是我的毛巾丢了。我贫穷的母亲给了我一顿臭骂，我同样贫穷的父亲给了我两记耳光，让我的牙齿足足疼痛了一个星期。



然后我丧魂落魄地走出了家门，我沿着那条河流走，我的手在栏杆上滑过去，我看到河水里漂浮着晚霞，我的心情就像燃烧之后的灰烬，变得和泥土一样冰凉。我走到了桥上，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昆山，肿胀已经从他脸上消失，他恢复了过去的勃勃生机，横行霸道地走了过来。我突然激动无比，因为我同时看到了石刚，他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他曾经受伤的胳膊此刻自在地甩动着，他走向了昆山。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正在消失，我的心脏“咚咚”直跳，我心想他们惊心动魄的殴打又要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昆山手里没有了菜刀，石刚手里也没有了毛巾，他们都没有了武器，他们只有拳头，还有两只穿着皮鞋的脚和两只穿着球鞋的脚。我看到昆山走到了石刚的面前，他拦住了对方的去路，我听到昆山声音响亮地说：

“喂，你有香烟吗？”

石刚没有回答，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盯着昆山。昆山的手开始拍打起石刚的衣袋，然后他的手伸进了石刚的口袋，摸出了石刚的香烟。我知道昆山是在挑衅，可是石刚仍然一动不动。昆山从石刚的香烟里抽出了一根，我心想昆山会将这一根香烟递给石刚，会将剩下的放进自己的口袋。然而我看到的情景却是昆山将那一根香烟叼在了自己嘴上，昆山看着石刚，将剩下的还给了石刚。石刚接过自己的香烟，也从里面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接下去让我吃惊的情形出现了，石刚将剩下的香烟放进了昆山的口袋。我看到昆山笑了起来，他摸出了火柴，先给石刚点燃了香烟，又给自己点燃了。

这一天傍晚，他们两个人靠在了桥栏上，他们不断地说着什么，同时不断地笑着。我看到晚霞映红了他们的身体，一直看到黑暗笼罩了他们。他们一直靠在桥栏上，他们手里夹着的香烟不时地闪亮起



来。这天晚上，我一直站在那里听着他们的声音，可是我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在回忆当初他们吸的是  
什么牌子的香烟，可是我总是同时回忆出四种牌子的香烟——前门、  
飞马、利群和西湖。

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



# 战栗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 战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栗| 余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

( 余华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5063-7105-6

I ①战… II ①余…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311号

## 战栗

---

作 者: 余 华

责任编辑: 钱 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210

字 数: 95千

印 张: 4. 625

印 数: 001-6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5-6

总定价: 109. 00元( 全6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自序



偶然事件



## 一个地主的死



战栗



#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



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 偶然事件

1987年9月5日

老板坐在柜台内侧，年轻女侍的腰在他头的附近活动。峡谷咖啡馆的颜色如同悬崖的阴影，拒绝户外的阳光进入。《海边遐想》从女侍的腰际飘拂而去，？在瘦小的“峡谷”里沉浸和升起。老板和香烟、咖啡、酒坐在一起，毫无表情地望着自己的“峡谷”。万宝路的烟雾弥漫在他脸的四周。一位女侍从身旁走过去，臀部被黑色的布料紧紧围困。走去时像是一只挂在树枝上的苹果，晃晃悠悠。女侍拥有两条有力摆动的长腿。上面的皮肤像一张纸一样整齐，手指可以感觉到肌肉的弹跳（如果手指伸过去）。

一只高脚杯由一只指甲血红的手安排到玻璃柜上，一只圆形的酒瓶开始倾斜，于是暗红色的液体浸入酒杯。？是朗姆酒？然后酒杯放入方形的托盘，女侍美妙的身影从柜台里闪出，两条腿有力地摆动过来。香水的气息从身旁飘了过去。她走过去了。

酒杯放在桌面上的声响。



“你不来一杯吗？”他问。

咳嗽的声音。那个神色疲倦的男人总在那里咳嗽。

“不，”他说，“我不喝酒。”

女侍又从身旁走过，两条腿。托盘已经竖起来，挂在右侧腿旁，和腿一起摆动。那边两个男人已经坐了很久，一小时以前他们进来时似乎神色紧张。那个神色疲倦的只要了一杯咖啡；另一个，显然精心修理过自己的头发。这另一个已经要了三杯酒。

现在是《雨不停心不定》的时刻，女人的声音妖气十足。

被遗弃的青菜叶子漂浮在河面上。女人的声音庸俗不堪。老板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朝身边的女侍望了一眼，目光毫无激情。女侍的目光正往这里飘扬，她的目光过来是为了挑逗什么。

一个身穿真丝白衬衫的男子推门而入。他带入些许户外的喧闹。他的裤料看上去像是上等好货，脚蹬一双黑色羊皮鞋。他进入“峡谷”时的姿态随意而且熟练。和老板说了一句话以后，和女侍说了两句以后，女侍的媚笑由此而生。然后他在斜对面的座位上落座。

一直将秋波送往这里的女侍，此刻去斜对面荡漾了。另一女侍将一杯咖啡、一杯酒送到他近旁。

他说：“我希望你也能喝一杯。”

女侍并不逗留，而是扭身走向柜台，她的背影招展着某种欲念。她似乎和柜台内侧的女侍相视而笑。不久之后她转过身来，手举一杯酒，向那男人款款而去。那男人将身体挪向里侧，女侍紧挨着坐下。

柜台内的女侍此刻再度将目光瞟向这里。那目光赤裸裸，掩盖是多余的东西。老板打了个呵欠，然后转回身去按了一下录音机的按



钮，女人喊声戛然而止。他换了一盒磁带。《吉米，来吧》。依然是女人在喊叫。

那个神色疲倦的男人此刻声音响亮地说：

“你最好别再这样。”

头发漂亮的男人微微一笑，语气平静地说：

“你这话应该对他（她）说。”

女侍已经将酒饮毕，她问身穿衬衫的人：

“希望我再喝一杯吗？”

真丝衬衫摇摇头：“不麻烦你了。”

女侍微微媚笑，走向了柜台。

身穿衬衫者笑着说：“你喝得太快了。”

女侍回首赠送一个媚眼，算是报酬。

柜台里的女侍没人请她喝酒，所以她瞟向这里的目光肆无忌惮。

又一位顾客走入“峡谷”。他没有在柜台旁停留，而是走向真丝衬衫者对面的空座。那是一个精神不振的男人，他向轻盈走来的女侍要了一杯饮料。

柜台里的女侍开始向这里打媚眼了。她期待的东西一目了然。置身男人之中，女人依然会有寂寞难忍的时刻。《大约在冬季》。男人感伤时也会让人手足无措。女侍的目光开始撤离这里，她也许明白热情投向这里将会一无所获。她的目光开始去别处呼唤男人。她的脸色若无其事。现在她脸上的神色突然紧张起来。她的眼睛惊恐万分，眼球似乎要突围而出。

她的手捂住了嘴。



“峡谷”里出现了一声惨叫。那是男人生命将撕断时的叫声。柜台内的女侍发出了一声长啸，她的身体抖动不已。另一女侍手中的酒杯猝然掉地，她同样的长啸掩盖了玻璃杯破碎的响声。老板呆若木鸡。

头发漂亮的男人此刻倒在地上。他的一条腿还挂在椅子上。胸口插着一把尖刀，他的嘴空洞地张着，呼吸仍在继续。

那个神色疲倦的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走向老板：“你这儿有电话吗？”

老板惊慌失措地摇摇头。

男人走出“峡谷”，他站在门外喊叫：

“喂，警察，过来。”

后来的那两个男人面面相觑。两位女侍不再喊叫，躲在一旁浑身颤抖。倒在地上的男人依然在呼吸，他胸口的鲜血正使衣服改变颜色。他正低声呻吟。

警察进来了，出去的男人紧随而入。警察也大吃一惊。那个男人说：

“我把他杀了。”

警察手足无措地望望他，又看了看老板。那个男人重又回到刚才的座位上坐下。他显得疲惫不堪，抬起右手擦着脸上的汗珠。警察还是不知所措，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后来的那两个男人此刻站起来，准备离开。警察看着他们走到门口。

然后喊住他们：

“你们别走。”

那两个人站住了脚，迟疑不决地望着警察。警察说：



“你们别走。”

那两个互相看看，随后走到刚才的座位上坐下。

这时警察才对老板说：

“你快去报案。”

老板动作出奇敏捷地出了“峡谷”。

录音机发出一声“咔嚓”，磁带停止了转动。现在“峡谷”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地看着那个垂死之人。那人的呻吟已经终止，呼吸趋向停止。

似乎过去了很久，老板领来了警察。此刻那人已经死去。

那个神色疲倦的人被叫到一个中年警察跟前，中年警察简单讯问了几句，便把他带走。他走出“峡谷”时垂头丧气。

有一个警察用相机拍下了现场。另一个警察向那两个男人要去了证件，将他们的姓名、住址记在一张纸上，然后将证件还给他们。警察说：

“需要时会通知你们。”

现在，这个警察朝这里走来了。

1987年9月10日

砚池公寓顶楼西端的房屋被下午的阳光照射着，屋内窗帘紧闭，黑绿的窗帘闪闪烁烁。她坐在沙发里，手提包搁在腹部，她的右腿架在左腿上，身子微微后仰。

他俯下身去，将手提包放到了茶几上，然后将她的右腿从左腿上取下来。他说：

“有些事只能干一次，有些则可以不断重复去干。”



她将双手在沙发扶手上摊开，眼睛望着他的额头。有成熟的皱纹在那里游动。纽扣已经全部解开，他的手伸入毛衣，正将里面的衬衣从裤子里拉出来。手像一张纸一样贴在了皮肤上。如同是一阵风吹来，纸微微掀动，贴着街道开始了慢慢的移动。然后他的手伸了出来。一条手臂伸到她的腿弯里，另一条从脖颈后绕了过去，插入她右侧的胳肢窝，手出现在胸前。她的身体脱离了沙发，往床的方向移过去。

他把她放到了床上，却并不让她躺下，一只手掌在背后制止了她身体的迅速后仰，外衣与身体脱离，飞向床架后就挂在了那里。接着是毛衣被剥离，也飞向床架。衬衣的纽扣正在发生变化，从上到下。他的双手将衬衣摊向两侧。乳罩是最后的障碍。

手先是十分平稳地在背后摸弄，接着发展到了两侧，手开始越来越急躁，对乳罩搭扣的寻找困难重重。

“在什么地方？”

女子笑而不答。

他的双手拉住了乳罩。

“别撕。”她说，“在前面。”

搭扣在乳罩的前面。只有找到才能解开。

后来，女子从床上坐起来，十分急切地穿起了衣服。他躺在一旁看着，并不伸手给予帮助。她想“男人只负责脱下衣服，并不负责穿上”。她提着裤子下了床，走向窗户。穿完衣服以后开始整理头发。同时用手掀开窗帘的一角，往楼下看去。随后放下了窗帘，继续梳理头发。动作明显缓慢下来。



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他，将茶几上的手提包背在肩上。她站了一会，重又在沙发上坐下，把手提包搁在腹部。她看着他。

他问：“怎么，不走了？”

“我丈夫在楼下。”她说。

他从床上下来，走到窗旁，掀开一角窗帘往下望去。一辆电车在街道上驶过，一些行人稀疏地布置在街道上。他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人行道上，正往街对面张望。

陈河站在砚池公寓下的街道上，他和一棵树站在一起。此刻他正眯缝着眼睛望着街对面的音像商店。《雨不停心不定》从那里面喊叫出来。曾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雨不停心不定》。这曲子似乎和一把刀有关，这曲子确实能使刀闪闪发亮。峡谷咖啡馆。在街上走啊走啊，口渴得厉害，进入峡谷咖啡馆，要一杯饮料。然后一个人惨叫一声。只要惨叫一声，一个人就死了。人了结时十分简单。《雨不停心不定》在峡谷咖啡馆里，使一个人死去，他为什么要杀死他？

有一个女人从音像商店门口走过，她的头微微仰起，她的手甩动得很大，她有点像自己的妻子。有人侧过脸去看着她，是一个风骚的女人。她走到了一个邮筒旁，站住了脚。她拉开了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封信，放入邮筒后继续前行。

他想起来此刻右侧的口袋里有一封信安睡着。这封信和峡谷咖啡馆有关。他为什么要杀死他？自己的妻子是在那个拐角处消失的，她和一个急匆匆的男人撞了一下，然后她就消失了。邮筒就在街对面，有一个小孩站在邮筒旁，正在吃糖葫芦。小孩和它一般高。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封信，看了看信封上陌生的名字，然后他朝街对面的邮筒走去。



砚池公寓里的男人放下了窗帘，对她说：

“他走了。”

1987年9月11日

一群鸽子在对面的屋顶飞了起来，翅膀拍动的声音来到了江飘站立的窗口。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了，对面的屋顶具有着老式的倾斜。落日的余晖在灰暗的瓦上飘拂，有瓦楞草迎风摇曳。鸽子就在那里起飞，点点白色飞向宁静之蓝。事实上，鸽子是在进行晚餐前的盘旋。它们从这个屋顶起飞，排成屋顶状的倾斜进行弧形的飞翔。然后又在另一个屋顶上降落，现在是晚餐前的散步。它们在屋顶的边缘行走，神态自若。

下面的胡同有一些衣服飘扬着，几根电线在上面通过。胡同曲折伸去，最后的情景被房屋掩饰，大街在那里开始。是接近傍晚的时候了。依稀听到油倒入锅中的响声，炒菜的声响来自另一个位置。几个人站在胡同的中部大声说话，晚餐前的无所事事。

她沿着胡同往里走来，在这接近傍晚的时刻。她没有必要如此小心翼翼。她应该神态自若。像那些鸽子，它们此刻又起飞了。她走在大街上的姿态令人难忘，她应该以那样的姿态走来。那几个人不再说话，他们看着她。她走过去以后他们仍然看着她。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才如此紧张。放心往前走吧，没人会注意你。那几个人继续说话了，现在她该放松一点了。可她仍然胆战心惊。一开始她们都这样，时间长了她们就会神态自若，像那些鸽子，它们已经降落在另一个屋顶上了，在边缘行走，快乐孕育在危险之中。也有一开始就神态自若的，但很少能碰上。她已在胡同里消失，她现在开始上楼



了，但愿她别敲错屋门，否则她会更紧张。第一次干那种事该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意外出现。

他离开窗口，向门走去。

她进屋以后神色紧张：“有人看到我了。”

他将一把椅子搬到她身后，说：“坐下吧。”

她坐了下去，继续说：“有人看到我了。”

“他们不认识你。”他说。

她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打量起屋内的摆设，她突然低声叫道：“窗帘。”

窗帘没有扯上，此刻窗外有鸽子在飞翔。他朝窗口走去。这是一个失误。对于这样的女人来说，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使前程艰难。他扯动了窗帘。

她低声说：“轻一点。”

屋内的光线蓦然暗淡下去。趋向宁静。他向她走去，她坐在椅子里的身影显得模模糊糊。这样很好。他站在了她的身旁，伸出手去抚摸她的头发。女人的头发都是一样的。抚摸需要温柔地进行，这样可以使她彻底平静。

她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注意她的呼吸，呼吸开始迅速。现在可以开始了。用手去抚摸她的脸，另一只手也伸过去，手放在她的眼睛上，让眼睛闭上，要给予她一片黑暗。只有在黑暗中她才能体会一切。可以腾出一只手来了，手托住她的下巴，让她的嘴唇微微翘起，该他的嘴唇移过去了。要用动作来向她显示虔诚。嘴唇已经接触。她的身体动了一下。嘴唇与嘴唇先是轻轻地摩擦。她的手伸了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臂。她现在已经脱离了平静，走向不安，不



安是一切的开始。可以抱住她了，嘴唇此刻应该热情奔放。她的呼吸激动不已。她的丈夫是一个笨蛋，手伸入她的衣服，里面的皮肤很温暖。她的丈夫是那种不知道女人是什么的男人，把乳罩往上推去，乳房掉了下来，美妙的沉重。否则她就不会来到这里。

有敲门声突然响起。她猛地一把推开了他。他向门口走去，将门打开一条缝。

“你的信。”

他接过信，将门关上，转回身向她走去。他若无其事地说：“是送信的。”

他将信扔在了写字台上。

她双手捂住脸，身体颤抖。

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他双手捧住她的脸，她的手从脸上滑了下去，放在了胸前。他吻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已经麻木，这是另一种不安。

她的脸扭向一旁，躲开他的嘴唇，她说：

“我不行了。”

他站起来，走到床旁坐下，他问她：

“想喝点什么吗？”

她摇摇头，说：“我担心丈夫会找来。”

“不可能。”

“会的，他会找来的。”她说。然后她站起来，“我要走了。”

她走后，他重新拉开了窗帘，站在窗口看起了那些飞翔的鸽子，看了一会才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了那封信，有时候一张纸就能破坏一切。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就是那个9月5日和你一起坐在峡谷咖啡馆的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俩面对面坐在一起。你好像穿了一件真丝衬衫，你的皮鞋擦得很亮。我们的邻座杀死了那个好像穿得很漂亮的男人。警察来了以后就要去了我们的证件，还给我们时把你的还给我把我的还给你。我是今天才发现的所以今天才寄来。我请你也将我的证件给我寄回来，证件里有我的地址和姓名。地址需要改动一下，不是106号而是107号，虽然106号也能收到但还是改成107号才准确。

我不知道你对峡谷咖啡馆的凶杀有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想法。可能你什么看法想法也没有而且早就忘了杀人的事。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所以念念也忘不了。这几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那桩事，那个被杀的倒在地上一条腿还挂在椅子上，那个杀人者走到屋外喊警察接着又走回来。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们，和真的一模一样。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男人下决心杀死另一个男人？我已经想了几天了，我想那两个男人必定与一个女人有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想法。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的来信到时，破坏了我的一桩美事。尽管如此，我此刻给你写信时依然兴致勃勃。警察的疏忽，导致了我们之间的通信。事实上破坏我那桩美事的不是你，而是警察。警察在峡谷咖啡馆把我的证件给你时，已经注定了我今天下午的失败。你读到这段话时，也许会莫名其妙，也许会心领神会。

关于“峡谷”的凶杀，正如你信上所说，“早就忘了杀人的事”。我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心情变得糟糕。但是你的来信破坏了我多



年来培养起来的优雅心情。你将一具血淋淋的尸首放在信封里寄给我。当然这不是你的错，是警察的疏忽造成的。然而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那桩事”，让我感到你是一个有些特殊的人。你的生活态度使我吃惊，你牢牢记住那些应该遗忘的事，干吗要这样？难道这样能使你快乐？迅速忘掉那些什么杀人之类的事，我一想到那些就不舒服。

证件随信寄上。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的准确地址是107号不是106号，虽然也能收到但你下次来信时最好写成107号。我一遍一遍读了你的信，你的信写得真好。但是你为何只字不提你对那桩凶杀的看法或者想法呢？那桩凶杀就发生在你的眼皮底下你不会很快忘掉的。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桩事，这桩事就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样总和我在一起。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必定和一个女人有关系，对于这一点我已经坚信不疑并且开始揣想其中的原因。我感到杀人是有人杀人理由的，我现在就是在努力寻找那种理由。我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寻找。

1987年9月29日

一个男孩来到窗前时突然消失，这期间一辆洒水车十分隆重地驰了过来，街两旁的行人的腿开始了某种惊慌失措的舞动。有树叶偶尔飘落下来。男孩的头从窗前伸出来，他似乎看着那辆洒水车远去，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越马路，自行车的铃声在他四周迅速飞翔。

他转过脸来，对她说：

“我已有半年没到这儿来了。”

她的双手摊在桌面上，衣袖舒展着倒在附近。她望着他的眼睛，这是属于那种从容不迫的男人。微笑的眼角有皱纹向四处流去。



近旁有四男三女围坐在一起。

“喝点啤酒吗？”

“我不要。”

“你呢？”

“来一杯。”

“我喝雪碧。”

一个系领结的白衣男人将几盘凉菜放在桌上，然后在餐厅里曲折离去。

她看着白衣男人离去，同时问：

“这半年你在干什么？”

“学会了看手相。”他答。

她将右手微微举起，欣赏起手指的扭动。他伸手捏住她的手指，将她的手拖到眼前。

“你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女人。”他说。

“你第一次恋爱是十一岁的时候。”

她微微一笑。

“你时刻都存在着离婚的危险……但是你不会离婚。”

另一个白衣男人来到桌前，递上一本菜谱。他接过来以后递给了她。在这空隙里，他再次将目光送到窗外。有几个女孩子从这窗外飘然而过，她们的身体还没有成熟。她们还需要男人哺育。一辆黑色轿车在马路上驶过。他看到街对面梧桐树下站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正看着他或者她。他看了那人一会，那人始终没有将目光移开。

白衣男人离去以后，他转回脸来，继续抓住她的手。

“你的感情异常丰富……你的事业和感情紧密相连。”



“生命呢？”她问。

他仔细看了一眼，抬起脸说：

“那就更加紧密了。”

近旁的四男三女在说些什么。

“他只会说话。”一个男人的声音。

几个女人咯咯地笑。

“那也不一定。”另一个妇人说，“他还会使用眼睛呢。”

男女混合的笑声在餐厅里轰然响起。

“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呢。”一个女人轻轻说。

“没事。”男人的声音。

另一个男人压低嗓门：“喂，你们知道吗……”

震耳欲聋的笑声在厅里呼啸而起。他转过脸去，近旁的四男三女笑得前仰后合。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想。然后转回脸去，此刻她正望着窗外。

“什么事？心不在焉的？”他说。

她转回了脸，说：“没什么。”

“菜怎么还没上来。”他嘟哝了一句，接着也将目光送到窗外，刚才那个男人仍然站在原处，仍然望着他或者她。

“那人是谁？”他指着窗外问她。

她眼睛移过去，看到陈河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他头顶上有几根电线通过，背后是一家商店。有一个人抱着一包物品从里面出来。站在门口犹豫着，是往左走去还是往右走去？陈河始终望着这里。

“是我丈夫。”她说。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9月13日给你去了一封信如果不出意外你应该收到了，我天天在等着你的来信刚才邮递员来过了没有你的来信，你上次信我始终放在桌子上我一遍一遍看，你的信，真是写得太好了你的思想非常了不起。你信上说是警察的疏忽导致我们通信实在是太对了。如果没有警察的疏忽我就只能一人去想那起凶杀，我感到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点了。我非常需要你的帮助你的思想太了不起了，我太想我们两人一起探讨那起凶杀这肯定比我一个人想要正确得多，我天天都在盼着你的信我坚信你会来信的。期待你的信。

1987年10月8日

位于城市西侧江飘的寓所窗帘紧闭。此刻是上午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走入了公寓，沿着楼梯往上走去，不久之后她的手已经敲响了江飘的门。敲门声处于谨慎之中。屋内出现拖沓的脚步声，声音向门的方向而来。

江飘把她让进屋内后，给予她的是大梦初醒的神色。她的到来显然是江飘意料之外的，或者说江飘很久以前就不再期待她了。

“还在睡？”她说。

江飘把她让进屋内，继续躺在床上，侧身看着她在沙发里坐下来。她似乎开始知道穿什么衣服能让男人喜欢了。她的头发还是披在肩上，头发的颜色更加接近黄色了。

“你还没吃早饭吧？”她问。

江飘点点头。她穿着紧身裤，可她的腿并不长。她脚上的皮鞋一个月前在某家商店抢购过。她挤在一堆相貌平常的女人里，汗水正在毁灭她的精心化妆。她的细手里拿着钱，从女人们的头发上伸过去。

——我买一双。



她从沙发里站起来，说：“我去替你买早点。”

他没有丝毫反应，看着她转身向门走去。她比过去肥硕多了，而且学会了摇摆。她的臀部、腿还没有长进，这是一个遗憾。她打开了屋门，随即重又关上，她消失了。这样的女人并非没有一点长处。她现在正下楼去，去为他买早点。

江飘从床上下来，走入厨房洗漱。不久之后她重又来到。那时候江飘已经坐在桌前等待早点了。她继续坐在沙发里，看着他嘴的咀嚼。

“你没想到我会来吧。”

他加强了咀嚼的动作。

“事实上我早就想来了。”

他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其实我是顺便走过这里。”她的语气有些沮丧，“所以就上来看看。”

江飘将食物咽下，然后说：“我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她叹息一声。

江飘露出满意的一笑。

“你不会知道的。”她又说。

她在期待反驳。他想。继续咀嚼下去。

“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顺路经过这里。”

她开场白总是没完没了。

她看了他一会，又说：“我确实是顺路经过这里。”

是否顺路经过这里并不重要。他站了起来，走向厨房。刚才已经洗过脸了，现在继续洗脸。待他走出厨房时，屋门再次被敲响。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姑娘飘然而入，她发现屋内坐着一个女人时微微有些惊讶。随后若无其事地在对面沙发上落座。她有些傲慢地看着她。

表现出吃惊的倒是她。她无法掩饰内心的不满，她看着江飘。

江飘给她们做介绍。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

两位女子互相看了看，没有任何表示，江飘坐到了床上，心想她们谁先离去。

后来的那位显得落落大方，嘴角始终挂着一丝微笑，她顺手从茶几上拿过一本杂志翻了几页。然后问：

“你后来去了没有？”

江飘回答：“去了。”

后来者年轻漂亮，她显然不把先来者放在眼里。她的问话向先来的暗示某种秘密。先来者脸色阴沉。

“昨天你写信了吗？”她又问。

江飘拍拍脑袋：“哎呀，忘了。”

她微微一笑，朝先来者望了一眼，又暗示了一个秘密。

“十一月份的计划不改变吧。”

“不会变。”江飘说。

出现一个未来的秘密。先来的她的脸色开始愤怒。江飘这时转过脸去：

“你后来去了青岛没有？”

先来者愤怒犹存：“没去。”



江飘点点头，然后转向后来的她。

“我前几天遇上戴平了。”

“在什么地方？”她问。

“街上。”

此刻先来者站起来，她说：“我走了。”

江飘站立起来，将她送到屋外。在走道上她怒气冲冲地问：“她来干什么？”

江飘笑而不答。

“她来干什么？”她继续问。

这是明知故问。江飘依然没有回答。

她在前面愤怒地走着。江飘望着她的脖颈——那里没有丝毫光泽。他想起很久以前有一次她也是这样离去。

来到楼梯口时，她转过身来脸色铁青地说：

“我再也不来了。”

江飘笑着说：“你看着办吧。”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越来越觉得你的信是让邮递员弄丢掉的，给我们这儿送信的邮递员已经换了两个，年龄越换越小。现在的邮递员是一个喜欢叫叫嚷嚷而不喜欢多走几步的年轻人。刚才他离去了他一来到整个胡同就要紧张起来他骑着自行车横冲直撞。我一直站在楼上看着他他离去时手里还拿着好几封信。我问他有没有我的信他头也不回根本不理睬我。你给我的信肯定是他丢掉的。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冥思苦想怎么得不到你那了不起的思想的帮助。虽然我从一开始就感到那起凶杀与一个女人有关，但我并不很轻易地真正这样认为。我是经过反复思索以后才



越来越觉得一个女人参与了那起凶杀。详细的情况我这里就不再罗列了那些东西太复杂写不清楚。我现在的工作是逐步发现其间的一些细微得很的纠缠。基本的线索我已经找到那就是那个被杀的男人勾引了杀人者的妻子，杀人者一再警告被杀者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于是只能杀人了。我曾经小心翼翼地去看我的两个邻居如果他们的妻子被别人勾引他们怎么办他们对我的问话表示了很不耐烦但他们还是回答了我对他们的回答使我吃惊他们说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离婚，他们一定将我的问话告诉了他们的妻子所以他们的妻子遇上我时让我感到她们仇恨满腔。我一直感到他们的回答太轻松只是离婚而已。他们的妻子被别人勾引他们怎么会不愤怒这一点使人难以相信，也许他们还没到那时候所以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时很轻松。我不知道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实在抱歉我不该问这样倒霉的问题，可我实在太想知道你的态度了，你不会很随便对待我这个问题的，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你的回答对我肯定有很大帮助。

期待你的信。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为我提供了一个掩饰自己的机会，即使我完全可以承认自己曾给你写过两封信，其中一封让邮递员弄丢了，但我并不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我倒不是为给邮递员平反昭雪，而是我重新读了你的所有来信，你的信使我感动。你是我遇上的最为认真的人。那起凶杀案我确实早已遗忘，但你的不断来信使我的记忆死灰复燃。对那起凶杀案我现在也开始记忆犹新了。

你在信尾向我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即我的妻子一旦被别人勾引我将怎么办。我的回答也许和你的邻居一样会令你失望。我没有



妻子，我曾努力设想自己有一位妻子，而且被别人勾引了，从而将自己推到怎么办的处境里去。但是这样做使我感到是有意为之。你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我不能随便寻找一个答案对付你。我的回答只能是，我没有妻子。

你的邻居的回答使你感到一种不负责任的轻松，他们的态度仅仅只是离婚，你就觉得他们怎么会不愤怒，这一点我很难同意。因为我觉得离婚也是一种愤怒。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显然认为只有杀死人是一种愤怒，而且是最为极端的愤怒。但同时你也应该看到还有一种较为温和的愤怒，即离婚。

另外还有一点，你认为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必定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似乎有些武断。男人有时因为口角就会杀人，况且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比如谋财害命之类的。或者他们俩共同参与某桩事，后因意见不合也会杀人。总之峡谷咖啡馆的凶杀的背景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只用一种来下结论。

### 陈河致江飘的信

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你的信还是寄到106号没寄到107号但我还是收到了。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一个来和我讨论那起凶杀的人了，你的见解非常有意思你和我的邻居完全不一样，我没法和他们讨论什么但能和你讨论。

你信上说离婚也是一种愤怒我想了很久以后还是不能同意。因为离婚是一种让人高兴的事总算能够扔掉什么了。这是一般说法上的离婚，特殊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愤怒而是痛苦，离婚只有两种，即兴奋和痛苦两种而没有什么愤怒的离婚当然有时候会有一点气愤。



你信上罗列了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时的多种背景的可能我是同意的，你那两个词用得太好了就是背景与可能。这两个词我一看就能明白你用词非常准确，一个男人确实会因为口角或者谋财和共同参与某桩事有了意见而去杀死另一个男人。峡谷咖啡馆的那起凶杀却要比你想的严重得多那起凶杀一定和一个女人有关，你应该记得杀人者杀死人以后并不是匆忙逃跑而是去叫警察，他肯定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这种同归于尽的凶杀不可能只是因为口角或者谋财必定和一个女人有关。被杀者勾引了杀人者的妻子杀人者屡次警告都没有用杀人者绝望以后才决定同归于尽的。

你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时说你没有妻子，这个回答很好，我一点也没有失望。你的认真态度使我非常高兴。你没有妻子的回答让我知道了你为何不同意我的说法即一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必定和一个女人有关，没有妻子的男人与有妻子的男人在讨论一起凶杀时有点分歧很正常，不会影响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我这样想，我想你也会同意的。

期待你的信。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用杀人者同归于尽的做法仍然难以说明，即说明那起凶杀与一个女人有关。首先我准备提醒你的是同归于尽的做法是很常见的，并非一定与女人有关。我不知道你为何总是把凶杀与女人扯在一起，反正我不喜欢这样。男人和女人交往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快乐，可不是为了凶杀。我不喜欢你的推断是因为你把男女之间的美妙交往搞得过于鲜血淋淋了。



我没有妻子的回答，与我不同意你将凶杀与女人扯在一起的推断毫无关系。你的话让我感到自己没有妻子就无法了解那起凶杀的真相似的，虽然我没有妻子，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有女人。你我都是拥有女人的男人，这一点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你我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分歧，你认为同归于尽的凶杀必定与女人有关，我则恰恰相反。一个男人因为自己的妻子被别人勾引，从而去与勾引者同归于尽。这种说法太简单了，像是小说。你应该认识这种勾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管这个过程是长是短，作为丈夫的有足够的时间来设计谋杀，从而将自己的杀人行为掩盖起来。他完全没有必要选择同归于尽的方法，这实在是愚蠢。事实上男人因为女人去杀人本身就愚蠢。

其实你我两人永远也无法了解那起凶杀的真相，我们只能猜测，如果想使我们猜测更加符合事实真相，最好的办法是设计出多种杀人的可能性，而不只是情杀一种。这倒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也是消磨时光的另一种好办法。我乐意与你分析讨论下去。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非常高兴你的信总算寄到了107号而不是106号，我收到时非常高兴。你非常坦率你愿意和我分析与讨论下去的话使我激动不已虽然我们之间有分歧其实只有分歧才能讨论下去如果意见一致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你说你有女人但没有妻子使我吃了一惊我想你是有未婚妻吧，你什么时候结婚？结婚时别忘了告诉我。我要来祝贺，我现在非常想见到你。

你的信我反复阅读读得如饥似渴我承认你的话有道理有些地方很对，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觉得那起凶杀与女人有关我实在想不出更有



说服力的凶杀了。请你原谅你信上的很多话都过于轻率了你认为那个男人有足够时间来设计谋杀“从而将自己的杀人行为掩盖起来”，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疏忽了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同归于尽的凶杀的原因是因为杀人者彻底绝望。杀人者并非全都是歹徒都是杀人成性的也有被逼上绝路的杀人者。峡谷咖啡馆的杀人者何尝不想保护自己但是他彻底绝望了，他觉得活在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在他妻子被别人勾引时他是非常痛苦的，他曾想利用一种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肯定时常一人在城市里到处乱走，他的妻子不在家里，正与一个男人幽会，而他则在街上孤零零走着心里想着和妻子初恋时的情景。他肯定希望过去的美好生活重新开始只要他的妻子能够回心转意或者那个勾引者良心发现。但是他努力的结果却并不是这样，他的妻子已经不可能回心转意而那个勾引者则拒绝停止勾引，妻子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家中与他团聚生活了，希望已经破灭，这样就将他推到了绝望的处境里去了。他的愤怒就这样产生，他不愿意离婚，因为离婚以后他也不可能幸福。

他今后的生活注定要悲惨所以他就决定与勾引者同归于尽反正他也不想活了。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有关那起凶杀的分析初看起来无懈可击，事实上只是你一厢情愿的猜测，我发现你对别人的分析缺乏必要的客观，你似乎喜欢将你对自己的了解套到别人身上去。比如当你知道我有女人时你就断定这个女人是我的未婚妻。你关于未婚妻的说法只是猜测而已，就像你对那起凶杀的猜测一样，而事实则是我有女人，至于这个女人是否会成为我的妻子连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想这个女人没准是别人的妻



子呢？不要把自己的精力只花在一种可能性上，这样只能使你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事实上你对那起凶杀的分析并非无懈可击，我可以十分轻松地做出另一种分析。即使我同意峡谷咖啡馆的凶杀是情杀，也仍然可以推倒你的结论。首先一点，那个杀人者的妻子真的与人私通的话，那么你是否可以断定她只和一个男人私通呢？与许多男人私通的女人我见得多了，在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有。这种女人的丈夫最多只能猜测到这一点，而无法得到与妻子私通的全部名单。如果这样的丈夫一旦如你所说“愤怒”起来的话，那么他第一个选择要杀的只有他的妻子，而不会是别人，退一步说，即使他的妻子只和一个男人私通，究竟是谁杀害谁是无法说清的，所以他要杀或者应该杀的还是他的妻子。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那些丈夫都去杀害他们有私通嫌疑的妻子，我不希望把那些可爱的女人搞得胆战心惊，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枯燥乏味。

### 陈河致江飘的信

你每封信都写得那么漂亮那么深刻我渐渐能够了解到一点你的为人了，我感到你确实是与我不一样的人太不一样了你是那种生活得非常好的人，你什么也不在乎。

你虽然做出了让步同意峡谷咖啡馆的凶杀是情杀这使我很高兴你最后的结论还是否定了是情杀，你的结论是杀人者的妻子与人私通，我不喜欢私通这个词。杀人者的妻子被人勾引杀人者应该杀他妻子，可是峡谷咖啡馆的凶杀却是一个男人死去不是女人死去。所以你也就否定了我的推断我觉得自己应该和你辩论下去。



你是否考虑到凶手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如果他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不会愤怒地去杀人他完全可以离婚。可是他太爱自己的妻子，这种爱使他最终绝望所以他选择的方式是同归于尽因为那种爱使他无法杀害自己的妻子他怎么也下不了手。但他的愤怒又无法让他平静因此他杀死了勾引者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上封信已经说过促使他杀人的就是因为绝望和愤怒而导致这种绝望和愤怒的就是他对自己妻子的爱。这种爱你不会知道的请你原谅我这么说。

1987年11月3日

那个头发微黄的男孩站在一根水泥电线杆下面，朝马路两端张望。她在远处看到了这个情景。他在电话里告诉她，他将在胡同口迎接她。此刻他站在那里显得迫不及待。现在他看到她了。

她走到了他的眼前，他的脸颊十分红润，在阳光里急躁不安地向她微笑。

近旁有一个身穿牛仔服的年轻人正无聊地盯着她，年轻人坐在一家私人旅店的门口，和一张医治痔疮的广告挨得很近。

他转过身去走进胡同，她在那里停留了一会，看了看一个门牌，然后也走入了胡同。她看着他往前走去时双腿微微有些颤抖，她内心的微笑便由此而生。

他的身影钻入了一幢五层的楼房，她来到楼房口时再度停留了一下，她的身体转了过去，目光迅速伸展，胡同口有人影和车影闪闪发亮。接着她也钻入楼房。

在四层的右侧有一扇房门虚掩着，她推门而入。她一进入屋内便被一双手紧紧抱住。手在她全身各个部位来回捏动。她想起那个眼睛



通红的推拿科医生，和那家门前有雕塑的医院。她感到房间里十分明亮。因此她的眼睛去寻找窗户。

她一把推开他：

“怎么没有窗帘？”

他的房间里没有窗帘，他扭过头看看光亮汹涌而入的窗户，接着转过头来说：

“没人会看到。”

他继续去抱她。她将身体闪开。她说：

“不行。”

他没有理会，依然扑上去抱住了她。她身体往下使劲一沉，挣脱了他的双手。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她十分严肃地告诉他。

他急躁不安地说：“那怎么办？”

她在—把椅子上坐下来，说：“我们聊天吧。”

他继续说：“那怎么办？”他对聊天显然没兴趣。他看看窗户，又看看她，“没人会看到我们的。”

她摇摇头，依然说：“不行。”

“可是……”他看着窗户，“如果把它遮住呢？”他问她。

她微微一笑，还是说：“我们聊天吧。”

他摇摇头，“不，我要把它遮住。”他站在那里四处张望。他发现床单可以利用，于是他立刻将枕头和被子扔到了沙发里，将床单掀出。



她看着他拖着床单走向窗口，那样子滑稽可笑。他又拖着床单离开窗口。将一把椅子搬了过去。他从椅子爬到窗台上，打开上面的窗户，将床单放上去，紧接着又关上窗户，夹住了床单。

现在房间变得暗淡了，他从窗台上跳下来。“现在行了吧？”他说着要去搂抱她。她伸出双手抵挡。她说：“去洗手。”

他的激情再次受到挫折，但他迅速走入厨房。只是瞬间工夫。他重又出现在她眼前。这一次她让他抱住了。但她看着花里胡哨的被褥仍然有些犹豫不决。她说：

“我不习惯在被褥上。”

“去你的。”他说，他把她从椅子上抱了出来。

1987年11月5日

江飘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他的前面是一块草地和几棵树木，阳光将他和草地树木连成一片。

“这天要下雪了。”他说。

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轻女人，秋天的风将她的头发吹到了江飘的脸上。飞雪来临的时刻尚未成熟。江飘的虚张声势使她愉快地笑起来。

“你是一个奇怪的人。”她说。

江飘转过脸去说：“你的头发使我感到脸上长满青草。”

她微微一笑，将身体稍稍挪开了一些地方。

“别这样。”他说，“没有青草太荒凉了。”他的身体挪了过去。

“有些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她说，“我怎么会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坐在一起？”她装出一副吃惊的模样。



“事实上我早就认识你了。”江飘说。

“我怎么不知道？”她依然故作惊奇。

“而且我都觉得和你生活了很多年。”

“你真会开玩笑。”她说。

“我对你了如指掌。”

她不再说什么，看着远处一条小道上的行人然后叹息了一声：

“我怎么会和你坐在一起呢？”

“你没有和我坐在一起，是我和你坐在一起。”

“这种时候别开玩笑。”

“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一般不太和你们男人说话。”她转过脸去看着他。

“看得出来。”他说，“你是那种文静内向的女子。”他心想，你们女人都喜欢争辩。

她显得很安静。她说：“这阳光真好。”

他看着她的手，手沉浸在阳光的明亮之中。

“阳光在你手上爬动。”他伸过手去，将食指从她手心里移动过去，“是这样爬动的。”

她没有任何反应，他的手指移出了她的手掌，掉落在她的大腿上。他将手掌铺在她腿上，摸过去，“在这里，阳光是一大片地爬过去。”

她依然没有反应，他缩回了手，将手放到她背脊上，继续抚摸，“阳光在这里是来回移动。”

他看到她神色有些迷惘，轻声问：“你在想什么？”

她扭过头来说：“我在感觉阳光的爬动。”



他控制住油然而生的微笑，伸出去另一只手，将手贴在了她的脸上，手开始轻微地捏起来，“阳光有时会很强烈。”

她纹丝未动。他将手摸到了她的嘴唇，开始轻轻掀动她的嘴唇。

“这是阳光吗？”她问。

“不是。”他将自己的嘴凑过去，“已经不是了。”她的头摆动几下后就接纳了他的嘴唇。

后来，他对她说：“去我家坐坐吧。”

她没有立刻回答。

他继续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很安静，除了光亮从窗户里进来——”他捏住了她的手。“不会有别的什么来打扰……”他捏住了她另一只手，“如果拉上窗帘，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有音乐吗？”她问。

“当然有。”

他们站了起来，她说：“我非常喜欢音乐。”他们走向公园的出口。

“你丈夫喜欢音乐吗？”

“我没有丈夫。”她说。

“离婚了？”

“不，我还没结婚。”

他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去。走到公园门口的大街上时，他站住了脚。他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西区。”她答。

“那你应该坐57路电车，”他用手往右前方指过去，“到那个邮筒旁去坐车。”



“我知道。”她说，她有些迷惑地望着他。

“那就再见了。”他向她挥挥手，径自走去。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一直在期待着你的来信。我怀疑你将信寄到106号去了。106号住着一个孤僻的老头他一定收到你的信了。他这几天见到我时总鬼鬼祟祟的。今天我终于去问他他那儿有没有我的信，他一听这话就立刻转身进屋再也没有出来，他装着没有听到我的话我非常气愤，可一点办法也没有。今天我一天都守候在窗前看他是不是偷偷出来将信扔掉。那老头出来几次有两次还朝我的窗口看上一眼但我没看到他手里拿着信也许他早就扔掉了。

现在峡谷咖啡馆的凶杀对我来说已经非常明朗我曾经试图去想出另外几种杀人可能，然而都没有情杀来得有说服力。另外几种杀人有可能都不至于使杀人者甘愿同归于尽，只有情杀才会那样，别的都不太可能。

我前几次给你去的信好像已经提到杀人者早就知道被杀者勾引了他的妻子，是的，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早就暗暗盯上了被杀者，在大街上在电车里在商店在剧院他始终盯着他，有好几次他亲眼看到妻子与他约会的场景。妻子站在大街上一棵树旁等着一辆电车来到，也就是等着被杀者来到，他亲眼看着被杀者走下电车走向他妻子。被杀者伸手搂住他的妻子两人一起往前走去。这情景和他与妻子初恋时的情景一模一样他非常痛苦，要命的是这种情景他常常会碰上因此他必定异常愤怒。愤怒使他产生了杀人的欲望他便准备了一把刀。所以当他后来再在暗中盯住勾引他妻子的人时怀里已经有了把刀。



勾引者常常去峡谷咖啡馆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当这一天勾引者走入峡谷咖啡馆时他也尾随而入。他在勾引者对面坐下来，他是第一次和勾引者挨得这么近脸对着脸。他看到勾引者的头发梳理得很漂亮脸上搽着一种很香的东西，他从心里讨厌憎恶这样的男人。他和勾引者说的第一句话是他是谁的丈夫，勾引者听到这句话时显然吃了一惊，因为勾引者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因此他肯定要吃惊一下。但是勾引者是那种非常老练的男人，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很可能回过头去看看以此来让人感到他以为杀人者是在和别人说话。当他转回头后已经不再吃惊而是很平静地看了杀人者一眼，继续喝自己的咖啡。杀人者又说了一遍他是谁的丈夫。勾引者抬起头来问他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勾引者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这次吃惊和第一次吃惊已经完全不同了。杀人者此刻显然已经很愤怒了他的手很可能去摸了摸怀里藏着的刀但他还是压住愤怒问他是否认识他的妻子，他说出了妻子的名字。勾引者装着很迷惑的样子摇摇头说他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名字他显然想抵赖下去。杀人者说出了勾引者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他告诉勾引者他早就盯上他了继续抵赖下去毫无必要勾引者不再说话他似乎是在考虑对策。这个时候杀人者就要勾引者别再和他妻子来往他告诉了勾引者以前他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可自从勾引者的出现这一切全完了他甚至哀求勾引者将妻子还给他。勾引者听完他的话以后告诉他他说的有关他妻子的话使他莫名其妙他再次说他从未听说过他妻子的名字更不用说认识了勾引者已经决定抵赖到底了。他听完勾引者的话绝望无比那时候他的愤怒已经无法压制所以他拿出了怀里的刀向勾引者刺去后来的情景我们都看到了。

江飘致陈河的信



来信收到，你的固执使任何人都无可奈何。我不明白你对情杀怎么会如此心醉神迷。尽管你也进行了另外可能性的思考，你的本质却使你从一开始就认定那是情杀，别的所有思考都不过是装腔作势，或者自欺欺人而已。

前面你的信你已经分析了杀人者的动机，这封信你连杀人过程也罗列了出来，我读完了你的信，如同读完了一篇小说。应该说我津津有味。可我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我读的不是小说，是一起凶杀案件档案。因为你的分析里有一个十分大的漏洞，这个漏洞不仅使我，也许会使别人都感到你的分析实在难以真实可信。

你对峡谷咖啡馆凶杀的分析，虽然连一些细节都没有放过，却放过了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凶手选择的是同归于尽的方法。你仔细分析了凶手怎么会随身带刀——这一点很好。你把凶手和被杀者在峡谷咖啡馆见面安排成第一次，也就是说他们是首次见面并且交谈。这便是缺陷所在。在你的分析里凶手走进峡谷咖啡馆，在被杀者对面坐下来时显然并不想杀害对方，虽然他带着刀。那时候凶手显然想说服对方，他先是要求，后是哀求，希望对方别再和自己的妻子来往，而且还令人感动地说了一通自己和妻子的初恋。在你的分析里，凶手还期望过去的美好生活重新开始。然而由于被杀者缺乏必要的明智——顺便说一句，如果是我的话，会立刻同意凶手的全部要求，并且会说到做到，因为这实在是甩掉一个女人的大好时机。可是被杀者显然有些愚蠢，所以他便被杀了。

我倒并不是说凶手那时还不具备杀人的理由，凶手已经被激怒了，所以他杀人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你分析中的杀人是即兴爆发的，凶手在走入咖啡馆时还不想杀人——你在分析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他的杀人是由于一时爆发出来的愤怒造成的。然而峡谷咖啡馆的凶杀者却是十分冷静，他杀人之后一点也不惊慌，而去叫警察。可以说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因此咖啡馆的凶杀很可能是预先就设计好的，当凶手走入咖啡馆时就知道自己要杀人了。相反，假若是即兴地杀人，那么凶手就不会那么冷静，他应该是惊慌失措，起码也得目瞪口呆一阵子，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自己干了些什么。而事实却是凶手十分冷静，惊慌失措和目瞪口呆的是我们。

峡谷咖啡馆的事实证明了凶杀是事先准备好的，你的分析却否定了这一点。所以你的分析无法使人相信。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仔仔细细读了好几遍你的信写得太好了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的目光太敏锐了。我完全同意你信中的分析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大得吓了我一跳。我越来越感到没有你的援助我也许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分析出咖啡馆的那起凶杀的真相我怎么会把最关键的同归于尽疏忽了真是要命我要惩罚自己。

确实如此凶手在走进咖啡馆之前已经和被杀者见过面交谈过了而且不止一次。凶手盯住被杀者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已经确认被杀者就是勾引他妻子破坏他幸福生活的人所以他不会不找他。他找了被杀者好几次该说的话都说了，可被杀者总是拼命抵赖什么也不承认即便抵赖他还可以容忍问题是被杀者在抵赖的同时继续勾引他的妻子这一切全让他暗暗看在眼里。他后来开始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妻子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爱他了一切都完了。他曾经设计了好几种杀勾引者的方法都可以使自己逃掉不让别人发现但他最后都否定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即使逃掉也没有什么意思妻子不可能回心转意他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所



以还不如归于尽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他选择了峡谷咖啡馆因为他发现勾引者常去那里他就决定在那里动手。他搞到了一把刀放在怀里继续盯着勾引者走入咖啡馆时他也走了进去在对面坐下。被杀者看到他时显然吃了一惊，但被杀者并未想到自己死期临近了凶手显然脸色非常难看但他依然没有放进心里去因为前几次凶手去找他时脸色同样非常难看所以他以为凶手又来恳求了他一点防备也没有他被凶手一刀刺中时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他到死都还没有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这次的分析开始合情合理了，但你还是疏忽了一点，事实上这个疏忽在你上封信里就有了，我当初没有发现，刚才读完你的信时才意识到。我记得峡谷咖啡馆的凶杀是发生在9月初，我记得自己是穿着衬衫坐在那里的，不知道你是穿着什么衣服？那个时候人最多只能穿一件衬衣，所以你分析说凶手将刀放在怀里不太可信。将刀放在怀里，一般穿比较厚的衣服才可能，而汗衫和衬衣的话，刀不太好放，一旦放进去特别显眼。我想凶手是将刀放在手提包中的，如果凶手没有带手提包，那么他就是将刀放在裤袋里，有些裤袋是很大的，放一把刀绰绰有余。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当初凶手是穿什么裤子？或者是不是带了手提包？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非常同意你的信你对那把刀的发现在太重要了。确实刀应该放在裤袋里我记得凶手没有带手提包他被警察带走时我看了他一眼他两手空空。你两次来信纠正了我分析里的错误使我感到一切都完美起来了。凶手走入峡谷咖啡馆时将刀放在裤袋里而不是怀里这样一来那



起凶杀就不会再有什么漏洞了。我现在非常兴奋经过这么多天来的仔细分析总算得出了一个使我满意的结局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但不知为何我现在又有些泄气似乎该干的事都干完了接下去什么事也没有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遇上这样的凶杀我现在的心情开始有些压抑心情特别无聊觉得一切都在变得没意思起来。

### 江飘致陈河的信

来信收到，你的情绪突变我感到十分有意思。你对那起凶杀太乐观了，所以要乐极生悲，你开始感到无聊了。事实上那起凶杀的讨论永远无法结束。除非我们两人中有一人死去。

虽然你现在的分析已经趋向完美，但并不是没有一点漏洞。首先你将那起凶杀定为情杀还缺少必要依据，完全是由于你那种不讲道理的固执，你认为那一定是情杀。你只给了我一个结论，并没有给我证据。如果现在放弃情杀的结论，去寻找另一种杀人动机，那么你又将有事可干了，我现在还坚持以前的观点：男人和女人交往是为了寻求共同的快乐，不是为了找死。鉴于你对情杀有着古怪的如痴如醉，我尊重你所以也同意那是情杀。

就是将那起凶杀定为情杀，也不是已经无法讨论下去了。有一个前提你应该重视，那就是被杀者的妻子究竟只和一个男人私通呢，还是和很多男人同时私通。你认为只和一个男人私通，你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你忘了重要的一点。一般女人只和一个男人私通的，都不愿与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她会从各方面感觉到私通者胜过自己丈夫，所以她必然要提出离婚。而与许多男人私通的女人，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她们一般不会离婚。你分析中的女人只和一个男人私通，我奇怪她为何不提出离婚。既然她不提出离婚，那么她很可能与别的很



多男人也私通。如果和很多男人私通，那么她的丈夫就难找到私通者，他会隐隐约约感到私通者都是些什么人，但他很难确定。他的妻子肯定是变化多端，让他捉摸不透。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杀的只能是自己的妻子，而不会是别人。事实上，杀人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最好的报复行为是：他也去私通，并且尽量在数量上超过妻子。这样的话，对人对己都是十分有利的。

1987年11月23日

露天餐厅里有一支轻音乐在游来游去，夜色已经降临，陈河与一位披发女子坐在一起，他们喝着同样的啤酒。

“我有一位朋友。”陈河说，“总是有不少女人去找他。”

女子将手臂支在餐桌上，手掌托住下巴似听非听地望着他。

“是不是有很多男人去找过你？”

“是这样。”女子变换了一个动作。将身体靠到椅背上去。

“你不讨厌他们吗？”

“有些讨厌，有些并不讨厌。”女子回答。

陈河沉吟了片刻，说：“像我这样的人大概不讨厌吧。”

女子笑而不答。

陈河继续说：“我那位朋友有很多女人，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女子点点头：“我也不理解。”

“男人和女人之间为何非要那样。”

“是的。”女子说，“我和你一样。”

“我希望有一种严肃的关系。”

“你想的和我一样。”女子表示赞同。



陈河不再往下说，他发现说的话与自己此刻的目标南辕北辙。

女子则继续说：“我讨厌男女之间的关系过于随便。”

陈河感到话题有些不妙，他试图纠正过来。他说：“不过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要太紧张。”

女子点头同意。

“我不反对男女之间的紧密交往，甚至发生一些什么。”陈河说完小心翼翼地望着她。

她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重又放下。她没有任何表示。

后来，他们站了起来，离开露天餐厅，沿着一条树木茂盛的小道走去，他们走到一块草地旁站住了脚。陈河说：“进去坐一会吧。”他们走向了草地。

他们在草地上坐下来，他们的身旁是树木，稀疏地环绕着他们。月光照射过来，十分宁静。有行人偶尔走过，脚步声清晰可辨。

“这夜色太好了。”陈河说。

女子无声地笑了笑，将双腿在草地上放平。

“草也不错。”陈河摸着草继续说。

他看到风将女子的头发吹拂起来，他伸手捏住她的一撮头发，小心翼翼地问：

“可以吗？”

女子微微一笑：“可以。”

他便将身体移过去一点，另一只手也去抚弄头发。他将头发放到自己的脸上，闻到一丝淡淡的香味。他抬起头看看她，她正沉思着望着别处。

“你在想什么？”他轻声问。



“我在感觉。”她说。

“说得太好了。”他说着继续将她的头发贴到脸上。他说：“真是太好了，这夜色太好了。”

她突然笑了起来，她说：“我还以为你在说头发太好了。”

他急忙说：“你的头发也非常好。”

“与夜色相比呢？”她问。

“比夜色还好。”他立刻回答。

现在他的手开始去抚摸她的全部头发了，偶尔还碰一下她的脸。他的手开始往下延伸去抚摸她的脖颈。

她又笑了起来，说：“现在下去了。”

他的手掌贴在了她的脖颈处，不停地抚摸。

她继续笑着，她说：“待会儿要来到脸上了。”

他的手摸到了她的脸上，从眼睛到了鼻子，又从鼻子到了嘴唇。他说：“真是太好了，这夜色实在是好。”

她再次突然笑了起来，她说：“我又错了，我以为你在夸奖我的脸。”

他急忙说：“你的脸色非常好。”

“算了吧。”她一把推开他。他的手掌继续伸过去，被她的手挡开，她问：“你刚才在餐厅里说了些什么？”

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你说的话和你的行为不一样。”

他想辩解，却又无话可说。

他站了起来，看着她离开草地，站到路旁去拦截出租汽车。她的手在挥动。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收到你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回信的原因是我一直在思考那起凶杀我开始重新思考了。你认为杀人者的妻子同时与几个男人私通现在我也用私通这个词了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其实你在前几封信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当初我心里也不是完全排斥我只是觉得与一个人私通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现在我已经同意你的分析同意杀人者的妻子同时与几个男人私通。你的分析非常可信杀人者的妻子与几个男人私通的话他确实很难确定那些私通者。这么看来杀人者长期盯住的不会是私通者而是他妻子由于他妻子和几个男人私通所以他有时会被搞糊涂因为他妻子一会去西区一会又去东区他妻子随时改变路线今天在这里过几天却在另一个地方。他长期以来迷惑不解很难确定私通者究竟是谁起初他还以为妻子是在迷惑他后来他才明白她同时与几个男人私通。你分析中说杀人者一旦发现这种事情以后应该杀死自己的妻子或者自己也去私通。但是峡谷咖啡馆的凶杀却是杀死一个男人这个事实很值得思考也就是说你的分析需要重新开始。根据我的想法是杀人者一旦发现妻子同时与几个男子私通以后他曾经想杀死自己的妻子但他实在下不了手不管怎么说他们之间也有过一段幸福生活那一段生活始终阻止了他向她下手。你提供的另一种办法即他也去私通他也不是没有去试过可是人与人不一样他那方面实在不行。最后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杀死私通者可私通者有好几个他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死然而问题是那些私通者他一个也确定不下来他怎么杀人呢?而且又会在峡谷咖啡馆找到一个私通者从而把他杀死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怎么也想不出来。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的信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就是那起凶杀最后的问题。凶手怎么会在咖啡馆找到私通者，并且把他杀死。事实上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也不是十分艰难，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设想，肯定能够找到答案。

我觉得被杀者很可能常去峡谷咖啡馆，至于杀人者是否常去那就不重要了。我们可以设计杀人者偶尔去了一次咖啡馆，在被杀者对面坐了下来。被杀者是属于那种被女人宠坏了的男人，他爱在任何人面前谈论他的艳事。这种男人我常遇上，这种男人往往只搞过一两个女人，但他会吹嘘自己搞过几十个了。他不管听者是否认识都会滔滔不绝地告诉对方，他的话中有真有假，他在谈起自己艳事时，会把某一两个女人的特性吐露出来。比如身体某部位有什么标记。当杀人者在被杀者对面坐下来以后，就开始倾听他的吹嘘了。当他说到某个女人时，说到这个女人的一些习性时，杀人者便开始警惕起来，显然那些习性与他妻子十分相像。最后被杀者不小心吐露了那个女人身体某部位某个标记时，杀人者便知道他说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同时他也不知道私通者是谁。被杀者显然无法知道即将大祸临头，他越吹越忘乎所以，把他和她床上的事也抖出来。然后他挨了一刀。

我这样分析可能太巧合了，你也许会这样认为。但事实上巧合的事到处都有。巧合的事一旦成为事实，那么谁也不会大惊小怪，都会觉得很正常。

### 陈河致江飘的信

你的分析非常有道理我同意你对巧合的解释实在是巧合到处都有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整个分析里把刀给忘掉了那把刀非常重要不能没有。既然杀人者是偶然遇上被杀者然后确定他和自



己的妻子私通是偶然遇上并不是早就盯住杀人者不太可能随身带着一把刀。也可以这样解释那时候杀人者裤袋里刚好放了一把刀但这样实在是太巧合了。你的分析我完全同意就是这把刀怎么会突然出来了这一点我还一时想不通。你在分析杀人者偶尔走进咖啡馆时让人感到他并没有带着刀可后来说出来就出来了是否有点太突然。

### 江飘致陈河的信

来信收到，你的问题来得很及时，要解决刀的问题事实上也很简单，只需做一些补充就行了。

杀人者显然早就知道妻子与许多男人私通，正如你分析的那样，他曾经想杀死妻子，但他怎么也下不了手；他也试图去和别的女人私通，可他在那方面实在不行。而妻子与人私通的事实又使他不堪忍受。按你的话说是：他终于绝望和愤怒了。所以他就准备了一把刀，一旦遇上私通者就把他杀死。结果他在峡谷咖啡馆遇上了。

### 陈河致江飘的信

你对刀的补充让我信服也就是说他早就准备了一把刀随时都会杀人所以他走进咖啡馆时身上带着刀。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他虽然走进咖啡馆时身上带着刀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要杀人他杀人是突然发生的所以他杀人之后不会非常冷静地去叫警察。同归于尽的杀人一般应该早就准备好了的也就是说他早就知道被杀者与自己妻子私通早就知道被杀者常去峡谷咖啡馆我记得你也曾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另一方面既然他知道自己妻子同时与几个男人私通他不可能只和一个男人同归于尽他应该试图把所有的私通者都杀死然后和最后一个私通者同归于尽。如果峡谷咖啡馆的被杀者是最后一个私通者的话那么他应该早就有准备而不会是偶然遇上。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不可



能知道所有的私通者他能确定一个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可能他一个也确定不了他只能怀疑那么几个人但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想杀人的话会杀错人。你前信中的分析里令人信服的地方就是让他确定了一个私通者通过习性与标记来确定的但没说清楚他为何要同归于尽。

### 江飘致陈河的信

你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正如你信上所说，他不可能知道所有与自己妻子私通的人，这很对。但由于愤怒他想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杀死一个私通者也能平息愤怒了。所以他早就准备同归于尽，只要能够找到一个私通者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平息愤怒，而不是把所有的私通者都杀死，你杀得完吗？首先他能知道所有的私通者吗？退一步说，由于他长久地寻找，仍然没法确定私通者，一个也没法确定，他就会变得十分急躁。当他在咖啡馆里遇到被杀者时，即便被杀者并未与他妻子私通，他也知道这一点。可是被杀者吹嘘自己如何去勾引别人的妻子时，被杀者的得意洋洋使他的愤怒针对他而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杀人者也会用同归于尽的方法杀死那人，虽然那人并未勾引他的妻子。因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自己已经无法忍受的愤怒，这是最为关键的。杀人在这个时候其实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在那个时候杀谁都一样。

### 陈河致江飘的信

我反复读你的信你的信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你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太了不起了。我现在非常想见你我们通了那么多的信却一直没有见面我太想见你了。你能否在12月2日下午去峡谷咖啡馆在以前的位置上坐下来我也会去我们就在那地方见面。

### 江飘致陈河的信



我也十分乐意与你见面，你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但12月2日下午我没空，我有一个约会。我们12月3日见面吧。就在峡谷咖啡馆。

1987年12月3日

窗外的天气苍白无力，有树叶飘飘而落。

“这天要下雪了。”

一个身穿灯芯绒夹克的男子坐在斜对面。他说。他的对座精神不振，眼神恍惚地看着一位女侍的腰，那腰在摆动。

“该下雪了。”

老板坐在柜台内侧，与香烟、咖啡、酒坐在一起，他望着窗外的景色，他的眼神无聊地瞟了出去。两位女侍站在他的右侧，目光同时来到这里，挑逗什么呢？这里什么也没有。一位女侍将目光移开，献给斜对面的邻座，她似乎得到了回报，她微微一笑，然后转回身去换了一盒磁带，《你为何不追求我》在“峡谷”里卖弄风骚。

“你好像不太习惯这里的气氛？”

“还好，这是什么曲子？”

邻座的两人在交谈。另一位女侍此刻向这里露出了媚笑，她总是这样也总是一无所获。别再去看她了，去看窗外吧，又有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有一个人走过去。

“你的信写得真好。”

“很荣幸。”

“你的信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

“你是不是病了，脸色很糟。”

老板侧过身去，他伸手按了一下录音机的按钮，女人的声音立刻终止。他换了一盒磁带。《吉米，来吧》。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峡谷”里出现了一声惨叫，女侍惊慌地捂住了嘴。穿灯芯绒夹克的男人倒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刀。

那个精神不振的男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走向老板。

“这儿有电话吗？”

老板呆若木鸡。

男人走出“峡谷”，他在门外站着，过了一会他喊道：

“警察，你过来。”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



# 一个地主的死

## 一

从前的时候，一位身穿黑色丝绸衣衫的地主，鹤发银须，他双手背在身后，走出砖瓦的宅院，慢悠悠地走在自己的田产上。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见了，都恭敬地放好锄头，双手搁着木柄，叫上一声：

“老爷。”

当他走进城里，城里人都称他先生。这位有身份的男人，总是在夕阳西下时，神态庄重地从那幢有围墙的房屋里走出来，在晚风里让自己长长的白须飘飘而起。他朝村前一口粪缸走去时，隐约显露出仪式般的隆重。这位对自己心满意足的地主老爷，腰板挺直地走到粪缸旁，右手撩起衣衫一角，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一脚踩在缸沿上，身体一腾就蹲在粪缸上了，然后解开裤带露出皱巴巴的屁股和两条青筋暴突的大腿，开始拉屎了。



其实他的床边就有一只便桶，但他更愿意像畜生一样在野外拉屎。太阳落山的情景和晚风吹拂或许有助于他良好的心情。这位年过花甲的地主，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他不像那些农民坐在粪缸上，而是蹲在上面。只是人一老，粪便也老了。每当傍晚来临之时，村里人就将听到地主老爷哎哟哎哟的叫唤，他毕竟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畅通无阻了。而且蹲在缸沿上的双腿也出现了不可抗拒的哆嗦。

地主三岁的孙女，穿着黑底红花的衣裤，扎着两根羊角辫子，使她的小脑袋显得怒气冲冲。她一摇一晃地走到地主身旁，好奇地看着他两条哆嗦的腿，随后问道：

“爷爷，你为什么动呀？”

地主微微一笑，说道：“是风吹的。”

那时候，地主眯缝的眼睛看到远处的小道上出现了一个白色人影，落日的余晖大片大片地照射过来，使他的眼睛里出现了许多跳跃的彩色斑点。地主眨了眨眼睛，问孙女：

“那边走来的是不是你爹？”

孙女朝那边认真地看了一会，她的眼睛也被许多光点迷惑，一个细微的人影时隐时现，人影闪闪发亮，仿佛唾沫横飞。这情形使孙女咯咯而笑，她对爷爷说：

“他跳来跳去的。”

那边走来的正是地主的儿子，这位身穿白色丝绸衣衫的少爷，离家已有多日。此刻，地主已经能够确定走来的是谁了，他心想：这孽子又来要钱了。

地主的儿媳端着便桶从远处的院子里走了出来，她将桶沿扣在腰间，一步一步挪动着走去。虽说走去的姿态有些臃肿，可她不紧不慢



悠悠然的模样，让地主欣然而笑。他的孙女已离他而去，此刻站在稻田中间东张西望，她拿不定主意，是去迎接父亲呢，还是走到母亲那里。

这时候天上传来隆隆的声响，地主抬起眼睛，看到北边的云层下面飞来了一架飞机。地主眯起眼睛看着它越飞越近，依然看不出什么来。他就问近处一位提着镰刀同样张望的农妇：

“是青天白日吗？”

农妇听后打了一抖，说道：

“是太阳旗。”

是日本人的飞机。地主心想糟了，随即看到飞机下了两颗灰颜色的蛋，地主赶紧将身体往后一坐，整个人跌坐到了粪缸里。粪水哗啦溅起和炸弹的爆炸几乎是同时。在爆炸声里，地主的耳中出现了无数蜜蜂的鸣叫，一片扬起的尘土向他纷纷飘落。地主双眼紧闭，脑袋里嗡嗡直响。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感受到粪水荡漾时的微波，脸上有一种痒滋滋的爬动，他睁开眼睛，将右手伸出粪水，看到手上有几条白色小虫，就挥了挥手将虫子甩去，此后才去捉脸上的小虫，一捏到小虫似乎就化了。粪缸里臭气十足，地主就让鼻子停止呼吸，把嘴巴张得很大。他觉得这样不错，就是脑袋还嗡嗡直响。好像有很多喊叫的人声，听上去很遥远，像是黑夜里远处的无数火把，闪来闪去的。地主微微仰起脑袋，天空呈现着黑暗前最后的蓝色，很深的蓝色。

地主在粪缸里一直坐到天色昏暗，他脑袋里的嗡嗡声逐渐减弱下去。他听到一个脚步在走过来，他知道是儿子，只有儿子的脚步才会这么无精打采。那位少爷走到粪缸旁，先是四处望望，然后看到了端坐于粪水之中的父亲，少爷歪了歪脑袋，说道：



“爹，都等着你吃饭呢。”

地主看看天空，问儿子：

“日本人走啦？”

“早走啦！快出来吧。”少爷转过身去嘟哝道，“这又不是澡堂。”

地主向儿子伸过去右手，说：“拉我一把。”

少爷迟疑不决地看着父亲的手，虽然天色灰暗起来，他还是看到父亲满是粪水的手上爬着不少小白虫。少爷蹲下身去采了几张南瓜叶子给地主，说：

“你先擦一擦。”

地主接过新鲜的瓜叶，上面有一层粉状的白毛，擦在手中毛茸茸略略有些刺手，恍若羊毛在手上经过，瓜叶折断后滴出的青汁有一股在鼻孔里拉扯的气味。地主擦完后再次把手伸向儿子，少爷则是看一看，又去采了几张南瓜叶子，放在自己掌心，隔着瓜叶握住了父亲的手，使了使劲把他拉了出来。

粪水淋漓的地主抖了抖身体，在最初来到的月光里看着往前走的儿子，心想：

这孽子。

## 二

城外安昌门外大财主王子清的公子王香火，此刻正坐在开顺酒楼上，酒楼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花甲老头蜷缩在墙角昏昏欲睡，怀里



抱着一把二胡。王香火的桌前放着三碟小菜，一把酒壶和一只酒盅。他双手插在棉衫袖管里，脑袋上扣一顶瓜皮帽，微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其实他正看着窗外。

窗外阴雨绵绵，湿漉漉的街道上如同煮开的水一样一片跳跃，两旁屋檐上滴下的水珠又圆又亮。他的窗口对着西城门，城墙门洞里站着五个荷枪的日本兵，对每一个出城的人都搜身检查。这时有母女二人走了过去，她们撑着黄色的油布雨伞，在迷蒙的雨中很像开放的油菜花，亮闪闪的一片。母亲的手紧紧搂住小女孩的肩，然后那片油菜花，春天里的油菜花突然消失了，她们走入了城墙门洞，站在日本人的面前。一个日本兵友好地抚摸起小女孩的头发，另一个在女孩母亲身上又摸又捏，动作看上去像是给沸水烫过的鸡腿毛似的。雨在风中歪歪斜斜地抖动，使他难以看清那位被陌生之手侵扰的女人的不安。

王香火将眼睛稍稍抬高，这样的情景他已经看到很多次了。现在，他越过了城墙，看到了远处一片无际之水。雨似乎小起来，他感到间隙正在扩大，远处的景色犹如一块正在擦洗的玻璃，逐渐清晰。他都能够看到拦鱼的竹篱笆从水中一排排露出着，一条小船就从篱笆上压了过去，在水汽蒸腾的湖面上恍若一张残叶漂浮着。船上有三个细小的人影，船头一人似乎手握竹竿在探测湖底，接着他看到中间一人跃入水中，少顷那人露出水面，双手先是向船舱做了摔去的动作，而后才一翻身进入船舱。因为远，那人翻身的动作在王香火眼中简化成了滚动，这位冬天里的捕鱼人从水面滚入了船舱。

城门那里传来了喊叫之声，透过窗户来到了王香火的耳中，仿佛是某处宅院着火时的慌乱。两个日本兵架着一个商人模样的男子，冲到了街道中央，又立刻站定。男子脸对着王香火这边，他的两条胳膊



被日本兵攥住，第三个日本兵端平了上刺刀的枪，朝着他的背脊哇哇大叫着冲上来。那男子毫无反应，也许他不知道背后的喊叫是死亡的召唤。王香火看到了他的身体像是被推了一把摇晃了两下，胸前突然生出了一把刺刀，他的眼睛在那一刻睁得滚圆，仿佛眼珠就要飞奔而出。那日本兵抬起一条腿，狠狠地向他踹去，趁他倒下时拔出了刺刀。他喷出的鲜血溅了那日本兵满满一脸，使得另两个日本兵又喊又笑，而那个日本兵则满不在乎地举臂高喊了几声，洋洋得意地回到城门下。

一双布鞋的声音走上楼来，五十开外的老板娘穿着粗布棉袄，脸上搽胭脂似的搽了一些灶灰。看着她粗壮走来的身体，王香火心想，难道日本人连她都不会放过？

老板娘说：“王家少爷，赶紧回家吧。”

她在王香火对面斜着身子坐下从袖管里抽出一条粉色的手帕，举到眼前，她抽泣道：

“我吓死啦。”

王香火注意到她是先擦眼睛，此后才有些许眼泪掉落出来。她落魄的容貌是精心打扮的，可她手举手帕的动作有些过分妖艳。那个在角落里打盹的老头咳嗽起来，接着站起身朝窗旁的两人看了一会，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那两人头都没回，准备说话的嘴就变成了哈欠。

王香火说：“雨停了。”

老板娘停止了抽泣，她仔细地抹了抹眼睛，将手帕又放回到袖管里。她看看窗下的日本兵，说道：

“好端端的生意被糟蹋了。”



王香火走出了开顺酒楼，在雨水流淌的街道上慢慢走去。刚才死去的男人还躺在那里，他的礼帽离他有几步远，礼帽里盛满了雨水。王香火没有看到流动的血，或许是被刚才的雨给冲走了。死者背脊上有一团杂乱的淡红色，有一些棉花翻了出来，又被雨点打扁了。王香火从他身旁绕了过去，走近了城门。

此刻，城墙门洞里只站着两个日本兵，扶枪看着他走近。王香火走到他们面前，取下瓜皮帽握在胸前，向其中一个鞠了一躬，接着又向另一个也鞠躬行礼。他看到两个日本兵高兴地笑了起来，一个还向他跷起了大拇指。他就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免去了搜身一事。

城外那条道路被雨水浸泡了几日，泥泞不堪，看上去坑坑洼洼。王香火选择了道旁的青草往前走去，从而使自己的双脚不被烂泥困扰。青草又松又软，歪歪曲曲地追随着道路向远处延伸。天空黑云翻滚，笼罩着荒凉的土地。王香火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初冬的寒风里低头而行，他的模样很像田野里那几棵丧失树叶的榆树，干巴巴地置身于一派阴沉之中。

那时候，前面一座尼姑庵前聚集了一队日本兵，他们截住了十来个过路的行人，让行人排成一行，站到路旁的水渠里，冰凉的泥水淹没到他们的膝盖，这些哆嗦的人已经难以分辨恐惧与寒冷。庵里的两个尼姑也在劫难逃，她们跪在庵前的一块空地上，两个兴致勃勃的日本兵用烂泥为她们还俗，将烂泥糊到她们光滑的头顶上，流得她们一脸都是泥浆，又顺着脖子流入衣内胸口。其他观看的日本兵狂笑着像是畜生们的嗥叫，他们前仰后合的模样仿佛一堆醉鬼已经神志不清。当王香火走近时，两个日本兵正努力给尼姑的前额搞出一些刘海来，



可是泥水却总是顷刻之间就流淌而下。其中一个日本兵就去拔了一些青草，在泥的帮助下终于在尼姑的前额粘住了。

这是一队准备去松篁的日本兵。他们的恶作剧结束以后，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官模样的中国人，走到了站立在水渠里的人面前，日本人挨个地看了一遍，又与中国人说了些什么。显然，他们是在挑选一位向导，使他们可以准确地走到松篁。

王香火走到他们面前，阴沉的天空也许正尽情吸收他们的狂笑，在王香火眼中更为突出的是他们手舞足蹈的姿态，那些空洞张开的嘴令他想起家中院内堆放的瓦罐。他取下了瓜皮帽，向日本兵鞠躬行礼。他看到那个指挥官笑嘻嘻地走上几步，用鞭柄敲敲他的肩膀，转过身去对翻译官叽叽咕咕说了一遍。王香火听到了鸭子般的声音，日本人厚厚的嘴唇上下摆动的情形，加强了王香火的这一想法。

翻译官走上来说：“你，带我们去松篁。”

### 三

这一年冬天来得早，还是十一月份的季节，地主家就用上炭盆了。王子清坐在羊皮铺就的太师椅里，两只手伸向微燃的炭火，神情悠然。屋外滴滴答答的雨水声和木炭的爆裂声融为一体，火星时时在他眼前飞舞，这情景令他感受着昏暗屋中细微的活跃。

雇工孙喜劈柴的声响阵阵传来，寒流来得过于突然，连木炭都尚未准备好。只得让孙喜在灶间先烧些木炭出来。



地主家三代的三个女人也都围着炭盆而坐，她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棉裤，穿了棉鞋的脚还踩在脚镬上，盛满的灶灰从镬盖的小孔散发出热量。即便如此，她们的身体依然紧缩着，仿佛是坐在呼啸的寒风之中。

地主的孙女对寒冷有些三心二意，她更关心的是手中的拨浪鼓，她怎么旋转都无法使那两个蚕豆似的鼓槌击中鼓面。稍一使劲拨浪鼓就脱手掉落了，她坐在椅子上探出脑袋看着地上的拨浪鼓，晃晃两条腿，觉得自己离地面远了一些，就伸手去拍拍她的母亲，那使劲的样子像是在拍打蚊虫。

灶间有一盆水浇到还在燃烧的木柴上，一片很响亮的哧哧声涌了过来，王子清听了感到精神微微一振，他就挪动了一下屁股，身体有一股舒适之感扩散开去。

孙喜提了一畚箕还在冒烟的木炭走了进来，他破烂的棉袄敞开着，露出胸前结实的皮肉，他满头大汗地走到这几个衣服像盔甲一样厚的人中间，将畚箕放到炭盆旁，在地主随手可以用火钳夹得住的地方。

王子清说道：“孙喜呵，歇一会吧。”

孙喜直起身子，擦擦额上的汗说：

“是，老爷。”

地主太太数着手中的佛珠，微微抬起左脚，右脚将脚镬往前轻轻一推，对孙喜说：

“有些凉了，替我去换些灶灰来。”

孙喜赶紧哈腰将脚镬端到胸前，说一声：

“是，太太。”



地主的儿媳也想换一些灶灰，她的脚移动了一下没有做声，觉得自己和婆婆同时换有些不妥。

坐久了身架子有些酸疼，王子清便站了起来，慢慢踱到窗前，听着屋顶滴滴答答的雨声，心情有些沉闷。屋外的树木没有一片树叶，雨水在粗糙的树干上歪歪曲曲地流淌，王子清顺着往下看，看到地上的一丛青草都垂下了，旁边的泥土微微撮起。王子清听到了一声鼓响，然后是他的孙女咯咯而笑，她终于击中了鼓面。孙女清脆的笑声使他微微一笑。

日本人到城里的消息昨天就传来了，王子清心想：那孽子也该回来了。

## 四

“太君说，”翻译官告诉王香火，“你带我们到了松篁，会重重有赏。”

翻译官回过头去和指挥官叽叽咕咕说了一通。王香火将脸扭了扭，看到那些日本兵都在枪口上插了一枝白色的野花，有一挺机枪上插了一束白花。那些白色花朵在如烟般飘拂的黑云下微微摇晃，旷漠的田野使王香火轻轻吐出了一口气。

“太君问你，”翻译官戴白手套的手将王香火的脸拍拍正，“你能保证把我们带到松篁吗？”

翻译官是个北方人，他的嘴张开的时候总是先往右侧扭一下。他的鼻子很大，几乎没有鼻尖，那地方让王香火看到了大蒜的形状。



“你他娘的是哑巴!”

王香火の嘴被重重地打了一下，他的脑袋甩了甩，帽子也歪了。然后他开口道：

“我会说话。”

“你他娘的!”

翻译官狠狠地给了王香火一耳光，转回身去怒气十足地对指挥官说了一通鸭子般的话。王香火戴上瓜皮帽，双手插入袖管里，看着他们。指挥官走上几步，对他吼了一段日本话。然后退下几步，朝两个日本兵挥挥手。翻译官叫嚷道：

“你他娘的把手抽出来!”

王香火没有理睬他，而是看着走上来的两个日本兵，思忖着他们会干什么。一个日本兵朝他举起了枪托，他看到那朵白花摇摇欲坠。王香火左侧的肩膀遭受了猛烈一击，双腿一软跪到了地上，那朵白花也掉落到泥泞之中，白色的花瓣依旧张开着。可是另一个日本兵的皮鞋踩住了它。

王香火抬起眼睛，看到日本兵手中拿了一根稻秧一样粗的铁丝，两端磨得很尖。另一个日本兵矮壮的个子，似乎有很大的力气，一下子就把他在袖管里的两只手抽了出来，然后站到了他的身后，把他两只手叠到了一起。拿铁丝的日本兵朝他嘿嘿一笑，就将铁丝往他的手掌里刺去。

一股揪心的疼痛使王香火低下了头，把头歪在右侧肩膀上。疼痛异常明确，铁丝受到了手骨的阻碍，似乎让他听到了嗒嗒这样的声响。铁丝往上斜了斜总算越过了骨头，从右侧手掌穿出，又刺入了左侧手掌。王香火听到自己的牙齿激烈地碰撞起来。



铁丝穿过两个手掌之后，日本兵一脸的高兴，他把铁丝拉来拉去拉了一阵，王香火忍不住低声呻吟起来。他微睁的眼睛看到铁丝上如同油漆似的涂了一层血，血的颜色逐渐黑下去，最后和下面的烂泥无法分辨了。日本兵停止了拉动，开始将铁丝在他手上缠绕起来。过了一会，这个日本兵走开了，他听到了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是日本兵的庆贺。他感到全身颤抖不已，手掌那地方越来越烫，似乎在燃烧。眼前一片昏暗，他就将眼睛闭上。

可能是翻译官在对他吼叫，有一只脚在踢他，踢得不太重，他只是摇晃，没有倒下。他摇摇晃晃，犹如一条捕鱼的小船，在那水汽蒸腾的湖面上。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清了翻译官的脸，他的头发被属于这张脸的手揪住了。翻译官对他吼道：

“你他娘的站起来！”

他身体斜了斜，站起来。现在他可以看清一切了，湿漉漉的田野在他们身后出现，日本兵的指挥官正对他叫嚷着什么，他就看看翻译官，翻译官说：

“快走。”

刚才滚烫的手被寒风一吹，升上了一股冰凉的疼痛。王香火低头看了看，手上有斑斑血迹，缠绕的铁丝看上去乱成一团。他用嘴咬住袖管往中间拉，直到袖管遮住了手掌。他感觉舒服多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的双手依旧插在袖管里。两个尼姑还跪在那里，她们泥浆横流的脸犹如两堵斑驳的墙，只有那四只眼睛是干净的，有依稀的光亮在闪耀，她们正看着他，他也怜悯地看着她们。水渠里站着的那



排人还在哆嗦，后面有一个小土坡，坡上的草被雨水冲倒后露出了根须。

## 五

地主家的雇工孙喜，这天中午来到了李桥，他还是穿着那件破烂的棉袄，胸口敞开着，腰间系一根草绳，满脸尘土地走来。

他是在昨天离开的地方，听说押着王香火的日本兵到松篁去了。他抹了抹脸上沾满尘土的汗水，憨笑着问：

“到松篁怎么走？”

人家告诉他：“你就先到李桥吧。”

阴雨几乎是和日本人同时过去的。孙喜走到李桥的时候，他右脚的草鞋带子断了，他就将两只草鞋都脱下来，插在腰间，光着脚丫噼噼啪啪走进了这个小集镇。

那时候镇子中央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哄笑和吆喝，这声音他很远就听到了，中间还夹杂着牲畜的叫唤。阳光使镇子上的土墙亮闪闪的，地上还是很潮湿，已经不再泥泞了，光脚踩在上面有些软，要不是碎石子硌脚，还真像是踩在稻草上面。

孙喜在那里站了一会，看看那团哄笑的人，又看看几个站在屋檐下穿花棉袄的女人，寻思着该向谁去打听少爷的下落。他慢吞吞地走到两堆人中间，发现那几个女人都斜眼看着他，他有些泄气，就往哄笑的男人堆里走去。



一个精瘦的男人正将一只公羊往一只母猪身上放，母猪趴在地上嗷嗷乱叫，公羊咩咩叫着爬上去时显得勉为其难。那男人一松手，公羊从母猪身上滑落在地，母猪就用头去拱它，公羊则用前蹄还击。那个精瘦的男人骂道：

“才入洞房就干架了，他娘的。”

另一个人说：

“把猪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像女人一样侍候公羊。”

众人都纷纷附和，精瘦男人嘻嘻笑着说：

“行呵，只是弟兄们不能光看不动手呀。”

有四个穿着和孙喜一样破烂棉袄的男子，动手将母猪翻过来，母猪白茸茸的肚皮得到了阳光的照耀，明晃晃的一片。母猪也许过于严重地估计了自己的处境，四条粗壮的腿在一片嗷叫里胡蹬乱踢。那四个人只得跪在地上，使劲按住母猪的腿，像按住一个女人似的。精瘦的男人抱起了公羊，准备往母猪身上放，这会轮到公羊四蹄乱踢，一副誓死不往那白茸茸肚皮上压的模样。那男人吐了一口痰骂起来：

“给你一个胖乎乎的娘们，你他娘的还不想要。他奶奶的！”

又上去四个人像拉纤一样将公羊四条腿拉开，然后把公羊按到了母猪的肚皮上。两头牲畜发出了同样绝望的喊叫，嗷嗷乱叫和咩咩低吟。人群的笑声如同狂风般爆发了，经久不息。孙喜这时从后面挤到了前排，看到了两头牲畜脸贴脸的滑稽情景。

有一个人说道：“别是头母羊。”

那精瘦的男子一听，立刻让人将公羊翻过来，一把捏住它的阳具，瞪着眼睛说：

“你小子看看，这是什么？这总不是奶子吧。”



孙喜这时开口了，他说：

“找不到地方。”

精瘦男子一下子没明白，他问：

“你说什么？”

“我说公羊找不到母猪那地方。”

粗瘦男子一拍脑门，茅塞顿开的样子，他说：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去了。”

孙喜听到夸奖微微有些脸红，兴奋使他继续往下说：

“要是教教它就好了。”

“怎么教它？”

“牲畜那地方的气味差不多，先把羊鼻子牵到那里去嗅嗅，先让它认谁了。”

精瘦男人高兴地一拍手掌，说道：

“你小子看上去憨头憨脑的，想不到还有一肚皮传宗接代的学问。你是哪里人？”

“安昌门外的。”孙喜说，“王子清老爷家的，你们见过我家少爷了吗？”

“你家少爷？”精瘦男人摇摇头。

“说是被日本兵带到松篁去了。”

有一人告诉孙喜：

“你去问那个老太婆吧。日本兵来时我们都跑光了，只有她在。没准她还会告诉你日本兵怎么怎么地把她那地方睡得又红又肿。”

在一片嬉笑里，孙喜顺着那人手指看到了一位六十左右的老太太，正独自一人靠着土墙，在不远处晒太阳。孙喜就慢慢地走过去，



他看到老太太双手插在袖管里，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他。孙喜努力使自己脸上堆满笑容，可是老太太的神色并不因此出现变化，散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张皱巴巴木然的脸。孙喜越走到她跟前，心里越不是滋味。好在老太太冷眼看了他一会后，先开口问他了：

“他们是在干什么？”

老太太眼睛朝那群人指一指。

“嗯——”孙喜说，“他们让羊和猪交配。”

老太太嘴巴一歪，似乎是不屑地说：

“一帮子骚货。”

孙喜赶紧点点头，然后问她：

“他们说你见过日本兵？”

“日本兵？”老太太听后愤恨地说，“日本兵比他们更骚。”

## 六

雨水在灰蒙蒙的空中飘来飘去，贴着脖子往里滴入，棉衫越来越重，身体热得微微发抖，皮肤像是涂了层糜烂的辣椒，仿佛燃烧一样，身上的关节正在隐隐作痛。

雨似乎快要结束了，王香火看到西侧的天空出现了惨淡的白色，眉毛可以接住头发上掉落的水珠。日本兵的皮鞋在烂泥里发出一片叽咕叽咕类似青蛙的叫声，他看到白色的泡沫从泥泞里翻滚出来。

翻译官说：“喂，前面是什么地方？”



王香火眯起眼睛看看前面的集镇，他看到李桥在阴沉的天空下，像一座坟茔般耸立而起，在翻滚的黑云下面，缓慢地接近了他。

“喂。”

翻译官在他脑袋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他晃了晃，然后才说：

“到李桥了。”

接着他听到了一段日本话，犹如水泡翻腾一样。日本兵都站住了脚，指挥官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地图，有几个士兵立刻脱下自己的大衣，用手张开为地图挡雨水。他们全都湿淋淋的，睁大眼睛望着他们的指挥官，指挥官收起地图吆喝了一声，他们立刻整齐地排成了一行，尽管疲乏依然劲头十足地朝李桥进发。

细雨笼罩的李桥以寂寞的姿态迎候他们，在这潮湿的冬天里，连一只麻雀都看不到。道路上留着胡乱脚印和一条细长的车辙，显示了一场逃难在不久前曾经昙花一现。

后来，他们来到了一处较大的住宅，王香火认出是城里开丝绸作坊的马家的私宅。逃难发生得过于匆忙，客厅里一盆炭火还在微微燃烧。日本兵指挥官朝四处看看，发出了满意的叫唤，脱下湿淋淋的大衣后，躺到了太师椅子里，穿皮鞋的双脚舒服地搁在炭盆上。这使王香火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他看到那双湿透的皮鞋出现了歪曲而上的蒸汽。指挥官向几个日本兵叽叽咕咕说了些什么，王香火听到了鞋后跟的碰撞，那几个日本兵走了出去。另外的日本兵依然站着，指挥官挥挥手说了句话，他们开始嬉笑着脱去大衣，围着炭火坐了下来。坐在指挥官身后的翻译官对王香火说：

“你也坐下吧。”



王香火选择一个稍远一些的墙角，席地坐下。他闻到了一股腥臭的气息，与日本兵哗啦哗啦说话的声音一起盘旋在他身旁。手掌的疼痛由来已久，似乎和手掌同时诞生，王香火已经不是很在意了。他看到两处的袖口油腻腻的，这情景使他陷入艰难的回忆，他怎么也无法得到这为何会油腻的答案。

几个出去的日本兵押着一位年过六十的老太太走了进来，那指挥官立刻从太师椅里跳起，走到他们跟前，看了看那位老女人，接着勃然大怒，他嘹亮的嗓音似乎是在训斥手下的无能。一个日本兵站得笔直，哇哇说了一通。指挥官才稍稍息怒，又看看老太太，然后皱着眉转过头来向翻译官招招手，翻译官急匆匆地走了上去，对老太太说：

“太君问你，你有没有女儿或者孙女？”

老太太看了看墙角的王香火，摇了摇头说：

“我只有儿子。”

“镇上一个女人都没啦？”

“谁说没有。”老太太似乎是不满地看了翻译官一眼，“我又不是男的。”

“你他娘的算什么女人。”

翻译官骂了一声，转向指挥官说了一通。指挥官双眉紧皱，老太太皱巴巴的脸使他难以看上第二眼。他向两个日本兵挥挥手，两个日本兵立刻将老太太架到一张八仙桌上。被按在桌上后老太太哎哟哎哟叫了起来，她只是被弄疼了，她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王香火看着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断了她的裤带，另一个将她的裤子剥了下来。露出了青筋暴突并且干瘦的腿，屁股和肚子出现了鼓出的皮肉。那身体的形状在王香火眼中像一只仰躺的昆虫。



现在，老太太知道自己面临了什么，当指挥官伸过去手指摸她的阴部时，她喉咙里滚出了一句骂人的话：

“不要脸啊！”

她看到了王香火，就对他诉苦道：

“我都六十三了，连我都要。”

老太太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慌乱，当她感到自己早已丧失了抵抗，就放弃了愤怒和牢骚。她看着王香火，继续说：

“你是安昌门外王家的少爷吧？”

王香火看着她没有做声，她又说：

“我看着你有点像。”

日本兵指挥官对老太太的阴部显得大失所望，他哇哇吼了一通，然后举起鞭子朝老太太那过于松懈的地方抽去。

王香火看到她的身体猛地一抖，哎哟哎哟地喊叫起来。鞭子抽打上去时出现了呼呼的风声，噼噼啪啪的声响展示了她剧烈的疼痛。遭受突然打击的老太太竟然还使劲撑起脑袋，对指挥官喊：

“我都六十三岁啦。”

翻译官上去就是一巴掌，把她撑起的脑袋打落下去，骂道：

“不识抬举的老东西，太君在让你返老还童。”

苍老的女人在此后只能以呜呜的呻吟来表示她多么不幸。指挥官将她那地方抽打成红肿一片后才放下鞭子，他用手指试探一下，血肿形成的弹性让他深感满意。他解下自己的皮带，将裤子褪到大腿上，走上两步。这时他又哇哇大叫起来，一个日本兵赶紧将一面太阳旗盖住老太太令他扫兴的脸。



## 七

气喘吁吁的孙喜跑来告知王香火的近况之后，一种实实在在的不祥之兆如同阳光一样，照耀到了王子清油光闪亮的脑门上。地主站在台阶上，将一吊铜钱扔给了孙喜，对他说：

“你再去看看。”

孙喜捡起铜钱，向他哈哈腰说：“是，老爷。”

看着孙喜又奔跑而去后，王子清低声骂了一句儿子：

“这孽子。”

地主的孽子作为一队日本兵的向导，将他们带到一个名叫竹林的地方后，改变了前往松篁的方向。王香火带着日本兵走向了孤山。孙喜带回的消息让王子清得知：当日本兵过去后，当地人开始拆桥了。孙喜告诉地主：“是少爷吩咐干的。”

王子清听后全身一颤，他眼前晴朗的天空出现了花朵凋谢似的灰暗。他呆若木鸡地站立片刻，心想：这孽子要找死了。

孙喜离去后，地主依旧站立在石阶上，眺望远处起伏的山冈，也许是过于遥远，山冈看上去犹如浮云般虚无缥缈。连绵阴雨结束之后，冬天的晴朗依然散发着潮湿。

然后，地主走入屋中。他的太太和儿媳坐在那里以哭声迎候他，他在太师椅里坐下，看着两个抽泣的女人，她们都低着头，捏着手帕的一角擦眼泪，手帕的大部分都垂落到了胸前，她们泪流满腮，却拿着个小角去擦。这情形使地主微微摇头。她们呜呜的哭声长短不一，仿佛已在替他儿子守灵了。太太说：

“老爷，你可要想个办法呀。”



他的儿媳立刻以响亮的哭声表达对婆婆的声援。地主皱了皱眉，没有做声。太太继续说：

“他干吗要带他们去孤山呢？还要让人拆桥。让日本人知道了他怎么活呀。”

这位年老的女人显然缺乏对儿子真实处境的了解，她巨大的不安带有明显的盲目。她的儿媳对公公的镇静难以再视而不见了，她重复了婆婆的话：

“爹，你可要想个办法呀。”

地主听后叹息了一声，说道：

“不是我们救不救他，也不是日本人杀不杀他，是他自己不想活啦。”

地主停顿一下后又骂了一句：

“这孽子。”

两个女人立刻号啕大哭起来，凄厉的哭声使地主感到五脏六腑都受到了震动，他闭上眼睛，心想就让她们哭吧。这种时候和女人待在一起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地主努力使自己忘掉她们的哭声。

过了一会，地主感到有一只手慢慢摸到了他脸上，一只沾满烂泥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孙女正满身泥巴地望着他。显然两个女人的哭泣使她不知所措，只有爷爷安然的神态吸引了她。地主睁开眼睛后，孙女咯咯笑起来，她说：

“我当你是死了呢。”

孙女愉快的神色令地主微微一笑，孙女看看两个哭泣的女人，问地主：“她们在干什么呀？”

地主说：“她们在哭。”



一座四人抬的轿子进了王家大院，地主的老友、城里开丝绸作坊的马老爷从轿中走出来，对站在门口的王子清作揖，说道：

“听说你家少爷的事，我就赶来了。”

地主笑脸相迎，连声说：

“请进，请进。”

听到有客人来到，两个女人立刻停止了呜咽，抬起通红的眼睛向进来的马家老爷露出一笑。客人落座后，关切地问地主：

“少爷怎么样了？”

“嗨——”地主摇摇头，说道，“日本人要他带着去松篁，他却把他们往孤山引，还吩咐别人拆桥。”

马老爷大吃一惊，脱口道：

“糊涂，糊涂，难道他不想活了？”

他的话使两个女人立刻又痛哭不已，王家太太哭着问：

“这可怎么办呀？”

马家老爷一脸窘相，他措手不及地看着地主。地主摆摆手，对他说：

“没什么，没什么。”

随后地主叹息一声，说道：

“你若想一日不得安宁，你就请客；若想一年不得安宁，那就盖屋；若要是一辈子不想安宁……”地主指指两个悲痛欲绝的女人，继续说，“那就娶妻生子。”



竹林这地方有一大半被水围住，陆路中断后，靠东南两侧木板铺成的两座长桥向松篁和孤山延伸。天空晴朗后，王香火带着日本兵来到了竹林。

王香火一路上与一股腥臭结伴而行，阳光的照耀使袖口显得越加油腻，身上被雨水浸湿的棉衫出现了发霉的气息。他感到双腿仿佛灌满棉花似的松软，跨出去的每一步都迟疑不决。现在，他终于看到那一片宽广之水了。深蓝荡漾的水波在阳光普照下，变成了一片闪光的黑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冬天的水面犹如寺庙一尘不染的地面，干净而且透亮，露出水面的竹篱笆恍若一排排的水鸟，在那里凝望着波动的湖水。

地主的儿子将手臂稍稍抬起，用牙齿咬住油腻的袖口往两侧拉了拉。他看到了自己凄楚的手掌。缠绕的铁丝似乎粗了很多，上面爬满了白色的脓水。肿胀的手掌犹如猪蹄在酱油里浸泡过久时的模样，这哪还像是手。王香火轻轻呻吟一声，抬起头尽量远离这股浓烈的腥臭。他看到自己已经走进竹林了。

翻译官在后面喊：

“你他娘的给我站住！”

王香火回过身去，才发现那队日本兵已经散开了，除了几个端着枪警戒的，别的都脱下了大衣，开始拧水。指挥官在翻译官的陪同下，向站在一堵土墙旁的几个男子走去。

或许是来不及逃走，竹林这地方让王香火感到依然人口稠密。他看到几个孩子的脑袋在一堵墙后挨个地探出了一下，有一个老人在不远处犹犹豫豫地出现了。他继续去看指挥官走向那几个人，那几个男



子全都向日本兵低头哈腰，日本兵的指挥官就用鞭柄去敲打他们的肩膀，表示友好，然后通过翻译官说起话来。

刚才那个犹豫不决的老人慢慢走近了王香火，胆怯地喊了一声：“少爷。”

王香火仔细看了看，认出了是他家从前的雇工张七，前年才将他辞退。王香火便笑了笑，问他：

“你身子骨还好吧。”

“好，好。”老人说，“就是牙齿全没了。”

王香火又问：“你现在替谁家干活？”

老人羞怯地一笑，有些难为情地说：

“没有啊，谁还会雇我？”

王香火听后又笑了笑。

老人看到王香火被铁丝绑住的手，眼睛便混浊起来，颤声问道：

“少爷，你是遭了哪辈子的灾啊？”

王香火看看不远处的日本兵，对张七说：

“他们要我带路去松篁。”

老人伸手擦了擦眼睛，王香火又说：

“张七，我好些日子没拉屎了，你替我解去裤带吧。”

老人立刻走上两步，将王香火的棉衫撩起来，又解了裤带，把他的裤子脱到大腿下面，然后说声：

“好了。”

王香火便擦着土墙蹲了下去，老人欣喜地对他说：

“少爷，从前我一直这么侍候你，没想到我还能再侍候你一次。”



说着，老人呜呜地哭了起来。王香火双眼紧闭，哼哼哈哈喊了一阵，才睁开眼睛对老人说：

“好啦。”

接着他翘起了屁股，老人立刻从地上捡了块碎瓦片，将滞留在屁眼上的屎仔细刮去。又替他穿好了裤子。

王香火直起腰，看到有两个女人被拖到了日本兵指挥官面前，有好几个日本兵围了上去。王香火对老人说：

“我不带他们去松篁，我把他们引到孤山去。张七，你去告诉沿途的人，等我过去后，就把桥拆掉。”

老人点点头，说：

“知道了，少爷。”

翻译官在那里大声叫骂他，王香火看了看张七，就走了过去。张七在后面说：

“少爷，回家后可要替张七向老爷请安。”

王香火听后苦笑一下，心想我是见不着爹了。他回头向张七点点头，又说：

“别忘了拆桥的事。”

张七向他弯弯腰，回答道：

“记住了，少爷。”

## 九



日本兵过去后一天，孙喜来到了竹林。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力也明显减小了，一些人聚在一家杂货小店前，或站或坐地晒着太阳聊天。小店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站在柜台内。街道对面躺着一个死去的男人，衣衫褴褛，看上去上了年纪了。小店老板说：

“日本人来之前他就死了。”

另一个人同意他的说法，应声道：

“是啊，我亲眼看到一个日本兵走过去踢踢他，他动都没动。”

孙喜走到了他们中间，挨个地看了看，也在墙旁蹲了下去。小店老板向那广阔的湖水指了指说道：

“干这一行的，年轻时都很阔气。”

他又指了指对面死去的老人，继续说：

“他年轻时每天都到这里来买酒，那时我爹还活着，他从口袋里随便一摸，就抓出一大把铜钱，‘啪’地拍在柜台上，那气派——”

孙喜看到湖面上有一叶小船，船上有三个人，船后一人摇船，船前一人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探测湖底。冬天一到，鱼都躲到湖底深潭里去了。那握竹竿的显然探测到了一个深潭，便指示船后一人停稳了。中间那赤膊的男子就站起来，仰脸喝了几口白酒后，纵身跃入水中。有一人说道：

“眼下这季节，鱼价都快赶上人参了。”

“兄弟，”老板看看他说，“这可是损命的钱，不好挣。”

又有人附和：“年轻有力气还行，年纪一大就不行啦。”

在一旁给小店老板娘剪头发的剃头师傅这时也开口了，他说：

“年轻也不一定行，常有潜水到了深潭里就出不来的事。潭越深，里面的蚌也越大。常常是还没摸着鱼，手先伸进了张开的蚌壳，



蚌壳一合拢夹住手，人就出不来了。”

小店老板频频点头。众人都往湖面上看，看看那个冬天里的捕鱼人是否也会被蚌夹住。那条小船在水上微微摇晃，船头那人握着竹竿似乎在朝这里张望，竹竿的大部分都浸在水中。另一人不停地摆动双桨，将船固定在原处。那捕鱼人终于跃出了水面，他将手中的鱼摔进了船舱，白色的鱼肚在阳光里闪耀了几下，然后他撑着船舷爬了上去。

众人逐个地回过头来，继续看着对面死去的捕鱼人。老人躺在一堵墙下面，脸朝上，身体歪曲着，一条右腿撑得很开，看上去裤裆那地方很开阔。死者身上只有一套单衣，千疮百孔的样子。

“肯定是冻死的。”有人说。

剃头的男人给小店老板娘洗过头以后，将一盆水泼了出去。他说：

“干什么都要有手艺，种庄稼要手艺，剃头要手艺，手艺就是饭碗。有手艺，人老了也有饭碗。”

他从胸前口袋里取出一把梳子，麻利地给那位女顾客梳头，另一只手在头发末梢不停地挤捏着，将水珠甩到一旁。两只手配合得恰到好处。其间还用梳子迅速地指指死者。

“他吃的亏就是没有手艺。”

小店老板微微不悦，他抬了抬下巴，慢条斯理地说：

“这也不一定，没手艺的人更能挣钱，开工厂，当老板，做大官，都能挣钱。”

剃头的男人将木梳放回胸前的口袋，换出了一把掏耳朵的银制小长勺。他说：



“当老板，也要有手艺，比如先生你，什么时候进什么货，进多少，就是手艺，行情也是手艺。”

小店老板露出了笑容，他点点头说：

“这倒也是。”

孙喜定睛看着坐在椅子上的老板娘，她懒洋洋极其舒服地坐着，闭着双眼，阳光在她身上闪亮，她的胸脯高高突起。剃头男子正给她掏耳屎，他的另一只手不失时机地在她脸上完成了一些小动作。她仿佛睡着似的没有反应。一个人说：

“她也是没手艺的吧。”

孙喜看着斜对面屋里出来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扭着略胖的身体倚靠在一棵没有树叶的树上，看着这里。众人嘻嘻笑起来，有人说：

“谁说没有，她的手艺藏在裤子里。”

剃头男子回头看了一眼，嘿嘿笑了起来，说道：

“那是侍候男人的手艺，也不容易呵。那手艺全在躺下这上面，不能躺得太平，要躺得曲，躺得歪。”

湖面上那小船靠到了岸边，那位冬天里的捕鱼人纵身跳到岸上，敞着胸膛噔噔地走了过来，下身只穿一条湿漉漉的短裤衩，两条黑黝黝的腿上的肌肉一抖一抖的。他的脸和胸膛是古铜色的，径直走到小店里，手伸进衣袋抓出一把铜钱拍在柜台上，对老板说：

“要一瓶白酒。”

老板给他拿了一瓶白酒，然后在一堆铜钱里拿了四个，他又一把将铜钱抓回到口袋里，噔噔地走向湖边的小船。他一步就跨进了船



里，小船出现了剧烈的摇晃，他两条腿踩了踩，船逐渐平稳下来。那根竹竿将船撑离了岸边，慢慢离去，那人依旧站着仰脖喝了几口酒。

小船远去后，众人都回过头来，继续议论那个死去了的捕鱼人。小店老板说：

“他年轻时在这一行里，是数一数二的。年纪一大就全完了，死了连个替他收尸的人都没有。”

有人说：“就是那身衣服也没人要。”

剃头的男子仍在给小店老板娘掏耳屎，孙喜看到他的手不时地在女人突起的胸前捏一把，佯睡的女人露出了微微笑意。这情景让孙喜看得血往上涌，对面那个妖艳的女人靠着树干的模样叫孙喜难以再坐着不动了。他的手在口袋里把老爷的赏钱摸来摸去。然后就站起来走到那女人面前。那个女人歪着身体打量着孙喜，对他说：

“你干什么呀？”

孙喜嘻嘻一笑，说道：“这西北风呼呼的，吹得我直哆嗦。大姐行行好，替我暖暖身子吧。”

女人斜了他一眼，问：

“你有钱吗？”

孙喜提着口袋边摇了摇，铜钱碰撞的声音使他颇为得意，他说：“听到了吗？”

女人不屑地说：

“尽些铜货。”她拍拍自己的大腿，“要想叫我侍候你，拿一块银元来。”

“一块银元？”孙喜叫道，“我都可以娶个女人睡一辈子了。”

女人伸手往墙上指一指，说道：



“你看看这是什么？”

孙喜看后说：“是洞嘛。”

“那是子弹打的。”女人神气十足地吊了吊眉毛，“我他娘的冒死侍候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还净想拿些铜货来搪塞我。”

孙喜将口袋翻出来，把所有铜钱捧在掌心，对她说：

“我只有这些钱。”

女人伸出食指隔得很远点了点，说：

“才只有一半的钱。”

孙喜开导她说：

“大姐，你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把这钱挣了。”

“放屁。”女人说，“我宁愿它烂掉，也不能少一个子儿。”

孙喜顿顿足说道：“行啦，我也不想捡你的便宜，我就进来半截吧。一半的钱进来半截，也算公道吧。”

女人想一想，也行。就转身走入屋内，脱掉裤子在床上躺下，叉开两条腿后看到孙喜在东张西望，就喊道：

“你他娘的快点。”

孙喜赶紧脱了裤子爬上去，生怕她又改变主意了。孙喜一进去，女人就拍着他的肩膀喊起来：

“喂、喂，你不是说进来半截吗？”

孙喜嘿嘿一笑，说道：

“我说的是后半截。”



持续晴朗的天气让王子清感到应该出去走走了，自从儿子被日本兵带走之后家中两个担惊受怕的女人整日哭哭啼啼，使他难以得到安宁。那天送城里马家老爷出门后，地主摇摇头说：

“我能不愁吗？”他指指屋中哭泣的女人，“可她们是让我愁上加愁。”

地主先前常去的地方，是城里的兴隆茶店。那茶店楼上有丝绣的屏风，红木的桌椅，窗台上一尘不染。可以眺望远处深蓝的湖水。这是有身份的人去的茶店，地主能在那儿找到趣味相投的人。眼下日本兵占领了城里，地主想了想，觉得还是换个地方为好。

王子清在冬天温和的阳光里，戴着呢料的礼帽，身穿丝绵的长衫，拄着拐杖向安昌门走去。一路上他不停地用拐杖敲打松软的路面，路旁被踩倒的青草，天晴之后沾满泥巴重新挺立起来。很久没有出门的王子清，呼吸着冬天里冰凉的空气，看着虽然荒凉却仍然广阔的田野，那皱纹交错的脸逐渐舒展开来。

前些日子安昌门驻扎过日本兵，这两天又撤走了。那里也有一家不错的茶店，是王子清能够找到的最近一家茶店。

王子清走进茶店，一眼就看到了他在兴隆茶店的几个老友，这都是城里最有钱的人。此刻，他们围坐在屋角的一张茶桌上，邻桌的什么人都有，也没有屏风给他们遮挡，他们依然眉开眼笑地端坐于一片嘈杂之中。

马家老爷最先看到王子清，连声说：

“齐了，齐了。”

王子清向各位作揖，也说：

“齐了，齐了。”



城里兴隆茶店的茶友意外地在安昌门的茶店里凑齐了。马老爷说：

“原本是想打发人来请你，只是你家少爷的事，就不好打扰了。”

王子清立刻说：

“多谢，多谢。”

有一人将身子探到桌子中央，问王子清：

“少爷怎么样了？”

王子清摆摆手，说道：

“别提了，别提了。那孽子是自食苦果。”

王子清坐下后，一伙计左手捏着紫砂壶和茶盅，右手提着铜水壶走过来，将紫砂壶一搁，掀开盖，铜水壶高过王子清头顶，沸水浇入紫砂壶中，热气向四周蒸腾开去。其间伙计将浇下的水中断了三次，以示对顾客有礼，竟然没有一滴洒出紫砂壶外。王子清十分满意，他连声说：

“利索，利索。”

马老爷接过去说：

“茶店稍稍寒酸了些，伙计还是身手不凡。”

坐在王子清右侧的是城里学校的校长，戴着金丝眼镜的校长说：

“兴隆茶店身手最快最稳的要数戚老三，听说他挨了日本人一枪，半个脑袋飞走了。”

另一人纠正道：

“没打在脑袋上，说是把心窝打穿了。”



“一样，一样。”马老爷说，“打什么地方都还能喘口气，打在脑袋和心窝上，别说是喘气了，眨眼都来不及。”

王子清两根手指执起茶盅喝了一口说：

“死得好，这样死最好。”

校长点头表示同意，他抹了抹嘴说：

“城南的张先生被日本人打断了两条腿……”

有人问：

“哪个张先生？”

“就是测字算命的那位。打断了腿，没法走路，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血从腿上往外流，哭得那个伤心啊。知道自己要死了是最倒霉的。”

马老爷笑了笑，说道：

“是这样。我家一个雇工还走过去问他：你怎么知道你要死了？他呜呜地说：我是算命的呀。”

有一人认真地点点头，说：

“他是算命的，他说自己要死了，肯定会死。”

校长继续往下说：

“他死的时候吓得直哆嗦，哭倒是不哭了，人缩得很小，睁圆眼睛看着别人，他身上臭烘烘的，屎都拉到裤子上了。”

王子清摇摇头，说：

“死得惨，这样死最惨。”

一个走江湖的男子走到他们跟前，向他们弯弯腰，从口袋里拿出一沓合拢的红纸，对他们说：



“诸位都是人上人，我这里全是祖传秘方，想发财，想戒酒，想干什么只要一看这秘方就能办到。两个铜钱就可换一份秘方。诸位，两个铜钱，你们拿着嫌碍手，放着嫌碍眼，不如丢给我换一份秘方。”

马老爷问：“有些什么秘方？”

走江湖的男子低头翻弄那些秘方，嘴里说道：

“诸位都是有钱人，对发财怕是没兴趣。这有戒酒的，有壮阳的……”

“慢着。”马老爷丢过去两个铜板说，“我就要发财的秘方。”

走江湖的便给了他一份发财秘方，马老爷展开一看，露出神秘一笑后就将红纸收起，惹得旁人面面相觑，不知他看到了什么。

走江湖的继续说：

“花无百日红，人无百年好。人生一世难免有伤心烦恼之事。伤心烦恼会让人日日消瘦，食无味睡不着，到头来恐怕性命难保。不要紧，我这里就有专治伤心烦恼的秘方，诸位为何不给自己留着一份？”

王子清把两个铜钱放在茶桌上，说：

“给我一份。”

接过秘方，王子清展开一看，上面只写着两个字——别想。王子清不禁微微一笑，继而又叹息一声。

这时，马家老爷取出了发财的秘方，向旁人展示，王子清同样也只看到两个字——勤劳。



青草一直爬进了水里，从岸边出发时显得杂乱无章，可是一进入水中它就舒展开来，每一根都张开着，在这冬天碧清的湖水里摇晃，犹如微风吹拂中的情景。冬天的湖水里清澈透明，就像睡眠一样安静，没有蝌蚪与青蛙的喧哗，水只是荡漾着，波浪布满了湖面，恍若一排排鱼鳞在阳光下发发出跳跃的闪光。于是，王香火看到了光芒在波动，阳光在湖面上转化成了浪的形状，它的掀动仿佛是呼吸正在进行。看不到一只船影，湖面干净得像是没有云彩的天空，那些竹篱笆在水面上无所事事，它们钻出水面只是为了眺望远处的景色，看上去它们都伸长了脖子。

已经走过了最后的一座桥，那些木桥即将溃烂，过久的风吹雨淋使它们被踩着时发出某种水泡冒出的声响，这是衰落的声响，它们丧失了清脆的响声，将它们扔入水中，它们的命运会和石子一样沉没，即便能够浮起来，也只是昙花一现。

王香火疑惑地望着支撑它们的桥桩，这些在水里浸泡多年的木桩又能支持多久？这座漫长的木桥通向对岸，显示了鸡蛋般的弧形，那是为了抵挡缓和浪的冲击。

对岸在远处展开，逆光使王香火看不清那张开的堤岸，但他看到了房屋，房屋仿佛漂浮在水面上，它们在强烈的照耀中反而显得暗淡无光。似乎有些人影在那里隐约出现，犹如蚂蚁般汇聚到一起。日本兵一个一个从地上站起来，拍打身上的尘土，指挥官吆喝了一声，这些日本兵慌乱排成了两队，将枪端在了手上。翻译官问王香火：

“到松篁还有多远？”

到不了松篁了，王香火心想。现在，他已经实实在在地站在孤山的泥土上，这四面环水的孤山将是结束的开始，唯有这座长长的木



桥，可以改变一切。但是不久之后，这座木桥也将消失。他说：

“快到了。”

翻译官和日本兵指挥官说了一阵，然后对王香火说：

“太君说很好，你带我们到松篁后重重有赏。”

王香火微低着头，从两队日本兵身旁走过去，那些因为年轻而显得精神抖擞的脸沾满了尘土，连日的奔波并没有使他们无精打采，他们无知的神态使王香火内心涌上一股怜悯。他走到了前面，走上了一条可以离开水的小路。

这里的路也许因为人迹稀少，显得十分平坦，完全没有雨后众多脚印留下的坎坷。他听到身后那种训练有素的脚步声，就像众多螃蟹爬上岸来一样“沙沙”作响，尘土扬起来了，黄色的尘土向两旁飘扬而起。那些冬天里枯萎了的树木，露出仿佛布满伤疤的枝丫，向他们伸出，似乎是求救，同时又是指责。

路的弯曲毫无道理，它并没有遭受阻碍，可它偏偏要从几棵树后绕过去。茂密的草都快摸到膝盖了，它们杂乱地纠缠到一起，互相在对方身上成长，冬天的萧条使它们微微泛黄，丧失了光泽的杂草看上去更让人感到是胡乱一片。

王香火此刻的走去已经没有目标，只要路还在延伸，他就继续往前走，四周是那样的寂静，听不到任何来到的声音，只有日本兵整齐的脚步和他们偶尔的低语。他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进入了下午，云层变得稀薄，阳光使周围的蓝色淡到了难以分辨，连一只鸟都看不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们站住了脚，路在一间茅屋前突然终止。低矮的茅屋像是趴在地上，屋檐处垂落的茅草都接近了泥土。两个端着枪的日本兵



走上去，抬脚踹开了屋门。王香火看到了另一扇门，在里面的墙壁上。这一次日本兵是用手拉开了门，于是刚才中断的路在那一扇门外又开始了。

翻译官说：“这他娘的是什么地方？”

王香火没有答理，他穿过茅屋走上了那条路。日本兵习惯地跟上了他，翻译官左右看看，满腹狐疑地说：

“怎么越走越不对劲？”

过了一会，他们又走到了湖边，王香火站立片刻，确定该往右侧走去，这样就可以重新走回到那座木桥边。

王香火又见到岸边的青草爬入湖水后的情景，湖面出现了一片阴沉，仿佛黑夜来临之时，而远处的湖水依然呈现阳光下的灿烂景色。是云层托住了阳光，云层的边缘犹如树叶一般，出现了耀目的闪光。

他听到身后一个日本兵吹起了口哨，起先是随随便便吹了几声，而后一支略为激昂的小调突然来到，向着阴沉的湖面扩散。王香火不禁回头张望了一下，看了看那个吹口哨的日本兵，那张满是尘土的脸表情凝重。年轻的日本兵边走边看着湖水，他并不知道自已吹出了家乡的小调。逐渐有别的日本兵应声哼唱起来，显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哼唱。这支行走了多日的队伍，第一次让王香火没有听到那“沙沙”的脚步声，汇合而成的低沉激昂的歌声，恍若手掌一样从后面推着王香火。

现在，王香火远远看到了那座被拆毁的木桥，它置身于一派阴沉之中，断断续续，像是横在溪流中的一排乱石。有十多条小船在湖面上漂浮，王香火听到了橹声，极其细微地飘入他耳中，就像一根丝线穿过针眼。



身后的日本兵哇哇叫喊起来，他们开始向小船射击，小船摇摇晃晃爬向岸边，如同杂草一样乱成一片。枪击葬送了船槽的声音，看着宽阔湖面上断裂的木桥，王香火凄凉地笑了笑。

## 十二

孙喜来到孤山对岸的时候，那片遮住阳光的云彩刚好移过来，明亮的湖面顿时阴暗下来，对岸的孤山看上去像只脚盆浮在水上。

当地的人开始在拆桥了，十多条小船横在那些木桩前，他们举着斧子往桥墩和桥梁上砍去，那些年长日久的木头在他们砍去时，折断的声音都是沉闷的。孙喜看到一个用力过猛的人，脆弱的桥梁断掉后，人扑空似的掉落水中，溅起的水珠犹如爆炸一般四处飞射。那人从水里挣扎而出，大喊：

“冻死我啦！”

近处的一条船摇了过去，把他拉上来，他裹紧湿淋淋的棉袄仿佛哭泣似的抖动不已。另一条船上的人向他喊：

“脱掉，赶紧脱掉。”

他则东张西望了一阵，一副担惊受怕的模样。他身旁一人把他抱住的双手拉开，将他的棉袄脱了下来，用白酒洒到他身上。他就直挺挺地站立在摇晃的小船上，温顺地让别人摆布他。他们用白酒擦他的身体。

这情景让孙喜觉得十分有趣，他看着这群乱糟糟的人，在湖上像砍柴一样砍着木桥。有两条船都快接近对岸了，他们在那边举斧砍



桥。这里的人向他们拼命喊叫，让他们马上回来。那边船上的人则朝这里招手，要让他们也过去，喊道：

“你们过来！”

孙喜听到离他最近一条船上的人在说：

“要是他们把船丢给日本人，我们全得去见祖宗。”

有一个人喊起来了，嗓门又尖又细，像个女人，他喊：

“日本人来啦！”

那两条船上的人慌乱起来，掉转船头时撞到了一起，而后拼命地划了过来，船在水里剧烈地摇晃，似乎随时都会翻转过去。待他们来到跟前，这里的人哈哈大笑。他们回头张望了片刻，才知道上当，便骂道：

“他娘的，把我们当女人骗了。”

孙喜笑了笑，朝他们喊：

“喂，我家少爷过去了吗？”

没有人答理他。桥已经断裂了，残木在水中漂开去，时沉时浮，仿佛是被洪水冲垮的。孙喜又喊了一声，这时有一人向他转过脸来问他：

“喂，你是在问谁？”

“问你也行。”孙喜说，“我家少爷过去了吗？”

“你家少爷是谁？”

“安昌门外的王家少爷。”

“噢——”那人挥挥手，“过去啦。”

孙喜心想我可以回去禀报了，就转身朝右边的大路走去。那人喊住他：



“喂，你往哪里走？”

“我回家呀。”孙喜回答，“去洪家桥，再去竹林。”

“拆掉啦。”那人笑了起来，“那边的桥拆掉啦。”

“拆掉了？”

“不就是你家少爷让我们拆的吗？”

孙喜怒气冲冲喊起来：

“那我他娘的怎么办？”

另一个笑着说：

“问你家少爷去吧。”

还是原先那人对他说：

“你去百元看看，兴许那边的桥还没拆。”

孙喜赶紧走上左侧的路，向百元跑去。这天下午，当地主家的雇工跑到百元时，那里的桥刚刚拆掉，几条小船正向西划去。孙喜急得拼命朝他们喊：

“喂，我怎么过去？”

那几条小船已经划远了，孙喜喊了几声没人答理，就在岸边奔跑起来，追赶那几条船。因为顺水船划得很快，孙喜破口大骂：

“乌龟王八蛋，慢点！狗娘养的，慢点！老子跑不动啦。”

后来，孙喜追上了他们，在岸边喘着粗气向他们喊：

“大哥，几位大哥，行行好吧，给兄弟摆个渡。”

船上的人问他：

“你要去哪里？”

“我回家，回安昌门。”

“你走冤路啦，你该去洪家桥才对。”



孙喜费劲地吞了一口口水，说：

“那边的桥拆掉了，大哥，行行好吧。”

船上的人对他说：“你还是往前跑吧，前面不远有一座桥，我们正要去拆。”

孙喜一听前面有一座桥，立刻又撒腿跑开了，心想这次一定要抢在这些王八羔子前面。跑了没多久，果然看到前面有一座桥，再看看那几条船，已被他甩在了后面。他就放慢脚步，向桥走了过去。

他走到桥中间时，站了一会，看着那几条船划近，然后才慢吞吞地走到对岸，这下他彻底放心了，便在草坡上坐下来休息。

那几条船划到桥下，几个人站起来用斧子砍桥桩。一个使橹的人看了一眼孙喜，叫道：

“你怎么还不走？”

孙喜心想现在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正要这么说，那人告诉他：

“你快跑吧，这里去松篁的桥也快要拆掉了，还有松篁去竹林的桥，你还不跑？”

还要拆桥？孙喜吓得赶紧跳起来，撒开腿像一条疯狗似的跑远了。

## 十三

地主站在屋前的台阶上，手里捏着一串铜钱，他感到孙喜应该来了。



此刻，傍晚正在来临，落日的光芒通红一片，使冬天出现了暖意。王子清让目光越过院墙，望着一条微微歪曲的小路，路的尽头有一片晚霞在慢慢浮动，一个人影正从那里跑来，孙喜卖力的跑动，使地主满意地点点头。

他知道屋中两个悲伤的女人此刻正望着他，她们急切地盼着孙喜来到，好知道那孽子是活是死。她们总算知道哭泣是一件劳累的事了，她们的眼泪只是为自己而流。现在她们不再整日痛哭流涕，算是给了他些许安宁。

孙喜大汗淋漓地跑了进来，他原本是准备先向水缸跑去，可看到地主站在面前，不禁迟疑了一下，只得先向地主禀报了。他刚要开口，地主摆了摆手，说道：

“去喝几口水吧。”

孙喜赶紧到水缸前，咕噜咕噜灌了两瓢水，随后抹抹嘴喘着气说：

“老爷，没桥了。少爷把他们带到了孤山，桥都拆掉了，从竹林出去的桥都拆掉了。”

他向地主咧咧嘴，继续说：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地主微微抬起了头，脸上毫无表情，他重又看起了那条小路。身后爆发了女人喊叫般的哭声，哗啦哗啦犹如无数盆水那样从门里倒出来。

孙喜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主手里的铜钱，心想怎么还不把赏钱扔过来，他就提醒地主：

“老爷，我再去打听打听吧。”



地主摇摇头，说：

“不用了。”

说着，地主将铜钱放回口袋，他对大失所望的雇工说：

“孙喜，你也该回家了，你就扛一袋米回去吧。”

孙喜立刻从地主身旁走入屋内，两个女人此刻同时出来，对地主叫道：

“你再让孙喜去打听打听吧。”

地主摆摆手，对她们说：

“不必了。”

孙喜扛了一袋米出来，将米绑在扁担的一端，往肩上试了试，又放下。他说：

“老爷，一头重啦。”

地主微微一笑，说：

“你再去拿一袋吧。”

孙喜哈哈腰说道：

“谢了，老爷。”

## 十四

“你们到不了松篁了。”王香火看着那些小船在湖面上消失，转过身来对翻译官说，“这地方是孤山，所有的桥都拆掉了，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翻译官惊慌失措地喊叫起来，王香火看到他挥拳准备朝自己打来，可他更急迫的是向日本兵指挥官叽里呱啦报告。

那些年轻的日本兵出现了惊愕的神色，他们的脸转向宽阔的湖水，对自己身陷绝境显得难以置信。后来一个算是醒悟了的日本兵端起刺刀，哇哇大叫着冲向王香火，他的愤怒点燃了别人的仇恨，立刻几乎所有的日本兵都端上刺刀大叫着冲向王香火。指挥官吆喝了一声后，日本兵迅速收起刺刀挺立在那里。指挥官走到王香火面前，举起拳头哇哇咆哮起来，他的拳头在王香火眼前挥舞了好一阵，才狠狠地打出一拳。

王香火没有后退就摔倒在地，翻译官走上去使劲地踢了他几脚，叫道：

“起来，带我们去松篁。”

王香火用胳膊肘撑起身体，站了起来。翻译官继续说：

“太君说，你想活命就带我们去松篁。”

王香火摇了摇头说：

“去不了松篁了，所有的桥都拆掉了。”

翻译官给了王香火一耳光，王香火的脑袋摇摆了几下，翻译官说：

“你他娘的不想活啦。”

王香火听后低下了头，喃喃地说：

“你们也活不了。”

翻译官脸色惨白起来，他向指挥官说话时有些结结巴巴。日本兵指挥官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他让翻译官告诉王香火，要立刻把他们带离这里。王香火对翻译官说：



“你们把我杀了吧。”

王香火看着微微波动的湖水，对翻译官说：

“就是会游泳也不会活着出去，游到中间就会冻死。你们把我杀了吧。”

翻译官向指挥官说了一通，那些日本兵的脸上出现了慌张的神色，他们都看着自己的指挥官，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和他们一样不知所措的人。

站在一旁的王香火又对翻译官说：

“你告诉他们，就是能够到对岸也活不了，附近所有的桥都拆掉了。”

然后他笑了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是我让他们拆的。”

于是那队年轻的日本兵咆哮起来，他们一个个端上了刺刀，他们满身的泥土让王香火突然有些悲哀，他看到的仿佛只是一群孩子而已。指挥官向他们挥了挥手，又说了一些什么，两个日本兵走上去，将王香火拖到一棵枯树前，然后用枪托猛击王香火的肩膀，让他靠在树上，王香火疼得直咧嘴。他歪着脑袋看到两个日本兵在商量着什么，另外的日本兵都在望着宽阔的湖水，看上去忧心忡忡的，他们毫不关心这里正在进行的事。他看到两个日本兵排成一行，将刺刀端平走了上来。阳光突然来到了，一片令人目眩的光芒使眼前的一切灿烂明亮，一个日本兵端着枪在地上坐了下去，他脱下了大衣放到膝盖上，然后低下了头，另一个日本兵走上去拍拍他瘦弱的肩膀，他没有动，那人也就在他身旁站着不动了。



端着刺刀的两个日本兵走到五六米远处站住脚，其中一个回头看指挥官，指挥官正和翻译官在说话。他就回头和身旁的日本兵说了句什么。王香火看到有几个日本兵脱下帽子擦起了脸上的尘土，湖面上那座破碎不堪的断桥也出现了闪光。

那两个日本兵哇哇叫着冲向王香火，这一刻有几个日本兵回头望着他了。他看到两把闪亮的刺刀仿佛从日本兵下巴里长出来一样，冲向了自己。随即刺入了胸口和腹部，他感到刺刀在体内转了一圈，然后又拔了出来。似乎是内脏被挖了出来，王香火沙哑地喊了一声：

“爹啊，疼死我了。”

他的身体贴着树木滑到地上，扭曲着死在血泊之中。

日本兵指挥官喊叫了一声，那些日本兵立刻集合到一起，排成两队。指挥官挥了一下手，他们“沙沙”地走了起来。中间一人用口哨吹起了那支小调，所有的人都低声唱了起来。这支即将要死去的队伍，在傍晚来到之时，唱着家乡的歌曲，走在异国的土地上。

## 十五

孙喜挑着两袋大米“吱呀吱呀”走后，王子清慢慢走出院子，双手背在身后，在霞光四射的傍晚时刻，缓步走向村前的粪缸。冬天的田野一片萧条，鹤发银须的王子清感到自己走得十分凄凉，那些枯萎的树木恍若一具具尸骨，在寒风里连颤抖都没有。一个农民向他弯下了腰，叫一声：

“老爷。”



“嗯。”

他鼻子哼了一下，走到粪缸前，撩起丝绵长衫，脱下裤子后一脚跨了上去。他看着那条伸展过去的小路，路上空空荡荡，只有夜色在逐渐来到。不远处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正在刨地，锄头一下一下落进泥土里，听上去有气无力。这时，他感到自己哆嗦的腿开始抖动起来，他努力使自己蹲得稳一点，可是力不从心。他看看远处的天空，斑斓的天空让他头晕眼花，他赶紧闭上眼睛，这个细小的动作使他从粪缸上栽了下去。

地主看到那个农民走上前来问他：

“老爷，没事吧。”

他身体靠着粪缸想动一下，四肢松软得像是里面空了似的。他就费劲地向农民伸出两根手指，弯了弯。农民立刻俯下身去问道：

“老爷，有什么吩咐？”

他轻声问农民：

“你以前看到过我掉下来吗？”

农民摇摇头回答：

“没有，老爷。”

他伸出了一根手指，说：

“第一次？”

“是的，老爷，第一次。”

地主轻轻笑了起来，他向农民挥挥手指，让他走开。老年农民重新走过去刨地了。地主软绵绵地靠着粪缸坐在地上，夜色犹如黑烟般逐渐弥漫开来，那条小路还是苍白的。有女人吆喝的声音远远飘来，这声音使他全身一抖，那是他妻子年轻时的声音，正在召唤贪玩的儿



子回家。他闭上了眼睛，看到无边无际的湖水从他胸口一波一波地涌了过去，云彩飘得太低了，像是风一样从水面上卷过来。他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心不在焉地向他走来，他在心里骂了一声——这孽子。

地主家的两个女人在时深时浅的悲伤里，突然对地主一直没有回家感到慌乱了，那时天早已黑了，月光明亮地照耀而下。两个小脚女人向村前磕磕绊绊地跑去，嘴里喊叫着地主，没有得到回答的女人立刻用哭声呼唤地主。她们的声音像是啼叫的夜鸟一样，在月光里飞翔。当她们来到村口粪缸前时，地主歪着身体躺在地上已经死去了。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



## 一封过去的信

一位穷困潦倒中的诗人，在他四十三岁的某一天，站在自己的书柜前迟疑不决，面对二十来年陆续购买的近五千册书籍，他不知道此刻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才能和自己的心情和谐一致。

他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从中间的架子上取下来，读了这样一段：“……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着地球……”他觉得很好，可是他不打算往下读，就换了一册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一打开就是第八页，他看到：“……吃过之后，她比先前更饥饿。她与许多野兽交配过。而且还要与更多的野兽交配……”他这时感到自己也许是要读一些小说，于是他站到了凳子上，在书柜最顶层取出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他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书中人物卡什



是怎样评价自己父亲的：“‘这是卡什、朱厄尔、瓦达曼，还有杜威·德尔，’爹说，一副小人得志、趾高气扬的样子，假牙什么的一应俱全，虽说他还不敢正眼看我们。‘来见过本德仓太太吧。’他说。”

这位诗人就这样不停地将书籍从架子上取下来，紧接着又放了回去，每一册书都只是看上几眼，他不知道已经在书柜前站了两个多小时了，只是感到还没有找到自己准备坐到沙发里或者躺到床上去认真读一读的书。他经常这样，经常乐此不疲，没有目标地在书柜前寻找着准备阅读的书。

这一天，当他将《英雄挽歌》放回原处，拿着《培尔·金特》从凳子上下来时，一封信从书里滑了出来，滑到膝盖时他伸手抓住了它。他看到了十分陌生的字迹，白色的信封开始发黄了，他走到窗前，坐了下来，取出里面的信，他看到信是一位名叫马兰的年轻女子写来的，信上这样写：

……你当时住的饭店附近有一支猎枪，当你在窗口出现，或者走出饭店时，猎枪就瞄准了你，有一次你都撞到枪口上了，可是猎枪一直没有开枪，所以你也就安然无恙地回去了……我很多情……我在这里有一间小小的“别墅”，各地的朋友来到时都在这里住过。这里的春天很美丽，你能在春天的时候（别的时候也行）来我的“别墅”吗？

信的最后只有“马兰”两个字的签名，没有写上日期，诗人将这张已经发黄了的信纸翻了过来。信纸的背面有很多霉点，像是墨水留下的痕迹，他用指甲刮了几下，出现了一些灰尘似的粉末。诗人将信纸放在桌上，拿起了信封。信封的左上角贴了四张白纸条，这封信是



转了几个地方后才来到他手上的。他一张一张地翻看着这些白纸条，每一张都显示了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住址，他当时总是迅速地变换自己的住址。

诗人将信封翻过来，找到了邮戳，邮戳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差不多所有的笔画上都长出了邮戳那种颜色的纤维，它们连在了一起，很难看清楚上面的日期。诗人将信封举了起来，让窗外的光芒照亮它，接着，他看到或者说是分辨出了具体的笔画，他看到了日期。然后，他将这封十二年前寄出的信放在了桌子上，心里想，在十二年前，一位年轻的女子，很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姑娘，曾经邀请他进入她的生活，而他却没有前往。诗人将信放入信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发硬了的面包，慢慢地咬了一口。

他努力去回想十二年前收到这封信时的情景，可他的记忆被一团乱麻给缠住了，像是在梦中奔跑那样吃力。于是他看着放在桌上的《培尔·金特》，他想到当时自己肯定是在阅读这部书，他不是坐在沙发里就是躺在床上。这封信他在手中拿了一会，后来他合上《培尔·金特》时，将马兰的信作为书签插入易卜生的著作之中，此后他十二年没再打开过这部著作。

当时他经常收到一些年轻女子的来信，几乎所有给他写过信的女子，无论漂亮与否，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光临到他的床上。就是他和这一位姑娘同居之时，也会用一个长途电话或者一封挂号的信件，将另一位从未见过的姑娘召来，见缝插针地睡上一觉。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信了，他也不知道该给谁写信。就是这样，他仍然每天两次下楼，在中午和傍晚的时候去打开自己的信箱，将手伸进去摸一摸里面的灰尘，然后慢慢地走上楼，回到自己屋



中。虽然他差不多每次都在信箱里摸了一手的灰尘，可对他来说这两次下楼是一天里最值得激动的事，有时候一封突然来到的信会改变一切，最起码也会让他惊喜一下，当手指伸进去摸到的不再是些尘土，而是信封那种纸的感受，薄薄的一片贴在信箱底上，将它拿出来时他的手会抖动起来。

所以他从书架上取下《培尔·金特》时，一封信滑出后掉到地上，对他是一个意外。他打开的不是信箱，而是一册书，看到的却是一封信。

他弯下身去捡起那封信件时，感到血往上涌，心里咚咚直跳。他拿着这封信走到窗前坐下，仔细地察看了信封上陌生的笔迹。他无法判断这封信出自谁之手，于是这封信对他来说也就充满了诱惑。他的手指从信封口伸进去摁住信纸抽了出来，他听到了信纸出来时的轻微响声，那种纸擦着纸的响声。

后来，他望到了窗外。窗外已是深秋的景色，天空里没有阳光，显得有些苍白，几幢公寓楼房因为陈旧而变得灰暗，楼房那些窗户上所挂出的衣物，让人觉得十分杂乱。诗人看着它们，感受到生活的消极和内心的疲惫。楼房下的道路上布满了枯黄的落叶，落叶在风中滑动着到处乱飘，而那些树木则是光秃秃地伸向空中。

## 周林

周林，是这位诗人的名字，他仍然坐在窗前，刚刚写完一封信，手中的钢笔在信纸的下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在一张空白信封上



填写了马兰的地址，是这位女子十二年前的地址，又将信纸两次对折后叠好放入信封。

他拿着信站起来，走到门后，取下挂在上面的外衣，穿上后他打开了门，手伸进右侧的裤子口袋摸了摸，他摸到了钥匙，接着放心地关上了门，在堆满杂物的楼梯上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去。

十分钟以后，周林已经走在大街上了。那是下午的时候，街道上飘满了落叶，脚踩在上面让他听到了沙沙的断裂声，汽车驶过时使很多落叶旋转起来。他走到人行道上，在一个水果店前站立了一会，水果的价格让他紧紧皱起了眉头，可是，他这样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尝过水果了？他的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一枚一元钱的硬币，他看着硬币心想：上一次吃水果时，似乎还没有流通这种一元的硬币。有好几年了。穷困的诗人将一元钱的硬币递了过去，说：

“买一个橘子。”

“买什么？”

水果店的主人看着那枚硬币问。

“买橘子。”他说着将硬币放在了柜台上。

“买一个橘子？”

他点点头说：“是的。”

水果店的主人坐到了凳子上，对那枚硬币显得不屑一顾，他向周林挥了挥手，说道：

“你自己拿一个吧。”

周林的目光在几个最大的橘子上挨个停留了一会，他的手伸过去后拿起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橘子，他问道：“这个行吗？”

“拿走吧。”



他双手拿着橘子往前走去，橘子外包着一层塑料薄膜，他去掉薄膜，橘子金黄的颜色在没有阳光的时候仍然很明亮，他的两个手指插入明亮的橘子皮，将橘子分成两半，慢慢吃着往前走去，橘子里的水分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所以他没法一片一片地品尝，必须同时往嘴里放上三片才能吃出一点味道来。当他走到邮局时，刚好将橘子吃完，他的手在衣服上擦了擦，从口袋里取出给马兰的信，把信扔入了邮筒。他在十二年后的今天，给那位十二年前的姑娘写了回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十二年前的来信，我今天正式收到了……这十二年里，我起码有七次变换了住址，每一次搬家都会遗失一些信件什么的，三年前我搬到现在这个住址，我发现自己已经将过去所有的信件都丢失了，唯有你这封信被保留了下来……十二年前我把你的信插入了一本书中，一本没有读完的书，你的信我也没有读完。今天，我准备将十二年前没有读完的书继续读下去时，我读完的却是你的信……在十二年前，我们之间的美好关系刚刚开始就被中断了，现在我就站在这中断的地方，等待着你的来到……我们应该坐在同一间房屋里，坐在同一个窗前，望着同样的景色，说着同样的话，将十二年前没有读完的书认真地读完……

## 两封马兰的来信

周林给马兰的信寄出后没过多久，有十来天，他收到了她的回信。马兰告诉周林，她不仅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没有变换过住址，而且



“从五岁开始，我就一直住在这里”。所以“你十二年后寄出的信，我五天就收到了”。她在信中说：“收到你的信时，我没有在读书，我正准备上楼，在楼梯里我读了你的信，由于光线不好，回到屋里我站到窗口又读了一遍，读完后我把你的信放到了桌子上，而不是夹到书里。”让周林感到由衷高兴的是，马兰十二年前在信中提到的“别墅”仍然存在。

这天中午，周林坐在窗前的桌旁，把马兰的两封来信放在一起，一封过去的信和一封刚刚收到的信，他看到了字迹的变化，十二年前马兰用工整稚嫩的字，写在一张浅蓝颜色的信纸上，字写得很小。信纸先是叠了一个三角，又将两个角弯下来，然后才叠出长方的形状，弯下的两个角插入到信纸之中。十二年前周林在拆开马兰来信时，对如此复杂的叠信方式感到很不耐烦，所以信纸被撕破了。

现在收到的这封信叠得十分马虎，而且字迹潦草，信的内容也很平淡，没有一句对周林发出邀请的话，只是对“别墅”仍然存在的强调，让周林感到十二年前中断的事可以重新开始。这封信写在一张纸的反面，周林将纸翻过来，看到是一张病历，上面写着：

停经五十天 请妇科诊治

然后是日期和比马兰信上笔迹更为潦草的医生签名。

## 马兰的“别墅”

马兰的别墅是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房屋，室内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写字台和一只三人沙发，显得空空荡荡。周林一走进去就



闻到了灰尘浓重的气息，不是那种在大街上飘扬和席卷的风沙，是日积月累后的气息，压迫着周林的呼吸，使他心里发沉。

马兰将背在肩上的牛皮背包扔进了沙发，走到窗前扯开了像帆布一样厚的窗帘，光线一下子照到了周林的眼睛上，他眯缝起眼睛，感到灰尘掉落下来时不是纷纷扬扬，倒像是蒙蒙细雨。

扯开窗帘以后，马兰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块抹布，她擦起了沙发。周林走到窗前，透过灰蒙蒙的玻璃，他看到了更为灰蒙蒙的景色，在杂乱的楼房中间，一条水泥铺成的小路随便弯曲了几下后来到了周林此刻站立的窗下。

刚才他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他们在火车站上了一辆的士，那是一辆红色的桑塔纳。马兰让他先坐到车里，然后自己坐在了他的身边，她坐下来时顺手将牛皮背包放到了座位的中间。周林心想这应该是一个随意的动作，而不是有意要将他们之间的身体隔开。他们说着一一些可有可无的话，看着的士慢慢驶去。司机打开的对讲机里同时有几个人在说话，互相通报着这座城市里街道拥挤的状况，车窗外人的身影就像森林里的树木那样层层叠叠，车轮不时溅起一片片白色的水花，水花和马兰鲜红的嘴唇，是周林在这阴沉的下午里唯一感受到的活力。

半个小时以后，的士停在了一个十分阔气和崭新的公共厕所旁。周林先从车里出来，他站在这气派的公共厕所旁，看着贴在墙上的白色马赛克和屋顶的红瓦，再看看四周的楼房，那些破旧的楼房看上去很灰暗，电线在楼房之间杂乱地来来去去，不远处的垃圾桶竟然倒在了地上，他看到一个人刚好将垃圾倒在桶上，然后一转身从容不迫地离去。



他站在这里，重新体会着刚才在车站广场寻找马兰时的情景。他的双腿在行李和人群中间艰难地跋涉着，冬天的寒风吹在他的脸上，让他感受到南方特有的潮湿。他呵出了热气，又吸进别人吐出的热气，走到了广场的铁栅栏旁，把胳膊架上去，伸长了脖子向四处眺望，寻找着一个戴红帽子的女人，这是马兰在信中给他的特征。他在那里站了十来分钟，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人人喜欢鲜艳的城市，他爬到铁栅栏上，差不多同时看到了十多顶红帽子，在广场拥挤的人群里晃动着，犹如漂浮在水面上的胡萝卜。

后来，他注意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正在走过来的戴红帽子的女人，为了不让寒风丝丝地往脖子里去，她缩着脖子走来，一只手捏住自己的衣领。她时时把头抬起来看看四周，手里夹着香烟，吸烟时头会迅速低下去，在头抬起来之前她就把烟吐出来。他希望这个女人就是马兰，于是向她喊叫：

“马兰。”

马兰看到了他，立刻将香烟扔到了地上，用脚踩了上去，扬起右手向他走去。她的身体裹在臃肿的羽绒大衣里，他感受不到她走来时身体的扭动；她鲜红的帽子下面是同样鲜红的围巾，他看不到她的脖子；她的手在手套里，她的两条腿一前一后摆动着，来到一个水坑前，她跳跃了起来，她跳起来时，让他看到了她的身体所展现出来的轻盈。

## 交谈



马兰像个工人一样叼着香烟，将周林身旁的椅子搬到电表下面，从她的牛皮背包里拿出一支电笔，站到椅子上，将电表上的两颗螺丝拧松后下来说：

“我们有暖气了。”

她从牛皮背包里拿出一个很大的电炉，起码有一千五百瓦，放到沙发旁，插上电源后电炉立刻红起来了，向四周散发着热量。马兰这时脱下了羽绒大衣，坐到沙发里，周林看到牛仔裤把马兰的臀部绷得很紧，尽管如此她的腹部还是坚决地隆出来了一些。周林看到电炉通红一片，接着看到电表纹丝不动。

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左手夹着香烟，右手玩着那支电笔，微笑地看着周林，皱纹爬到了她的脸上，在她的眼角放射出去，在她的额头舒展开来。周林也微笑了，他想不到这个女人会如此能干，她让电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同时又不用去交电费。

周林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炽热起来，他脱下羽绒服，走到床边，将自己的衣服和马兰的放在一起，然后回到沙发里坐下，他看到马兰还在微笑，就说：

“现在暖和多了。”

马兰将香烟递过去，问他：

“你抽一支吗？”

周林摇摇头，马兰又问：

“你一直都不抽烟？”

“以前抽过。”周林说道，“后来……后来就戒了。”

马兰笑起来，她问：

“为什么戒了？怕死？”



周林摇摇头说：“和死没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

“我明白了。”马兰笑了笑，又说，“十二年前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手里夹着一支牡丹牌的香烟。”

周林笑了，他说：“你看得这么清楚？”

“这不奇怪。”马兰说，“奇怪的是我还记得这么清楚。”

马兰继续说着什么，她的嘴在进行着美妙的变化，周林仔细听着她的声音，那个声音正从这张吸烟过多的嘴中飘扬出来，柔和的后面是突出的清脆，那种令人感到快要断裂的清脆。她的声音已经陈旧，如同一台用了十多年的收录机，里面出现了沙沙的杂音。尤其当她发出大笑时，嘶哑的嗓音让周林的眼中出现一堵斑驳的旧墙，而且每次她都是用剧烈的咳嗽来结束自己的笑声。当她咳嗽时，周林不由得要为她两叶肺担惊受怕。

她止住咳嗽以后，眼泪汪汪地又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随后拿出化妆盒，重新安排自己的容貌。她细心擦去被眼泪弄湿了的睫毛膏，又用手巾纸擦起了脸和嘴唇，接下去是漫长的化妆。她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体，可她热爱自己的脸蛋。那支只吸了一口的香烟搁在茶几上，自己燃烧着自己，她已经忘记了香烟的存在，完全投身到对脸蛋的布置之中。

## 沮丧

两个人在沙发上进行完牡丹牌香烟的交谈之后，马兰突然有些激动，她看着周林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



“要是十二年前，我这样和你坐在一起……我会很激动。”

周林认真地点点头，马兰继续说：

“我会喘不过气来的。”

周林微笑了，他说：

“当时我经常让人喘不过气来，现在轮到我自己喘不过气来了。”

他看了看马兰，补充说：

“是穷困，穷困的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

马兰同情地看着他，说：

“你毛衣的袖管已经磨破了。”

周林看了看自己的袖管，然后笑着问：

“你收到我的信时吃惊了吗？”

“没有。”马兰回答，她说，“我拆开你的信，先去看署名，这是我的习惯，我看到周林两个字，当时我没有想起来是你，我心想这是谁的信，边上楼边看，走到屋门口时我差不多看完了，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

周林问：“你回到屋中后又看了一遍？”

“是的。”马兰说。

“你吃惊了吗？”

“有点。”

周林又问：“没有激动？”

马兰摇摇头：“没有。”

马兰给自己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后说道：



“我觉得很有趣，我写出了一封信，十二年后才收到回信，我觉得很有趣。”

“确实很有趣。”周林表示同意，他问，“所以你就给我来信？”

“是的。”马兰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是单身一人。如果我已嫁人，有了孩子，这事再有趣我也不会让你来。”

周林轻声说：“好在你没有嫁人。”

马兰笑了，她将香烟吐出来，然后用舌尖润了润嘴唇，换一种口气说：

“其实我还是有些激动。”

她看看周林，周林这时感激地望着她，她深深吸了口气后说：

“十二年前我为了见到你，那天很早就去了影剧院，可我还是去晚了，我站在走道上，和很多人挤在一起，有一只手偷偷地摸起了我的屁股，你就是那时候出现的，我忘记了自己的屁股正在被侮辱，因为我看到了你，你从主席台的右侧走了出来，穿着一件绛红的夹克，走到了中央，那里有一把椅子，你一个人来到中央，下面挤满了人，而台上只有你一个人，空空荡荡地站在那里，和椅子站在一起。

“你笔直地站在台上，台下没有一丝声响，我们都不敢呼吸了，睁大眼睛看着你，而你显得很疲倦，嗓音沙哑地说想不到在这里会有那么多热爱文学、热爱诗歌的朋友。你说完这话微微仰起了脸，过了一会，前面出现了掌声，掌声一浪一浪地扑过来，立刻充满了整个大厅。我把手都拍疼了，当时我以为大家的掌声是因为听到了你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你说完那句话以后就流泪了，我站得太远，没有看到你的眼泪。



“在掌声里你说要朗诵一首诗歌，掌声一下子就没有了，你把一只手放到了椅子上，另一只手使劲地向前一挥，我们听到你响亮地说道：‘望着你的不再是我的眼睛|而是两道伤口|握着你的不再是我的手|而是……’

“我们憋住呼吸，等待着你往下朗诵，你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主席台上强烈的光线照在你的脸上，把你的脸照得像一只通了电的灯泡一样亮，你那样站了足足有十来分钟，还没有朗诵‘而是’之后的诗句，台下开始响起轻微的人声，这时你的手又一次使劲向前一挥，你大声说：‘而是……’

“我们没有听到接下来的诗句，我们听到了扑通一声，你直挺挺地摔到了地上。台下的人全呆住了，直到有几个人往台上跑去时，大家才都明白过来，都往主席台拥去，大厅里是乱成一团，有一个人在主席台上拼命地向下面喊叫，谁也听不清他在喊什么，他大概是在喊叫着要人去拿一副担架来。他不知道你已经被抬起来了，你被七八个人抬了起来，他们端着你的脑袋，架着你的脚，中间的人扯住你的衣服，走下了主席台，起码有二十来个人在前面为你开道，他们蛮横地推着喊道：‘让开，让开……’

“你四肢伸开地从我面前被抬过去，我突然感到那七八个抬着你的人，不像是在抬你，倒像是扯着一面国旗，去游行时扯着的国旗。你被他们抬到了大街上，我们全都拥到了大街上，阳光照在你的眼睛上使你很难受，你紧皱眉头，皱得嘴巴都歪了。

“街道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听过你朗诵‘而是……’的人簇拥着你，还有很多没有听过你朗诵的人，因为好奇也挤了进来，浩浩荡荡地向医院走去。来到医院大门口时，你闭着的眼睛睁开了，你的



手挣扎了几下，让抬着你的人把你放下，你双脚站到了地上，右手摸着额头，低声说：‘现在好了，我们回去吧。’

“有一个人爬到围墙上，向我们大喊：‘现在他好啦，诗人好啦，我们可以回去啦。’

“喊完他低下头去，别人告诉他，你说自己刚才是太激动了，他就再次对我们喊叫：‘他刚才太激动啦！’”

周林有些激动，他坐在沙发里微微打抖了，马兰不再往下说，她微笑地看着周林，周林说：

“那是我最为辉煌的时候。”

接着他嘿嘿笑了起来，说道：

“其实当时我是故意摔到地上的，我把下面的诗句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句都想不起来……我只好摔倒在地。”

马兰点点头，她说：“最先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你是太激动了，半年以后就不这样想了，我们觉得你是想不出下面的诗句。”

马兰停顿了一下，然后换了一种语气说：

“你还记得吗？你住的那家饭店的对面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我在那里站了三次，每次都站了几个小时……”

“一棵梧桐树？”周林开始回想。

“是的，有两次我看到你从饭店里走出来，还有一次你是走进去……”

“我有点想起来了。”周林看着马兰说道。

过了一会，周林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

“我完全想起来了，有一天傍晚，我向你走了过去……”

“是的。”马兰点着头。



随后她兴奋地说：“你是走过来了，是在傍晚的时候。”

周林霍地站了起来，他差不多是喊叫了：

“你知道吗，那天我去了码头，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我已经走了？”马兰有些不解。

“对，你走了。”周林又坚决地重复了一次。

他说：“我们就在梧桐树下，就在傍晚的时候，那树叶又宽又大，和你这个牛皮背包差不多大……我们约好了晚上十点钟在码头相见，是你说的在码头见……”

“我没有……”

“你说了。”周林不让马兰往下说，“其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约好了。”

马兰还想说什么，周林挥挥手不让她说，他让自己说：

“实话告诉你，当时我已经和另外一个姑娘约好了。要知道，我在你们这里只住三天，我不会花三天的时间去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后在剩下的十分钟里和她匆匆吻别。我一开始就看准了，从女人的眼睛里做出判断，判断她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小时里，最多半天的时间，就能扫除所有障碍从而进入实质。

“可是当我看到了你，我立刻忘记了自己和别的女人的约会。你站在街道对面的梧桐树下看着我，两只手放在一起，你当时的模样突然使我感动起来，我心里觉察到纯洁对于女人的重要。虽然我忘了你当时穿什么衣服，可我记住了你纯洁动人的样子，在我后来的记忆里你变成了一张洁白的纸，一张贴在斑驳墙上的洁白的纸。

“我向你笑了笑，我看到你也向我笑了。我穿过街道走到你面前，你当时的脸蛋涨得通红，我看着你放在一起的两只漂亮的手，夕



阳的光芒照在你的手指上，那时候我感到阳光索然无味。

“你的手松开以后，我看到了一册精致的笔记本，你轻声说着让我在笔记本上签名留字。我在上面这样写：我想在今夜十点钟的时候再次见到你。

“你的头低了下去，一直埋到胸口，我呼吸着来自你头发中的气息，里面有一种很淡的香皂味。过了一会你抬起脸来，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别处，问我：‘在什么地方？’

“我说：‘由你决定。’

“你犹豫了很久，又把头低了下去，然后说：‘在码头。’”

周林看到马兰听得入神，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那天傍晚我回到饭店时，起码有五六个男人在门口守候着我，他们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这是我最害怕的笑容，这笑容阻止了我内心的厌烦，还要让我笑脸相迎，将他们让进我的屋子，让他们坐在我的周围，听他们背诵我过去的诗歌……这些我都还能忍受，当他们拿出自己的诗歌，都是厚厚的一沓，放到我面前，要我马上阅读时，我就无法忍受了，我真想站起来把他们训斥一番，告诉他们我不是门诊医生，我没有义务要立刻阅读他们的诗稿。可我没法这样做，因为他们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

“有两三个姑娘在我的门口时隐时现。她们在门外推推搡搡，哧哧笑着，谁也不肯先进来。这样的事我经常碰上，我毫无兴趣的男人坐了一屋子，而那些姑娘却在门外犹豫不决。要是在另外的时候，我就会对她们说：‘进来吧。’

“那天我没有这样说，我让她们在门外犹豫，同时心里盘算着怎样把屋里的这一堆男人哄出去。我躺到床上去打哈欠，一个接着一个



地打，我努力使自己的哈欠打得和真的一样，我把脸都打疼了，疼痛使我眼泪汪汪，这时候他们都站了起来，谦卑地向我告辞，我透过眼泪喜悦地看着他们走了出去。然后我关上了门，看一下时间才刚到八点，再过半个小时是我和另外一个姑娘的约会，一想到十点钟的时候将和你在一起，我就只好让那个姑娘见鬼去了。

“我把他们赶走后，在床上躺了一会，要命的是我真的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心想坏了，赶紧跳起来，跑出去。那时候的饭店一过晚上十二点就锁门了，我从大铁门上翻了出去，大街上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我拼命地往码头跑去，我跑了有半个小时，越跑越觉得不对，直到我遇上几个挑着菜进城来卖的农民，我才知道自己跑错了方向。

“我跑到码头时，你不在那里，有一艘轮船拉着长长的汽笛从江面上驶过去，轮船在月光里成了巨大的阴影，缓慢地移动着。我站在一个坡上，里面的衣服湿透了，嗓子里像是被划过似的疼痛。我在那里站了起码有一个多小时，湿透了的衣服贴在我的皮肤上，使我不停地发抖。我准备了一个晚上的激情，换来的却是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凌晨时空荡荡的码头上。”

周林看到马兰微笑着，他也笑了，他说：

“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了很久，听着江水拍岸的声响，眼睛却看不到江水，四周是一片浓雾，我把屁股坐得又冷又湿，浓重的雾气使我的头发往下滴水了，我战栗着……”

马兰这时说：“这算不上战栗。”

周林看了马兰一会，问她：

“那算什么？”



“沮丧。”马兰回答。

## 发抖

周林想了想，表示同意，他点点头说：

“是沮丧。”

马兰接着说：“你记错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姑娘不是我。”

周林看着马兰，有些疑惑地问：

“我刚才说的不是你？”

“不是我。”马兰笑着回答。

“那会是谁？”

“这我就知道了。”马兰说，“这座城市里没有码头，只有汽车站和火车站，还有一个正在建造中的飞机场。”

马兰看到周林这时笑了起来，她也笑着说：

“有一点没有错，你看到我站在街道对面，你也确实向我走了过来，不过你没有走到我面前，你眼睛笑着看着我，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走到了另外一个女人那里。”

“另外一个女人？”周林努力去回想。

“一个皮肤黝黑的、很丰满的女人。”马兰提醒他。

“皮肤很黑？很丰满？”

“她穿着紧身的旗袍，衩开得很高，都露出了里面的三角裤……你还没有想起来？我再告诉你她的牙齿，她不笑的时候都露着牙齿，当她把嘴抿起来时，才看不到牙齿，可她的脸绷紧了。”



“我想起来了。”周林说，说着他微微有些脸红。

马兰大笑起来，没笑一会她就剧烈地咳嗽了，她把手里的香烟扔进了烟缸，双手捧住脸抖个不停。止住咳嗽以后，她眼泪汪汪地仍然笑着望着周林。

周林嘿嘿地笑了一会，为自己解释道：

“她身材还是很不错的。”

马兰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

“她是一个浅薄的女人，一个庸俗的女人，她写出来的诗歌比她的人还要浅薄，还要庸俗。我们都把她当成笑料，我们在背后都叫她美国遗产……”

“美国遗产？”周林笑着问。

“她没有和你说过她要去继承遗产的事？”

“我想不起来了。”周林说。

“她对谁都说要去美国继承遗产了，说一个月以后就要走了，说护照办下来了，签证也下来了。过了一个月，她会说两个月以后要走了，说护照下来了，签证还没有拿到。她要去继承的遗产先是十万美元，几天以后涨到了一百万，没出一个月就变成一千多万了。

“我们都在背后笑她，碰上她都故意问她什么时候去美国，她不是说几天以后，就是说一两个月以后。到后来，我们都没有兴致了，连取笑她的兴致都没有了，可她还是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说她的美国遗产。

“美国遗产后来嫁人了，有一阵子她经常挽着一个很瘦的男人在大街上走着，遇到我们时就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她和她的瘦丈夫马



上就要去美国继承遗产了。再后来她有了一个儿子，于是就成了三个人马上要去美国继承遗产。

“她马上了足足有八年，八年以后她没去美国，而是离婚了，离婚时她写了一首诗，送给那个实在不能忍受下去的男人。她在大街上遇到我时，给我背诵了其中的两句：‘我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谁也摘不走……’”

周林听到这里嘿嘿笑了，马兰也笑了笑，接着她换了一种语气继续说：

“你从街对面走过来时，我才二十岁，我看到你眼睛里挂着笑意，我心里咚咚直跳，不敢正眼看你，我微低着头，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你走近，我以为你会走到我身旁，我胆战心惊，手开始发抖了，呼吸也停了下来。”

马兰说到这里停顿下来，她看了一会周林，才往下说：

“可是你一转身走到了另外一个女人身边，我吃了一惊，我看着你和那个女人一起走去。你要是和别的女人，我还能忍受；你和美国遗产一起走了，我突然觉得自己遭受了耻辱。那一瞬间你在我心中一下子变得很丑陋，我咬住嘴唇忍住眼泪往前走，走完了整整一条街道，我开始冷笑了，我对自己说不要再难受了，那个叫周林的男人不过是另一个美国遗产。

“后来，过了大约有两个月，我和美国遗产成了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我的朋友都很惊讶，她们问我为什么和美国遗产交上了朋友。我只能说美国遗产人不错。其实在我心里有目的，我想知道你和美国遗产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和那个女人一起走去，我看到你的手放到她的肩上，我觉得你和她一样愚蠢，一样浅薄和庸俗。可我怎么也忘不了你站在影剧院台上时激动的声音，你突然倒下时的神圣。

“你知道吗，美国遗产后来一到夏天就穿起西式短裤，整整三个夏季她没有穿过裙子，她要向别人炫耀自己那双黝黑有些粗壮的腿。她告诉我你当时是怎样撩起了她的裙子，然后捧住她的双腿，往她腿上涂着你的口水，你嘴里轻声说着：‘多么嘹亮的大腿。’

“她以为自己的腿真的不同凡响，她被你那句话给迷惑了，看不到自己的腿脂肪太多了，也看不到自己的腿缺少光泽……嘹亮的大腿，像军号一样嘹亮的大腿。”

马兰说到这里，嘲弄地看着周林，周林笑了起来，马兰继续说：

“你走后，美国遗产说要写小说了，要把你和她之间的那段事写出来，她写了一个多月，只写了一段，她给我看，一开始写你的身体怎样从她身上滑了下去，然后写你仰躺在床上，伸开双腿，美国遗产将她的下巴搁在你的腿上，她的手摸着你的两颗睾丸，对你说：‘左边的是太阳，右边的是月亮。’

“这时候你的手伸到那颗‘月亮’旁挠起了痒痒，美国遗产问：‘你把月亮给我，还是把太阳给我？’

“你说：‘都给你。’

“美国遗产叹息一声，说道：‘太阳出来时，月亮走了；月亮出来后，太阳没了。我没办法都要。’

“你说：‘你可以都要。’

“美国遗产问：‘有什么办法？’

“你说：‘别把它们当成太阳和月亮，不就行了？’



“美国遗产又问：‘那把它们当成什么？’

“你说：‘把它们当成睾丸。’

“美国遗产说：‘不，这是太阳和月亮。’

“她就写到这里。”马兰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看着周林继续说：

“美国遗产嘴中的你是一个滑稽的人，在她那里听到的，全是你对她的赞美之词，从嘹亮的大腿开始，她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让你诗意化了。美国遗产被你那些滑稽的诗句组装了起来，她为此得意洋洋，到处去炫耀。

“她告诉我，她是你第一个女人。那是在你走后的那年夏天，也就是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们躺在一张草席上，说到了你，说到两个多月前你站在影剧院台上时的激动场面，美国遗产立刻坐了起来，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我，当时我知道她什么都会告诉我了，只要我脸上挂着羡慕的神情。

“她把嘴凑到我的耳边，其实屋子里就我们两个人，她神秘地说道：‘你知道吗，我是他第一个女人。’

“我当时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吃惊的是你第一个女人竟然是美国遗产，这使我对你突然产生了怜悯。美国遗产看到我的模样后得意了，她问我：‘你被男人抱过吗？’

“我点点头，我点头是为了让她往下说。她又问：‘那个男人第一次抱你时战栗了吗？’

“‘战栗？’我当时不明白这话。

“她告诉我：‘就是发抖。’

“我摇摇头：‘没有发抖。’



“她纠正我的话：‘是战栗。’

“我点头重复一遍：‘没有战栗。’

“她挥挥手说：‘那个男人不是第一次抱女人。’

“说着她又凑到我的耳边，悄声说：‘周林是第一次抱女人，他抱住我时全身发抖，他的嘴在我脖子上擦来擦去，嘴唇都在发抖，我问他是不是冷，他说不冷，我说那为什么发抖，他说这不是发抖，这是战栗。’”

马兰说到这里问周林：

“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发抖，什么是战栗吗？”

## 欺 骗

马兰继续说：

“美国遗产把你带到她家里，让你在椅子上坐下，你没有坐，你从门口走到床前，又从床前走到窗口，你在美国遗产屋中走来走去，然后你回过身去对她说了一句话，一句让我听了毛骨悚然的话。”

周林看到马兰停下不说了，就问她：

“我说了什么？”

马兰嘲弄地看着周林，她说：

“说了什么？你走到她跟前，一只手放到她的肩上，然后对她说：‘让我像抱妹妹一样抱抱你。’”

周林笑了，他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表示了理解，他说：

“那时候我还幼稚。”



“幼稚？”马兰冷冷一笑，说，“如此拙劣的方式。”

周林还是笑，他说：

“我知道自己说了一句废话，而且这句话很可笑。在当时，美国遗产把我带到她家里，就在她的卧室，她关上门，她的哥哥在楼下开了门进来，找了一件东西后又走了出去。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这时候我开始紧张了，我心里盘算着怎样把美国遗产抱住，她那时弯腰在抽屉里找着什么，屁股就冲着我，牛仔裤把她的屁股绷得很圆，她的屁股真不错。

“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是僵局。虽然我明白她把我带到她的卧室，已经说明一些什么，我跟着她到那里也说明了一些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门窗都关闭的屋子里，而且这间屋子最多只有九平米，你说还能干些什么？

“问题是怎样打破僵局，我在这时候总是顾虑重重，当她的屁股冲着我时，我唯一的欲望就是从后面一把将她抱住，然后把她掀翻到床上，什么话都别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是女人不会愿意，就是她心里并不反对自己和一个人进行肉体的接触，她也需要借口，需要你给她各种理由，一句话她需要欺骗，需要你把她后来出现的行动都给予合理的解释。对她来说，和一个男人一起躺到床上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她会很容易地和你躺在一起……”

周林看到马兰微笑地看着自己，赶紧说：

“当然，你是例外。”

马兰还是微笑着，她说：

“你继续说下去。”



周林站起来走到窗前，往楼下看了一会，转过身来继续说：

“所以我才会说那句话，那句让你毛骨悚然的话，可是我为她找到了借口，当她的身体贴到我身上时，她用不着再瞪圆眼睛或者表达其他的吃惊，更不会为了表示自己的自尊而抵抗我。

“当她从抽屉里拿出她写的诗歌，有十来张纸，向我转过身来时，我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要是她的兴趣完全来到诗歌上，那么我只有下一次再和她重新开始。最要命的是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里，我将和一个对诗歌一窍不通的人谈论诗歌，还要对她那些滑稽的诗作进行赞扬，赞扬的同时还得做一些适当的修改。

“她拿着诗作的手向我伸过来时，我立刻接过来，将那些有绿色的方格的纸放到桌子上，然后很认真地对她说了那句话，欺骗开始了，那句话不管怎样拙劣，却准确地表达了我想抱她的愿望。

“她听到我的话时怔了一下，方向一下子改变了，这对她多少有点突然，尽管她心里还是有所准备的。接着她的头低了下去，我抱住了她……”

马兰打断了他的话，问他：

“你发抖了？”

周林笑了起来，他说：

“其实在她怔住的时候，我就发抖了。”

马兰笑着说：“应该说你战栗了。”

周林笑着摇摇头，他说：

“不是战栗，是紧张。”

马兰说：“你还会紧张？”

周林说：“为什么我不会紧张？”



马兰说：“我觉得你会从容不迫。”

周林说：“那种时候不会有绅士。”

两个人这时愉快地笑了起来，周林继续说：

“我抱住她，她一直低着头，闭上眼睛，她的脸色没有红起来，也没有苍白下去，我就知道她对这类搂抱已经司空见惯。我把自己的脸贴到她的脸上，手开始的时候在她肩上抚摸，然后慢慢下移，来到她的腰上时，她仰起脸来看着我：‘你要答应我。’

“我问她：‘答应什么？’

“她说：‘你要把我当成妹妹。’

“她需要新的借口了，因为我这样抱着她显然不是一个哥哥在抱着妹妹，我必须做出新的解释，我说：‘你的头发太美了。’

“她听了这话微微一笑，我又立刻赞美她的脖子，她的眼睛，她的嘴和耳朵，然后告诉她：‘我不能再把你当成妹妹了。’

“她说：‘不……’

“我不让她往下说，打断她，说了句酸溜溜的话：‘你现在是一首诗。’

“我看到她的眼睛发亮了，她接受了这新的借口。我抱着她往床边移过去，同时对她说：‘我要读你、朗诵你、背诵你。’

“我把她放到了她的床上，撩起她的裙子时，她的身体立刻撑了起来，说：‘别这样，这样不好。’

“我说：‘多么嘹亮的大腿。’

“我抱住她的腿，她的腿当时给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肉很多，我接连说了几遍嘹亮的大腿，仿佛自己被美给陶醉了，于是她的身体慢慢地重新躺到了床上。



“我每深入一步都要寻找一个借口，严格地按照逻辑进行，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艺术鉴赏家，让她觉得我是在欣赏美丽的事物，就像是坐在海边看着远处的波涛那样，于是她很自然地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我的手，我把她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诗化了。其实她心里完全明白我在干什么，她可能还盼着我这样做，我对自己的行为，也对她的行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以后，她就一丝不挂了。

“当我开始脱自己衣服时，她觉得接下去的事太明确了，她必须表示一下什么，她就说：‘我们别干那种事。’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这时她已经一丝不挂，所以我可以明知故问：‘什么事？’

“她看着我，有些为难地说：‘就是那种事。’

“我继续装着不知道，问她：‘哪种事？’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没有像刚才那样总是及时地给她借口，她那时已经开始渴望了，可是没有借口。我把自己的衣服脱光，光临到她的身上时，她只能违心地抵抗了，她的手推着我，显得很坚决，可她嘴里却一遍一遍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她急切地要我给她一个解释，从而使她接下去所有配合我的行为都合情合理。我什么都没有说，她的腿就抬起来，想把我掀下去，同时低声叫道：‘你要干什么？’

“我酸溜溜地说，这时候酸溜溜的话是最有用的，我说：‘我要朗诵你。’

“她安静了一下，接着又抵抗我了，她对我的解释显然不满，她又是低声叫道：‘你要干什么？’

“我贴着她的脸，低声对她说：‘我要在你身上留一个纪念。’



“她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的身体很美好。’

“她不再挣扎，她觉得我这个解释可以接受了，她舒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睛。

“她后来激动无比，她的身体充满激情，她在激动的时候与众不同，我遇到过呻吟喘息的，也有沉默的，却没碰上过像她那样不停地喊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 胆怯

马兰说：“那么你呢？”

周林问：“你说什么？”

马兰将身体靠到沙发上，说道：

“我是说你呢？”

周林问：“我怎么了？”

马兰仔细看着周林，问他：

“你有过多少女人？”

周林想了想以后回答：

“不少。”

马兰点点头，说道：

“所以你想不起我来了。”



“不对。”周林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十二年前你站在街道对面微笑地望着我。”

“以后呢？”马兰问他。

“以后？”周林抱歉地笑了笑，然后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没和你在一起……我跟着美国遗产走了。”

马兰摇着头说道：

“你没有跟着美国遗产走，那天晚上你和我在一起。”

周林有些吃惊地望着马兰，马兰说：

“你不要吃惊。”

周林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怀疑地看着马兰，马兰认真地对他说：

“我说的是真的……你仔细想想，有一幢还没有竣工的楼房，正盖在第六层，我们两个人就坐在最上面的脚手架上，下面是一条街道，我们刚坐上去时，下面人声很响地飘上来，还有自行车的铃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当我们离开时，下面一点声响都没有了……你想起来了么？”

周林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马兰问他：

“你和多少女人在没有竣工的楼房里待过，而且是在第六层？”

周林看着马兰，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后，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他说：

“我想起来了，我是和一个姑娘在一幢没有竣工的楼房里待过，没想到就是你。”

马兰微微地笑了，她对周林说：



“那时候你才二十七八岁，我只有二十岁，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我是一个崇敬你的女孩，我们坐在一起，坐在很高的脚手架上。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在听你说话，我使劲地听着你说的每一句话，生怕漏掉一句，我对你的崇敬都压倒了对你的爱慕。那天晚上你滔滔不绝，说了很多有趣的事，你的话题跳来跳去，这个说了一半就说到另一件事上去了，过了一会你又想起来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又跳了回去，你不停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说话？’

“可是你问完后，马上又滔滔不绝了。当时你留着很长的头发，你说话时挥舞着手，你的头发在你额前甩来甩去……”

马兰看到周林在点头，就停下来看着他，周林这时插进来说：

“我完全想起来了，当时你的眼睛闪闪发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明亮的眼睛。”

马兰笑了起来，她说：

“你的眼睛也非常亮，一闪一闪。”

马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我们在一起坐了一个晚上，你只是碰了我一下，你说得最激动的时候把手放到了我的肩上，我自己都不知道，后来你突然发现手在我肩上，你就立刻缩了回去。

“你当时很腼腆，我们沿着脚手架往上走时，你都不好意思伸手拉我，你只是不住地说：‘小心，小心。’

“我们走到了第六层，你说：‘我们就坐在这里。’

“我点了点头，你就蹲了下去，用手将上面的泥灰碎石子抹掉，让我先坐下后，你自己才坐下。



“后来你看着我反复说：‘要是你是一个男人该多好，我们就不用分手了，你跟着我到饭店，要不我去你家，我们可以躺在一张床上，我们可以不停地说话……’

“你把这话说了三遍，接着你站了起来，说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说应该送我回家了。

“我就站起来跟着你往下走，你记得吗？那幢房子下面三层已经有了楼梯，下面的脚手架被拆掉了，走到第三层，我们得从里面的楼梯下去，那里面一片漆黑，你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互相看不见。在漆黑里，我突然听到你急促的呼吸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呼吸，又急又重。我先是一惊，接着我马上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我一旦明白以后，自己的呼吸也急促起来。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你抱住，我心里很害怕，同时又很激动，激动得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我的呼吸一急促，你那边的呼吸声就更紧张了，变得又粗又响，我听到后自己的呼吸也更急更粗……

“我们就这样走出了那幢房子，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走到街上，路灯照着我们，你在前面走着，我跟在后面，你低头走了一会，才回过身来看我，我走到你身边，这时候我们的呼吸都平静了，你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了。”

马兰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她看了一会周林，问他：

“你想起来了么？”

周林点了点头，他说：

“当时我很胆怯。”

“只是胆怯？”马兰问。

周林点着头说：



“是的，胆怯。”

马兰说：

“应该是战栗吧？”

周林看着马兰，觉得她不是在开玩笑，就认真地想了想，然后说道：

“说是战栗也可以，不过我觉得用紧张这词更合适。”

说完他又想了想，接着又说：

“其实还是胆怯，当时我稍稍勇敢一点就会抱住你，可我全身发抖，我几次都站住了，听着你走近，有一次我向你伸出了手，都碰到了你的衣服，我的手一碰到你的衣服就把自己吓了一跳，我立刻缩回了手。当时我完全糊涂了，我忘记了是在下楼，忘记了我们马上就会走出那幢楼房，我以为我们还要在漆黑里走很久，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胆怯了，我觉得还有机会，谁知道一道亮光突然照在了我的眼睛上，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街上了……”

## 勾引

“有一点我不明白……”周林犹豫了一会后说，“就是美国遗产，我是说……她是怎么回事？”

马兰说：“她和你没关系。”

“没关系？”周林看了一会马兰，接着大声笑起来，他说，“这是你虚构的一个人？”



“不。”马兰说，“有这样一个人，我说到她的事都是真的，她也和一个诗人有过那种交往，只是那个诗人不是你。”

然后马兰笑着问他：

“你刚才说的那个喊叫‘妈妈’的人是谁？”

周林也笑了起来，他伸手摸了摸额头，说：

“我以为她是美国遗产。”

马兰又问：

“你还能想起来她是谁吗？”

周林点点头，马兰则是摇着头说：

“我看你是想不起来了，就是想起来也是张冠李戴……你究竟和多少女人有过关系？”

“能想起来。”周林说，“就是要费点劲。”

周林说着身体向马兰靠近了一些，他笑着说：

“我还是不明白，我说的那句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马兰问他：“哪句话？”

周林说：“就是那句很拙劣的话。”

“嘹亮的大腿？”马兰问。

周林点头说：“这句也是。”

马兰说：“那是你自己的诗句。”

周林说：“我明白了，还有一句……”

“让我像抱妹妹一样抱抱你。”马兰替他说了出来。

周林嘿嘿笑了起来，他继续问马兰：

“你说美国遗产和我没关系，可这句话……我还真说过。”

马兰说：“你是对别的女人说的。”



周林问：“你怎么会知道？”

马兰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想。因为也有人对我说过那句话，男人都是一路货色，看上去形形色色，骨子里面都一样。有的是没完没了地说话，满嘴恭维和爱慕的话，说着手伸了过来，先在我手上碰一下，过一会在我头上拍一下，然后就是摸我的脸了。还有的巧妙一些，说些话来声东击西，听上去什么意思都没有，可每句都在试探着我的反应。我还遇到过一上来就把我抱住的人，在一秒钟以前我还不认识他，他倒像是抱住一个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女人……”

周林笑了起来，他问马兰：

“所以你就觉得我也会说那句话？”

马兰看了一会周林，说：

“你还说过更为拙劣的话。”

周林说：“你别诈我了。”

马兰微笑了一下，然后问他：

“你能背诵多少流行歌曲的歌词？”

周林有些不安了，他不知所措地笑了笑，马兰继续说：

“应该是五六年前，那段时间你经常用流行歌曲的歌词去勾引女孩，这确实也是手段，对那些十八岁、二十来岁的女孩是不是很有成效？”

周林双手捏在一起，不解地问她：

“你怎么连这些都知道？”

马兰说：“六年前的夏天你在威海住过？”

周林想了想后说：

“是，是在威海。”



马兰说：“我也在威海，我在一家饭店里见到了你，你和十来个人坐在一起，你们大声说话，我就坐在你们右边的桌子旁，你们在一起吵吵闹闹，我看到了你。刚开始我只是觉得以前见过你，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不停地去看你，你也开始看我，就这样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使劲地想你是谁。你呢，开始勾引我了，每次我扭过头来看你时，你都对我微微一笑。

“直到你同桌的一个人拿着酒杯走到你面前，大声叫着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你是谁，当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六年后会在这样的地方见到你，你的头发剪短了，胡须反而留得很长，比头发还长。我当时肯定是发怔地看了你很久，你也一直微笑地看着我，你的微笑比刚才更加意味深长。

“我知道你没有认出来我是谁，要不你不会这样看着我，你会立刻站起来，喊叫着走过来，你会对我说：‘你还认识我吗？’

“而不是微笑地看着我，我知道这种微笑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有些吃惊，想不到几年以后你的脸上出现了这样的神态。后来我站起来走了出去，走到饭店对面的海堤上，那时候天还没有黑，我站在堤岸上看着那些在海水中游泳的人，夕阳的光芒照在海面上，出现了一道一道的红光，随着波浪起伏着。

“有一个人走到了我身边，我知道是你，我感觉到你的头向我低下来一些，我心里咚咚直跳，我不敢看你，倒不是我太紧张了，我是害怕看到你脸上的微笑，那种勾引女人的微笑。你在我身边站了一会，你的头离我的脸很近，我都能够感受到你呼出的气息，你那么站了一会，然后我听到你说：‘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你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我没有看你是不是愿看到你那种微笑，可是你让我听到了比那种微笑更叫人难受的声音。过了一会，你又故作温柔地说：‘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我全身都绷紧了，你接着说：‘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请看我脸上无奈的苦笑。’

“我站在那里手发抖了，你却还在说：‘虽然我都不说，虽然我都不做，你却不能不懂。’

“你酸溜溜的声音让我牙根都发酸，我转过身去向前走了，我不想再和你站在一起，可是你跟在了我身后，你说：‘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我转过身来对你说：‘滚开。’

“然后我大步向前走去，我脸上挂着冷笑，我为自己刚才让你滚开而感到自豪。”

马兰说到这里停下来看着周林，周林的手在自己脸上摸着，他知道马兰正看着自己，就若无其事地笑了笑，马兰继续说：

“仅仅六年时间，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六年前我们坐在第六层脚手架上，你情绪激昂，时时放声大笑，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喊出来的。六年以后，你酸溜溜地微笑，酸溜溜地说话了，满嘴的港台歌词。

“其实我们一起坐在脚手架上时，你已经在勾引我了，你当时反复对我说，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该多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躺到一张床上去。当时我很单纯，我不知道你说这话时的真正意思，到后来，也就是几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不过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崇敬和爱慕。



直到今天，我还在喜欢当时的你，我总想起你说话时挥舞着双手，还有长长的头发在你额前一甩一甩。”

马兰停顿了一下，说道：

“这是美好的记忆。”

周林转过脸来看着马兰，说：

“确实很美好。”

马兰接着说：“后来就不美好了。”

周林不再看着马兰，他看起了自己的皮鞋，马兰说：

“我们后来还见过一次，是威海那次见面后两年……”

“我们还见过一次？”周林有些吃惊。

“是的。”马兰说，“也就是四年前，在一个诗歌创作班上，你来给我们讲课，那时你已经不留胡须了，你站在讲台上，两只眼睛瞟来瞟去，显得心不在焉。这是我第二次听你讲诗歌，第一次在影剧院你面对几百近千人，这一次只有三十个人听着你的声音，你讲得有气无力，中间打了三次哈欠，而且说着时常忘了该说什么，就问我们：‘我说到哪儿啦？’

“讲完以后你没有回家，而是在我们创作班学员的几个宿舍里消磨了半夜时光，当然是在女学员的宿舍。有两次我在走廊上经过，听到你在里面和几个女声一起笑。到了晚上十一点，我准备上床睡觉时，你来敲门了。

“你微笑着走了进来，自己动手关上了门，看到我站在床边，就摆摆手说：‘坐下，坐下。’

“我坐下后，你坐在了我对面的床上，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马兰。’



“你又问：‘是哪里人？’

“我说：‘江苏人。’

“你点点头后站了起来，伸手在我脸上扭了一把，同时说：‘小脸蛋很漂亮。’

“然后你走了出去。”

## 战栗

“后来……”周林问，“后来我们还见过吗？”

“见过。”马兰回答。

“什么时候？”周林立刻问道。

马兰笑着说：“现在。”

周林没有笑，他看着窗口，拉开的窗帘沉重地垂在两边，屋外的亮光依然很阴沉地挂在玻璃上，透过玻璃，他看到外面天空的颜色更为灰暗了。

马兰两条手臂往上伸去，她脱下了一件毛衣，接着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她看到周林额上出现了一些汗珠，就说：

“你脱掉一件毛衣。”

周林用手擦了擦额上的汗，摇着头说：

“不用，没关系。”

马兰说：“要不关掉电炉？”

说着马兰站了起来，准备去拔掉电源插头，周林伸手挡了一下，他说：



“我不热。”

马兰站在原处看了一会周林，然后坐回到沙发里，两个人看着电炉上通红的火，看了一阵，周林扭过头来说：

“我是不是该离开了？”

马兰看着他沒有说话，周林对她笑了笑，他说：

“其实我不应该来这里。”

周林说完看看马兰，马兰还是不说话，周林又说：

“我不知道自己勾引过你三次……其实我骨子里没有变，还是十二年前坐在脚手架上的那个长头发的人……背诵几句流行歌词，伸手在你脸上扭一把都是逢场作戏……你为什么不说话？”

马兰说：“我在听你说话。”

周林看了一会通红的电炉，问马兰：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让我来？”

他看到马兰笑而不答，就自己回答：

“想看看我第四次是怎么勾引你的？”

马兰这时接过他的话说：

“看看你第四次是怎样逢场作戏。”

周林听后高声笑起来，笑完后他站起身，说：

“我该走了。”

他向床走去，走了两步回过头来问马兰：

“对了，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十二年前你给我写信时，为什么不说我们曾经坐在脚手架上？”

马兰回答：“我以为你看到我的名字，就会想起来。”

周林点着头说：“我明白了。”



然后他再次说：“我该走了。”

他看到马兰坐在沙发里没有动，就问她：

“你不送我了？”

马兰微笑地望着他，他也微笑地望着马兰，随后他转身走到床边，他往床上看了一会，回过身来对马兰说：

“马兰，你过来。”

马兰在沙发里望着他，他又说：

“你过来。”

马兰这才站起身，走到床边，周林伸手指了指放在床上的两件羽绒服，马兰看到自己的羽绒服仰躺在那里，两只袖管伸开着，显得很舒展，而周林的羽绒服则是卧在一旁，周林羽绒服的一只袖管放在马兰羽绒服的胸前。

周林问：“看到了吗？”

马兰笑了起来，周林伸手将马兰抱了过来，对她说：

“这就是第四次勾引你。”

马兰笑着说：“你的衣服在勾引我的衣服。”

那天下午，周林和马兰躺在床上时，周林看到窗台上有一粒布满灰尘的蓝色的纽扣，纽扣没有蜷缩在窗框角上，而是在窗台的中央。它在这样显眼的位置上布满灰尘，周林心想这扇窗户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是半年，还是一年？

曾经有一具身体长时间地靠在窗台上，身体离开时纽扣留下了。纽扣总是和身体紧密相连，周林看到一段女性的身体被蓝色的纽扣所封锁，纽扣脱落时，衣服扬了起来出现了一段身体，就像风吹起树叶后露出树干那样。



马兰对周林说：

“我想看看你的脸。”

周林仰起了脸，马兰告诉他不是现在，是在他最为激动的时候，她想看到他的脸。她说她从未看到过男人在最激动时脸上的神态，以前那些男人在高潮来到时，她指指自己脖子的左侧和右侧说：

“不是把头埋在这边，就是埋在这一边。”

周林那时双手撑着自己的身体，他问马兰：

“为什么要我这样做？”

马兰笑着说：“因为你会答应我。”

接下去他们什么话都不说了，他们在充满着灰尘气息的床上和被窝里用身体交流起来，那张床起码有三个月没有睡过人了，而且是一张老式的木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过了一段时间，把头埋在马兰脖子左侧的周林一下子撑起了身体，仰起头喊叫一声：

“快看我的脸！”

马兰看到周林紧闭双眼，脸都有些歪了，他半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喘气，喘气声里有着丝丝的杂音。没一会，周林突然大笑起来，他的头往下一垂，又埋在了马兰脖子的左侧，他笑得浑身发抖，马兰抱住他也咯咯笑起来，两个人在一起大笑了足足五分钟，才慢慢安静下来。止住笑以后，周林问马兰：

“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

马兰说：“你的样子看上去很痛苦，其实你很开心。”

周林说：“我用痛苦的方式来表达欢乐。”

“这才是战栗。”马兰说，“我在你脸上看到了战栗。”

“战栗？”周林说，“我明白了。”



一九九一年五月



# 世事如烟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 世事如烟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事如烟 余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

( 余华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5063-7105-6

I ①世… II ①余…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311号

## 世事如烟

---

作 者: 余 华

责任编辑: 钱 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210

字 数: 100千

印 张: 4. 875

印 数: 001-6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5-6

总定价: 109. 00元( 全6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自序



## 十八岁出门远行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 死亡叙述



## 爱情故事



命中注定



## 两个人的历史



难逃劫数



世事如烟



#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



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 十八岁出门远行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这年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但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你走过去看吧。”我觉得他们说得太好了，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可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

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竟只遇到一辆汽车。那时是中午，那时我刚刚想搭车，但那时仅仅只是想搭车，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那时我只是觉得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我站在路旁朝那辆汽车挥手，我努力



挥得很潇洒。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看，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在汽车后面拼命地追了一阵，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我立刻不笑。接着我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走路，但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石子。

现在我真想搭车，因为黄昏就要来了，可旅店还在它妈肚子里。但是整个下午竟没再看到一辆汽车。要是现在再拦车，我想我准能拦住。我会躺到公路中央去，我敢肯定所有的汽车都会在我耳边来个急刹车。然而现在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现在我只能走过去看了。这话不错，走过去看。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司机的脑袋我看不见，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像是翻起的嘴唇。车厢里高高堆着箩筐，我想箩筐里装的肯定是水果。当然最好是香蕉。我想他的驾驶室里应该也有，那么我一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来吃了。虽然汽车将要朝我走来的方向开去，但我已经不在乎方向。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

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向司机打招呼：“老乡，你好。”



司机好像没有听到，仍在拨弄着什么。

“老乡，抽烟。”

这时他才使了使劲，将头从里面拔出来，并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夹住我递过去的烟。我赶紧给他点火，他将烟叼在嘴上吸了几口后，又把头塞了进去。

于是我心安理得了，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我就绕着汽车转悠起来，转悠是为了侦察箩筐的内容。可是我看不清，便用鼻子闻，闻到了苹果味。苹果也不错，我这样想。

不一会他修好了车，就盖上车盖跳了下来。我赶紧走上去说：“老乡，我想搭车。”不料他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粗暴地说：“滚开。”

我气得无话可说，他却慢慢悠悠打开车门钻了进去，然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我知道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将不再有机会。我知道现在应该豁出去了。于是我跑到另一侧，也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我准备与他在驾驶室里大打一场。我进去时首先是冲着他吼了一声：“你嘴里还叼着我的烟。”这时汽车已经活动了。

然而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他问：“你上哪？”

我说：“随便上哪。”

他又亲切地问：“想吃苹果吗？”他仍然看着我。

“那还用问。”

“到后面去拿吧。”

他把汽车开得那么快，我敢爬出驾驶室爬到后面去吗？于是我就说：“算了吧。”



他说：“去拿吧。”他的眼睛还在看着我。

我说：“别看了，我脸上没公路。”

他这才扭过头去看公路了。

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我舒服地坐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和司机聊着天。现在我和他已经成为朋友了。我已经知道他是搞个体贩运的。这汽车是他自己的，苹果也是他的。我还听到了他口袋里面钱儿叮当响。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开过去看吧。”

这话简直像是我兄弟说的，这话可真亲切。我觉得自己与他更亲近了。车窗外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另一帮熟悉的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这汽车这司机这座椅让我心安而理得。我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那就驰过去看吧。

可是这汽车抛锚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我把手搭在他肩上，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他正在把他的恋爱说给我听，正要说第一次拥抱女性的感觉时，这汽车抛锚了。汽车是在上坡时抛锚的，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像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于是他又爬到车头上去了，又把那上嘴唇翻了起来，脑袋又塞了进去。我坐在驾驶室里，我知道他的屁股此刻肯定又高高翘起，但上嘴唇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他的屁股。可我听得到他修车的声音。

过了一会他把脑袋拔了出来，把车盖盖上。他那时的手更黑了，他的脏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然后跳到地上走了过来。

“修好了？”我问。



“完了，没法修了。”他说。

我想完了，“那怎么办呢？”我问。

“等着瞧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那个时候太阳要落山了，晚霞则像蒸气似的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来到了我脑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

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做到最后一节，做得很认真。做完又绕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待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做广播操也没小跑。我在想着旅店。

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兴，便迎上去喊道：“老乡，你们好。”

那五个人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附近有旅店吗？”

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

我说：“是苹果。”

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那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责问：“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有人抢苹果啦！”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的像是挂在脸上，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

司机此刻正在慢慢地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地散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他这才转身看起我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子。

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了，每辆车后面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好些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往自己筐中装苹果。才一瞬间工夫，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上。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像蛤蟆似的蹲着捡苹果。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



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这家伙此时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我便知道现在自己的模样一定比刚才的鼻子更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使我愤怒至极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

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抢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到来。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它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

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几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边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



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



##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阳光从没有一丝裂隙一点小洞的窗玻璃外面窜了进来，几乎窜到我扔在椅子上的裤子上，那时我赤膊躺在被窝里，右手正在挖右眼角上的眼垢，这是我睡觉时生出来的。现在我觉得让它继续搁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是去粗暴地对待它也没有道理。因此我挖得很文雅。而此刻我的左眼正闲着，所以就打发它去看那裤子。裤子是昨晚睡觉时脱的，现在我很后悔昨晚把它往椅子上扔时扔得太轻率，以至此刻它很狼狈地耷拉着，我的衣服也是那模样。如今我的左眼那么望着它们，竟开始怀疑起我昨夜睡着时是否像蛇一样脱了一层壳，那裤子那衣服真像是这样。这时有一丝阳光来到了裤管上，那一点跳跃的光亮看上去像一只金色的跳蚤。于是我身上痒了起来，便让那闲着的左手去搔，可左手马上就顾不过来了，只能再让右手去帮忙。

有人在敲门了。

起先我还以为是在敲邻居的门，可那声音却分明是直冲我来。于是我惊讶起来。我想谁会来敲我的门呢？除非是自己，而自己此刻正



躺在床上。大概是敲错门了。我就不去答理，继续搔痒。我回想着自己每次在外面兜了一圈回来时，总要在自己门上敲上一阵，直到确信不会有人来开门我才会拿出钥匙。这时那门像是要倒塌似的巨响起来。我知道现在外面那人不是用手而是用脚了，随即还来不及容我考虑对策，那门便沉重地跌倒在地，发出的巨响将我的身体弹了几下。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来到床前，怒气冲冲地朝我吼道：“你的朋友快死了，你还在睡觉。”

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不知道是谁生的。我对他说：“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他坚定地回答：“绝对不会错。”

他的坚定使我疑惑起来，疑惑自己昨夜是否睡错了地方。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外去看门牌号码。可我的门牌此刻却躺在屋内。我又重新跑进来，在那倒在地上的门上找到了门牌。上面写着——

虹桥新村26号3室

我问他：“这是不是你刚才踢倒的门？”

他说：“是的。”

这就没错了。我对他说：“你肯定是找错地方了。”

现在我的坚定使他疑惑了。他朝我瞧了一阵，然后问：“你是不是叫余华？”

我说：“是的，可我不认识你。”

他听后马上又怒气冲冲地朝我吼了起来：“你的朋友快死了！”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我也吼了起来。

“你胡说，你这个卑鄙的小市民。”他横眉竖眼地说。



我对他说：“我不是什么小市民，这一点我屋内堆满的书籍可以向你证明。如果你想把你的朋友硬塞给我，我绝不会要。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不过……”我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说，“不过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去送给4室，也就是我的邻居，他有很多朋友，我想再增加一个他不会在意的。”

“可他是你的朋友，你休想赖掉。”他朝我逼近一步，像是要把我一口吞了。

“可是他是谁呢？”

他说出了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名字。

“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我马上喊了起来。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市民。”他伸出像我小腿那么粗的胳膊，想来揪我的头发。

我赶紧缩到床角落里，气急败坏地朝他喊：“我不是小市民，我的书籍可以证明。如果你再叫我一声小市民，我就要请你滚出去了。”

他的手突然往下一摆伸进了我的被窝，他那冰冷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我温热却软弱的脚了。然后我整个人被他从被窝里提了出来，他将我扔到地上。他说：“快点穿衣服，否则我就这么揪着你去了。”

我知道跟这家伙再争辩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力气起码比我大五倍。他会像扔一条裤子似的把我从窗口扔出去。于是我就说：

“既然一个快死的人想见我，我当然是乐意去的。”说完便从地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

就是这样，在这个见鬼的中午，这个大汉一脚踹塌了我的房门，给我送来了一个我根本不想要的朋友，而且还是一个行将死去的朋



友。此刻屋外的西北风正呼呼地起劲叫唤着。我没有大衣，没有围巾，也没有手套和帽子。我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就要跟着这个有大衣有围巾，还有手套和帽子的大汉，去见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朋友。

街上的西北风像是吹两片树叶似的把我和大汉吹到了朋友的屋门口。我看到屋门口堆满了花圈。大汉转过脸来无限悲伤地说：“你的朋友死了。”

我还来不及细想这结果是值得高兴还是值得发愁，就听到了一片嘹亮的哭声。大汉将我推入这哭声中。

于是一群悲痛欲绝的男女围了上来，他们用一种令人感动不已的体贴口气对我说：“你要想得开一点。”

而此时我也只能装作悲伤的样子点着头了。因为此时已没有意思再说那些我真正想说的话。我用手轻轻拍着他们的肩膀，轻轻摸着他们的头发，表示我感谢他们的安慰。我还和几个强壮的男人长久而又有力地握手，同时向他们发誓说我一定会想得开的。

这时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走了上来，眼泪汪汪地抓着我的手说：“我的儿子死了。”

我告诉她：“我知道了，我很悲伤，因为这太突然了。”我本来还想说自己昨天还和她儿子一起看太阳。

她于是痛哭起来，她尖利的哭声使我毛骨悚然。我对她说：“你要想得开一点。”然后我感到她的哭声轻了下去，她开始用我的手擦她的眼泪。接着她抬起头来对我说：“你也要想得开一点。”

我用力地点点头，说：“我会想得开的。你可要保重身体。”



她又用我的手去擦眼泪了，她把我的手当成手帕了。她那混浊又滚烫的泪水在我手上一塌糊涂地涂了开来。我想抽回自己的手，可她抓得太紧了。她说：“你也要保重身体。”

我说：“我会保重身体的，我们都要保重身体。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她点点头，然后说：“我儿子没能等到你来就闭眼了，你不会怪他吧？”

“不会的，我不会怪他。”我说。

她又哇哇地哭开了，哭了一阵她对我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可他死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儿子了。”

我使劲将手抽了回来，装作要擦自己的眼泪。我根本没有眼泪。然后我告诉她：“其实很久以来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母亲。”我现在只能这样说了。

这句话惹得她更伤心地哭了起来。于是我只好去轻轻拍打她的肩膀，拍到我手酸时她才止住了哭声。然后她牵着我的手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前，她对我说：“你进去陪陪我儿子吧。”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但却有个死人躺着。死人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旁边有一把椅子，像是为我准备的，于是我就坐了上去。

我在死者身旁坐了很久，然后才掀开那白布去看看死者的模样。我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在这张脸上很难看出年龄来。这张脸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随即将白布重又盖上，心里想：这就是我的朋友。

我就这样坐在这个刚才看了一眼但又顷刻遗忘的死人身旁。我到这儿来并非是我自愿，我是无可奈何而来。尽管这个我根本没打算接



纳的朋友已经死了，可我仍没卸去心上的沉重。因为他的母亲接替了他。一个我素不相识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好感的老女人成了我的母亲。她把我的手当成她的手帕让我厌烦，可我只能让她擦，而且当以后任何时候她需要时，我都得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手送上去，却不得有半句怨言。我很清楚接下去我要干些什么。我应该掏出二十元钱去买一个大花圈，我还要披麻戴孝为他守灵，还得必须痛哭一场，还得捧着他的骨灰挽着他的母亲去街上兜圈子。而且当这些全都过去以后，每年清明我都得为他去扫墓。并且将继承他的未竟之业去充当孝子……然而眼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刻去找个木匠，请他替我装上被那大汉一脚踢倒的房门。可我眼下只能守在这个死鬼身旁。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



## 死亡叙述

本来我也没准备把卡车往另一个方向开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时候我将卡车开到了一个三岔路口，我看到一个路标朝右指着——千亩荡六十公里。我的卡车便朝右转弯，接下去我就闯祸了。这是我第二次闯祸。第一次是在安徽皖南山区，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的那辆解放牌，不是后来这辆黄河，在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上，把一个孩子撞到了十多丈下面的水库里。我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那时我的卡车正绕着公路往下滑，在完成了第七个急转弯后，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个孩子，那孩子离我只有三四米远，他骑着自行车也在往下滑。我已经没有时间刹车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左或者向右急转弯。可是向左转弯就会撞在山壁上，我的解放牌就会爆炸，就会熊熊燃烧，不用麻烦火化场，我就变成灰了。而向右转弯，我的解放牌就会一头撞入水库，那么笨重的东西掉进水库时的声响一定很吓人，溅起的水波也一定很肥胖，我除了被水憋死没有第二种可能。总而言之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将那孩子撞到水库里去了。我看



到那孩子惊慌地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又黑又亮。直到很久以后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两颗又黑又亮的东西就会立刻跳出来。那孩子只朝我看了一眼，身体立刻横着抛了起来，他身上的衣服也被风吹得膨胀了，那是一件大人穿的工作服。我听到了一声呼喊：“爸爸！”就这么一声，然后什么也没有了。那声音又尖又响，在山中响了两声，第二声是撞在山壁上的回声。回声听上去很不实在，像是从很远的云里飘出来似的。我没有停下车，我当初完全吓傻了。直到卡车离开盘山公路，驰到下面平坦宽阔的马路上时，我才还过魂来，心里惊讶自己竟没从山上摔下去。当我人傻的时候，手却没傻，毕竟我开了多年的卡车了。这事没人知道，我也就不说。我估计那孩子是山上林场里一个工人的儿子。不知后来做父亲的把他儿子从水库里捞上来时是不是哭了？也许那人有很多儿子，死掉一个无所谓吧。山里人生孩子都很旺盛。我想那孩子大概是十四五岁的年龄。他父亲把他养得那么大也不容易，毕竟花了不少钱。那孩子死得可惜，况且还损失了一辆自行车。

这事本来我早就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可是我儿子长大起来了，长到十五岁时儿子闹着要学骑车，我就教他。小家伙聪明，没半天就会自个儿转圈子了，根本不用我扶着。我看着儿子的高兴劲，心里也高兴。十五年前小家伙刚生下来时的模样，真把我吓了一跳，他根本不像是人，倒像是从百货商店买来的玩具。那时候他躺在摇篮里总是乱蹬腿，一会儿尿来了，一会儿尿又来了，还放着响亮的屁，那屁臭得奇奇怪怪。可是一晃就那么大了，神气活现地骑着自行车。我这辈子算是到此为止，以后就要看儿子了。我儿子还算不错，挺给我争气，学校的老师总夸他。原先开车外出，心里总惦记着老婆，后来有



了儿子就不想老婆了，总想儿子。儿子高高兴兴骑着自行车时，不知是什么原因，鬼使神差地让我想起了那个十多年前被撞到水库里去的孩子。儿子骑车时的背影与那孩子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是那一头黑黑的头发，简直就是一个人。于是那件宽大的工作服也在脑中飘扬地出现了。最糟糕的是那天我儿子骑车撞到一棵树上时，惊慌地喊了一声“爸爸”。这一声叫得我心里哆嗦起来，那孩子横抛起来掉进水库时的情景立刻清晰在目了。奇怪的是儿子近在咫尺的叫声在我听来十分遥远，仿佛是山中的回声。那孩子消失了多年以后的惊慌叫声，现在却通过我儿子的嘴喊了出来。有一瞬间，我恍若觉得当初被我撞到水库里去的就是自己的儿子。我常常会无端地悲伤起来。那事我没告诉任何人，连老婆也不知道。后来我总是恍恍惚惚的。那个孩子时隔多年之后竟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叫我难以忍受。但我想也许过几年会好一点，当儿子长到十八岁以后，我也许就不会再从他身上看到那个孩子的影子了。

与第一次闯祸一样，第二次闯祸前我丝毫没有有什么预感。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得让我不敢看它。我的心情不好也不坏。我把两侧的窗都打开，衬衣也敞开来，风吹得我十分舒服。我那辆黄河牌发出的声音像是牛在叫唤，那声音让我感到很结实。我兜风似的在柏油马路上开着快车，时速是六十公里。我看到那条公路像是印染机上的布匹一样在车轮下转了过去。我老婆是印染厂的，所以我这样想。可我才跑出三十公里，柏油马路就到了尽头。而一条千疮百孔的路开始了。那条路像是被飞机轰炸过似的，我坐在汽车里像是骑在马背上，一颤一颤十分讨厌，冷不防还会猛地弹起来。我胃里的东西便横冲直撞了。然后我就停下了车。这时对面驰来一辆解放牌，到了近旁



我问那司机说：“这是什么路？”那司机说：“你是头一次来吧？”我点点头。他又说：“难怪你不知道，这叫汽车跳公路。”我坐在汽车里像只跳蚤似的直蹦跳，脑袋能不发昏吗？后来我迷迷糊糊地感到右侧是大海，海水黄黄的一大片，无边无际地在涨潮，那海潮的声响搅得我胃里直翻腾。我感到自己胃里也有那么黄黄的一片。我将头伸出窗外拼命地呕吐，吐出来的果然也是黄黄的一片。我吐得眼泪汪汪，吐得两腿直哆嗦，吐得两侧腰部抽风似的痛，我想要是再这样吐下去，非把胃吐出来不可，所以我就用手去捂住嘴巴。

那时我已经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不久以后我的卡车就会逃脱眼下这条汽车跳公路，就会驰到前面那条平坦的马路上去。我把什么东西都吐光了，这样一来反倒觉得轻松，只是全身有气无力。我靠在座椅上颠上颠下，却不再难受，倒是有些自在起来。我望着前面平坦的柏油马路越来越近，我不由心花怒放。然而要命的是我将卡车开到平坦的马路上后，胃里却又翻腾起来了。我知道那是在空翻腾，我已经没什么可吐了。可是空翻腾更让我痛苦。我嘴巴老张着是因为闭不拢，喉咙里发出一系列古怪的声音，好像那里面有一根一寸来长的鱼刺挡着。我知道自己又在拼命呕吐了，可吐出来的只是声音，还有一股难闻的气体。我又眼泪汪汪了，两腿不再是哆嗦而是乱抖了，两侧腰部的抽风让我似乎听到两个肾脏在呻吟。发苦的口水从嘴角滴了出来，又顺着下巴往下淌，不一会就经过脖子来到了胸膛上，然后继续往下发展，最后停滞在腰部，那个抽风的地方。我觉得那口水冰凉又黏糊，很想用手去擦一下，可那时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影在前面闪了一下，我脑袋里“嗡”的一声。虽然我已经晕头转向，已经四肢无力，可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力气重又回来了，我踩住了刹车，卡车没有滑动就停了下来。但是那车门让我很久都没法打开，我的手一个劲地哆嗦。我看到有一辆客车从我旁边驰过，很多旅客都在车窗内看着我的汽车。我想他们准是看到了，所以就松了手，呆呆地坐在座椅上，等着客车在不远处停下来，等着他们跑过来。

可是很久后，他们也没有跑过来。那时有几个乡下妇女朝我这里走来，她们也盯着我的卡车看，我想这次肯定被看到了，她们肯定就要发出那种怪模怪样的叫声，可是她们竟然没事一样走了过去。于是我疑惑起来，我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眼花了。接着我很顺当地将车门打开，跑到车前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又绕着车子走了两圈，仍然什么也没看到。这下我才放心，肯定自己刚才眼花了。我不禁长长地松了口气，这样一来我又变得有气无力了。

如果后来我没看到车轮上有血迹，而是钻进驾驶室继续开车的话，也许就没事了。可是我看到了。不仅看到，而且还用手去沾了一下车轮上的血迹，血迹是湿的。我就知道自己刚才没有眼花。于是我就趴到地上朝车底下张望，看到里面蜷曲地躺着一个女孩子。然后我重又站起来，茫然地望着四周，等着有人走过来发现这一切。那是夏天里的一个中午，太阳很懒地晒下来，四周仿佛都在冒烟。我看到公路左侧有一条小河，河水似乎没有流动，河面看去像是长满了青苔。一座水泥桥就在近旁，桥只有一侧有栏杆。一条两旁长满青草的泥路向前延伸，泥路把我的目光带到了远处，那地方有几幢错落的房屋，似乎还有几个人影。我这样等了很久，一个人都没有出现。我又盯着



车轮上的血迹看，看了很久才发现血迹其实不多，只有几滴。于是我就去抓了一把土，开始慢吞吞地擦那几滴血迹，擦到一半时我还停下来点燃了一根烟，然后再擦。等到将血擦净后我才如梦初醒。我想快点逃吧，还磨蹭什么。我立刻上了车。然而当我关上车门，将汽车发动起来后，我蓦然看到前面有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穿着宽大的工作服骑着自行车。那个十多年前被我撞到水库里去的孩子，偏偏在那个时候又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尽管眼前的情景只是闪一下就匆忙地消失了，可我没法开着汽车跑了。我下了车，从车底下把那个女孩拖了出来。那女孩的额头破烂不堪，好在血还在从里面流出来，呼吸虽然十分虚弱，但总算仍在继续着。她还睁着眼睛，那双眼睛又黑又亮，仿佛是十多年前的那双眼睛。我把她抱在怀中，然后朝那座只有一侧栏杆的水泥桥上走去，接着我走到了那条泥路上。我感到她软软的身体非常烫，她长长的黑发披落下来，像是柳枝一样搁在我的手臂上。那时我心里无限悲伤，仿佛撞倒的是自己的孩子。我抱着她时，她把头偎在我胸前，那模样真像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这样抱着她走了很久，刚才站在公路上看到的几幢房屋现在大了很多了，但是刚才看到的人影现在却没有出现。我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激动，我依稀感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仿佛回到了十多年前那次车祸上，仿佛那时我没有开车逃跑，而是跳入水库把那男孩救了上来。我手中抱着的似乎就是那个穿着宽大工作服的男孩。那黑黑的长发披落在手臂上，让我觉得十多年过去后男孩的头发竟这么长了。

我走到了那几幢房屋的近旁，于是我才发现里面还有很多房屋。一棵很大的树木挡住了我的去路，树阴里坐着一个上身赤裸的老太太，两只干瘪的乳房一直垂落到腰间，她正看着我。我就走过去，问



她医院在什么地方。她朝我手中的女孩望了一眼后，立刻怪叫了一声：

“作孽啊！”

她那么一叫，才让我清醒过来。我才意识到刚才不逃跑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低头看了看怀中的女孩，她那破烂的额头不再流血了，那长长的黑发也不再飘动，黑发被血凝住了。我感到她的身体正在迅速地凉下去，其实那是我的心在迅速地凉下去。我再次问老太太，医院在什么地方？而她又是一声怪叫。我想她是被这惨情吓傻了，我知道再问也不会有回答。我就绕过眼前这棵大树朝里面走去。可老太太却跟了上来，一声一声地喊着：“作孽啊！”不一会她就赶到了我的前面，她在前面不停地叫喊着，那声音像是打破玻璃一样刺耳。我看到有几头小猪在前面窜了过去。这时又有几个老太太突然出现了，她们来到我跟前一看也都怪叫了起来：“作孽啊！”于是我就跟在这些不停叫唤着的老太太后面走着。那时我心里一片混乱，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走着是什么意思。没多久，我前后左右已经拥着很多人了，我耳边尽是乱糟糟的一片人声，我什么也听不进去，我只是看到这些人里男女老少都有。那时候我似乎明白了自己是在乡村里，我怎么会到乡村里来找医院？我觉得有些滑稽。然后我前面的路被很多人挡住了，于是我就转过身准备往回走，可退路也被挡住了。接着我发现自己是站在一户人家的晒谷场前，眼前那幢房屋是二层的楼房，看上去像是新盖的。那时从那幢房屋里蹿出一条大汉，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女孩，他后面跟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接着他们一转身又蹿进了那幢房屋。他们的动作之迅速，使我眼花缭乱。手中的女孩被夺走后，我感到轻松了很多，我觉得自己该回到公



路上去了。可是当我转过身准备走的时候，有一个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这一拳让我感到像是打在一只沙袋上，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于是我又重新转回身去，重新看着那幢房屋。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蹿出来，他手里高举着一把亮闪闪的镰刀。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那过程十分简单，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拥而出。当我还来不及用手去捂住肠子时，那个女人挥着一把锄头朝我脑袋劈了下来，我赶紧歪一下脑袋，锄头劈在了肩胛上，像是砍柴一样地将我的肩胛骨砍成了两半。我听到肩胛骨断裂时发出的“吱呀”一声，像是打开一扇门的声音。大汉是第三个蹿过来的，他手里挥着的是一把铁镢。那女人的锄头还没有拔出时，铁镢的四个齿已经砍入了我的胸膛。中间的两个铁齿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下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一盆洗脚水似的。而两旁的铁齿则插入了左右两叶肺中。左侧的铁齿穿过肺后又插入了心脏。随后那大汉一用手劲，铁镢被拔了出去，铁镢拔出后我的两个肺也随之荡到胸膛外面去了。然后我才倒在了地上，我仰脸躺在那里，我的鲜血往四周爬去。我的鲜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我死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 爱情故事

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和两个少年有关。在那个天空明亮的日子里，他们乘坐一辆嘎吱作响的公共汽车，去四十里以外的某个地方。车票是男孩买的，女孩一直躲在车站外的一根水泥电线杆后。在她的四周飘扬着落叶和尘土，水泥电线杆发出的嗡嗡声覆盖着周围错综复杂的声响，女孩此刻的心情像一页课文一样单调，她偷偷望着车站敞开的小门，她的目光平静如水。

然后男孩从车站走了出来，他的脸色苍白而又憔悴。他知道女孩躲在何处，但他没有看她。他往那座桥的方向走了过去，他在走过去时十分紧张地左顾右盼。不久之后他走到了桥上，他心神不安地站住了脚，然后才朝那边的女孩望了一眼。他看到女孩此刻正看着自己，他便狠狠地盯了她一眼，可她依旧看着他。他非常生气地转过脸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站在桥上，他一直没有看她。但他总觉得她始终都在看着自己，这个想法使他惊慌失措。后来他确定四周没有熟人，才朝她走去。



他走过去时的胆战心惊，她丝毫不觉。她看到这个白皙的少年在阳光里走来时十分动人。她内心微微有些激动，因此她脸上露出了笑容。然而他走到她身旁后却对她的笑容表示了愤怒，他低声说：

“这种时候你还能笑？”

她的美丽微笑还未成长便被他摧残了。她有些紧张地望着他，因为他的神色有些凶狠。这种凶狠此刻还在继续下去，他说：

“我说过多少次，你不要看我，你要装着不认识我。你为什么看我？真讨厌。”

她没有丝毫反抗的表示，只是将目光从他脸上无声地移开。她看着地上一片枯黄的树叶，听着他从牙缝里出来的声音。他告诉她：

“上车以后你先找到座位坐下，如果没有熟人，我就坐到你身旁。如果有熟人，我就站在车门旁。记住，我们互相不要说话。”

他将车票递了过去，她拿住后他就走开了。他没有走向候车室，而是走向那座桥。

这个女孩在十多年之后接近三十岁的时候，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一起坐在一间黄昏的屋子里，那是我们的寓所。我们的窗帘垂挂在两端，落日的余晖在窗台上飘拂。她坐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正在织一条天蓝色的围巾。此刻围巾的长度已经超过了她的身高，可她还在往下织。坐在她对面的我，曾在一九七七年的秋天与她一起去那个四十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在五岁的时候就相互认识，这种认识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导致了婚姻的出现。我们的第一次性生活是在我们十六岁行将结束时完成的。她第一次怀孕也是在那时候。她此刻坐在窗前的姿势已经重复了五年，因此我看着她的目光怎么还会有激情？多年来，她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晃来晃去使我沮丧无比。我的最



大错误就是在结婚的前一夜，没有及时意识到她一生都将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所以我的生活才变得越来越陈旧。现在她在织着围巾的时候，我手里正拿着作家洪峰的一封信。洪峰的美妙经历感动了我，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将这种旧报纸似的生活继续下去。

因此我像她重复的坐姿一样重复着现在的话，我不断向她指明的，是青梅竹马的可怕。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她：

“难道你不觉得我太熟悉了吗？”

但她始终以一种迷茫的神色望着我。

我继续说：“我们从五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二十多年后我们居然还在一起。我们谁还能指望对方来改变自己呢？”

她总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些慌乱。

“你对我来说，早已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白纸一样一览无余。而我对于你，不也同样如此？”

我看到她眼泪流下来时显得有些愚蠢。

我仍然往下说：“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只剩下回忆过去。可是过多的回忆，使我们的过去像每日的早餐那样，总在预料之中。”

我们的第一次性生活是我们十六岁行将结束时完成的。在那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们在学校操场中央的草地上，我们颤抖不已地拥抱着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胆战心惊。不远的那条小路上，有拿着手电走过的人，他们的说话声在夜空里像匕首一样锋利，好几次都差点使我仓皇而逃。只是因为我被她紧紧抱住，才使我现在回忆当初的情景时，没有明显地看到自己的狼狈。

我一想到那个夜晚就会感受到草地上露珠的潮湿，当我的手侵入她的衣服时，她热烈的体温使我不停地打寒战。我的手在她的腹部往



下进入，我开始感受到如草地一样的潮湿了。起先我什么都不想干，我觉得抚摸一下就足够了。可是后来我非常想看一眼，我很想知道那地方是怎么回事。但是在那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凑过去闻到的只是一股平淡的气味。在那个黑乎乎潮湿的地方所散发的气味，是我以前从未闻到过的气味。然而这种气味并未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激动人心。尽管如此，在不久之后我还是干了那桩事。欲望的一往无前差点毁了我，在此后很多日子里，我设计了多种自杀与逃亡的方案。在她越来越像孕妇的时候，我接近崩溃的绝望使我对当初只有几分钟天旋地转般的快乐痛恨无比。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那一日，我与她一起前往四十里以外的那个地方，我希望那家坐落在马路旁的医院能够证实一切都是一场虚惊。

她面临困难所表现出来的紧张，并未像我那样来势凶猛。当我提出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时，她马上想起那个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她当时表现的冷静与理智使我暗暗有些吃惊。她提出的这个地方向我暗示了一种起码的安全，这样将会没人知道我们所进行的这次神秘的检查。可是她随后颇有激情地提起五年前她曾去过那个地方，她对那个地方街道的描述，以及泊在海边退役的海轮的抒情，使我十分生气。我告诉她我们准备前往并不是为了游玩，而是一次要命的检查。这次检查关系到我们是否还能活下去。我告诉她这次检查的结果若证实她确已怀孕，那么我们将被学校开除，将被各自的父母驱出家门。有关我们的传闻将像街上的灰尘一样经久不息。我们最后只能：

“自杀。”

她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显得惊慌失措。几年以后她告诉我，我当时的脸色十分恐怖。我当时对我们的结局的设计，显然使她大吃一惊。



可是她即使在惊慌失措的时候也从不真正绝望。她认为起码是她的父母不会把她驱出家庭，但她承认她的父母会惩罚她。她安慰我：

“惩罚比自杀好。”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我从后面看着她上车，她不停地向我回身张望。我让她不要看我，反复提醒在她那里始终是一页白纸。我上车的时候汽车已经发动起来。我没有立刻走向我的座位，而是站在门旁，我的目光在车内所有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看到起码有二十张曾经见过的脸。因此我无法走向自己的座位，我只能站在这辆已经行驶的汽车里。我看着那条破烂不堪的公路怎样捉弄着我们的汽车。我感到自己像是被装在瓶子里，然后被人不停地摇晃。后来我听到她在叫我的声音，她的声音使我蓦然产生无比的恐惧。我因为她的不懂事而极为愤怒，我没有答理。我希望她因此终止那种叫声，可是她那种令人讨厌的叫声却不停地重复着。我只能转过头去，我知道自己此刻的脸色像路旁的杂草一样青得可怕。

然而她脸上却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容，她佯装吃惊的样子表示了她与我是意外相遇。然后她邀请我坐在她身旁的空座位上。我只能走过去。我在她身旁坐下以后感到她的身体有意紧挨着我。她说了很多话，可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我为了掩饰只能不停地点头。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那时候她偷偷捏住了我的手指，我立刻甩开她的手。在这种时候她居然还会这样，真要把我气疯过去。此刻她才重视我的愤怒，她不再说话，自然也不会伸过手来。她似乎十分委屈地转过脸去，望着车外萧瑟的景色。然而她的安静并未保持多久，在汽车一次剧烈的震颤后，她突然哧哧笑了起来。接着凑近我偷偷说：

“腹内的小孩震出来了。”



她的玩笑只能加剧我的气愤，因此我凑近她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闭上你的嘴。”

后来我看到了几艘泊在海边的轮船，有两艘已被拆得惨不忍睹，只有一艘暂且完整无损。有几只灰色的鸟在海边水草上盘旋。

汽车在驶入车站大约几分钟以后，两个少年从车站出口处走了出来。那时候一辆卡车从他们身旁驶过，扬起的灰尘将他们的身体涂改了一下。

男孩此刻铁青着脸，他一声不吭地往前走。女孩似乎有些害怕地跟在他身后，她不时偷偷看他侧面的脸色。男孩在走到一条胡同口时，没有走向医院的方向，而是走入了胡同。女孩也走了进去。男孩一直走到胡同的中央才站住脚，女孩也站住了脚。他们共同看着一个中年的女人走来，又看着她走出胡同。然后男孩低声吼了起来：

“你为什么叫我？”

女孩委屈地看着他，然后才说：

“我怕你站着太累。”

男孩继续吼道：

“我说过多少次了，你别看我。可你总看我，而且还叫我的名字，用手捏我。”

这时有两个男人从胡同口走来，男孩不再说话，女孩也没有辩解。那两个男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兴趣十足地看了他们一眼。两个男人走过去以后，男孩就往胡同口走去了，女孩迟疑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在通往医院的大街上。男孩此刻不再怒气冲冲，在医院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他显得越来越忧心忡忡。他转过脸去



看着身旁的女孩，女孩的双眼正望着前方。从她有些迷茫的眼神里，他感到医院就在前面。

然后他们来到了医院的门诊部，挂号处空空荡荡。男孩此刻突然胆怯起来，他不由走出门厅，站在外面。他这时突然害怕地感到自己会被人抓住，他没有丝毫勇气进入眼下的冒险。当女孩也走出门厅时，他找到了掩盖自己胆怯的理由，他要让女孩独自去冒险，而自己则随时准备逃之夭夭。他告诉她：他继续陪着她实在太危险，别人一眼就会看出这两个少年干了什么坏事。他让她：

“你一个人去吧。”

她没有表示异议，点了点头后就走了进去。他看着她走到挂号处的窗前，她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时没有显出一丝紧张。他听到她告诉里面的人她叫什么名字，她二十岁。名字是假的，年龄也是假的。这些他事先并未设计好。然后他听到她说：

“妇科。”

这两个字使他不寒而栗，他感到她的声音有些疲倦。接着她离开窗口转身看了他一眼，随后走上楼梯。她手里拿着的病历在上楼时摇摇晃晃。

男孩一直看着她的身影在楼梯上消失，然后才将目光移开。他感到心情越来越沉重，呼吸也困难起来。他望着大街上的目光在此刻杂乱无章。他在那里站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个楼梯总有人下来，可是她一直没有下来。他不由害怕起来，他感到自己所干的事已在这个楼上被揭发。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真实，因此他也越发紧张。他决定逃离这个地方，于是便往大街对面走去，他在横穿大街时显得失魂落魄。他来到街对面后，没有停留，而是立刻钻入一家商店。



那是一家杂货店，一个丑陋不堪的年轻女子站在柜台内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另一边有两个男人在拉玻璃，他便走到近旁看着他们。同时不时地往街对面的医院望上一眼。那是一块青色的玻璃，两个男人都在抽烟，因此玻璃上有几堆小小的烟灰。两个男人那种没有心事的无聊模样，使他更为沉重。他看着钻石在玻璃上划过时出现一道白痕，那声音仿佛破裂似的来回响着。

不久后女孩出现在街对面，她站在一棵梧桐树旁有些不知所措地在寻找男孩。男孩透过商店布满灰尘的窗玻璃看到了她。他看到女孩身后并未站着可疑的人，于是立刻走出商店。他在穿越街道时，她便看到了他。待他走到近旁，她向他苦笑一下，低声说：

“有了。”

男孩像一棵树一样半晌没有动弹，仅有的一丝希望在此刻彻底破灭了。他望着眼前愁眉不展的女孩说：

“怎么办呢？”

女孩轻声说：“我不知道。”

男孩继续说：“怎么办呢？”

女孩安慰他：“别去想这些了，我们去那些商店看看吧。”

男孩摇摇头，说：“我不想去。”

女孩不再说话，她看着大街上来往的车辆，几个行人过来时发出嘻嘻笑声。他们过去以后，女孩再次说：

“去商店看看吧。”

男孩还是说：“我不想去。”

他们一直站在那里，很久以后男孩才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回去吧。”



女孩点点头。

然后他们往回走去。走不多远，在一家商店前，女孩站住了脚，她拉住男孩的衣袖，说道：

“我们进去看看吧。”

男孩迟疑了一会儿就和她一起走入商店。他们在一条白色的学生裙前站了很久，女孩一直看着这条裙子，她告诉男孩：

“我很喜欢这条裙子。”

女孩的嗓音在十六岁时已经固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她的声音几乎每日都要在我的耳边盘旋。这种过于熟悉的声音，已将我的激情清扫。因此在此刻的黄昏里，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妻子，只会感到越来越疲倦。她还在织着那条天蓝色的围巾。她的脸依然还是过去的脸。只是此刻的脸已失去昔日的弹性。她脸上的皱纹是在我的目光下成长起来的，我熟悉它们犹如熟悉自己的手掌。现在她开始注意我的话了。

“在你还没有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和傍晚五点的时候，我知道你要回家了。我可以在一百个女人的脚步声里，听出你的声音。而我对你来说，不也同样如此？”

她停止了织毛衣的动作，她开始认真地望着我。

我继续说：“因此我们互相都不可能使对方感到惊喜。我们最多只能给对方一点高兴，而这种高兴在大街上到处都有。”

这时她开口说话了，她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是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她这句话，所以我只能这么说。

她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看到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她说：“你是想把我一脚踢开。”

我没有否认，而是说：“这话多难听。”

她又重复道：“你想把我一脚踢开。”她的眼泪在继续流。

“这话太难听了。”我说。然后我建议道：

“让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往事吧。”

“是最后一次吗？”她问。

我回避她的问话，继续说：“我们的回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最后一次吧？”她仍然这样问。

“从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开始吧。”我说，“我们坐上那辆嘎吱作响的汽车，去四十里以外的那个地方，去检查你是否已经怀孕，那个时候我可真是失魂落魄。”

“你没有失魂落魄。”她说。

“你不用安慰我，我确实失魂落魄了。”

“不，你没有失魂落魄。”她再次这样说，“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只有一次失魂落魄。”

我问：“什么时候？”

“现在。”她回答。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 命中注定

## 现在

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在窗外咝咝响着，春天已经来到了。刘冬生坐在一座高层建筑的第十八层的窗前，他楼下的幼儿园里响着孩子们盲目的歌唱，这群一无所知的孩子以兴致勃勃的歌声骚扰着他，他看到护城河两岸的树木散发着绿色，很多出租车夹杂着几辆卡车正在驶去。更远处游乐园的大观览车缓慢地移动着，如果不是凝神远眺，是看不出它的移动的。

就在这样的时刻，一封用黑体字打印的信来到了他手中，这封信使他大吃一惊。不用打开，信封上的文字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他的一个一起长大的伙伴死了。信封的落款处印着：陈雷治丧委员会。

他昔日伙伴中最有钱的人死于一起谋杀，另外的伙伴为这位腰缠万贯的土财主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以此来显示死者生前的身份。



他们将令人不安的讣告贴在小镇各处，据说有三四百份，犹如一场突然降临的大雪，覆盖了那座从没有过勃勃生机的小镇。让小镇上那些没有激情、很少有过害怕的人，突然面对如此众多的讣告，实在有些残忍。他们居住的胡同，他们的屋前，甚至他们的窗户和门上，贴上了噩耗。讣告不再是单纯的发布死讯，似乎成为邀请——你们到我这里来吧。

小镇上人们内心的愤怒和惊恐自然溢于言表，于是一夜之间这些召唤亡灵的讣告荡然无存了。可是他们遭受的折磨并未结束，葬礼那天，一辆用高音喇叭播送哀乐的卡车在镇上缓慢爬行，由于过于响亮，哀乐像是进行曲似的向火化场前进。

刘冬生在此后的半个月里，接连接到过去那些伙伴的来信，那些千里之外的来信所说的都是陈雷之死，和他死后的侦破。

陈雷是那个小镇上最富有的人，他拥有两家工厂和一家在镇上装修得最豪华的饭店。他后来买下了汪家旧宅，那座一直被视为最有气派的房屋。五年前，刘冬生回到小镇过春节时，汪家旧宅正在翻修。刘冬生在路上遇到一位穿警服的幼时伙伴，问他在哪里可以找到陈雷，那个伙伴说：“你去汪家旧宅。”

刘冬生穿越了整个小镇，当他应该经过一片竹林时，竹林已经消失了，替代竹林的是五幢半新不旧的住宅楼。他独自一人来到汪家旧宅，看到十多个建筑工人在翻修它，旧宅的四周搭起了脚手架。他走进院门，上面正扔下来瓦片，有个人在上面喊：“你想找死。”

喊声制止了刘冬生的脚步。刘冬生站了一会，扔下的瓦片破碎后溅到了他的脚旁，他从院门退了出来，在一排堆得十分整齐的砖瓦旁坐下。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以后，才看到陈雷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



身穿皮夹克的陈雷停稳摩托车，掏出香烟点燃后似乎看了刘冬生一眼，接着朝院门走去，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刘冬生。这次他认出来了，他咧嘴笑了，刘冬生也笑了。陈雷走到刘冬生身旁，刘冬生站起来，陈雷伸手搂住他的肩膀说：“走，喝酒去。”

现在，陈雷已经死去了。

从伙伴的来信上，刘冬生知道那天晚上陈雷是一人住在汪家旧宅的，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回到三十里外的娘家去了。陈雷是睡着时被人用铁榔头砸死的，从脑袋开始一直到胸口，到处都是窟窿。

陈雷的妻子是两天后的下午回到汪家旧宅的，她先给陈雷的公司打电话，总经理的助手告诉她，他也在找陈雷。

他妻子知道他已有两天不知去向吃了一惊。女人最先的反应便是走到卧室，在那里她看到了陈雷被榔头砸过后惨不忍睹的模样，使她的尿一下子冲破裤裆直接到了地毯上，随后昏倒在地，连一声喊叫都来不及发出。

陈雷生前最喜欢收集打火机。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少，只有他生前收集到的五百多种打火机，从最廉价的到最昂贵的全部被凶手席卷走了。

现在，远在千里之外的刘冬生，翻阅着那些伙伴的来信，侦破直到这时尚无结果，那些信都是对陈雷死因的推测，以及对嫌疑犯的描述。从他们不指名道姓的众多嫌疑者的描述中，刘冬生可以猜测到其中两三个人是谁，但是他对此没有兴趣。他对这位最亲密伙伴的死，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回忆起了三十年前。

## 三 十 年 前



石板铺成的街道在雨后的阳光里湿漉漉的，就像那些晾在竹竿上的塑料布。街道上行走的脚和塑料布上的苍蝇一样多。两旁楼上的屋檐伸出来，几乎连接到一起。在那些敞开的窗户下，晾满了床单和衣服。几根电线从那里经过，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来到，栖落在电线上，电线开始轻微地上下摆动。

一个名叫刘冬生的孩子扑在一个窗户上，下巴搁在石灰的窗台上往下面望着，他终于看到那个叫陈雷的孩子走过来了。陈雷在众多大人的腿间无精打采地走来，他东张西望，在一家杂货店前站一会，手在口袋里摸索了半晌，拿出什么吃的放入嘴中，然后走了几步站在了一家铁匠铺子前，里面一个大人正在打铁，铁锤的声响里喊道：

“走开，走开。”

他的脑袋无可奈何地转了过来，又慢吞吞地走来了。

刘冬生每天早晨，当父母咔嚓一声在门外上了锁之后，便扑到了窗台上，那时候他便会看到住在对面楼下的陈雷跟着父母走了出来。陈雷仰着脑袋看他父母锁上门。他父母上班走去时总是对他喊：

“别到河边去玩。”

陈雷看着他们没有做声，他们又喊：

“听到了吗？陈雷。”

陈雷说：“听到了。”

那时候刘冬生的父母已经走下楼梯，走到了街上。他父母回头看到了刘冬生，就训斥道：“别扑在窗前。”

刘冬生赶紧缩回脑袋，他的父母又喊：

“刘冬生，别在家里玩火。”



刘冬生嗯地答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刘冬生断定去上班的父母已经走远，他重新扑到窗前，那时候陈雷也走远了。

此刻陈雷站在了街道中央的一块石板上，他的身体往一侧猛地使劲，一股泥浆从石板下冲出，溅到一个大人的裤管上，那个大人一把捏住陈雷的胳膊：

“你他娘的。”

陈雷吓得用手捂住了脸，眼睛也紧紧闭上，那个脸上长满胡子的男人松开了手，威胁道：“小心我宰了你。”

说完他扬长而去，陈雷却是惊魂未定，他放下了手，仰脸看着身旁走动的大人，直到他发现谁也没在意他刚才的举动，才慢慢地走开，那弱小的身体在强壮的大人中间走到了自己屋前。他贴着屋门坐到了地上，抬起两条胳膊揉了揉眼睛，然后仰起脸打了个呵欠，打完呵欠他看到对面楼上的窗口，有个孩子正看着他。

刘冬生终于看到陈雷在看他了，他笑着叫道：

“陈雷。”

陈雷响亮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刘冬生嘻嘻笑着说：“我知道。”

两个孩子都笑了，他们互相看了一阵后，刘冬生问：

“你爹妈为什么每天都把你锁在屋外？”

陈雷说：“他们怕我玩火把房子烧了。”

说完陈雷问：“你爹妈为什么把你锁在屋里？”

刘冬生说：“他们怕我到河边玩会淹死。”

两个孩子看着对方，都显得兴致勃勃。陈雷问：“你多大了？”

“我六岁了。”刘冬生回答。



“我也六岁。”陈雷说，“我还以为你比我大呢。”

刘冬生咯咯笑道：“我踩着凳子呢。”

街道向前延伸，在拐角处突然人群拥成一团，几个人在两个孩子眼前狂奔过去，刘冬生问：“那边出了什么事？”

陈雷站起来说：“我去看看。”

刘冬生把脖子挂在窗外，看着陈雷往那边跑去。那群叫叫嚷嚷的人拐上了另一条街，刘冬生看不到他们了，只看到一些人跑去，也有几个人从那边跑出来。陈雷跑到了那里，一拐弯也看不到了。

过了一会，陈雷呼哧呼哧地跑了回来，他仰着脑袋喘着气说：

“他们在打架，有一个人脸上流血了，好几个人都撕破了衣服，还有一个女的。”

刘冬生十分害怕地问：“打死人了吗？”

“我不知道。”陈雷摇摇头说。

两个孩子不再说话，他们都被那场突然来到的暴力笼罩着。很久以后，刘冬生才说话：“你真好！”

陈雷说：“好什么？”

“你想去哪里都能去，我去不了。”

“我也不好。”陈雷对他说，“我困了想睡觉都进不了屋。”

刘冬生更为伤心了，他说：“我以后可能看不见你了，我爹说要把这窗户钉死，他不准我扑在窗口，说我会掉下来摔死的。”

陈雷低下了脑袋，用脚在地上划来划去，划了一会他抬起头来问：“我站在这里说话你听得到吗？”

刘冬生点点头。

陈雷说：“我以后每天都到这里来和你说话。”



刘冬生笑了，他说：“你说话要算数。”

陈雷说：“我要是不到这里来和你说话，我就被小狗吃掉。”陈雷接着问：“你在上面能看到屋顶吗？”

刘冬生点点头说：“看得到。”

“我从没见过屋顶。”陈雷悲哀地说。

刘冬生说：“它最高的地方像一条线，往这边斜下来。”

两个孩子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每天都告诉对方看不到的东西，刘冬生说的都是来自天空的事，地上发生的事由陈雷来说。他们这样的友谊经历了整整一年。后来有一天，刘冬生的父亲将钥匙忘在了屋中，刘冬生把钥匙扔给了陈雷，陈雷跑上楼来替他打开了门。

就是那一天，陈雷带着刘冬生穿越了整个小镇，又走过了一片竹林，来到汪家旧宅。

汪家旧宅是镇上最气派的一所房屋，在过去的一年里，陈雷向刘冬生描绘得最多的，就是汪家旧宅。

两个孩子站在这所被封起来的房子围墙外，看着麻雀一群群如同风一样在高低不同的屋顶上盘旋。石灰的墙壁在那时还完好无损，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屋檐上伸出的瓦都是圆的，里面像是有各种图案。

陈雷对看得发呆的刘冬生说：

“屋檐里有很多燕子窝。”

说着陈雷捡起几块石子向屋檐扔去，扔了几次终于打中了，里面果然飞出了小燕子，叽叽喳喳惊慌地在附近飞来飞去。

刘冬生也捡了石子朝屋檐扔去。

那个下午，他们绕着汪家旧宅扔石子，把所有的小燕子都赶了出来。燕子不安的鸣叫持续了一个下午。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两个精疲



力竭的孩子坐在一个土坡上，在附近农民收工的吆喝声里，看着那些小燕子飞回自己的窝。一些迷途的小燕子找错了窝连续被驱赶出来，在空中悲哀地鸣叫，直到几只大燕子飞来把它们带走。

陈雷说：“那是它们的爹妈。”

天色逐渐黑下来的时候，两个孩子还没记起来应该回家，他们依旧坐在土坡上，讨论着是否进这座宽大的宅院去看看。

“里面会有人吗？”刘冬生问。

陈雷摇摇头说：“不会有人，你放心吧，不会有人赶我们出来的。”

“天都要黑了。”

陈雷看看正在黑下来的天色，准备进去的决心立刻消亡了。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拿出什么放入嘴中吃起来。

刘冬生吞着口水问他：“你吃什么？”

陈雷说：“盐。”

说着，陈雷的手在口袋的角落摸了一阵，摸出一小粒盐放到刘冬生嘴中。

这时，他们似乎听到一个孩子的喊叫：“救命。”

他们吓得一下子站起来，互相看了半晌，刘冬生咝咝地说：“刚才不是你喊了吗？”

陈雷摇摇头说：“我没喊。”

话音刚落，那个和陈雷完全一样的嗓音在那座昏暗的宅院里又喊道：“救命。”

刘冬生脸白了，他说：“是你的声音。”

陈雷睁大眼睛看着刘冬生，半晌才说：“不是我，我没喊。”



当第三声“救命”的呼叫出来时，两个孩子已在那条正弥漫着黑暗的路上逃跑了。

一九九二年七月



# 两个人的历史

## 一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个名叫谭博的男孩和一个名叫兰花的女孩，共同坐在阳光无法照耀的台阶上。他们的身后是一扇朱红的大门，门上的铜锁模拟了狮子的形状。作为少爷的谭博和作为女佣女儿的兰花，时常这样坐在一起。他们的身后总是飘扬着太太的嘟哝声，女佣在这重复的声响里来回走动。

两个孩子坐在一起悄悄谈论着他们的梦。

谭博时常在梦中为尿所折磨。他在梦中为他布置的场景里四处寻找便桶。他在自己朝南的厢房里焦急不安。现实里安放在床前的便桶在梦里不翼而飞。无休止的寻找使梦中的谭博痛苦不堪。然后他来到了大街上，在人力车来回跑动的大街上，乞丐们在他身旁走过。终于无法忍受的谭博，将尿撒向了大街。



此后的情景是梦的消失。即将进入黎明的天空在窗户上一片灰暗。梦中的大街事实上由木床扮演。谭博醒来时感受到了身下的被褥有一片散发着热气的潮湿。这一切终结之后，场景迅速地完成了一次更换。那时候男孩睁着迷茫的双眼，十分艰难地重温了一次刚才梦中的情景，最后他的意识进入了清晰。于是尿床的事实使他羞愧不已。在窗户的白色开始明显起来时，他重又闭上了双眼，随即沉沉睡去。

“你呢？”

男孩的询问充满热情，显然他希望女孩也拥有同样的梦中经历。

然而女孩面对这样的询问却表现了极大的害臊，双手捂住眼睛是一般女孩惯用的技法。

“你是不是也这样？”

男孩继续问。

他们的眼前是一条幽深的胡同，两旁的高墙由青砖砌成。并不久远的岁月已使砖缝里生长出羞羞答答的青草，风使它们悄然摆动。

“你说。”

男孩开始咄咄逼人。

女孩满脸羞红，她垂头叙述了与他近似的梦中情景。她在梦中同样为尿所折磨，同样四处寻找便桶。

“你也将尿撒在街上？”

男孩十分兴奋。

然而女孩摇摇头，她告诉他她最后总会找到便桶。

这个不同之处使男孩羞愧不已。他抬起头望着高墙上的天空，他看到了飘浮的云彩，阳光在墙的最上方显得一片灿烂。

他想：她为什么总能找到便桶，而他却永远也无法找到。



这个想法使他内心燃起了嫉妒之火。

后来他又问：

“醒来时是不是被褥湿了？”

女孩点点头。

结局还是一样。

## 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岁的谭博已经不再和十六岁的兰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那时候谭博穿着黑色的学生装，手里拿着鲁迅的小说和胡适的诗。他在院里进出时，总是精神抖擞。而兰花则继承了母业，她穿着碎花褂子在太太的唠叨声里来回走动。

偶尔的交谈还是应该有的。

谭博十七岁的身躯里青春激荡，他有时会突然拦住兰花，眉飞色舞地向她宣讲一些进步的道理。那时候兰花总是低头不语，毕竟已不是两小无猜的时候。或者兰花开始重视起谭博的少爷地位。然而沉浸在平等互爱精神里的谭博，很难意识到这种距离正在悄悄成立。

在这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里，兰花与往常一样用抹布擦洗着那些朱红色的家具。谭博坐在窗前阅读泰戈尔有关飞鸟的诗句。兰花擦着家具时尽力消灭声响，她偶尔朝谭博望去的眼神有些抖动。她希望现存的宁静不会遭受破坏。然而阅读总会带来疲倦。当谭博合上书，他必然要说话了。



在他十七岁的日子里，他几乎常常梦见自己坐上了一艘海轮，在浪涛里颠簸不止。一种渴望出门的欲望在他清醒的时候也异常强烈。

现在他开始向她叙述自己近来时常在梦中出现的躁动不安。

“我想去延安。”他告诉她。

她迷茫地望着他，显而易见，“延安”二字带给她的只能是一片空白。

他并不打算让她更多地明白一些什么，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她近来梦中的情景。这个习惯是从一九三〇年八月延伸过来的。

她重现了一九三〇年的害臊。然后她告诉他近来她也有类似的梦。不同的是她没有置身海轮中，而是坐在了由四人抬起的轿子里，她脚上穿着颜色漂亮的布鞋。轿子在城内各条街道上走过。

他听完微微一笑，说：

“你的梦和我的梦不一样。”

他继续说：

“你是想着要出嫁。”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他们居住的城市。

### 三

一九五〇年四月，作为解放军某文工团团长的谭博，腰间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回到了他的一别就是十年的家中。此刻全国已经解放，谭博在转业之前回家探视。



那时候兰花依然居住在他的家中，只是不再是他母亲的女佣，开始独立地享受起自己的生活。谭博家中的两间房屋已划给兰花所拥有。

谭博英姿勃发走入家中的情景，给兰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时兰花已经儿女成堆，她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苗条，粗壮的腰扭动时抹杀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

在此之前，兰花曾梦见谭博回家的情景，居然和现实中的谭博回来一模一样。因此在某一日中午，当兰花的丈夫出门之后，兰花告诉了谭博她梦中的情景。

“你就是这样回来的。”

兰花说。兰花不再如过去那样羞羞答答，毕竟已是儿女成堆的母亲了。她在叙说梦中的情景时，丝毫没有含情脉脉的意思，仿佛在叙说一只碗放在厨房的地上，语气十分平常。

谭博听后又回想起了他在回家路上的某个梦。梦中有兰花出现。但兰花依然是少女时期的形象。

“我也梦见过你。”

谭博说。

他看到此刻变得十分粗壮的兰花，不愿费舌去叙说她昔日的美丽。有关兰花的梦，在谭博那里将永远地销声匿迹。

## 四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垂头丧气的谭博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他是来料理后事。

此刻兰花的儿女基本上已经长大成人。兰花依然如过去那样没有职业。当谭博走入家中时，兰花正在洗塑料布，以此挣钱糊口。

谭博身穿破烂的黑棉袄在兰花身旁经过时，略略站住了一会儿，向兰花胆战心惊地笑了笑。

兰花看到他后轻轻“哦”了一声。

于是他才放心地朝自己屋内走去。过了一会儿，兰花敲响了他的屋门，然后问他：

“有什么事需要我？”

谭博看着屋内还算整齐的摆设，不知该说些什么。

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兰花设法通知他的。

这一次，两人无梦可谈。

## 五

一九八五年十月。已经离休回家的谭博，终日坐在院内晒着太阳。还是秋天的时候，他就怕冷了。

兰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可她依然十分健壮。现在是一堆孙儿孙女围困她了。她在他们之间长久周旋，丝毫不觉疲倦。同时在屋里进进出出，干着家务活。

后来她将一盆衣服搬到水泥板上，开始洗涮衣服。



谭博眯缝着眼睛，看着她的手臂如何有力地摆动。在一片“刷刷”声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兰花：

他近来时常梦见自己走在桥上时，桥突然塌了。走在房屋旁时，上面的瓦片奔他脑袋飞来。

兰花听了没有做声，依然洗着衣服。

谭博问：

“你有这样的梦吗？”

“我没有。”

兰花摇摇头。

一九八九年八月



# 难逃劫数

## 一

东山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走入这条小巷时，他不知道已经走入了那个老中医的视线。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也就无法看到命运所暗示的不幸。

那个时候，他的目光正漫不经心地在街两旁陈列的马桶上飘过去，两旁屋檐上的雨水滴下来，出现了无数微小的爆炸。尽管雨水已经穿越了衣服开始入侵他的皮肤，可四周滴滴答答的声音，始终使他恍若置身于一间钟表店的柜台前。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一间小巷之中。由于对待自己偷工减料，东山在这天早晨出门的那一刻，他就不对自己负责了。

后来，就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在一个像口腔一样敞开的窗口，东山看到了一条肥大的内裤。内裤由一根纤细的竹竿挑出，在风雨里



飘扬着百年风骚。展现在东山视野中的这条内裤，有着龙飞凤舞的线条和深入浅出的红色。于是在那一刻里，东山横扫了以往依附在他身上的萎靡不振，他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汹涌激情。就这样，东山走上了命运为他指定的灾难之路。

直到很久以后，沙子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天上午东山敲开他房门时的情景。东山当初的形象使躺在被窝里的沙子大吃一惊。那是因为沙子透过东山红彤彤的神采看到了一种灰暗的灾难。他隐约看到东山的形象被摧毁后的凄惨。但是沙子当初没有告诉他这些，沙子没有告诉东山可以用忘记来解释。

听完了东山的叙述，一个肥大的女人形象在沙子眼前摇晃了一下。沙子准确地说出了这个女人的名字：

“露珠。”

沙子又说：

“她的名字倒是小巧玲珑。”

然后沙子向东山献上了并不下流的微微一笑，但是东山不可能体会到这笑中所隐藏的嘲弄。

东山走后，沙子精确地想象出了东山在看到那条肥大内裤以后的情景——

东山热血沸腾地扑到了窗口上，一个丑陋无比并且异常肥大的女人进入了他的眼睛，经过一段热泪盈眶的窒息，东山用那种森林大火似的激情对她说：

“我爱你！”

沙子也想象出了露珠在那一刻里的神态。他知道这个肥大的女人一定是像一只跳蚤一样惊慌失措了。



## 二

呈现在老中医眼中的这条小巷永远是一条灰色的裤带形状，两旁的房屋如同衣裤的皱纹，死去一般固定在那里。东山就是在这上面出现的。那个时候，露珠以一只邮筒的姿态端坐在窗口，而她的父亲，这个脸上长满霉点的老中医却站在她的头顶。他们之间只有一板之隔。老中医此刻的动作是撩开拉拢的窗帘一角，窥视着这条小巷。这动作二十年前他就掌握了，二十年的操练已经具有了炉火纯青的结果，那就是这窗帘的一角已经微微翘起。二十年来，在他所能看到的对面的窗户和斜对面的窗户上，窗帘的图案和色彩经历了不停的更换。从那些窗口上时隐时现的脸色里，他看到了包罗万象的内容。在这条小巷里所出现的所有人的行为和声音，他都替他们保存起来了。那都是一些交头接耳、头破血流之类的东西。自然也有那种亲热的表达，然而这些亲热在他看来十分虚伪。二十年来他一直沉浸在别人暴露而自己隐蔽的无比喜悦里，这种喜悦把他送入了长长的失眠。

东山最初出现在老中医视线中时，不过是一个索然无味的长方形。他在雨的空荡里走来。然而当东山突然站住时，老中医才预感到将会发生些什么了。在此后一段日子，老中医因为未能更早地预感，他无情地谴责了自己的迟钝。那时候在东山微微仰起的脸上，他开始看到一股激情在汹涌奔泻，于是他感到自己的预感得到了证实。不久之后东山的身影一闪消失了，他知道东山已经扑到了露珠的窗口，接着他便听到一声如同早晨雄鸡啼叫一般的声音。

面对东山的出现，露珠以无可非议的惊慌开始了她的浑身颤抖。这种出现显然是她无时无刻不在期待之中的，然而使她措手不及的是



东山的形象过于完美。她便由此而颤抖起来。因为身体的颤抖，她的目光就混乱不堪，所以东山的脸也就杂乱无章地扭动起来。露珠隐约看到了东山的嘴唇如同一只启动了的马达，扭曲畸形的声音就从那里发出。她知道这声音里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尽管她一点也无法听清。

这个时候，她听到了几只麻雀撞在窗玻璃上的声音，这种声音来到时将东山的滔滔不绝彻底粉碎。她知道那是父亲的声音，父亲正在窃窃而笑。他的笑声令她感到如同一个肺病患者的咳嗽。她知道他已经离开了窗口，确实如此，老中医此刻正趴在地板上，那里有一个小孔，他用一只眼睛窥视露珠已经很久了。

在此后的时间里，东山像一只麻雀一样不停地来到露珠的窗口，喳喳叫个不停。然而在这坚强的喳喳声里，露珠始终以忧心忡忡的眼色凄凉地望着东山。东山俊美的形象使她忧心忡忡。在东山最初出现的脸上，她以全部的智慧看到了朝三暮四。而在东山追求的间隙里，她的目光则透过窗外的绵绵阴雨，开始看到她与东山的婚礼。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了自己被抛弃后的情景，她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这情景上面。

每逢这时，她都将听到父亲那种咳嗽般的笑声。父亲的笑声表明他已经看出了露珠心中的不安。于是在第二天的夜晚来到以后，他悄然地走到了露珠的身后，递过去一小瓶液体。

正在沉思默想的露珠在接过那个小瓶时，并没有忘记问一声：

“这是什么？”

“你的嫁妆。”

老中医回答，然后他又咳嗽般地咯咯笑了起来。在父亲尖利的笑声里，露珠显然得到了一点启示。但她此刻需要更为肯定的回答。于



是她又问：

“这是什么？”

“硝酸。”

父亲这次回答使她领悟了这小瓶里所装的深刻含义，她将小瓶拿在手中看了很久，但她没看到那倾斜的液体是什么颜色。她所看到的是东山的形象支离破碎后，在液体里一块一块地浮出，那情形惨不忍睹，然而正是这情形，使盘旋在露珠头顶的不安开始烟消云散。露珠开始意识到手中的小瓶正是自己今后幸福的保障。可是她在瓶中只看到了东山的幸，却无法看到自己的灾难。

于是露珠对东山爱情的抵制持续了两天以后，在这一刻里夭折了。事实上露珠在最初见到东山时，她在内心已经扮演了追求的角色，所谓抵制不过是一本书的封面。

当翌日清晨东山再次以不屈的形象出现在露珠窗口时，呈现在他眼前的露珠无疑使他大吃一惊。

正如后来他对沙子所说的：

“她简直像是要从窗里扑过来似的。”

在那十分迅速的惊愕过去以后，东山马上明白他们的位置已经做了调整。眼下是他被露珠狂热的追求压倒了。他立刻知道结婚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那时候两天前开始的这场雨还在绵绵不绝地下着，因为是在雨中认识，在雨停之前相爱，所以东山感到他们的爱情有点潮湿。但是由于东山的眼睛被一层网状的雾障所挡住，他也就没法看到他们的爱情上已经爬满了蜒蚰。



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他们像一堆垃圾一样聚集在东山的婚礼上。那时候森林以沉默的姿态坐在那里，不久以后他坐在拘留所冰凉的水泥地上时，也是这个姿态。他妻子就坐在他的对面，他身旁的一个男人正用目光剥去他妻子的上衣。他妻子的眼睛像是月光下的树影一样阴沉。很久以后，森林再度回想起这双眼睛时，他妻子在东山婚礼最后时刻的突然爆发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森林的沉默使他得以用眼睛将东山婚礼的全部过程予以概括。在那个晚上没人能像森林一样看到所有的情景。森林以一个旁观者锐利的目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完成了几个准确的预料。所以当广佛一走进门来时，森林就知道他将和东山的表妹彩蝶合作干些什么了。那个时候他们为他提供的材料仅仅只是四目相视而已，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森林在他们两人目光的交接处看到了危险的火花。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森林是正确的。那时候东山的婚礼已经进入了高潮。森林的眼睛注视着一伙正在窃窃私语的人的影子，这些人的影子贴在斑驳的墙上。他们的嘴像是水中的鱼嘴一样吧嗒着。墙上的影子如同一片乌云，而那一片嗡嗡声则让他感到正被一群苍蝇围困。彩蝶的低声呻吟就是冲破这片嗡嗡声来到森林耳中的，她的呻吟如同猫叫。于是头靠在桌面上浑身颤抖不已的彩蝶进入了他的眼睛。而坐在她身旁的广佛却是大汗淋漓，他的双手入侵了彩蝶，仿佛像是揉制咸菜一样揉着彩蝶。一个男孩正在他们身后踮脚看着他们。森林在这个男孩脸上看到了死亡的美丽红晕。

尽管后来事过境迁，然而森林还是清晰地回想出露珠当初像涂满猪血一样红得发黑的脸色，和坐在她身旁东山躁动不安的神态。他甚至还记起曾有一串灰尘从屋顶掉落下来，灰尘掉入了东山的酒杯。



他始终听到东山像一个肺气肿患者那样结结巴巴的呼吸声，他觉得自己听到的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在呼吸。因此当东山莫名其妙地猛地站起，又莫名其妙地猛地坐下时，他感到东山已经无法忍受欲望的煎熬了。他看到东山坐下以后用肩膀急躁地撞了撞他的新娘。当新娘转过头去看他时，他向她使出了诡计多端的眼色。而她显然无法领会，因为她的头又转了回去。可是她随即就大叫一声，这一声使那些窃窃私语者惊慌失措。显然东山在她身上最肥沃处拧了一把，她于是又将眼睛交给了东山，东山这一次使出来的眼色已经肆无忌惮了。森林感到东山的眼色与对面那扇门有关，那扇门半掩着，他看到一张床的一只角。

沙子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他进来以后并没有利用一把空着的椅子，他背靠着门站在了那里。于是森林仿佛看到在一条空荡的街道拐弯处，在一只路灯空虚的光线里，站着一个瘦长的人影。他发现沙子的目光始终逗留在某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头上。那个时候他从沙子神秘的微笑上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的这种先兆在不久之后得到了证实。因此在几天以后，森林带着广佛的骨灰敲开沙子的屋门后，他向沙子揭穿了这个阴谋。尽管沙子在那一刻里装着若无其事，但他还是一眼看出了沙子心中的不安。

在沙子进来之前，森林发现妻子的眼睛已经不仅仅是阴沉了，里面开始动荡起愤怒的痛苦。可是森林那能够看出沙子诡计的锐利目光一旦投射到妻子身上时，却变得格外迟钝。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准备到妻子的突然爆发。

那时候东山依然在使着眼色，可他的新娘因为无法理解而脸上布满了愚蠢。于是东山便凑过去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什么，总算明白过



来的新娘脸上出现了幽默的微笑。随即东山和他的新娘一起站了起来。东山站起来时十分粗鲁，他踢倒了椅子。正如森林事先预料的一样，他们走进了那个房间。但是他们没有将门关上，所以森林仍然看到那张床的一只角，不过没有看到他们两人，他们在床的另一端。然后那扇门关上了。

不久之后，那间屋子里升起了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时近似刷牙声。在这混合的声音里最嘹亮的是床在嘎吱嘎吱响着。森林微微一笑，他想：

“一张破床。”

这一时刻那一片嗡嗡声蓦然终止，那些窃窃私语者都抬起了梦游症患者一样的脸来。森林注意到广佛开始腾出手来擦汗了，于是彩蝶靠在桌面上的头也总算仰起，在她仰起的脸上，森林看到了一种疲倦的紫色。那个男孩也不再踮着脚，他开始朝那扇门奇怪地张望。

森林是在这时看到沙子实现了他的诡计。他看到沙子微笑地走到那个正在凝神细听的姑娘身后，沙子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剪刀，剪刀在灯光下一闪之后，那姑娘便失去了一根辫子。于是森林看到姑娘的头颅像是失去重心一样摇摆了过去。沙子往后退去时仍然在微笑，他一直退到门旁。可是不一会森林发现沙子已经坐在妻子的身旁，沙子从门旁到那里的过程，森林没有看到。

这时候那扇门似乎在微微抖动了，里面的声音像风一样打在门上。森林感到那声音像是从油锅里煎出来似的热气腾腾。随后森林听到这混合在一起的声音开始运动。那声音在屋内抱成一团，并且翻滚起来。仿佛从床上掉落在地，滚到了墙角，又从墙角滚到了床底下。于是森林清晰地分辨出了两种声音。他听到了柳枝抽打玻璃的尖利声



和巨石从山坡上滚下时的沉重喘息。他体会到这两种声音所形成的对抗。然而对抗是暂时的，不久之后它们便趋向了解。它们从狭路相逢进入剑拔弩张的高潮后，又立刻跌了下来，这两种声音开始同舟共济了，并且正在快速地远去。此后一片平静呈现了，如同呈现了一片没有波浪的湖面。

然后屋内响起了比口哨还要欢畅的脚步声，接着那扇门打开了。东山首先走出来，他脸上的笑容像是一只烂掉的苹果，但他总算像一个新郎了，他的新娘紧随其后，新娘的脸色像一只二十瓦的灯泡一样闪闪发光。他们从容不迫地在刚才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们的神态强词夺理地在说明他们没有离开过。

广佛和彩蝶开始面面相觑，透过面面相觑，森林得意地看到了他们心中正羞愧不已。但是森林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两人突然果断地站了起来，接着以同样的果断朝门口走去。门被打开后又被关上。然后他们已经不再存在于屋内，他们已经属于守候在屋外的夜晚。接着那门又被打开又被关上，森林看到那个男孩也出去了。在男孩出门的一瞬间，森林看到男孩的后脑勺上出现了一点可怕的光亮。

然而这个时候，森林妻子将忍耐多时的悲哀像一桶冷水一样朝他倒来。他妻子在那一刻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如一只汽车喇叭突然摁响一样。妻子的哭声像硝烟一样在屋内弥漫开来，她用食指凶狠地指着森林：

“你从来没为我买过一条漂亮裤子。”

那时候森林眼前出现了一片空荡，而一块绝望的黑纱在空荡里飘来了。正是在这一刻，森林心中燃起了仇恨之火，正如他后来对沙子所说的：



“我仇恨所有漂亮的裤子。”

## 四

广佛和彩蝶经过漫长的面面相觑以后，他们毅然地来到了屋外。他们十分干脆地体现了命运的意志。他们出门以后绕过了几棵从房屋的阴影里挺身而出的树木，但他们没有注意树梢在月光里显得冰冷而没有生气，显然这是不幸的预兆。那个时候广佛的智慧已被情欲湮没。直到多日以后，广佛的人生之旅将终止时，他的智慧才恢复了洞察一切的能力。然而那时候他的智慧只能表现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夸夸其谈了。

广佛在临终的时刻回想起那一幕时，他才理解了当初他和彩蝶沙沙的脚步声里为何会有一种咝咝的噪音。这噪音就是那男孩的脚步。那时候男孩就在他们身后五米远的地方。但是当广佛发现他时已是几分钟以后的事了，那时候男孩的手电光线照在了他的眼睛上。男孩干涉了广佛的情欲，广佛的愤怒便油然而生，接着广佛的灾难也就翩翩来到了。

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走远，他们出门以后只走了十多米，然后就在一片阴险闪烁的草地上如跌倒一样地滚了下去。于是情欲的洪水立刻把他们冲入了一条虚幻的河流，他们沉下去之后便陷进了一片污泥之中。以至那个男孩走到他们身旁时，他们谁也没有觉察。

首先映入男孩眼帘的是一团黑黑的东西，似乎是两头小猪被装进一只大麻袋时的情景。然而当男孩打亮手电照过去时，才知道情况并



不是那样，眼前的情景显然更为生动。所以他就在他们四周走了一圈。他这样做似乎是在挑选最理想的视觉位置，可他随即便十分马虎地在他们右侧席地而坐。他手电的光线穿越了两米多的空间后，投射在他们脸上，于是孩子看到了两张畸形的脸。与此同时那四只眼珠里迎着光线射过来的目光使孩子不寒而栗。所以他立刻将光线移开，移到了一条高高跷起的腿上，这条腿像是一棵冬天里的树干，裤管微微有些耷拉下来，像是树皮一样剥落下来。最上面是一只漂亮的红皮鞋，那么看去仿佛是一抹朝霞。腿在那里瑟瑟摇晃。不久之后那条腿像是断了似的猝然弯曲下来，接着消失了。然而另一条腿却随即挺起，这另一条腿的尖端没有了那只朝霞一样的红皮鞋，也没有裤管在微微耷拉下来，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一条腿，这条腿很纯粹。孩子的手电光照在那上面，如同照在一块大理石上，孩子看到自己的手电光在这条腿上嘹亮地奔泻。然后他将光线移到了另一端，因此孩子看到的是一只张开的手掌，手掌仿佛生长在一颗黑黑的头颅上。他将光线的焦点打在那只手掌上，四周的光线便从张开的指缝里流了过去。随后手掌突然插入了那黑黑的头颅，于是一撮一撮黑发直立了起来，如同一丛一丛的野草。接着黑发又垂落下去，黑发垂落时手掌消失了。孩子便重新将光线照到他们脸上，他看到那四只眼睛都闭上了，而他们的嘴则无力地张着，像是垂死的鱼的嘴。他又将光线移到刚才出现大腿的地方，光线穿过了那里以后照在一棵树上。刚才的情景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呈现在手电光下的不过是一堆索然无味的身体。于是他熄灭了手电。

广佛从地上爬起来时，孩子还坐在那里。他回头看了看彩蝶，彩蝶正在爬起来。于是他就向孩子走去，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他，那



双眼睛像是两只萤火虫。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月光照在他身上仿佛他身上披满水珠。广佛走到他跟前，站了片刻，他在思忖着从孩子身上哪个部位下手。最后他看中了孩子的下巴，孩子尖尖的下巴此刻显得白森森的。广佛朝后退了半步，然后提起右脚猛地踢向孩子的下巴，他看到孩子的身体轻盈地翻了过去，接着斜躺在地上了。广佛在旁边走了几步，这次他看中了孩子的腰。他看到月光从孩子的肩头顺流而下，到了腰部后又鱼跃而上来到了臀部。他看中了孩子的腰，他提起右脚朝那里狠狠踢去。孩子的身体沉重地翻了过去，趴在了地上。现在广佛觉得有必要让孩子翻过身来，因为广佛喜欢仰躺的姿态。于是他将脚从孩子的腹部伸进去轻轻一挑，孩子一翻身形成了仰躺。广佛看到孩子的眼睛睁得很大，但不再像萤火虫了。那双眼睛像是两颗大衣纽扣。血从孩子的嘴角欢畅流出，血在月光下的颜色如同泥浆。广佛朝孩子的胸部打量了片刻，他觉得能够听听肋骨断裂的声音倒也不错。这样想着的时候，他的脚踩向了孩子的胸肋。接下去他又朝孩子的腹部踩去一脚。然后他才转过头去看了看彩蝶，彩蝶一直站在旁边观瞧，他对彩蝶说：

“走吧。”

当广佛和彩蝶重新走入东山的婚礼时，森林的妻子还在号啕大哭。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推门而入，因此他们若无其事的神态显得很真实。在所有人中间，只有森林意识到他们两人刚才开门而出，但是森林此刻正在被仇恨折磨，他无暇顾及他们的回来。于是彩蝶便逃离众目睽睽，她可以神态自若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她又以同样的神态自若，看着广佛怎样走到那伙窃窃私语者身旁，她看到广



佛朝喜气洋洋的东山微微一笑，随后俯下身对一个男人说了一句话，她知道广佛是在说：

“我把你儿子杀了。”

在那个男人仰起的脸上，彩蝶看到一种睡梦般的颜色。接着广佛离开了那伙人，当广佛重新在彩蝶身旁坐下时，彩蝶立刻嗅到了广佛身上开始散发出来的腐烂味，于是她就比广佛自己更早地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与此同时，她的目光投射到了露珠的脸上，她从露珠脸上新奇地看到了广佛刚才朝那伙人走去时所拥有的神色。因此当翌日傍晚她听到有关东山的幸时，她丝毫也惊讶不起来，对她来说这已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不幸了。

## 五

聚集在东山婚礼上的那群人像是被狂风吹散似的走了。沙子是第一个出门的，他出去时晃晃悠悠像一片败叶，而紧随其后森林那僵硬的走姿无疑是一根枯枝的形象。他们就这样全都走了。东山感到婚礼已经结束，所以他也摇晃地站起来，朝那扇半掩的门走去。他走去时的模样很像一条挂在风中的裤子。那个时候东山的内心已被无所事事所充塞，这种无所事事来自于刚才情欲的满足和几瓶没有商标的啤酒。因此当东山站起来朝里屋走去时，他似乎忘掉了露珠的存在，他只是依稀感到身旁有一块贴在墙上的黑影。于是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此刻对露珠来说婚礼并没有结束。如果他发现这一点的话，并且在此后的每时每刻都警惕露珠的存在，那么他也就成功地躲避了强加在他头



上的灾难。然而这一切在他作出选择之前就已经命中注定了。东山一躺到那张床上就立刻呼呼睡去，命运十分慷慨地为露珠腾出了机会。

在此之前，露珠清晰地听到那张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如同一条船在河流里摇过去的橹声，而且声音似乎在渐渐地远去。这使露珠感到很宁静。随后东山的鼾声出现了，东山的鼾声让露珠觉得内心踏实了。所以她就站起来，她听到自己身体摆动时肥大的声响。那个时候屋外的月光使窗玻璃白森森地晃动起来，这景象显然正是她此刻的心情。她十分仔细地绕过聚集在她前面的椅子，她觉得自己正在绕过东山所有的朋友，他们一个一个都不再对她有威胁了。现在她已经站在了那间屋子的门口，她看到了东山侧身躺着的形象。她生平第一次站在旁边的角度看到一个男人的睡态，因而她内心响起了一种阴沟里的流水声。可是流水声转瞬即逝，因为她那时十分明白流水声继续响下去的危险，她已经意识到这声音其实是命运设置的障碍。像绕过刚才的椅子那样，这次她绕过了流水声。她已经站在了梳妆台前，她的目光停留在那个瓶上，她发现从镜子里反映出来的小瓶要比实际大得多。那个时候她摇摇晃晃地听到了两种声音：

“这是什么？”

那是她问父亲的声音和东山问她的声音，两种声音像是两张纸一样叠在了一起。

她当初的回答是沿用了父亲的回答：

“我的嫁妆。”

于是她看到东山脸上洋溢出了天真无邪，从那时她就知道自己要干的这桩事远比想象的要简单。那时候她看到了东山其实是手无寸铁，东山的智慧出现了缺陷，东山的智慧正在被情欲用肥皂洗去。所



以她拿起小瓶时丝毫没有慌乱，但是那一刻里她的左眼皮突然剧烈地跳动了几下。由于被行动的欲望所驱使，她没有对这个征兆给予足够的重视，她错误地把这种征兆理解为疲倦，所以日后的毁灭便不受任何阻挠地来到了。

她已经走到了床边，东山因为朝右侧身睡着，所以他左侧的脸在灯光下红光闪闪，那是啤酒在红光闪闪。她用手指在那上面触摸了一下，恍若触摸在削下的水果皮上。然后她拧开了瓶盖，将小瓶移到东山的脸上，她看着小瓶慢慢倾斜过去。一滴液体像屋檐水一样滴落下去，滴在东山脸上。她听到了嗤的一声，那是将一张白纸撕断时的美妙声音。那个时候东山猛地将右侧的脸转了出来，在他尚未睁开眼睛时，露珠将那一小瓶液体全部往东山脸上泼去。于是她听到了一盆水泼向一堆火苗时的那种一片嗤嗤声。东山的身体从床上猛烈地弹起，接着响起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哇哇大叫，如同狂风将屋顶的瓦片纷纷刮落在地破碎后的声音。东山张大的嘴里显得空洞无物，他的眼睛却是凶狠无比。他的眼睛使露珠不寒而栗。那时候露珠才开始隐约意识到了一些什么，但她随即又忽视了。东山在床上手舞足蹈地乱跳，接着跌落在地翻滚起来，他的双手在脸上乱抓。露珠看到那些灼焦的皮肉像是泥土一样被东山从脸上搓去。与此同时，露珠似乎听到了父亲咳嗽般的笑声，笑声像是屋顶上掉下来的灰尘一样出现了。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她的思想摇曳地感到自己似乎是父亲手枪里的一颗子弹。

## 六



几天以后，广佛站在被告席上重温了他那一天里的全部经历。他的声音在大厅里空洞地响着，那声音正卖力地在揭示某一个真理。他在说到中午起床拉开窗帘后看到阳光如何灿烂时，他的神态说明他重又进入了那一天。然后有几只麻雀从半空里飞下来，一阵喳喳声也从半空里飞了下来。于是他发现再在屋内待下去是愚蠢的，因此他就来到了屋外。走到屋外时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朝他微微一笑，这个微笑使他走到大街上时仍然难以忘怀。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东山，东山充满激情地告诉他晚上的婚礼，那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激情绝不逊色于东山。随后他们两人就各走东西。广佛朝东走去时蓦然感到东山刚才脸上的激情有些吓人。但他却没有因此想到自己刚才表现的激情是否也吓人。他就这样走进了一家点心店，一客小笼包子端上来时热气腾腾，他的早餐便开始了。尽管他在某一只包子咬出了一颗小石子，可是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在他走出点心店时，他下午的经历开始了。他首先是走到邮局报栏前看了所有陈列出来的报纸的夹缝，他在夹缝里看到了三条杀人的新闻。那个时候命运第一次向他暗示了，可是得到的结果却与后来的暗示一样，命运在对牛弹琴。随后他离开报栏朝西走去，在走到那座桥上时，他得到了命运的第二次暗示，那时候他看到有一条披麻戴孝的小船哭哭啼啼地从桥下摇了过去，但他同样无动于衷。他在桥上站了一会，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看着正在波动的水，水的颜色使他想起了一条柏油马路。这个联想出现后，他开始感到索然无味。于是他走下了桥，他望到了自己房间的窗口，那个窗口有点阴阳怪气。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走了一圈的结局是回家。于是他就从刚才走下来时的楼梯走了上去，那个下午以后的时间他消磨在房间里。他半躺在床上，用一只眼睛看着窗外的一片树叶，他记得那片



树叶的颜色是黄的。他在望着树叶时不停地吹口哨，口哨表明他的心情一直很愉快。那片树叶在口哨声里摇摇晃晃，显得很危险。后来在他从床上跳起来准备去参加东山婚礼时，那片树叶终于掉落下来，那掉下来的姿态慢慢吞吞。显然这是命运的第三次暗示，他自然又忽视了。接下去他通过那个弥漫着灰尘的楼梯，又来到了屋外。那个时候太阳掉下去了，一片晚霞挂在马路上面，他十分愉快地走在晚霞和马路中间。他记得当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连一片树叶也没有掉下来。他就这样走到了东山家的小巷口，他的身体扭动一下后就走进了小巷。当时他朝那里的一家卫生院望了一下，透过卫生院的窗玻璃他看到了一只正在挨针扎的屁股，但尚未分辨一下这只屁股的性别，他就走过去了。然后他就出现在了东山的婚礼上，在东山婚礼上他首先看到的是那个男孩，那时男孩正用一双透明的黑眼睛望着他，男孩的眼睛使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奇怪的情绪，他想杀死他。那个时候命运的第四次暗示出现了。但他随即被娇媚的彩蝶招引了过去，他坐到了她的身旁，他用眼睛望着她的脖子，他的情欲之火就是这样点燃的。不久之后他的左腿上出现了爬动的感觉，彩蝶用脚趾开始了勾引。于是他的双手便开始传达他的情欲之火。尽管他竭尽全力，可他还是感到自己的情欲舒展不开。后来是东山的果断行为激励了他，他就和彩蝶双双走到了屋外，在一片布满水珠的草地上翻滚下去。那男孩的手电光也就接踵而至，手电光使他的情欲发泄时出现了愤怒的成分。愤怒的结果使他杀死了男孩。他就这样连续错过了命运的四次暗示，但是命运的暗示是虚假的，命运只有在断定他无法看到的前提下才会发出暗示。他现在透过审判大厅的窗玻璃，看到了命运挂在嘴角的虚伪微笑。他用右手向窗外的天空一指，窗外的天空蓝得虚无。他说这种虚



伪微笑不是任何眼睛都能看到的，只有临终的眼睛才能看到。当他此刻重新回顾那一天的经历时，他才知道彩蝶和男孩其实是命运为他安排的两个阴谋，他还知道自己只要避开其中一个，那他也就避开了两个。可是由于他缺乏对以后的预见，所以他迟早也将在劫难逃，而他和彩蝶则是命运为男孩安排的两个阴谋，现在男孩已经死了，他也将殊途同归。唯有彩蝶幸存下来，命运在那一天为彩蝶安排的只是一个道具。现在他看到彩蝶的神色里有一种更为可怕的东西，因此他意识到命运对彩蝶的陷害将会更为残酷。他明确地告诉彩蝶，命运正在引诱她自杀。如果彩蝶重视他的临终忠告，那么她也许还能化险为夷。但是他十分遗憾地感到彩蝶对他的忠告显然漫不经心，所以他认为彩蝶也在劫难逃了。如今他行将就木，他并不感到委屈，他只是忏悔对那个男孩的残杀，他感到自己杀死的似乎不是那个男孩，而是自己的童年。所以当他扼杀了自己的童年以后，再在此刻回顾自己的人生之旅，他的眼睛凄凉地看到了一堆废墟。现在他已经别无所求，他只希望沙子能够将他的骨灰撒在一片蔚蓝色的海面上，他将在波浪里万念俱灭，日出会将他的人生抹掉，就像他现在抹掉嘴角的唾沫一样。

彩蝶十分无聊地听着广佛冗长的夸夸其谈，那时候她站在证人席上，她的眼睛远远地注视着沙子，沙子像一片树叶似的在那里悄无声息地飘来飘去。沙子从一个空座位不停地向另一个空座位转移，沙子每次坐下时，她都要通过某一位时髦女子的头发才能继续看到沙子，她看到的是沙子灰暗的前额，但是沙子的前额比广佛的声音要明亮多了。广佛的声音让她仿佛看到一个男人在黑暗里咬牙切齿。所以她警惕地感到那声音不怀好意。因此当广佛对她进行忠告时，她无可非议地将这种忠告理解为诅咒。广佛对她结局的预言在她听来如同麻雀的



叫唤。那时她在心里想着自己的美容，她已经没有机会让广佛知道她已经和一位眼科医生取得了联系，这个联系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了。那位眼科医生会使她更为楚楚动人，医生只需在她的眼皮上轻轻划上两刀，她就会拥有生动的双眼皮，这个不久来的事实会轻而易举地粉碎广佛的预言。尽管广佛就站在她近旁，但她没情绪去看他，看着鬼鬼祟祟的沙子使她觉得更为有趣。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发现那人其实不是沙子，而是森林。森林与沙子的神态如此接近，她还是第一次发现。那个时候她已经走到大厅的门口了，她看到沙子就在前面走着，所以她就叫了一声，然后她才发现那人其实是森林。接着她从森林喜气洋洋的脸上感到，森林似乎十分乐意被错认成沙子。与此同时她看到前面有几个穿着紧身裤的时髦女子，彩蝶之所以注意她们是因为她们的臀部如同被刀割过一样裂开了，裂开的模样很挑逗，因为里面的内裤色彩斑斓。

## 七

这天晚上，森林用小拇指敲开了沙子的屋门，这个举动为他的这次拜访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进屋以后就在沙子的床上坐了下来，床摇摆了几下。然后他用一种诡秘的微笑注视着沙子。沙子显然已经意识到森林的这次拜访不同以往，所以他十分警惕地与他保持两米的距离。然而森林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告诉沙子有关广佛的消息。他告诉沙子只用一颗子弹就将广佛断送了。那颗子弹很小，因为弹壳被一个孩子捡去了，所以森林现在只能向沙子伸出小拇指。



“就这么小。”

接着森林传达了广佛的遗言。广佛临终时的重托显然使沙子感到有些棘手，但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询问了广佛的骨灰现在何处。森林便拍了拍两只胀鼓鼓的上衣口袋。沙子才知道他把广佛带来了。于是沙子将一张十多年前的报纸在桌上铺开，森林就走过去把两只口袋翻出来将骨灰倒在报纸上，倒完以后森林用劲拍了拍口袋，剩余的骨灰弥漫开来，广佛的一部分就这样永久地占有了沙子的房屋。那个时候他们两人同时嗅到了广佛身上的汗酸味。

森林重新坐到沙子的床上，刚才那种诡秘的微笑又在他的嘴角出现。森林告诉沙子，彩蝶上午把他错认的经过。但是沙子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微微一笑。因此森林便提醒他，彩蝶的错认有力地暗示了他们的接近。然而沙子立刻予以否定，因为他一点也没看出这种所谓的接近。森林便不得不揭穿了沙子在东山婚礼上的行为，随后他充满歉意地说：

“我不是有意的。”

这无疑使沙子大吃一惊，但他立刻用满不在乎的一笑掩盖了自己的吃惊。然而他并不准备去否认，他迟疑了片刻后对森林说：

“那不是我的代表作。”

“这我知道。”

森林挥了挥手，他告诉沙子他今夜来访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沙子的天才，而是……他请沙子把剪刀拿出来。

但是沙子以沉默拒绝了，于是森林就从裤袋里拿出了一把小刀，他将锋利的刀口对准沙子，问：

“看到了吗？”



确定了沙子的点头以后，他便告诉沙子，这把小刀已经割破了二十个时髦女子的时髦裤子。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仇恨所有漂亮的裤子。然后他坚信沙子也有同样的心理，并且认为当他割裤子听到咔嚓声时所得到的快感，与沙子听到剪刀咔嚓声时的快感毫无二致。他再次请求沙子把剪刀拿出来。

沙子现在完全理解了森林妻子在东山婚礼上的号啕大哭。他微微一笑后从口袋里拿出了剪刀，他也问：

“看到了吗？”

“看到了。”

森林回答。接着他说虽然小刀和剪刀的形状与大小都不一样，但是：

“它们一样有力。”

沙子听完以后并不立刻回答，他蹲下身从床底拖出了两只大木箱。他打开木箱以后让森林看到了两箱排列得十分整齐的辫子。他告诉森林它们中间每一根都代表着两根辫子，因为他从来都只是剪一根辫子的，而另一根：

“她们会替我剪去的。”

这个情景使森林感到羞愧，于是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远远落后了。

“问题并不在这里。”

沙子这样说。但是森林表示他一下子还不能正确地理解这句话，所以沙子就只好明确地指出：森林不过是一个复仇者，而他却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的不同就在这里。”



沙子仔细分析了森林割裤子和自己剪辫子的原始动机。他告诉森林他并不像他仇恨漂亮裤子那样仇恨辫子，他是因为看到辫子时有一种本能冲动，这冲动要求他剪下辫子。所以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现自我，因此：

“我是一个艺术家。”

接着他对自己的这种冲动作了一个比喻：

“近似东山看到露珠时的那种冲动，但又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生理的，而我则是艺术的。”

提到东山的名字以后，两人都沉默了片刻，表示对东山被毁坏的面容的悼念。

现在森林感到无话可说了，他看到了自己的失败，他不得不承认沙子说得有理。

沙子看出了这种对自己有利的处境后，他就提议到外面去走一走，说话的时候他将广佛的骨灰包了起来。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屋外，在走出那条小巷时，沙子告诉森林尽管他们本质不同，可表现形式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鉴于这一点，沙子感到他们的友谊朝前跨出了很大一大步。

沙子的话使森林深受感动，因为这正是他今晚的目的所在。他向沙子指出他们的接近，无非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友谊朝前跨出了一大步。现在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十分愉快地跟着沙子往前走。他们走去的方向有一条小河。那个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命运已在河边为他们其中的一人设置了圈套。

来到河边以后，森林重提了彩蝶上午把他错认的经过，他这样做无非是证明他们的友谊朝前跨出一大步的另一种说法。森林说话的时



候，沙子将报纸里的广佛扔进了那条正在闪烁流动的小河。广佛无声地掉落在水面上，由于报纸依旧包着，它漂浮了一小会，然后在桥的阴影里消失。这个举动使森林大吃一惊，但是沙子指着小河十分平静地告诉森林：

“它会流入大海的。”

于是森林就开始想象这条小河如何七转八弯流入了另一条河，这另一条河不久之后又归入别的河流，如此下去无数河流出现了。再穿过无数田野竹林和无数小小的城镇后被运河吞没，运河北上以后进入了长江，长江浩荡东去，流入了大海。在森林想象的最后时刻，那一片蔚蓝色的海面果然出现了。

这时有几个民警出现在他们面前，民警证实了谁是森林以后，就把森林带走了。这个过程十分利索，双方都心照不宣。森林在临走时委托沙子常去看望他的妻子。森林在嘱托的时候发现沙子脸上正流淌着得意的神采。于是他就对沙子说：

“我不会出卖你的。”

这其实是森林的一个阴谋，后来的事实证明森林的阴谋很成功。那几个民警显然重视了森林这句话，所以此后连续三次盘问森林，但森林每次都是坚定地回答：

“我不会出卖沙子的。”

尽管除此以外森林什么也没有说，但他却是十分出色地将沙子展览了出来。



沙子是在翌日傍晚去完成森林的委托的，他的这个行动说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森林出卖了。那个时候展现在沙子眼中的是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那女人半躺在床上，阴沉地告诉了沙子她刚才干了些什么。

她指着床头柜上的半碗水对沙子说：

“我吞下了一碗老鼠药。”

这话使沙子颇为惊讶，于是他就打听她平时的饭量。

“也就那么一碗。”

森林妻子的回答使沙子感到她必死无疑，因此他就立刻向她揭示了这个真理。她脸上出现了一只鸟飞过一闪一下的阴影。

接着沙子又告诉她森林不久之后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显然加深了她内心的痛苦。她说：

“我要惩罚他。”

“但那时你已经死了。”

沙子郑重其事地提醒她。

沙子的提醒使她有些不知所措，但她随即释然了，她颇为得意地说：

“我已经惩罚他了。”

沙子思考了一下以后，表示同意她这句话。这时候他已经看穿了她的心计，因此他便向她描述了森林回来后的详细情景。他从森林出狱后的激动心情说起，那时候森林有一种想立刻拥抱妻子的强烈愿望，所以他就一路小跑地回家，可是他推门而入时却大吃一惊。因为那时她已经腐烂了，腐烂时臭气冲天。这种久别重逢的情景显然出乎森林的预料，因此他就号啕大哭起来。森林足足哭了一整天，他的哭



声使邻居毛骨悚然，夜晚来临时他的哭声才算终止，于是他在床沿上悲痛欲绝地坐到深夜。森林是在这个时候毅然决定紧步妻子后尘的，他便站起来寻找老鼠药，可是老鼠药让他妻子一人独吞了。这个事实并没有打消森林心中的决定，森林坚定地走到阳台上。沙子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他十分详细地描述了森林跳楼自杀的每一个细节，就是最后鲜血怎样在马路上洋溢开来他都足足说了五分钟。

沙子的描述使森林妻子十分满意，她告诉沙子：

“你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同时她又指出了沙子描述里的不真实处，那就是她并没有腐烂，即便腐烂也不会是臭气冲天。随即她轻轻叫了一声，这叫声使沙子感到是一只老鼠在叫唤。他看到她双手捂住了胃部，她的身体十分有趣地扭曲起来，有一丝鲜血从她嘴角慢慢溢出。森林妻子这时候开始哇哇乱叫了，沙子耳中响起了一家工厂的所有声音，这声音使他不堪忍受。于是他就对她说如果难受的话，就把胃里的老鼠药吐出来。她像是得到启示一样哇哇地呕吐了起来，吐得肆无忌惮。在她慢慢伸开的身体上，沙子看到呕吐出来的东西像一条毯子似的盖在她身上。在这色彩丰富的呕吐物上，沙子可以想象出她的最后一餐是如何丰盛。同时他惊讶她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胃。呕吐物散发出来的气味使沙子眼花缭乱，于是他就决定撤退了。

沙子逃离了森林妻子的呕吐后，落入了彩蝶的手中。那个时候他已经来到了街上，正走在梧桐树叶制造的阴影上，彩蝶像是等待已久的站在他前面。那时候彩蝶使他感到长着四只眼睛，那是因为彩蝶的眼皮上出现了两块小小的纱布，被胶布固定在那里，彩蝶眉飞色舞地告诉了他美容手术的经过，沙子站得两腿发酸时她仍在喋喋不休。



最后彩蝶邀请沙子在四天过去后的第五天傍晚来她家，参加她的揭纱布仪式。她得意洋洋地预言她的揭纱布仪式将会非常隆重，将会使东山的婚礼黯然失色。她指着纱布告诉沙子，那时候他就会发现：

“这里面隐藏着惊人的美丽。”

## 九

四天过去以后的第五天夜晚，销声匿迹了一段日子的东山，无声地推开了沙子的屋门。那个时候沙子刚刚从彩蝶的揭纱布仪式上出来，而他的心情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他的脸上有一种正在听相声的神色。

直到很久以后，沙子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彩蝶当初坐在梳妆台前准备大吃一惊的神态，这个神态使沙子日后坐在拘留所灰暗的小屋内时，成功地排遣了一部分的寂寞。当他那时再度回想时，居然没有隔世之感，那情景栩栩如生如同就在眼前。

他那无聊的思绪一旦逗留在当初彩蝶纱布揭开的情景上时，仅仅用兴高采烈来表示显然是不够的。当纱布揭开时，也就是那个应该是激动人心的场面来到时，却是一片沉默出现了，如同出现了一片阴沉的天空。这个沉默所表达的含义，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够心领神会。这个沉默持续了很久以后，才被一个声音打破，那个声音从沙子斜对面干燥地滑过来，那个声音显然是不由自主，声音说：

“两道刀疤。”



这话有力地概括了彩蝶美容手术的失败，所以沙子记住了这个声音拥有者的形象。当多日以后，沙子从拘留所出来时，也是这个声音向沙子描述了彩蝶最后几个情形中的一个。这个声音过去以后，很多人发出了赞同的喳喳声。在那一片喳喳声里，沙子满意地看到了自己开始欢畅起来的心情。

那个时候彩蝶确实是大吃一惊了，正如她所准备的那样，只是期待的结果恰恰相反。所以她的沉默所持续的时间长了一点。在彩蝶的沉默里，沙子幸灾乐祸地体会到了可怕的绝望。

后来彩蝶重新将纱布贴到了眼皮上，尽管她努力装着若无其事，但在场所有的人都发现了她的两条手臂像什么，像是狂风里瑟瑟摇晃的枯树枝。接着她站了起来，她站起来以后装腔作势地微微一笑。随后她以同样的装腔作势说：

“还算不错。”

但她的声音正在枯萎。

沙子在听到她的声音时，恍若看到一片秋天里的枯叶从半空中凄凉地飘落下来。因此在那一刻里，沙子隐约地看到了彩蝶近在眉睫的毁灭。当彩蝶将身体转过来时，所有人都吃惊地看到那张像白纸一样没有生命的脸。沙子从这张脸上坚定了自己刚才的预感。那时候彩蝶又说：

“你们可以走了。”

于是他们一个一个十分坚定地朝门口走去，他们的脚步声让彩蝶感到他们不会再来，所以彩蝶的眼睛开始叙述起凄凉。沙子是最后一个出去的，他在出去前对彩蝶说了一句话，以此报答彩蝶对他的邀请，彩蝶听后苍白地一笑。沙子出门以后随手将门关上，他用这个举



动说明他也不会再来了。然后他发现所有人都聚在走道上，他立刻理解了他们的举止，因此他就在门口站住了脚。不一会他们共同听到屋内响起了极为恐怖的一声，这一声让他们感到仿佛有一把匕首刺入了彩蝶的心脏。第二声接踵而至，第二声让他们觉得是匕首插入了她的肺中，因为这一声有些拖拉，在拖拉里他们听到了一阵短促的咳嗽。然后第三声来了，第三声使他们一下子尚不能分辨是刺入胃中还是刺入肾里，这一声有些含糊。第四声却是十分清晰，他们马上想象到匕首插进肝脏，他仿佛听到了肝脏破裂后鲜血滋滋流动的声音。紧接着第五声出现了，第五声让他们觉得是刺中了子宫，这一声很像正在分娩的孕妇在喊叫。接下去里面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了。他们感到匕首杂乱无章地在她身上乱扎了。他们决定走了，他们觉得有价值的器官都被刺过了，剩下的不过是些皮肉和骨骼。

现在基于这个前提，沙子重新回顾那个色彩丰富的揭纱布仪式时，觉得那里面塞满了幽默。尽管后来沙子不承认那个仪式的隆重，但他却愿意认为这个仪式别开生面。当他跨入这个仪式时，展现在他眼中的是五十来个美男子的各种声音和姿态，这个仪式上作为女人的只有彩蝶。这个仪式因为没有辫子使沙子很久以后仍然有所失望。沙子难以忘怀的是彩蝶当初如何优美地迎了上来，又如何神采飞扬地告诉他，她把全城的美男子都请来了。随后彩蝶居高临下地让沙子明白，她之所以请他是看在往日的友谊上。沙子当然明白这是彩蝶的恩赐，他同时也理解彩蝶的恩赐其实是对他丑陋的嘲弄。因此当沙子离开那个房间时，他报复了彩蝶，他告诉她：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 十

沙子回到家中不久，东山推开了他的屋门。因为沙子没有料到东山的来访，所以当东山出现时他不由失声惊叫。沙子的惊叫使东山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面容的破烂。

那时候呈现在沙子眼中的东山这张脸，如同一张被揉皱后又马虎拉开的纸，他看到昏暗的灯光在东山脸上起伏。虽然这张脸的深夜来访使沙子惊慌失措，但他随即就知道了是东山站在他的对面。当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开始感到这张脸似曾相识，于是东山在那个早晨敲开他房门时的情景便栩栩如生了。那个时候东山也像现在这样站在他对面，沙子在那时就透过东山红彤彤的神色看到了灰暗的灾难。现在这灾难不再抽象，而是十分具体地摆在沙子的视线中。然而沙子却无法透过这破碎的形象回归到昔日红彤彤的神采。他在这张脸上看到的依旧是灰暗的灾难，因此沙子隐约感到东山大难之后仍然劫数未尽。

东山并没有如沙子想象的那样在床上坐下来，他的神态说明他似乎要站到离开为止。尽管他的脸经历了毁灭，表情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的眼睛却强烈地表达了他此刻的心情。沙子似乎是通过两个小孔才看到他的眼睛，所以东山的眼睛并不让他感到近在咫尺，于是他就无法体会到东山此刻心中的痛苦。这个痛苦现在由东山用嘴传达了。

他告诉沙子他已被露珠抛弃。

为了向沙子做出证明，东山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扑克牌。沙子接过来所看到的是红桃Q和黑桃Q，他显然无法领会其中的含义。于是东山就要求他看一下反面。沙子翻过扑克牌以后，两个裸体美女的媚笑



迎面而来。但是沙子没有兴趣，他脸上露出了遗憾的微笑，他对东山说：

“可惜她们没有辫子。”

“这并不重要。”

东山伸出一个手指说，东山自然无法像森林那样能够理解沙子对辫子的激情。他现在需要沙子证实一下她们是谁。

沙子仔细看了以后的回答使东山大失所望，沙子说：

“有点像彩蝶。”

于是东山告诉沙子，他之所以展示这两张扑克是因为它们与露珠有关。那个时候沙子看到东山毁坏的脸上出现了一把匕首的阴影，这个先兆使他不寒而栗。但是他随即便释然地发现这个阴影并没有针对他，因为东山已经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她们就是露珠。”

东山明确地指出以后，沙子便不再吭声。虽然他把所有的想象力全都鼓动出来，但他还是无法找出露珠与这两个裸女有一丝形象上的近似。沙子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东山，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十分明白即便说了也是没有作用。沙子感到露珠不仅毁坏了东山的面容，而且还毁坏了东山的眼睛。他感到此刻悬挂在东山脸上的匕首般阴影，似乎在预告着露珠将自食其果，同时他又证实了刚才的预兆，那就是东山大难之后仍然劫数未尽。



可以说当露珠把那一小瓶硝酸朝东山脸上泼去时，她没法料到自己的灾难也开始了。十天以后，东山从医院回到自己家中，他的脸仍被纱布围困着。露珠以当初东山扑到她窗口的激情迎了上去，她笨重的身体扑过去时竟然像一只麻雀一样灵巧。那个时候呈现在东山眼中的露珠光彩夺目，她扑过来的叫声使他感到热气腾腾。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转瞬即逝，东山的热情还没有完全燃烧就已经熄灭。迎接露珠的是两道悲哀的目光。正是在这一刻，东山最初预感到了抛弃，就像当初露珠在他脸上所看到的朝三暮四，他现在在露珠脸上看到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东山的心里长出了一口阴暗的枯井，他感到自己像是逃避光亮一样坐入了井中。他在那里反复思考，这思考带来的全部后果便是露珠正在远去。那时候他的视野被一片荒漠所占有，他看着露珠在荒漠之中如何消失。那肥大的屁股像一辆马车一样摇摇晃晃，消失时东山仿佛看到他记忆里飘扬的鲜艳内裤猝然倒下。倒下后便什么也没有了，就是一丝灰尘也没有扬起。东山的思考来到这里之后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前行。那时候他的目光则朝另一个方向飘去，他的目光穿越了所有过来的日子，停留在他们的婚礼上。然后又从婚礼上移开进入了那间屋子，是从那扇半掩的门上滑进去的。于是他看到露珠在床上翩翩起舞，露珠在那一刻挥舞出来的动作再一次重现了。东山在露珠的动作里看到了一种训练有素的姿态。这个发现使东山终于明白了他们婚姻的实质。东山感到露珠对他的抛弃已经由来已久，在尚未得到她时，他已经被她抛弃。因此东山领悟到了那些日子来晃动在他眼前的露珠其实只是一个躯壳，露珠的灵魂从来就没有进门过一次。那躯壳也不过是在他床上寄存一下，现在就是这躯壳也要被取回了。东山对这个即将来到的事实无力阻止，因为他明确地知



道露珠已经付清了躯壳的寄存费，那就是他每一次在这躯壳上所得到的美妙乐趣。

命运在让东山的眼晴变形之后，并没有对露珠丢开不管，它使露珠的眼睛里始终出现了一层网状的雾障。这雾障曾经遮挡了东山的眼晴很久，因此露珠无法看到笼罩在东山头顶的灰暗。东山终日坐在墙角的孤独神态使她错误地理解为是对昔日面容的追怀。由于她歪曲了东山心中快速生长的嫉恨，所以她命中注定的灾难也就与日渐近。那个时候露珠显然心安理得，她已经毁灭了被东山抛弃的可能。她现在开始调动起全部的智慧，这些智慧的用处是今后生活的乐趣。今后的生活她将和东山共同承担，而换来的乐趣两人将平分秋色。露珠是在这种心情下解开了围困着东山面容的纱布，当东山支离破碎的面容解放出来时，露珠不由心满意足，因为东山此刻的面容正是她想象中的。然而东山从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时，他立刻明白了露珠为何要取走她的躯壳，答案就在这张毁坏的脸上。如果这张脸如过去一样完好无损，东山感到露珠也许不会匆忙取走她的躯壳，也许会永久地寄存在他这里。现在该发生的已经无法避免。

东山在取下纱布的这天夜晚来到了屋外，他是在一种盲目的欲念驱使下走到屋外来的。他自然无法知道这盲目的欲念其实代表了命运的意志。命运在他做出选择之前就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他只能在命运指定的轨道里行走。不久之后他已经站在了广佛家的门前，虽然房屋里一片漆黑，他还是举起手来敲门。他并不感到自己敲门的动作强烈，但门框上的灰尘纷纷扬扬弥漫开来。那个时候旁边裂开了一条缝，一个孩子的脑袋探了出来，于是他和孩子之间就发生了一段简单的对话，对话的结果让他知道广佛已经死了。广佛已经死去的消息使



他产生了隔世之感，当他转身走下楼去时，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十分陌生。他就这样离开了广佛家。但是命运安排他出来并不只是让他得知这个消息，广佛不过是命运安排的一个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暗示。接下去出现的那个人才是命运的目的所在。东山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那个时候一个陌生人拦住了东山的去路，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裸体扑克牌向东山展示。借着路灯的光线，东山看到了裸体的露珠。这两张扑克正是此后向沙子出示的那两张。

## 十二

森林从拘留所出来以后，发现沙子仍然逍遥法外，他不禁有些失望。这个失望使他明显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他在这天早晨再次用小拇指敲开了沙子的屋门。尽管他敲门时很执著，但他更希望沙子不在里面，而在拘留所的某一间小屋内。同样，森林的出来也使沙子感到不那么愉快，他以为森林在里面应该待得更久一些。然而森林仿佛看穿了沙子的心思，他颇为得意地说：

“我前天就出来了。”

森林在沙子床上坐下以后，他用手颇为神秘地指着放在他脚旁的黑色旅行包。他预言沙子无法猜出其中的含义，他说：

“虽然你很聪明。”

但是沙子提醒他：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智慧消耗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上。”

“这我知道。”



森林挥了挥手。他告诉沙子在这点上他们有着共同之处，可是沙子却说：

“我看不出来。”

于是森林拉开了那个黑色旅行包，他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很大的镜框。一段充满感激的文字歪歪斜斜地呈现在沙子眼中，仿佛每个字都喝醉了。当证实沙子已经看清后，森林才将镜框重新放回旅行包中。沙子这时说：

“这种镜框可以在好几家商店买到。”

“问题不在这里。”

森林又挥了挥手，他用那种沙子的腔调说。然后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沙子他妻子服老鼠药自杀的过程。沙子听后马上让森林明白，那个过程他更清楚。森林却并不惊讶，他告诉沙子：

“但是她没死。”

这个消息显然是沙子没法料到的。森林一眼看出了沙子此刻的迷惑。他不禁微微一笑。随后他向沙子指明，这个镜框就是送给生产那包老鼠药的厂家。他说：

“世界上难道还有更优秀的制药厂吗？”

以至他妻子吃下整整一碗后居然还活着，所以：

“仅仅写封感谢信是不够的。”

这就是他为何不远千里专程送镜框去的原因所在。

沙子听完之后同意这不是一桩无聊的小事，沙子的同意无疑使森林十分喜悦。但是沙子随后尖锐地指出他现在已经从复仇者堕落为感恩者了。



森林听后轻轻一笑，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小刀。他告诉沙子尽管这已不是上次出示的那把小刀，但它们一样锋利。接着他得意地让沙子明白，这把小刀不再像他的剪刀一样留恋于城内，这把小刀将杀向城外一千里的地方，因此不久之后沙子就会羞愧地发现自己的剪刀已经黯然失色。那时候他会来告诉沙子，这把小刀已经比他的剪刀：

“更为有力了。”

沙子却是轻蔑一笑，他指出森林的夸夸其谈是多么苍白无力后，他告诉森林，他的剪刀在剪完城里所有的辫子后自然会走向城外。但在此之前，他的剪刀决不会像森林的小刀一样好大喜功。森林的小刀不过割破了二十条裤子，二十这个数字太简单了，他提醒森林：

“就是婴儿也能说出更复杂一点的数量。”

沙子的回答无疑给了森林以重重一击，使森林看到了自己的羞愧。森林悲伤地低下了头，悄悄地将那把小刀收起。沙子在看到自己的胜利之后，并不打算乘胜追击。相反他十分大度地肯定了森林准备杀向城外的想法是可取的。他认为森林的这个想法，又一次使他感到他们的友谊朝前跨出了一大步。说完他向森林伸出了友谊之手。

两个人长久而有力地握手之后，来到了屋外，如同上次一样来到了屋外。不同的是现在是早晨，而上次是夜晚，现在他们去的地方是火车站，上次则是那条小河。但是心情是一样的。同样，不幸也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其中的一人。

那个早晨他们没有遇到东山，在他们走入车站候车室时，东山刚刚通过检票的进口走向一列绿颜色的列车。如果他们早一分钟到，他们就会遇到东山。他们走入候车室后，在东山刚才坐过的地方坐了下



来。但是他们遇到了彩蝶，他们是在那条大街的转弯处遇到彩蝶的。那个时候彩蝶的眼皮上仍然有着两块小小的纱布，她嘴角挂着迷人的微笑向他们走来，然后她却如同没有看到一样与他们擦身而过。在彩蝶异样的神色里，森林似乎看到了什么，可他一时又回想不起来。所以森林开始愁眉苦脸，森林的愁眉苦脸一直继续到车站的候车室。那时候他的脸才豁然开朗，他告诉沙子他刚才在彩蝶脸上看到了什么，他说：

“广佛临终时的神色。”

这时候有几个民警出现在他们面前，民警在证实了谁是沙子后，就把沙子带走了。时隔多日以后，沙子回想起在自己被带走的那一刻，森林脸上怎样流淌出得意的神采时，他才领悟到自己是在什么时候被森林出卖的。对于森林来说，沙子的倒霉使他远行的路途踏实了，他终于能够亲眼看到沙子也难逃劫数。

## 十三

那天晚上东山离开以后，沙子并没有立刻睡去。那时候有一条狗从他窗下经过，狗经过时汪汪叫了两声。狗叫声和月光一起穿过窗玻璃来到了他床上，那种叫声在沙子听来如同一个女人的惨叫。在此后的一片寂静里，沙子准确地预感到露珠大难临头了。

那时候东山来到街上时，街上已经寂静无人，几只路灯的灯光晃晃悠悠。这种景象显然很合东山当初的心情。他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沙



沙地在街上响着，这声响使他的愤怒得到延伸。这延伸将他带到了自己家门口。

他将钥匙插入锁孔转动后出现了咔嚓一声，他进屋后猛地关上，门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这两种声音显然代表了他当初的心情。尽管他还没法知道自己接下去会干些什么，但在意识深处他仿佛觉得这两种声响来自于露珠的躯壳，于是他激动地战栗了一下。

那个时候他在漆黑中听到了露珠的鼾声，这充满情欲的声音此刻已经失去魅力。那鼾声就像一道光亮一样，指引着东山的嫉恨来到这间小屋。那时东山听到露珠翻身时床嘎吱嘎吱响了一阵。床的响声和刚才那两声一样硬朗，东山在听到这强硬的声响时，又激动地战栗了一下。

他在漆黑里站了片刻，然后他伸手拉开了装在门框上的电灯开关，随着“啪”的一声一片光亮突然展现。他看到露珠侧身睡在床上，露珠的模样像是一件巨大的瓷器。灯光呈现时，卷在露珠身上的被子发出闪闪绿光。东山走了过去。那个时候露珠睡眼朦胧醒来了，她发现东山时显示了无比的喜悦，这种喜悦她用目光来传达。可是东山所看到的却是那种只有荡妇才具有的野兽般目光。正是这喜悦的目光把露珠送进了灾难的手中。在那一刻里，东山开始明确了自己该干些什么。他十分粗暴地掀开了盖在露珠身上的被子。这个动作无可非议地暗示了灾难即将来到，可是露珠的眼睛却没有看到，就像她一直没有看清东山近日来的内心一样。所以当东山掀开被子时，她把这种粗暴理解为激情正在洋溢，那种激情她曾在婚礼上尽情享受过。于是她不由重温了婚礼上的那个美妙插曲，她的脸上开始出现斑斑红点。



此刻那两张裸体扑克在东山脑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它们就放在右侧的口袋里。但东山觉得没必要拿出来重复一下，因为更生动的形象就在床上。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从自己嘴里奔出，那是他进屋后听到的第四次强硬的声音，那是一种比匕首还要锋利的声音，他要露珠去掉此刻盘踞在她身上的胸罩和短裤。露珠又一次错误地理解了东山，她以现在的错误去证实刚才的错误，所以她确信无疑地认为，东山的激情已经到了无法压制即将奔泻的时候了。因此她十分麻利地脱下了胸罩和短裤，她感到自己赤裸的躯体魅力无穷，她以为东山就要肆无忌惮了。可是东山的目光一下子变得令她莫名其妙。刚才那种锋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她按照声音指示来到了床下，她现在站在东山面前了。她感到胸部很沉重，这沉重使她得意洋洋，然而东山却往后退去，一直退到门旁，东山的神态又一次使她莫名其妙。但她随即便认为自己正在被一种情欲观赏，而那种情欲从观赏到进入将会瞬间来到。这时候她听到东山要求她把双手叉在腰间的声音，于是她就将双手叉了上去。但是她感到这样的姿态似乎呆板，所以就自作主张地微微曲起右腿。这无疑是她所犯的所有错误里最为严重的。右腿微微曲起后，刚好符合了东山口袋里黑桃Q反面所展示的姿态。不久之后她又听到东山要求她把双手放到脑后去的声​​音，她再次照办了。那个时候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并拢到一起。这一次的姿​​态符合了红桃Q反面所展示的。到这时露珠显然已经看到东山眼中可怕的目光，可是她忽视了。她不仅忽视而且还卖弄风骚地扭动了一下。于是东山那张破烂的脸像是要燃烧似的扭曲了。这时露珠似乎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她看到东山朝自己走了过来，于是那声音也就越来越清晰。当她看到东山随手拿起一只烟缸时，她终于听清了那是父亲咳嗽般的笑声，这笑



声的突然来到使她大吃一惊，这时那个烟缸已经奔她前额而来了，她看到烟缸如闪电一样划出了一道白光，她还没失声惊叫，前额就已经遭到了猛烈一击。她双腿一软倒了下去，脑袋后仰靠在了床沿上。

东山随手操起烟缸向露珠头顶砸去时，他没有听到烟缸打在她脑壳上的声音，那时露珠的失声惊叫掩盖了这种声音。露珠的惊叫让东山感到是一条经过附近的狗的随便叫声。随后露珠的身体像一条卷着的被子一样掉落在地。那个时候东山才发现烟缸已经破碎，碎片掉在地上时纷纷响起刚才关门时那种“砰”的声响，但是东山对这种过于轻微的声音十分不满。他现在心中的嫉恨需要更为强烈的声响来平息。于是他操起近旁的一把凳子，猛地朝露珠头上砸去，凳子的两条腿断了，刚才床的“嘎吱”声短暂地重现。他听到露珠窒息般地呻吟了一下，同时他看到露珠脑袋歪过去时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这情形使东山对自己极为恼火。于是他又操起了另一把凳子，可是他马上觉得它太轻而扔在了一旁。接着他的眼睛在屋内寻找，不一会他看中了那个衣架，但是当他提起衣架时又觉得它太长而挥舞不开。然后他看到了放在墙角的台扇，台扇的风叶已经取掉。他走过去提起台扇时马上感到它正合适。他就用台扇的底座朝露珠的脑袋劈去，他听到了十分沉重的“咔嚓”一声，这正是他进屋时钥匙转动的声音，但现在的咔嚓声已经扩张了几十倍。这时露珠的脑袋像是一个被切开的西瓜一样裂开了。东山看着里面的脑浆和鲜血怎样从裂口溢出，它们混合在一起如同一股脓血。灯光从裂口照进去时，东山看到了一撮头发像是茅草一样生长在里面。



东山拂晓时走入了这条小巷，东山的出现，完成了老中医多日前的预测。那时早晨已经挂在了巷口的天上，东山从那里走了进来，走入了老中医的视线。东山是这一天第一个走入他视线的人，在此之前有一只怀孕的猫在巷口蹒跚地踱过。尽管东山的面容已被硝酸全盘否定，但是老中医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在那个绵绵阴雨之晨第一次走来的年轻人。因此此刻看着东山走来时，他的心脏和两个肺叶喜悦地碰撞了一下。东山摇摇晃晃地走到窗下时站住了脚，然后微微仰起了脸。老中医深刻领会了这个回首往事的姿态。接着东山的身影在下面一闪后便消失，老中医听到楼下那扇门“呀”地一声，随即是门框上的灰尘掉落下去掉落下去的声音，然后是几下轻重不一的脚步。从脚步的声响里，老中医精确地计算出东山进屋以后跨出了几步，和每一步的距离。当他离开窗口准备趴到地板上那个小孔去时，他感到东山就在下面。

东山是看着露珠体内的鲜血从头顶溢尽后才离开的，那时候他的嫉恨也流尽了。于是他感到内心空空荡荡。他在城里的街道上转悠了很久后，才决定来这里的。那时拂晓已经开始，他显然看到了那一片最初出现的朝霞，朝霞使他重温了露珠的鲜血在地板上流淌的情形。现在他已经站在了老中医的左眼珠下面，昏暗的四壁使他感到口干舌燥。这时他听到了从上面像灰尘一样掉落下来的声音：

“你来了。”

这声音使东山感到老中医已经等待很久了。

东山告诉他：

“我把露珠杀了，她抛弃了我……”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在屋内嗡嗡地响着。随后他听到头顶上有一张旧报纸在旧报纸在掉下来，他听到老中医说：

“你把头仰起来。”

东山把头仰了起来，他看到楼板上布满了蜘蛛网，但他没看到那个小孔。

“我看不清你的脸。”

老中医说。他的声音因为隔着一层楼板而显得遥远和缥缈。随后他指示东山：

“你向右走两步……伸出右手……摸到电灯开关上……打亮电灯吧。”

东山打亮电灯以后，老中医又指示他：

“你可以回到刚才的地方了。”

东山便回到刚才的地方。

“把头仰起来。”

东山仰起头以后，电灯的光线直奔他的眼睛而来，同时一种咳嗽般的笑声也直奔他的眼睛而来。

“露珠干得不错。”

老中医在看清了东山破烂的脸以后，显然感到心满意足，他告诉东山：

“你的脸像一条布满补丁的灰短裤。”

然后东山听到老中医像是移动椅子似的脚步声，接着楼上响起了一丝金属碰撞玻璃的声音，那声音里还包含着滴水声。不久之后他听到楼梯上那扇门伤心地“呀”了一声，门开了。然后好像是一只玻璃



瓶搁在楼梯上的迟钝响声，接着门又“呀”的一声关上了。他听到老中医在说：

“你用舌头舔嘴唇，说明你需要水。去拿吧，就在楼梯上。”

于是东山就沿着灰暗的楼梯走上去，那楼梯像是要塌了似的摇晃起来。在楼梯的最后一阶上，东山看到了一只形状古怪的玻璃杯。他走上去拿起了这只玻璃杯，里面水的晃动声使东山十分感动。他没有观察一下里面水的颜色，就一口喝干了，喝干以后他觉得那水的味道和玻璃杯的形状一样，十分古怪。然后他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在他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听到了老中医不容争辩的声音，开始习惯了刚才那种缥缈的声音的东山，对这坚定的声音有些不知所措。老中医说：

“你可以离开了。你走到巷口以后往右拐弯，走二十分钟后你就走到了那个十字路口，这一次你应该向左走。然后你一直往前，在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说话，这样也就无人能够认出你。你会顺利地走进火车站，然后会同样顺利地买到一张车票。向南也好，向北也好，只要你能逃离这里一千里，你就可以重新生活了。年轻人，现在你可以走了。”

## 十五

那天晚上，彩蝶在经历了漫长的绝望之后，终于对自己的翌日做出了选择。那时候她听到对面人家的一台老式挂钟敲了三下。钟声悠扬地平息了她心中的痛苦。在钟声里，一座已经拆除脚手架但尚未交



付使用的建筑栩栩如生地出现了。她在这座虚幻的建筑里平静地睡去了。

当她早晨起床后，她奇怪地发现自己竟然心情很好。那时候她已经坐在梳妆台前，屋外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到了镜子上。所以她在镜中凝视着自己的脸时，感到这张脸闪闪发亮。但她同时又似乎感到自己正被一双陌生的眼睛凝视。然后她离开了梳妆台，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屋外潮湿的空气进来时，使窗帘轻轻地摇晃了一下。然而这个索然无味的情形却使她不禁微微一笑。于是她又一次对自己的心情感到奇怪。但是她的奇怪并没有得到发展，当她关上门走到屋外时，那种奇怪便被她锁在了屋内。因此广佛在临终时的预告将不受阻挠地成为现实了。

彩蝶走在那条小巷之中时，她不可能知道这种心情其实是命运的阴险安排。所以当她明知自己在走向毁灭时，却丝毫没有胆怯之感。相反她感到心满意足。她觉得一切忧伤都在远去，她在走向永久的宁静。命运在这天早晨为她制造了这样的心情，于是也就清扫了彩蝶走向毁灭路中的所有障碍。

彩蝶在走出小巷时，她看到了生命的最后印象。她那时看到一辆破自行车斜靠在一根水泥电线杆上，阳光照在车轮上。她看到两个车轮锈迹斑斑，于是在那一刻里她感到阳光也锈迹斑斑。这个生命的最后印象，在此后的一个小时里始终伴随着彩蝶。

彩蝶嘴角挂着迷人的微笑走出了小巷，然后她向右拐弯了，拐弯以后她行走在人行道上。阳光为梧桐树叶在道上制造了很多阴影，那些阴影无疑再次使彩蝶感到锈迹斑斑。那个时候她感到身旁的马路像是一条河流，她行走在河边。她恍若感到有几个人的目光在自己身上



闪闪烁烁，她感到他们的目光也是锈迹斑斑。她就这样走过了银行、杂货商店、影剧院、牙防所、美发店……如同看一下饭店里的菜单一样，她走了过去。然后她来到了昨晚随着钟声出现的那座建筑前。她一转身就进去了，那时候挂在她嘴角的微笑仍然很迷人。她的脚开始沿着楼梯上升，她一直走到楼梯的消失。一座大厅空空荡荡地出现在眼前。她在大厅的窗玻璃上看到了斑斑油漆，因此她在那条巷口得到的锈迹斑斑的印象，此刻被这些窗玻璃生动地发展了。她用笔直的角度走到了一扇敞开的窗前。她站在窗口居高临下地看了几眼这座小城。展现在她视野中的是高低起伏的房屋，像蚯蚓一样的街道，以及寄生在里面的树木。所有这一切最后一次让她感到了锈迹斑斑，于是她感到整个世界都是锈迹斑斑。后来她就爬到了窗沿上，那个时候广佛在审判庭里夸夸其谈的声音也锈迹斑斑地出现了。

时隔几日以后，沙子坐在拘留所冰凉的水泥地上，以无法排遣的寂寞开始回想起他那天在路上遇到彩蝶的情景。那时候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名叫窗口的小洞，彩蝶迷人的微笑便在那里出现了。尽管那时还没有人告诉他彩蝶的死讯，但他已经预感到了，所以他脸上出现了心满意足的微笑。

直到很久以后，那一天里看到过彩蝶的人在此后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时，都激动不已。那时候沙子已经从拘留所里出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眼泪汪汪地告诉沙子：

“她漂亮极了。”

曾经在彩蝶揭纱布仪式上指出“两条刀疤”的那个男人，是在那家杂货商店门口看到彩蝶走来的。他后来是这样对沙子说的：

“她简直灿烂无比。”



但是沙子的祖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却并不那样看。她说是在米行那个地方看到彩蝶的。事实上她是在影剧院前看到彩蝶，那个地方作为米行是四十多年前的事。自然她没有说看到彩蝶，她说是看到了一个妖精，并且非常坚决地断定那是一个跳楼自杀的女人。直到后来她重温那一幕时仍然战战兢兢，她告诉沙子：

“她眼睛里放射着绿光。”

沙子肯定他祖母在影剧院前看到的那个年轻女子就是彩蝶，并不是武断的猜想。因为与此同时他的一个远房表妹也在那地方看到过彩蝶。他表妹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没有别人那么激动，她显得十分冷漠，她对沙子说：

“他们是在虚张声势。”

沙子的表妹在那天里同样走了彩蝶走的那条路，因为其间她在美发店前看了一会广告，所以当她走到那座建筑前时，刚好目睹了彩蝶跳楼时的情景。

她告诉沙子彩蝶是头朝下跳下来的，像是一只破麻袋一样掉了下来。彩蝶的头部首先是撞在一根水泥电线杆的顶端，那时候她听到了一种鸡蛋敲破般的声音。然后彩蝶的身体掉在了五根电线上，那身体便左右摇晃起来，一直摇晃了很久。所以彩蝶头上的鲜血一滴一滴掉下来时也是摇摇晃晃的。

## 十六



在很多日子过去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东山看到了森林。东山在那个早晨按照老中医的指示走进了一列北上的列车，他在列车上昏睡了两天一夜，当他走下列车时感到自己被虚汗浸透了。然后又经历了欲生不能的三天，此后他的体质才慢慢恢复过来。当他大病初愈般地重新回想起那个早晨的情景时，他才深刻地领悟到那个老中医让他喝下的是什么，因为从此以后他永久地阳痿了。即便他尚能苟且活下去，他也不能以一个男人自居了。

森林出现的时候，东山正坐在一千里以外的某座小城的某一条街道旁，他重新生活是从饥寒交迫开始的。森林从他面前走过去，森林没有看到他。他看着森林背着一只黑色旅行包走入了车站。他并不知道森林出来的事，但现在他知道森林是要回去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



# 世事如烟

## 第一节

### 一

窗外滴着春天最初的眼泪，7卧床不起已经几日了。他是在儿子五岁生日时病倒的，起先还能走着去看中医，此后就只能由妻子搀扶，再此后便终日卧床。眼看着7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作为妻子的心中出现了一张像白纸一样的脸，和五根像白色粉笔一样的手指。算命先生的形象坐落在几条贯穿起来后出现的街道的一隅，在那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算命先生的头发散发着绿色的荧荧之光。在这一刻里，她第一次感到应该将丈夫从那几个精神饱满的中医手中取回，然后去交给苍白的算命先生。她望着窗玻璃上呈爆炸状流动的水珠，水珠的形态令



她感到窗玻璃正在四分五裂。这不吉的景物似乎是在暗示着7的命运结局。所以儿子站在窗下的头颅在她眼中恍若一片乌云。

在病倒的那天晚上，7清晰地听到了隔壁4的梦语。4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的梦语如一阵阵从江面上吹过的风。随着7病情的日趋严重，4的梦语也日趋强烈起来。因此黑夜降临后4的梦语，使7的内心感到十分温暖。然而六十多岁的3却使7躁动不安。7一病不起以后，无眠之夜来临了。他在聆听4如风吹皱水面般的梦语的同时，他无法拒绝3与她孙儿同床共卧的古怪之声。3的孙儿已是一个十九岁的粗壮男子了，可依旧与他祖母同床。他可以想象出祖孙二人在床上的睡态，那便是他和妻子的睡态。这个想象来源于那一系列的古怪之声。

有一只鸟在雨的远处飞来，7听到了鸟的鸣叫。鸟鸣使7感到十分空洞。然后鸟又飞走了。一条湿漉漉的街道出现在7虚幻的目光里，恍若五岁的儿子留在袖管上一道亮晶晶的鼻涕痕迹。一个瞎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清秀的脸上有着点点雀斑。他知道很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所以他的沉默是异常丰富的。算命先生的儿子在这条街上走过，他像一根竹竿一样走过了瞎子的身旁。一个灰衣女人的身影局部地出现在某一扇玻璃窗上，司机驾驶着一辆蓝颜色的卡车从那里疾驰而过，溅起的泥浆扑向那扇玻璃窗和里面的灰衣女人。6迈着跳蚤似的脚步出现在一个胡同口，他赶着一群少女就像赶着一群鸭子。2嘴里叼着烟走来，他不小心滑了一下，但是没有摔倒。一个少女死了，她的尸体躺在泥土之上。一个少女疯了，她的身体变得飘忽了。算命先生始终坐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好像所有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条狭窄的江在烟雾里流淌着刷刷的声音，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



艳的粉红色。7坐在一条小舟之中，在江面上像一片枯叶似的漂浮，他听到江水里有弦乐之声。

这时候7的妻子听到接生婆和4的父亲的对话，对话中间有着滴滴答答的水声。她转过身来注视着7，发现他的两只眼睛如同灌满泥浆，没有一丝光泽。然而他的两只耳朵却精神抖擞地耸在那里，她看到7的耳朵十分隐蔽地跳动着。

怕是鬼魂附身了。接生婆说。

我也这么担心。4的父亲对女儿的梦语表现得忧心忡忡。

去找找算命先生吧。接生婆建议。

## 二

司机在这天早晨醒来时十分疲倦，这种疲倦使他感到浑身潮湿。深夜在他枕边产生的那个梦，现在笼罩着他的情绪。他躺在床上听着母亲和4的父亲的对话，他们的声音往来于雨中，所以在司机听来那声音拖着一串串滴滴答答的响声。他们是在谈论着算命先生，已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为何长寿。算命先生的五个子女已经死去四个，子女的早歿，做父亲的必会长寿。他们的对话使司机觉得心里有一块泥土。司机眼前仿佛出现了算命先生第五个儿子的形象，那个五十多岁仍然独身的瘦长男子，心事重重地走在街道上，他拖着一条像竹竿一样的影子。母亲走进屋来了，她走到儿子卧室的门口，朝他看了一下。作为接生婆的母亲有时也能释梦。但司机并没有立即将这个梦告诉她。



他是在起床以后，而且又吃了早餐，然后才郑重其事地将梦向母亲叙述。

那时候母亲十分安详地坐在远离窗户的一把椅子上，因此她的身上没有那类夸张的光亮。儿子向她走来时，她脸上出现了会意的微笑。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她这样说。

我梦见了一个灰衣女人。他开始了他的叙述。我那时正将卡车驰到一条盘山公路上，我看到了那个灰衣女人，她没有躲让，我也没有刹车，然后卡车就从她身上过去了。

接生婆感到这个梦过于复杂，她告诉儿子：

如果你梦见了狗，我会告诉你要失财了；如果你梦见了火，我会告诉你要进财了；如果你梦见了棺材，我会告诉你要升官了。

但是这个梦使接生婆感到为难，因为在这个梦里缺乏她所需要的那种有明确暗示的景与物。尽管她再三希望儿子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可是司机告诉她除了他已经说过的，别的什么也没有。所以接生婆只好坦率地承认自己无力破释此梦。但她还是明显地感到了这个梦里有一种先兆。她对儿子说：

去问问算命先生吧。

### 三

司机随母亲走出了家门，两把黑伞在雨中舒展开来。瘦小的母亲走在前面，使儿子心里涌上一股怜悯之意。这时候4出现在门口，她似



乎已经知道自己每晚梦语不止，而且还知道这梦语给院中所有人家都笼罩上了什么，所以她脸上的神色与她那黑色长裤一样阴沉，然而她却背着一只鲜艳的红色书包。司机觉得她异常美丽。但是3的孙儿的目光破坏了司机对她的注视，尽管司机知道他的目光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是司机无法忍受他的目光对自己的搜查。司机想起了他与他祖母那一层神秘的关系。司机的目光从4脸上匆忙移开以后，又从7的窗户上飘过，他隐约看到7的妻子坐在床沿上的一团黑影。然后司机走到了院外。他听到4在身后的脚步声，在那清脆的声音里，司机感到走在前面的母亲的脚步就显得迟钝了。

瞎子坐在那条湿漉漉的街道上，绵绵阴雨使他和那条街道一样湿漉漉。二十多年前，他被遗弃在一个名叫半路的地方，二十多年后，他坐在了这里。就在近旁有一所中学，瞎子坐到这里来是因为能够听到那些女中学生动人的声音，她们的声音使他感到心中有一股泉水在流淌。瞎子住在城南的一所养老院里，他和一个傻子一个酒鬼住在一起，酒鬼将年轻时的放荡经历全部告诉了瞎子，他告诉他手触摸女人肌肤上的感觉，就像手放在面粉上的感觉一样。后来，瞎子就坐到这里来了。但起先瞎子并不是每日都来这里，只是有一日他听了4的声音以后，他才日日坐到这里。那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有好几个女学生的声音从他身旁经过，他在那里面第一次听到4的声音。4只是十分平常地说了一句很短的话，但是她的声音却像一股风一样吹入了瞎子的内心，那声音像水果一样甘美，向瞎子飘来时仿佛滴下了几颗水珠。4的突出的声音在瞎子的心上留下了一道很难消失的瘢痕。瞎子便日日坐到这里来了，瞎子每次听到4的声音时都将颤抖不已。可是最近一些日子瞎子不再听到4的声音了。司机和接生婆从他身旁经过



时，他听到了雨鞋踩进水中水珠四溅的声音，根据雨鞋的声响，他准确地判断出他们走去的方向。可是紧接着从他身旁走过时，他却并不知道在这个人的嗓子里有着他日夜期待的声音。

司机是第一次来到算命先生的住所，他收起雨伞，像母亲那样搁在地上。然后他们通过长长的走道，走入了算命先生的小屋。首先进入司机视线的是五只凶狠的公鸡，然后司机看到了一个灰衣女人的背影。那女人现在站起来并且转身朝他走来，这使司机不由一怔。灰衣女人迅速从他身旁经过，深夜的那个梦此刻清晰地再现了。他奇怪母亲竟然对刚才这一幕毫不在意。他听到母亲将那个梦告诉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并不立即作出回答，他向接生婆要了司机的生辰八字，经过一番喃喃低语后，算命先生告诉接生婆：

你儿子现在一只脚还在生处，另一只脚踩进死里了。

司机听到母亲问：

怎样才能抽出那只脚？

无法抽回了。算命先生回答。但是可以防止另一只脚也踩进死里。

算命先生说：在路上凡遇上穿灰衣的女人，都要立刻将卡车停下来。

司机看到母亲的右手插入了口袋，然后取出一元钱递了过去，放在算命先生的手里。他看到算命先生的手像肌肉皮肤消失以后剩下的白骨。

## 四



司机梦境中的灰衣女人，在算命先生住所出现的两日后再次出现。

那时候司机驾驶着蓝颜色的卡车在盘山公路上，是临近黄昏的时候。他通过敞开的车窗玻璃，居高临下地看着这座小城。小城如同一堆破碎的砖瓦堆在那里。

灰衣女人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她沿着公路往下走去，山上的风使她的衣服改变了原有的形状。

因为阴天的缘故，司机没有一下子辨认出她身上衣服的颜色。虽然很远他就发现了她，但是那件衣服仿佛是藏青色的，所以他没有引起警惕。直到卡车接近灰衣女人时，司机才蓦然醒悟，当他踩住刹车时，卡车已经超过了灰衣女人。

然而当司机跳下卡车时，灰衣女人从卡车的右侧飘然出现，司机感到一切都没有发生。同时他一眼认出眼前这个灰衣女人，正是两日前在算命先生处所遇到的。尽管风将她的头发吹得很乱，但却没有吹散她脸上阴沉的神色，她朝司机迎面走来，使司机感到自己似乎正置身于算命先生的小屋之中。

司机伸出双手拦住她，他告诉她，他愿意出二十元钱买下她身上的灰色上衣。

司机的举动使她感到奇怪，所以她怔怔地看了他很久。然而当司机递过二十元钱时，她还是脱下了最多只值五元的灰色上衣。灰衣女人脱下上衣以后，里面一件黑色的毛衣就暴露无遗了。

司机接过衣服时感到衣服十分冰冷，恍若是从死人身上刚刚剥下的。这个感觉使他的某种预兆得以证实。他将衣服铺在卡车右侧的前轮下面，然后上车发动了汽车，他看了一眼此刻站在路旁的女人，她



正疑惑地望着他。卡车车轮就从衣服上面碾了过去。女人一闪消失了。但司机又立刻在反光镜中找到了她，她在反光镜中的形象显得很肥胖，她的形象越来越小，最后没有了。然而直到卡车驰入小城时，司机仍然没能在脑中摆脱她——她穿着那件灰色上衣在公路上有点飘动似的走着。但是司机已经心安理得，那件灰色上衣已经替他承受了灾难。

## 第二节

### 一

6在那个阴雨之晨，依然像往常那样起床很早，他要去江边钓鱼。还在他第一个女儿出生时，他就有了这个习惯。他妻子为他生下第七个女儿后便魂归西天。他很难忘记妻子在临死前脸上的神色，那神色里有着明显的嫉妒。多年之后，他的七个女儿已经不再成为累赘，已经变为财富。这时候他再回想妻子临死时的神态时，似乎有所领悟了。他以每个三千元的代价将前面六个女儿卖到了天南海北。卖出去的女儿中只有三女儿曾来过一封信，那是一封诉说苦难和怀念以往的信，信的末尾她这样写道：

看来我不会活得太久了。

6十分吃力地读完这封信，然后就十分随便地将信往桌子上一扔。后来这封信就消失了。6也没有去寻找，他在读完信的同时，就将此信彻底遗忘。事实上那封信一直被6的第七个女儿收藏着。



在6起床的时候，他女儿也醒了。这个才十六岁的少女近来噩梦缠身，一个身穿羊皮夹克的男子屡屡在她梦中出现。那个男子总是张牙舞爪地向她走来，当他抓住她的手时，她感到无力反抗。这个身穿羊皮夹克的男子，她在现实里见到过六次，每次他离开时，她便有一个姐姐从此消失。如今他屡屡出现在她的梦中，一种不祥的预兆便笼罩了她。显然她从三姐的信中看到了自己的以后，而且这个以后正一日近似一日地来到她身旁。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她看到自己被那个羊皮夹克拖着行走一片茫茫之中。

她听到父亲起床时踢倒了一只凳子，然后父亲拖着拖鞋吧嗒吧嗒地走出了卧室，她知道他正走向那扇门，门角落里放着他的鱼竿。他咳嗽着走出了家门，那声音像是一场阵雨。咳嗽声在渐渐远去，然而咳嗽声远去以后并没有在她耳边消失。

6来到户外时，天色依旧漆黑一片，街上只有几只昏暗的路灯，蒙蒙细雨从浅青色的灯光里潇潇飘落，仿佛是很多萤火虫在倾泻下来。他来到江边时，江水在黑色里流动，泛出了点点光亮，蒙蒙细雨使他感到四周都在一片烟雾笼罩下。借着街道那边隐约飘来的亮光，他发现江岸上已经坐着两个垂钓的人。那两人紧挨在一起，看去如同是连接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很奇怪，竟然还有人比他更早来这里。然后他就在往常坐的那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这时候他感到身上正在一阵阵发冷，仿佛从那两个人身上正升起一股冰冷的风向他吹来。他将鱼钩甩入江中以后，就侧过脸去打量那两个人。他发现他们总是不一会工夫就同时从江水里钓上来两条鱼，而且竟然是无声无息，没有鱼的挣扎声也没有江水的破裂声。接下去他发现他们又总是同时将钓上来的鱼吃下去。他看到他们的手伸出去抓住了鱼，然后放到了嘴边。鱼的鳞



片在黑暗里闪烁着微弱的亮光，他看着他们怎样迅速地把那些亮光吃下去。同样也是无声无息。这情形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天色微微亮起来，于是他看清了那两人手中的鱼竿没有鱼钩和鱼浮，也没有线，不过是两根长长的类似竹竿的东西。接着他又看清了那两个人没有腿，所以他们并不是坐在江岸上，而是站在那里。他们的脸上无法看清，他似乎感到他们的脸的正面与反面并无多大区别。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远处有一只公鸡啼叫的声音，声音来到时，6看到那两人一齐跳入了江中，江水四溅开来，却没有多大声响。此后一切如同以往。

## 二

灰衣女人这天一早去见算命先生，是因为她女儿婚后五年仍不怀孕。于是她怀疑女儿的生辰八字是否与女婿的有所冲突。这种想法在她心里已经埋藏很久了，直到这一日她才决定去请教算命先生。所以天一亮她就出门了。她在胡同口遇到6，那时6从江边回来。她从6的眼睛里恍恍惚惚地看到了一种粉红色。6从她的身边走过时，她感到自己的衣服微微掀动了一下。她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6的背影使她心里产生了沉重之感。这种感觉在她行走时似乎加重了。阴沉的雨天使她的呼吸像是屋檐的滴水一样缓慢。不久之后，瞎子出现在她面前，瞎子是坐在算命先生居住处的街口。那时候有一群上学的女孩子从这里经过，她们像一群麻雀一样喳喳叫着，她们的声音在这雨天里显得鲜艳无比。灰衣女人看到瞎子此刻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紧张。在她的



记忆深处，瞎子已经坐在了这里，但她无法判断瞎子端坐在此已有多少时日，只是依稀感到已经很久远。

在走入算命先生住所时，一个瘦长的男子迎面而来，她不用侧身，此人便顺利地通过了狭窄的门。她一眼认出这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正是算命先生最小的儿子。她又回头望去，那男子瘦长的身体在街上行走时似乎更像一个影子。

然后她才来到了算命先生的小屋，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似乎已经知道了她的来意，他那张惨白的脸上露出的笑意使她感到了这一点。这时那五只公鸡突然凶狠地啼叫了起来，公鸡的啼叫声十分尖利。公鸡和刚才门口所遇的瘦子联系起来以后，使灰衣女人想起了很多有关算命先生的传说。

灰衣女人将自己的来意如实告诉了算命先生，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小屋里回响时十分沉闷。

算命先生在掌握灰衣女人的女儿与女婿的生辰八字以后，明确告诉她，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在命上不存在任何冲突。

可是已经五年了。灰衣女人提醒他。

算命先生对此表示爱莫能助，但他还是指点了灰衣女人，让她将此事去拜托城外那座寺庙里的送子观音，他说也许观音会托梦给她的，让她得知其中因由。

灰衣女人是在这时起身的，那时司机和他的母亲刚刚来到，她没有注意他们，所以也就无法知道自己已被司机深深地注意上了。

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灰衣女人在离开以后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城外那座在山腰上的寺庙。她在那里磕拜了庞大的金光闪闪的送子观音，又烧了几炷香，然后才回到家中。整个一天她都心神不定，总算



等到了天黑，于是她上床睡去。翌日凌晨醒来时，果然记忆起一梦，那梦很模糊，仿佛发生在那座寺庙里。送子观音在梦中的模样不是金光闪闪，似乎很灰暗，那座寺庙让她感到很空洞，送子观音那悬挂笑容的嘴没有动，但她听到一个宽阔的声音在飘落下来：能否生育要问街上人。灰衣女人是在这个时候醒来的，她完整地回想出了这个梦，所以她立刻起床，没有梳妆就来到了胡同外的街上。

那时候天还没有明亮，只是东方有一片红色正逗留在某一个山顶上，很像是嘴唇，街上已经有隐隐约约的脚步声了，但她没有看到人。很久以后，三个挑担的男子在模糊中朝她走来，她便迎了上去。因为担子的沉重，还在远处她就听到了扁担嘎吱嘎吱的声响。她走到近前，看到第一个担子是苹果，第二个担子是香蕉，第三个担子却是橘子。她觉得只有橘子才会有籽，因此就走到了第三个男子面前，那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实汉子，在他宽阔的脸上有汗珠在滚动。然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

灰衣女人问：卖不卖？

男子回答：卖。

是有籽的吧？她问。

无籽。男子说。

这个回答使灰衣女人蓦然一怔，良久之后，她才在心中对自己说，看来是天绝女儿了。于是灰衣女人算是明白了女儿婚后五年不孕的因由所在。



灰衣女人在得到无籽蜜橘的暗示以后，经历了两个白天一个夜晚的深深失望。然而当第二个夜晚来临前，她心里又死灰复燃。因此她再次去了城外的那座寺庙，她在离开寺庙走在下山的公路上时，她遇到了司机。司机的古怪行为使她疑惑不解。尽管如此，她还是脱下外衣给了他。然而在接过那二十元钱时，她手上产生了虚假的感觉。但是通过眼睛的判断，她就对这二十元钱确信无疑了。然后她看着司机弯下腰将她的衣服垫在车轮下，又看着他上车开动汽车。那时司机望了她一眼，司机的目光很刺人。汽车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以后就驰走了。卡车没有扬起什么灰尘，卡车驰走时显得很干净。然后她才低下头去看自己的外衣，外衣趴在地上，上面有车轮碾过的痕迹。外衣的模样很可怜，仿佛已经死去。她走上几步捡起了它，仍然是先前的那件外衣。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似乎是她刚从床上坐起来，从旁边的凳子上拿过外衣。她就这样又重新穿在了身上，接着往前走。那时卡车已经驰下盘山公路了，就要进入小城。她在山上看着卡车，觉得它很像一只昨天爬在她腿上的褐色小虫。

不久之后她也走入了小城，那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她的内心也冷冷清清。在走入第一条街道时，她看到那些低矮的房屋上的烟囱大多飘起了缕缕炊烟，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有点像烟一样缥缈。虽然雨从昨天就停了，可阴沉的天色，让她觉得随时都会有一场雨再次到来。

她在回到家中之前，最后一次看到的人是6的女儿。那时候她已经走入了通往家中的胡同，她是在经过6的窗下时看到的。6的女儿就站在窗前，正望着窗外胡同的墙壁发怔，在墙壁上有几株从砖缝里生长出来的小草在摇晃。灰衣女人透过窗玻璃看到这位少女时，心里不由哆嗦了一下。她无端地感到这个少女的脸上有一种死亡般的气息在蔓



延。这个感觉使灰衣女人蓦然惊愕，因为她马上发现这其实是诅咒。对于刚刚求过观音的人来说，诅咒显然很危险，诅咒将意味着她刚才的努力不过是空空一场。这时灰衣女人已经走到自己家门口了，她听到屋内女儿在咬甘蔗，声音很脆也很甜。

## 四

6那天凌晨的奇怪经历，在此后的两个凌晨里继续出现。但是他并没有当回事，他依旧坐在自己往常坐的地方，与那两个无脚的人只有一箭之隔，他好几次试图和他们说话，可是他们的沉默使他不知所措。他们的动作与他第一次见到时没有两样，而且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能从江水里钓上来一条鱼。在这天凌晨，他试着走过去，可还没有挨近他们，他们便双双跃入江中。正当他十分奇怪地四下张望时，他发现他们坐在另一处了，与他仍然是一箭之隔。于是他就回到原处坐。不一会他开始感到十分困乏，慢慢地眼前一片全是江水流动时泛出的点点光亮，接着他就感到身体倾斜了，然后似乎倒了下去。接下去他就一无所知。

也是在这个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6那躺在床上的女儿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声音十分轻微，恍若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声。她便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走到门前，那时候声音没有了。她打开门以后，发现父亲正躺在门外，四周没有人影。从鼾声上，她知道父亲并没有死去，只是睡着了。于是她就把他拉进屋内，还没把他扶上床时，他就醒了。



6醒来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清晰地记起自己是到江边去了，可是居然会在家中。他询问女儿，女儿的回答证实他去了江边。而女儿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的叙述，使他心里觉得蹊跷。所以在天完全明亮以后，他就来到了算命先生的住所。

算命先生还没有完全听完，他的脸色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点6也感觉到了。当6看到算命先生苍白的脸上出现蓝幽幽的颜色时，他开始预感到了什么。

算命先生再次要6证实那两个人没有腿以后，便用手在那张布满灰尘的桌子上涂出了一个字，随后立刻擦去。

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6清晰地认出了这个字。他不由大惊失色。

算命先生警告他，以后不要在天黑的时候去江边。

6胆战心惊地回到家中以后，发现女儿正站在窗前，他没法看到女儿脸上的神色，他只是看到一个柔弱的背影。但是这个背影没法让他感觉到刚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也就不会知道那个穿羊皮夹克的人来过了。身穿羊皮夹克的人敲门时显然用了好几个手指，敲门声传到6的女儿的耳中时显得很复杂。当6的女儿打开房门时，她看到了自己的灾难。羊皮夹克的目光注视着她时，她感到自己的眼睛就要被他的目光挖去。她告诉他6没在家后就将门向他摔去，门关上时发出一声巨响。但是巨响并没有掩盖掉她心里的恐惧，她知道他不一会又将出现。

很久以后，在那个身穿羊皮夹克的人与父亲在一间房内窃窃私语结束以后，她听到了灰衣女人的死讯。那时候羊皮夹克已经走了，父亲又回到了那房屋。



灰衣女人在死前没有一点迹象，只是昨天傍晚回到家中时，她似乎很疲倦，晚饭时只喝了一点鱼汤，别的什么也没吃，然后很早就上床睡了。整个夜晚，她的子女并没有听到异常的声响，只是感到她不停地翻身。往常灰衣女人起床很早，这天上午却迟迟不起，到八点钟时，她的女儿走到她床前，发现她嘴巴张着，里面显得很空洞。起先她女儿没在意，可半小时以后第二次去看她时，发现仍是刚才的模样，于是才注意到那张着的嘴里没有一丝气息。灰衣女人的死得到了证实。后来她的子女拿起那件搁在凳子上的灰色上衣时，发现上面有一道粗粗的车轮痕迹。他们便猜测母亲是否被某一辆汽车从身上轧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灰衣女人事后再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的情形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 第三节

### 一

灰衣女人的突然死去，使她儿子的婚事提前了两个月举办。为了以喜冲丧，她儿子沿用了赶尸做亲的习俗。

灰衣女人的遗体放在她床上，只是房中原有的一些鲜艳的东西都已撤去。床单已经换成一块白布，灰衣女人身穿一套黑色的棉衣棉裤躺在那里，上面覆盖的也是一块白布。死者脚边放了一只没有图案花纹的碗，碗中的煤油通过一根灯芯在燃烧，这是长明灯。说是去阴间的路途黑暗又寒冷，所以死者才穿上棉衣棉裤，才有长明灯照耀。灵



堂就设在这里，屋内灵幡飘飘。死者的遗像是用一寸的底片放大的，所以死者的脸如同一堵旧墙一样斑斑驳驳。

灰衣女人以同样的姿态躺了两天两夜以后，便在这一日清晨被她的儿子送去火化场。然后她为数不多的亲属也在这天清晨去了那里。3被请去做哭丧婆。因此在这日上午，3那尖厉的哭声像烟雾一样缭绕了这座小城。

灰衣女人在早晨八点钟的时候，被放进了骨灰盒。然后送葬开始了。送葬的行列在这个没有雨也没有太阳的上午，沿着几条狭窄的街道慢慢行走。

瞎子那个时候已经坐在街上了。4的声音消失了多日以后，这一日翩翩出现了。那时候那所中学发出了好几种整齐的声音，那几种声音此起彼伏，仿佛是排成几队朝瞎子走来。瞎子知道那里面有4的声音，但他却无法从中找到它。不久之后那几种整齐的声音接连垂落下去，响起了几个成年人穿插的说话声。然后瞎子听到了4的声音，4显然正站起来在念一段课文。4的声音像一股风一样吹在了他的脸上，他从那声音里闻到了一股芳草的清香。但是4的声音时隐时现，那几个成年人的说话声干扰了4的声音，使4的声音传到瞎子耳中时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然而一个短暂的宁静出现了，在这个宁静里4的声音单独地来到了瞎子的耳中，那声音仿佛水珠一样滴入了他的听觉。4的声音一旦单独出现，使瞎子体会到了其间的忧伤，恍若在一片茫茫荒野之中，4的声音显得孤苦伶仃。此后又出现了几种整齐的声音，4的声音被淹没了，就像是一阵狂风淹没了一个少女坐在荒野孤坟旁的低语。随后3的哭声耀武扬威地来到了，那时他和送葬的行列还相隔着两条街道。3的哭声从无数房屋的间隙穿过，来到瞎子耳中时像是一头发情的猫在叫



唤。这哭声越来越接近时，瞎子才从中体会到了无数杂乱的声响，3的哭声似乎包括了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那里面有一个孩子从楼上掉下来的惊恐叫声，有很多窗玻璃同时破裂的粉碎声，有深夜狂风突然吹开屋门的巨响，有人临终时喘息般的呻吟。

灰衣女人的骨灰在城内几条主要街道转了一周，使某几个熟悉她的人仿佛看到她最后一次在城内走过。然后送葬的行列回到了她的家门。一入家门，她的女儿与亲属立刻换去丧服，穿上了新衣。丧礼在上午结束，而婚礼还要到傍晚才能开始。

## 二

司机也去参加了这个婚礼，他在走进这个家时没有嗅到上午遗留下来的丧事气息，新娘的红色长裙已经掩盖了上午的一切。

司机一直看着新娘，因为灯光的缘故，他发现坐在另一端的新娘，一半很鲜艳，一半却很阴沉。因此像是胭脂一样涂在新娘脸上的笑容，一半使他心醉心迷，另一半却使他不寒而栗。因为始终注视着新娘，所以他毫不察觉四周正在发生些什么。四周的声响只是让他偶尔感到自己正置身于拥挤的街道上，他感到自己独自一人，谁也不曾相识。有时他将目光从新娘脸上移开，环顾四周时，各种人的各种表情瞬息万变，但那汇聚起来的声音就让他觉得是来自别处。然而他却真实地发现整个婚礼都掺和着鲜艳和阴沉。而这鲜艳和阴沉正在这屋子里运动。那时候他发现一只酒瓶倒在了桌上，里面流出的紫红色液体在灯光下也是半明半暗。坐在司机身旁的2站了起来，2站起来时一



大块阴沉从那液体上消失了，鲜艳瞬间扩张开来，但是靠近司机胸前的那块阴沉依然存在，暗暗地闪烁着。2站起来是去寻找抹布，他找到了一件旧衣服。于是司机看到一件旧衣服盖住了紫红色液体，衣服开始移动，衣服上有2的一只手，2的手也是半明半暗。然后司机看出了那是一件灰色上衣，而且还隐约看到了车轮的痕迹。

司机这天没有出车，但他还是在往常起床的时候醒了。那时他母亲正在洗脸。他觉得水就像是一张没有丝毫皱纹的白纸，母亲正将这张白纸揉成一团。然后他听到了母亲的脚步声在走出去，接着一盆水倒在了院子里。水与泥土碰撞后散成一片，它们向四周流去，使司机想起了公路延伸时的情景。隔壁的3这时也在院中出现，她将一口清水含在嘴里咕噜了很久，随后才刷地一声喷了出去。司机听到母亲在说话了，她的声音在询问3的举动。

洗洗喉咙。3回答。

谁家在服丧了？母亲问。

那时3嘴里又灌满了水，所以她的回答在司机听来像是一阵车轮的转动声。司机没法听清，但他知道是某一个人死了，3将被请去哭丧。3被水洗过的喉咙似乎比刚才通畅多了，于是司机听到母亲对3嗓子的赞叹，3回答说体力不如从前了。

司机在床上躺了很久以后才起床，他走到院里时，看到7正坐在门前一把竹椅里，7用灰暗的目光望着他，7的呼吸让司机感到仿佛空气已经不多了。7五岁的儿子正蹲在地上玩泥土，他大脑袋上黄黄的头发显得很稀少。这时有人送来了一份请柬，他打开请柬一看，是很多年前相识的某一位姑娘的结婚请柬。这份请柬的出现很突然，使司机勾起了许多混乱的回忆。



### 三

婚礼的高潮在司机和2之间开始。那时候厨师已经离开厨房很久了，厨师也已经吃饱喝足。几个醉汉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楼梯口，还没下楼就趴在楼梯上睡着了。2高声叫着要新娘给他们洗脸，于是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司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将会发生，他此刻的眼睛里有一件灰色上衣时隐时现。然而新娘端着一盆水走来时，那件灰色上衣便蓦然消失。这时候他才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了，而且显然与自己有关，因为此刻坐着的只有他和2。新娘将洗脸盆端到桌子上时，两只红色的袖管美妙地撤退了，他看到两条纤细的手臂，手臂的肤色在灯光下闪烁着细腻滑润的色泽。然后十个细长的手指绞起了毛巾。司机的眼睛里没有毛巾，他只看到十个手指正在完成一系列迷人的舞蹈，水在漂亮地往下滴，水是这个舞蹈的一部分。

先给他擦。司机听到2这样说。他抬起眼睛，看到2正用食指指着 他，2的手指在灯光下显得很锐利。

新娘的毛巾 迎面而来，抹去了2的手指。在毛巾 尚未贴到脸上时，司机先感觉到新娘的一只手轻轻按住了他的后脑，他体会到了五个手指的迷人入侵。接着他整个脸被毛巾 遮住，毛巾 在他的脸上揉动起来。但是司机并没有感觉到毛巾 的揉动，他感到的是很多手指在他脸上进行着温柔的抚摸，这抚摸使他觉得自己正在昏迷过去。可是这一切转瞬即逝，2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眼中，他看到2正微笑地注视着自己。于是司机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元钱给新娘，新娘接过去放入了口袋。司机没有触到新娘的手指。



然后司机看着新娘给2擦脸，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新娘给2擦脸的动作为何也如此温柔。擦完之后，他看到2拿出四十元钱放入新娘手中。接着2说：给他擦。

这句话开始让司机感到面临的现实，因此当他再次看着新娘绞毛巾的手指时，刚才的美景没有重现。新娘的毛巾在他脸上移动时，也没有刚才令他激动的感受。擦完以后，他拿出了四十元。那时候他知道自己口袋里已经一片空空。他想也许2不会再逼他了，但他实在没有什么把握。

2这次给了八十元。2没有就此完结。他要新娘再为司机擦脸。司机这时才注意到四周聚满了人，这些人此刻都在为2欢呼。新娘的毛巾又在他脸上移动了，这时他悄悄从手腕上取下了手表。擦完以后，他将手表递给了新娘。他听到一片哄笑声，但是2没有笑，2对他说：算你的表值一百元吧。2说完拿出二百元放在桌上。新娘为他擦完之后，他就拿起二百元放入新娘长裙的口袋里，同时还在新娘屁股上拍了一下。接着2指着司机对新娘说：再擦一次。

新娘这次的毛巾贴在司机脸上时，使他感到疼痛难忍，仿佛是用很硬的刷子在刷他的脸。而按住他的脑后的五个手指像是生锈的铁钉。但是毛巾和手指消失之后，司机开始痛苦不堪。他清晰地感到了自己狼狈的处境，他听到四周响起一片乱糟糟的声音，那声音真像是一场战争的出现。他看到坐在对面的2脸上倾泻着得意的神采，2的脸一半鲜艳，一半阴沉。2拿出了一叠钱，对司机说：这四百元买你此刻身上的短裤。

司机听到了一阵狂风在呼啸，他在呼啸声中坐了很久，然后才站起来离开座位朝厨房走去。走入厨房后他十分认真地将门关上，他感



到那狂风的声音减轻了很多，因此他十分满意这间厨房。厨房里的炉子还没有完全熄灭，在惨白的煤球丛里还有几丝红色的火光。几只锅子堆在一起显得很疲倦，而一叠碗在水槽里高高隆起。接着他看到一把菜刀，他将菜刀拿在手中，试试刀锋，似乎很锋利。然后他走到窗前，他看到窗外的灯光斑斑驳驳，又看到了一条阴沟一样的街道，街上一个人在走去。随后他往对面一座平房望去，透过一扇窗户他看到了一个少女的形象。少女似乎穿着一件黑色上衣，少女正在洗碗，少女在洗碗时微微扭动身体，她的嘴似乎也在扭动。他于是明白了她正在唱歌，虽然他听不到她的歌声，但他觉得她的歌声一定很优美。

## 四

2在司机走入厨房以后也投入了那一片狂风般的笑声中，笑声持续了很久，然后才像一场雨一样小了下去。2感到应该去厨房看看司机正在干什么，于是他站起来朝厨房走去。他走去时感到所有人的目光在与他一同前往，他知道他们都想看看此刻司机的模样。他走到门前时，发现从门缝里正在流出来几条暗色的水流，他对这个发现产生了兴趣，所以他蹲下身去，那水流开始泛出一些红色来，他觉得还是没有看清，于是就伸出手指在水流里蘸了一下，再将手指伸回到眼前，这次他确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他站起来后感到自己不知所措，然后他转回身准备离开这里，可他发现他们正奇怪地望着他，他犹豫了。此后只好又转回身去，他有点紧张地去推厨房的门，他看到自己的手伸过去时像是风中的一根树枝。他只将门打开一条缝，根本没有看到司



机就立刻将门关上。他再次转身去，他想朝他们笑一下，可他的脸仿佛已经僵死过去没法动。他听到有人在问他：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他感到自己正在走过去。他又听到有人在问：是不是在脱短裤？他不由点点头，于是他听到了一片像是飞机俯冲过来的笑声。他走到自己的椅子旁稍微站了一会，随后就朝楼梯走去。他听到有人在问他什么，但他没有听清。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几个醉汉此刻横躺在楼梯上打呼噜。他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一步一步走下了楼梯，然后来到了街上。

那时候街寂静无人，只有路灯灰色的光线在地上漂浮，一股冷风吹来仿佛穿过了他的身体。这时他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像一颗颗小石子节奏分明地掉入某一口深井，显得阴森空洞，同时中间还有一段“啞”的声响。他知道是司机在追出来了。他不敢回头，只是尽量往亮处走。他感到自己每当走到路灯下时，身后的脚步声便会立刻消失，而一来到阴暗处时，那声音又在身后出现了，所以他一来到路灯下时便稍微站了一会，那时候他觉得身上的灯光很温暖。随即他又拼命地跑过一段阴暗，到另一盏路灯下。他在跑动时明显地感到身后的声音也加快了。他觉得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拉长也没有缩短。

后来他看到自己的家了，那幢房屋看去如同一个很大的阴影，屋顶在目光里流淌着阴森可怖的光线。他走到近前，一扇门和几扇窗户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这时身后的声音蓦然消失。他不由微微舒了口气，可这时他眼前出现了一片闪闪烁烁的水，那条通往屋门的路消失了，被一片水代替。他知道司机就在这一片闪烁的水里。他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饶了我吧。那声音在空气



里颤抖不已。他那么跪了很久，可眼前的一片闪烁并没有消失。于是他再次说：饶了我吧。随即便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说：我不是有意要害你。但是那一片闪烁仍然存在。他便向这一片闪烁拼命地磕头，他对司机说：你在阴间有什么事，尽管托梦给我，我会尽力的。他磕了一阵头再抬起眼睛时，看到了那条通往屋门的小路。

## 第四节

### 一

在司机死后一个星期，接生婆在一个没有风但是月光灿烂的夜晚，睡在自己那张宽大的红木床上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仿佛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儿子心事重重地站在她的床前，她看到儿子右侧颈部有一道长长的创口，血在创口里流动却并不溢出。儿子告诉她他想娶媳妇了。她问他看准了没有。他摇摇头说没有。她说是不是要我替你看一个。他点点头说正是这样。

接生婆是在这个时候听到外面叫门的声音的，她醒了过来。她听到门外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屋外的月光通过窗玻璃倾泻进来，她看到窗户上的月光里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晃动。她觉得那叫门的声音有些古怪，那声音似乎十分遥远，可那个人却分明站在窗前。她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后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站在她面前，她感到这个人的脸很模糊，似乎有点看不清眼睛、鼻子和嘴巴。她问他：你是谁？



那人回答：我住在城西，我的邻居要生了，你快去吧。

她家的男人呢？接生婆问。一个女人要生孩子了，却是一个邻居来报信，她感到有些奇怪。

她家没有男人。那人说。

接生婆再次感到眼前这个人的说话声很遥远。但她没怎么在意，她答应一声后回到房内拿了一把剪刀，然后就跟着他走了。

在路上时接生婆又一次感到很奇怪，她感到走在身旁这人的脚步声与众不同，那声音很飘忽。她不由朝他的脚看了一眼，可她没有看到。他好像没有腿，他的身体仿佛是凌空在走着。但是她觉得自己也许是眼花了。

不久之后，很多幢低矮的房屋在眼前出现了，房屋中间种满了松柏。接生婆走到近前时不知为何跌了一跤，但是她没感到自己爬起来，跌下去时仿佛又在走了。她跟着这人在房屋与松柏之间绕来绕去地走了一阵后，来到一幢房门敞开的屋子前，她看到一个女人躺在一张没有颜色的床上。她走进去后发现这个女人全身赤裸，女人的皮肤像是刮去鳞片后的鱼的皮。她感到这个女人与站在旁边的男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她的脸也很模糊，而且同样也很难看到她的双腿。但是接生婆的手伸过去时仿佛摸到了她的腿。接生婆开始工作了，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困难的一次接生。但是那个女人竟然一声不吭，她十分平静地躺在那里。接生婆的手在触摸到女人的皮肤时，没有通常那种感觉，而似乎是触摸到了水。那女人在接生婆手上的感觉恍若是一团水。接生婆感到自己的汗水从全身各处溢出时冰冷无比。很久之后，婴儿才被接生出来。奇怪的是整个过程竟然没让接生婆看到一滴血的出现。刚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啼哭，它像母亲一样平静。婴儿的皮肤也



与它母亲一样，像是被刮去鳞片后的鱼的皮。而且接生婆捧在手里时，也仿佛是捧着一团水。她拿着剪刀去剪脐带，似乎什么也没剪到，但她看到脐带被剪断了。这时那个男人端上来一碗面条，上面浮着两个鸡蛋。接生婆确实饿了，她就将面条吃了下去，她感到面条鲜美无比。然后那个男人将她送出屋门，说声要回去照顾就转身进屋了。于是接生婆按照刚才走过的路，又绕来绕去地走了出去。她觉得出去的路比进来时长了很多。在这条路上，她遇到了算命先生的儿子。她看到他那细长的身体像一株树一样站在两幢房屋中间，他好像是在东张西望，接生婆走上去问他这么晚了怎么还在这里，他回答说他是才来这里的。她感到他的声音也有些遥远。她问他在找什么，他说在找他住的那间屋子。然后他像是找到了似的往右边走去了。接生婆也就继续往前走，走到刚才跌跤的地方时，她又跌了一跤，但她同样没感到自己爬起来，她只感到自己在往前走。

## 二

接生婆回到家中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倦，所以一躺在床上，她就觉得自己像是死去一般昏睡了过去。待她醒来时已是接近中午的时候了。她听到院里传来说话的声音，她就从床上爬起来，当她向门口走去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像棉花一样软绵绵。

7那时候坐在自己家门口的一把竹椅里，他的妻子站在一旁。7的妻子正和4的父亲在说着关于4夜晚梦呓的事。7似乎是在听着他们说话，他那张灰暗的脸毫无表情，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他的儿子，他儿子



正兴冲冲地在院内走来走去，那大脑袋摇摇晃晃显得有些沉重。接生婆站在了门口。此刻4推开院门进来了，4的出现，使她父亲和7的妻子的对话戛然而止。4走进来时脸色十分阴沉，但她身上的红色书包却格外鲜艳。4低着头从父亲身旁走过，走入了敞开的屋门。3的孙儿这时也从屋内出来了，他似乎是听到了4进来时的声响，他站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望着4走入的屋门，接生婆问7是不是感到好一点了。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中显得很迟钝。7听到了她的问话，就抬起混浊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他没有回答她，但他的妻子回答了。他妻子说还是老样子。接生婆便建议7去看看算命先生。她说没准在命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7的妻子早就有此打算，听了接生婆的话后，她不由朝丈夫看了看。7仿佛没有听到她们的话，他的脑袋耷拉着像是快要断了。倒是4的父亲点了点头，他说是应该去看看算命先生。他想起了自己每夜梦语不止的女儿。接生婆点了点头。她听到有人在问她昨夜谁在叫唤，她才发现3也站在院子里来了。3的脸上近来出现了像蜡一样的黄色。她在询问接生婆之后，立刻从嘴里发出了一阵令人恶心的空呕声，随后她眼泪汪汪地直起腰杆来。

接生婆告诉3：是城西一户人家的女人生孩子。

哪户人家？3问。

接生婆微微一怔。她没法做出准确的回答，她只能将昨夜所遇的一男一女，以及那幢房屋告诉3。

3听后半晌没有说话，她想了好一阵才说城西好像没有那么一户人家。她问接生婆：在城西什么地方？

接生婆努力回想起来，依稀记得是走过那破旧的城墙门洞以后，才看到那无数低矮的房屋。



3十分惊愕，她告诉接生婆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房屋，而是一片空地。

3的话使接生婆猛然惊醒过来，她才意识到自己昨夜去过的是什么地方。她发现7的妻子正吃惊地望着她。7却依旧垂着脑袋，4的父亲刚才进去了。7的妻子的目光使她很不自在。接生婆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已经不合适，她想走回屋内，可是昨夜所遇使她无法能在屋中安静下来。因此她站了一会以后就朝院门外走去了。

接生婆走在街上时，昨夜那个男人与她一起行走的情景复又出现。那模糊的脸和没有双腿的脚步声。于是接生婆已经预料到她一旦走过那破旧的城墙门洞以后，她将会看到什么。

此后的事实果然证实了接生婆的预料。当她走到昨夜看到的无数房屋的地方时，她看到了一片坟墓，坟墓中间种满了松柏。接生婆听到自己心里发出了几声像是青蛙叫唤的声响。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然后就像夜里绕来绕去一样，走入坟墓之中。有些坟墓已经杂草丛生，而另一些却十分整齐。后来她在一座新坟前站住了脚，她觉得昨夜就是在这里走入那座房屋的。呈现在她眼前的这座坟墓上没有一棵杂草，土是新加的。坟墓旁有一堆乱麻和几个麻团。坟顶上插着一块木牌，她俯下身去看到了一个她听说过的名字，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接生婆想起了在一个月以前，这个带着身孕的女人死了。

接生婆在走出坟场时，回想出了昨夜与算命先生儿子相遇的情景，她感到心里有一种想见到他的迫切愿望，所以她就向算命先生的家走去。在离算命先生的家越来越近时，昨夜的情景也就越来越生动了。她看到了瞎子。那时候近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响亮的声音，瞎子正十分仔细地将这一片声音分成几百块，试图从中找出属于4



的那一块声音。瞎子脸上的神色让接生婆体会到了某种不安，这不安在她站到算命先生家门口时变成了现实。

算命先生的屋门敞开着，她看到里面蔓延着丧事气息。屋门的门框上垂下来两条白布，正随风微微掀动。她知道是算命先生的儿子死了，而不会是算命先生。

听到门口有响声，算命先生拄着一根拐杖出现了。他告诉接生婆这段日子他不接待来客。望着算命先生转身进屋的背影，接生婆发现他苍老到离死不远了。同时她想起了多种有关他的传闻，她想他的五个子女都替他死光了，眼下再没人替他而死，所以要轮到他自己了。算命先生刚才说话时的声音，回想起来也让接生婆感到有些遥远，那沙哑的声音仿佛被撕断似的一截一截掉落下来。

接生婆回到家中以后，再次回想起自己昨夜的经历时，那一碗面条和面条上的两个鸡蛋出现了。这使她感到恶心难忍，接着就没命地呕吐起来，两侧腰部像是被人用手爪一把把挖去一般的疼痛。吐完以后，她眼泪汪汪地看到地上有一堆乱麻和两个麻团。

### 三

已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一共曾有五个子女，前四个在前二十年里相继而死，只留下第五个儿子。前四个子女的相继死去，算命先生从中发现了生存的奥秘，他也找到了自己将会长生下去的因由。那四个子女与算命先生的生辰八字都有相克之处，但最终还是做父亲的命强些，他已将四个子女克去了阴间。因此那四个子女没有福享受的



年岁，都将增到算命先生的寿上。因此尽管年近九十，可算命先生这二十年来从未体察到身体里有苍老的迹象。这一点在算命先生采阴补阳时得到了充分的证实。采阴补阳是他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年老的男人能在年幼的女孩的体内吮吸生命之泉。而他屋中的那五只公鸡，则是他防死之法。倘若阴间的小鬼前来索命，五只公鸡凶狠的啼叫会使它们惊慌失措。

每月十五是算命先生的养生之日，这一日他便会走出家门，在某一条胡同里他会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正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他就将她带回家中。对付那些小女孩十分方便，只要给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他找的一些很瘦的女孩，他不喜欢女孩赤裸以后躺在床上的形象是一堆肥肉。

算命先生的儿子是在这月十五的深夜，这一日即将过去时猝然死去的。但还是傍晚儿子回到家中，算命先生就从他脸上看到了奇怪的眼神。在此前一小时，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刚刚离去。

那是一个奇瘦无比的女孩，女孩赤裸以后躺在床上时还往嘴里送着奶糖。那两条瘦腿弯曲着，弯曲的形态十分迷人。女孩用眼睛看了看他，因为身体的瘦小，那双眼睛便显得很大。他的手触到她的皮肤时有一种隔世之感。每月十五的这个时候，坐在离此不远的街口的瞎子，便要听到从这里发出的一阵撕裂般的哭叫声，现在这种叫声再次出现了。那声音传到瞎子耳中时，已经变得断断续续十分轻微，尽管这样，瞎子还是分辨出了这不是自己正在寻找的那个声音。

女孩子离去以后，算命先生便坐入一把竹椅之中。他为自己煮了一碗黄酒糖鸡蛋，坐在椅中喝得很慢。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刚从澡堂出



来，有些疲倦，但全身此刻都放松了，所以他十分舒畅。他喝着的时候，觉得有一股热流在体内回旋，然后又慢慢溢出体外。

儿子回到家中时，算命先生正闭目养神，他是睁开眼睛后才发现儿子奇怪的眼神的，在前四个子女临终前，他也曾看到过类似的眼神。

儿子吃过晚饭后又出去了，回来时已是深夜。那时算命先生已经躺在床上。他听着儿子从楼梯走上来的脚步声，脚步很沉重。然后借着月光他看到儿子瘦长的影子在脱衣服，接着那影子孤零零地躺了下去。

第五个儿子的死，使算命先生往日的修养开始面临着崩溃。他感到前四个子女增在他寿上的年岁已经用完，现在他是在用第五个儿子的年岁了，而此后便是寿终的时刻。他觉得第五个儿子只能让他活几年，因为这个儿子也活得够长久了，竟然活到了五十六岁。算命先生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枯萎下去。这一日他发现那五只公鸡的啼叫，也不似从前那么凶狠。这个发现使他意识到公鸡也衰老了。

## 四

半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开始有些恢复过来的算命先生，听到了敲门的声音。这声音使算命先生一时惊慌失措。随后他听到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听声音像是一个女人。能从声音里分辨出敲门者的性别，使算命先生略略有些心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旁，然后无声地蹲了下去，将右眼睛贴到一条门缝上，通过外面路灯的帮助，使



他看到了两条粗腿。腿的出现使他确定敲门者是人，而不是他所担心的无腿之鬼。因此他打开了屋门。

3出现在他眼前，他认识3。3的深夜来访，使算命先生感到不同寻常。

3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以后，朝算命先生颇为羞涩地一笑，然后告诉他她怀孕了。

面对这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怀孕的事实，算命先生并不表现出吃惊，他只是带着明显的好奇询问播种者是谁。

于是3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红色，3尽管犹豫，可还是如实告诉算命先生，是她孙儿播下的种。

算命先生仍然没有吃惊，3却急切地向他表白她实在不愿意干那种事，她说她是没有办法，因为她不忍心看着孙儿失望的模样。

3的夜晚来访，是要算命先生算算腹中婴儿是否该生下来。

算命先生告诉她：要生下来。

但是3为婴儿生下以后，是她的儿女还是她的重孙而苦恼。

算命先生说这无关紧要，因为他愿意抚养这个孩子，所以她的担忧也就不存在了。

## 第五节



算命先生儿子的死去，尽管瞎子没法知道，但是连续一月瞎子不再感到这个瘦长的人从他身旁走过了。这个人走过时，他会感到一股仿佛是门缝里吹来的风。这人与别的人明显不同，所以瞎子记住了他。这人的消失使瞎子的内心更加感到孤单。

4的声音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尽管附近那所中学依旧时刻发出先前那种声音，那种无数少男少女汇集起来的声音，那种有时十分整齐有时又混乱不堪的声音。但是他始终无法从中找出4的声音。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瞎子听着那些声音三三两两从他身旁经过，他曾在那时候听到过4的笑声，可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4的笑声使瞎子黑暗的视野亮起了一串微微闪烁的光环，他看着那串光环的出现与消失，这些都发生在瞬间。4的声音最初出现时仿佛滴着水珠，而最后出现时却孤苦伶仃，这中间似乎有一段漫长的历程，然而瞎子却感到这些都发生在瞬间。

这时候4正朝瞎子走来，她的父亲走在旁边。瞎子听到了有两个人走来的脚步声，一个粗鲁，一个却十分细腻，但是瞎子并不知道是4在走来。4走到瞎子近旁时，发现瞎子枯萎的眼眶里有潮湿的亮光，这情景使她对即将走到的地方产生了迷惑之感，她与父亲从瞎子身旁走过，不久就走入了算命先生总是敞开的屋门。

然后几辆板车从瞎子面前滚动了过去，一辆汽车驰过时瞎子耳边出现一阵混浊的响声。他听到街上有走动的声音和说话的声音，刚才汽车驰过时扬起的一片灰尘此刻纷纷扬扬地罩住了他。街上说话的是几个男子的声音，那声音使瞎子感到如同手中捏着一块坚硬粗糙的石头。有一个女人正在叫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另一个女人说话时带着



笑声，她们的声音都很光滑，让瞎子想到自己捧碗时的感觉。4的声音是在此后再度出现的。

## 二

4出现在算命先生的眼前时，刚好站在一扇天窗下面，从天窗玻璃上倾泻下来的光线沐浴了她的全身，她用一双很深的眼睛木然地看着算命先生。

听完4的父亲叙述，算命先生闭上眼睛喃喃低语起来，他的声音在小屋内回旋，犹如风吹在一张挂在墙上的旧纸沙沙作响。4的父亲感到他脸上的神色出现了某种运动。然后算命先生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令人感到没有目光。他告诉4的父亲：每夜梦语不止，是因为鬼已入了她的阴穴。

算命先生的话使4的父亲吃了一惊，他望着算命先生莫测深浅的眼睛，问他有何救女儿的法术。

算命先生微微一笑，他的笑容使4的父亲感到是一把刀子割出来似的。他说有是有，但不知是否同意。

4听着他们的对话，4所听到的只是声音，而没有语言，算命先生的形象恍若是一具穿着衣服的白骨，而这间小屋则使她感到潮湿难忍。她看到有五只很大的公鸡在小屋之中显得耀武扬威。

在确认4的父亲没有什么不答应的事以后，算命先生告诉他：从阴穴里把鬼挖出来。

4的父亲惊骇无比，但不久后他就默许了。



4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面前感到不知所措。她只能用惊恐的眼睛求助于她的父亲。但是父亲没有看她，父亲的身体移到了她的身后，她听到父亲说了一句什么话，她还未听清那句话，她的身体便被父亲的双手有力地掌握了，这使她感到一切都无力逃脱。

算命先生俯下身撩开了4的衣角，他看到了一根天蓝色的皮带，皮带很窄，皮带使算命先生体内有一股热流在疲倦地涌起来。皮带下面是平坦的腹部。算命先生用手解了4的皮带，他感到自己的手指有些麻木。他的手指然后感受到了4的体温，4的体温像雾一样洋溢开来，使算命先生麻木的手指上出现了潮湿的感觉。算命先生的手剥开几层障碍后，便接触到了4的皮肤，皮肤很烫，但算命先生并没有立刻感觉到。然后他的手往下一扯，4的身体便暴露无遗了。可是展现在算命先生眼中时，是一团抖动不已的棉花。

4的挣扎开始了，但是她的挣扎徒劳无益。她感到了自己身体暴露在两个男人目光中的无比羞耻。

### 三

那个时候瞎子听到了4的第一次叫声，那叫声似乎是冲破4的胸膛发出来的，里面似乎夹杂着裂开似的声响。叫声尖利无比，可一来到屋外空气里后就四分五裂。声音四分五裂以后才来到瞎子耳边。因此瞎子听到的不是声音的全部，只是某一碎片。4的声音的突然出现，使瞎子因为过久的期待而开始平静的内心顷刻一片混乱。与此同时，4的叫声再度传来。此时4的叫声已不能分辨出其中的间隔了，已经连成一



片。传到瞎子耳中时，仿佛是无数灰尘纷纷扬扬掉入在瞎子的耳中。声音持续地出现，并不消去。这使瞎子感到自己走入了4的声音，就像走入自己那间小屋。但是瞎子开始听出这声音的异常之处，这声音不知为何让瞎子感到恐惧。在他黑暗的视野里，仿佛出现了这声音过来时的情景，声音并不是平静而来，也不是兴高采烈而来，声音过来时似乎正在忍受着被抽打的折磨。

瞎子站了起来，他迎着这使他害怕的声音，摸索着走了过去。他似乎感到了这迎面而来的声音如一场阵雨的雨点，扑打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隐隐作痛。声音在他走去的时候越来越响亮，于是他慢慢感到这声音不仅仅只是阵雨的雨点。他感到它似乎十分尖利，正刺入他的身体。随后他又感到一幢房屋开始倒塌了，无数砖瓦朝他砸来。他听出了中间短促的喘息声，这喘息声夹在其中显得温柔无比，仿佛在抚摸瞎子的耳朵，瞎子不由潸然泪下。

瞎子走到算命先生家门口时，那声音骤然降落下去。不再像刚才那样激烈，降落为一片轻微的呜呜声，这声音持续了很久，仿佛是一阵风在慢慢远去的声。然后4的声音消失了。瞎子在那里站了很久，接着才听到从前面那扇门里响出来两个人的脚步，一个粗鲁，一个却显得十分沉重。

## 四

在4回到家中的第二天，7由他妻子搀扶着去了算命先生的家，他们是第一次来到算命先生的小屋，但是他们并不感到陌生。在此之



前，一间类似的小屋已经在他们脑中出现过几次了。

7在算命先生对面的椅子坐下后，算命先生那令人感到不安的形象却使7觉得内心十分踏实。灰白的7在苍白的算命先生面前，得到了某种安慰——

7的妻子站在他们之间，她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健康。但是这种感受让她产生了分离之感。

算命先生在得知他们来意以后，立刻找到了7的病因。他告诉7的妻子：7与他儿子命里相克。

算命先生是在他们的生肖里找到7的病因的，他向她解释：因为7是属羊的，而他儿子属虎。眼下的情景是羊入虎口。

7已经在劫难逃，他的灵魂正走在西去的路途上。

算命先生的话使7和他妻子一时语塞。7不再望着算命先生，他低下了头，他的眼中出现了一块潮湿的泥地，他感到自己的虚弱就在这块泥地的上面。7的妻子这时问算命先生：有何解救的办法？

算命先生告诉她，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除掉她的儿子。

她听后没有说话，算命先生的模样在她的视线里开始模糊起来，最后在她对面的似乎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石头。她听到丈夫在身旁呼吸的声音，7的呼吸声让她觉得自己的呼吸也曲折起来。

算命先生说所谓除掉并非除命，只要她将五岁的儿子送给他人，从此断了亲属血缘，7的病情就会不治自好。

算命先生的模样此刻开始清晰起来，但她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着低垂着头的7，然后又抬头看看从天窗上泄漏下来的光线，她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算命先生表示如果她将儿子交给别人不放心，可交他抚养。



算命先生收养7的儿子，他觉得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7可以康复，而他膝下有子便可延年益寿。虽然不是他亲生，但总比膝下无子强些。尽管7的儿子在命里与他也是相克，但算命先生感到自己阳火正旺，不会走上此刻7正走着的那条西去的路。

他指着那五只正在走来走去的公鸡，对7的妻子说：如果不反对，你可从中挑选一只抱回家去，只要公鸡日日啼叫，7的病情就会好转。

## 五

4在那天回到家中以后，从此闭门不出。多日之后，4的父亲在一个傍晚站在院中时，蓦然感到难言的冷清。司机死后不久，接生婆也在某一日销声匿迹，没再出现。她家屋檐上的灰尘已在长长地挂落下来，望着垂落灰尘的梁条，他内心慢慢滋生了倒塌之感。3的离去也有多日，她临走时只是说一声去外地亲戚家，没有说归期。她的孙儿时时无精打采地坐在自己家门槛上，丧魂落魄地看着4的屋门。7由他妻子搀扶着去过了算命先生的家。他没有向他们打听去算命先生那里的经过，就像他们也不打听4一样。他只是发现在那一日以后，再也不见那脑袋很大的孩子在院里走来走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公鸡，一只老态龙钟在院中走来走去的公鸡。

7的病情似乎有些好转了，7有时会倚在门框上站一会，7看着公鸡的眼神有时让4的父亲感到吃惊，7的目光似乎混乱不堪。尽管7原先的病有些好转，可他感到有一种新的病正爬上7的身体，而且这种病他在7妻子身上同样也隐约看到。后来他在自己女儿身上也有类似的发现。



女儿此后虽然夜晚不再梦语，但她白天的神态却是恍恍惚惚。她屡屡自言自语，脸上时时出现若即若离的笑容，这种笑不是鲜花盛开般的笑，而是鲜花凋谢似的笑。

院中以往的景象已经一去不返，死一般的寂静在这里偷偷生长。从接生婆屋檐上垂落下来的灰尘，他似乎看到了这院子日后的状况。不知从哪一日开始，他感到这院里隐藏着一股腐烂的气息。几日后，气息趋向明显。又过几日，他才能确定这气息飘来的方向，接生婆那门窗紧闭的屋子在这个方向正中。

也是这几天里，他听到了一个少女死去的消息。他是在街上听到的，那少女死在江边一株桃树下面。她身上没有伤痕，衣服也是干的。对于她的死，街上议论纷纷。那少女是他女儿的同学，他认识少女的父亲，常去江边钓鱼。他记得她曾到他家来过，有一次她进来时显得羞羞答答，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就在他现在站着的地方。

## 第六节

### 一

接生婆在那天呕吐出了一堆乱麻和两个麻团以后，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飘忽了。她向那张床走去时，竟然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很像是一件大衣。而且当她在床上躺下来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像件扔到床上的衣服似的瘪了下去。然后她看到了一条江，江水凝



固似的没有翻滚，江面上漂浮着一些人和一些车辆。她还看到了一条街，街道在流动，几条船在街道上行驶，船上扬起的风帆像是破烂的羽毛插在那里。

司机经常在接生婆的梦中出现，但是那天晚上没有来到她的梦里。在夕阳西下炊烟四起时，接生婆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片永久的黑暗。接生婆的死去，堵塞了司机回家的路。

但是那天晚上，2的梦里走来了司机。那时候2正站在那条小路上，就是曾经被一片闪烁掩盖过的小路。2看到司机心事重重地朝他走来。司机的手正插在口袋里，似乎在寻找什么，或者只是插插而已。

司机走到他面前，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我想娶个媳妇。

2发现司机右边的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创口，血在里面流动却并不溢出。

2问他，是不是缺钱没法娶？

司机摇摇头，司机的头摇动时，2看到那创口里的血在荡来荡去。

司机告诉他：还没找到合适的人。

2问司机：是不是需要帮助？

司机点点头说：正是这样。

此后每日深夜来临，2便要 and 司机在这条小路上发生一次类似的对话。司机的屡屡出现，破坏了2原来的生活，使2在白天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只虚幻的蜘蛛在爬动。这种情形持续了多日，直到这一日2听说6的女儿死在江边的消息时，他才找到一条逃出司机围困的路。



回想起来，6的女儿的死似乎在事前有过一些先兆。那个身穿羊皮夹克的人再次路过这里以后，6开始发现女儿终日坐在墙角了，女儿坐在那里恍若是一团暗影。但是6却没有把这些放进心里，因为6一直没看出她身上正在暗暗滋长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在她前面六个姐姐身上显然没有。事到如今，6才感到他和那个身穿羊皮夹克的谈话，女儿可能偷听了。他想起那天送羊皮夹克出门时，他看到女儿怔怔地站在房门外。

本来当初羊皮夹克就要带走他女儿，只是因为他节外生枝才没有。他告诉羊皮夹克他的这个女儿远远胜过前面六个，所以他对按照惯例支付的三千元钱很难接受，他提出增加一千。羊皮夹克的坚持没有进行很久，在短暂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便作出了让步。但他提出先把女孩带走，先付上三千，另一千随后通过邮局寄来。6当然拒绝了，除非现交四千元，他才答应将他的女儿带走。羊皮夹克说身上的钱不够了，虽然四千还是可以拿出来，但在路途上还要花一笔钱，所以只好一个月以后再来。

在约定的日子临近时，6的女儿躺到了江边的一株桃树下面。那时候6正坐在城南的一座茶馆里，自从那次在江边的奇异经历以后，6不去江边钓鱼，而是每日坐到茶馆里来了。有关他女儿的消息，是他的一个邻居告诉他的。那个邻居去江边看死人后，在回家的路上从茶馆敞开的门里看到了6，他告诉6他正到处找他。这个消息使6顿时眼前一片昏暗，然后羊皮夹克的形象在他脑中支离破碎地出现了。邻座的茶客对6听到如此重大的消息以后仍然坐着不动感到惊讶，他们催促他赶快去江边。但是6没有听到他们在说话，他的眼睛望着门外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他看到那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条，那是一张关于治疗阳痿的



广告。6没法看清上面的字，但是羊皮夹克的形象此刻总算拼凑完整了，尽管那形象有无数杂乱的裂缝。可6明确地想起了这人再过两天就要来到，6仿佛看到他右面的衣服口袋显得肿胀的情景。这时他才深深意识到当初不让羊皮夹克带走女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对自己说：这是报应。

尽管那条江已使6感到毛骨悚然，但既然女儿躺在那里，他也只得去了。他在走去的时候，仿佛感到女儿死在江边是有所目的的。这个想法在他接近江边时变得真切起来。当他在远处看到一堆人围在一株桃树四周的时候，他已经猜测到了女儿躺在那里的模样。

不久之后他已经挤入了人堆，那时候一个法医正在验尸。他看到女儿仰躺在地上，她的脸一半被头发遮住了。她的外衣纽扣已经被解开，里面鲜红的毛衣显得很挑逗。他才发现女儿的腰竟然那么纤细，如果用双手卡住她的腰，就如同卡住一个人的脖子。然后他注意到了女儿脚，那是一双孩子的脚，赤裸的脚趾微微向上跷着。

这时候一个警察拍了拍他的肩，他转过头去看到了一张满是胡子的脸。

警察问他：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他疲倦地点点头。

警察告诉他：你女儿死因要过些日子才能明确答复你。

他对这句话不感兴趣，他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的答复，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一会，这地方使他站着有点不知所措。于是他转身往外挤。那时候警察又拍了他一下，这次警察对他说：待会儿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6挤出去以后，立刻感到身后有几个人的脚步声。但他没在意，他走到堆满木材的地方时，身后有一个人来到了他的面前，那人用眼睛暗示了一下他女儿躺着的地方，然后低声说：我买了。

6微微一怔，但他随后就明白了那意思。他以同样低的声音问：出多少？

那人将右手的五个手指全部伸开。

五千？6问。

但是6明白这人只是出五百，他摇摇头，表示不卖。那人还想讨价还价，可第二人已经赶上来了。第二个人伸出一个手指偷偷放入6的右手手掌。6知道这个愿意出一千，但他还是摇摇头。

第三个人走到他面前时，他将两个手指主动插入那人的手掌，告诉他要出两千才卖。那人迟疑了一会，伸出手指暗示愿出一千五百，可6立刻就摆摆手，转过身去了。

2是在这个时候赶来的，当6伸出两个手指时，他丝毫没有犹豫，他一把捏住6的两个手指，然后抖动了几下。

于是6心安理得地在那堆木材上坐了下来，2朝着那一堆围着的人看了看，也在木材上坐下。他们现在都在等着这一堆人散去。

### 三

接生婆的死被发现，还是在2为6的女儿送葬以后。6的女儿死去的消息在城内纷纷扬扬，对她死因的猜测一日生出一种。但是为她送葬的事却几乎无人知道。为他送葬的只有2一个人。当2将她的骨灰盒捧



到家中以后，他接下去要做的便是去司机的家，他需要得到司机的骨灰。然后2发现司机的母亲已经死去了。

其实那院子里的其他几个人早就有此疑心，因为那股腐烂气息越来越浓烈，那气息由风伴随着在他们房中进进出出，而且从多日前看着接生婆走入家中以后，他们再没见到她出来，但是他们中间谁也没把这话说出口。虽然他们在腐烂的气息里生活得十分恶心。

2在走入这个院子时，这股气息使他惊诧不已。当他走到司机家门前时，他感到另外三个门口都站了人，他们都看着他。2那时候已经发现这股令人痛苦的气息就来自眼前这个房间。他敲了敲门，里面也响起了敲门的声音，但是除此之外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就推了一下，门发出了一声使他战栗的吱呀声，门没有上锁。从那裂开的一条门缝里，一股凶狠的腐烂气息朝他扑打过来，使他一阵头晕。但他还是继续将门推开，并且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昏暗，满屋子翻滚的腐烂味使他眼泪直流。他走进去以后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接生婆。接生婆脸上的五官已经模糊不清。那脸上有水样的东西在流淌，所以她的脸显得亮晶晶的。2看了一眼后立刻将目光移开。接着他走入了另一间屋子，他在这间屋子里找到了司机的骨灰盒。骨灰盒放在一张桌子上，那是一张用来打牌打麻将的桌子。2捧着司机的骨灰盒出来以后，通过泪汪汪的眼睛，他看到那几个站在自己房门口的人都是水淋淋的，他告诉他们：已经烂掉了。

2回到家中以后，将司机的骨灰盒和6的女儿的骨灰盒并排放在一起。然后请来四位纸匠，用白纸做了一套组合式家具，以及冰箱彩电之类的家用电器。四位纸匠昼夜而作，三日后便全部完成。接着2请了一位唢呐吹手和几个拉板车的，把纸匠们的作品放在板车上，第一辆



板车上还放着司机与6的女儿的骨灰盒。唢呐吹手和2走在最前列，在尖利的喜调声里，司机和6的女儿的婚礼在街上开始了。

他们走在城内几条主要街道上，街上的风将那套组合家具吹得歪歪斜斜，如同一个孩子手下的画。这情景吸引了街上所有的人，他们像几片水一样围了上去。2心想总算对得起司机了。他回答了他们的询问，高声告诉他们是谁与谁的喜事。他看到街两旁几乎所有的窗口都有脑袋挂在那里，有一家窗口挂着好几个脑袋。他们也经过了瞎子端坐的那条街。从尖利的唢呐声里，瞎子知道正在走来一个婚礼。

婚礼的行走经过了那破旧的城墙门洞以后，来到了城西坟场上。一个新坟已经掘好。2将司机和6的女儿的骨灰盒放入坟中。然后盖土，土盖下去时有几块石子击在骨灰盒上，发出几声清脆的响声，那响声透出了隐藏的喜悦。接着纸匠们的作品被堆在坟墓四周，2点燃了火。一群火像是一群马一样奔腾而起，一片黑烟在红色的火中缭绕不绝。顷刻之后，火势便跌落下来，于是失去了保护的黑烟也立刻四散而去。那烧透以后变得漆黑的纸灰将坟墓完整地盖住。可是一阵风将纸吹得七零八落，冉冉飘起以后便晃晃悠悠如烟般消散了。

此后，司机不再来到2的梦里。

## 四

在司机与6的女儿的婚礼行走过去以后，4出现在大街上。她的嘴里哼着一支缓慢的曲子，在街道的右侧迟缓走来。在这个没有雨也没



有阳光的上午，4的形象显得很灰暗。她那张若有所思的脸，仿佛在暗示对往事的回首。4走在灰白的水泥路上，很像是一种过去在走来。

4在走来的时候，她的右手正在解开上衣的纽扣，她的动作小心翼翼显得十分优美。纽扣解开以后，她的身体出现了一根树枝似的倾斜，她开始从身上一点一点推开了那件上衣，然后右手抓住衣角，衣服便垂落在地了。她那么走了一会才松开右手，衣服就在街道上迅速地躺了下去，无声无息。接着她剥开藏青的毛衣，她依旧显得很美。藏青的毛衣掉落在地以后的模样，很像是一个人正在平静地死去。随后她开始解白色衬衣的纽扣，纽扣解开以后恰好一股微风吹来，使她的衬衣出现了调皮的飘动。衬衣掉下去时显得缓慢多了，似乎是一张白纸在掉落了下去。

4走到一棵梧桐树旁，她伸出手抚摸了梧桐树野蛮的树干。然后她将身体靠了上去，她继续哼着那支曲子。她似乎看到前面有很多人都站着没有动，于是她模糊地记忆起很久以前甩了甩钢笔，墨水留在地上的斑点。

4在那个时候解开了皮带，那条黑色长裤便沿着她白晃晃的大腿滑落下去，滑下去时似乎产生了一丝痒的感觉，她不禁微微一笑。她那条粉红色的短裤也随即滑落下去。然后她小心翼翼地从小裤包围中伸出了右脚，脚上没有袜子，接着她同样小心地伸出了左脚，左脚也没穿袜子。她赤裸的脚踩在了粗糙的水泥地上，她继续往前走。

4赤裸的身体在这个阴沉的上午白得好像在生病。一股微风吹到她稚嫩的皮肤上，仿佛要吹皱她的皮肤了。她一直哼着那支曲子，她的声音很微小，她的声音很像她瘦弱的裸体。她走到了瞎子的身旁，她略略站了一会，然后朝瞎子微微一笑后就走开了。



瞎子在此之前就已经听到4的歌声了，只是那时候瞎子还不敢确定，那时候4的歌声让他感到是虚幻中的声音，他怀疑这声音是否已经真实地出现了。但是不久之后，4的声音像是一股清澈的水一样流来了。这水流到他身旁以后并没有立刻远去，似乎绕着他的身体流了一周，然后才流向别处。于是瞎子站了起来，他跟在4的声音后面走向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

4一直走到江边，此后她才站住脚，望着眼前这条迷茫流动的江，她听到从江水里正飘上来一种悠扬的弦乐之声。于是她就朝江里走去。冰冷的江水从她脚踝慢慢升起，一直掩盖到她的脖子，使她感到正在穿上一件新衣服。随后江水将她的头颅也掩盖了。

瞎子听到几颗水珠跳动的声音以后，他不再听到4的歌声了。于是他蹲了下去，手摸到了温暖潮湿的泥土，他在江边坐了下来。瞎子在江边坐了三日。这三日里他时时听到从江水里传来4流动般的歌声，在第四日上午，瞎子站了起来，朝4的声音走去。他的脚最初伸入江水时，一股冰冷立刻袭上心头。他感到那是4的歌声，4的歌声在江水慢慢淹没瞎子的时候显得越来越真切。当瞎子被彻底淹没时，他再次听到了几颗水珠的跳动，那似乎是4微笑时发出的声音。

瞎子消失在江水之中，江水依旧在迷茫地流动，有几片树叶从瞎子淹没的地方漂了过去，此后江面上出现了几条船。

三日以后，在一个没有雨没有阳光的上午，4与瞎子的尸首双双浮出了江面。那时候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鲜艳的粉红色。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



# 我胆小如鼠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 我胆小如鼠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胆小如鼠| 余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

( 余华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5063-7105-6

I ①我… II ①余…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311号

## 我胆小如鼠

---

作 者: 余 华

责任编辑: 钱 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210

字 数: 100千

印 张: 4. 875

印 数: 001-6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5-6

总定价: 109. 00元( 全6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自序



我胆小如鼠



## 夏季台风



## 四月三日事件



#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



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 我胆小如鼠

## 一

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还在读小学，我记得是在秋天的一节语文课上，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他穿着藏青的卡其布中山服，里面还有一件干净的白衬衣。那时候我坐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我仰脸看着他，他手里拿着一册课本，手指上布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他正在朗读着课文，他的脸和他的手还有他手上的课本都对我居高临下，于是他的唾沫就不停地喷到了我的脸上，我只好不停地抬起自己的手，不停地去擦掉他的唾沫。他注意到自己的唾沫正在喷到我的脸上，而且当他的唾沫飞过来的那一刻，我就会害怕地眨一下眼睛。他停止了朗读，放下了课本，他的身体绕过了讲台，来到我的面前，他伸过来那只布满粉笔灰的右手，像是给我洗脸似的在我脸上摸了一把，然后他



转身拿起放在讲台上的课本，在教室里走动朗读起来。他擦干净了我脸上的唾沫，却让我的脸沾满了红的、白的和黄颜色的粉笔灰，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嘿嘿、咝咝、咯咯、哈哈的笑声，因为我的脸像一只蝴蝶那样花哨了。

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朗读到了“胆小如鼠”，他将举着的课本放下去，放到了自己的大腿旁，他说：

“什么叫胆小如鼠？就是说一个人胆子小得像老鼠一样……这是一句成语……”

我们的老师说完以后嘴巴仍然张着，他还想继续说。他说：

“比如……”

他的眼睛在教室里扫来扫去，他是在寻找一个比喻，我们的老师最喜爱的就是比喻，他说到“生动活泼”的时候，就会让吕前进站起来，“比如吕前进，他就是生动活泼，他屁眼里像是插了根稻草棍，怎么都坐不住。”他说到“唇亡齿寒”的时候，就会让赵青站起来，“比如赵青，他为什么这么苦？就是因为他父亲死了，父亲就是嘴唇，没有了嘴唇，牙齿就会冷得发抖。”

我们的老师经常这样比喻：

“比如宋海……比如方大伟……比如林丽丽……比如胡强……比如刘继生……比如徐浩……比如孙红梅……”

这一次他看到了我，他说：

“杨高。”

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就站了起来，我们的老师看了我一会儿，又摆摆手说：

“坐下吧。”



我坐了下去。我们的老师手指敲着讲台对我们说：

“怕老虎的同学举起手来。”

班上所有的同学都举起了手，我们的老师看了一遍后说：

“放下吧。”

我们都放下了手，我们的老师又说：

“怕狗的同学举起手来。”

我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嘿嘿的笑声，我看到班上的女同学都举起了手，可是没有一个男同学举手。老师说：

“放下吧。”

我和女同学们放下了手，老师继续说：

“怕鹅的同学举起手来。”

我还是举起了手，我听到了哄堂大笑，我才知道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一次连女同学都不举手了。我所有的同学都张大了嘴巴笑，只有我们的老师没有笑，他使劲地敲了一会讲台，笑声才被他敲了下去。他的眼睛看着前面，他没有看着我，他说：

“放下吧。”

我放下了手。然后他的眼睛看着我了，他说：

“杨高。”

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他伸出了手，他的手指向了我，他说：

“比如杨高，他连鹅都害怕……”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响亮地说：

“胆小如鼠说的就是杨高……”



我确实胆小如鼠，我不敢走到河边去，也不敢爬到树上去，就是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这样对我说：

“杨高，你去学校的操场上玩，去大街上玩，去同学家玩，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你要是掉进了河里，你就会淹死；你要是从树上掉下来，你就会摔死。”

于是我只好站在夏天的阳光里，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吕前进，看着赵青，看着宋海，看着方大伟，看着胡强，看着刘继生，看着徐浩。我看着他们在河水里，看着河水在远处蹦蹦跳跳，我看着他们黑黝黝的头和白生生的屁股，他们一个一个扎进了水里，又一个一个在水里亮出了屁股，他们把这样的游戏叫作“卖南瓜”。他们在河水里向我喊叫：

“杨高！你快下来！杨高！你快来卖南瓜！”

我摇摇头，我说：“我会淹死的！”

他们说：“杨高，你看到林丽丽和孙红梅了吗？你看她们都下来了，她们是女的都下来了，你是男的还不下来？”

我果然看到了林丽丽和孙红梅，我看到她们穿着花短裤、穿着花背心，她们走进了河水里，可我还是摇摇头，我继续说：

“我会淹死的！”

他们知道我不会下到河水里了，就要我爬到树上去，他们说：

“杨高，你不下来，那你就爬到树上去。”

我说：“我不会爬树。”

他们说：“我们都会爬树，为什么只有你不会爬树？”

我说：“从树上掉下来会摔死的。”

他们就在河水里站成了一排，吕前进说：



“一、二、三，喊……”

他们齐声喊了起来：“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是谁？”

我轻声说：“我。”

吕前进向我喊叫：“我们没有听到。”

我就再说了一遍：“说的就是我。”

他们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们就不再站成一排了，他们回到了河水里，河水又开始蹦蹦跳跳了。我在树前坐了下来，继续看着他们在河水里嘻嘻哈哈，看着他们继续卖着白生生的屁股南瓜。

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这话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这话是我母亲说的，我的母亲经常向别人夸奖她的儿子：

“我们家的杨高是最老实巴交的，他听话，勤快，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从来不到外面去闯祸，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就是骂人的话，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母亲说得对，我从来不骂别人，也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可是别人总是要走过来骂我，走过来要和我打架。他们将袖管卷到胳膊肘的上面，将裤管卷到膝盖的上面，拦住了我，然后将手指戳在我的鼻子上，将唾沫喷在我的脸上，他们说：

“杨高，你敢不敢和我们打架？”

这时候我就会说：“我不敢和你们打架。”

“那么，”他们说，“你敢不敢骂我们？”

我会说：“我不敢骂你们。”

“那么，”他们说，“我们要骂你啦，？你听着！？你这个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还要加上王八蛋！”



就是林丽丽和孙红梅，她们是女的，就是女的也不放过我。有一次，我听到其他女的对这两个女的说：

“你们两个人就会欺负我们女的，你们要是真有本事，敢不敢去和一个男的打架？”

林丽丽和孙红梅说：“谁说我们不敢？”

然后她们就向我走了过来，一前一后夹住了我，她们说：

“杨高，我们要找个男的打架，我们就和你打架吧。我们不想两个打一个，我们一对一地打架。我们两个人，林丽丽和孙红梅，让你挑选一个。”

我摇摇头，我说：“我不挑选，我不和你们打架。”

我想走开去，林丽丽伸手拉住我，问我：

“你告诉我们，你是不和我们打架，还是不敢和我们打架？”

我说：“我是不敢和你们打架。”

林丽丽放开了我，可是孙红梅抓住了我，她对林丽丽说：

“不能就这样把他放了，还要让他说胆小如鼠……”

于是林丽丽就问我：“有一句成语叫胆小如鼠，说的是谁？”

我说：“说的就是我。”

### 三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母亲说：

“杨高这孩子胆子太小了，他六岁的时候还不敢和别人说话，到了八岁还不敢一个人睡觉，十岁了还不敢把身体靠在桥栏上，现在他



都十二岁了，可他连鹅都害怕……”

我父亲没有说错，我遇上一群鹅的时候，两条腿就会忍不住发抖。我最怕的就是它们扑上来，它们伸直了脖子，张开着翅膀向我扑过来，这时候我只好使劲地往前走。我从吕前进的家门口走了过去，又从宋海的家门口走过去，还走过了方大伟的家，走过了林丽丽的家，可是那群叫破了嗓子的鹅仍然追赶着我，它们嘎嘎嘎嘎地叫唤着，有一次跟着我走出了杨家弄，走完了解放路，一直跟到了学校，它们嘎嘎叫着穿过了操场，我看到很多人围了上来，我听到吕前进他们向我喊叫：

“杨高，你用脚踢它们！”

于是我回过身去，对准了中间的那一只鹅，软绵绵地踢了一脚，随即我看到它们更加凶狠地叫着，更加凶狠地扑了上来，我赶紧转过身来，赶紧往前走去。

吕前进他们喊着：“踢它们！杨高，你踢它们！”

我急促地走着，急促地摇着头，急促地说：“它们不怕我踢。”

吕前进他们又喊道：“你拿石头砸它们！”

我说：“我手里没有石头。”

他们哈哈笑着，他们说：“那你赶快逃跑吧！”

我还是急促地摇着头，我说：“我不能跑，我一跑，你们就会笑我。”

他们说：“我们已经在笑你啦！”

我仔细地去看他们，我看到他们嘴巴都张圆了，眼睛都闭起来了，他们哈哈哈哈哈地笑，身体都笑歪了。我心想他们说得对，他们已经在笑我了，于是我甩开了两条腿，我跑了起来。



“事情坏就坏在鹅的眼睛里，”我的母亲后来说，“鹅的眼睛看什么都要比原来的小，所以鹅的胆子是最大的。”

我的母亲还说：“鹅眼睛看出来，我们家的门就像是一条缝，我们家的窗户就像是裤裆的开口，我们家的房子就像鸡窝一样小……”

那么我呢？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常常想着自己在鹅的眼睛里有多大。我心想自己最大也就是另一只鹅。

## 四

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她们说我胆小的事，我所说的她们是吕前进的母亲和宋海的母亲，还有林丽丽的母亲和方大伟的母亲。她们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坐在树荫里，说些别人家的事情。她们叽叽喳喳，她们的声音比树上的知了叫得还要响亮。她们说着说着就会说到我头上，她们说了我很多怎么胆小的事，有一次她们还送到了我的父亲，她们说我父亲也和我一样胆小怕事。

我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心里很难受，一个人坐到了门槛上。我听到了以前不知道的事，她们说我父亲是世上将汽车开得最慢的司机，她们说谁也不愿意搭乘我父亲的卡车，因为别的司机三小时就会到的路程，我父亲五个小时也到不了。为什么？她们说我父亲胆小，说我父亲将车开快了会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自己会被撞死。

吕前进他们看到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就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他们笑着说：



“你父亲就是胆小，和你一样胆小，你的胆小是遗传的，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的，你父亲是从你爷爷那里继承的，你爷爷是从爷爷的爷爷那里继承的……”

他们一直说出了我祖先的十多个爷爷，然后问我：

“你父亲敢不敢闭上眼睛开车？”

我摇摇头，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

吕前进就说他的父亲能够一口吞下一头约克猪，吕前进的父亲是杀猪的，他对我说：

“你自己长着眼睛，你也看到我父亲长得比约克猪还要壮。”

宋海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宋海说他父亲经常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宋海说：

“我经常在半夜醒来，看到我父亲坐在饭桌旁，低着头，嘴里咬着手电，手电光照着肚子，他自己给自己缝肚子。”

还有方大伟的父亲，方大伟说他父亲能够一拳把墙打穿。就是刘继生的父亲，瘦得身上都看不到肉，一年里面有半年时间是躺在医院里，刘继生说他也能将铁钉咬断。

“那么你的父亲呢？”他们问我，“你的父亲又有什么本领？你的父亲敢不敢闭上眼睛开车？”

我还是摇摇头：“我不知道。”

他们就说：“你快去问问你的父亲。”

他们走开后，我一直坐在门槛上，我在等着我父亲回来。到了傍晚，我母亲先回来了，她看到我坐在门槛上发呆，她问：

“杨高，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坐在门槛上。”



“我知道你坐在门槛上，”我母亲说，“我是问你坐在门槛上干什么？”

我说：“我在等父亲回来。”

我母亲开始做晚饭了，她在水缸里舀出水来淘米，她说：

“你快进来，你帮我把菜洗了。”

我没有进去，我仍然坐在门槛上，我的母亲叫了我很多次，我还是坐在门槛上，一直坐到天黑，我的父亲回来了，他的脚步慢吞吞的，在黑暗的路上响了过来，然后在拐角的地方出现，他手里提着那个破旧的皮包，他把自己的黑影子向我移过来，我看到家里的灯光照到了他的脚，灯光从他的脚上很快升起，升到胸口后，他站住了，他低下头来，他的头仍然在暗中，他问我：

“杨高，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我在等你回来。”

我站了起来，和我父亲一起走进了屋子。我父亲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将右胳膊放在桌子上，他的眼睛看着我，这时候我问他了，我说：

“你敢不敢闭上眼睛开车？”

我父亲看着我笑了，他摇摇头，他说：

“不能闭上眼睛开车。”

“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闭上眼睛开车？”

“如果我闭上眼睛开车，”我父亲说，“我会被撞死的。”

## 五



我母亲说得对，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我现在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在一家机械厂当清洁工，我和吕前进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个车间，他是钳工，他的手上全是油腻，衣服上也是，可是他很高兴，他说他干的是技术活，他看不上我的工作，他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我的工作确实没有技术，我的工作就是拿着一把扫帚将车间里的水泥地扫干净，我没有技术，可是我的手上和衣服上也没有油腻，而吕前进的指甲黑乎乎的，从进入工厂以来，吕前进的指甲一直就是这么黑乎乎的。

其实刚进工厂的时候，吕前进是清洁工，我才是钳工。吕前进不愿意当清洁工，就拿着一把锉刀去找厂长，他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子缝里，说他不愿意干清洁工，他要换一份工作。于是我和吕前进换了一下，他成了钳工，我成了清洁工。吕前进成了钳工以后，就将那把锉刀给了我，他让我把锉刀也插到厂长的桌子缝里。我问他：

“为什么？”

他说：“你把锉刀一插，你就能不当清洁工了。”

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当清洁工？”

“你他妈的真是一个笨蛋。”他说，“清洁工是最低贱的活，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干清洁工。”

他伸手推我，他说：“你知道了就行，你快去吧。”

他把我推出了车间，我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回到了车间，吕前进挡住了我，他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我要是把锉刀插在厂长的桌缝里，厂长还是要我干清洁工，我怎么办？”

“不会！”吕前进说，“你把锉刀这么一插，厂长心里就害怕，厂长一害怕，就会让你重新干钳工。”

我摇摇头，我说：“厂长不会这么快就害怕的。”

“怎么不会？”吕前进双手推着我说，“我不是让他害怕了吗？”

“他是怕你，”我说，“可是他不会怕我。”

吕前进仔细地看了我一会，然后他缩回了双手，他说：

“你说得对，厂长不会怕你的，谁他妈的都不会怕你，你他妈的生来就是扫地的命。”

吕前进也说得对，我生来就是扫地的命，我喜欢扫地，我喜欢将我们的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喜欢拿着一把扫帚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就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也喜欢抱着那把扫帚。车间里的人经常对我说：

“杨高，你抱着扫帚的时候，像是抱着个女人。”

我知道他们是在笑话我，我不在乎，因为他们经常笑话我。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笑我。我扫地的时候，他们会看着我哈哈地笑；我走路的时候，他们会指着我哈哈地笑；我上班来早了，他们要笑我；我下班走晚了，他们也会笑我。其实我每次上班和下班都是看准了时间，都是工厂规定的时间，可是他们还是要笑我，他们笑我是因为他们总是上班迟到，下班早退。有一次，吕前进对我说：

“杨高，别人都迟到早退，你为什么要准时上班，准时下班？”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吕前进看着我摇起了头，他说：“你太胆小了。”

我觉得自己不是胆小，我觉得自己是喜欢这份工作。吕前进不喜欢他的工作，不喜欢他用锉刀换来的有技术的钳工，所以他每天上班来得很晚，不仅来得很晚，还经常抱着破席子到车间的角落里去睡觉，有时候宋海和方大伟他们来玩，他们也是在上班的时候溜出来的，他们看到吕前进睡在破席子上鼾声阵阵，就把他叫醒了，对他说：

“你他妈的真是舒服，上班的时候还能睡觉，你干脆把家里的床搬来吧。”

这时吕前进就会揉着眼睛嘿嘿地笑，就会问他们：

“你们今天不上班？”

方大伟他们说：“我们上班，我们是溜出来的。”

吕前进就说：“这不一样吗？你们他妈的也很舒服。”

然后，方大伟他们把我叫了过去，他们对我说：

“杨高，我们每次来都看到你在扫地，你什么时候也像吕前进那样躺在破席子上睡觉？”

我摇摇头，我说：“我不会睡觉的。”

“为什么？”他们问。

我抱着扫帚说：“我喜欢自己的工作。”

他们听了这话以后哈哈大笑地笑了起来，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说：

“这世上竟然还有人喜欢扫地！”

我自己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确实喜欢将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还将车间里所有的机器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的车间因为有了我，



就成了厂里最干净的车间。其他车间的人都想把我要过去，可是我们车间的人不答应。全厂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就是外面的人也知道，连我过去的同学林丽丽和孙红梅也知道，她们有一次对我说：

“杨高，你是你们厂里工作干得最好的人，可是每次涨工资，每次分房子，都轮不到你……你看看那个吕前进，上班就是去睡觉，可是涨工资有他，分房子也有他，他什么活都不干，却什么好处都有他的份……”

我对她们说：“我不能和吕前进比，吕前进是个有办法的人，我不行，我什么办法都没有。”

她们说：“吕前进会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拿着把刀子去吓唬你们的厂长。”

她们没有说对，吕前进从来没有用刀子去吓唬我们的厂长，除了刚进工厂的时候拿过锉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拿了。他听说厂里要给少数工人涨工资了，就空着两只手去了，他到厂长的办公室去上班，他不再到我们的车间里来上班了。他每天进了厂长的办公室，就在厂长的椅子上坐下来，喝着厂长的茶，抽着厂长的香烟，没完没了地和厂长说话。等到有一天，厂长对他说：

“吕前进，这一次涨工资的名单批下来了，上面有你的名字。”

吕前进就回到我们车间来上班了。吕前进一回来，车间角落里的那张破席子上就不会空着了，就会整天有一个人躺着睡觉了。

吕前进的工资涨了一次又一次，我的工资还是一点都没有动，吕前进就教育我，他说：

“杨高，你想想，刚进工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一样多，这么多年下来，我天天睡觉，你天天干活，到头来我的工资还比你



多，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就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我不同意他的话，我摇着头对他说：

“我不去找厂长，不是因为我胆小，我是觉得自己挣的工资够用了，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资比你少。”

吕前进听我这么说，嘿嘿地笑了很久，他说：

“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

吕前进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在心里想着我。厂里盖成了一幢新楼后，吕前进又来对我说：

“杨高，你看到了吗，厂里那幢新楼总算盖成了，他妈的盖了都有三年了。我们要去找厂长，要让他给我们分配新房子。你要知道，这一次的房子分配后，厂里十年内不会再盖新楼了，所以拼了命也要去争一套房子过来。”

我问他：“怎么个拼命？”

他说：“从今天起，我要到厂长家去睡觉了。”

吕前进说到做到，这一天到了天黑，他就抱着一床被子，嘻嘻笑着去了厂长的家。吕前进在厂长家里只睡了三个晚上，就把新房子的钥匙拿到了手里，他将钥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他说：

“你看到了吗，这叫钥匙！这是新房子的钥匙！”

我把吕前进的钥匙拿过来，仔细看了看，真是一把新钥匙，我问他：

“你抱着被子去厂长家睡觉，厂长怎么说？”



“厂长怎么说？”吕前进想了想后摇摇头，他说，“我忘了他怎么说了，我只记得自己对他说，我们家的房子太小了，我在家里没地方睡觉了，所以就搬到你这里来睡……”

我打断他的话，我说：“你家里的房子比谁家的都要大，你怎么会没有地方睡觉？”

“这就叫策略，”吕前进说，“我这么说，就是要告诉厂长，如果他不给我新房子，我就要在他的家里住下去了。其实他也知道我家的房子大，可他还是给了我这把钥匙。”

接着，吕前进又对我说：“杨高，我教你一个办法，从今天起，你就把车间里每天扫出来的垃圾倒在厂长家门口，不出三天，厂长就会将一把新钥匙送到你的手里。”

说着，他把自己的钥匙送到我的眼前：“和我这把钥匙一模一样的新。”

我摇摇头，我说：“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大，我和我母亲住得还是很宽敞，我不需要新房子。”

吕前进听到我这样说，就拍拍我的肩膀嘿嘿地笑，他说：

“你还是胆小，你和你父亲一样。”

## 六

他们都说我的父亲胆小，说我父亲从来不敢对别人发脾气，就是高声说话的时候都没有，而别人可以把手指伸到我父亲的鼻尖上，可以一把抓住我父亲胸口的衣服，可以对我父亲破口大骂，而我的父亲



总是一句话都不说。他们还说，我父亲看到谁都要点头哈腰，就是遇上一个要饭的乞丐，我父亲也会对他满脸笑容。如果换成别人，他们说早把那个乞丐从门口一脚踢出去了，可是我父亲却又是给他吃，又是给他喝，还要在脸上挂满了笑容。他们说了很多我父亲胆小的事，说到最后，他们连我父亲不抽烟不喝酒的事都说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父亲坐在卡车里时的神气，当我的父亲向那辆解放车走去的时候，我父亲的脚步要比往常响亮，我父亲的胳膊也甩得比往常远。他打开车门，坐到了车里，他慢吞吞地戴上了一副白纱手套，他将戴上手套的手放在了方向盘上，他的脚踩住了油门，然后我父亲将那辆解放牌卡车开走了。

他们说我父亲从来不敢骂别人，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敢骂。他们没有说错，我的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的母亲，也没有骂过我，可是当我父亲坐在卡车里的时候，当他开着卡车在道路上奔跑的时候，他常常会将头伸出窗外，对着外面行走的人吼叫一声：

“你找死！”

那时候我就坐在父亲的身边，我看着树叶和树枝在车窗外闪闪而过，看着前面的道路在阳光里耀眼地亮过去，道路两旁出现的行人全在我的下面，当他们中间有一个试探着想横穿道路时，我的父亲就会向他吼叫：

“你找死！”

我父亲吼完以后，就会扭过头来看我一眼，我看到父亲的眼睛闪闪发亮，这时候我父亲神气十足，他对我说：

“杨高，你注意看着，下一次让你来喊。”



于是我睁圆了眼睛，看着前面道路上的行人，当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想横穿过去，又退回到路边时，我就双手抓住卡车的窗框，我的嘴巴张了张，可是我没有声音，我害怕了。

我父亲说：“不用怕，他追不上我们的汽车。”

我看着我们的卡车呼呼地驶了过去，那个人在后面很快就变小了。我知道父亲说得很对，在路上的人追不上我们，我可以大着胆子向他们吼叫。我就再次抓住窗框，仔细地看道路上行走的人，当又有一个想横穿道路时，我突然浑身发抖了，我对着他软绵绵地喊出了一声：

“你找死！”

我父亲说：“太小了，你的声音太小了。”

从反光镜里，我看到卡车很快地将那个人甩远了，我就使足了劲喊道：

“你找死！”

然后我靠在了车椅上，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看到父亲握着方向盘哈哈地笑着，过了一会我也笑了。

## 七

我喜欢和吕前进在一起，因为吕前进胆大，他比赵青、宋海、方大伟、胡强、刘继生和徐浩他们都要胆大，虽然他长得最瘦小，可是他最胆大。我经常在心里想，吕前进的眼睛是不是也和鹅的眼睛一样，谁在他的眼里都比他更瘦小，所以他谁都不怕。他的脸上有三道



刀痕，都是他自己用菜刀划出来的。他打架打输了就跑回家，拿起家里的菜刀再追出去，追上那人后，他先在自己脸上划一刀，然后挥起菜刀就去劈那人，那人就怕他了。

后来，宋海他们说：“谁都不愿意拿刀割自己的脸，只有吕前进愿意，所以谁都怕他。”

我问过吕前进，我说：“你为什么要先在自己脸上划一刀？”

吕前进说：“我这是告诉对方，我不要命了。这叫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

于是我知道吕前进比胆大还要胆大，他是不要命，我问他：

“不要命的人又怕什么？”

他说：“不要命的人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一次他没有说对，其实不要命的人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吕前进就是这样。这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那天晚上我和吕前进都上夜班，我先从厂里出来，我走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街上，天上下雨了，我就站到屋檐下躲雨，我在黑暗里站了十多分钟，听到有人走过来的脚步声，因为太黑，我看不清是谁，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很矮的身影，走近了我才看到那人披着一件衣服，弯着身体走过来，那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咳嗽了起来，我就立刻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吕前进。吕前进因为感冒，已经咳嗽了一天，他咳嗽的时候比呕吐还要难听，嗓子眼里像是被沙子堵住似的，他“哦啊哈哦哦啊啊”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这时候我已经在黑乎乎的屋檐下站了十多分钟了，雨虽然没有淋着我的脸，可是把我的鞋完全淋湿了，这时候吕前进从我身边走了过



去，我立刻高兴地跑了上去，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我感到吕前进的身体一下子缩紧了，然后我听到了他的失声惊叫：

“我是男人！我是男人！我是男人！”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叫声，像是公鸡的啼鸣。这声音一点都不像是吕前进的，吕前进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声音说过喊过。吕前进挣脱了我的手，拼命地跑了起来，没一会他就跑到了另一条街上。他这么快就跑掉了，我都来不及告诉他我是杨高。我的手刚抱住他，他就惊叫起来，都把我吓一跳，等到我回过魂来时，他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

这天晚上，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喊“我是男人”，我知道吕前进是一个男人，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喊叫。其实他不叫，我也知道他是男人。到了第二天，在宋海的家里，我和吕前进、赵青、宋海、方大伟、胡强、刘继生、徐浩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知道吕前进为什么要这样喊叫。

那时候，吕前进坐在我的对面，抽着香烟喝着茶，他对我们大家说：

“我昨天晚上遇上了一个强奸犯，想强奸我……”

宋海问他：“一个女的想强奸你？”

“男的。”吕前进说，“他把我当成女的了……”

“他怎么会把你当成女的？”他们问他。

“我披了一件花衣服，”吕前进说，“我下班的时候下雨了，我就拿了我们车间一个女工的外衣，披在头上，刚走出工厂，走到学军路上，他妈的那路上一盏灯都没有，我刚走到学军路上，那个强奸犯就从后面扑了上来，抱住了我……”



这时我高兴地叫了起来：“所以你就喊：我是男人！原来你披了一件女人的衣服……”

他们打断我的话，问吕前进：“他抱住了你，你怎么办？”

吕前进看看我，对他们说：“我抓住他的两只手，一弯腰，一个大背包把他摔在了地上……”

“然后呢？”

“然后……”吕前进又看看我，他继续说，“我用脚踩住他的嘴巴，我告诉他：我是男人……”

听到吕前进这样说，宋海他们都转过头来看看我，他们似乎想起了我刚才的话，宋海指着我说：

“他刚才好像说过什么？”

我就又笑了，他们又去问吕前进：“然后呢？”

“然后……”吕前进眼睛看着我，继续说，“我给了他三脚，又把他拉起来，给了他三个耳光，然后……然后……”

吕前进看到我笑得越来越高兴，就向我瞪圆了眼睛，他说：

“杨高，你笑什么？”

我说：“其实我不知道你披了一件女人的衣服，天那么黑，根本看不清你披什么衣服。”

我看到吕前进的脸变青了，这时候宋海他们全看着我了，他们问我：

“你刚才说什么？”

我指着自己的鼻子，对他们说：“昨天晚上抱住他的就是我。”

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都怔住了，我看着吕前进，继续说：



“你昨天晚上跑得真快，我还来不及告诉你我是杨高，你就跑得没有踪影了。”

我看到吕前进铁青着脸站了起来，他走到我面前，挥起手“啪啪”给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眼花，紧接着他抓住了我胸口的衣服，把我从椅子上拉了起来，先是用膝盖撞我的肚子，把我肚子里撞得翻江倒海似的难受，然后他对准我的胸口狠狠地打了一拳，那一刻我的呼吸都被打断了。

## 八

后来，我从地上爬了起来，走出了宋海的家，沿着解放路慢慢地往前走，走到向阳桥上，我站住了脚，靠在了桥栏上。中午的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我身上的疼痛还在隐隐约约地继续着，我听到轮船在桥下过去了，将河水划破后发出“哗哗”的响声。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十二岁那年死去的父亲，我父亲死去的那年夏天和那年夏天的那辆解放牌卡车，还有那辆破旧的拖拉机。

我的父亲让我坐到了他的卡车里，他要带我去上海，去那个很大的城市。我父亲的卡车在夏天的道路上奔跑，被阳光照热了的风让我的头发在车箱里飘扬着，让我的汗衫“哗啦哗啦”地响着，我对我的父亲说：

“你闭上眼睛吧。”

我的父亲说：“不能闭上眼睛开车。”

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闭上眼睛开车？”



我的父亲说：“你看到前面的拖拉机了吗？”

我看到前面有一辆拖拉机，正慢吞吞地向前开着，拖拉机后面的车斗里坐着十来个农民，他们都赤裸着上身，他们的身体像泥鳅一样的黝黑，也像泥鳅一样闪闪发亮。我说：

“我看到了。”

我父亲说：“如果我闭上眼睛开车，我们就会撞在前面的拖拉机上，我们就会被撞死。”

“我只要你闭上一小会，”我说，“你只要闭上一小会，我可以去和吕前进他们说了，说你敢闭着眼睛开车。”

“那我就闭上一小会吧，”我的父亲说，“你看着我的眼睛，我数到三就闭上，一、二、三……”

我父亲的眼睛终于闭上了，我亲眼看到他闭上的，他闭上了一小会，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的卡车快要撞上前面的拖拉机了。拖拉机正惊慌地向左逃去，我父亲使劲将方向盘向下转去，我们的卡车从拖拉机的右边擦了过去。

我看到拖拉机车斗里像泥鳅一样黝黑的人，都向我们伸出了手，我知道他们是在骂我们，于是我父亲伸出头去，对着他们喊叫：

“你们找死！”

然后我父亲转过头来，对我得意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父亲一起笑了。我们的卡车继续在夏天的道路上奔跑，树叶和树枝在我的眼前一闪一闪地过去了，我看到田野里的庄稼一层一层地铺展开去，我还看到了河流弯弯曲曲，看到了房屋，看到了田埂上走动的人。

可是我父亲的卡车抛锚了，我父亲下了车，将前面的车盖打开，他开始修理起他的解放牌卡车。我仍然坐在车厢里，我想看着父亲，



前面支起的车盖挡住了我的眼睛，我没有看到父亲，我只听到他修车时的声响，他在车盖下面不停地敲打着什么。

过了很久，我父亲从车头跳到了地上，他盖上车盖，走到我旁边，从我的座位下面拿出了一块布，他擦着手上的油污，走到了卡车的另一边。当他拉开车门，准备上来时，刚才那辆拖拉机驶过来了，拖拉机驶到我们前面停了下来，车上像泥鳅一样黝黑的人全跳下了拖拉机，他们向我们走过来。

我父亲的手拉着车门，看着他们走到我们面前，他们的手抓住了我父亲胸前的衣服，起码有三只手同时抓住了我父亲，我听到他们问我父亲：

“是谁想找死？是你，还是我们？”

我父亲什么话都没说，他被他们拉到了道路的中间，我看到他们的手伸进了我父亲的口袋，他们把我父亲的钱摸出来后，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他们的拳头打在了我父亲的脸上，他们十多个人一起打我的父亲，他们把我的父亲打在了地上。

我在车上哇哇地哭，我看不到自己的父亲，他们围住了我的父亲。我在车上响亮地哭，他们在下面用脚踢我的父亲，他们踢了一阵，开始散开来，我才看到自己的父亲，他蜷缩着躺在地上，像是抱住了自己。我拼命地哭着，我看到他们中间有四个人拉开了裤裆，他们对着躺在地上的我父亲撒尿了，他们把尿撒在我父亲的脸上，和我父亲的腿上，和我父亲的胸口。我号啕大哭，在迷糊的泪水里，我看到他们走向了拖拉机，他们走上了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突”地响了起来，他们的拖拉机向前驶去了。



我还是号啕大哭，我看到自己的父亲从地上慢慢地爬了起来，我父亲爬起来以后稍稍站了一会，我看到父亲歪着身体在那里站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我父亲转过身来了，他走到了车旁，拉开了车门，我看到父亲脸上的血和尘土粘在了一起，他的头发和衣服都湿了，他喘着气爬进了车里。我哭得身体一抖一抖的，我父亲伸过来他的手，他用他油腻的手擦我的脸，他的手一直轻轻地擦着我的脸，一直把我脸上的泪水擦干净。然后他的手放在了方向盘上，他看着前面驶去的拖拉机，他看了一会，从脚旁拿出了他的茶缸，他把茶缸递给我，他对我说：

“杨高，我口渴，你到河边去舀一杯水来。”

我呜咽着接过了父亲手里的茶缸，我打开车门，从车上爬了下去，我向河边走去，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父亲，我看到他正看着我，我看到他眼睛里流出了眼泪，我走到了河边。

当我舀满了一杯水站起来的时候，我父亲的卡车开动了，我拼命地向岸上跑去，我把茶缸里的水都泼在了地上，可是我父亲的卡车开走了。我站在道路上哇哇地哭，我对着驶去的卡车哇哇地叫，我向我父亲喊叫：

“你不要丢下我！你不要丢下我！”

我哭喊着向前跑去，我以为父亲不要我了，我以为父亲要把我扔掉了。我父亲将卡车开得飞快，我看到父亲的卡车追上了那辆拖拉机，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巨响，我看到父亲的卡车撞到了拖拉机上，我看到前面扬起了一团巨大的尘土，一股黑烟从扬起的尘土里升了起来。



我站住了脚，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我才向前走去，我看到很多汽车驶到那里后都停了下来，车上的人都跳下了车，都围在了那里。我一直向那里走着，那里离我很远，等我走到那里时，天都快黑了，我走到父亲的卡车旁，我看到父亲的车头被撞进去了，父亲的车门也被撞歪了，我的父亲扑在方向盘上，他的头上全是破碎了的玻璃，方向盘刺破了我父亲的衣服，刺进了我父亲的胸膛。我父亲死了，他自己的血把他全身涂红了。我看到拖拉机上的那些人全被抛到了地上，有几个一动不动，有几个躺在那里“哼哼”地叫着。我还看到了满地的麻雀，像庄稼一样密密麻麻，我知道它们是被那一声巨响给震死的，它们本来是在树上，它们本来高高兴兴的，可是我父亲的卡车突然撞到了拖拉机上，它们就这样突然地死去了。

## 九

我离开了向阳桥，回到家中，我的母亲没有在家里，她早晨洗了的衣服晾在窗前的竹竿上，我看到衣服已经干了，就把衣服收下来，叠好后放进了衣柜。接着我将母亲早晨扫过的地重新扫了一遍，将母亲早晨擦过的桌子重新擦了一遍，将母亲已经摆好的鞋子重新摆了一遍，又将母亲杯子里的水加满了。然后我拿起了厨房里的菜刀，我走出了家门。

我提着菜刀向吕前进的家走去，走过宋海的家门口时，宋海叫住了我，他说：

“杨高，你要去哪里？你手里拿着菜刀干什么？”



我说：“我要去吕前进的家，我手里的菜刀是要去劈吕前进的。”

我听到宋海哈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我听到他在后面说：

“方大伟，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杨高手里的菜刀了吗？他说他要去劈吕前进。”

我看到方大伟正向我走过来，他听到了宋海的话，他站住了脚，问我：

“你真要去劈吕前进？”

我点点头，我说：“我真的要去劈吕前进。”

我听到方大伟也哈哈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和宋海一模一样，他对宋海说：

“他说真的要去劈吕前进。”

宋海说：“是啊，他是这么说的。”

我听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哈哈地笑了，他们跟在了我的后面，他们说要亲眼看着我把吕前进劈了。于是我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走，我们走过刘继生的家门口时，宋海和方大伟喊了起来：

“刘继生！刘继生！”

刘继生出现在门口，看着我们说：“叫我干什么？”

宋海和方大伟对他说：“杨高要去把吕前进劈了，你不想去看看热闹？”

刘继生奇怪地看着我，他问我：“你要去把吕前进劈了？”

我点点头，我说：“是的，我是要去把吕前进劈了。”

刘继生也和宋海他们一样地笑了起来，他又问我：“你是想把吕前进劈死呢，还是劈伤？”



我说：“就是不劈死，也要把他劈成个重伤。”

他们三个人听到我这样说，立刻捧着肚子大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笑成这样，我对他们说：

“怎么说吕 前进也是你们的朋友，我要去劈他了，你们还这么高兴。”

我说完后，他们笑得蹲到了地上，我听到他们的笑声变成了“吱吱吱”，像是蟋蟀的叫声。我不再理睬他们，我一个人往前走，走过胡强的家门口时，我听到宋海他们又在后面喊叫了：

“胡强！胡强！胡强！”

我才知道他们又跟在我的身后了，于是当我来到吕 前进家门口时，我的身后就有五个人了，他们是宋海、方大伟、刘继生、胡强和徐浩，他们哈哈笑着把我推进了吕 前进的家。

那时候吕 前进正坐在桌子旁吃着西瓜，他手里捧着一牙西瓜，脸颊上沾着西瓜子，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他看到了我手里的菜刀，他嘴里咀嚼着西瓜嘟哝道：

“拿着菜刀干什么？”

宋海他们笑着对他说：“杨高要用菜刀来劈你啦！”

吕 前进睁大了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宋海他们，他说：

“你们说什么？”

宋海他们哈哈地笑，哈哈地说：“吕 前进，你死到临头了还在吃西瓜，你再吃也没有什么用了，你吃下去的西瓜都来不及变成大便了，你就要死啦，你没有看到杨高手里拿着菜刀吗？”

吕 前进放下了手里的西瓜，伸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的鼻子，然后他说：



“你们说他要来劈我？”

宋海他们一起点起了头，他们说：“对！”

吕前进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嘴，他再次指着我对他们说：

“你们说杨高要用菜刀来劈我？”

宋海他们又一起点起了头，他们说：“对啊！”

吕前进看看我，接着和宋海他们一起哈哈哈哈哈笑了起来。这时候我说话了，我说：

“吕前进，刚才你打了我，你打了我的脸，打了我的胸膛，还用脚踢我的肚子，踢我的膝盖，让我的脸我的胸膛我的肚子我的膝盖一直疼到现在。刚才你打我的时候，我一直没有还手，我没有还手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以牙还牙！我要用这把菜刀把你劈了！”

我将手里的菜刀举起来，我让吕前进看清楚了，也让宋海他们看清楚了。

吕前进和宋海他们看着我手里的菜刀，张大了嘴巴，发出了哈哈的笑声。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哈哈大笑？我就问他们，我说：

“你们笑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吕前进你为什么也在笑？宋海他们笑我还弄得明白，你也笑我就不懂了。”

我看到他们笑得更加响亮了，吕前进笑得扑在了桌子上，宋海和方大伟站在他的身旁，他们两个人都是一只手捧着肚子，另一只手使劲地拍着吕前进的肩膀。他们的笑声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我举着菜刀站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看着他们



笑，看着他们渐渐地止住了笑声，看着他们抬起手擦起了眼泪。然后我看到宋海把吕前进的头又按在了桌子上，宋海对吕前进说：

“你把脖子给杨高。”

吕前进的头直了起来，他推开了宋海，他说：

“不行，我怎么能把脖子给他。”

宋海说：“你把脖子给他吧，你不给他，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方大伟他们也在一旁说：“吕前进，你要是不把脖子给他，那就不好玩了。”

吕前进骂了一声：“他妈的。”

然后他笑着把头搁在了桌子上，刘继生他们把我推到吕前进面前，宋海把我手里的刀举起来，连同我拿刀的手一起放到了吕前进的脖子上。我的菜刀架到吕前进的脖子上后，吕前进的脖子就缩紧了，他的脸贴着桌子咯咯地笑，他说：

“这菜刀弄得我脖子痒痒的。”

我看到吕前进被阳光晒黑的脖子上有几颗红痘，我对吕前进说：

“你脖子上有好几颗红痘，你上火了，你最近蔬菜吃少了。”

吕前进说：“我最近根本就没吃蔬菜。”

我说：“不吃蔬菜吃西瓜也行。”

宋海他们对我说：“杨高，你别说废话了，你不是要把吕前进劈了？现在吕前进的脖子就在你的菜刀下面，我们看你怎么劈？”

是的，现在吕前进的脖子就在我的菜刀下面，我的手只要举起来，再劈下去，就能把吕前进的脖子剁断了。可是我看到宋海他们又



一次哈哈地笑起来，我心想他们这么高兴，他们高兴就是因为我要把吕前进劈了，于是我就替吕前进难受起来，我对吕前进说：

“他们还是你的朋友呢，他们要真是你的朋友，他们不会这么高兴的，他们应该来劝阻我，他们应该把我拉开，可是你看看他们，他们都盼着我把你劈了。”

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笑声更响了，我对吕前进说：

“你看，他们又笑了。”

吕前进也在笑，他的嘴巴贴着桌子说：

“你说得对，他们不是我真正的朋友，你也不是，你要是我的朋友，你就不会拿着菜刀来劈我了。”

听到吕前进这样说，我心里有些不安了，我对他说：

“我要来劈你是因为你打了我，你要是不打我，我是不会来劈你的。”

吕前进说：“我就打了你两下，你就拿刀来劈我了，你就忘了我以前是怎么照顾你的了。”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很多以前的事，想起来吕前进曾经为我做的事，他为我和别人打过架，为我和别人吵过嘴，为我做过很多的事，可是我现在却要把他劈了，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把他劈了，他虽然打了我，可他还是我的朋友。我把菜刀从他的脖子上拿走了，我对他说：

“吕前进，我不劈你啦……”

吕前进的头就从桌子上抬了起来，他伸手去揉自己的脖子，他对着宋海他们哈哈地笑，宋海他们也对着他哈哈地笑。



我继续说：“虽然我不劈你了，可是也不能就这样算了，你刚才打了我很多耳光，踢了我很多脚，现在我只打你一个耳光，我们就算是扯平了。”

说着我伸手给了吕前进一个耳光，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我的巴掌拍在吕前进的脸上，他们的笑声一下子就没有了。接着我看到吕前进的眼睛瞪圆了，他指着我骂道：

“你他妈的！”

他推倒了椅子，一个跨步走到了我的面前，对准我的脸“啪啪啪啪”打了四个耳光，打得我晕头转向，两眼发黑，然后他对准我的胸口狠狠一拳，打得我肺里都发出了“嗡嗡”声。在我倒下去的时候，他又在我的肚子上蹬了一脚，我的肚子里立刻就乱成一团。我倒到地上时，我感到他的脚还踢了我几下，全踢在我的腿上，使我的腿像是断了一样。我躺在了地上，我听到他们“嗡嗡”的说话声，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是感到自己的疼痛从头到脚，一阵阵，像是拧毛巾似的拧着我的身体。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 夏季台风

## 第一章

### 一

白树走出了最北端的小屋，置身于一九七六年初夏阴沉的天空下。在他出门的那一刻，阴沉的天空突然向他呈现，使他措手不及地面临一片嘹亮的灰白。于是记忆的山谷里开始回荡起昔日的阳光，山崖上生长的青苔显露了阳光迅速往返的情景。

仿佛是生命闪耀的目光在眼睛里猝然死去，天空随即灰暗了下去。少年开始往前走去。刚才的情景模糊地复制了多年前一张油漆驳落的木床，父亲消失了目光的眼睛依然睁着，如那张木床一样陈旧不堪。在那个月光挥舞的夜晚，他的脚步声在一条名叫河水的街道上回荡了很久，那时候有一支夜晚的长箫正在吹奏，伤心之声四处流浪。



现在，操场中央的草地上正飞舞着无数纸片，草地四周的灰尘奔腾而起，扑向纸片，纸片如惊弓之鸟。他依稀听到呼唤他的声音。那是唐山地震的消息最初传来的时刻，他们就坐在此刻纸片飞舞的地方，是顾林或者就是陈刚在呼唤他，而别的他们则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或卧或躺。呼唤声涉及到他和物理老师的地震监测站。那座最北端的小屋。他就站在那棵瘦弱的杉树旁，他听到树叶在上面轻轻摇晃，然后听到自己的声音也在上面摇晃。

“三天前，我们就监测到唐山地震了。”

顾林他们在草地上哗哗大笑，于是他也笑了一下，他心想：事实上是我监测到的。

物理老师当初没在场。监测仪一直安安静静，自从监测仪来到这最北端的小屋以后，它一直是安安静静的。可那一刻突然出现了异常。那时候物理老师没在场，事实上物理老师已经很久没去监测站了。

他没有告诉顾林他们：“是我监测到的。”他觉得不该排斥物理老师，因此他们的哗哗大笑并不只针对他一个人，但是物理老师听不到他们的笑声。

他们的笑声像是无数纸片在风中抖动。他们的笑声消失以后，纸片依然在草地上飞舞。没有阳光的草地显得格外青翠，于是纸片在上面飞舞时才如此美丽。白树在草地附近的小径走去时，心里依然想着物理老师。他注意到小径两旁的树叶因为布满灰尘显得十分沉重。

是我一个人监测到唐山地震的。他心里始终坚持这个想法。

监测仪出现异常的那一刻，他突然害怕不已。他在离开小屋以后，他知道自己正在奔跑。他越过了很多树木和楼梯的很多台阶以



后，他看到在教研室里，化学老师和语文老师眉来眼去，物理老师的办公桌上展示着一个地球仪。他在门口站着，后来他听到语文老师威严的声音：

“你来干什么？”

他离开时一定是惊慌失措。后来他敲响了物理老师的家门。敲门声和他的呼吸一样轻微。他担心物理老师打开屋门时会不耐烦，所以他敲门时胆战心惊。物理老师始终没有打开屋门。

那时候物理老师正站在不远处的水架旁，正专心致志地洗一条色彩鲜艳的三角裤衩和一只白颜色的乳罩。他看到白树羞羞答答地站到了他的对面，于是他“嗯”了一声继续他专心致志的洗涮。他就是这样听完了白树的讲述，然后点点头：

“知道了。”

白树在应该离去的时候没有离去，他在期待着物理老师进一步的反应。但是物理老师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看他一眼。他在那里站了很久，最后才鼓起勇气问：

“是不是向北京报告？”

物理老师这时才抬起头来，他奇怪地问：

“你怎么还不走？”

白树手足无措地望着他。他没再说什么，而是将那条裤衩举到眼前，似乎是在检查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洗干净。阳光照耀着色彩鲜艳的裤衩，白树看到阳光可以肆无忌惮地深入进去，这情形使他激动不已。

这时他又问：

“你刚才说什么？”



白树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再次说：

“是不是向北京报告？”

“报告？”物理老师皱皱眉，接着又说，“怎么报告？向谁报告？”

白树感到羞愧不已。物理老师的不耐烦使他不知所措。他听到物理老师继续说：

“万一弄错了，谁来负责？”

他不敢再说什么，却又不敢立刻离去。直到物理老师说：“你走吧。”他才离开。

但是后来，顾林他们在草地呼唤他时，他还是告诉他们：

“三天前我们就监测到唐山地震了。”他没说是他一个人监测到的。

“那你怎么不向北京报告？”

他们哗哗大笑。

物理老师的话并没有错，怎么报告？向谁报告？

草地上的纸片依然在飞舞。也不知道为什么，监测仪突然停顿了。起初他还以为是停电的缘故，然而那盏二十五瓦电灯的昏黄之光依然闪烁不止。应该是仪器出现故障。他犹豫不决，是否应该动手检查？后来，他就离开那间最北端的小屋。

现在，草地上的纸片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飞舞了。他走出了校门，他沿着围墙走去。物理老师的家就在那堵围墙下的路上。

物理老师的屋门涂上了一层乳黄的油漆，这是妻子的礼物。她所居住的另一个地方的另一扇屋门，也是这样的颜色。白树敲门的时候



听到里面有细微的歌声，于是他眼前模糊出现了城西那口池塘在黎明时分的波动，有几株青草漂浮其上。

物理老师的妻子站在门口，屋内没有亮灯，她站在门口的模样很明亮，外面的光线从她躯体四周照射进去，她便像一盏灯一样闪闪烁烁了。他看到明亮的眼睛望着他，接着她明亮的嘴唇动了起来：

“你是白树？”

白树点点头。他看到她的左手扶着门框，她的四个手指歪着像是贴在那里，另一个手指看不到。

“他不在家，上街了。”她说。

白树的手在自己腿上摸索着。

“你进来吧。”她说。

白树摇摇头。

物理老师妻子的笑声从一本打开的书中洋溢出来，他听到了风琴声在楼下教室里缓缓升起，作为音乐老师的她的歌声里有着现在的笑声。那时候恰好有几张绿叶从窗外伸进来，可他被迫离开它们走向黑板，从物理老师手中接过一截白色的粉笔，楼下的风琴声在黑板面前显得凄凉无比。

她笑着说：“你总不能老站着。”

总是在那个时候，在楼下的风琴声飘上来时，在窗外树叶伸进来时，他就要被迫离开它们。他现在开始转身离去，离去时他说：

“我去街上找老师。”

他重新沿着围墙走，他感到她依然站在门口，她的目光似乎正望着他的背影。这个想法使他走去时摇摇晃晃。

他离开黑板走向座位时，听到顾林他们哗哗笑了起来。



监测仪在今天上午出现故障，顾林他们不会知道这个消息，否则他们又会哗哗大笑了。

他走完了围墙，重又来到校门口，这时候物理老师从街上回来了，他听完白树的话后只是点点头。

“知道了。”

白树跟在他身后，说：“你是不是去看看？”

物理老师回答：“好的。”可他依然往家中走去。

白树继续说：“你现在就去吧。”

“好的，我现在就去。”

物理老师走了很久，发现白树依然跟随着他。他便站住脚，说：“你快回家吧。”

白树不再行走，他看着物理老师走向他自己的家中。物理老师不需要像他那样敲门，他只要从裤袋里摸出钥匙，就能走进去。他从那扇刚才被她的手抚弄过的门走进去。因为屋内没有亮着灯，物理老师的妻子站在门口十分明亮。她的裙子是黑色的，裙子来自一座繁华的城市。

物理老师将粉笔递给他时，他看到老师神思恍惚。楼下的风琴声在他和物理老师之间飘浮。他的眼前再度出现城西那口美丽的池塘，和池塘四周的草丛，还有附近的树木。他听到风声在那里已经飘扬很久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走向黑板该干些什么。他在黑板前与老师一起神思恍惚，风琴声在窗口摇曳着，像那些树叶。然后他才回过头来望着物理老师，物理老师也忘了该让他做些什么。他们便站在那里互相望着，那时候顾林他们窃窃私笑了。后来物理老师说：

“回去吧。”



他听到顾林他们哗哗大笑。

## 二

物理老师坐在椅子上，他的脚不安分地在地上划动。他说：“街上已经乱成一团了。”

她将手伸出窗外，风将窗帘吹向她的脸。有一头黄牛从窗下经过，发出“哞哞”的叫声。很久以前，一大片菜花在阳光里鲜艳无比，一只白色的羊羔从远处的草坡上走下来。她关上了窗户。后来，她就再没去看望住在乡下的外婆。现在，屋内的灯亮了。

他转过头去看看她，看到了窗外灰暗的天色。

“那个卖酱油的老头，就是住在城西码头对面的老头，他今天凌晨看到一群老鼠，整整齐齐一排，相互咬着尾巴从马路上穿过。他说起码有五十只老鼠，整整齐齐地从马路上穿过，一点也不惊慌。机械厂的一个司机也看到了。他的卡车没有轧着它们，它们从他的车轮下浩浩荡荡地经过。”

她已经在厨房里了，他听到米倒入锅内的声响，然后听到她问：

“是卖酱油的老头这样告诉你？”

“不是他，是别人。”他说。

水冲进锅内，那种破破烂烂的声响。

“我总觉得传闻不一定准确。”她说。

她的手指在锅内搅和了，然后水被倒出来。

“现在街上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水又冲入锅内。

“只要有一个人这么说，别的人都会这么说的。”

她在厨房里走动，她的腿碰倒了一把扫帚，然后他听到她点燃了煤油炉。

“城南有一口井昨天深夜沸腾了两个小时。”他继续说。

她从厨房里出来：

“又是传闻。”

“可是很多人都去看了，回来以后他们都证实了这个消息。”

“这仍然是传闻。”

他不再说话，把右手按在额上。她走向窗口，在这傍晚还未来临的时刻，天空已经沉沉一色，她看到窗外有一只鸡正张着翅膀在追逐什么。她拉上了窗帘。

他问：“你昨晚睡着时听到鸡狗的吼叫了吗？”

“没有。”她摇摇头。

“我也没有听到。”他说，“但是街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昨天晚上鸡狗叫成一片。就是我们没有听到，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也可能他们应该相信我们。”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别人呢？”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政治老师问。

——群众创造历史。

——群众是什么？蔡天仪。

——群众就是全体劳动人民。

——坐下。英雄呢？王钟。



——英雄是指奴隶主、资本家、剥削阶级。

那个时候，有关她住在乡下的外婆的死讯正在路上行走，还未来到她的身边。

### 三

有关地震即将发生的消息传来已经很久了。钟其民坐在他的窗口。此刻他的右手正放在窗台上，一把长箫搁在胳膊上，由左手掌握着。他视野的近处有一块不大的空地，他的目光在空地上经过，来到了远处几棵榆树的树叶上。他试图躲过阻挡他目光的树叶，从而望到远处正在浮动的天空。他依稀看到远处的天空正在呈现一条惨白的光亮，光亮以蚯蚓的姿态弯曲着。然后中间被突然切断，而两端的光亮也就迅速缩短，最终熄灭。他看到远处的天空正十分平静地浮动着。

吴全从街上回来，他带来的消息有些惊人。

“地震马上就要发生了，街上的广播在说。”

吴全的妻子站在屋门前，她带着身孕的脸色异常苍白。她惊慌地看着丈夫向她走来。他走到她跟前，说了几句话。她便急促地转过迟疑的身体走入屋内。吴全转回身，向几个朝他走来的人说：“地震马上就要发生了，邻县在昨天晚上就广播了，我们到今天才广播。”

他的妻子这时走了出来，将一沓钱悄悄塞入他手里，他轻声嘱咐一句：

“你快将值钱的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他将钱塞入口袋，快步朝街上走去，走去时扯着嗓子：



“地震马上就要发生了。”

吴全的喊声在远处消失。钟其民松了一口气，心想他总算走了。现在，空地上仍有几个人在说话，他们的声音不大。

“一般地震都是在夜晚发生。”王洪生这样说。

“一般是在人们睡得最舒服的时候。”林刚补充了一句。

“地震似乎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发生。”

“要是没人的话，地震就没什么意思了。”

“王洪生。”有一个尖细的声音在不远处怒气冲冲地叫着。

林刚用胳膊推了推王洪生：“叫你呢。”

王洪生转过身去。

“还不快回来，你也该想想办法。”

王洪生十分无聊地走了过去。其他几个人稍稍站了一会，也四散而去。这时候李英出现在门口，她哭丧着脸说：

“我丈夫怎么还不回来？”

钟其民拿起长箫，放到唇边。他看着站在门口手足无措的李英，开始吹奏。似乎有一条宽阔的，但是薄薄的水在天空里飞翔。在田野里行走的是树木，它们的身体发出的哗哗的响声……江轮离开万县的时候黑夜沉沉，两岸的群山在月光里如波浪状起伏，山峰闪闪烁烁。江水在黑夜的宁静里流淌，从江面上飘来的风无家可归，萧萧而来，萧萧而去。

有关地震即将发生的消息传来已经很久了，他的窗口失去昔日的宁静也已经很久了。他们似乎都将床搬到了门口，他一直听到那些家具在屋内移动时的响声，它们像牲口一样被人到处驱赶。夜晚来临以



后，他们的屋门依然开启，直到翌日清晨的光芒照亮它们，他们部分的睡姿可以隐约瞥见，清晨的宁静就这样被无声地瓦解。

在日出的海面上，一片宽阔的光芒在透明的海水里自由成长。能够听到碧蓝如晴空的海水在船舷旁流去时有一种歌唱般的声音。心情愉快的清晨发生在日出的海面。然而后来，一些帆船开始在远处的水域航行，船帆如一些破旧的羽毛插在海面上，它们摇摇晃晃显得寂寞难忍。那是流浪旅途上的凄苦和心酸。

李英的丈夫从街上回来了，他带来的消息比吴全刚才所说的更惊人。

“街上都在抢购毛竹和塑料雨布。”

钟其民将箫搁在右手胳膊上，望着李英的丈夫走向自己的家门，心想他倒是没有张牙舞爪。

他说：“县委大院里已经搭起了很多简易棚，学校的操场也都搭起了简易棚，他们都不敢在房屋里住了，说是晚上就要发生地震。”

李英从屋内出来，冲着他说：“你上哪儿去啦？”

街上都在抢购毛竹和塑料雨布。宁静了片刻的窗口再度骚动起来。

他住过的旅店几乎都是靠近街道的，陷入嘈杂之声总是无法突围。嘈杂之声缺乏他所希望的和谐与优美，它们都为了各自的目的胡乱响着。如果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钟其民想，那么音乐就会在各个角落诞生。

吴全再次从街上回来时满载而归。他从一辆板车上卸下毛竹和塑料雨布，然后扯着嗓子叫：

“快去吧，街上都在抢购毛竹和塑料雨布。”



眼下那块空地缺乏男人，男人在刚才的时候已经上街。吴全的呼吁没有得到应该出现的效果。但是有个女人的声音突然响起，像是王洪生妻子的声音：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吴全装着没有听到。他的妻子已经出现在门口，她似乎不敢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她走过去打算帮助丈夫。但他说：“你别动。”于是她就站住了，低着头看丈夫用脚在地上测量。

“就在这里吧。”他说，“这样房屋塌下来时不会压着我们。”

她朝四周看了看，小声问：“是不是太中间了。”

他说：“只能这样。”

又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你不能在中央搭棚。”

吴全仍然装着没有听到。他站到了一把椅子上，将一根毛竹往泥土里打进去。

“喂，你听到没有？”

吴全从椅子上下来，从地上捡起另一根毛竹。

“这人真不要脸。”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也该为别人留点地方。”

“吴全。”仍然是女人的声音，“你也该为别人留点地方。”

全是一些女人的声音。钟其民心想，他眼前出现一些碎玻璃。全是女人的声音。他将箫放到唇边。音乐有时候可以征服一切。他曾经置身于一条不断弯曲的小巷里，在某个深夜的时刻。那宁静不同于空旷的草原和奇丽的群山之峰。那里的宁静处于珍藏之中，他必须小心



翼翼地享受。他在往前走去时，小巷不断弯曲，仿佛行走在不断出现的重复里，和永无止境的简单之中。

已经不再是一些女人的声音了。王洪生和林刚他们的嗓音在空气里飞舞。他们那么快就回来了。

“你讲理，我们也讲；你不讲理，我们也不会和你讲理。”王洪生嗓音洪亮。

林刚准备去拆吴全已经搭成一半的简易棚。王洪生拉住他：

“现在别拆，待他搭完后再拆。”

李英在那里呼唤她的儿子：“星星。”

“这孩子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她再次呼唤：“星星。”

音乐可以征服一切。他曾经看到过有关月球的摄影描述。在那一片茫茫的、粗糙的土地上，没有树木和河流，没有动物在上面行走。那里被一片寒冷的光普照，那种光芒虽然灰暗却十分犀利，在外表粗糙的乱石里宁静地游动，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嗓音的世界，音乐应该去那里居住。

他看到一个异常清秀的孩子正坐在他脚旁，孩子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此刻正靠在墙上望着他。这个孩子和此刻仍在窗外继续的呼唤声“星星”有关。孩子十分安静地坐在地上，他右手的食指含在嘴里。他时常偷偷来到钟其民脚旁。他用十分简单的目光望着钟其民。他的眼睛异常宁静。

他觉得现在应该吹一支孩子们喜欢的乐曲。

## 四



监测仪在昨天下午重新转动起来。故障的原因十分简单，一根插入泥土的线路断了。白树是在操场西边的一棵树下发现这一点的。

现在，那个昨天还是纸片飞舞的操场出现了另外一种景色。学校的老师几乎都在操场上，一些简易棚已经隐约出现。

在一本已经泛黄并且失去封面的书中，可以寻找到有关营地的描写。在阿尔卑斯山下的草坡上，盟军的营地以雪山作为背景，一些美丽的护士正在帐篷之间走来走去。

物理老师已经完成了简易棚的支架，现在他正将塑料雨布盖上去。语文老师在一旁说：

“低了一些。”

物理老师回答：“这样更安全。”

物理老师的简易棚接近道路，与一棵粗壮的树木倚靠在一起。树枝在简易棚上面扩张开去。物理老师说：

“它们可以抵挡一下飞来的砖瓦。”

白树就站在近旁。他十分迷茫地望着眼前这突然出现的景象——阿尔卑斯山峰上的积雪在蓝天下十分耀眼——书上好像就是这样写的。他无法弄明白这突如其来的事实。他一直这么站着，语文老师走开后他依然站着。物理老师正忙着盖塑料雨布，所以他没有走过去。他一直等到物理老师盖完塑料雨布，在简易棚四周走动着察看时，他才走过去。

他告诉物理老师监测仪没有坏，故障的原因是：

“线路断了。”

他用手指着操场西边：

“就在那棵树下面断的。”



物理老师对他的出现有些吃惊，他说：

“你怎么还不回家？”

他站着没有动，然后说：

“监测仪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你快回家吧。”物理老师说。他继续察看简易棚，接着又说：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他将右手伸入裤子口袋，那里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最北端那座小屋的门。物理老师让他以后不要再来了。他想，他要把钥匙收回去。

可是物理老师并没有提钥匙的事，他只是说：

“你怎么还没走？”

白树离开阿尔卑斯山下的营地，向校门走去。后来，他看到了物理老师的妻子走来时的身影。那时候她正沿着围墙走来。她两手提满了东西，她的身体斜向右侧，风则将她的黑裙子吹向了左侧。

那时候他听到了街上的广播正在播送地震即将发生的消息。但是监测仪并没有出现任何地震的迹象。他看到物理老师的妻子正艰难地向他走来。他感到广播肯定是弄错了。物理老师的妻子已经越来越近。广播里播送的是县革委会主任的紧急讲话。可是监测仪始终很正常。物理老师的妻子已经走到了他的身旁，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走入了学校。

在街上，他遇到了顾林、陈刚他们。他们眉飞色舞地告诉他：地震将在晚上十二点发生。

“我们不准备睡觉了。”

他摇摇头，说：“不会发生。”



他告诉他们监测仪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顾林他们哗哗大笑了。

“你向北京报告了吗？”

然后他们抛下他往前走去，走去时高声大叫：

“今晚十二点地震。”

他再次摇摇头，再次对他们说：

“不会发生的。”

但他们谁也没有听到他的话。

回到家中时，天色已黑。屋内空无一人，他知道母亲也已经搬入了屋外某个简易棚。他在黑暗中独自站了一会。物理老师的妻子艰难地向他走来，她的身体斜向右侧，风则将她的黑裙子吹向了左侧。然后他走下楼去。

他在屋后那块空地上找到了母亲。那里只有三个简易棚，母亲的在最右侧。那时候母亲正在铺床，而王立强则在收拾餐具。里面只有一张床。他知道自己将和母亲同睡这张床。他想起了学校最北端那座小屋，那里也有一张床。物理老师在安放床的时候对他说：

“情况紧急的时候还需要有人值班。”

母亲看到他进来时有些尴尬，王立强也停止了对餐具的收拾。母亲说：“你回来了。”

他点点头。

王立强说：“我走了。”

他走到门口时又说了一句：“需要什么时叫我一声就行了。”

母亲答应了一声，还说了句：“麻烦你了。”

他心想，事实上，你们之间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父亲的葬礼十分凄凉。火化场的常德拉着一辆板车走在前面。父亲躺在板车之中，他的身体被一块白布覆盖。他和母亲跟在后面。母亲没有哭，她异常苍白的脸向那个阴沉的清晨仰起。他走在母亲身边，上学的同学站在路旁看着他们，所去的地方十分漫长。

## 第二章

### 一

趋向虚无的深蓝色应该是青藏高原的天空，它笼罩着没有植物生长的山丘。近处的山丘展示了褐色的条纹，如巨蛇爬满一般。汽车已经驰过了昆仑山口，开始进入唐古拉山地。那时候一片云彩飘向高原的烈日，云彩正将阳光一片片削去，最后来到烈日下，开始抵挡烈日。高原蓦然暗淡了下来，仿佛黄昏来临的景色迅速出现。他看到遥远处有野牛宁静地走动，它们行走在高原宁静的颜色之中。

箫声在梅雨的空中结束了最后的旋律。钟其民坐在窗口，他似乎看到刚才吹奏的曲子正在雨的间隙里穿梭远去，已经进入他视野之外的天空，只有清晨才具有的鲜红的阳光，正在那个天空里飘扬。田野在晴朗地铺展开来，树木首先接受了阳光的照耀。那里清晨所拥有的各种声响开始升起，与阳光汇成一片。声响在纯净的空中四处散发，没有丝毫噪声。

屋外的雨声已经持续很久了，有关地震即将发生的信息传来已经很久了。钟其民望着空地上的简易棚，风中急泻而去的雨水在那些塑



料雨布上飞飞扬扬。他们就躲藏在这飞扬之下。此刻空地的水泥地上雨水横流。

出现的那个人是林刚，他来到空地还未被简易棚占据的一隅，他呼喊了一声：

“这里真舒服。”

然后林刚的身体转了过去。

“王洪生。喂，我们到这里来。”

“你在哪儿？”

是王洪生的声音，从雨里飘过来时仿佛被一层布包裹着。他可能正将头探出简易棚，雨水将在他脑袋上四溅飞舞。

有关地震即将发生的消息传来已经很久了，可是那天晚上来到的不是地震，而是梅雨。

王洪生他们此刻已和林刚站在了一起，他们的雨伞连成一片。他看到他们的脑袋往一处凑过去。他们点燃了香烟。

“这里确实舒服。”

“简易棚里太难受了。”

“那地方要把人憋死。”

王洪生说：“最难受的是那股塑料气味。”

“这是什么烟，抽起来那么费劲。”

“你不问问这是什么天气。”

现在是梅雨飞扬的天气。钟其民望到远处的树木在雨中烟雾弥漫。现在望不到天空，天空被雨遮盖了。雨遮盖了那种应有的蓝色，遮盖了阳光四射的景色。雨就是这样，遮盖了天空。

“地震还会不会发生？”



有关地震即将发生的消息传来已经很久了。谁也没有见到过地震，所以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废墟。他曾经去过新疆吐鲁番附近的高昌故城。一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城镇，经千年的烈日照射，风沙席卷，如今已是废墟一座。他知道什么是废墟。昔日的城墙、房屋依稀可见，但已被黄沙覆盖，闪烁着阳光那种黄色。落日西沉以后，故城在月光里凄凉耸立，回想着昔日的荣耀和灾难。然后音乐诞生了。因此他知道什么是废墟。

“钟其民。”是林刚或者就是王洪生在叫他。

“你真是宁死不屈。”是王洪生在说。

他听到他们的笑声，他们的笑声飘到窗口时被雨击得七零八落。

“砍头不过风吹帽。”是林刚。

他注意起他们的屋门，他们的屋门都敞开着。他们为何不走入屋内？

李英又在叫唤了：

“星星。”

她撑着一把雨伞出现在林刚他们近旁。

他不知道孩子是什么时候来到脚旁的。

“这孩子到处乱走。”

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喊，他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钟其民别出声。

“星星。”

星星的头发全湿了。他俯下身去，抹去孩子脸上的雨水。他的手接触到了他的衣服，衣服也湿了，孩子的皮肤因为潮湿，已经开始泛白。



“大伟。”李英开始呼喊丈夫了。

大伟的答应声从简易棚里传出来。

“你出来。”李英哭丧着喊叫，随即又叫：

“星星。”

一片雨水飞扬的声音。

孩子的眼睛非常明亮，他知道他在期待着什么。

## 二

雨水在地上急流不止，塑料雨布在风中不停摇晃，雨打在上面，发出一片沉闷的声响。王洪生他们的说话声阵阵传来。

“你也出去站一会吧。”她说。

吴全坐在床上，他弯曲着身体，汗水在他脸上胡乱流淌。他摇摇头。

她伸过手去摸了一下他的衣服。

“你的衣服都湿了。”

他看到自己的手如同在水中浸泡多时后出现无数苍白的皱纹。

“你把衬衣脱下来。”她说。

他看着地上哗哗直流的雨水。她伸过手去替他解衬衣纽扣。他疲惫不堪地说：

“别脱了，我现在动一下都累。”

潮湿披散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半张脸。她的双手撑住床沿，事实上撑住的是她的身体。隆起的腹部使她微微后仰。脚挂在床下，脚上苍



白的皮肤看上去似乎与里面的脂肪脱离。如同一张胡乱贴在墙上的纸，即将被风吹落。

王洪生他们在外面的声音和雨声一起来到。钟其民的箫声已经持续很久了。风在外面的声音很清晰。风偶尔能够试探着吹进来一些，使简易棚内闷热难忍的塑料气味开始活动起来，出现几丝舒畅的间隙。

“你出去站一会吧。”她又说。

他看了她一眼，她的疲惫模样使他不忍心抛下她。他摇摇头。

“我不想和他们站在一起。”

王洪生他们在外面的声音明亮。钟其民的箫声已经离去。现在是自由自在的风声。

“我也想去站一会。”她说。

他们一起从简易棚里钻出来，撑开雨伞以后站在了雨中，棚外的清新气息扑鼻而来。

“像是清晨起床打开窗户一样。”她说。

“星星。”

李英的叫声此刻听起来也格外清新。

星星出现在不远的雨中，孩子缩着脖子走来。他在经过钟其民窗口时向那里看了几眼，钟其民朝他挥了挥长箫。

“星星，你去哪儿了？”

李英的声音怒气冲冲。

他发现她的两条腿开始打颤了。他问：

“是不是太累了？”

她摇摇头。



“我们回去吧。”

她说：“我不累。”

“走吧。”他说。

她转过身去，朝简易棚走了两步，然后发现他没有动。他愁眉不展地说：

“我实在不想回到简易棚里去。”

她笑了笑：“那就再站一会吧。”

“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们回屋去吧。”

“我想，”他继续说，“我们回屋去坐一会，就坐在门口，然后再去那里。”他朝简易棚疲倦地看了一眼。

## 第三章

### 一

监测仪一直没有出现异常情况。这天上午，雨开始趋向稀疏，天空不再是沉沉一色，虽然乌云依然翻滚，可那种令人欣慰的苍白颜色开始隐隐显露，梅雨已经持续了三天。他望着此刻稀疏飘扬的雨点，心里坚持着过去的想法：地震不会发生。

街道上的雨水在哗哗流动，他曾经这样告诉过顾林他们。工宣队长的简易棚在操场的中央。阿尔卑斯山峰的积雪在蓝天下闪闪烁烁。但他不能告诉工宣队长地震不会发生，他只能说：“监测仪一直很正常。”



“监测仪？”

工宣队长坐在简易棚内痛苦不堪，他的手抹去光着的脖子上的虚汗。

“他娘的，我怎么没听说过监测仪。”

他一直站在棚外的雨中。

工宣队长望着白树，满腹狐疑地问：

“那玩意儿灵吗？”

白树告诉他唐山地震前三天他就监测到了。

工宣队长看了白树一阵，然后摇摇头：

“那么大的地震能提前知道吗？什么监测仪，那是闹着玩。”

物理老师的简易棚接近那条小道。他妻子的目光从雨水中飘来，使他走过时犹如越过一片阳光灿烂照射的树林。监测仪一直没有出现异常情况，他很想让物理老师知道这一点。但是插在裤袋里的手制止了他，那是一把钥匙制止了他。

现在飘扬在空气中的雨点越来越稀疏了，有几只麻雀在街道上空飞过，那喳喳的叫声暗示出某种灿烂的景象，阳光照射在湿漉漉的泥土上将会令人感动。街上有行人说话的声音。

“听说地震不会发生了。”

白树在他们的声音里走过去。

“邻县已经解除了地震警报。”

监测仪始终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白树知道自己此刻要去的地方，他感到一切都严重起来了。

那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走在街上时，会使众人仰慕。他的眼睛里没有白树，但是他看到了陈刚：



“你爸爸好吗？”

后来陈刚告诉白树：那人就是县革委会主任。

县委大院空地里的场景，仿佛是学校操场的重复。很多大小不一的简易棚在那里呈现。依然是阿尔卑斯山下的营地。白树在大门口站了很久，他看到他们在雨停之后都站在了棚外，他们掀开了雨布。

“那气味太难受了。”

白树听到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晴天时才有的欢欣鼓舞。

“这日子总算到头了。”

“虚惊一场。”

有几个年轻人正费劲地将最大的简易棚的雨布掀翻在地。那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站在一旁与几个人说话，和他说完话的人都迅速离去。后来他身旁只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那雨布被掀翻的一刻，有一片雨水明亮地倾泻下去。他们走入没有了屋顶的简易棚。

现在白树走过去了，走到他们近旁。县革委会主任此刻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手抚摸着膝盖。那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和一张办公桌站在一起，桌上有一部黑色的电话。他问：

“是不是通知广播站？”

革委会主任摆摆手：“再和……联系一下。”

白树依稀听到某个邻近的县名。

那人摇起电话：

嘎嘎嘎嘎。

“是长途台吗？接一下……”

“你是谁？”革委会主任发现了白树。



“监测仪一直很正常。”白树听到自己的声音哆嗦着飘向革委会主任。

“你说什么？”

“监测仪……地震监测仪很正常。”

“地震监测仪？哪来的地震监测仪？”

电话铃响了。那人拿起电话。

“喂，是……”

白树说：“我们学校的地震监测仪。”

“你们学校？”

“县中学。”

那人说话声：“你们解除警报了？”然后他搁下电话，对革委会主任说，“他们也解除警报了。”

革委会主任点点头：“都解除警报了。”随后又问白树，“你说什么？”

“监测仪一直很正常。”

“你们学校？有地震监测仪？”

“是的。”白树点点头，“唐山地震我们就监测到了。”

“还有这样的事。”革委会主任脸上出现了笑容。

“监测仪一直很正常。地震不会发生。”白树终于说出了曾经向顾林他们说过的话。

“噢——”革委会主任点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地震不会发生？”

“不会。”白树说。



革委会主任站起来走向白树。他向他伸出右手，但是白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他又抽回了手。他说：

“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代表全县的人民感谢你。”然后他转身对那人说，“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后来，白树又走在了那条雨水哗哗流动的街道上。那时候有关地震不会发生的消息已在镇上弥漫开去了。街上开始出现一些提着灶具和铺盖的人，他们是最先离开简易棚往家中走去的人。

“白树。”

他看到王岭坐在影剧院的台阶上，王岭全身已经湿透，他满面笑容地看着白树。

“你知道吗，”王岭说，“地震不会发生了。”

他点点头。然后他听到广播里在说：“有消息报道，邻县已经解除了地震警报。根据我县地震监测站监测员白树报告，近期不会发生地震……”

王岭叫了起来：“白树，在说你呢。”

白树呆呆地站立着，女播音员的声音在空气里慢慢飘散，然后他沿着台阶走到王岭身旁坐下。他感到眼前的景色里有几颗很大的水珠，他伸手擦去眼泪。

王岭摇动着他的手臂：“白树，你的名字上广播了。”

王岭的激动使他感动不已，他说：“王岭，你也到监测站来吧。”

“真的吗？”

物理老师的形象此刻突然来到，于是他为刚才脱口而出的话感到不安，不知道物理老师会不会同意王岭到监测站来。



物理老师的简易棚就在路旁，他经过时便要经过他妻子的目光。

他曾经看到她站在一棵树下的形象，阳光并未被树叶全部抵挡，但是来到她身上时斑斑驳驳。他看到树叶的阴影如何在她身上安详地移动。那些幸福的阴影。那时候她正笑着对体育老师说：

“我不行。”

体育老师站在沙坑旁，和沙坑一起邀请她。

现在，她也应该听到广播了。

## 二

弥漫已久的梅雨在这一日中午的时刻由稀疏转入终止。当钟其民坐在窗口眺望远处的天空时，天空向他呈现了乱云飞渡的情景。他曾经伸手接触过那些飞渡的乱云，在接近山峰时，如黑烟一般的乌云从山腰里席卷而上。那些飘浮在空中的庞然大物，其实如烟一样脆弱和不团结，它们的消散是命中注定的。

在空地上，李英又在呼喊星星。星星逃离父母总是那么轻而易举。林刚在那里掀开了盖住简易棚的塑料雨布，他说：

“也该晒晒太阳了。”

“哪儿有太阳？”王洪生在简易棚里出来时信以为真。

“被云挡住了。”林刚说。

他说得没错。

“翻开雨布吧。”林刚向王洪生喊道，“把里面的气味赶出去。”



几乎所有简易棚的雨布被掀翻在地了，于是空地钟其民展示了一堆破烂。吴全的妻子站在没有雨布遮盖的简易棚内，她隆起的腹部进入了钟其民的视野。李英在喊叫：

“星星。”

“别叫了。”王洪生说，“该让孩子玩一会。”

“可他还是个孩子。”李英总是哭丧着脸。

音乐已经逃之夭夭。他们的嘈杂之声是当年越过卢沟桥的日本鬼子。音乐迅速逃亡。钟其民从椅子上站起来，此刻户外的风正清新地吹着，他希望自己能够置身风中，四周是漫漫田野。

钟其民来到户外时，大伟从街上回来：

“地震不会发生了。”他带来的消息振奋人心，“他们都搬到屋里去了。”

“星星呢？”李英喊道。

“我怎么知道。”

“你就知道自己转悠。”

“你只会喊叫。”

接下去将是漫长的争吵。钟其民向街上走去。女人和男人的争吵，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声音。街道上的雨水依然在哗哗流动，他向前走去时，感受着水花在脚上纷纷开放与纷纷凋谢。

然后他看到了一些肩背铺盖手提灶具的行人，他们行走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下，他们的孩子跟在身后，他们似乎兴高采烈，可是兴高采烈只能略略掩盖一下他们的狼狈。他们正走向自己家中。王洪生他们此刻正将铺盖和灶具撤离简易棚，撤入他们的屋中。

地震不会发生了。



他感到有人扯住了他的衣角。星星站在他的身旁，孩子的裤管和袖管都高高卷起，这是孩子对自己最骄傲的打扮。

星星告诉钟其民：

“那里没有人。”

孩子手指过去的地方有几棵梧桐树，待那位老人走过之后，那里就确实没有人了。

孩子走过去，他的手依旧扯着钟其民的衣服。钟其民必须走过去。来到梧桐树下后，星星放开钟其民，向前几步推开了一幢房屋的门。

“里面没有人。”

屋内一片灰暗。钟其民知道了孩子要把他带向何处。他说：

“我刚从房屋里出来。”

孩子没有理睬他，径自走了进去，孩子都是暴君。钟其民也走了进去。那时孩子正沿着楼梯走上去，那是如胡同一样曲折漫长的楼梯。后来有一些光亮降落下来，接着楼梯结束了它的伸延。上楼以后向右转弯，孩子始终在前，他始终在后。一只很小的手推开了一扇很大的门，仍然是这只很小的手将门关闭。他看到家具和床。窗帘垂挂在两端。现在孩子的头发在窗台处摇动，窗帘被拉动的声音——嘎——嘎嘎——孩子的身体被拉长了，他的脚因为踮起而颤抖不已。嘎嘎嘎——嘎——窗帘拉动时十分艰难。

嘎——两端的窗帘已经接近。孩子转过身来看着他，窗帘缝隙里流出的光亮在孩子的头发上飘浮。孩子顺墙滑下，坐在了地上。仔细听着什么，然后说：

“外面的声音很轻。”



孩子双手抱住膝盖，安静地注视着他。孩子的眼睛闪闪发亮，孩子期待着什么他已经知道。他将门旁的椅子搬过来，面对孩子而坐，先应该整理一下衣服，然后举起手来，完成几个吹奏的动作，最后是深深的歉意：

“箫没带来。”

孩子扶着墙爬了起来，他的身体沮丧不已，他的头发又在窗台前摇动了。他的脸转了过去，他的目光大概刚好贴着窗台望出去。他转回脸来，脸的四周很明亮：

“我以为你带来了呢。”

钟其民说：我们来猜个谜语吧。”

“猜什么？”孩子的沮丧开始远去。

“这房屋是谁的？”

这个谜语糟透了。

孩子的脸又转了过去，他此刻的目光和户外的天空、树叶、电线有关。随后他迅速转回，眼睛闪闪发亮。

孩子说：“是陈伟的。”

“陈伟是谁？”

孩子的眼睛十分迷茫，他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很好。”钟其民说，“现在换一种玩法。你走过来，走到这柜子前……让我想想……拉开第三个抽屉吧。”

孩子的手拉开了抽屉。

“里面有什么？”



孩子几乎将整个上身投入抽屉里，然后拿出了几张纸和一把剪刀。

“好极了，拿过来。”

孩子拿了过去。

“我给你做轮船或者飞机。”

“我不要轮船和飞机。”

“那你要什么？”

“我要眼镜。”

“眼镜？”钟其民抬头看了孩子一眼，接着动手制作纸眼镜，  
“为什么要眼镜？”

“戴在这儿。”孩子指着自己的眼睛。

“戴在嘴上？”

“不，戴在这儿。”

“脖子上？”

“不是，戴在这儿。”

“明白了。”钟其民的制作已经完成，他给孩子戴上，“是戴在眼睛上。”

纸遮住了孩子的眼睛。

“我什么也看不见。”

“怎么会呢？”钟其民说，“把眼镜摘下来，小心一点……你向右看，看到什么了？”

“柜子。”

“还有呢？”

“桌子。”



“再向左看，有什么？”

“床。”

“向前看呢？”

“是你。”

“如果我走开，有什么？”

“椅子。”

“好极了，现在重新戴上眼镜。”

孩子戴上了纸眼镜。

“向右看，有什么？”

“柜子和桌子。”

“向左呢？”

“一张床。”

“前面有什么？”

“你和椅子。”

钟其民问：“现在能够看见了吗？”

孩子回答：“看见了。”

孩子开始在屋内小心翼翼地走动。这里确实安静。光亮长长一条挂在窗户上。他曾经在森林里独自行走，头顶的树枝交叉在一起，树叶相互覆盖，天空显得支离破碎。孩子好像打开了屋门，他连门也看到了。阳光在上面跳跃，从一张树叶跳到另一张树叶上。孩子正在下楼，从这一台阶跳到另一台阶上。脚下有树叶轻微的断裂声，松软如新翻耕的泥土。

钟其民感到有人在身后摇晃他的椅子。星星原来没有下楼。他转过身去时，却没有看到星星。椅子依然在摇晃。他站起来走到窗口，



窗帘抖个不停。他拉开了窗帘，于是看到外面街道上的行人呆若木鸡，他们可能是最后撤离简易棚的人，铺盖和灶具还在手上。他打开了窗户，户外一切都静止，那是来自高昌故城的宁静。

这时有人呼叫：

“地震了。”

有关地震的消息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了多日，最终到的却是吐鲁番附近的宁静。

街上有人开始奔跑起来，那种惊慌失措的奔跑。刚才的宁静被瓦解，他听到了纷纷扬扬的声音，哭声在里面显得很锐利。钟其民离开窗口，向门走去。走过椅子时，他伸手摸了一会，椅子不再摇晃。窗外的声响喧腾起来了。地震就是这样，给予你昙花一现的宁静，然后一切重新嘈杂起来。地震不会把废墟随便送给你，它不愿意把长时间的宁静送给你。

钟其民来到街上时，街上行走着长长的人流，他们背着铺盖和灶具。刚才的撤离尚未结束，新的撤离已经开始。他们将撤回简易棚。街上人声拥挤，他们依然惊慌失措。

傍晚的时候，钟其民坐在自己的窗口。有人从街上回来，告诉大家：

“广播里说，刚才是小地震，随后将会发生大地震。大家要提高警惕。”

## 第四章



铺在床上的草席已经湿透了。草席刚开始潮湿的时候，尚有一股稻草的气息暖烘烘地蒸发出来，现在草席四周的边缘上布满了白色的霉点，她用手慢慢擦去它们，她感受到手擦去霉点时接触到的似乎是腐烂食物的黏稠。

雨水的不断流动，制止了棚内气温的上升。脚下的雨水分成两片流去，在两片雨水接触的边缘有一些不甚明显的水花，欢乐地向四处跳跃。雨水流去时呈现了无数晶莹的条纹，如丝丝亮光照射过去。雨水的流动里隐蔽着清新和凉爽，那种来自初秋某个黎明时刻，覆盖着土地的清新和凉爽。

她一直忍受着随时都将爆发的呕吐，她双手放入衣内，用手将腹部的皮肤和已经渗满水分的衣服隔离。吴全已经呕吐了好几次，他的身体俯下去时越过了所能承受的低度，他的双手紧按着腰的两侧，手抖动时惨不忍睹。张开的嘴显得很空洞，呕吐出来的只是声响和口水，没有食物。恍若一把锉刀在锉着他的嗓子，声响吐出来时使人毛骨悚然。呕吐在她体内翻滚不已，但她必须忍受。她一旦呕吐，那么吴全的呕吐必将更为凶猛。

她看到对面的塑料雨布上爬动着三只蚰蜒，三只蚰蜒正朝着不同的方向爬去。她似乎看到蚰蜒头上的丝丝绒毛，蚰蜒在爬动时一伸一缩，在雨布上布下三条晶亮的痕迹，那痕迹弯曲时形成了很多弧度。

“还不如去死。”

那是林刚在外面喊叫的声音，他走出了简易棚，脚踩进雨水里的声响稀里哗啦。接下去是关门声。他走入了屋内。

“林刚。”是王洪生从简易棚里出来。

“我想死。”林刚在屋内喊道。



她转过脸去看着丈夫，吴全此刻已经仰起了脸，他似乎在期待着以后的声响，然而他听到的是一片风雨之声和塑料雨布已经持续很久了滴滴答答。于是吴全重又垂下了头。

“王洪生。”那个女人尖细的嗓音。

她看到丈夫赤裸的上身布满斑斑红点。红点一直往上，经过了脖子爬上了他的脸。夜晚的时刻重现以后，她听到了蚊虫成群飞来的嗡嗡声。蚊虫从倾泻的雨中飞来，飞入简易棚，她从来没有想到蚊虫飞舞时会有如此巨大的响声。

“你别出来。”是王洪生的声音。

“凭什么不让我出来。”那是他的妻子。

“我是为你好。”

“我再也受不了。”她开始哭泣，“你凭什么甩下我，一个人回屋去？”

“我是为你好。”他开始吼叫。

“你走开。”同样的吼叫。他可能拉住了她。

她听到了一种十分清脆的声响，她想是他打了她一记耳光。

“好啊，你——”哭喊声和厮打声同时呈现。

她转过脸去，看到丈夫又仰起了脸。

一声关门的巨响，随后那门发出了被踢打的碎响。

“我不想活了——”

很长的哭声，哭声在雨中呼啸而过。她好像跌坐在地了。门被猛击。

她仔细分辨那扇门的响声，她猜想她是用脑袋击门。

“我不——想——活——了。”



哭声突然短促起来：“你——流——氓——”

妻子骂自己丈夫是流氓。

“王洪生，你快开门。”是别人的叫声。

哭声开始断断续续，雨声在中间飞扬。她听到一扇门被打开了，应该是王洪生出现在门口。

箫声在钟其民的窗口出现。箫声很长，如同晨风沿着河流吹过去。那傻子总是不停地吹箫。傻子的名称是王洪生他们给的。那一天林刚就站在他的窗下，王洪生在一旁窃笑。林刚朝楼上叫道：

“傻子。”

他居然探出头来。

“大伟。”李英的喊叫，“星星呢？”

大伟似乎出去很久了。他的回答疲惫不堪：

“没找到。”

李英伤心欲绝的哭声：“这可怎么办呢？”

“有人在前天下午看见他。”大伟的声音低沉无力，“说星星眼睛上戴着纸片。”

箫声中断了。

箫声怎么会中断呢？三年来，箫声总是不断出现。就像这雨一样，总是缠绕着他们。在那些晴和的夜晚，吴全的呼噜声从敞开的窗户飘出去，钟其民的箫声却从那里飘进来。她躺在这两种声音之间，她能够很好地睡去。

“他戴着纸片在街上走。”大伟说。

“这可怎么办呢？”李英的哭声虚弱不堪。



她转过脸去，丈夫已经垂下了头。他此刻正在剥去手上因为潮湿皱起的皮肤。颜色泛白的皮肤一小片一小片被剥下来。已经剥去好几层了，一旦这么干起来他就没有完没了。他的双手已经破烂不堪。她看着自己仿佛浸泡过久般浮肿的手，她没有剥去那层事实上已经死去的皮肤。如果这么干，那么她的手也将和丈夫一样。

一条蚰蜒在床架上爬动，丈夫的左腿就架在那里。蚰蜒开始弯曲起来，它中间最肥胖的部位居然弯曲自如。它的头已经靠在了丈夫腿上，丈夫的腿上有着斑斑红点。蚰蜒爬了上去，在丈夫腿上一伸一缩地爬动了。一条晶亮的痕迹从床架上伸展过去，来到了他的腿上，他的腿便和床连接起来了。

“蚰蜒。”她轻声叫道。

吴全木然地抬起头，看着她。

她又说：“蚰蜒。”同时用手指向他的左腿。

他看到了蚰蜒，伸过去左手，企图捏住蚰蜒，然而没有成功，蚰蜒太滑。他改变了主意，手指贴着腿使劲一拨，蚰蜒卷成一团掉落下去，然后被雨水冲走。

他不再剥手上的皮肤，他对她说：

“我想回屋去。”

她看着他：“我也想回去。”

“你不能。”他摇摇头。

“不。”她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要和你在一起。”

“不行。”他再次拒绝，“那里太危险。”

“所以我才要在你身边。”

“不行。”



“我要去。”她的语气很温和。

“你该为他想想。”他指了指她隆起的腹部。

她不再做声，看着他离开床，十分艰难地站起来，他的腿踩入雨水，然后弯着腰走了出去。他在棚外站了一会，雨水打在他仰起的脸上，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接着她听到了一片哗哗的水声，他走去了。

钟其民的箫声此刻又在雨中飘来。他喜欢坐在他的窗口，他的箫声像风那么长，从那窗口吹来。吴全已经走入屋内，他千万别在床上躺下，他实在是太累了，他现在连说话都累。

“大伟，你再出去找找吧。”李英哭泣着哀求。

他最好是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他会这样的。

大伟踩着雨水走去了。

一扇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林刚的说话声。

“屋里也受不了。”他的声音沮丧不已。

林刚踩着雨水走向简易棚。

吴全已经坐在了屋内，屋内也受不了，他在屋内坐着神经太紧张。他会感到屋角突然摇晃起来。

吴全出现在简易棚门口，他脸色苍白地看着她。

“又摇晃了。”

## 二

深夜的时候，钟其民的箫声在雨中漂泊。箫声像是航行在海中的一张帆，在黑暗的远处漂浮。雨一如既往地敲打着雨布，哗哗流水声



从地上升起，风呼啸而过。蚊虫在棚内成群飞舞，在他赤裸的胸前起飞和降落。它们缺乏应有的秩序，降落和起飞时杂乱无章，不时撞在一起。于是他从一片嗡嗡巨响里听到了一种惊慌失措的声音。妻子已经睡去，她的呼吸如同湖面的微浪，摇摇晃晃着远去——这应该是过去时刻的情景，那些没有雨的夜晚，月光从窗口照射进来。现在巨大的蚊声已将妻子的呼吸声淹没。身下的草席蒸腾着丝丝湿气，湿气飘向他的脸，使他嗅到了温暖的腐烂气息。是米饭馊后长出丝丝绒毛的气息。不是水果的糜烂或者肉类的腐败。米饭馊后将出现蓝和黄相交的颜色。

他从床上坐起来，妻子没有任何动静。他感受到无数蚊虫急速脱离身体时的慌乱飞舞。一片乱七八糟的嗡嗡声。他将脚踩入流水，一股凉意油然而生，迅速抵达胸口。他哆嗦了一下。

何勇明的尸首被人从河水里捞上来时，已经泛白和浮肿。那是夏日炎热的中午。他们把他放在树荫下，蚊虫从草丛里结队飞来，顷刻占据了他的全身，他浮肿的躯体上出现无数斑点。有人走近尸首。无数蚊虫急速脱离尸首的慌乱飞舞。这也是刚才的情景。

我要回屋去。

他那么坐了一会，他想回屋去。他感到有一只蚊虫在他吸气时飞入嘴中。他想把蚊虫吐出去，可很艰难。他站了起来，身体碰上了雨布，雨布很凉。外面的雨水打在他赤裸的上身，很舒服，有些寒冷。他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雨中抽烟，那人似乎撑着一把伞，烟火时亮时暗。钟其民的窗口没有灯光，有箫声鬼魂般飘出。雨水很猛烈。

我要回屋去。



他朝自己的房屋走去。房屋的门敞开着，那地方看上去比别处更黑。那地方可以走进去。地上的水发出哗哗的响声，水阻挡着他的脚，走出时很沉重。

我已经回家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东南的屋角一片黑暗，他的眼睛感到一无所有。那里曾经扭动，曾经裂开过。现在一无所有。

我为什么站在门口？

他摸索着朝前走去，一把椅子挡住了他，他将椅子搬开，继续往前走。他摸到了楼梯的扶手，床安放在楼上的北端。他沿着楼梯往上走。好像有一桩什么事就要发生，外面纷纷扬扬已经很久了。那桩事似乎很重要，但是究竟是什么？怎么想不起来了？不久前还知道，还在嘴上说过。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楼梯没有了，脚不用再抬得那么高，那样实在太费劲。床是在房屋的北端，这么走过去没有错。这就是床，摸上去很硬。现在坐上去吧，坐上去倒是有些松软，把鞋脱了，上床躺下。鞋怎么脱不下？原来鞋已经脱下了。现在好了，可以躺下了。地下怎么没有流水声？是不是没有听到？现在听到了，雨水在地上哗哗哗哗。风很猛烈，吹着雨布胡乱摇晃。雨水打在雨布上，滴滴答答，这声音已经持续很久了。蚊虫成群结队飞来，响声嗡嗡，在他的胸口降落和起飞。身下的草席正蒸发出丝丝湿气，湿气飘向他的脸，腐烂的气息很温暖。是米饭馊后长出丝丝绒毛的气息。不是水果的糜烂或者肉类的腐败。米饭馊后将出现蓝与黄相交的颜色。我要回屋去。四肢已经没法动，眼睛也睁不开。我要回屋去。



清晨的时候，雨点稀疏了。钟其民在窗口坐下，倾听着来自自然的声响。风在空气里随意飘扬，它来自远处的田野，经过三个池塘弄皱了那里的水，又将沿途的树叶吹得摇曳不止。他曾在某个清晨听到过一群孩子在远处的争执，树叶在清晨的风中摇曳时具有那种孩子的清新音色。孩子们的声音可以和清晨联系在一起。风吹入了窗口。风是自然里最持久的声音。

这样的清晨并非常有。有关地震即将发生的消息很早就已来到，随后来到的是梅雨，再后来便是像此刻一样宁静的清晨。这样的清晨排斥了咳嗽和脚步，以及扫帚在水泥地上的划动。

王洪生说：“他太紧张了。”他咳嗽了两声，“否则从二层楼上跳下来不会出事。”

“他是头朝下跳的，又撞在石板上。”

他们总是站在一起，在窗下喋喋不休，他们永远也无法明白声音不能随便挥霍，所以音乐不会在他们的喋喋不休里诞生，音乐一遇上他们便要落荒而走。然而他们的喋喋不休要比那几个女人的叽叽喳喳来得温和。她们一旦来到窗下，那么便有一群麻雀和一群鸭子同时经过，而这经过总是持续不断。

大伟穿着那件深色的雨衣，向街上走去。星星在三天前那个下午，戴上纸眼镜出门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大伟驼着背走去，他经常这样回来。李英站在雨中望着丈夫走去，她没有撑伞，雨打在她的脸上。这个清晨她突然停止了哭泣。

他看到吴全的妻子从敞开的屋门走出来，她没有从简易棚里走出来。隆起的腹部使她两条腿摆动时十分粗俗。她从他窗下走了过去。



“她要干什么？”林刚问。

“可能去找人。”是王洪生回答。

他们还在下面站着。清晨的宁静总是不顺利。他曾在某个清晨躺在大宁河畔，四周的寂静使他清晰地听到了河水的流动，那来自自然的声音。

她回来时推着一辆板车，她一直将板车推到自己屋门口停下，然后走入屋内。隆起的腹部使她的举止显得十分艰难。她从屋内出来时更为艰难，她抱着一个人。她居然还能抱着一个人走路。有人上去帮助她。他们将那个人放在了板车上。她重新走入屋内，他们则站在板车旁。他看到躺在板车里那人的脸刚好对着他，透过清晨的细雨他看到了吴全的脸。那是一张丧失了表情的脸，脸上的五官像是孩子们玩积木时搭上去的。她重又从屋里出来，先将一块白布盖住吴全，然后再将一块雨布盖上去，有人打算去推车，她摇了摇头，自己推起了板车。板车经过窗下时，王洪生和林刚走上去，似乎是要帮助他。她仍然是摇摇头。雨点打在她微微仰起的脸上，使她的头发有些纷乱。他看清了她的脸，她的脸使他想起了一支《什么是伤心》的曲子。她推着车，往街的方向走去。她走去时的背影摇摇晃晃，两条腿摆动时很艰难，那是因为腹中的孩子，尚未出世的孩子和她一起在雨中。

不久之后那块空地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孩子，那孩子摸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路，就像他母亲的现在。孩子很快就会长大，长到和现在的星星一样大。这个孩子也会喜欢箫声，也会经常偷偷坐到他的脚旁。

她走去时踩得雨水四溅，她身上的雨衣有着清晨的亮色，他看清了她走去时是艰难而不是粗俗。一个女人和一辆板车走在无边的雨中。



在富春江畔的某个小镇里，他看到了一支最隆重的送葬队伍。花圈和街道一样长，三十支唢呐仰天长啸，哭声如旗帜一样飘满了天空。

## 第五章

### 一

一片红色的果子在雨中闪闪发亮，参差其间的青草摇晃不止。这情景来自最北端小屋的窗上。

街道两端的雨水流动时，发出河水一样的声响。雨遮住了前面的景色，那片红果子就是这样脱离了操场北端的草地，在白树行走的路上闪闪发亮。在这阴雨弥漫的空中，红色的果子耀眼无比。

四天前的这条街道曾经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那时候他和王岭坐在影剧院的台阶上。那个下午突然来到的地震，使这条街道上充满了惊慌失措的情景。当他迅速跑回最北端的小屋时，监测仪没有出现异常情况。后来，梅雨重又猛烈起来以后，顾林他们来到了他的面前。

就在这里，那棵梧桐树快要死去了。他的脑袋就是撞在这棵树上的。

顾林他们挡住了他。

“你说。”顾林怒气冲冲，“你是在造谣。”

“我没有造谣。”

“你再说一遍地震不会发生。”



他没有说话。

“你说不说？”

他看到顾林的手掌重重地打在自己脸上，然后胸膛挨了一拳，是陈刚干的。

陈刚说：“你只要说你是在造谣，我们就饶了你。”

“监测仪一直很正常，我没有造谣。”

他的脸上又挨了一记耳光。

顾林说：“那么你说地震不会发生。”

“我不说。”

顾林用腿猛地扫了一下他的脚，他摇晃了一下，没有倒下。陈刚推开了顾林，说：“我来教训他。”

陈刚用脚猛踢他的腿。他倒下去时雨水四溅，然后是脑袋撞在梧桐树上。

就在这个地方，四天前他从雨水里爬起来，顾林他们哗哗笑着走了。他很想告诉他们，监测仪肯定监测到那次地震，只是当初他没在那座最北端的小屋，所以事先无法知道地震。但是他没有说，顾林他们走远以后还转过身来朝他挥了挥拳头。当初他没在小屋里，所以他不能说。

一片树叶在街道的雨水里移动。最北端小屋的桌面布满水珠，很像是一张雨中的树叶。四天来他首次离开那间小屋。监测仪持续四天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现在他走向县委大院。

那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和蔼可亲。他和顾林他们不一样，他会相信他所说的话。



他已经走入县委大院，在很多简易棚中央，是他的那个最大的简易棚。他走在街上时会使众人仰慕，但他对待他亲切和蔼。

他已经看到他了，他坐在床上疲惫不堪。四天前在他身边的人现在依然在他身边。那人正在挂电话。他们在棚口站着。他看到了他，但是他没有注意，他的目光随即移到了电话上。

他犹豫了很久，然后说：“监测仪一直很正常。”

电话挂通了。那人对着话筒说话。

他似乎认出他来了，他向他点点头。那人说完了话，把话筒搁下。他急切地问：“怎么样？”

那人摇摇头：“也没有解除警报。”

他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日子怎么过。”随后他才问他，“你说什么？”

他说：“四天来监测仪一直很正常。”

“监测仪？”他看了他很久，接着才说，“很好，很好。你一定要坚持监测下去，这个工作很重要。”

他感到眼前出现了几颗水珠。他说：“顾林他们骂我是造谣。”

“怎么可以骂人呢。”他说，“你回去吧。我会告诉你们老师去批评骂你的同学。”

物理老师说过：“监测仪可以预报地震。”

他重新走在了街上。他知道他会相信他的。然后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告诉他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监测仪肯定监测到了四天前的小地震，可是当初他没在场。

以后告诉他吧。他对自己说。



物理老师的妻子此刻正坐在简易棚内，透过急泻的雨水能够望到她的眼睛。她曾经在某个晴朗的下午和他说过话。那时候操场上已经空空荡荡，他独自一人往校门走去。

“这是你的书包吗？”她的声音在草地上如突然盛开的遍地鲜花。对书包的遗忘，来自她从远处走来时的身影。

“白树。”

雨水在空中飞舞。呼喊声来自雨水滴答不止的屋檐下，在陈旧的黑色大门前坐着陈刚。

“你看到顾林他们吗？”

陈刚坐在门槛上，蜷缩着身体。

白树摇摇头。飘扬的雨水阻隔着他 and 陈刚。

“地震还会不会发生？”

白树举起手抹去脸上的雨水。他说：

“监测仪一直很正常。”他没有说地震不会发生。

陈刚也抹了一下脸，他告诉白树：

“我生病了。”

一阵风吹来，陈刚在风中哆嗦不止。

“是发烧。”

“你快点回去吧。”白树说。

陈刚摇摇头：“我死也不回简易棚。”

白树继续往前走去。陈刚已经病了，可老师很快就要去批评他。四天前的事情不能怪他们。他不该将过去的事去告诉县革委会主任。

吴全的妻子推着一辆板车从雨中走来。车轮在街道滚来时水珠四溅，风将她的雨衣胡乱掀动。板车过来时风让他看到了吴全宁静无比



的脸。生命闪耀的目光在父亲的眼睛里猝然死去，父亲脸上出现了安详的神色。吴全的妻子推着板车艰难前行。

多年前的那个傍晚霞光四射，吴全的妻子年轻漂亮。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会嫁给谁。在那座大桥上，她和吴全站在一起。有一艘木船正从水面上摇曳而来，两端的房屋都敞开着窗户，水面上漂浮着树叶和菜叶。那时候他从桥上走过，提着油瓶望着他们。还有很多人也像他这样望着他们。

那座木桥已经拆除，后来出现的是一座水泥桥。他现在望到那座桥了。

## 二

物理老师的妻子一直望着对面那堵旧墙，雨水在墙上飞舞倾泻，如光芒般四射。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的情景，此刻依然生机勃勃。旧墙正在接近青草的颜色，雨水在墙上刷刷奔流，丝丝亮光使她重温了多年前的某个清晨，她坐在餐桌旁望着窗外一片风中青草，青草倒向她目光所去的方向。

—— 太阳出来了。老师念起了课文。

—— 太阳出来了。同学跟着念。

—— 光芒万丈。

—— 光芒万丈。

日出的光芒生长在草尖上，丝丝亮光倒向她目光所去的方向。旧墙此刻雨中的情景，是在重复多年前那个清晨。



四天前鼓舞人心的撤离只是昙花一现。地震不会发生的消息从校外传来，体育老师最先离去，然后是她和丈夫。他们的撤离结束在那堵围墙下。那时候她已经望到那扇乳黄色家门了，然而她却开始往回走了。

住在另一扇乳黄色屋门里的母亲喜欢和猫说话：

——你要是再调皮，我就剪你的毛。

身边有一种哼哼声，丈夫的哼哼声由来已久，犹如雨布上的滴滴答答一样由来已久。

棚外的风雨之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太阳什么时候才能从课本里出来。

——光芒万丈。

——照耀着大地。

撕裂声来自何处？

丈夫坐在厨房门口，正将一些旧布撕成一条一条。

——扎一个拖把。他说。

她转过脸去，看到丈夫正在撕着衬衣。长久潮湿之后衬衣正走向糜烂。他将撕下的衣片十分整齐地放在腿上。

她伸过手去，抓住他的手。

“别这样。”她说。

他转过脸来，露出幸灾乐祸的微笑。

他继续撕着衬衣。她感到自己的手掉落下去，她继续举起来，又掉落下去。

“别这样。”她又说。



他的笑容在脸上迅速扩张，他的眼睛望着她，他撕给她看。她看到他的身体颤抖不已。他已经虚弱不堪，不久之后他便停止了手上的工作，脸上的微笑也随即消失，然后双手撑住床沿，气喘吁吁。

她将目光移开，于是雨水飞舞的旧墙重又出现。

—— 北京在什么地方？她问。

只有一个学生举手。

—— 康伟。

康伟站起来，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

—— 北京在这里。

—— 还有谁来回答？

没有学生举手。

—— 现在来念一遍歌词：我爱北京天安门……

床摇晃了一下，她看到丈夫站了起来，头将塑料雨布顶了上去。然后他走出了简易棚，走入飞扬的雨中。他的身体挡住了那堵旧墙。他在那里站着。破烂的衬衣在风雨里摇摆，雨水飞舞的情景此刻在他背上呈现。他走开以后那堵旧墙复又出现。

那个清晨，丝丝亮光倒向她目光所去的方向。

父亲说：

—— 刘景的鸽子。

一只白色的鸽子飞向日出的地方，它的羽毛呈现了丝丝朝霞的光彩。

旧墙再度被挡住。一个孩子的身体出现在那里。孩子犹犹豫豫地望着她。

孩子说：“我是来告诉物理老师，监测仪一直很正常。”



她说：“进来吧。”

孩子走了进来，他的头碰上了雨布，但是没有顶起来。他的雨衣在流水。

“脱下雨衣。”她说。

孩子脱下了雨衣。他依然站着。

“坐下吧。”

他在离她最远的床沿上坐下，床又摇晃了一下。现在身边又有人坐着了。傍晚时刻的阳光从窗户里进来异常温暖。

她是否已经告诉他物理老师马上就会回来？

旧墙上的雨水飞飞扬扬。

曾经有过一种名叫丁香的小花，在她家的门槛下悄悄开放过。它的色泽并不明艳。

——这就是丁香。姐姐说。

于是她知道丁香并不美丽动人。

——没有它的名字美丽。

## 第六章

### 一

傍晚的时候，大伟从街上回来时依然独自一人。李英的声音在雨中凄凉地洋溢开去：

“没有找到？”



“我走遍全镇了。”大伟踩着雨水走向妻子。

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钟其民说：“我知道星星在什么地方。”

吴全的妻子躺在床上。钟其民坐在窗旁的椅子上，他一直看着她隆起的腹部，在灰暗的光线里，腹部的影子在墙上微微起伏，不久之后，就会有一个孩子出现在空地上，他扶着墙壁摇摇晃晃地走路，孩子很快就会长大，长到和星星一样大。

星星不会回来了。

钟其民又说：“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吴全的妻子从火化场回来以后，没再去简易棚，而是走入家中，然后钟其民也走入吴全家中。

箫声飞向屋外的雨中。箫声和某种情景有关，是这样的情景：阳光贴着水面飞翔，附近的草地上有彩色的蝴蝶。但是草地上没有行走的孩子，孩子还没有出生。

钟其民并不是跟着吴全的妻子来到这里，他是跟随她隆起的腹部走入她家中。

现在吴全的妻子已经坐起来了。她的眼睛在灰暗的屋中有着水一般的明亮。

运河即将进入杭州的时候，田野向四周伸延，手握镰刀、肩背草篮的男孩，可能有四个，向他走来。那时候箫声在河面上波动。

吴全的妻子依然坐在床上，窗外的雨声在风里十分整齐。似乎已经很久了，人为的嘈杂之声渐渐消去。寂静来到雨中，像那些水泥电线杆一样安详伫立。雨声以不变的节奏整日响着，简单也是一种宁静。



吴全的妻子站了起来，她的身体转过去时有些迟缓。她是否准备上楼？楼上肯定也有一张床。她没有上楼，而是走入一间小屋，那可能是厨房。

“啊——”

一个女人的惊叫。犹如一只鸟突然在悬崖上俯冲下去。

“蛇——”

女人有关蛇的叫声拖得很长，追随着风远去。

“蛇，有蛇。”

叫声短促起来了。

似乎是逃出简易棚时的惊慌声响，脚踩得雨水胡乱四溅。

“简易棚里有蛇。”

没有人理睬她。

“有蛇。”

她的声音轻微下去，她现在是告诉自己。然后她记忆起哭声来了。

为什么没有人理睬她？

她的哭声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哭声显得很单薄，瓦解不了雨中的寂静。

钟其民听到厨房里发出锅和什么东西碰撞的声音。她大概开始做饭了。她现在应该做两个人的饭，但吃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她腹中的孩子很快就会出世，然后迅速长大，不久后便会悄悄来到他脚旁，来到他的箫声里。

箫声一旦出现，立刻覆盖了那女人的哭泣。雨中的箫声总是和阳光有关。天空应该是蓝色的，北方的土地和阳光有着一样的颜色。他



曾经在那里行走了一天，他的箫声在阳光的土地上飘扬了一日。有一个男孩是在几棵光秃秃的树木之间出现的，他皮肤的颜色摇晃在土地和阳光之间，或者两者都是。男孩跟在他身后行走，他的眼睛漆黑如海洋的心脏。

吴全的妻子此刻重新坐在了床上，她正望着他。她的目光闪闪发亮，似乎是星星的目光。那不是她的目光，那应该是她腹中孩子的目光。尚未出世的孩子已经听到了他的箫声，并且借他母亲的眼睛望着他。

有一样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似乎有人挣扎的声音。喊声被包裹着。

终于挣扎出来的喊声是林刚的：

“王洪生，我的简易棚倒了。”

他的声音如惊弓之鸟。

“我还以为地震了。”

他继续喊：

“王洪生，你来帮我一把。”

王洪生没有回答。

“王洪生。”

王洪生疲惫不堪的声音从简易棚里出来：

“你到这里来吧。”

林刚站在雨中：

“那怎么行，那么小的地方，三个人怎么行。”

王洪生没再说话。



“我自己来吧。”林刚将雨布拖起来时，有一片雨水倾泻而下。没有人去帮助他。

吴全的妻子此刻站起来，重新走入厨房。他听到锅被端起来的声响。他对自己说：

该回去了。

## 二

她感受着汗珠在皮肤上到处爬动，那些色泽晶莹的汗珠。有着宽阔的叶子的树木叫什么名字？在所有晴朗的清晨，所有的树叶都将布满晶莹的露珠。日出的光芒射入露珠，呈出一道道裂缝。此刻身上的汗珠有着同样的晶莹，却没有裂缝。

滴答之声永无休止地重复着，身边的哼哼已经消失很久了，丈夫是否一去不返？后来来到的是那个名叫白树的少年，床上又坐着两个人了。少年马上又会来到，只要是在想起他的时候，他就会来到。那孩子总是那样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哼哼声，也不扯衬衣，但是床上又坐着两个人了。

旧墙上的雨水以过去的姿态四溅着。此刻有一阵风吹来，使简易棚上的树叶发出摇晃的响声，开始瓦解那些令人窒息的滴答声。风吹入简易棚，让她体会到某种属于清晨户外的凉爽气息。

—— 现在开始念课文。

语文老师说：

—— 陈玲，你来念这一页的第四节。



她站了起来：

—— 风停了，雨住了……

雨水四溅的旧墙被一具身体挡住，身体移了进来，那是丈夫的身体。丈夫的身体压在了床上。白树马上就会来到，可是床上已经有两个人了。她感到丈夫的目光闪闪发亮。他的手伸入了她的衣内，迅速抵达胸前，另一只手也伸了进来，仿佛是在脊背上。

有一个很像白树的男孩与她坐在同一张课桌旁。

—— 风停了，雨住了……

丈夫的手指上安装着熟悉的言语，几年来不断重复的言语，此刻反复呼唤着她的皮肤。

可能有过这样一个下午，少年从阳光里走来，他的黑发在风中微微飞扬。他肯定是从阳光里走来，所以她才觉得如此温暖。

身旁的身体直立起来，她的躯体控制在一双手中，手使她站立，然后是移动，向那雨水飞舞的旧墙。是雨水打在脸上，还有风那么凉爽。清晨打开窗户，看到青草如何迎风起舞。

那双手始终控制着她，是一种熟悉的声音在控制着她，她的身体和另一个身体在雨中移动。

雨突然从脸上消失，风似乎更猛烈了。仿佛是来到走廊上，左边是教室，右边也是教室。现在开始上楼，那具身体在前面引导着她。

手中的讲义夹掉落在楼梯上，一沓歌谱如同雪花纷纷扬扬。

—— 是好学生的帮我捡起来。

学生在不远的地方也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

现在楼梯走完了。她的身体和另一具身体来到一间屋子里。黑板前应该有一架风琴，阳光从窗外的树叶间隙里进来，在琴键上流淌。



没有她的手指风琴不会歌唱。

好像是课桌移动的声响，像是孩子们在操场上的喊声一样，嘈嘈杂杂。值日的学生开始扫地了，他们的扫帚喜欢碰撞在一起，灰尘飞飞扬扬，像那些雪花和那些歌谱。

还是那双熟悉的手，使她的身体移过去。然后是脚脱离了地板。她的身体躺了下来，那双手开始对她的衣服说话了。那具身体上来了，躺在她的身体上。一具身体正用套话呼唤着另一具身体。

曾经有一只麻雀从窗外飞进来，飞入风琴的歌唱里。孩子们的目光追随着麻雀飞翔。

—— 把它赶出去。

学生们蜂拥而上，他们不像是要赶走它。

有一样什么东西进入了她的体内。应该能够记忆起来。是一句熟悉的言语，一句不厌其烦反复使用的言语进入了体内。上面的身体为何动荡不安？

她开始明白了，学生们是想抓住麻雀。

—— 别赶它了。

麻雀后来是自己飞出教室的。

### 三

这天下午，大伟从街上回来时，李英的哭声沉默已久后再度升起。



大伟回来时带来了一个孩子，他的喊声还在胡同里时就飞翔了过来。

“李英，李英—— 星星来了！”

在一片哭声里，脚踩入雨水中的声响从两端接近。

“星星！”

是李英抱住孩子时的嗷叫。

孩子被抱住时有一种惊慌失措的挣扎声：

“嗯—— 啊—— 哇 —— ”什么的。

“我是在垃圾堆旁找到他的。”

大伟的声音十分嘹亮。

“台风就要来了。”

依然是嘹亮的嗓音。

在风雨里扬起的只有他们的声响。没有人从简易棚里出来，去入侵他们的喜悦。

“台风就要来了。”

大伟为何如此兴高采烈，是星星回来了，还是台风就要来了？

星星回来了。

吴全的妻子坐在床上看着钟其民，那时候钟其民举起了箫。

戴着纸眼镜的星星能够看到一切，他走了很多路回到了家中。箫声飞翔而起。

暮色临近，田野总是无边无际，落日的光芒温暖无比。路在田野里的延伸，犹如鱼在水里游动时一样曲折。路会自己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只要一直往前走，也就是往回走。



李英的哭声开始轻微下去，她模糊不清地向孩子叙说着什么。大伟又喊叫了一声：

“台风就要来了。”

他们依然站在雨中。

“台风就要来了。”

没有人因为台风而走出简易棚，和他们一样站到雨中。他们开始往简易棚走去。

钟其民一直等到脚在雨水里的声响消失以后，才重又举起箫。

应该是一片刚刚脱离树木的树叶，有着没有尘土的绿色，它在接近泥土的时候风改变了它的命运。于是它在一片水上漂浮了，闪耀着斑斑阳光的水爬上了它的身体。它沉没到了水底，可是依然躺在泥土之上。

大伟他们的声音此刻被风雨替代了。星星应该听到了他的箫声，星星应该偷偷来到他的脚旁。可是星星一直没有来到。

他开始想起来了，想起来自己置身何处。星星不会来到这里，这里的窗口不是他的窗口。于是他站起来，走到屋外，透过一片雨点，他望到了自己的窗口。星星此刻或许已经坐在那里了。他朝那里走去。

## 四

很久以后，她开始感觉到身体在苏醒过程里的沉重，雨水飞扬的声音从敞开的窗户流传进来。她转过脸去，看着窗外的风雨在树上抖



动。然后她才发现自己赤裸着下身躺在教室里。这情景使她吃了一惊。她迅速坐起来，穿上衣服，接着在椅子上坐下。

她开始努力回想在此之前的情景，似乎是很久以前了，她依稀听到某种扯衬衣的声音，丈夫的形象摇摇晃晃地出现，然后又摇摇晃晃地离去。此后来到的是白树，他坐在她身旁十分安静。

她坐在简易棚中，独自一人。那具挡住旧墙的身体是谁的？那具身体向她伸出了手，于是她躺到了这里。

她站起来，向门口走去。走到楼梯口时，那具引导她上楼的身体再度摇摇晃晃地出现。但是她无法想起来那是谁。

她走下楼梯，看到了自己的简易棚在走廊之外的雨中，然后是看到丈夫坐在棚内。她走了过去。

当在丈夫身旁坐下时，她立刻重又看到自己在教室里赤裸着下身。她感到惊恐不已。她伸过手去抓住丈夫的手。

丈夫垂着头没有丝毫反应。

“我刚才……”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异常陌生。

“请原谅我。”她低声说。

丈夫依然垂着头。

她继续说：“我刚才……”她想了好一阵，接着摇摇头，“我不知道。”

丈夫将被她抓着手抽了出来，他说：

“太沉了。”

他的声音疲惫不堪。



她的手滑到了床沿上，她不再说话，开始望着那堵雨水飞舞的旧墙。

仿佛过去了很久，她微微听到校门口的喇叭里传来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

台风要来了。她告诉自己。

屋顶上的瓦片掉落在地后破碎不堪，树木躺在了地上，根须夹着泥土全部显露出来。

丈夫这时候站了起来。他拖着腿走出了简易棚，消失在雨中。台风过去之后阳光明媚。可是屋前的榆树已被吹倒在地，她问父亲：

—— 是台风吹的吗？

父亲正准备出门。

她发现树旁的青草安然无恙，在阳光里迎风摇动。

—— 青草为什么没有被吹倒？

## 五

赛里木湖在春天时依然积雪环绕，有一种白颜色的鸟在湖面上飞动，它的翅膀像雪一样耀眼。

钟其民坐在自己的窗口，星星一直没有来到。他吹完了星星曾经听过的最后一支曲子。

他告诉自己：那孩子不是星星。

然后他站起来，走下楼梯后来到了雨中。此刻雨点稀疏下来了。他向吴全家走去。



吴全的妻子没有坐在床上，他站在她家的门口，接着他看到她已经搬入简易棚了。她坐在简易棚内望着他的目光，使他也走了进去。他在她身旁坐下。

那时候大伟简易棚内传出了孩子的哭闹声。孩子的叫声断断续续：

“我要回家。”

“不是星星。”

他对她说。

## 六

现在床上又坐着两个人了。

白树从口袋里摸出红色的果子，递向物理老师的妻子。

“这是什么？”

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近地来到他耳中，她的声音还带来了她的气息，那是一种潮湿已久有些发酸的气息。但这是她的气息，这气息来自她衣服内的身体。

她的手碰了一下他的手，一个野果被她放入嘴中。她的嘴唇十分细微地蠕动起来。一种紫红色的果汁从她嘴角悄悄溢出。然后她看了看他手掌里的果子，他的手掌依然为她摊开。于是她的两只手都伸了过去，抱住了他的手，他的手被掀翻，果子纷纷落入她的手掌。

他侧脸看着她，她长长的颈部洁白如玉，微微有些倾斜，有汗珠在上面爬动。脖颈处有一颗黑痣，黑痣生长在那里十分安静，它没有



理由不安静。有几缕黑发飘洒下来，垂挂在洁白的皮肤上。她的脖子突然奇妙地扭动了一下，那是她的脸转过来了。

现在床上又坐着两个人了。这样的情景似乎已经持续很久了。丈夫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离开她了。后来有一具身体挡住了那堵旧墙，白树来到了她身旁。她开始想起来，想起那具引导她进入教室的身体。

是否就是白树的身体？

此刻眼前的旧墙再度被挡住，似乎有两具身体叠在那里。她听到了询问的声音：

“要馒头吗？”

她看清了是一个男人，他身后是一个提着篮子的女人。

“刚出笼的馒头。”

说话的男是王立强，白树认出来了。母亲跟在王立强的身后。母亲已经看到自己了，她拉了拉王立强，他们离去时很迅速。

那堵雨水飞舞的旧墙重又出现。多年前那座城市里也这样雨水飞舞。她撑着伞在那里等候公共电车。有两个少年站在她近旁的雨水中，他们的头发如同滴水的屋檐。后来有一个少年钻到了她的伞下。

——行吗？

——当然可以。

另一个少年异常清秀，可他依然站在雨中。他不时偷偷回头朝她张望。

——是你的同学吗？

——是的。

——你也过来吧。

她向他喊道。他转过身来摇摇头，他的脸出现害羞的红色。



—— 他不好意思。

那个清秀的少年一直站在雨中。

也是这样一个初夏的时刻，那个初夏有着明媚的阳光，那个初夏没有乌云胡乱翻滚。那时候他正坐在校门附近的水泥架上，他的两条腿在水泥板下随意摇晃。学校的年轻老师几乎都站在了校门口。他知道这情景意味着什么。物理老师的城市妻子在这个下午将要来到。有关她的美丽在顾林、陈刚他们那里已经流传很久。他的腿在装模作样地摇晃，他看到那些年轻老师在烈日下擦汗，他的腿一直在摇晃。身旁有一棵梧桐树，梧桐树宽大的树叶在他上面摇晃。

那些年轻的老师后来在校门口列成两排，他看到他们嘻嘻笑着都开始鼓掌。物理老师带着他的妻子走来。物理老师走来时满脸通红，但他骄傲无比。他的妻子低着头哧哧笑着。她穿着黑裙向他走来，黑色的裙子在阳光下艳丽无比。

一九九二年一月



## 四月三日事件

### 一

早晨八点钟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口。他好像看到很多东西，但都没有看进心里去。他只是感到户外有一片黄色很热烈，“那是阳光。”他心想。然后他将手伸进了口袋，手上竟产生了冷漠的金属感觉。他心里微微一怔，手指开始有些颤抖。他很惊讶自己的激动。然而当手指沿着那金属慢慢挺进时，那种奇特的感觉却没有发展，它被固定下来了。于是他的手也立刻凝住不动。渐渐地它开始温暖起来，温暖如嘴唇。可是不久后这温暖突然消失。他想此刻它已与手指融为一体了，因此也便如同无有。它那动人的炫耀，已经成为过去的形式。

那是一把钥匙，它的颜色与此刻窗外的阳光近似。它那不规则起伏的齿条，让他无端地想象出某一条凹凸艰难的路，或许他会走到这



条路上去。

现在他应该想一想，它和谁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那门锁。钥匙插进门锁并且转动后，将会发生什么。可以设想一把折叠纸扇像拉手风琴一样拉开了半扇，这就是房门打开时的弧度。无疑这弧度是优雅而且从容的。同时还会出现某种声音，像手风琴拉起来后翩翩出现的第一声，如果继续往下想，那一定是他此刻从户外走进户内。而且他还嗅到一股汗味，这汗味是他的。他希望是他的，而不是他父母的。

可以让他知道，当他想象着自己推门而入时，他的躯体却开始了与之对立的行为。很简单，他开门而出了。并且他现在已经站到了门外。他伸手将门拉过来。在最后的时刻里他猛地用力，房门撞在门框上。那声音是粗暴并且威严的，它让他一一出去。

不用怀疑，他现在已经走在街上了。然而他并没有走动的感觉，仿佛依旧置身于屋内窗前。也就是说他只是知道，却并没有感到自己正走在街上。他心里暗暗吃惊。

此刻，他的视线里出现了飘扬的黑发，黑发飘飘而至。那是白雪走到他近旁。白雪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让他颇觉惊慌。

她曾经身穿一件淡黄的衬衣坐在他斜对面的课桌前。她是在那一刻里深深感动了他，尽管他不知道是她还是那衬衣让他感动。但他饱尝了那一次感动所招引来的后果，那后果便是让他每次见到她时都心惊肉跳。

可是此刻她像一片树叶似的突然掉在他面前时，他竟只是有点惊慌罢了。

他们过去是同学，现在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了。她也没再穿那件令人不安的黄衬衣。然而她却站在了他面前。



显然她没有侧身让开的意思，因此应该由他走到一旁。当他走下人行道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踩在她躺倒在地的影子上，那影子漆黑无比。那影子一动不动。这使他惊讶起来。他便抬起眼睛朝她看去。

她刚好也将目光瞟来。她的目光非常奇特。仿佛她此刻内心十分紧张。而且她似乎在向他暗示，似乎在暗示附近有陷阱。随即她就匆匆离去。

他迷惑不解，待她走远后他才朝四周打量起来。不远处有一个中年男子正靠在梧桐树上看着他，当他看到他时，他迅速将目光移开，同时他将右手伸进胸口。他敢断定他的胸口有一个大口袋。然后他的手又伸了出来，手指间夹了一根香烟。他若无其事地点燃香烟抽了起来。但他感到他的若无其事是装出来的。

## 二

他躲在床上几乎一夜没合眼。户外寂静无比，惨白的月光使窗帘幽幽动人。窗外树木的影子贴在窗帘上，隐约可见。

他在追忆着以往的岁月。他居然如此多愁善感起来，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他看到一个男孩正离他远去，背景是池塘和柳树。男孩每走几步总要回头朝他张望，男孩走在一条像绳子一样的小路上。男孩绝非恋恋不舍，他也并不留恋。男孩让他觉得陌生，但那张清秀的脸，那蓬乱的黑发却让他亲切。因为男孩就是他，就是他以往的岁月。



以往的岁月已经出门远行，而今后的日子却尚未行动。他躺在床上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已经目送那清秀的男孩远去，而不久他即将与他背道而去。

他就是这样躺着，他在庆祝着自己的生日。他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个刚刚来到又将立即离去的生日。那是因为他走进了十八岁的车站，这个车站洋溢着口琴声。

傍晚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啤酒，也没有看到蛋糕。他与平常一样吃了晚饭，然后他走到厨房里去洗碗。那个时候父母正站在阳台上聊天。洗碗以后，他就走到他们的卧室，偷了一根父亲的香烟。如今烟蒂就放在他枕边，他不想立即把它扔掉。而他床前地板上则有一堆小小的烟灰。他是在抽烟时看到那个男孩离他远去的。

今天是他的生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早已将此忘掉。他不责怪他们，因为那是他的生日，而不是他们的。

此刻当那个男孩渐渐远去时，他仿佛听到自己的陌生的脚步走来。只是还没有敲门。

他设想着明日早晨醒来时的情景，当他睁开眼睛时将看到透过窗帘的阳光，如果没有阳光他将看到一片阴沉。或许还要听到屋檐滴水的声音。但愿不是这样，但愿那个时候阳光灿烂，于是他就将听到户外各种各样的声音，那声音如阳光一样灿烂。邻居的四只鸽子那时正在楼顶优美地盘旋。然后他起床了，起床以后他站在了窗口。这时他突然感到明天站在窗口时会不安起来，那不安是因为他蓦然产生了无依无靠的感觉。

无依无靠。他找到了这个十八岁生日之夜的主题。



现在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生变化，那眼睛突然变得寒冷起来，并且闪闪烁烁。因此他开始思考，思考他明天会看到些什么。尽管明天看到的也许仍是以往所见，但他预感将会不一样了。

### 三

现在他要去的是张亮家。

刚才白雪的暗示和那中年男子的模样使他费解，同时又让他觉得滑稽。他后来想，也许这只是错觉。可随后又觉得那样真实。他感到不应该让自己的思维深陷进去，却又无力自拔。那是因为白雪的缘故。仿佛有一件黄衬衣始终在这思维的阴影里飘动。

他已经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两旁是高高的院墙，墙上布置着些许青苔，那青苔像是贴标语一样贴上去的。脚下是一条石块铺成的路，因为天长日久，已经很不踏实，踩上去时石块摇晃起来。他走在一条摇摇晃晃的胡同里。他的头顶上有一条和胡同一样的天空，但这一条天空被几根电线切得更细了。

他想他应该走到张亮家门口了。那扇漆黑的大门上有两个亮闪闪的铜环。他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铜环，已经推门而入了。而且他应该听到一声老态龙钟的响声，那是门被推开时所发出来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潮湿的天井。右侧便是张亮家。

也许是在此刻，那件黄衬衣才从他脑中消去，像是一片被阳光染黄的浮云一样飘去了。张亮的形象因为走近了他家才明朗起来。

“他妈的是你。”张亮打开房门时这样说。



他笑着走了进去，像是走进自己的家。

他们已经不再是同学，他们已经是朋友了。在他们彻底离开学校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拥有了朋友，而以前只是同学。

门窗紧闭，白色的窗帘此刻是闭合的状态。窗帘上画着气枪和弹弓，一颗气枪子弹和一颗弹弓的泥丸快要射撞在一起。这是张亮自己画上去的。

他想他不在家，但当他走到门旁时，却听到里面在窃窃私语。他便将耳朵贴在门上，可听不清楚。于是他就敲门，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过了好一会，门才打开，张亮看到他时竟然一怔。随后他嘴里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便自己转过身去了。他不禁迟疑了一下，然后才走进去。于是他又看到了朱樵和汉生。他俩看到他时也是一怔。

他们的神态叫他暗暗吃惊。仿佛他们不认识他，仿佛他不该这时来到。总之他的出现使他们吃了一惊。

他在靠近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那时张亮已经躺在床上。张亮似乎想说句什么，可只是朝他笑笑。这种莫名其妙的笑容出现在张亮脸上，他不由吓了一跳。

这时朱樵开口了，他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朱樵的询问比张亮的笑容更使他不安。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是来找张亮的。可朱樵却这样问他。

汉生躺在长沙发里，他闭上眼睛了。那样子仿佛他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

当他再去看朱樵时，朱樵正认真地翻看着一本杂志。



只有张亮仍如刚才一样看着他。但张亮的目光使他坐立不安。他觉得自己在张亮的目光中似乎是一块无聊的天花板。

他告诉他们：“昨天是我的生日。”

他们听后全跳起来，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然后他们便掏口袋了，掏出来的钱只够买一瓶啤酒。

“我去买吧。”张亮说着走了出去。

张亮还在看着他，他不知所措。显而易见，他的突然出现使他们感到不快，他们似乎正在谈论着一桩不该让他知道的事。在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悲哀地发现了这一点。

他蓦然想起了白雪。原来她并没有远去，她只是暂时躲藏在某一根电线杆后面。她随时都会突然出现拦住他的去路。她那瞟来的目光是那么的让人捉摸不透。

“你怎么了？”

他似乎听到张亮这样问，或许是朱樵或者汉生这样问。他想离开这里了。

## 四

他在一幢涂满灰尘的楼房前站住，然后仰头寻找他要寻找的那个窗口。那个窗口凌驾于所有窗口之上，窗户敞开着，像是死人张开的嘴。窗台上放着一只煤球炉子，一股浓烟滚滚而出，在天空里弥漫开来。这窗口像烟囱。



他像走入一个幽暗的山洞似的走进了这楼房。他的脚摸到了楼梯，然后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竟是那样的空洞，令人不可思议。接着他又听到了另一个同样空洞的脚步，起先他以为是自己脚步的回声。然而那声音正在慢慢降落下来，降落到他脚前时蓦然消失。他才感到有一个人已经站在他面前，这人挡住了他。他听到他微微的喘息声，他想他也听到了。随后那人的手伸进口袋摸索起来，这细碎的声响突然使他惶恐不安，他猛然感到应该在这人的手伸出来之前就把他踢倒在地，让他沿着楼梯滚下去。可是这人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接着他听到了咔嚓一声，同时看到一颗燃烧的火。火照亮了那人半张脸，另半张阴森森地仍在黑暗中。那一只微闭的眼睛使他不寒而栗。然后这人从他左侧绕了过去，他像是弹风琴一样地走下楼去。他是在这时似乎想起这人是谁，他让他想起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男子。

不久后，他站在了五楼的某一扇门前。他用脚轻轻踢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就将耳朵贴上去，一颗铁钉这时伸进了他的耳朵，他大吃一惊，随后才发现铁钉就钉在门上。通过手的摸索，他发现四周还钉了四颗。所钉的高度刚好是他耳朵凑上去时的高度。

门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打开的，一片明亮像浪涛一样涌了上来，让他头晕眼花。随即一个愉快的声音紧接而来：

“是你呀。”

他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竟是张亮。想到不久前刚刚离开他家，此刻又在此相遇，他惊愕不已。而且张亮此刻脸上愉快的表情与刚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怎么不进来？”



他走了进去，又看到了朱樵与汉生。他俩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坐在桌子上，都笑嘻嘻地望着他。

他心里突然涌起了莫名的不安。他尴尬地笑了笑，问道：“他呢？”

“谁？”他们三人几乎同时问。

“亚洲。”他回答。回答之后他觉得惊奇，难道这还用问？亚洲是这里的主人。

“你没碰上他？”张亮显得很奇怪，“你们没有在楼梯里碰上？”

张亮怎么知道他在楼梯里碰上一个人？那人会是亚洲吗？这时他看到他们三人互相笑了笑。于是他便断定那人刚刚离开这里，而且那人不是亚洲。

他在靠近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窗口正是刚才放着煤球炉的窗口，可是已经没有那炉子了。倒是有阳光，阳光照在他的头发上。于是他便想象自己此刻头发的颜色。他想那颜色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张亮他们还在笑着，仿佛他们已经笑了很久，在他进来之前就在笑。所以现在他们脸上的笑容正在死去。

他突然感到忧心忡忡起来。他刚进屋时因为惊讶而勉强挤出一点笑意，此刻居然被胶水粘在脸上了。他无法摆脱这笑意，这让他苦恼。

“你怎么了？”

他听到朱樵或者汉生这样问，然后他看到张亮正询问地看着他。

“你有点变了。”

仍然是朱樵或者汉生在说。那声音让他感到陌生。



“你们是在说我？”他望着张亮问。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也陌生起来。

张亮似乎点了点头。这时他感到他们像是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于是那已经僵死的笑容被抹掉了。他们开始严肃地望着他，就像那位戴眼镜的数学老师曾望着他一样。但他却感到他们望着他时不太真实。

他有点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在他进来之前他们正说些什么，可是他很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好像听到了亚洲的声音，那声音是飘过来的。好像亚洲是站在窗外说的。然后他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亚洲就站在眼前，他不由吃了一惊。亚洲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竟一点没察觉，仿佛根本没出去过。亚洲现在正笑嘻嘻地看着他。这笑和刚才张亮他们的笑一模一样。

“你怎么了？”

是亚洲在问他。他们都是这样问他。亚洲问后就转过身去。于是他看到张亮他们令人疑惑的笑又重现了，他想亚洲此刻也一定这样笑着。

他不愿再看他们，便将头转向窗外。这时他看到对面窗口上放着一只煤球炉，但没有滚滚浓烟。然后那炉子在窗台上突然消失，他看到一个姑娘的背影，那背影一闪也消失了。于是他感到没什么可看了，但他不想马上将头转回去。

他听到他们中间有人站起来走动了，不一会一阵窃窃私语声和偷笑声从阳台那个方向传来。他这才扭过头去，张亮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亚洲仍然坐在原处，他正漫不经心地玩着一只打火机。



## 五

他从张亮家中出来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在那阴沉的胡同里吆喝着某个人名。他不知道那名字是否是她的外孙，但他听上去竟像是在呼唤着“亚洲”。

于是他决定去亚洲家了。亚洲尽管是他的朋友，但他和张亮他们几乎没有来往。他和张亮他们的敌对情绪时时让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没有直奔亚洲家，而是沿着某一条街慢慢地走。街两旁每隔不远就有一堆砖瓦或者沙子，一辆压路机车像是闲逛似的开来开去。他走在街上，就像走在工地里。

有那么一会，他斜靠在一堆砖瓦上，看着那辆和他一样无聊的压路机车。它前面那个巨大的滚轮从地面上轧过去时响声隆隆。

然而他又感到烦躁，这响声使他不堪忍受。于是他就让自己的脚走动起来。那脚走动时他觉得很滑稽，而且手也像走时一样摆动了。

后来，他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知道是后来。他好像站在一家烟糖商店的门口，或者是一家绸布店的门口。具体在什么地方无关紧要，反正他看到了很多颜色。很可能他站在两家商店的中间，而事实上这两家商店没有挨在一起，要不他分别在那里站过。反正他看到了很多颜色，那颜色又是五彩缤纷。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心里竟涌上了一股舒畅，这舒畅来得如此突然，让他惊讶。然后他看到了白雪。

他看着她拖着那黑黑的影子走了过来。他想她走到那棵梧桐树旁时也许会站住，也许会朝他瞟一下。她那暗示什么的目光会使他迷惑



不解。这些都是刚才见到她时的情景，他不知为何竟这样替她重复了。

然而她确实走到那棵梧桐树旁时站住了，她确实朝他瞟了一眼过来，并且她的目光确实暗示了刚才所暗示的。而且随后如同刚才一样匆匆离去。

看到自己的假设居然如此真实，他惊愕不已。然后他心里紧张起来，他似乎感到有一个中年男子靠在梧桐树上。他猛地朝四周望去，但没有看到，然而却看到一个可疑的背影在一条胡同口一闪进去了。那胡同口的颜色让他感到像井口，让他毛骨悚然。但他还是跑了过去。他似乎希望那背影就是那中年男子，同时又害怕是他。

他在胡同口时差点撞上一个，是一个中年男子，这人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以后就走开了。走去的方向正是他要去亚洲家的去向。这个人为什么不去另一个方向？他怀疑这人正是刚才那个背影，躲进胡同后又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好像知道他要去亚洲家，所以这人也朝那方向走去。

他看到他走出二十来米后就站住了，站在那里东张西望，望到他时迅速又移开目光。他感到他在注意自己。为了不让他发现，他才装着东张西望。

这人一直站在那里，但已经不朝他张望了，可头却稍稍偏了过来。他觉得自己仍在这人的视线中。他也一直站在原处，而且一直盯着他看。

另一个中年男子走了上去，与这人说了几句话，而后两人一起走了。走了几步这人还回头朝他望了一下。他的同伴立刻拍拍他的肩，这人便不再回头了。



## 六

现在是黄昏了。他站在阳台上望着对面那幢楼房。楼里的窗口有些明亮，有些黑暗。那明亮的窗口让他感到是一盏盏长方形的灯，并且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案。这图案不对称，但却十分合理。他思索着这图案像什么，然而没法得出结论。因为每当他略有所获时，便有一两个窗口突然明亮，他的构思就被彻底破坏，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刚才他在厨房里洗碗时，突然感到父母也许正在谈论他。他立刻凝神细听，父母在阳台那边飘来的声音隐隐约约，然而确实是在谈论他。他犹豫了一下后就走了过去，可是他们却在说另一个话题。而且他们所说的让他似懂非懂。他似乎感到他们的交谈很艰难，显然他们是为寻找那些让他莫名其妙，而他们却心领神会的语句在伤透脑筋。

他蓦然感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障碍横在他们中间。

这时父亲问他：“洗完了？”

“没有。”他摇摇头。

父亲不满地看着他。母亲这时与隔壁阳台上的人聊天了。他听到她问：“准备得差不多了吗？”

那边反问：“你们呢？”

母亲没有回答，而是说起了别的话题。

然后他回到了厨房，他在洗碗时尽量轻一些。不一会他似乎又听到他们在谈论他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开始响起来，声音里几次出现他的名字。随即他们像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声音突然变小了。



他将碗放进柜子，然后走到阳台上，在阳台另一角侧身靠上去。尽管这样，可他觉得自己似乎仍然横在他们中间。

显然他的重新出现使他们感到不满。因为父亲又在找碴了，父亲说：“你不要总是这样无所事事，你也该去读读书。”

于是他只得离开。回到房间坐下后，便拿起一本书来看。是什么书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上面有字。

父母在阳台上继续谈论什么，同时还轻轻笑了起来。他们笑得毫无顾忌。

他感到坐立不安，迟疑了片刻后便拿着书走到阳台上。

这一次父亲没再说什么，但他和母亲都默不作声地看了看他。尽管他不去看他们，但他也知道他们是怎样的目光。

他们这样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后，就离开阳台回到卧室。于是他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了。但他知道他们此刻仍在说些什么。

然后黄昏来了，他就这样无精打采地望着那幢大楼。他心里渴望能听到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可他只能看到一幅不可思议的图案。

后来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站在他们卧室的门口了。门紧闭着。他们已经不像刚才那样不停地说话，他们每隔很久才说一句，而且很模糊。他只听到“四月三日”这么一句是清晰的。然而他很难发现这话里面的意义。

门突然打开，父亲出现在面前，严肃又很不高兴地问：“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他看到母亲此刻正装着惊讶的样子看着自己。没错，母亲的惊讶是装出来的。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父亲的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然后才走开。走开时听到卧室的门重又关上，父亲不满地嘟哝了一句什么。



他回到自己房间，在床上躺了下来。此刻四周一片昏黑，但他感到自己的眼睛闪闪发亮。户外的声音有远有近十分嘈杂，可来到他屋内时单调成嗡嗡声。

## 七

按照他昨晚想象的布置，今天他醒来的时候应该是八点半，然后再看到阳光穿越窗帘以后逗留在他挂在床栏的袜子上，他起床以后还将会听到敲门声。

在那台老式台钟敲响了十分孤单一声之前，他深陷于昏睡的旋涡里。尽管他昏昏长睡，可却清晰地听到那时屋外的各种响声，这些响声让他精疲力竭。这时那古旧的钟声敲响了。钟声就像黑暗里突然闪亮的灯光。于是他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大汗淋漓。

然后他疲倦地支起身子，坐在床上，他感到轻松了不少。与此同时他朝那台钟看了一眼——八点半。随后他将身体往床栏上一靠，开始想些什么。他猛然一惊，再往那台钟望去，于是他确信自己是八点半醒来的。再看那阳光，果然正逗留在袜子上，袜子有股臭味。所有这些都与他昨晚想象中布置的一样。

接下去是敲门声了。而敲门声应该是在他起床以后才响起来。尽管上述两点得到证实，但他对是否真会响起敲门声却将信将疑。他赖在床上迟迟不愿起来。事实上他是想破坏起床以后听到敲门声的可能。如果真会发生敲门的话，他宁愿躺在床上听到。



于是他在床上躺到九点半。父母在七点半的时候就离家上班去了，他就可以十分单纯地听着时钟走动的声音，而不必担心屋内有其他声响的干扰。

到了九点半的时候，他觉得不会听到什么敲门声了，毕竟那是昨晚的想象。他决定起床。

他起床之后先将窗户打开，阳光便肆无忌惮地闯了进来，同时还有风和嘈杂声。声音使他烦躁不安，因为这些声音在他此刻听来犹如隔世。

他朝厨房走去时听到了敲门声，发生在他起床以后。事情果然这样，他不由大惊失色。

在他昨晚想象中听到敲门时，他没有大惊失色，只是略略有些疑惑，于是他走去开门。他吃惊的事应该是发生在开门以后，因为他看到一个中年人（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人）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进来。

他显然问了一句：“你找谁？”

但那人没有答理，而是一步一步朝他逼近，他便一步一步倒退。后来他贴在墙上，没法后退了，于是那人也就站住。接下去他预感到要发生一些什么。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在昨晚已经无法设想。

现在他听到这声音时不由紧张起来，他站着不动，似乎不愿去开门。敲门声越来越响，让他觉得敲门的人确信他在屋内，既然那人如此坚定，他感到已经没有办法回避即将发生的一切。同时从另一方面说，他又很想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他将门打开，他吃了一惊（和昨晚想象中布置的一样），因为那人是在敲对面的门（和想象不一样）。他看到一个粗壮的背影，从背



影判断那是一个中年人（作为中年这一点与想象一致）。然而是否就是那个与梧桐树紧密相关的人呢？他感到很难判断。仿佛是，又仿佛不是。

## 八

商店的橱窗有点镜子的作用。他在那里走来走去，侧脸看着自己的形象，这移动的形象很模糊，而且各式展品正在抹杀他的形象。

他在一家药店的橱窗前站住时，发现三盒竖起的双宝素巧妙地组成了他的腹部，而肩膀则被排成三角形的瓶装钙片所取代，三角的尖端刚好顶着他的鼻子，眼睛没有被破坏。他看着自己的眼睛，恍若另—双别人的眼睛在看着自己。

然后他来到百货商店的橱窗前，那时他的腹部复原了，可胸部却被一件儿童衬衣挡住。脑袋失踪了，脑袋的地方被一条游泳裤占据。但他的手是自由的，他的右手往右伸过去时刚好按着一辆自行车的车铃，左手往左边伸过去时差一点够着一副羽毛球拍，但是差一点。

这时橱窗里反映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而且又被一些展品割断，他看到半个脑袋正和大半张脸在说些什么，旁边有几条腿在动，还有几个肩膀也在动。接着他看到一张完整的脸露了出来，可却没有脖子，脖子的地方是一只红色的胸罩。这几个断裂的影子让他觉得鬼鬼祟祟，他便转回身去，于是看到街对面人行道上站着几个人，正对他指指点点说些什么。



由于他的转身太突然，他们显得有些慌乱。“你在干什么？”他们中有一人这样问。

他一怔，他看到他们都笑嘻嘻地望着自己，他不知道刚才是谁在问。他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们，尽管面熟。

“你在等人吧？”

他仍然没有发现是谁在说。但他确实是在等人，可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不由一惊。

看到他没有反应，他们显然有些尴尬。接着他们互相低声说了些什么后便一起走了。他们居然没有回头朝他张望。

然后他在那里走起来，刚才的事使他莫名其妙。他感到橱窗里的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于是他就将目光投向街上，街上行人不多，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半明半暗。

“你怎么不理他们？”

朱樵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他吓了一跳。朱樵已经站到他面前了。朱樵像是潜伏已久似的突然出现，使他目瞪口呆。

“你怎么不理他们？”朱樵又问。

他疑惑地望着朱樵，问：“他们是谁？”

朱樵夸张地大吃一惊，“他们是你的同学。”

他仿佛想起来了，他们确实是他过去的同学。这时他看到朱樵滑稽地笑了，他不禁又怀疑起来。

朱樵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觉得这种亲热有点过分。但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样问。刚才他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询问。

“你在等人吧？”



显而易见，朱樵和刚才那几个人有着某种难言的关系。看来他们现在都关心他在等谁。

“没有。”他回答。

“那你站这么久干什么？”

他吓了一跳，很明显朱樵已在暗处看到他很久了。因此此刻申辩不等什么人是无济于事的。

“你怎么了？”朱樵问。

他看到朱樵的神态很不自在，他想朱樵已经知道他的警惕。他不安地转过脸去，漫不经心地朝四周看起来。

于是他吃惊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人正在注意着他们。几乎所有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让他感到不同寻常。尽管那种注意的方式各不相同，可他还是一眼看出他们内心的秘密。

在他对面有三个人站在一起边说话边朝这里观察，而他的左右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些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迅速地朝这里瞟一眼，又害怕被他发现似的迅速将目光收回。这时朱樵又说了一句什么，但他没去听。他怀疑朱樵此刻和他说话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发现那些看上去似乎互不相识的人，居然在行走时慢慢地靠在一起，虽然他们迅速地分开，但他知道他们已经交换了一句简短而有关他的话。

后来当他转回脸去时，朱樵已经消失了。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一点也没有察觉。

## 九



眼前这个粗壮的背影让他想起某一块石碑，具体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什么样的石碑他已经无心细想。眼下十分现实的是这个背影正在敲着门。而且他敲门的动作很小心，他用两个手指在敲，然而那声音却非常响，仿佛他是用两个拳头在敲。他的脚还没有采取行动，如果他的脚采取行动的话——他这样假设——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站在门口似乎在等着这背影的反面转过来。他揣想着那另一面的形状。他可以肯定的是另一面要比这背影的一面来得复杂。而且是否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的中年人？

但是那人继续敲门，此刻他的敲门声像是机床一样机械了。

出于想看到这背影的反面——这个愿望此刻对他来说异常强烈——他决定对这人说些什么。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屋里没人。”他说。

于是这背影转了过来，那正面呈现在他眼前。这人的正面没有他的反面粗壮，但他的眉毛粗得吓人，而且很短，仿佛长着四只眼睛。他很难断定此人是否曾经靠在梧桐树上，但他又不愿轻率地排除那种可能。

“屋里没人。”他又说。

那人像看一扇门一样地看着他，然后说：“你怎么知道没人？”

“如果有人，这门已经开了。”他说。

“不敲门会开吗？”那人嘲弄似的说。

“可是没人再敲也不会开。”

“但有人敲下去就会开的。”

他朝后退了两步，随后将门关上。他觉得刚才的对话莫名其妙。敲门声还在继续。但他不想去理会，便走进厨房。有两根油条在那里



等着他。油条是清晨母亲去买的，和往常一样。两根油条搁在碗上已经耷拉了下来。他拿起来吃了，同时想象着它们刚买来时那挺拔的姿态。

当他吃完后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念头震住了。他想油条里可能有毒。而且他很快发现自己确信其事。因为他感到胃里出现了细微骚动，但他还没感到剧痛的来临。他站住不动，等待着那骚动的发展。然而过了一会那骚动居然消失，胃里复又变得风平浪静。他又站了一会，随后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那人还在敲门，并且越敲越像是在敲他家的门。他开始怀疑那人真是在敲他家门。于是他就走到门旁仔细听起来。确实是在敲他的门，而且他似乎感到门在抖动。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将门拉开。

他看到的是对面那扇门迅速关上的情景，显然那门刚才打开过了，因为那个粗壮的背影已经不在那里。

## 十

如果昨晚的想象得到实现的话，现在在这里他会再次看到白雪。这次白雪没有明显的暗示。白雪将旁若无人地从他眼前走过，而且看也没有看他。但这也是暗示。于是他就装着闲走跟上了她。接下去要发生一些什么，他还没法设想。

站在文具柜台里的姑娘秀发披肩，此刻她正出神地看着他。



那时候朱樵像电影镜头转换一样突然消失，而他蓦然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可疑的环境中。他是转过身后才发现那姑娘的目光的。

因为他的转身太突然，姑娘显得措手不及，随即她紧张地移开目光，然后转身像是清点什么地数起了墨水瓶和颜料盒。

他没想到竟然在背后也有人监视他，心里暗暗吃惊。但她毕竟和他们不一样，她在被发现的时候显得很惊慌，而他们却能够装得若无其事。

他慢慢地走过去。她仍然在清点着，但已经感觉到他站在背后了，她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因此她显得越发紧张，她的肩膀开始微微抖动起来。然后她想避开他，便背对着他朝旁边走去。

这个时候他开口了，他的声音坚定而且沉着，他问：“你为什么监视我？”

她站住，双肩抖得更剧烈了。

“回答我。”他说。但他此刻的声音很亲切。

她迟疑了片刻，随后猛地转过身来，悲哀地说：“是他们要我这么干的。”

“我知道。”他点点头，“可他们为什么要监视我？”

她嘴巴张了张，但没有声音。她非常害怕地朝四周张望起来。

他不用看，也知道商店里所有的人此刻都威胁地看着她。

“别怕。”他轻声安慰。

她犹豫了一会，然后才鼓起勇气对他说：“我告诉你。”

他站在商店门口，一直盯着她看。她清点了好一会才转过身来，可发现他仍看着自己，立刻又慌乱了。这次她不再背过身去，而是走



到柜台的另一端。于是他的视线中没有了她，只有墨水瓶和颜料盒整齐的排列。

他在思考着该不该走进去，走到她跟前，与她进行一场如刚才假设一样的对话。但他实在没有像假设中的他那样坚定而且沉着，而她显然也不是假设中那么善良和温柔。因此他对这场绝对现实的、没有任何想象色彩的对话结果缺乏信心。

他很犹豫地站在商店门口，他的背后是纷乱的脚步声。他在栩栩如生地揣想着他们的目光。此刻他背对着他们，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监视他了，甚至指手画脚。但是（他想）若他猛地转回身去，他们（他觉得）将会防不胜防。他为自己这个诡计而得意了一会，然后他立刻付诸行动。

可是当他转回身去时却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当他迅速地将四周扫看一遍后，居然没发现有人在监视他。显然他们已经摸透了他的心理，这使他十分懊恼。他们比刚才狡猾了。他想。

然而白雪出现了。

按照想象中的布置，白雪应该是沿着街旁（不管哪一端都可以）慢慢走来的。可现在白雪却是从那座桥上走下来，尽管这一点上有出入，但他的假设还是又一次得到证实。

白雪从那座桥上走下来，白雪没有朝这里看。但他知道白雪已经看到他了，而且也知道他看到她（是白雪知道）。白雪没朝这里看是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她非常从容地从桥上走下来，然后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走去。白雪的从容让他赞叹不已，他也朝那里走去。

白雪穿着一件鲜红的衣服，在行人中走着，醒目无比。他知道白雪穿这样的衣服是有意义的，他赞叹白雪的仔细。然而他随即发现自



己这么盯着红衣服看实在愚蠢，因为这样太容易被发现。

## 十一

他需要努力回想，才能想起昨日傍晚母亲在阳台上与邻居的对话。

“准备得差不多了吗？”母亲是这样问的。

“你们呢？”对方这样反问。

刚才他往家走时，很远就看到邻居那孩子趴在阳台上东张西望。同时他看到自己家中阳台的门打开着，他想父母已经回来。那孩子一看到他立刻反身奔进屋内。起初他没注意，可当他绕到楼梯口准备往上走时又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正拿着一支电动手枪对准他。随即孩子一闪就又躲进屋内。那门关得十分响亮。

当他走进屋内后才发现父母没在。他将几个房间仔细观察一下，在父母卧室的沙发上，他看到一只尼龙手提袋。毫无疑问，父母确已回来过了。因为在中午的时候他看到母亲拿着那尼龙袋子出去，记得当时父亲还说：“拿它干吗？”母亲是如何回答的，他已记不起来。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证实父母在他之前回来过。

现在他要认真思考的是父母去了何处。他不由想到上午那个中年人十分可疑的敲门。因此对门邻居也让他觉得十分可疑。而且连他们的孩子都让他警惕。尽管那男孩才只有六岁，可他像大人一样贼头贼脑。



显而易见，父亲就在隔壁。他此刻只要闭上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父母与邻居坐在一起商议的情景。

“准备得差不多了吗？”

“你们呢？”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准备着什么。他只能预感，却没法想象。）

那孩子被唆使到阳台上，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他是否回来了。随后又出现在屋门口，当他上楼时那孩子十分响亮地关上房门。这一声绝对不会没有意义。这一声将告诉他们现在他上楼了。

接下去要干些什么他心里很清楚。他需要证实刚才的假设。而证实的方法也十分简单，那就是将屋门打开，他站到门口去，眼睛盯着对门的门。

他的目光将不会是从前那种怯生生的目光，他的目光将会让人感到他已经看透一切。因此当父母从对门出来时将会不知所措。

他们原以为屋门是关着的，他正在屋内。所以他们可以装着从楼下上来一样若无其事。可是没想到他竟站在门口。

他们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尴尬起来，尴尬是因为这些来得太突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掩饰。然而他们马上又会神态自若，但是他们的尴尬已经无法挽回。

## 十二



那鲜红的衣服始终在他前面二十米远处，仿佛凝住不动。那是因为白雪始终以匀称的步子走路。

白雪一直沿着这条街道走，这很危险。因为他越来越感到旁人对他们的注意。他已经发现有好几个人与白雪擦肩而过时回头望了她一下，紧接着他们像是发现什么似的又看了他一下。他也与他们擦肩而过，他感到他们走了几步后似乎转回身来跟踪他了。他没有回头，此刻绝对不能回头。他只要听到身后有紧跟的脚步声就知道一切了。而且那种脚步声开始纷乱起来，他便知道监视他的人正在逐渐增多。

可是白雪还在这条街上走着。他深知这条街的漫长，它的尽头将会呈现出一条泥路。泥路的一端是一条河流，另一端却是广阔的田野。而泥路的尽头是火化场。火化场那高高的烟囱让人感到是那条长长的泥路突然矗起。

白雪现在还没有走到这条泥路的尽头，可也已经不远了。白雪曾在几个胡同口迟疑了一下，但她还是继续往前走。白雪的迟疑只有他能够意会。显然她已经发现被人监视了。

就在这个时候，白雪站住了。如果此刻再不站住的话，那将失去最后的机会，因为街道的尽头正在接近。白雪站住后走进了一家商店。那是一家卖日用品的小店，而这家商店所拥有的货物在前面经过的几家商店里都有。显然白雪进去不是为了购买什么。

他放慢脚步，他知道商店前面十来米处有一条胡同，是十分狭窄的胡同。他慢慢走过去，此刻街上行人似乎没有刚才那么多了。他观察到前面只有两个人在监视他，一个正迎面走来，另一个站在废品收购铺的门口。



他走过商店时没朝里面看，但他开始感到后面跟着他的脚步声正在减少，当他走到那胡同口时身后已经没有脚步声了。他想白雪的诡计已经得逞。但是那个站在废品收购铺门口的人仍然望着他。

他侧身走进了胡同。

因为阳光被两旁高高的墙壁终日挡住，所以他一步入胡同便与扑面而来的潮气相撞。胡同笔直而幽深，恍若密林中的小径。他十分寂静地走着，一直往深处走去。胡同的两旁每隔不远又出现了支胡同，那胡同更狭窄，仅能容一人走路，而且也寂静无人。这胡同足有一百多米深。他一直走到死处才转回身来，此刻那胡同口看去像一条裂缝。裂缝处没有人，他不禁舒了口气，因为暂时没人监视他了。他在那里站住，等待着白雪出现在裂缝上。

不一会白雪完成了一个优美的转身后，便从裂缝处走了进来。他看着那件鲜红的衣服怎样变得暗红了。白雪非常从容地走来，那脚步声像是滴水声一样动人。她背后是一片光亮，因此她走来时身体闪闪发光。

所有的一切都与他的假设的一致，而接下去他即将知道所有的一切了。

然而此刻有两个人从一条支胡同里突然走了出来，并排往胡同口走着。他俩的背影挡住了白雪。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人是他的父亲，而另一人仿佛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男子。他们背对着他朝胡同口走去，他们没有发现他。他们正在交谈些什么，尽管声音很轻，但他还是听到了一点。

“什么时候？”显然是那个中年人在问。



“四月三日。”父亲这样回答。

其他的话他没再听清。他看着他们往前走，两个背影正在慢慢收缩，于是裂缝便在慢慢扩大，但他们仍然挡住白雪。他们的脚步非常响，像是拍桌子似的。然后他们走到了裂缝处，他们分手了。父亲往右，那人往左。

然而他没有看到白雪。

## 十三

父母居然是从楼下走上来。他一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谁了。

毫无疑问，是在他进屋时，父母就已经从对门出来然后轻轻地走下楼梯。否则那孩子的关门声就会失去其响亮的意义。因此当他站在门口时，父母已经在楼下了。

现在他们正在走上来（他们毕竟要比他老练多了）。然后他看到他们吃惊地望着自己，但这已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吃惊了。

“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他看到父亲的嘴巴动了一下，那声音就是从这里面飘出来的。紧接着两个人体在他面前站住。他看到父亲衣服上的纽扣和母亲的不一样。

“你怎么了？”

那是母亲的声音。与刚才的声音不一样，这声音像棉花。

他忽然感到自己挡住了父母进来的路，于是赶紧让开。这时他发现父母交换了一下眼色，那眼色显然是意味深长的。父母没再说什



么，进屋后就兵分两路，母亲去厨房，父亲走进了卧室。

他却不知该怎么才好，他在原处站着显得束手无策。他慢慢从刚才的举止里发现出一点愚蠢来了，因为他首先发现父母已经看透了他的心事。

父亲从卧室里出来朝厨房走去，走到中间时站住了，他说：“把门关上。”

他伸手将门关上，听着那单纯的声音怎样转瞬即逝。

父亲走到厨房里没一会又在说了：“去把垃圾倒掉。”

他拿起簸箕时竟然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是他不再束手无策。他打开屋门时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如刚才一样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电动手枪，正得意洋洋在向他瞄准。他知道他为何得意，尽管孩子才这么小。

他走上去抓住孩子的电动手枪，问：“刚才我父母在你们家里吧？”

孩子一点也不害怕，他用劲抽回自己的手枪，同时响亮地喊道：“没有。”

就是连孩子也训练有素了（他想）。

## 十四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他一直望着那裂缝。仿佛置身于一口深井之底而望着井口。偶尔有人从胡同口一闪而过，像是一只大鸟张着翅膀从井口上方掠过。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声在两壁间跳跃地弹来弹去，时时碰在他的脚尖上。他仔细察看经过的每一个支胡同，发现它们都是一模一样，而且都寂静无人。在他走到第四个支胡同口时看到一根电线杆挡在前面，于是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走到汉生的家门口了。

只要侧身走进去，那路凌乱不堪而且微微上斜，在第四扇门前站住，不用敲门就可推门而入，呈现在眼前的是天井，天井的四角长满青苔。接着走入一条昏暗的通道，通道是泥路，并且会在某处潜伏着一小坑积水。在那里可以找到汉生的屋门。

汉生的住处与张亮的十分近似，因此他们躲在屋内窃窃私语的情景栩栩如生地重现了。

他现在需要认真设想一下的是，白雪究竟会在何处突然消失。然而这个设想的结果将使他深感不安。因为他感到白雪就是在这里消失的。而且（如果继续往下想）白雪是在第四扇门前站住，接着推门而入，然后走上了那条昏暗的通道。所以此刻白雪正坐在汉生家中。

他感到自己的假设与真实十分接近，因此他的不安也更为真实。同时也使他朝汉生家跨出了第一步。他需要的已不是设想，而是证实。他在第四扇门前站住。

没多久后，他已经绕过了那个阴险的水坑，朝那粗糙的房门敲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先用手侦察过了，汉生的房门上没有铁钉。所以他的手敲门时毫无顾忌。

门是迅速打开的，可只打开了那么一点。接着汉生的脑袋伸了出来。那脑袋伸出来后凝住不动，让他感到脑袋是挂在那里。



屋内的光亮流了出来，汉生的眼睛正古怪地望着自己。随即他听到汉生紧张地问：“你是谁？”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是我。”

“噢，是你。”门才算真正打开。

汉生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有准备迎接这么响亮的声音。

屋内没有白雪。但他进屋时仿佛嗅到了一丝芬芳。这种气息是从头发还是脸上散发出来的他很难断定，可他能够肯定是从一位女孩子那里飘来的。他想白雪也许离开了，随后他又否定。因为白雪要离开这里必须走原来的路。可他没遇上她。

汉生将他带入自己的房间，汉生的房间洁净无比。汉生没让他看另外两间房间。一间门开着，一间房门紧闭。

“你怎么想到来这里？”汉生装着很随便地问他。

他觉得“怎么想到”对他是不合适的，他曾经常来常往。但现在（他又想）对他也许合适了。

“我正在读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汉生又说。

他没有答理。他来这里不是来和汉生进行这种无话找话的交谈。他为何而来心里很清楚，所以他此刻凝神细听。

“这篇文章真有意思。”

他听到很轻微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他努力辨别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结果是从那房门紧闭的房间里发出的。

汉生不再说什么，而是拿起一本杂志翻动起来。

他觉得这样很好，这样他可以集中精力。可是汉生翻动杂志的声音非常响。这使他很恼火。很明显汉生这举动是故意的。



尽管这样，他还是断断续续听到几声轻微的走动声。现在他可以肯定白雪就在那里。她是刚才在汉生响亮地叫了一声时躲藏起来的，汉生的叫声掩盖了她的关门声。

显然白雪刚才走进商店是为了躲开他。尽管发现白雪和他们是一伙这会让他绝望，可他不能这样断定。

他看到汉生这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将门关上。他心想，已经晚了。

## 十五

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仔细观察了天黑下来时的情景。

晚饭以后他没去洗碗，而是走到阳台上。令人奇怪的是父亲没有责备他。他听到母亲向厨房走去，然后碗碟碰撞起来。

那个时候晚霞如鲜血般四溅开来，太阳像气球一样慢慢降下来，落到了对面那幢楼房的后面。这时他听到父亲向自己走来，接着感到父亲的手开始抚摸他的头发了。

“出去散散步吧。”父亲温和地说。

他心里冷冷一笑。父亲的温和很虚伪。他摇摇头。这时他感到母亲也走了过来。

他们三人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父亲又问：“去走走吧？”他还是摇摇头。

接着父母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他俩离开了阳台。不一会他听到了关门声。他知道他们已经出去了。



于是他暂时将目光降落下来，不久就看到他们的背影，正慢慢地走着。

随即他看到对门邻居三口人也出现了，他们也走得很慢。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里，他看到楼里很多人家出现了，他们朝同一个方向走去，都走得很慢，装着是散步。

他听到一个人用很响的声音说：“春天来了，应该散散步。”他想这人是说给他听的。这人的话与刚才父亲的邀请一样虚伪。

显而易见，他们都出发了，他们都装着散步，然后走到某一个地方，与很多另外的他们集会。他们聚集在一起将要讨论些什么，无可非议他们的讨论将与他有关。

楼里还有一些人没去，有几个站在阳台上。他想这是他们布置的，留下几个人监视他。

他抬起头继续望着天空，天空似乎苍白了起来。刚才通红的晚霞已经烟消云散，那深蓝也已远去。天空开始苍白了。他是此刻才第一次发现太阳落山后天空会变得苍白。可苍白是短暂的，而且苍白的背后依旧站着蓝色，隐约可见。然后那蓝色渐渐黑下去，同时从那一层苍白里慢慢渗出。天就是这样黑下来的。

天空全黑后他仍在阳台上站着，他看到对面那幢楼房只有四个窗口亮起了灯光。接着他又俯身去看自己这幢楼，亮了五个窗口。然后他才走进房间，拉亮电灯。

当他沿着楼梯慢慢走下去时，又突然想到也许那些黑暗的窗口也在监视他。因此当他走到楼下时便装着一瘸一瘸地走路了。这样他们就不会认出是他。因为他出来时没熄灭电灯，他们会以为他仍在家中。



走脱了那两幢楼房的视线后，他才恢复走姿。他弯进了一条胡同。在胡同底有一个自来水水塔。水塔已经矗起，只是还没安装设备。

胡同里没有路灯，但此刻月亮高悬在上，他在月光中走得很轻。月光照在地面上像水一样晶亮。后面没有脚步。

胡同不长，那水塔不一会就矗立在他眼前。他先是看到那尖尖的塔端，阴森森地在月光里静默。而走出胡同后所看到的全貌则使他不寒而栗。那水塔像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而且虚无缥缈。

四周空空荡荡，只是水塔下一幢简易房屋亮着灯。他悄悄绕了过去，然后走到水塔下，找到那狭窄的铁梯后他就拾级而上。于是他感到风越来越猛烈。当他来到水塔最高层时，衣服已经鼓满了风，发出撕裂什么似的响声。头发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地飘。

现在他可以仔细观察这个小镇了。整个小镇在月光下显得阴郁可怖，如昏迷一般。

这是一个阴谋。他想。

## 十六

张亮他们像潮水一样拥进来，那时他还躲在床上。他看到了亚洲他们还有一个女的。这女子他不认识。他吃惊地望着他们。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他问。

他们像是听到了一个了不起的笑话似的哈哈大笑。他看到除那女子笑得倒进了一把椅子，椅子嘎吱嘎吱的声音也像是在笑。



“她是谁？”他又问。

于是他们笑得越加厉害，张亮还用脚蹬起了地板。

“你不认识我？”那女子这时突然收住了笑，这么强烈的笑能突然收住他十分惊讶。

“我是白雪。”她说。

他大吃一惊，心想自己怎么连白雪也认不出来了？现在仔细一看觉得她是有点像白雪。而且她仍然穿着那件红衣服，只是颜色不再鲜红，而成了暗红。

“起床吧。”白雪说。

于是他的被子被张亮掀开，他们四个人抓住他的四肢，把他提出来扔向白雪。他失声叫了一下后，才发现自己居然在椅子上十分舒服地坐下，而白雪此刻却坐在了床沿上。

他不知道他们接下去要干些什么，所以他摆出一副等待的样子。

张亮把衣服扔进了他怀里，显然是让他穿上。于是他就将衣服穿上。穿上后他又在椅子上坐下，继续等待。

白雪这时说：“走吧。”

“到什么地方去？”他问。

白雪没有回答，而是站起来往外走了。于是张亮他们走过去把他提起来，推着他也往外走。

“我还没有刷牙。”他说。

不知为何张亮他们又像刚才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他就这样被他们绑架到楼下，楼下有很多人站在那里，他们站在那里仿佛已经很久了。他们是为了看他才站了这么久。



他看到他们对着他指指点点在说些什么。他走过去以后感到他们全跟在身后。这时他想逃跑，但他的双臂被张亮他们紧紧攥住，他没法脱身。

然后他被带到大街上，他发现大街上竟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把他带到街中央站住。这时白雪又出现了，刚才她消失了一阵子。白雪仿佛怜悯似的看了看他，随即默默无语地走开。

不知是张亮，还是朱樵与汉生，或者是亚洲，对他说：“你看前面是谁？”

他定睛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他父亲，父亲站在人行道上，正朝他微笑。这时他突然感到身后一辆卡车急速向他撞来。奇怪的是这时他竟听到了敲门声。

## 十七

后来他沿着那铁梯慢慢地走了下去，然后重又步入那没有路灯的胡同。但此刻胡同两旁的窗口都亮起了灯光。灯光铺在地上一段一段。许多窗口都开着，里面说话的声音在胡同里回响，很清晰，但他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胡同两旁大都是平房，他犹豫地走着。每经过一个敞开的窗口他就会犹豫一下。

他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那是因为他感到他们的话题就是他。他知道他们的集会已经散了，父母已经在家中了。所以他完全有



必要贴到窗旁去。他的迟疑是因为经过的窗口都有人影，里面的人离窗口太近。

他终于走近了一个合适的窗口。这个窗口没有人影，但说话声却格外清楚。于是他就贴着墙走过去。那声音渐渐能够分辨出一些词句来了。

“准备得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行动？”

可是这时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个声音：“是谁！”那人像是贴着他的耳朵叫的。他立刻回身一拳将那人打倒在地。随后拼命地奔跑起来。于是那人大叫大喊了，他背后有很多追来的脚步声，同时很多人从窗口探出头来。

他这样假设着走出了胡同，他觉得自己的假设十分真实，如果他真的贴到某一个窗口去的话。

回到家中时，父母已经睡了，他拉亮电灯。他估计现在已经很晚了。往常父母是十点钟睡觉的。如果往常他这么晚回来，父亲总会睡意蒙眬并且怒气冲冲地训斥他几句。这次却没有，这次父亲只是很平静地说：“你回来了。”父亲没睡着。

他答应了一声，往自己卧室走去。这时他听到母亲说（她也没睡着）：“用放在桌上的热水洗脚。”他又答应了一声。但走进卧室后，他就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了下来。

四周一片漆黑，他在床上躺了一会，然后爬起来走到窗口。他看到对面那幢楼房很多窗户都已消失，有些正在消失。他想自己这幢楼



也是这样。现在他们可以安心休息一下了，现在的任务落到了他父母的头上。

他重新回到床上躺下，他预感到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了，显然他们已经酝酿已久。父亲突然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这预示着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警惕。这也许会使他们的行动提前。

因此他现在迫切需要想象一下，那就是他们明天会对他采取些什么行动。尽管接连两个夜晚都没睡好，此刻他难驱睡意，可他还是竭力提起精神。

明天张亮他们，可能还有白雪，他们会在他尚没起床时来到。他们将会装着兴高采烈，或者邀请他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寻找这种理由阻止他出门。而接下去……他听到自己的呼吸沉重起来。

## 十八

敲门声很复杂，也就是说有几个人同时在敲他的门。此刻他已经清醒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尽管他知道那一切都发生在睡梦里。可眼下的敲门声却让他感到真实的来临。

他立刻断定是张亮他们，而且还有白雪。与睡梦中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像潮水一样拥进来。门阻挡了他们。

他们几个人同时伸手敲门，证明他们此刻烦躁不安。

然而细听起来又不像是在敲他家的门，仿佛是在敲对门。他在床上坐了一会，听到那敲门声越来越响，而且越来越像是在敲着对门。于是他穿上衣服悄悄走到门旁，这时敲门声戛然而止。



他思忖了片刻，毅然将门打开。果然是张亮他们站在那里。他们一看到他时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拥而进。

他不动声色，他觉得他们的哈哈大笑与一拥而进与昨晚睡梦相符。

然而白雪没有出现，只有他们四个人。但是他们一拥而进时没将门带上。他就装着关门探身向屋外看了一眼，没看到白雪。

“就你们四人？”他不禁问。

“难道还不够？”张亮反问。

他心想：足够了，你们四人对付我一人足够了。

张亮说：“走吧。”

（如果有白雪，这话应该是她说的。）

“到什么地方去？”他问。

“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了。”

他说：“我还没刷牙。”说完他立刻惊愕不已。他情不自禁地重复了睡梦中那句话。

“走吧。”张亮说着打开了房门，而朱樵与汉生则在两旁架住了他的胳膊。（与睡梦中一模一样。）

“我们要带你去一个叫你大吃一惊的地方。”走到楼下时张亮这样说。

但是楼下没有很多人围观，只有三四个人在走动。

朱樵和汉生一直架着他走，张亮和亚洲走在前面。他感到朱樵和汉生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用劲了。

这时张亮突然叫了起来：“从前有座山。”然后朱樵也叫道：

“山上有座庙。”接着是汉生：“庙里有两个和尚。”亚洲是片刻后



才接上的：“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

随后张亮对他说：“轮到你了。”

他迷惑地望着张亮。

“你就说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他犹豫了一下，才说：“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于是他们发疯般地笑了起来。

张亮立刻又接上：“从前有座山。”

（朱樵）“山上有座庙。”

（汉生）“庙里有两个和尚。”

（亚洲）“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

显然轮到他了，但他仍没接上。因为走到了大街。他们五个人此刻都站在人行道上。张亮不满地催他：“快说。”他才有气无力地说：“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张亮很不高兴，他说：“你不能说得响一点？”随后他高声叫着“从前有座山”便横穿马路走了过去，朱樵和汉生此刻放开了他，也大叫着走了过去，接着是亚洲。

现在又轮到他了，他看到左边有一辆卡车正慢慢地驶过来。他知道等到他走到街中央时，卡车就会向他撞来。

## 十九

是什么声音紧追不舍？他已经跑得气喘吁吁了，可那声音还在追着他，怎么也摆脱不了。



后来他在一根电线杆上靠住，回头望去。他看着那声音正从远处朝他走来，是父亲朝他走来。

父亲走到他面前，吃惊地问：“你怎么了？”

他望着父亲没有回答。心里想：没错，父亲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只是比睡梦中出现得稍晚一些。

“你怎么了？”父亲又问。

他感到汗水正从所有的毛孔里涌出来，此刻他全身一片潮湿。

父亲没再说什么，而是盯着他看。那时他额上的汗珠正下雨般往下掉，遮挡了视线。所以他所看到的父亲像是站在雨中。

“回家去吧。”

他感到父亲的手十分有力，抓住他的肩膀后不得不随他走了。

“你已经长大了。”他听到父亲的声音在他周围绕来绕去，仿佛是父亲围着他绕来绕去。“你已经长大了。”父亲又说。父亲的声音在不绝地响着，但他听不出词句来。

他俩沿着街道往回走，他发现父亲的脚步和自己的很不协调。但他开始感到父亲的声音很亲切，然而这亲切很虚假。

后来，他没注意是走到什么地方了，父亲突然答应了一声什么便离开了他。

这时他才认真看起了四周。他看到父亲正朝街对面走去，那里站着一个人。他觉得这人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这人还朝他笑了笑。父亲走到这人面前站住，然后两人交谈起来。

他在原处站着，似乎在等着父亲走回来，又似乎在想着是不是自己先走。这时他听到有一样什么东西从半空中掉落下来，掉在附近。他扭头望去，看到是一块砖头。他猛然一惊，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幢



建筑下。他抬起头来时看到上面脚手架上正站着一个人。那是一个中年人，而且似乎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人。他感到马上就会有一块砖头奔他头顶而来了。

## 二十

那个人靠在梧桐树上，旁边是街道。虽然他没有抽烟，可一定是他。

他想起来了，就是在这里白雪第一次向他暗示什么。那时他还一无所知，那时他还兴高采烈。刚才他逃离了那幢阴险的建筑，不知为何竟来到了这里。

他在离那人十来米远的地方站住，于是那人注意他了。他心想：没错，绝对是这个人。

他慢慢朝这人走过去，他看到这人的目光越来越警惕了，那插在口袋里的手也在慢慢伸出来。而在街上行走的人都放慢脚步看着他，他知道他们随时都会一拥而上。

他走到了这人面前，此刻这人的双手已经放在胸前互相摩擦着，摆出一副随时出击的架势，那腿也已经绷紧。

他则把双手插进裤袋，十分平静地说：“我想和你谈谈。”

这人立刻放松了，他似乎还笑了笑，然后问：“找我？”

“是的。”他点点头。

这人朝街上看看，仿佛完成了暗示，随即对他说：“说吧。”

“不是在这里。”他说，“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这人犹豫起来。他不愿离开这棵梧桐树，那是不愿离开正在街上装着行走的同伙。

他轻蔑地笑了笑，问：“你不敢吗？”

这人听后哈哈大笑，笑毕说：“走吧。”

于是他在前面慢慢地走了起来，这人紧随其后。他走得很慢是为了随时能够有效地还击他的偷袭。他这时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开始纷乱起来。这意味着有几个人紧随在他身后。他没有回头张望，便说：

“我只想和你一人谈谈。”

这人没有做声，身后的脚步声也就没有减少。他又说：“如果你不敢就请回去。”他听到他又哈哈笑了起来。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条胡同口时他站了一会，看到胡同里寂然无人才走了进去。这时他身后的脚步声单纯了。

他不禁微微一笑，然后朝胡同深处走去。这人紧跟在后。他知道此刻不能回头，若一回头这人马上就会警惕地倒退。所以他若无其事往前走，心里却计算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稍远了一点。于是他悄悄放慢步子，这人没有发现。

现在他觉得差不多了，便猛地往下一蹲，同时右腿往后用力一蹬。他听到一声惨叫，接着是趑趄倒退和摔倒在地的声音。他回头望去，这人此刻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腹部痛苦不堪。他这一脚正蹬在他的腹部。

他走上几步，对准他的脸又是一脚，这人痛苦地呻吟一声，便倒在地上。

“告诉我，你们想干什么？”他问。



这人呻吟着回答：“让张亮他们把你带到马路中央，用卡车撞你。”

“这我已经知道。”他说。

“若不成功就由你父亲把你带到那幢建筑下，上面会有石头砸下来。”

“接下去呢？”他问。

这人仍然靠在梧桐树上，这时他的手伸进了胸口的口袋，随后拿出一支香烟点燃抽了起来。

肯定是他（他想）。但是他一直没有决心走上去。他觉得如果走上去的话，所得到的结果将与他刚才的假设相反。也就是说躺在地上呻吟的将会是他。那人如此粗壮，而他自己却是那样的瘦弱。

此刻这人的目光不再像刚才那样心不在焉，而是凶狠地望着他。于是他猛然发现自己在这里站得太久了。

## 二十一

“你知道吗？”白雪说。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走到白雪家门口了。记得是两年前的某一天，他在这里看到白雪从这扇门里翩翩而出，正如现在她翩翩而出。

白雪看到他时显然吃了一惊。

他发现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却是伪装的。



白雪的卧室很精致，但没有汉生的卧室整洁。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时，白雪有些脸红了，脸红是自然的。他想白雪毕竟与他们不一样。

这时白雪说：“你知道吗？”

白雪开门见山就要告诉他一切，反而使他大吃一惊。

“昨天我在街上碰到张亮……”

果然她要说了。

“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她刚刚恢复的脸色又红了起来，“我们在学校里是从来不说什么的，所以我吓了一跳……”

他开始莫名其妙，他不知道白雪接下去要说些什么。

“张亮说你们今天到我家来玩，他说是你、朱樵、汉生和亚洲。还说是你想出来的。他们上午已经过来了。”

他明白了，白雪是在掩护张亮他们上午的行动。他才发现白雪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来？”白雪问。

他此刻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十分悲哀地望着她。

于是他看到白雪的神态起了急剧的变化。白雪此刻显得惊愕不已。

他想，她已经学会表演了。

仿佛过去了很久，他看到白雪开始不知所措起来。她的双手让他感到她正不知该往何处放。

“你还记得吗？”这时他开口了，“几天前我走在街上时看到了你。你向我暗示了一下。”

白雪脸涨得通红。她喃喃地说：“那时我觉得你向我笑了一下，所以我也就……怎么是暗示呢？”



她还准备继续表演下去(他想)，但他却坚定地往下说：“你还记得离我们不远有一个中年人吗？”

她摇摇头。

“是靠在一棵梧桐树上的。”他提醒道。

可她还是摇摇头。

“那你向我暗示什么呢？”他不禁有些恼火。

她吃惊地望着他，接着局促不安地说：“怎么是暗示呢？”

他没有答理，继续往下说：“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被监视了。”

她此刻摆出一副迷惑的神色，她问：“谁监视你了？”

“所有的人。”

她似乎想笑，可因为他非常严肃，所以她没笑。但她说：“你真会开玩笑。”

“别装腔作势了。”他终于恼火地叫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害怕地望着他。

“现在我要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监视我，他们接下去要干什么？”

她摇摇头，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不禁失望地叹息起来，他知道白雪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了。白雪已不是那个穿着黄衬衣的白雪了。白雪现在穿着一件暗红的衣服，他才发现那件暗红的衣服，他不由大吃一惊。

他站了起来，走出白雪的卧室，他发现厨房在右侧。他走进了厨房，看到一把锋利的菜刀正插在那里。他伸手取下来，用手指试试刀刃。他感到很满意。然后他就提着菜刀重新走进白雪的卧室。这时他



看到白雪惊慌地站起来往角落里退去。他走上前去时听到白雪惊叫了一声。然后他已经将菜刀架在她脖子上了，白雪吓得瑟瑟发抖。

白雪这时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但他犹豫着是不是到厨房去，是不是去拿那把菜刀。

他看到白雪走到日历旁，伸手撕下了一张，然后回头说：“明天是四月三日。”

他还在犹豫着是不是去厨房。

白雪说：“你猜一猜，明天会发生些什么。”

他蓦然一惊。四月三日会发生一些什么？四月三日？他想起来了，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

他明白白雪在向他暗示，白雪不能明说是因为有她的难处。他觉得现在应该走了。他觉得再耽搁下去也许会对白雪不利。

他走出白雪卧室时发现厨房不在右侧，而在左侧。

## 二十二

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当听到那一声汽笛长鸣时，他突然情绪激昂。

那个时候他正躲藏在一幢建筑的四楼，他端坐在窗口下。他是黄昏时候溜进来的，谁也没有看到他。这幢建筑的楼梯还没有，他是沿着脚手架爬上去的。他看着夜色越来越深，他听着街上人声越来越遥远。最后连下面卖馄饨那人也收摊了。就像是烟在半空中消散，人声已经消散。只有自己的呼吸喃喃低声，像是在与自己说话。



那时候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就如不知道已经是什么时候。而明天，四月三日将发生一桩事件。他心里却格外清楚。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这时候他听到了一声火车长鸣。他突然间得到了启示，于是他站了起来。他站起来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桥，桥像死去一样卧在那里，然后他注意到了那条阴险流动着的小河，河面波光粼粼，像是无数闪烁的目光在监视他。他冷冷一笑。

然后他从窗口爬出去，沿着脚手架往下滑。脚手架发出了关门似的声音。

他在黑影幢幢的街道上往铁路那个方向走去。那个时候他没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脚步声仿佛被地面吸入进去了。他感到自己像一阵风一样飘在街道上。

不久以后，他已经站在铁轨上了。铁轨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附近小站的站台上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没有人在上面走动。小站对面的小屋也亮着昏黄的灯光。那是扳道房。那里面有人，或许正在打瞌睡。他重新去看铁轨，铁轨依旧闪闪发亮。

这时他听到了一股如浪涛涌来般的声音，声音由远而近，正在慢慢扩大。他感到那声音将他头发吹动起来了。随即他看到一条锋利白亮的光芒朝他刺来，接着光芒又横扫过来，但被他的身体挡断了。

显然列车开始减速，他看到是一列货车。货车在他身旁停了下来。于是站台上出现人影了。他立刻奔上去抓住那贴着车厢的铁梯，这铁梯比那水塔的铁梯还要狭窄。他沿着铁梯爬进了车厢，他才发现这是一列煤车。于是他就在煤堆上躺了下来，同时他听到了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像是被风吹断了，传到他耳中时已经断断续续。



他突然想起也许他们此刻已经倾巢出动在搜寻他了。他一直没有回家，父母肯定怀疑他要逃跑了，于是他们便立刻去告诉对面邻居。不一会那幢漆黑的楼房里所有的灯都亮了，然后整个小镇所有的灯都亮了。他不用闭上眼睛也可以想象出他们乱哄哄到处搜寻他的情景。

这时他听到有人走来的脚步声，他立刻翻身贴在煤堆上。然而他马上听到了铁锤敲打车轮的声音。那声音十分清脆，像灯光一样四射开来。脚步声远去了。

又过了一会，他突然听到列车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声响，同时身体被震动了一下。随即他看到小站在慢慢移过来，同时有一股风和小站一起慢慢移了过来。当风越来越猛烈时，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声音也越来越细腻。

于是他撑起身体坐在煤堆上，他看到小站被抛在远处了，整个小镇也被抛在远处了，并且被越抛越远。不一会便什么也看不到，在他前面只是一片惨白的黑暗。明天是四月三日，他想。他开始想象起明天他们垂头丧气、气急败坏的神情来了，无疑他的父母因为失职将会受到处罚。他将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不禁得意洋洋。

然后他转过脸去，让风往脸上吹。前面也是一片惨白的黑暗，同样也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知道此刻离那个阴谋越来越远了。他们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了。明天并且永远，他们一提起他时只能面面相觑。

他想起了小时候他的一个邻居和那邻居的口琴。那时候他每天傍晚都走到他窗下去，那邻居每天都趴在窗口吹口琴。后来邻居在十八岁时患黄疸肝炎死去了，于是那口琴声也死去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 鲜血梅花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 鲜血梅花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鲜血梅花 余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

( 余华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5063-7105-6

I ①鲜… II ①余…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311 号

## 鲜血梅花

---

作 者: 余 华

责任编辑: 钱 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210

字 数: 95千

印 张: 4. 625

印 数: 001-6000

版 次: 2014年1 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 月第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5-6

总定价: 109. 00元( 全6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自序



鲜血梅花



古典爱情



## 往事与刑罚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祖先



#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



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 鲜血梅花

## 一

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已是十五年前的依稀往事。在阮进武之子阮海阔五岁的记忆里，天空飘满了血腥的树叶。

阮进武之妻已经丧失了昔日的俏丽，白发像杂草一样在她的头颅上茁壮成长。经过十五年的风吹雨打，手持一把天下无敌梅花剑的阮进武，飘荡在武林中的威风如其妻子的俏丽一样荡然无存了。然而在当今一代叱咤江湖的少年英雄里，有关梅花剑的传说却经久不衰。

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需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久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梅花剑几代相传，传至阮进武手中，已有七十九朵鲜血梅花。阮进武横行江湖二十年，在剑上增添二十朵梅花。梅花剑一旦出鞘，血光四射。



阮进武在十五年前神秘死去，作为一个难解之谜，在他妻子心中一直盘踞至今。那一日的黑夜寂静无声，她在一片月光照耀下昏睡不醒，那时候她的丈夫在屋外的野草丛里悄然死去了。在此后的日子里，她将丈夫生前的仇敌在内心一一罗列出来，其结果却是一片茫然。

在阮进武生前的最后一年里，有几个明亮的清晨，她推开屋门，看到了在阳光里闪烁的尸体。她全然不觉丈夫曾在深夜离床出屋与刺客舞剑争生。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她已经隐约预感到丈夫躺在阳光下闪烁不止的情形。这情形在十五年前那个宁静之晨栩栩如生地来到了。阮进武仰躺在那堆枯黄的野草丛里，舒展的四肢暗示着某种无可奈何。他的双眼生长出两把黑柄的匕首。近旁一棵萧条的树木飘下的几张树叶，在他头颅的两侧随风波动，树叶沾满鲜血。后来，她看到儿子阮海阔捡起了那几张树叶。

阮海阔以树根延伸的速度成长起来，十五年后他的躯体开始微微飘逸出阮进武的气息。然而阮进武生前的威武却早已化为尘土，并未寄托到阮海阔的血液里。阮海阔朝着他母亲所希望的相反方向成长，在他二十岁的今天，他的躯体被永久地固定了下来。因此，当这位虚弱不堪的青年男子出现在他母亲眼前时，她恍恍惚惚体会到了惨不忍睹。但是十五年的忍受已经不能继续延长，她感到让阮海阔上路的时候应该来到了。

在这个晨光飘洒的时刻，她首次用自己的目光抚摸儿子，用一种过去的声音向他讲述十五年前的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躺在野草丛里死去了，她说：

“我没有看到他的眼睛。”



她经过十五年时间的推测，依然无法确知凶手是谁。

“但是你可以去找两个人。”

她所说的这两个人，曾于二十年前在华山脚下与阮进武高歌比剑，也是阮进武威武一生唯一没有击败过的两名武林高手。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会告诉阮海阔杀父仇人是谁。

“一个叫青云道长，一个叫白雨潇。”

青云道长和白雨潇如今也已深居简出，远离武林的是是非非。尽管如此，历年来留存于武林中的许多难解之谜，在他俩眼中如一潭清水一样清晰可见。

阮海阔在母亲的声音里端坐不动，他知道接下去将会出现什么，因此几条灰白的大道和几条翠得有些发黑的河流，开始隐约呈现出来。母亲的身影在这个虚幻的背景前移动着，然后当年与父亲一起风流武林的梅花剑，像是河面上的一根树干一样漂了过来。阮海阔在接过梅花剑的时候，触摸到母亲冰凉的手指。

母亲告诉他：剑上已有九十九朵鲜血梅花。她希望杀夫仇人的血能在这剑身上开放出一朵新鲜的梅花。

阮海阔肩背梅花剑，走出茅屋。一轮红日在遥远的天空里飘浮而出，无比空虚的蓝色笼罩着他的视野。置身其下，使他感到自己像一只灰黑的麻雀独自前飞。

在他走上大道时，不由回头一望。于是看到刚才离开的茅屋出现了与红日一般的颜色。红色的火焰贴着茅屋在晨风里翩翩起舞。在茅屋背后的天空中，一堆早霞也在熊熊燃烧。阮海阔那么看着，恍恍惚惚觉得茅屋的燃烧是天空里掉落的一片早霞。阮海阔听到了茅屋破碎



时分裂的响声，于是看到了如水珠般四溅的火星。然后那堆火轰然倒塌，像水一样在地上洋溢开去。

阮海阔转身沿着大道往前走去，他感到自己跨出去脚被晨风吹得飘飘悠悠。大道在前面虚无地延伸。母亲自焚而死的用意，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已无他的栖身之处。

没有半点武艺的阮海阔，肩背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去寻找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

## 二

母亲死前道出的那两个名字，在阮海阔后来无边无际的寻找途中，如山谷里的回声一般空空荡荡。母亲死前并未指出这两人现在何处，只是点明他俩存在于世这个事实。因此阮海阔行走在江河群山、集镇村庄之中的寻找，便显得十分渺小和虚无。然而正是这样的寻找，使阮海阔前行的道路出现无比广阔的前景，支持着他一日紧接一日的漫游。

阮海阔在母亲自焚之后踏上那条大道，一直弯弯曲曲延伸了十多里，然后被一条河流阻断。阮海阔在走过木桥，来到河流对岸时，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去的方向，从那一刻以后，方向不再指导着他。他像是飘在大地上的风一样，随意地往前行走。他经过的无数村庄与集镇，尽管有着百般姿态，然而它们以同样的颜色的树木，同样形状的房屋组成，同样的街道上走着同样的人。因此阮海阔一旦走入某个村庄或集镇，就如同走入了一种回忆。



这种漫游持续了一年多以后，阮海阔在某一日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出现，在他的漫游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在这里呈现出几种可能。然而在阮海阔绵绵不绝的漫游途中，十字路口并不比单纯往前的大道显示出几分犹豫。

此刻的十字路口在傍晚里接近了他。他看到前方起伏的群山，落日的光芒从波浪般联结的山峰上放射出来，呈现一道山道般狭长的辉煌。而横在前方的那条大道所指示的两端，却是一片片荒凉的泥土，霞光落在上面，显得十分粗糙。因此他在接近十字路口的时候，内心已经选择了一直往前的方向。正是一直以来类似于这样的选择，使他在一年多以后，来到了这里。

然而当他完成了对十字路口的选择以后很久，他才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那落日照耀下的群山。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并没有按照自己事前设计的那样一直往前，而是在十字路口处往右走上了那条指示着荒凉的大道。那时候落日已经消失，天空出现一片灰白的颜色。当他回首眺望时，十字路口显得含含糊糊，然后他转回身继续在这条大道上往前走去。在他重新回想刚才走到十字路口处的情景时，那一段经历却如同不曾有过一样，他的回想在那里变成了一段空白。

他的行走无法在黑夜到来后终止，因为刚才的错觉，使他走上了一条没有飘扬过炊烟的道路。直到很久以后，一座低矮的茅屋才远远地出现，里面的烛光摇摇晃晃地透露出来，使他内心出现一片午后的阳光。他在接近茅屋的时候，渐渐嗅到了一阵阵草木的艳香。那气息飘飘而来，如晨雾般弥漫在茅屋四周。

他走到茅屋门前，伫立片刻，里面没有点滴动静。他回首望了望无边的荒凉，便举起手指叩响了屋门。



屋门立即发出一声如人惊讶的叫唤，一个艳丽无比的女子站在门内。如此突然的出现，使他一时间不知所措。他觉得这女子仿佛早已守候在门后。

然而那女子却是落落大方，似乎一眼看出了他的来意，也不等他说话，便问他是否想在此借宿。

他没有说话，只是随着女子步入屋内，在烛光闪烁的案前落座。借着昏暗的烛光，他细细端详眼前这位女子，依稀觉得这女子脸上有着一层厚厚的胭脂。胭脂使她此刻呈现在脸上的迷人微笑有些虚幻。

然后他发现女子已经消失，他丝毫没有觉察到她消失的过程。然而不久之后他听到了女子在里屋上床时的响声，仿佛树枝在风中摇动一样的响声。

女子在里屋问他：

“你将去何处？”

那声音虽只是一墙之隔，却显得十分遥远。声音唤起了母亲自焚时茅屋燃烧的情景，以及他踏上大道后感受到的凉风。那一日清晨的风，似乎正吹着此刻这间深夜的茅屋。

他告诉她：

“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

于是女子轻轻坐起，对阮海阔说：

“若你找到青云道长，替我打听一个名叫刘天的人，不知他现在何处。你就说是胭脂女求教于他。”

阮海阔答应了一声，女子复又躺下。良久，她又询问了一声：

“记住了？”

“记住了。”阮海阔回答。



女子始才安心睡去。阮海阔一直端坐到烛光熄灭。不久之后黎明便铺展而来。阮海阔悄然出门，此刻屋外晨光飘洒，他看到茅屋四周尽是些奇花异草，在清晨潮湿的风里散发着阵阵异香。

阮海阔踏上了昨日离开的大道，回顾昨夜过来的路，仍是无比荒凉。而另一端不远处却出现了一条翠绿的河流，河面上漂浮着丝丝霞光。阮海阔走向了河流。

多日以后，当阮海阔重新回想那一夜与胭脂女相遇的情形，已经恍若隔世。阮海阔虽是武林英雄后代，然而十五年以来从未染指江湖，所以也就不曾听闻胭脂女的大名。胭脂女是天下第二毒王，满身涂满了剧毒的花粉，一旦花粉洋溢开来，一丈之内的人便中毒身亡。故而那一夜胭脂女躲入里屋与阮海阔说话。

### 三

阮海阔离开胭脂女以后，继续漫游在江河大道之上、群山村庄之中。如一张漂浮在水上的树叶，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然而在不知不觉中，阮海阔开始接近黑针大侠了。

黑针大侠在武林里的名声，飘扬在胭脂女附近，已在江湖上威武了十来年。他是使暗器的一流高手。尤其是在黑夜里，每发必中。暗器便是他一头黑发，黑发一旦脱离头颅就坚硬如一根黑针。在黑夜里射出时没有丝毫光亮。黑针大侠闯荡江湖多年，因此头上的黑发开始显出了荒凉的景致。



阮海阔无尽地行走，在他离开胭脂女多月以后，出现在了某一个喧闹的集镇的街市上。那已是傍晚时刻，一直指引着他向前的大道，在集镇的近旁伸向了另一个方向。如果不是傍晚的来临，阮海阔便会继续遵照大道的指引，往另一个方向走去。然而傍晚改变了他的意愿，使他走入了集镇。他知道自己翌日清晨以后，会重新踏上这条大道。

阮海阔行走在街上，由于长久的疲倦，他觉得自己如一件衣服一样飘在喧闹的人声中。因此当他走入一家客店之后不久，便在附近楼台上几位歌伎轻声细语般的歌声里沉沉睡去了。

在黎明来到之前，阮海阔像是窗户被风吹开一样苏醒过来。那时候月光透过窗棂流淌在他的床上，户外寂静无声。阮海阔睁眼躺了良久，后来听到了几声马嘶。马嘶声使他眼前呈现出了夜晚离开的那条大道。大道延伸时茫然若失的情景，使他坐了起来，又使他离开了客店。

事实上，在月光照耀下的阮海阔，离开集镇以后并没有踏上昨日的大道，而是被一条河流旁的小路招引了过去。他沿着那条波光闪闪的河流走入了黎明，这才发现自己身在何处，而在此之前，他似乎以为自己一直走在昨日继续下去的大道上。

那时候一座村庄在前面的黎明里安详地期待着他。阮海阔朝村庄走去。村口有一口被青苔包围的井和一棵榆树，还有一个人坐在榆树下。

坐在树下那人在阮海阔走近以后，似看非看地注视着他。阮海阔一直走到井旁，井水宁静地制造出了另一张阮海阔的脸。阮海阔提起井边的木桶，向自己的脸扔了下去。他听到了井水如惊弓之鸟般四溅



的声响。他将木桶提上来时，他的脸在木桶里接近了他。阮海阔喝下几口如清晨般凉爽的井水，随后听到树下那人说话的声音：

“你出来很久了吧？”

阮海阔转身望去，那人正无声地望着他。仿佛刚才的声音不是从那里飘出。阮海阔将目光移开，这时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去何处？”

阮海阔继续将目光飘到那人身上，他看到清晨的红日使眼前这棵树和这个人散发出闪闪红光。声音唤起了他对青云道长和白雨潇虚无缥缈的寻找。阮海阔告诉他：

“去找青云道长和白雨潇。”

这时那人站立起来，他向阮海阔走来时，显示了他高大的身材。但是阮海阔却注意到了他头颅上荒凉的黑发。他走到阮海阔身前，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声音说：

“你找到青云道长，就说我黑针大侠向他打听一个名叫李东的人，我想知道他现在何处。”

阮海阔微微点了点头，说：

“知道了。”

阮海阔走下井台，走上了刚才的小路。小路在潮湿的清晨里十分犹豫地向前伸长，阮海阔走在上面，耳边重新响起多月前胭脂女的话语。胭脂女的话语与刚才黑针大侠所说的，像是两片碰在一起的树叶一样，在他前行的路上响着同样的声音。

## 四



阮海阔在时隔半年以后，在一条飘着枯树叶子的江旁与白雨潇相遇。

那时候阮海阔漫无目标的行走刚刚脱离大道，来到江边。渡船已在江心摇摇晃晃地漂浮，江面上升腾着一层薄薄的水汽。

一位身穿白袍，手持一柄长剑的老人正穿过无数枯树向他走来。老人的脚步看去十分有力，可走来时却没有点滴声响，仿佛双脚并未着地。老人的白发白须迎风微微飘起，飘到了阮海阔身旁。

渡船已经靠上了对岸，有三个行人走了上去。然后渡船开始往这边漂浮而来。

白雨潇站在阮海阔身后，看到了插在他背后的梅花剑。黝黑的剑柄和作为背景波动的江水同时进入白雨潇的视野，勾起无数往事，而正在接近的渡船，开始隐约呈现出阮进武二十年前在华山脚下的英姿。

渡船靠岸以后，阮海阔先一步跨入船内，船剧烈地摇晃起来，可当白雨潇跨上去后，船便如岸上的磐石一样平稳了。船开始向江心渡去。

虽然江水急涌而来，拍得船舷水珠四溅，可坐在船内的阮海阔却感到自己仿佛是坐在岸上一样。故而刚才伫立岸边看渡船摇晃而去的情景，此刻回想起来觉得十分虚幻。阮海阔看着江岸慢慢退去，却没有发现白雨潇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他。

白雨潇十分轻易地从阮海阔身上找到了二十年前的阮进武。但是阮海阔毕竟不是阮进武。阮海阔脸上丝毫没有阮进武的威武自信，他虚弱不堪又茫然若失地望着江水滚滚流去。

渡船来到江心时，白雨潇询问阮海阔：



“你背后的可是梅花剑？”

阮海阔回过头来望着白雨潇，他答：

“是梅花剑。”

白雨潇又问：“是你父亲留下的？”

阮海阔想起了母亲将梅花剑递过来时的情景，这情景在此刻江面的水汽里若隐若现。他点了点头。

白雨潇望了望急流而去的江水，再问：

“你在找什么人吧？”

阮海阔告诉他：

“找青云道长。”

阮海阔的回答显然偏离了母亲死前所说的话，他没有说到白雨潇，事实上他在半年前离开黑针大侠以后，因为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委托之言里没有白雨潇，白雨潇的名字便开始在他的漫游里渐渐消散。

白雨潇不再说话，他的目光从阮海阔身上移开，望着正在来到的江岸。待船靠岸后，他与阮海阔一起上了岸，又一起走上了一条大道。然后白雨潇径自走去了。而阮海阔则走向了大道的另一端。

曾经携手共游江湖的青云道长和白雨潇，在五年前已经反目为敌，这在武林里早已是众所周知。

## 五

与白雨潇在那条江边偶然相遇之事，在阮海阔此后半年的空空荡荡的漫游途中，总是时隐时现。然而阮海阔无法想到这位举止非凡的



老人便是白雨潇。只是难以忘记他身穿白袍潇洒而去的情景。那时候阮海阔已经与他背道而去，一次偶然的回首，他看到老人白色的身影走向青蓝色的天空，那时田野一望无际，巨大而又空虚的天空使老人走去的身影显得十分渺小。

多月之后，过度的劳累与总是折磨着他的饥饿，使他病倒在长江北岸的一座群山环抱的集镇里。那时他已经来到一条蜿蜒伸展的河流旁，一座木桥卧在河流之上。他尽管虚弱不堪，可还是踏上了木桥，但是在木桥中央他突然跪倒了，很久之后都无法爬起来，只能看着河水长长流去。直到黄昏来临，他才站立起来，黄昏使他重新走入集镇。

他在客店的竹床上躺下以后，屋外就雨声四起。他躺了三天，雨也持续了三天，他听着河水流动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他感到水声流得十分遥远，仿佛水声是他的脚步一样正在远去。于是他时时感到自己并未卧床不起，而是继续着由来已久的漫游。

雨在第四日清晨蓦然终止，缠绕着他的疾病也在这日清晨消散。阮海阔便继续上路。但是连续三日的大雨已经冲走了那座木桥，阮海阔无法按照病倒前的设想走到河流的对岸。他在木桥消失的地方站立良久，看着路在那滔滔的河流对岸如何伸入了群山。他无法走过去，于是便沿着河流走去。他觉得自己会遇上一座木桥的。

然而阮海阔行走了半日，虽然遇到几条延伸过来的路，可都在河边突然断去，然后又在河对岸伸展出来。他觉得自己永远难以踏上对岸的路。这个时候，一座残缺不全的庙宇开始出现。庙宇四周树木参天，阮海阔穿过杂草和乱石，走入了庙宇。



阮海阔置身于千疮百孔的庙宇之中，看到阳光从四周与顶端的裂口倾泻进来，形成无数杂乱无章的光柱。他那么站了一会以后，听到一个如钟声一样的声音：

“阮进武是你什么人？”

声音在庙宇里发出了嗡嗡的回音。阮海阔环顾四周，他的目光被光柱破坏，无法看到光柱之外。

“是我父亲。”阮海阔回答。

声音变成了河水流动似的笑声，然后又问：

“你身后的可是梅花剑？”

“是梅花剑。”

声音说：“二十年前阮进武手持梅花剑来到华山脚下……”声音突然中止，良久才继续道，“你离家已有多久了？”

阮海阔没有回答。

声音又问：“你为何离家？”

阮海阔说：“我在找青云道长。”

声音这次成为风吹树叶般的笑声，随后告诉阮海阔：

“我就是青云道长。”

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委托之言此刻在阮海阔内心清晰响起。于是他说：

“胭脂女打听一个名叫刘天的人，不知这个人现在何处？”

青云道长沉吟片刻，然后才说：

“刘天七年前已去云南，不过现在他已走出云南，正往华山而去，参加十年一次的华山剑会。”

阮海阔在心里重复一遍后，又问：



“李东现在何处？黑针大侠向你打听。”

“李东七年前去了广西，他此刻也正往华山而去。”

母亲死前的声音此刻才在阮海阔内心浮现出来。当他准备询问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是谁时，青云道长却说：

“我只回答两个问题。”

然后阮海阔听到一道风声从庙宇里飘出，风声穿过无数树叶后销声匿迹了。他知道青云道长已经离去，但他还是站立了很久，然后才走出庙宇。

阮海阔继续沿着河流行走，白雨潇的名字在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重又来到。阮海阔在河旁行走半日后，一条大道在前方出现，于是他放弃了越过河流的设想，走上了大道，开始了对白雨潇的寻找。

## 六

阮海阔对白雨潇的寻找，是他漫无目标漂泊之旅的无限延长。此刻青云道长在他内心如一道烟一样消失了。而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委托之事虽已完成，可在他后来的漫游途中，却如云中之月一样若有若无。尽管胭脂女和黑针大侠的模糊形象，会偶尔地出现在道路的前方，但他们的居住之处，阮海阔早已遗忘。因此他们像白雨潇一样显得虚无缥缈。

然而阮海阔毫无目的地漂泊，却在暗中开始接近黑针大侠了。他身不由己的行走进行到这一日傍晚时，来到了黑针大侠居住的村口。



这一日傍晚的情景与他初次来到的清晨似乎毫无二致。黑针大侠那时正坐在那棵古老的榆树下，落日的光芒和作为背景的晚霞使阮海阔感到无比温暖。这时候他已经知道来到了何处。他如上次一样走上了井台，提起井旁的木桶扔入井内，提上来以后喝下一口冰凉的井水，井水使他感受到了正在来临的黑夜。然后他回头注视着黑针大侠，他看到黑针大侠也正望着自己，于是他说：

“我找到青云道长了。”

他看到黑针大侠脸上出现了迷惑的神色，显然黑针大侠已将阮海阔彻底遗忘，就像阮海阔遗忘他的居住之处一样。阮海阔继续说：

“李东已经离开广西，正往华山而去。”

黑针大侠始才省悟过来，他突然仰脸大笑。笑声使榆树的树叶纷纷飘落。笑毕，黑针大侠站起走入了近旁的一间茅屋。不久他背着包袱走了出来，走到阮海阔身旁时略略停顿了一下，说：

“你就在此住下吧。”

说罢，他疾步而去。

阮海阔看着他的身影在那条小路的护送下，进入了沉沉而来的夜色。然后他才回身走入黑针大侠的茅屋。

## 七

阮海阔在离开黑针大侠的茅屋十来天后，一种奇怪的感觉使他隐约感到自己正离胭脂女越来越近。事实上他已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那条



指示着荒凉的大道。他在无知的行走中与黑针大侠重新相遇以后，依然是无知的行走使他接近了胭脂女。

那是中午的时刻，很久以前在黑夜里行走过的这条大道，现在以灿烂的姿态迎接了他。然而阳光的明媚无法掩饰道路伸展时的荒凉。阮海阔依稀回想起很久以前这条大道的黑暗情景。

不久之后他嗅到了阵阵异香，那时他已看到了远处的茅屋。他明白自己已经来到了何处。当他来到茅屋近前时，那一日清晨曾经向他招展过的奇花异草，在此刻中午阳光的照耀下，使他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热烈。

胭脂女伫立在花草之中，她的容颜比那个夜晚所见更为艳丽。奇花异草的簇拥，使她全身五彩缤纷。她看着阮海阔走来，如同看着一条河流来。

阮海阔没有走到她身旁，她异样的微笑使他在不远处无法举步向前，他告诉她：

“刘天现在正走在去华山的路上，他已经离开云南。”

胭脂女听后嫣然一笑，然后扭身走出花草，走入茅屋，她拖在地上的影子如一股水一样流入了茅屋。

阮海阔站了一会，胭脂女进去以后并没有立刻出来。于是他转身离去了。

## 八



阮海阔对白雨潇的寻找，在后来又继续了三年。在三年空虚的漂泊之后，这一日由于过度的劳累，他在一条大道中央的凉亭里席地而睡。

在阮海阔沉睡之时，一个白须白袍的老人飘然而至，他朝阮海阔看了很久，从此刻放在地上的梅花剑，他辨认出了这位沉睡的男子便是多年前曾经相遇过的阮进武之子。于是他蹲下身去拿起了梅花剑。

梅花剑的离去，使阮海阔蓦然醒来。他第二次与白雨潇相遇就这样实现了。

白雨潇微微一笑，问：“还没有找到青云道长？”

这话唤起了阮海阔十分遥远的记忆，事实上这三年对白雨潇空荡荡的寻找，已经完全抹去了青云道长。

阮海阔说：

“我在找白雨潇。”

“你已经找到白雨潇了，我就是。”

阮海阔低头沉吟了片刻，他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接下去他要寻找的将是十五年前的杀父仇人，也就是说他将去寻找自己如何去死。

但是他还是说：

“我想知道杀死我父亲的人。”

白雨潇听后再次微微一笑，告诉他：

“你的杀父仇敌是两个人。一个叫刘天，一个叫李东。他们三年前在去华山的路上，分别死于胭脂女和黑针大侠之手。”

阮海阔感到内心一片混乱。他看着白雨潇将梅花剑举到眼前，将剑从鞘内抽出。在亭外辉煌阳光的衬托下，他看到剑身上有九十九朵



斑斑锈迹。

白雨潇离去以后，阮海阔依旧坐在凉亭之内，面壁思索起很久以前离家出门时的情景。他闭上双目以后，看到自己在轮廓模糊的群山江河、村庄集镇之间漫游。那个遥远的傍晚他如何莫名其妙地走上了那条通往胭脂女的荒凉大道，以及后来在那个黎明之前他神秘地醒来，再度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近了黑针大侠。他与白雨潇初次相遇在那条滚滚而去的江边，却又神秘地错开。在那个群山环抱的集镇里，那场病和那场雨同时进行了三天，然后木桥被冲走了，他无法走向对岸，却走向了青云道长。后来他那漫无目标的漫游，竟迅速地将他带到了黑针大侠的村口和胭脂女的花草旁。三年之后，他在这里与白雨潇再次相遇。现在白雨潇已经离去了。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



# 古典爱情

## 一

柳生赴京赶考，行走在一条黄色大道上。他身穿一件青色布衣，下截打着密褶，头戴一顶褪色小帽，腰束一条青丝织带，恍若一棵暗翠的树行走在黄色大道上。此刻正是阳春时节，极目望去，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竹篱茅舍四散开去，错落有致遥遥相望。丽日悬高空，万道金光如丝在织机上，齐刷刷奔下来。

柳生在道上行走了半日，其间只遇上两个衙门当差气昂昂擦肩而过，几个武生模样的人扬鞭催马疾驰而去，马蹄扬起的尘土遮住了前面的景致，柳生眼前一片纷纷扬扬的混乱。此后再不曾在道上遇上往来之人。

数日前，柳生背井离乡初次踏上这条黄色大道时，内心便涌起无数凄凉。他在走出茅舍之后，母亲布机上的沉重声响一直追赶着他，



他脊背上一阵阵如灼伤般疼痛，于是父亲临终的眼神便栩栩如生地看着自己了。为了光耀祖宗，他踏上了黄色大道。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如一卷画一般铺展开来，柳生却视而不见。展现在他眼前的仿佛是一派暮秋落叶纷扬，足下的黄色大道也显得虚无缥缈。

柳生并非富家公子，父亲生前只是一个落榜的穷儒。他虽能写一手好字，画几枝风流花卉，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如何能养家糊口？一家三口全仗母亲织布机前日夜操劳，柳生才算勉强活到今日。然而母亲的腰弯下去后再也无法直起。柳生自小饱读诗文，由父亲一手指点。天长日久便继承了父亲的禀性，爱读邪书，也能写一手好字，画几枝风流花卉，可偏偏生疏了八股。因此当柳生踏上赴京赶考之路时，父亲生前屡次落榜的窘境便笼罩了他往前走的身影。

柳生在走出茅舍之时，只在肩上背了一个灰色的包袱，里面一文钱也没有，只有一身换洗的衣衫和纸墨砚笔。他一路风餐露宿，靠卖些字画换得些许钱，来填腹中饥饿。他曾遇上两位同样赴京赶考的少年，都是身着锦衣绣缎的富家公子，都有一匹精神气爽的高头大马，还有伶俐聪明的书童。即便那书童的衣着，也使他相形之下惭愧不已。他没有书童，只有投在黄色大道上的身影紧紧伴随。肩上的包袱在行走时微微晃动，他听到了笔杆敲打砚台的孤单声响。

柳生行走了半日，不觉来到了岔路口。此刻他又饥又渴，好在近旁有一河流。河流两岸芳草青青，长柳低垂。柳生行至河旁，见河水为日光所照，也是黄黄一片，只是垂柳覆盖处，才有一条条碧绿的颜色。他蹲下身去，两手插入水中，顿觉无比畅快。于是捧起点滴之水，细心洗去脸上的尘埃。此后才痛饮几口河水，饮毕席地而坐。芳草摇摇曳曳插入他的裤管，痒滋滋的有许多亲切。一条白色的鱼儿在



水中独自游来游去，那躯体扭动得十分妩媚。看着鱼儿扭动，不知是因为鱼儿孤单，还是因为鱼儿妩媚，柳生有些凄然。

半晌，柳生才站立起来，返上黄色大道，从柳荫里出来的柳生只觉头晕目眩，他是在这一刻望到远处有一堆房屋树木影影绰绰，还有依稀的城墙。柳生疾步走去。

走到近处，听得人声沸腾，城门处有无数挑担提篮的人。进得城去，见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房屋稠密，人物富庶。柳生行走在街市上，仕女游人络绎不绝，两旁酒店茶亭无数。几个酒店挂着肥肥的羊肉，柜台上一排盘子十分整齐，盘子里盛着蹄子、糟鸭、鲜鱼。茶亭的柜子上则摆着许多碟子，尽些些橘饼、薯片、粽子、烧饼。

柳生一一走将过去，不一会便来到一座庙宇前。这庙宇像是新近修缮过的，金碧辉煌。站在门下的石阶上，柳生往里张望。一棵百年翠柏气宇轩昂，砖铺的地面一尘不染，柱子房梁油滑光亮，只是不见和尚，好大一幢庙宇显得空空荡荡。柳生心想夜晚就夜宿在此。想着，他取下肩上的包袱，解开，从里面取出纸墨砚笔，就着石阶，写了几张“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的宋词绝句，又画了几张没骨的花卉，摆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一时间庙宇前居然挤个水泄不通。似乎人人有钱，人人爱风雅。才半晌工夫，柳生便赚了几吊钱，看着人渐散去，就收起了钱小心藏好，又收起包袱缓步往回走去。

两旁酒店的酒保和茶亭的伙计笑容满面，也不嫌柳生布衣寒衫，招徕声十分热情。柳生便在近旁的一家茶亭落座，要了一碗茶，喝毕，觉得腹中饥饿难忍，正思量着，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薄饼来卖。柳生买了几张薄饼，又要了一碗茶水，慢慢吃了起来。



有两个骑马的人从茶亭旁过去，一个穿宝蓝缎的袍子，上绣百蝠百蝶；一个身着双叶宝蓝缎的袍子，上绣无数飞鸟。两位过去后，又有三位妇人走来。一位水田披风，一位玉色绣的八团衣服，一位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头上的珍珠白光四射，裙上的环佩叮当作响。每位跟前都有一个丫鬟，手持黑纱香扇替她们遮挡日光。

柳生吃罢薄饼，起身步出茶亭，在街市里信步闲走。离家数日，他不曾与人认真说过话。此刻腹中饥饿消散，寂寞也就重新涌上心头。看看街市里虽是人流熙攘，却皆是陌生的神色。母亲布机的声响便又追赶了上来。

行走间不觉来到一宽敞处，定睛观瞧，才知来到一大户人家的正门前。眼前的深宅大院很是气派，门前两座石狮张牙舞爪。朱红大门紧闭，甚是威严。再看里面树木参天，飞檐重叠，鸟来鸟往。柳生呆呆看了半晌，方才离去。他沿着粉墙旁的一条长道缓步走去。这长道也是上好的青砖铺成，一尘不染，墙内的树枝伸到墙外摇曳。行不多远，望到了偏门。偏门虽逊色于刚才的正门，可也透着威严，也是朱门紧闭。柳生听得墙内有隐约的嬉闹之声，他停立片刻，此后又行走起来。走到粉墙消失处，见到墙角有一小门。小门敞着，一个家人模样的人匆匆走出。他来到门前朝里张望，一座花园玲珑精致，心说这就是往日听闻却不曾眼见的后花园吧。柳生迟疑片刻，就走将进去。里面山水树花，应有尽有。那石山石屏虽是人工堆就，却也极为逼真。中间的池塘不见水，被荷叶满满遮盖，一座九曲石桥就贴在荷叶之上。一小亭立于池塘旁，两侧有两棵极大的枫树，枫叶在亭上执手相望。亭内可容三四人，屏前置瓷墩两个，屏后有翠竹百十竿，竹子后面的朱红栏杆断断续续，栏杆后面花卉无数。有盛开的桃花、杏



花、梨花，有未曾盛开的海棠、菊花、兰花。桃杏犹繁，争执不下，其间的梨花倒是安然观望，一声不吭。

不知不觉间，柳生来到绣楼前。足下的路蓦然断去，柳生抬头仰视。绣楼窗棂四开，风从那边吹来，穿楼而过。柳生嗅得阵阵袭人的香气。此刻暮色徐徐而来，一阵吟哦之声从绣楼的窗口缓缓飘落。那声音犹如瑶琴之音，点点滴滴如珠落盘，细细长长如水流潺潺。随风拂拂而下，随暮色徐徐散开。柳生也不去分辨吟哦之词，只是一味在声音里如醉一般，飘飘欲仙。

暮色沉重起来，一片灰色在空中挥舞不止，然而柳生仰视绣楼窗口的双眼纹丝未动，四周的一切全然不顾。漫长的视野里仿佛出现了一条如玉带一般的河流，两种景致出现在双眼两侧，一是袅娜的女子行走在河流边，一是悠扬的垂柳飘拂在晚风里。两种情景时分时合，柳生眼花缭乱。

这销魂的吟哦之声开始接近柳生，少顷，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在窗框中显露出来。女子怡然自得，樱桃小口笑意盈盈，吟哦之声就是在此处飘扬而出。一双秋水微漾的眼睛飘忽游荡，往花园里倾吐绵绵之意，然后，看到了柳生，不觉“呀”的一声惊叫，顿时满面羞红，急忙转身离去。这一眼恰好与柳生相遇。这女子深藏绣楼，三春好处无人知晓，今日让柳生撞见，柳生岂不昏昏沉沉如同坠入梦中。刚才那一声惊叫，就如弦断一般，吟哦之声戛然而止。

接下去万籁无声，似乎四周的一切都在烟消云散。半晌，柳生才算回过神来。回味刚才的情形，真有点虚无缥缈，然而又十分真切。再看那窗口，一片空空。但是风依旧拂拂而下，依旧香气袭人，柳生觉到了一丝温暖，这温暖恍若来自刚才那女子的躯体，使柳生觉得女



子仍在绣楼之中。于是仿佛亲眼见到风吹在女子身上，吹散了她身上的袭人香气和体温，又吹到了楼下。柳生伸出右手，轻轻抚摸风中的温暖。

此时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出现在窗口，她对柳生说：

“快些离去。”

她虽是怒目圆睁，神色却并不凶狠，柳生觉得这怒是佯装而成。柳生自然不会离去，仍然看着窗户目不斜视。倒是丫鬟有些难堪，一个男子如此的目光委实难以承受。丫鬟离开了窗户。

窗户复又空洞起来，此刻暮色越发沉重了，绣楼开始显得模模糊糊。柳生隐约听得楼上有说话之声，像是进去了一个婆子，婆子的声音十分洪亮。下面是丫鬟尖厉的叫嚷，最后才是小姐。小姐的声音虽如滴水一般轻盈，柳生还是沐浴到了。他不由微微一笑，笑容如同水波一般波动了一下，柳生自己丝毫不觉。

丫鬟再次来到窗口，嚷道：

“还不离去！”

丫鬟此次的面容已被暮色篡改，模糊不清，只是两颗黑眼珠子亮晶晶，透出许多怒气。柳生仿佛不曾听闻，如树木种下一般站立着。又怎能离去呢？

渐渐地，绣楼变得黑沉沉，此刻那敞着的窗户透出了丝丝烛光，烛光虽然来到窗外，却不曾掉落在地，只在柳生头顶一尺处来去。然而烛光却是映出了楼内小姐的身影，投射在梁柱上，刚好为柳生目光所及。小姐低头沉吟的模样虽然残缺不全，可却生动无比。

有几滴雨水落在柳生仰视的脸上，雨水来得突然，柳生全然不觉。片刻后雨水放肆起来，劈头盖脸朝柳生打来。他始才察觉，可仍



不离去。

丫鬟又在窗口出现，丫鬟朝柳生张望了一下，并不说话，只是将窗户关闭。小姐的身影便被毁灭。烛光也被收了进去，为窗纸所阻，无法复出。

雨水斜斜地打将下来，并未打歪柳生的身体，只是打落了他头戴的小帽，又将他的头发朝一边打去。雨水来到柳生身上，曲折而下。半晌，柳生在风雨声里，渐渐听出了自己身体的滴答之声。然而他无暇顾及这些，依然仰视楼内的烛光，烛光在窗纸上跳跃抖动。虽不见小姐的身影，可小姐似乎更为栩栩如生。

窗户不知何故复又打开，此刻窗外风雨正猛。丫鬟先是在窗口露了一下，片刻后小姐与丫鬟双双来到窗口，朝柳生张望。柳生尚在惊喜之中，楼上两人便又离去，只是窗户不再关闭。柳生望到楼内梁柱上身影重叠，又瞬时分离。不一刻，楼上两人又行至窗前，随即一根绳子缓缓而下，在风雨里荡个不停。柳生并未注意这些，只是痴痴望着小姐。于是丫鬟有些不耐烦，说道：

“还不上来。”

柳生还是未能明白，见此状小姐也开了玉口：

“请公子上来避避风雨。”

这声音虽然细致，却使勇猛的风雨之声顷刻消去。柳生始才恍然大悟，举足朝绳子迈去，不料四肢异常僵硬。他在此站立多时不曾动弹，手脚自然难以使唤。好在不多时便已复原，他攀住绳子缓缓而上，来到窗口，见小姐已经退去，靠丫鬟相助他翻身跃入楼内。

趁丫鬟收拾绳子关闭窗户，柳生细细打量小姐。小姐正在离他五尺之远处亭亭玉立，只见她霞裙月帔，金衣玉身。朱唇未动，柳生已



闻得口脂的艳香。小姐羞答答侧身向他。这时丫鬟走到小姐近旁站立。柳生慌忙向小姐施礼：

“小生姓柳名生。”

小姐还礼道：

“小女名惠。”

柳生又向丫鬟施礼，丫鬟也还礼。

施罢礼，柳生见小姐丫鬟双双掩口而笑。他不知是自己模样狼狈，也赔上几声笑。

丫鬟道：

“你就在此少歇，待雨过后，速速离去。”

柳生并不作答，两眼望小姐。小姐也说：

“公子请速更衣就寝，免得着凉。”

说毕，小姐和丫鬟双双向外屋走去。小姐细袖摇曳，玉腕低垂离去。那离去的身姿，使柳生蓦然想起白日里所见鱼儿扭动的妩媚。丫鬟先挑起门帘出去，小姐行至门前略为迟疑，挑帘而出时不禁回眸一顾。小姐这回眸一顾，可谓情意深长，使柳生不觉神魂颠倒。

良久，柳生才知小姐已经离去，不由得心中一片空落落不知如何才是。环顾四周，见这绣楼委实像是书房，一摞摞书籍整齐地堆在梁子上，一张瑶琴卧案而躺。然后柳生才看到那张红木雕成的绣床，绣床被梅花帐遮去了大半。一时间柳生觉得心旌摇晃，浑身上下有一股清泉在流淌。柳生走到梅花帐前，嗅到了一股柏子香味，那翡翠绿色的被子似乎如人一般仰卧，花纹在烛光里躲躲闪闪。小姐虽去，可气息犹存。在柏子的香味中，柳生嗅出了另一种淡雅的气息，那气息时隐时现，似真似假。



柳生在床前站立片刻，便放下了梅花帐，帐在手里恍若是小姐的肌肤一般滑润。梅花帐轻盈而下，一直垂至地下弯曲起来。柳生退至案前烛光下，又在瓷凳上坐下，再望那床，已被梅花帐遮掩，里面翡翠绿色的被子隐隐可见，状若小姐安睡。此刻柳生俨然已成小姐的郎君。小姐已经安睡，他则挑灯夜读。

柳生见案上翻着一本词集，便从小姐方才读过处往下读去。字字都在跳跃，就像窗外的雨水一般。柳生沉浸在假想的虚景之中，听着窗外的点滴雨声，在这良辰美景里缓缓睡去。

蒙蒙眈眈里，柳生听得有人呼唤，那声音由远而近，飘飘而来。柳生蓦然睁开眼来，见是小姐伫立身旁。小姐此刻云髻有些凌乱，脸上残妆犹见。虽是这副模样，却比刚才更为生动撩人。一时间柳生还以为是梦中的情景，当听得小姐说话，才知情景的真切。

小姐说：

“雨已过去，公子可以上路了。”

果然窗外已无雨水之声，只是风吹树叶沙沙响着。

见柳生一副神情恍惚的模样，小姐又说：

“那是树叶之声。”

小姐站在阴暗处，烛光被柳生所挡。小姐显得幽幽动人。柳生凝视片刻，不由长叹一声，站立起来道：

“今日一别，难再相逢。”

说罢往窗口走去。

可是小姐纹丝未动，柳生转回身来，才见小姐眼中已是泪光闪闪，那模样十分凄楚。柳生不由走上前去，捏住小姐低垂的玉腕，举到胸襟。小姐低头不语，任柳生万般抚摸。半晌，小姐才问：



“公子从何而来？将去何处？”

柳生如实相告，又去捏住小姐另一只手。此刻小姐才仰起脸来细细打量柳生。两人执手相看，叙述一片深情。

此刻烛光突然熄灭，柳生顺势将玉软香温的小姐抱入怀中。小姐轻轻“呀”了一声，便不再做声，却在柳生怀里颤抖不已。此时柳生也已神魂颠倒。仿佛万物俱灭，唯两人交融在一起。柳生抚摸不尽，听得呼吸声长短不一，也不知哪声是自己，哪声是小姐。一个是寡阴的男子，一个是少阳的女子，此刻相抱成团，如何能分得出你我。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响，才使小姐蓦然惊醒过来。她挣脱柳生的搂抱，沉吟片刻，说道：

“已是四更天，公子请速速离去。”

柳生在一片黑色中未动，半晌才答应一声，然后手摸索到了包袱，接着又是久久站立。

小姐又说：

“公子离去吧。”

那声音凄凉无比，柳生听了小姐的微微抽泣声，不觉自己也泪流而下。他朝小姐摸索过去，两人又是一阵难分你我的搂抱。然后柳生朝窗口走去。行至窗前，听得小姐说：

“公子留步。”

柳生转回身去，看着小姐模糊的黑影在房里移动，接着又听到剪刀咔嚓一声。片刻后，小姐向他走来，将一包东西放入他手中。柳生觉得手中之物沉甸甸，也不去分辨是何物，只是将其放入包袱。然后柳生爬出窗外，顺绳而下。



着地后柳生抬头仰视，见小姐站立窗前，只能看到一个身影。小姐说：

“公子切记，不管榜上有无功名，都请早去早回。”

说罢，小姐关闭了窗户。柳生仰视片刻便转身离去。后门依旧敞着，柳生来到了院外。有几滴残雨打在他脸上，十分阴冷，然后听到了马嘶声，马嘶声在寂静的夜色里嘹亮无比。柳生走过了空空荡荡的街市，并未遇上行人，只是远远看到一个更夫提着灯笼在行走。不久之后，柳生已经踏上了黄色大道。良久，晨光才依稀显露出来。柳生并不止步，看看远近的茅舍树木开始恢复原貌，柳生感到足下的大道踏实起来。待红日升起时，他已经远离了小姐的绣楼。他这才打开包袱，取出小姐给他的那一包东西。打开后，他看到了一缕乌黑的发丝和两封雪白的细丝锭子，它们由一块绣着一对鸳鸯的手帕包起。柳生心中不由流淌出一股清泉，于是收起，重新放入包袱，耳边不觉响起小姐临别之言：

“早去早回。”

柳生疾步朝前走去。

## 二

数月后，柳生落榜归来。他在黄色大道上犹豫不决地行走。虽一心向往与小姐重逢，可落榜之耻无法回避。他走走停停，时快时慢。赴京之时尚是春意喧闹，如今归来却已是萧萧秋色。极目远眺，天淡云闲，一时茫茫。眼看着那城渐近，柳生越发百感交集。近旁有一条



河流，柳生便走到水旁，见水中映出的人并非锦衣绣缎，只是布衣褴褛。心想赴京之时是这般模样，归来仍旧是这般模样。季节尚能更换，他却无力锦衣荣归，又如何有脸与小姐相会。

柳生心里思量着重新上路，不觉来到了城门口。一片喧哗声从城门蜂拥而出，城中繁荣的景象立刻清晰在目。

柳生行至喧闹的街市，不由止步不前，虽然离去数月，可街市的面貌依然如故，全不受季节更换影响。柳生置身其间，再度回想数月前与小姐绣楼相逢之事，似乎是虚幻中的一桩风流逸事。然而小姐临别之言却千真万确，小姐的声音点滴响起：

“不管榜上有无功名，都请早去早回。”

柳生此刻心里波浪迭起，不能继续犹豫，便疾步朝前走去。小姐伫立窗口远眺的情景，在柳生疾步走去时栩栩如生。因为过久的期待而变得幽怨的目光，在柳生的想象里含满泪水。重逢的情形是黯然无语，也可能是鲜艳的。他将再次攀绳而上则必定无疑。

然而柳生行至那富贵的深宅大院前，展示给他的却是断井颓垣，一片废墟。小姐的绣楼已不复存在，小姐又如何能够伫立窗前？面对一片荒凉，柳生一阵头晕目眩。眼前的一切始料不及，似乎是瞬间来到。回想数月前首次在这里所见的荣华富贵，历历在目似乎就在刚才。再看废墟之上却是朽木烂石，杂草丛生，一片凄凉景象，往日威武的石狮也不知去向。

柳生在往日的正门处呆立半晌，才沿着那一片废墟走去。行不多远他止住脚步，心说此处便是偏门。偏门处自然也是荒凉一片。柳生继续行走，来到了往日的后花园处，一截颓垣孤苦伶仃站立着，有半扇门斜靠在那里。这后门倒还依稀可见。柳生踏上废墟，深浅不一地



行走过去，细细分辨何处是九曲石桥，何处是荷花满盖的池塘，何处是凉亭和朱栏，何处是翠竹百十竿，何处是桃杏争妍。往日的一切皆烟消云散，倒是两棵大枫树犹存，可树干也已是伤痕累累。那当初尚是枯黄的枫叶，入了秋季，又几经霜打，如今红红一片，如同涂满血一般，十分耀眼。几片落叶纷纷扬扬掉落下来，这枫树虽在盛时，可也已经显露出落魄的光景来了。

最后，柳生才来到往日的绣楼前。见几堆残瓦，几根朽木，中间一些杂草和野花。往昔繁荣的桃杏现在何方？唯有几朵白色的野花在残瓦间隙里苟且生长。柳生抬头仰视，一片空旷。可是昔日攀绳而上进入绣楼的情景，在这一片空旷里隐约显露出来。显然是重温，可也十分真切，仿佛身临其境。然而柳生的重温并未持续到最后，而在道出那句“今日一别，难再相逢”处蓦然终止。绣楼转瞬消去，那一片空旷依旧出现。柳生醒悟过来，仔细回味这话，没料到居然说中了。

此刻暮色开始降临，柳生依旧站立片刻，然后才转身离去。他离去时仍然走来时的路，如数月前一般走出后门。此后在废墟一旁行走，最后一次回顾昔日的繁荣。

待柳生来到街市上，已是掌灯时候。两旁酒楼茶亭悬满灯笼，耀如白日。街上依旧人流不息，走路人并不带灯笼。柳生向两旁卖酒的，卖茶的，卖面的，卖馄饨的一一打听小姐的去向，然而无人知晓。正在惆怅时，一小厮指点着告知柳生：

“这人一定知晓。”

柳生随即望去，见酒店柜台外一人席地而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小厮告知柳生，此人即是那深宅大院的管家。柳生赶紧过去，那管家两眼睁着，却是无精打采，见柳生过去，便伸出一只满是污垢的



手，向柳生乞讨。柳生从包袱里摸出几文放入他的手掌。管家接住立即精神起来，站起把钱拍在柜台上，要了一碗水酒，一饮而尽，随即又软绵绵坐下去斜靠在柜台上。柳生向他打听小姐的去处，他听后双眼一闭，喃喃说道：

“昔日的荣华富贵啊。”

翻来覆去只此一句。柳生再问过一次，管家睁开眼来，一双污手又伸将过来。柳生又给了几文，他照旧换了水酒喝下，而回答柳生的仍然是：

“昔日的荣华富贵啊。”

柳生叹息一声，知道也问不出什么，便转身离去，他在街市里行走了数十步，然后不知不觉地拐入一条僻巷。巷中一处悬着灯笼，灯笼下正卖着茶水。柳生见了，才发觉自己又饥又渴，就走将过去，在一条长凳上落座，要了一碗茶水，慢慢饮起来。身旁的锅里正煮着水，茶桌上插着几株时鲜的花朵。柳生辨认出是菊花、海棠、兰花三种。柳生不由想起数月前步入那后花园的情形，那时桃、杏、梨三花怒放，而菊、兰和海棠尚未盛开。谁想到如今却在这里开放了。

### 三

三年后，柳生再度赴京赶考，依旧行走在黄色大道上。虽然仍是阳春时节，然而四周的景致与前次所见南辕北辙，既不见桃李争妍，也不见桑麻遍野。极目望去，树木枯萎，遍野黄土；竹篱歪斜，茅舍



在风中摇摇欲坠。倒是一幅寒冬腊月的荒凉景致。一路走来，柳生遇到的尽是些衣衫褴褛的行乞之人。

柳生在这荒年里，依然赴京赶考。他在走出茅舍之时，母亲布机上的沉重声响并未追赶而出，母亲已安眠九泉之下。母亲死后的一些日子，他靠的是三年前小姐所赠的两封纹银度日，才算活下来。若此去再榜上无名，柳生将永无光耀祖宗的时机。他在踏上黄色大道时蓦然回首，茅屋上的茅草在风中纷纷扬扬。于是他赶考归来时茅屋的情形，在此刻已经预先可见。茅屋也将像母亲布机上的沉重声响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柳生行走了数日，一路之上居然未见骑马的达官贵人，也不曾遇上赴京赶考的富家公子。脚下的黄色大道坎坷不平，在荒年里疲惫延伸。他曾见一人坐在地上，啃吃翻出泥土的树根，吃得满嘴是泥。从这人已不能遮体的衣衫上，柳生依稀分辨出是上好料子的绣缎。富贵人家都如此沦落，穷苦人家也就不堪设想。柳生感慨万分。

一路之上的树木皆伤痕累累，均为人牙所啃。有些树木还嵌着几颗牙齿，想必是用力过猛，牙齿便留在了树上。而路旁的尸骨，横七竖八，每走一里就能见到三两具残缺不全的人尸。那些人尸都是赤条条的，男女老幼皆有，身上的褴褛衣衫都被剥去。

柳生一路走来，四野里均是黄黄一片，只一次见到一小块绿色青草。却有十数人趴在草上，臀部高高翘起，急急地啃吃青草，远远望去真像是一群牛羊。他们啃吃青草的声响沙沙而来，犹如风吹树叶一般。柳生不敢目睹下去，急忙扭头走开。然而扭头以后见到的另一幕，却是一个垂死之人在咽一撮泥土，泥土尚未咽下，人就猝然倒地



死去。柳生从死者身旁走过，觉得自己两腿轻飘，真不知自己是行走在阳间的大道，还是阴间的小路。

这一日，柳生来到了岔路口，驻足打量，渐渐认出这个地方。再一看，此处早已面目全非。三年前的青青芳草，低垂长柳而今毫无踪迹。草已被连根拔去，昨日所见十数人啃吃青草的情景在这里也曾有过。而柳树光秃秃的虽生犹死。河流仍在。柳生行至河旁，见河流也逐渐枯干，残留之水混浊不清。柳生伫立河旁，三年前在此所见的一切慢慢浮现。曾有一条白色的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那躯体扭动得十分妩媚。于是在绣楼里看小姐朝外屋走去的情景，也一样清晰在目。虽然时隔三年，可往日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可是又转瞬消逝，眼前只是一条行将枯干的河流。在混浊的残水里，如何能见白色鱼儿的扭动？而小姐此刻又在何方？是生是死？柳生抬头仰视，一片茫然。

柳生重新踏上黄色大道时，已能望到那城，一旦越走越近，往事重又涌上心头。小姐的影子飘飘忽忽，似近似远，仿佛伴随他行走。而那富贵的深宅大院和荒凉的断井残垣则交替出现，有时竟然重叠在一起。

仅到城边，柳生就已嗅到了城中破落的气息。城门处冷冷清清，全不见乡里人挑着担子、提着篮子进出的情景，也不见富家公子游手好闲的模样。城内更无沸腾的人声，只是一些面黄肌瘦的人四分五裂地独自行走。即便听得一些说话声，也是有气无力。虽然仍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可楼阁之上的金粉早已驳落，露出了里面的丧气。柳生走在街市上，已经没有仕女游人，而一些布衣寒士满脸的丧魂落魄。昔日铺满街道的茶亭酒店如今寥寥无几，大多已经关门闭店，人去屋空。灰尘布满了门框和窗棂。幸存的几家也挂不出肥肥的羊肉，



卖不出橘饼和粽子了。酒保小厮都是一脸的呆相，活泼不起来。酒店的柜子上依旧放着些盘子，可不是一排铺开，而是摞在一起。盘中空空无物，更不见乡里人捧着汤面薄饼来卖。

柳生一边行走，一边回想昔日的繁荣，似乎在梦境之中。世事如烟，转瞬即逝。不觉来到了那座庙宇前。再看这昔日金碧辉煌的庙宇，如今一副落魄的模样。门前的石阶断断续续，犹如山道一般杂乱。庙内那棵百年柏树已是断肢残体。柱子房梁斑斑驳驳，透出许多腐朽来。铺砖的地上是杂草丛生。柳生站立片刻，拿下包袱，从里取出几张事先完成的字画，贴在庙墙之上。虽有一些过往的人，却都是愁眉苦脸，谁还有闲情逸致来附庸风雅？柳生期待良久，看这寂寞的光景，想是不会有人来买他的字画了，只得收起放入包袱。柳生这一路过来，居然未卖出一张字画，常常忍饥挨饿。小姐昔日所赠的纹银已经剩余不多，柳生岂敢随便花用。

柳生离了庙宇，又行至街市上，再度回想昔日的繁华，又是一番感慨。这感慨其实源于小姐的绣楼和那气派的深宅大院。看到这城也如此落难，再想那绣楼的败落，柳生心里不再一味感伤小姐，开始感叹世事的瞬息万变。

这么想着，柳生来到了那一片断井颓垣的废墟前。三年下来，此处今日连断井颓垣也无影无踪，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荒地。小姐的绣楼已无法确认，整个荒地里只是依稀有些杂草，一片残瓦、一根朽木都难以找到。若不是那两棵状若尸骨的枫树，柳生怕是难以确认此处。仿佛此处已经荒凉了百年，不曾有过富贵的深宅大院，不曾有过翠树和鲜花，不曾有过后花园和绣楼，也不曾有过名惠的小姐。而柳



生似也不曾来过这里，即便三年前来过，那三年前这里也是一片荒地。

柳生站立良久，始才转身离去。离去时觉得身子有些轻飘。对小姐的沉重思念，不知不觉中淡去了许多。待他离去甚远，那思念也瓦解得很干净了。似乎他从未有过那一段销魂的时光。

柳生并未返回街市，而是步入了一条僻巷。柳生行走其间，只是两旁房屋蛛网悬挂，不曾听得有人语之声，倒也冷清。柳生此刻不愿步入街市与人为伍，只图独个儿走走，故而此僻巷甚合他意。

柳生步穿了僻巷，来到一片空地上，只有数十荒冢，均快与地面一般平了，想是年久无人理睬。再看不远处有一茅棚，棚内二人都屠夫模样，棚外有数人。柳生尚不知此处是菜人市场，便走将过去。因为荒年粮无颗粒，树皮草根渐尽，便以人为粮，一些菜人市场也就应运而生。

棚内二人在磨刀石上磨着利斧，棚外数人提篮挑担仿佛守候已久，篮与担内空空无物。柳生走到近旁，见不远处来了三人，一个衣不蔽体的男子走在头里，后面跟着一妇一幼，这一妇一幼也衣不蔽体。那男子走入棚内，棚内二人中一店主模样的就站立起来。男子也不言语，只是用手指点指点棚外的一妇一幼。店主瞧了一眼，向那男子伸出三根手指，男子也不还价，取了三吊钱走出棚外径自去了。柳生听得那幼女唤了一声“爹”，可那男子并不回首，疾走而去，转眼消失了。

再看店主，与伙计一起步出棚外，将那妇人的褴褛衣衫撕了下来，妇人便赤条条一丝不挂了。妇人的腹部有些肿胀，而别处却奇瘦无比。妇人被撕去衣衫时，也不做挣扎，只是身子晃动了一下，而后



扭过头去看身旁的幼女。那两人在撕幼女的衣衫，幼女挣扎了一下，但仰脸看了看妇人后便不再动了。幼女看上去才十来岁光景，虽然瘦骨伶仃，可比那妇人肥胖些。

棚外数人此刻都围上前去，与店主交涉起来。听他们的话语，似乎都看中了那个幼女，他们嫌妇人的肉老了一些。店主有些不耐烦，问道：

“是自家吃，还是卖与他人？”

有二人道是自家吃，其余都说卖与他人。

店主又说：

“若卖与他人，还是肉块大一些好。”

店主说着指点一下妇人。

又交涉一番，才算定下来。

这时妇人开口说道：

“她先来。”

妇人的声音模糊不清。

店主答应一声，便抓起幼女的手臂，拖入棚内。

妇人又说：

“行行好，先一刀刺死她吧。”

店主说：

“不成，这样肉不鲜。”

幼女被拖入棚内后，伙计捉住她的身子，将其手臂放在树桩上。幼女两眼瞟出棚外，看那妇人，所以没见店主已举起利斧。妇人并不看幼女。



柳生看着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听得“咔嚓”一声，骨头被砍断了，一股血四溅开来，溅得店主一脸都是。

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回头来看个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间目瞪口呆。半晌，才长号几声，身子便倒在了地上。倒在地上后哭喊不止，声音十分刺耳。

店主此刻拿住一块破布擦脸，伙计将手臂递与棚外一提篮的人。那人将手臂放入篮内，给了钱就离去。

这当儿妇人奔入棚内，拿起一把放在地上的利刃，朝幼女胸口猛刺。幼女窒息了一声，哭喊便戛然终止。待店主发现为时已晚。店主一拳将妇人打到棚角，又将幼女从地上拾起，与伙计二人令人眼花缭乱地肢解了幼女，一件一件递与棚外的人。

柳生看得魂不附体，半晌才醒悟过来。此刻幼女已被肢解完毕，店主从棚角拖出妇人。柳生不敢继续目睹，赶紧转身离去，躲入僻巷。然而店主斧子砍下的沉重声响与妇人撕裂般的长号却追赶而来，使柳生一阵颤抖，直到他疾步走出僻巷，那些声音才算消失。可是刚才的情景却难以摆脱，凄惨惨地总在柳生眼前晃动。无论柳生走到何处，这惨景就是不肯消去。柳生看着暮色将临，他不敢在城里露宿，便急急走到城外。踏上黄色大道时，才算稍稍平静一些。不久一轮寒月悬空而起，柳生走在月光之下，感到一丝丝的凉意。

## 四



次日午后，柳生来到一村子。这村子不过十数人家，均是贫寒的茅舍。茅舍上虽有烟囱挺立，却丝毫不见炊烟升空四散开去的情景。因为日光所照，道上盖着一层尘灰，柳生走在上面，尘土如烟般腾起。道上依稀留有几双人过后的足印，却没有马蹄的痕迹，也没有狗和猪羊家禽的印迹。有一条短路从道旁岔开去，岔处下是一条涧沟。涧沟里无水，稀稀长着几根黄草。涧沟上有一小小板桥。柳生没有跨上板桥，所以也就不踏上那条小路。他走入了道旁的茅屋。

这茅屋是个酒店。柜上摆着几个盘子，盘中均是大块的肉，煮得很白。店内三人，一个店主身材瘦小，两个伙计却是五大三粗。虽然都穿着布衫，倒也整洁，看不到上面有补丁。在这大荒之年，这酒店居然如石缝中草一般活下来，算是一桩奇事了。再看店内三人，虽说不上是红光满面，可也不至于面黄肌瘦。柳生一路过来，很少看到还有点人样的人。

柳生昨日黄昏离开那城，借着月光一直走到三更时候，才在一破亭里歇脚，将身子像包袱般蜷成一团，倒在亭角睡去。次日熹微又起身赶路，如今站在这酒店门外，只觉得自己身子摇晃双眼发飘。一日多来饭没进一口，水没喝一滴，又不停赶路，自然难以支持下去，那店主此刻满脸笑容迎上去，问：

“客官要些什么？”

柳生步入酒店，在桌前坐定，只要了一碗茶水和几张薄饼。店主答应一声，转眼送了上来。柳生将茶水一口饮尽，而后才慢慢吃起了薄饼。

这时节，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走将进来，这人身着锦衣绣缎，气宇不凡，身后跟着两个家人，都挑着担。商人才在桌前坐定，店主就将



上好的水酒奉上，并且斟满一盅推到他面前。商人将水酒一饮而尽，随后从袖内掏出一把碎银拍在桌上，说：

“要荤的。”

那两个伙计赶紧端来两盘白白的肉，商人只是看了一眼，就推给了家人，又道：

“要新鲜的。”

店主忙说：

“就去。”

说罢和两个伙计走入了另一间茅屋。

柳生吃罢薄饼，并不起身，他依旧坐着，此刻精神了许多，便打量起近旁这三人来。两个家人虽也坐下，但主人要的菜未上，也就不敢眼皮底下的肉。那商人一盅一盅地喝着酒，才片刻工夫就不耐烦，叫道：

“还不上菜？！”

店主在旁屋听见了，忙答应：

“就来，就来。”

柳生才站立起来，背起包袱正待往外走去，忽然从隔壁屋内传出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喊叫，声音疼痛不已，如利剑一般直刺柳生胸膛。声音来得如此突然，使柳生好不惊吓。这一声喊叫拖得很长，似乎集一人毕生的声音一口吐出，在茅屋之中呼啸而过。柳生仿佛看到声音刺透墙壁时的迅猛情形。

然后声音戛然而止，在这短促的间隙里，柳生听得斧子从骨头中发出的吱吱声响。因此昨日在城中菜人市场所见的一切，此刻清晰重现了。



叫喊声复又响起，这时的喊叫似乎被剁断一般，一截一截而来。柳生觉得这声音如手指一般短，一截一截十分整齐地从他身旁迅速飞过。在这被剁断的喊叫里，柳生清晰地听到了斧子砍下去的一声声。斧子声与喊叫声此起彼伏，相互填补了各自声音的间隙。

柳生不觉毛骨悚然。然而看那坐在近旁的三人，全然不曾听闻一般，若无其事地饮着酒。商人不时朝那扇门看上一眼，仍是一副十分不耐烦的模样。

隔壁的声音开始细小下去，柳生分辨出是一女子在呻吟。呻吟声已没有刚才的凶猛，听来似乎十分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呻吟，倒像是瑶琴声声传来，又似吟哦之声飘飘而来。那声音如滴水一般。三年前柳生伫立绣楼窗下，聆听小姐吟哦诗词的情形，在此刻模模糊糊地再度显示出来。柳生沉浸在一片无声无息之中。然而转瞬即逝，隔壁的声音确实是在呻吟。柳生不知为何蓦然感到是小姐的声音，这使他微微颤抖起来。

柳生并未知道自己正朝那扇门走去。来到门口，恰逢店主与两个伙计迎面而出。一个伙计提着一把溅满血的斧子，另一个伙计倒提着一条人腿，人腿还在滴血。柳生清晰地听到了血滴在泥地上的滞呆声响。他往地上望去，都是斑斑血迹，一股腥味扑鼻而来。可见在此遭宰的菜人已经无数了。

柳生行至屋内，见一女子仰躺在地，头发散乱，一条腿劫后余生，微微弯曲，另一条腿已消失，断处血肉模糊。柳生来到女子身旁，蹲下身去，细心拂去遮盖在女子脸上的头发。女子杏眼圆睁，却毫无光彩。柳生仔细辨认，认出来正是小姐惠，不觉一阵天旋地转。



没想到一别三年居然在此相会，而小姐竟已沦落为菜人。柳生泪如泉涌。

小姐尚没咽气，依旧呻吟不止。难忍的疼痛从她扭曲的脸上清晰可见。只因声音即将消耗完毕，小姐最后的声音化为呻吟时，细细长长如水流潺潺。虽然小姐杏眼圆睁，可她并未认出柳生。显示在她眼中的只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她用残留的声音求他一刀把她了结。

任凭柳生百般呼唤，小姐总是无法相认。在一片无可奈何与心如刀割里，柳生蓦然想起当初小姐临别所赠的一绺头发，便从包袱中取出，捧到小姐眼前。半晌，小姐圆睁的杏眼眨了一下，呻吟声戛然终止。柳生看到小姐眼中出现了闪闪泪光，却没看到小姐的手正朝他摸索过来。

小姐用最后的声音求柳生将她那条腿赎回，她才可完整死去。又求他一刀了结自己。小姐说毕，十分安然地望着柳生，仿佛她已心满意足。在这临终之时，居然能与柳生重逢，她也就别无他求。

柳生站立起来，走出屋门，走入酒店的厨房。此刻一个家人正在割小姐断腿上的肉。那条腿已被割得支离破碎。柳生一把推开家人，从包袱里掏出所有银子扔在灶台上。这些银子便是三年前小姐绣楼所赠银子的剩余。柳生捧起断腿时，同时看到案上摆着一把利刀。昨日在城中菜人市场，所见妇人一刀刺死其幼女的情景复又出现。柳生迟疑片刻，便毅然拿起了利刀。

柳生重新来到小姐身旁，小姐不再呻吟，她幽幽地望着柳生，这正是柳生想象中小姐伫立窗前的目光。见柳生捧着腿进来，小姐的嘴张了张，却没有声音。小姐的声音已先自死去了。



柳生将腿放在小姐断腿处，见小姐微微一笑。小姐看了看他手中的利刀，又看了看柳生。小姐所期待的，柳生自然明白。

小姐虽不再呻吟，却因为难忍的疼痛，她的脸越发扭曲。柳生无力继续目睹这脸上的凄惨，他不由闭上双眼。半晌，他才向小姐胸口摸索过去，触摸到了微弱的心跳，他似乎觉得是手指在微微跳动。片刻后他的手移开去，另一只手举起利刀猛刺下去。下面的躯体猛地收起，柳生凝住不动，感觉着躯体慢慢松懈开来。待下面的躯体不再动弹，柳生开始颤抖不已。

良久，柳生才睁开双眼，小姐的眼睛已经闭上，脸也不再扭曲，其神色十分安详。

柳生蹲在小姐身旁，神色恍惚。无数往事如烟般弥漫而来，又随即四散开去。一会是眼花缭乱的后花园景致，一会是云霞翠柱的绣楼，到头来却是一片空空，一派茫茫。

然后柳生抱起小姐，断腿在手臂上弯曲晃荡，他全然不觉。走出屠屋，行至店堂，也不见那商人正如何兴致勃勃啃吃小姐腿肉。他步出酒店踏上黄色大道。极目远望，四野里均为黄色所盖。在这阳春时节竟望不到一点绿色，又如何能见姹紫嫣红的鲜艳景致呢？

柳生朝前缓步行走，不时低头俯看小姐，小姐倒是一副了却了心愿的平和模样。而柳生却是魂已断去，空有梦相伴随。

走不多远，柳生来到一河流旁。河两岸是一片荒凉，几棵枯萎的柳树状若尸骨。河床里尚遗留一些水，水虽然混浊，却还在流动，竟也有些潺潺之声。柳生将小姐放在水旁，自己也坐下去。

再端详起小姐来。身子上有许多血迹，还有许多污泥。柳生便解开小姐身上的褴褛衣衫，听得一声声衣衫撕裂的声响。少顷，小姐



身子清清白白地显露出来。柳生用河中之水细心洗去小姐身上的血迹和污泥。洗至断腿，断腿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柳生不由闭上双眼，在昨日城中菜人市场所见的情景复现里，他将断腿移开。

重新睁开眼来，腿断处跃入眼帘。斧子乱剁一阵的痕迹留在这里，如同乱砍之后的树桩。腿断处的皮肉七零八落地互相牵挂在一起，一片稀烂。手指触摸其间，零乱的皮肉柔软无比，而断骨的锋利则使手指一阵惊慌失措。柳生凝视很久，那一片断井颓垣仿佛依稀出现了。

不久胸口的一摊血迹来到。柳生仔细洗去血迹，被利刀捅过的创口皮肉四翻，里面依然通红，恰似一朵盛开的桃花。想到创口是自己所刺，柳生不觉一阵颤抖。三年积累的思念，到头来化为一刀刺下。柳生真不敢相信如此的事实。

将小姐擦净之后，柳生再次细细端详，小姐仰躺在地，肌肤如冰之清，如玉之润。小姐是虽死犹生。而柳生坐在一旁，却是茫茫无知无觉，虽生犹死。

然后柳生从包袱里取出自己换洗的衣衫，给小姐套上。小姐身着宽大的衣衫，看去十分娇小。这情形使柳生泪如雨下。

柳生在近旁用手指挖出一个坑，又折了许多枯树枝填在坑底和两侧，再将小姐放入，然后在小姐身上盖满树枝。小姐便躲藏起来，可又隐约能见。柳生将土盖上去，筑起一座坟冢，又在坟上洒了些许河中之水。

而后便是在坟前端坐，脑中却是空空无物。直到一轮寒月升空，柳生才醒悟过来。见月光照在坟上反射出许多荧荧之光。柳生听得河



水潺潺流动，心想小姐或许也能听到，若小姐也能听到便不会寂寞难忍。

这么想着，柳生站立起来，踏上了月色溶溶的大道，在万籁俱灭的夜色里往前行走。在离小姐逐渐远去的时刻里，柳生心中空空荡荡，他只听到包袱里笔杆敲打砚台的孤单声响。

## 五

数年后，柳生第三次踏上黄色大道。

虽然他依旧背着包袱，却已不是赴京赶考。自从数年前葬了小姐，柳生尽管依然赴京，可心中的功名渐渐四分五裂，消散而去。故而当又是榜上无名，柳生也全无愧色，十分平静地踏上了归途。

数年前，柳生落榜而归，再至安葬小姐的河边时，已经无法确认小姐的坟冢，河边蓦然多出了十数座坟冢，都是同样的荒凉。柳生站立河边良久，始才觉得世上断肠人并非只他一人。如此一想倒也去掉了许多感伤。柳生将那些荒冢，一一除了草，又一一盖了新土。又凝视良久，仍无法确认小姐安睡之处，便叹息一声离去了。

柳生一路行乞回到家中时，那茅屋早无踪影。展现在眼前的只是一块空地，母亲的织布机也不知去向。这情景尚在柳生离开时便已预料到了，所以他丝毫没有惊慌。他思忖的是如何活下去。在此后的许多时日里，柳生行乞度日。待世上的光景有所转机，他才投奔到一大户人家，为其看守坟场。柳生住在茅屋之中，只干些为坟冢除草添土的轻松活儿，余下的时间便是吟诗作画。虽然穷困，倒也过得风流。



偶尔也会惦记起一些往事，小姐的音容笑貌便会栩栩如生一阵子。每临此刻，柳生总是神思恍惚起来，最终以一声叹息了却。如此度日，一晃数年过去了。

这一年清明来到，主人家中大班人马前来祭扫祖坟。丫鬟婆子家人簇拥着数十个红男绿女，声势浩荡而来。满目琳琅的供品铺展开来，一时间坟前香烟缭绕，哭声四起。柳生置身其间，不觉泪流而下。柳生流泪倒不是为坟内之人，实在是触景生情。想到虽是清明时节，却不能去父母坟前祭扫一番，以尽孝意。随即又想起小姐的孤坟，更是一番感慨。心说父母尚能相伴安眠九泉，小姐独自一人岂不更为凄惨。

次日清晨，柳生不辞而别。他先去祭扫了父母的坟墓，而后踏上黄色大道，奔小姐安眠的河边而去。

柳生在道上行走了数日，一路上尽是明媚春光，姹紫嫣红的欢畅景致接连不断。放眼望去，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竹篱茅舍在绿树翠竹之间，还有涧沟里细水长流。昔日的荒凉景象已经销声匿迹，柳生行走其间，恍若重度首次踏上黄色大道的美好时光。昔日的荒凉远去，昔日的繁荣却卷土重来，覆盖了柳生的视野。然而荒凉和繁荣却在柳生心中交替出现，使柳生觉得脚下的黄色大道一会虚幻，一会不实。极目远眺，虽然鲜艳的景致欢畅跳跃，可昔日的荒凉并未真正销声匿迹，如日光下的阴影一般游荡在道旁和田野之中。柳生思忖着这一番繁荣又能维持几时呢？

柳生一路走来，遇上几个赴京赶考的富家公子，才蓦然想起又逢会试之年。算算自己首次赴京赶考，已是十多年前的依稀往事，再思量这些年来的无数曲折，不觉感叹世事突变实在无情无义。那几个富



家公子都是一样的踌躇满志。柳生不由为之叹息，想世事如此变化无穷，功名又算什么。

道两旁曾经是伤痕累累的枯树，如今枝盛叶茂。几个乡里人躺在树荫下佯睡，这一番悠闲道出了世道昌盛。迎风起舞的青青芳草上，有些许牛羊懒洋洋或卧或走动。柳生如此走去，不觉又来到了岔路口，近旁的河流再度出现在他眼前。

那正是他首次赴京时留迹过的河流。河旁的青草经历了灭绝之灾，如今又茁壮成长。而长枝低垂的柳树曾状若尸骨，现在却在风中愉快摇曳。柳生走将过去，长长的青草插入裤管，引出许多亲切。来到河旁，见河水清澈见底，水面上有几片绿叶漂浮。一条白色的鱼儿在柳生近旁游来游去，那扭动的姿态十分妩媚。这里的情形居然与十多年前所见的毫无二致，使柳生一阵感慨。看鱼儿扭动的妩媚，怎能不想起小姐在绣楼里的妩媚走动？想到数年前这里的荒凉，柳生更是感慨万分。树木青草，河流鱼儿均有劫后的兴旺，可小姐却只能躺在孤坟之中，再不能复生，再不能重享昔日的荣华富贵。

柳生在河旁站立良久，始才凄然离去。来到道上，那城已依稀可见，便加快一些步子走将过去。

柳生来到城门前，听得城中喧哗的人声，又窥得马来人往的热烈情形。看来这城也复原了繁华的光景。柳生步入城内，行走在街市上，依然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金粉楼台均已修饰一新，很是气派。全不见金粉剥落、楼台蛛网遍布的潦倒模样。街市两旁酒店茶亭涌出无数来，卖酒的青帘高挑，卖茶的炭火满炉。还有卖面的，卖水饺的，测字算命的。肥肥的羊肉重新挂在酒店的柜台上，茶亭的柜子上也放着糕点好几种。再看街市里行走之人，大多红光满面，精神气



爽。几个珠光宝气的仕女都有相貌甚好的丫鬟跟随，游走在街市里。一些富家公子骑着高头大马也挤在人堆之中。柳生一路走去，两旁酒保小厮招徕声热气腾腾。如此情景，全是十多年前的布置。柳生恍恍惚惚，仿佛回入了昔日的情景，不曾有过这十多年来的曲折。

片刻，柳生来到那座庙宇前。再看那庙宇，金碧辉煌。庙门敞开，柳生望见里面的百年翠柏亭亭如盖，砖铺的地上一尘不染，柱子房梁油滑光亮，也与十多年前一模一样。荒年席卷过的破落已无从辨认，那杂草丛生、蛛网悬挂的光景，只在柳生记忆中依稀显示了一下。柳生解开包袱，故技重演，取出纸墨砚笔，写几张字，画几幅花卉，然后贴在墙上，卖与过往路人。一时间竟围上来不少人。虽说瞧的多，买的少，可也不过片刻工夫，那些字画也就全被买去。柳生得了几吊钱后心满意足，放入包袱，缓步离去。

不知不觉，柳生来到那曾是深宅大院，后又是断井颓垣处。走到近旁，柳生不觉大吃一惊。断井颓垣已无处可寻，一片空地也无踪迹。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座气派异常的深宅大院。柳生看得目瞪口呆，疑心此景不过是虚幻的展示。然而凝视良久，眼前的深宅大院并未消去，倒是越发实在起来。只见朱红大门紧闭，里面飞檐重叠，鸟来鸟往，树木虽不是参天，可也有些粗壮。再看门前两座石狮，均是凶狠的模样。柳生走将过去，伸手触摸了一下石狮，觉得冰凉而且坚硬，柳生才敢确定眼前的景物并不虚幻。

他沿着院墙之外的长道慢慢行走过去。行不多远，便见到偏门。偏门也是紧闭，却听得一些院内的嬉闹之声。柳生站立一会，又走动起来。



不久来到后门外，后门敞着，与十多年前一般敞着，只是不见家人走出。柳生从后门进得后花园，只见水阁凉亭，楼台小榭，假山石屏，甚是精致。中间两口池塘，均一半被荷叶所遮，两池相连处有一拱小桥。桥上是一凉亭，池旁也有一凉亭，两侧是两棵极大的枫树。后花园的布置与十多年前稍有不同，然而枫树却正是十多年前所见的枫树。枫树几经灾难，却是容貌如故。再看凉亭，亭内置瓷墩四个，有石屏立于后。屏后是翠竹数百竿，翠竹后面是朱红的栏杆，栏杆后面花卉无数。有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有不曾盛开的海棠、兰花、菊花。

柳生止住脚步，抬头仰视，居然又见绣楼，再环顾左右，居然与他首次赴京一模一样。绣楼窗户四敞，风从那边吹来，穿楼而过，来到柳生跟前。柳生嗅得一阵阵袭人的香气，不由飘飘然起来，沉浸到与小姐绣楼相会的美景中去，全然不觉这是往事，仿佛正在进行之中。

柳生觉得小姐的吟哦之声就将飘拂而来。这么想着，果然听得那奇妙的声音从窗口飘飘而出，又四散开去，然后如细雨一般纷纷扬扬降落下来。那声音点点滴滴如珠玑落盘，细细长长如水流潺潺。仔细分辨，才听出并非吟哦之声，而是瑶琴之音。然而这瑶琴之音竟与小姐的吟哦之声毫无二致。柳生凝神细听，不知不觉汇入进去。十多年间的曲折已经化为烟尘消去，柳生再度伫立绣楼之下，似乎是首次经历这良辰美景。虽然他依稀推断出接下去所要出现的情形，可这并未将他唤醒，他已将昔日与今的经历合二为一。

柳生思量着丫鬟该在窗口出现时，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果然出现在窗口，她怒目圆睁，说道：



“快些离去。”

柳生不由微微一笑，眼前的情景正是意料之中。丫鬟嚷了一声后，也就离开了窗口。柳生知道片刻后，她将再次怒目圆睁地出现在窗口。

瑶琴之音并未断去，故而小姐的吟哦之声仍在继续，那声音时而悠扬，时而迟缓。小姐莫非正被相思所累？

丫鬟又来到窗口。

“还不离去？”

柳生仍是微微一笑，柳生的笑容使丫鬟不敢在窗前久立。丫鬟离去后，瑶琴之音戛然而止。然后柳生听得绣楼里走动的声响，重一点的声响该是丫鬟的，而轻一点的必是小姐在走动。

柳生觉得暮色开始沉重起来，也许片刻工夫黑夜就将覆盖下来，雨也将来到。雨一旦沙沙来到，楼上的窗户就会关闭，烛光将透过窗纸漏出几丝来，在一片风雨之中，那窗户会重新开启，小姐将和丫鬟双双出现在窗口。然后有一根绳子扭动而下，于是柳生攀绳而上，在绣楼里与小姐相会。小姐朝外屋走去时像一条白色的鱼儿一般妩媚。不久之后，小姐又来到柳生身旁，两人执手相看，千言万语却化为一片无声无息。后来柳生又攀绳而下，离去绣楼，踏上大道。数月后柳生落榜归来，再来此处，却又是一片断井颓垣。

断井颓垣的突然出现，使柳生一阵惊慌。正是此刻，绣楼上一盆凉水朝柳生劈头盖脑而来，柳生才蓦然惊醒。环顾四周，阳光明媚，方知刚才的情景只是白日一梦。而那一盆凉水十分真实，柳生浑身滴水，再看绣楼窗口，并无人影，却听得里面窃窃私笑声。少顷，那丫鬟来到窗口，怒喝：



“再不离去，可要去唤人来了。”

刚才的美景化成一股白烟消去，柳生不禁惆怅起来。绣楼依旧，可小姐易人，他叹息一声转身离去。走到院外，再度环顾这深宅大院，才知此非昔日的深宅大院。行走间，柳生从包袱里取出当初小姐临别所赠的一缕黑发，仔细端详，小姐生前的许多好处便历历在目，柳生不觉泪流而下。

## 六

柳生出城以后，又行走了数日。这一日来到了安葬小姐的河边。

且看河边的景致，郁郁葱葱，中间有五彩的小花摇曳。河面上有无数柳丝碧绿的影子在波动。数年时光一晃就过，昔日的荒凉也转瞬即逝。

柳生伫立河边。水中映出一张苍老的脸来，白发也已清晰可见。繁荣的景象一旦败落，尚能复原，而少年青春已经一去不返。往昔曾闪烁过的良辰美景也将一去不返。如今再度回想，只是昙花一现。

柳生环顾四周，见有十数座坟冢，均在不久前盖上过新土，坟前纸灰尚在，留下清明祭扫的痕迹。然而哪座才是小姐的坟冢？柳生缓步走去，细心察看，却是无法辨认。可是走不多远，一座荒坟出现。那荒坟即将平去，只是微微有些隆起，才算没被杂草野花湮没。坟前没有纸灰。柳生一见此坟，胸中蓦然升起一股难言之情，这无人祭扫的荒坟，必是小姐安身之处。



一旦认出小姐的坟冢，小姐的音容笑貌也就逃脱遥远的记忆，来到柳生近旁，在河水里慢慢升起，十分逼真。待柳生再定睛观看，却看到一条白色的鱼儿，鱼儿向深处游去，随即消失。

柳生蹲下身去，一根一根拔去覆盖小姐坟冢的杂草和野花。此后又用手将道旁的一些新土撒在坟上。柳生一直干到暮色来临，始才住手。再看这坟，已经高高隆起。柳生又将河水点点滴滴地洒在坟上，每一滴水下去，坟上便会扬起轻轻的尘土。

看看天色已黑，柳生迟疑起来，是在此露宿，还是启程赶路。思忖良久，才打定主意在此宿下一宵，待明日天亮再走，想到此生只与小姐匆匆见了两面，如今再匆匆离去，柳生有些不忍。故而留下陪小姐一宵，也算尽了相爱的情分。

夜晚十分宁静，只听到风吹树叶的微微声响，那声响犹如雨沙沙而来。又听到河水潺潺流动，似瑶琴之音，又似吟哦之声。如此两种声音相交而来，使柳生重度昔日小姐绣楼下的美妙光阴。柳生坐在小姐坟旁，恍惚听得坟内有轻微的动静，那声响似乎是小姐在绣楼里走动一般。

柳生一夜未合眼，迷迷糊糊坠入与小姐重逢的种种虚设之中。直到东方欲晓，柳生始才回过魂来。虽是一夜的虚幻，可柳生十分留恋。这虚幻若能伴其一生，倒也是一桩十分美满的好事。

片刻，天已大亮。柳生觉得该上路了。他环顾四周，芳草青青，绿柳长垂。又看了看小姐的坟冢，旭日的光芒使其闪闪发亮。小姐安身在此，倒也过得去，只是有些孤寂。想罢，柳生踏上了黄色大道。

柳生行走在黄色大道上，全然不见四野里姹紫嫣红莺歌燕舞的欢畅景致，只见大道在远处消失得很迷茫。柳生走不多远，不禁自问：



此去将是何处？

若重操看守坟场的旧业，柳生实在不愿。守候的尽是一些他人的坟墓，却冷落了父母和小姐。而另寻差使，也无意义。这么想着，柳生不觉止步不前。思量了良久，终于决定返回小姐身旁。想父母能相伴安眠，唯小姐孤苦伶仃，不如守候着小姐了却残生，总比为他人守坟强了许多。

柳生重新回到小姐坟旁。主意一定，柳生心中觉得十分踏实。于是他折了树枝，在道旁盖了一间小屋。见不远处有些人家，柳生又过去买了一口锅来，打算煮些茶水卖与过往路人，也好维持生计。

待一切均已安排停当，这一日的暮色开始降临。柳生也已十分疲乏，便喝了几口河水，又吃了一张薄饼，然后在水旁草丛里坐落，看着河水如何流动。

渐渐地，一轮寒月悬空而起。月光洒在河里，河水闪闪烁烁。就是河旁柳树和青草也出现一片闪烁。这情形使柳生不胜惊讶。月光之下竟然会有如此的奇景。

这时柳生突然闻得阵阵异香，异香似乎为风所带来，而且从柳生身后而来。柳生回首望去，惊愕不已。那道旁的小屋里竟有烛光在闪烁。柳生不由站立起来，朝小屋走去。行至门前，见里面有一女子，正席地而坐，在灯下读书。女子身旁是柳生的包袱，已被解开。书大概就是从里面取出的。

女子抬起头来，见柳生伫立门前，慌忙站起道：

“公子回来了？”

柳生定睛观瞧，不由目瞪口呆。屋中女子并非旁人，正是小姐惠。小姐亭亭玉立，一身白色的罗裙拖地。那罗裙的白色又非一般的



白色，好似月光一般。小姐身着罗裙，倒不如说身穿月光。

见柳生目瞪口呆，小姐微微一笑，那笑如微波荡漾一般。小姐说：

“公子还不进来？”

柳生这才进得门去，可依然目瞪口呆。

小姐便说：

“小女来得突然，公子不要见怪。”

柳生再看小姐，见小姐云鬓高耸，面若桃花，眼含秋水，樱桃小口微微开启，柳生不觉心驰神往。可他仍满腹狐疑，不由问：

“你是人？是鬼？”

一听此话，小姐双眼泪光闪烁，她说：

“公子此言差矣。”

柳生细细端详小姐，确是实实在在伫立在眼前，丝毫不差。小姐左手还拿着一缕发丝，正是十多年前小姐临别所赠的信物，想必是刚才从包袱之中找出的。

见柳生凝视手中的发丝，小姐说：

“还以为你早把它丢弃，不料你一直珍藏。”

说罢，小姐泪如雨下。

这情形使柳生胸中波浪翻滚，不由走上前去，捏住小姐握着发丝的手。那手十分冰凉。两人执手相看，泪眼蒙眬。

小姐长袖一挥，烛光立刻熄灭。小姐顺势倒入柳生怀中。柳生觉得她的躯体十分阴冷，那躯体颤抖不已。柳生听到小姐的抽泣声。声音断断续续，诉说柳生离去后终日伫立窗前眺望的往事。



柳生此刻如醉如痴，回到了十多年前的美好时光。接着两人跌倒在地。

后来柳生沉沉睡去。待他醒来，天已大亮。再看身旁，已无小姐踪影。然而干草铺成的地铺上，却留下小姐睡过凹下去的痕迹，那痕迹还在散发着阵阵异香。柳生拾起几根发丝，发丝轻柔地弯曲着。接着又拾起小姐昔日所赠的那一缕头发，将它们放在一起。几乎一样，只是小姐昨夜留下的那几根发丝隐约有些荧荧绿光。

柳生来到屋外，见河流在晨光里显得通红一条，两旁的树木青草也有着斑斑红点。柳生来到小姐坟冢旁，坟上的新土有些潮湿，夜露尚未完全散去。细细端详坟冢，全无一点破绽。柳生心里甚奇，回想昨夜情形，一丝一毫均十分真实，无半点虚幻。况且刚才初醒之时，也见小姐昨夜遗留的痕迹。柳生在坟旁坐下，伸手抓一把坟土，觉得十分暖和。小姐就安睡在此？柳生有些疑惑。莫非小姐早已弃坟而去，生还到世上来了。这么思量着，柳生疑心眼下只是一座空坟。

柳生在坟旁端坐良久，越想昨夜情形越发觉得眼前是空坟一座，终于忍耐不住，欲打开坟冢看个究竟，于是使用双手刨开泥土。泥土被层层刨去，接近了小姐。柳生见往昔遮盖小姐的树枝早已腐烂，在手中如烂泥一般。而为小姐遮挡赤裸之躯的布衫也化为泥土。柳生轻轻扒开它们，小姐赤裸地显露出来。小姐双目紧闭，容颜楚楚动人。小姐已长出新肉，故通身是淡淡的粉红。即便那条支离破碎的腿，也已完整无缺，而胸口的刀伤已无处可寻。小姐虽躺在坟冢之中，可头发十分整齐，恍若刚刚梳理过一般。那头发隐约有丝绿光。柳生嗅得阵阵异香。



眼前的情景使柳生心中响起清泉流淌的声响，他知道小姐不久将生还人世，因此当他再端详小姐时，仿佛她正安睡，仿佛不曾有过数年前沦落为菜人的往事。小姐不过是在安睡，不久就将醒来。柳生端详很久，才将土轻轻盖上。而后依然坐在坟旁，仿佛生怕小姐离坟远去，柳生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在坟前回顾了与小姐首次绣楼相见的美妙情形，又虚设了与小姐重逢后的种种美景。柳生沉浸在一片虚无缥缈之中，不闻身旁有潺潺水声，不见道上有行走路人。世上一切都在烟消云散，唯小姐飘飘而来。

柳生那么坐着，全然不觉时光流逝。就是暮色重重盖将下来，他也一无所知。寒月升空，幽幽月光无声无息洒下来。四周出现一片悄然闪烁。夜风拂拂而来，又潮又凉。柳生还是未能察觉天黑情景，只是一味在虚设之中与小姐执手相看。

恍惚间，柳生嗅得阵阵异香，异香使柳生蓦然惊醒。环顾四周，才知天已大黑。再看道旁的小屋，屋内有烛光闪烁，烛光在月夜里飘忽不定。柳生惊喜交加，赶紧站起往小屋奔去。然而进了小屋却并不见小姐挑灯夜读。正在疑惑，柳生闻得身后有声响，转回身来，见小姐伫立在门前。小姐依然是昨夜的模样，身穿月光，浑身闪烁不止。只是小姐的神色不同昨夜，那神色十分悲戚。

小姐见柳生转过身来，便道：

“小女本来生还，只因被公子发现，此事不成了。”

说罢，小姐垂泪而别。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 往事与刑罚

一九九〇年的某个夏日之夜，陌生人在他潮湿的寓所拆阅了一份来历不明的电报。然后，陌生人陷入了沉思的重围。电文只有“速回”两字，没有发报人住址姓名。陌生人重温了几十年如烟般往事之后，在错综复杂呈现的千万条道路中，向其中一条露出了一丝微笑。翌日清晨，陌生人漆黑的影子开始滑上了这条蚯蚓般的道路。

显而易见，在陌生人如道路般错综复杂的往事里，有一桩像头发那么细微的经历已经格外清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这排列得十分简单的数字所喻示的内涵，现在决定着陌生人的方向。事实上，陌生人在昨夜唤醒这遥远的记忆时，并没有成功地排除另外几桩旧事的干扰。由于那时候他远离明亮的镜子，故而没有发现自己破译了电文后的微笑是含混不清的。他只是体会到了自己的情绪十分坚定。正是因为他过于信任自己的情绪，接下去出现的程序错误便不可避免。

几日以后，陌生人已经来到一个名叫烟的小镇。程序的错误便在这里显露出来。那是由一个名叫刑罚专家的人向他揭示的。



可以设想一下陌生人行走时的姿态和神色。由于被往事层层围困，陌生入显然无法在脑中正确地反映出四周的景与物。因此当刑罚专家看到他时，内心便出现了一种类似小号的鸣叫。那时的陌生入如一个迷途的孩子一样，走入了刑罚专家的视野。陌生入来到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前，刑罚专家以夸张的微笑阻止了他的前行。

“你来了？”

刑罚专家的语气使陌生人大吃一惊。眼前这位白发闪烁的老人似乎暗示了某一桩往事，但是陌生入很难确认。

刑罚专家继续说：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这话并没有坚定陌生入的想法，但是陌生入做了退一步的假设——即便他接受这个想法，那眼前这位老人也不过是他广阔往事里的一粒灰尘而已。所以陌生入打算绕过这位老人，继续朝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走去。

此后的情形却符合了刑罚专家的意愿，陌生入并没走向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那是在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对话以后发生的。由于刑罚专家的提醒——这个提醒显然是很随意的，并不属于那类谋划已久的提醒。陌生人才得知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他发现了自己想去的和自己正准备去的地方无法统一。也就是说，他背道而驰了。事实上，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正离他越来越远。

直到现在，陌生人才首次回想多日前那个潮湿之夜和那份神秘的电报。他的思维长久地停留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出现时的地方。现在他开始重视当时不断干扰着他的另几桩往事。它们分别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和一九七



一年九月二十日。于是陌生人明白了自己为何无法走向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事实上，电文所喻示的内容，在另四桩往事里也存在着同样的可能性。正是这另外四种时间所释放出来的干扰，使他无法正确地走向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而这四桩往事都由四条各不相同的道路代表。现在陌生人即便放弃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他也无法走向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和其他的三桩往事。

那是另外一个夏日的傍晚。因为程序的错误而陷入困境的陌生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去路。于是他才郑重其事地注视起刑罚专家。注视的结果让他感到眼前这位老人与他许多往事有着时隐时现的联结。因此当他再度审视目前的处境时，开始依稀感觉到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天色逐渐黑下来时，刑罚专家向陌生人发出了十分有把握的邀请。陌生人无疑顺从了这种属于命运的安排，他跟在刑罚专家身后，走入那幢二层的灰色小楼。

在四周涂着黑色油彩的客厅里，陌生人无声地坐了下来。刑罚专家打亮一盏白色小灯。于是陌生人开始寻找起多日前那份电报和眼下这个客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要的联系。寻找的结果却是另外的面貌，那就是他发现自己过来的那条路显得有些畸形。

陌生人和刑罚专家的交谈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和谐的实质。那情景令人感到他们已经交谈过多次了，仿佛都像了解自己的手掌一样了解对方的想法。

刑罚专家作为主人，首先引出话题是义不容辞的。他说：

“事实上，我们永远生活在过去里。现在和将来只是过去耍弄的两个小花招。”



陌生人承认刑罚专家的话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但是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现状。

“有时候，我们会和过去分离。现在有一个什么东西将我和过去分割了。”

陌生人走向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的失败，使他一次次地探索其中因由，他开始感到并非只是另四桩往事干扰的结果。

然而刑罚专家却说：

“你并没有和过去分离。”

陌生人不仅没有走向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反而离其越来越远，而且同样也远离了另四桩往事。

刑罚专家继续说：

“其实你始终深陷于过去之中，也许你有时会觉得远离过去，这只是貌离神合，这意味着你更加接近过去了。”

陌生人说：

“我坚信有一样什么东西将我和过去分割。”

刑罚专家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他感到用语言去说服陌生人是件可怕的事。

陌生人继续在他的思维上行走——当他远离了他的所有往事之后，刑罚专家却以异样的微笑出现了，并且告诉他：

“我期待已久了。”

因此陌生人说：

“那样东西就是你。”

刑罚专家无法接受陌生人的这个指责，尽管如此使用语言使他疲倦，但他还是再一次说明：



“我并没有将你和过去分割，相反是我将你和过去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我就是你的过去。”

刑罚专家吐出最后一个字时的语气，让陌生人感到这种交谈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已经出现缺陷，但他还是向刑罚专家指出：

“你对我的期待使我费解。”

“如果你不强调必然的话。”刑罚专家解释道，“你把我的期待理解成是对偶然的期待，那你就不会感到费解。”

“我可以这样理解。”陌生人表示同意。

刑罚专家十分满意，他说：“我很高兴能在这个问题上与你一致。我想我们都明白必然是属于那类枯燥乏味的事物，必然不会改变自己的面貌，它只会傻乎乎地一直往前走。而偶然是伟大的事物，随便把它往什么地方扔去，那地方便会出现一段崭新的历史。”

陌生人并不反对刑罚专家的阔论，但他更为关心的是：

“你为何期待我？”

刑罚专家微微一笑，他说：

“我知道迟早都会进入这个话题，现在进入正是时候。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帮助，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帮助。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陌生人问：

“什么帮助？”

刑罚专家回答：

“你明天就会明白。现在我倒是很愿意跟你谈谈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总结人类的全部智慧，而人类的全部智慧里最杰出的部分便是刑罚。这就是我要与你谈的。”



刑罚专家显然掌握了人类所拥有的全部刑罚。他摊开手掌，让陌生人像看他的手纹一样了解他的刑罚。尽管他十分简单逐个介绍那些刑罚，但他对每个刑罚实施时所产生的效果，却做了煽动性的叙述。

在刑罚专家冗长的却又极其生动的叙述结束以后，细心的陌生人发现了某个遗漏的刑罚，那就是绞刑。因为被一种复杂多变的情绪所驱使，事实上从一开始，陌生人已经在期待着这个刑罚在刑罚专家叙述中出现。在那一刻里，陌生人已经陷入一片灾难般的沉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在他的沉思里逐渐清晰起来。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的任何时候，某个与陌生人的往事休戚相关的人自缢身亡。

陌生人为了从这段令人窒息的往事里挣扎而出，使用了这样的手段，那就是提醒刑罚专家遗漏了怎样一个刑罚，他希望刑罚专家有关这个刑罚的精彩描叙，能帮助他脱离往事。

然而刑罚专家却勃然大怒。他向陌生人声明，他并不是遗漏，而是耻于提起这个刑罚。因为这个刑罚被糟蹋了，他告诉陌生人那些庸俗的自杀者是如何糟蹋这个刑罚的。他向陌生人吼道：

“他们配用这个刑罚吗？”

刑罚专家的愤怒是陌生人无法预料的，因此也就迅速地将陌生人从无边的往事里拯救出来。当陌生人完成一次呼吸开始轻松起来后，面对燃烧的刑罚专家，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你试过那些刑罚吗？”

刑罚专家燃烧的怒火顷刻熄灭，他没有立刻回答陌生人的问题，而是陷入了无限广阔的快感之中。他的脸上飞过一群回忆的乌鸦，他像点钞票一样在脑中清点他的刑罚。他告诉陌生人，在他所进行的全



部试验里，最为动人的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

显而易见，刑罚专家提供的这四段数字所揭示的内容，并不像数字本身那样一目了然。它散发着丰富的血腥气息，刑罚专家让陌生人知道：

他是怎样对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进行车裂的，他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撕得像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他施以宫刑，他割下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的两只沉甸甸的睾丸，因此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没有点滴阳光，但是那天夜晚的月光却像杂草丛生一般。而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同样在劫难逃，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钢锯，锯断了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的腰。最为难忘的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他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将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埋入土中，只露出脑袋，由于泥土的压迫，血液在体内蜂拥而上。然后刑罚专家敲破脑袋，一根血柱顷刻出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的喷泉辉煌无比。

陌生人陷入一片难言的无望之中。刑罚专家展示的那四段简单排列的数字，每段都暗示了一桩深刻的往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这正是陌生人广阔往事中四桩一直追随他的往事。

当陌生人再度回想那个潮湿之夜和那份神秘的电报时，他开始思索当时为何选择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而没有选择其他四桩往事。而对刑罚专家刚才提供的四段数字，他用必然和偶然两种思维去理解。无论哪一种思维，都让他依稀感到刑罚专家此刻占有了他的四桩往事。



事实上很久以来，陌生人已经不再感到这四桩往事的实在的追随。四桩往事早已化为四阵从四个方向吹来的阴冷的风。四桩往事的内容似乎已经腐烂，似乎与尘土融为一体了。然而它们的气息并没完全消散，陌生人之所以会在此处与刑罚专家奇妙地相逢，他隐约觉得是这四桩往事指引的结果。

后来，刑罚专家从椅子上出来，他从陌生人身旁走过去，走入他的卧室。那盏白色小灯照耀着他，他很像是一桩往事走入卧室。陌生人一直坐在椅子上，他感到所有的往事都已消散，只剩下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然而却与他离得很远。后来当他沉沉睡去，那模样很像一桩固定的往事一样安详无比。

翌日清早，当刑罚专家和陌生人再度坐到一起时，无可非议，他们对对方的理解已经加深了。因此，他们的对话从第一句起就进入了实质。

刑罚专家在昨日已经表示需要陌生人的帮助，现在他展开了这个话题：

“在我所有的刑罚里，还剩两种刑罚没有试验。其中一个是为你留下的。”

陌生人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刑罚专家带着陌生人推开了一扇漆黑的房门，走入一间空旷的屋子。屋内只有一张桌子放在窗前，桌上是一块极大的玻璃，玻璃在阳光下灿烂无比，墙角有一把十分锋利的屠刀。

刑罚专家指着窗前的玻璃，对陌生人说：

“你看它多么兴高采烈。”陌生人走到近旁，看到阳光在玻璃上一片混乱。



刑罚专家指着墙角的屠刀告诉陌生人，就用这把刀将陌生人腰斩成两截，然后迅速将陌生人的上身安放在玻璃上，那时陌生人上身的血液依然流动，他将慢慢死去。

刑罚专家让陌生人知道，当他的上身被安放在玻璃上后，他那临终的眼睛将会看到什么。无可非议，在接下去出现的那段描述将是十分有力的。

“那时候你将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一切声音都将消失，留下的只是色彩。而且色彩的呈现十分缓慢。你可以感觉到血液在体内流得越来越慢，又怎样在玻璃上洋溢开来，然后像你的头发一样千万条流向尘土。你在最后的时刻，将会看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清晨的第一颗露珠，露珠在一片不显眼的绿叶上向你眺望；将会看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午的一大片云彩，因为阳光的照射，那云彩显得五彩缤纷；将会看到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傍晚来临时的一条山中小路，那时候晚霞就躺在山路上，温暖地期待着你；将会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月光里的两颗萤火虫，那是两颗遥远的眼泪在翩翩起舞。”在刑罚专家平静的叙述完成之后，陌生人又一次陷入沉思的重围。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清晨的露珠，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午缤纷的云彩，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傍晚温暖的山中小路，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深夜月光里的两颗舞蹈的眼泪。这四桩往事像四张床单一样呈现在陌生人飘忽的视野中。因此，陌生人将刑罚专家的叙述理解成一种暗示。陌生人感到刑罚专家向自己指出了与那四桩往事重新团聚的可能性。于是他脸上露出安详的微笑，这微笑无可非议地表示了他接受刑罚专家的美妙安排。



陌生人愿意合作的姿态使刑罚专家十分感激，但是他的感激是属于内心的事物，他并没有表现得像一只跳蚤一样兴高采烈，他只是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希望陌生人能够恢复初来世上的形象，那就是赤裸裸的形象。他告诉陌生人：

“并不是我这样要求你，而是我的刑罚这样要求你。”

陌生人欣然答应，他觉得以初来世上的形象离世而去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他开始想象自己赤裸裸地去与那四桩往事相会的情景，他知道他的往事会大吃一惊的。

刑罚专家站在右侧的墙角，看陌生人如脱下一层皮般地脱下了衣裤。陌生人展示了像刻满刀痕一样皱巴巴的皮肉。他就站在那块灿烂的玻璃旁，阳光使他和那块玻璃一样闪烁不止。刑罚专家离开了布满阴影的墙角，走到陌生人近旁，他拿起那把亮闪闪的屠刀，阳光在刀刃上跳跃不停，显得烦躁不安。他问陌生人：

“准备完了？”

陌生人点点头。陌生人注视着他的目光安详无比，那是成熟男子期待幸福降临时应有的态度。

陌生人的安详使刑罚专家对接下去所要发生的事充满信心。他伸出右手抚摸了陌生人的腰部，那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指微微有些颤抖。这个发现开始暗示事情发展的结果已经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他不知道是由于过度激动，还是因为力量在他生命中冷漠起来。事实上很久以前，刑罚专家已经感受到了力量如何在生命中衰老。此刻当他提起屠刀时，双手已经颤抖不已。

那时候陌生人已经转过身去，他双眼注视着窗外，期待着那四桩往事翩翩而来。他想象着那把锋利的屠刀如何将他截成两段，他觉得



很可能像一双冰冷的手撕断一张白纸一样美妙无比。然而他却听到了刑罚专家精疲力竭的一声叹息。

当他转回身来时，刑罚专家羞愧不已地让陌生人看看自己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他让陌生人明白：他不能像刑罚专家要求的那样，一刀截断陌生人。

然而陌生人却十分宽容地说：

“两刀也行。”

“但是，”刑罚专家说，“这个刑罚只给我使用一刀的机会。”

陌生人显然不明白刑罚专家的大惊小怪，他向刑罚专家指出了这一点。

“可是这样糟蹋了这个刑罚。”刑罚专家让陌生人明白这一点。

“恰恰相反。”陌生人认为，“其实这样是在丰富发展你的这个刑罚。”

“可是，”刑罚专家十分平静地告诉陌生人，“这样一来你临终的感受糟透了。我会像剁肉饼一样把你腰部剁得杂乱无章。你的胃、肾和肝们将像烂苹果一样索然无味。而且你永远也上不了这块玻璃，你早就倒在地上了。你临终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尽是一些蚯蚓在泥土里扭动和蛤蟆使人毛骨悚然的皮肤，还有很多比这些更糟糕的景物。”

刑罚专家的语言是由坚定不移的声音护送出来的，那声音无可非议地决定了事件将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因此陌生人重新穿上脱下的衣裤是顺理成章的。本来他以为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结果并不是这样。当他穿上衣裤时，似乎感到自己正往身上抹着灰暗的油彩，所以



他此刻的目光是灰暗的，刑罚专家在他的目光中也是灰暗的，灰暗得像某一桩遥远的往事。

陌生人无力回避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刑罚专家无法帮助他与那四桩往事相逢。尽管他无法理解刑罚专家为何要美丽地杀害他的往事，但他知道刑罚专家此刻内心的痛苦，这个痛苦在他的内心响起了一片空洞的回声。显而易见，刑罚专家的痛苦是因为无力实施那个美妙的刑罚，而他的痛苦却是因为无法与往事团聚。尽管痛苦各不相同，可却牢固地将他们联结到一起。

可以设想到，接下来出现的一片寂静将像黑夜一样沉重。直到陌生人和刑罚专家重新来到客厅时才摆脱那一片寂静的压迫。他们是在那间玻璃光四射的屋子里完成了沉闷的站立后来到客厅的。客厅的气氛显然是另外一种形状，所以他们可以进行一些类似于交谈这样的活动了。

他们确实进行了交谈，而且交谈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振奋，自然这是针对刑罚专家而言的。刑罚专家并没有因为刚才的失败永久地沮丧下去。他还有最后一个刑罚值得炫耀。这个刑罚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他告诉陌生人：

“是我创造的。”

刑罚专家让陌生人明白这样一个事件：有一个人，严格说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这类学者在二十世纪已经荡然无存。他在某天早晨醒来时，看到有几个穿着灰色衣服的男人站在床前，就是这几个男人把他带出了自己的家，送上了一辆汽车。这位学者显然对他前去的地点充满疑虑，于是他就向他们打听，但他们以沉默表示回答，他们的态度使他忐忑不安。他只能看着窗外的景色以此来判断即将发生的会是些



什么。他看到了几条熟悉的街道和一条熟悉的小河流，然后它们都过去了。接下来出现的是一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广场足可以挤上两万人，事实上广场上已经有两万人了。远远看去像是一片夏天的蚂蚁。不久之后，这位学者被带入了人堆之中，那里有一座高台，学者站在高台上，俯视人群，于是他看到了一片丛生的杂草。高台上有几个荷枪的士兵，他们都举起枪瞄准学者的脑袋，这使学者惊慌失措。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又都放下枪，他们忘了往枪膛里压子弹，学者看到几颗有着阳光般颜色的子弹压进了几支枪中，那几支枪又瞄准了学者的脑袋。这时候有一法官模样的人从下面爬了上来，他向学者宣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学者被判处死刑。这使学者大为吃惊，他不知道自己有何罪孽，于是法官说：

“你看看自己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吧。”

学者看了一下，但没看到手上有血迹。他向法官伸出手，试图证明这个事实。法官没有理睬，而是走到一旁。于是学者看到无数人一个挨着一个走上高台，控诉他的罪孽就是将他的刑罚一个一个赠送给了他们的亲人。刚开始学者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企图让他们明白任何人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为科学献身，他们的亲人就是为科学献身的。然而不久以后，学者开始真正体会到眼下的处境，那就是马上就有几颗子弹从几个方向奔他脑袋而来，他的脑袋将被打成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碎瓦一样破破烂烂。于是他陷入了与人群一样广阔的恐怖与绝望之中，台下的人像水一样流上台来，完成了控诉之后又从另一端流了下去。这情景足足持续了十个小时，在这期间，那几个士兵始终举着枪瞄准他的脑袋。

刑罚专家的叙述进行到这以后，他十分神秘地让陌生人知道：



“这位学者就是我。”

接下去他告诉陌生人，他足足花费了一年时间才完成这十个小时时间所需要的全部细节。

当学者知道自己被处以死刑的事实以后，在接下去的十个小时里，他无疑接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在那十个小时里，他的心理千变万化，饱尝了一生经历都无法得到的种种体验。一会胆战心惊，一会慷慨激昂，一会又屁滚尿流。当他视死如归才几秒钟，却又马上发现活着分外美丽。在这动荡不安的十个小时里，学者感到错综复杂的各类情感像刀子一样切割自己。

显而易见，从刑罚专家胸有成竹的叙述里，可以看出这个刑罚已经趋向完美。因此在整个叙述完成之后，刑罚专家便立刻明确告诉陌生人：

“这个刑罚是留给我的。”

他向陌生人解释，他在这个刑罚里倾注了十年的心血，因此他不会将这个刑罚轻易地送给别人。这里指的别人显然是暗示陌生人。

陌生人听后微微一笑，那是属于高尚的微笑。这微笑成功地掩盖了陌生人此刻心中的疑虑。那就是他觉得这个刑罚并没有像刑罚专家认为的那么完美，里面似乎存在着某一个漏洞。

刑罚专家这时候站立起来，他告诉陌生人，今天晚上他就要试验这个刑罚了。他希望陌生人在这之后能够出现在他的卧室，那时候：

“你仍然能够看到我，而我则看不到你了。”

刑罚专家走入卧室以后，陌生人依旧在客厅里坐了很久，他思忖着刑罚专家临走之言呈现的真实性，显然他无法像刑罚专家那么坚定不移。后来，当他离开客厅走入自己卧室时，他无可非议地坚信这样



一个事实，即明天他走入刑罚专家卧室时，刑罚专家依然能够看到他。他已在这个表面上看去天衣无缝的刑罚里找到漏洞所在的位置。这个漏洞所占有的位置决定了刑罚专家的失败将无法避免。

翌日清晨的情形，证实了陌生人的预料。那时候刑罚专家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他脸色苍白地告诉陌生人，昨晚的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清醒过来了。他悲伤地掀开被子，让陌生人看看。

“我的尿都吓出来了。”

从床上潮湿的程度，陌生人保守地估计到昨晚刑罚专家的尿起码冲泻了十次。眼前的这个情景使陌生人十分满意。他看着躺在床上喘气的刑罚专家，他不希望这个刑罚成功，这个虚弱不堪的人掌握着他的四桩往事。这个人一辞世而去，那他与自己往事永别的时刻就将来。因此他不可能向刑罚专家指出漏洞的存在与位置。所以当刑罚专家请他明天再来看看时，他连微笑也没有显露，他十分严肃地离开了这个屋子。

第二天的情景无疑仍在陌生人的预料之中。刑罚专家如昨日一般躺在床上，他憔悴不堪地看着陌生人推门而入，为了掩盖内心的羞愧，他掀开被子向陌生人证明他昨夜不仅尿流了一大片，而且还排泄了一大堆屎。可是结果与昨日一样，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清醒过来，他痛苦地对陌生人说：

“你明天再来，我明天一定会死。”

陌生人没有对这句话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怜悯地望着刑罚专家，他似乎很想指出那个刑罚的漏洞所在，那就是在十小时过去后应该出现一颗准确的子弹，子弹应该打碎刑罚专家的脑袋。刑罚专家十年的



心血只完成十小时的过程，却疏忽了最后一颗关键的子弹。但陌生人清醒地认识指出这个漏洞的危险，那就是他的往事将与刑罚专家一起死去。如今对陌生人来说，只要与刑罚专家在一起，那他就与自己的往事在一起了。他因为掌握着这个有关漏洞的秘密，所以当他退出刑罚专家卧室时显得神态自若，他知道这个关键的漏洞保障了他的往事不会消亡。

然而第三日清晨的事实却出现了全新的结局，当陌生人再度来到刑罚专家卧室时，刑罚专家昨日的诺言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他死了。他并没有躺在床上死去，而在离床一公尺处自缢身亡。

面对如此情景，陌生人内心出现一片凄凉的荒草。刑罚专家的死，永久地割断了他与那四桩往事联系的可能。他看着刑罚专家，犹如看着自己的往事自缢身亡。这情景使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隐约呈现，同时刑罚专家提起绞刑时勃然大怒的情形也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那么一瞬。刑罚专家最终所选择的竟是这个被糟蹋的刑罚。

后来，当陌生人离开卧室时，才发现门后写着这么一句话：

我挽救了这个刑罚。

刑罚专家在写上这句话时，显然是清醒和冷静的，因为在下面他还十分认真地写上了日期：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

一九八九年二月



#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 一

很久以来，我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烟，我的寓所是一间临河的平房，平房的结构是缺乏想象力的长方形，长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简洁与明确。

我非常欣赏自己在小城里到处游荡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只有在陌生人的鞋后跟才会产生。虽然我居住在此已经很久，可我成功地捍卫了自己脚步声的纯洁。在街上世俗的声响里，我的脚步声不会变质。

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我曾经遇到过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无疑是在传达交往的欲望。我置之不理，因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后的险恶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他会用他粗俗的手来拍我的肩膀，然后逼我打开临河平房的门。他会躺到我



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变椅子的位置。离开的时候，他会接连打上三个喷嚏，喷嚏便永久占据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满蚊香，也无法熏走它们。不久之后，他会带来几个身上散发着厨房里那种庸俗气息的人。这些人也许不会打喷嚏，但他们满嘴都是细菌。他们大声说话大声嬉笑时，便在用细菌粉刷我的寓所了。那时候我不仅感到被占有，而且还被出卖了。

因此我现在更喜欢在夜间出去游荡，这倒不是我怀疑自己拒绝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让我安全地感到自己游离于众人之外。我已经研究了住宅区所有的窗帘，我发现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正是这个发现才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窗帘将我与他人隔离。但是危险依然存在，隔离并不是强有力的。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里观察那些窗帘的。那时候背后的灯光将窗帘照耀得神秘莫测，当微风掀动某一窗帘时，上面的图案花纹便会出现妖气十足的流动。这让我想起寓所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动时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里出现无数次雪花飘扬的情景。窗帘更多的时候是静止地出现在我视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它们的光芒。尽管灯光的变化与窗帘无比丰富的色彩图案干扰了我的考察。但当我最后简化掉灯光和色彩图案后，我便发现这种光芒与一条盘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无二致。自从这个发现后，在每次走入住宅区时，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条蛇的目光之中。

在这个发现之后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向我走了过来。她走来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出现缺陷，或者更为完美。总而言之，她的到来会制造出这样一种效果，比如说我在



某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卧室里增加了一张床，或者我睡的那张床不翼而飞了。

## 二

事实上，我与外乡人相识已经很久了。外乡人来自一个长满青草的地方，这是我从他身上静脉的形状来判断的。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热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肤使人想起刚刚剥去树皮的树干。于是我看到他皮肤下的静脉像青草一样长得十分茂盛。

我已经很难记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外乡人的，只是觉得已经很久了。但我知道只要细细回想一下，我是能够记起那一日天空的颜色和树木上知了的叫声。外乡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让我赞叹不已。

外乡人是属于让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桥洞里那副安详无比的模样，使我向他走去。在我还离他十米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会去敲我长方形的门，他不会发现我的床可以睡觉可以做梦，我的椅子他也同样不会有兴趣。我向他走去时知道将会出现交谈的结局，但我明白这种交谈的性质，它与一个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个正在生煤球炉男人的交谈截然不同。因此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出于谨慎，我一直站立在桥洞外。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时不断做出各种手势。手势表明他是一个欢迎别人走入桥洞的人。我便走了进



去，他立刻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白纸上用铅笔画满了线条，线条很像他刚才的手势。我就在刚才放白纸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与我交谈时的声音很平稳，使我想起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声音。鉴于我们相识的过程并不惊险离奇，他那种平稳的声音便显得很合适。他已经简化了很多手势，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去关注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是有关定时炸弹的事，定时炸弹涉及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谭良是同济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在那个星光飘洒的夜晚，他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炸弹。

谭良是最后一个撤离小城烟的国民党军官，当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整，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 三

外乡人说：“十年前。”

外乡人这时的声音虽然依旧十分平稳，可我还是感觉到里面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感到桥下的水似乎换了一个方向流去了。外乡人的神态已经明确告诉我，他开始叙述另一桩事。

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



“不。”外乡人摆了摆手，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

## 四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乡人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导致了外乡人在多月之后来到了小城烟。

五月八日之后并不太久，他的眼睛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与此同时他的视力也逐渐衰退起来。这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隐约感到视力的衰退与五月八日发生的那件事有关。那件事十分隐秘，他无法让别人知道。因此他束手无策地感觉着身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与混浊。

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看报时，他把父亲当成了一条扔在椅子上的鸭绒被，走过去抓住父亲的衣领。两日之后，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于是他被送入了当地的医院。

从那一日起，他不再对自己的躯体负责。他听任别人对他躯体发出的指挥。而他的内心则始终盘旋着那件十分隐秘的事。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为何会走向模糊。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躯体坐上了汽车，然后又坐上了火车。火车驶入上海站后，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医院。

在他住院后不到半个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一个来自外地的年轻女子，在虹口区一条大街上，与一辆疾驶过来的解放牌卡车共同制造了一起车祸。少女当即被送入外乡人接受治疗的医院。



四小时后少女死在手术台上。在她临终前一小时，主刀医生已经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因此与少女的父亲，一个坐在手术室外长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讨论了有关出卖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那个男人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祸弄得六神无主，他虽然什么都答应了，可他什么都没有明白过来。

年轻女子的眼球被取出来以后，由三名眼科医生给外乡人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乡人眼睛上的纱布被永久地取走了。他仿佛感到有一把折叠纸扇在眼前扇了一下，于是黑暗消失了。外乡人看到父亲站在床前像一个人，确切地说是像他的父亲。

外乡人在那张病床上睡了两个夜晚，在九月三日这一天他才正式出院。他在这天上午来到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坐上了驶向小城烟的长途汽车。他的父亲没有与他同行，父亲在送他上车以后便去了火车站，他将坐火车回家。

外乡人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家，而去了他以前从未听闻过的小城烟。他要去找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曾经有过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儿。杨柳十七岁时在上海因车祸而死。她的角膜献给了外乡人。这些情况是他病愈时一位护士告诉他的。他在那家医院的收费处打听到了杨柳的住址。杨柳住在小城烟曲尺胡同26号。

上海通往烟是一条柏油马路，在那个初秋阴沉的上午，重见光明后第三天的外乡人，用他的眼睛注视着车窗外有些灰暗的景色。他的邻座是一位老人，老人尽管穿戴十分整齐，可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些许鱼腥味。老人一直闭着眼睛，直到汽车驶过了金山，老人的眼睛始才睁开，那时候外乡人依然望着窗外。在汽车最后四分之一的行程里，



老人开始说话。他告诉外乡人他叫沈良，是从舟山出来的。老人还特别强调：

“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

他们的谈话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事实上整个谈话过程都是老人一个人在说，外乡人始终以刚才望着窗外的神色听着。

老人如同坐在家中叙述往事一样，告诉外乡人那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与十颗定时炸弹的事。在汽车接近小城烟时，老人刚好说到一九四九年初的夜晚，谭良走出小城烟，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看到小城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

在汽车里接近的小城，由于阴沉的天色显得灰暗与杂乱。老人的话蓦然终止，他看着迅速接近的小城，他的眼睛像是一双死鱼的眼睛。他没再和外乡人说话。有关谭良后来乘坐的帆船被海浪击碎一事，是过去了几天以后，在那座水泥桥上，老人与外乡人再次相遇，他们说了很多话，外乡人是在那次谈话里得知谭良葬身大海的。

汽车驶进了小城烟的车站。外乡人和沈良是最后走出车站的两位旅客。那时候车站外站着几个接站的人。有两个男人在抽烟，一个女人正和一个骑车过去的男人打招呼。外乡人和沈良一起走出车站，他们共同走了二十来米远，然后沈良站住了脚，他在中午的阳光里看起了眼前这座小城。外乡人继续往前走，不知为何外乡人走去时，脑中出现沈良刚才在车上叙述的最后一个情景——谭良在一九四九年初离开时，回首望着在月光里像竹林一样安静的小城。

外乡人一直往前走。他向一个站在路边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旅了旅店，那女子伸手往前一指。所以外乡人必须一直往前走。



他走在一条水泥路上，两旁的树木在阴沉的天空下仿佛布满灰尘似的毫无生气。然而那些房屋的墙壁却显得十分明亮，即便是石灰已经脱落的旧墙，也洋溢着白日之光。

后来他走到了那座水泥桥旁，他站住了脚。那时候有几千民工在掘河。他走上了水泥桥，站在桥上看着他们。于是他看到几个民工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那一刻里，炸弹之事永久占据了他的内心。而曲尺胡同26号与名叫杨柳的少女，在他的记忆里如一片枯萎的树叶一样飘扬了出去。

## 五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夜晩，我与往常一样，离开了临河的寓所。

我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尽量不让它发出声响。我这样做是证明自己区别于那些粗俗的邻居，他们关门时总要发出一种劈柴似的声音。然后我走上了那条散发着世俗气息的窄小的街道。

那是一个月色异常宁静的夜晚，但是街上没有月光，月光挂在两旁屋檐上，有点近似清晨的雨水。我走在此刻像是用黑色油漆涂抹过的街道上，这条街道与城内所有的街道一样，总是让我感到不安。黑暗并不能让我绝对安心。街道在白天里响彻过的世俗声响，在此刻的宁静里开始若隐若现。它们像一些浅薄的野花一样恶毒地向我开放起来。

我在走过街道时，没有遇上一个人。这是我至今为止最愉快的一次行走。所以我没有立刻走上横在前面这条城内最宽阔的大街，而是



回首注视那条在月光下依旧十分黑暗的道路。刚才行走在上面的不安已经荡然无存。我迟迟没有继续往前行走，是因为我无法否定自己再次走上那条街道的可能。

我在路口显示出来的犹豫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人，确切说是一个人模糊的影子在那条街道上展览出来，他的脚步声异常清晰。他脚上的皮鞋在任何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他还在某个角落的鞋匠那里钉上了鞋钉。他走来的声音使我无法忍受，仿佛有人用一块烂铁在敲我寓所的窗玻璃。

我在路口的犹豫就这样被粉碎了。我转身离开路口，往右走上了宽阔的大街。我尽量使自己走得快一些，我希望那要命的鞋声会突然暴死街头。然而我前面同样存在着不少危险，我在努力摆脱后面鞋声的同时，还得及时避开前面的行人。在避开时必须注意绕过路旁的梧桐树和垃圾桶，以及突然出现的自行车。这种艰难的行走对我来说几乎夜夜如此。夜色虽然能够掩护我，可是月光和街道两旁的灯光将这种掩护瓦解得十分可怜。当我身上某个部位出现在灯光里时，我会突然地惊慌失措。尽管白天我有时也会走上这条大街，然而由于光线对街道的匀称分布，使我不会感到自己很突出。我觉得自己隐蔽在暴露之中。而夜晚显然是另一种情况，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我已经走过那家装修过十五次的饭店，这时后面的鞋声已经消失，事实上这时我处于各种杂乱声响的围困之中。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走入安静了。

不久之后我来到通往安静的街口，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穿越脚下的大街，从而进入对面的小街。这样的穿越有时候轻而易举，有时候却会被意外阻挡。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事实，两辆自行车在我要进去



的街口相撞。两个人显示了两种迥然不同脱离自行车的姿态，结果却以同样的方式摔倒在地。两个人从地上爬起来以后，都发出了汽车发动似的喊叫。他们的喊叫声使四周所有的人都奔跑过去。于是街口像塌方一样被挡住了。他们挤在一起真让我恶心。他们发出的声音如同一颗手榴弹在爆炸。这时候他们开始往左侧移动过去，他们移过去时很像一只大蛤蟆在爬动。我的街口总算显露出来。我是这时候穿越过去的。

现在我已经走上了通往住宅区的街道，这是一条倾斜下去的水泥路，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在路灯下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那是两条同样狭窄的街道交错而成的。它向我展示了住宅区的安静。我在走过十字路口以后，便正式走入了住宅区。

在月光里显得十分愚蠢的楼房，用它们窗口的灯光向我暗示了无数人的存在。楼房使我充满好感。楼房似乎囚禁了所有我不喜欢的人。但是这种囚禁并不是牢不可破。我在贴近楼房行走时，有时会依稀听到里面楼梯的响声。他们的自由自在常使我心怀不满。在我走入住宅区时，无法不遇到也在行走的人，甚至还有自行车和汽车。但我最担心的是行走的人，一想到他们的鞋有可能踏在我踩过的地方，我就无法阻挡内心涌上来的痛苦。

我像往常一样在夜晚游荡于住宅区窗帘的光芒之中。我的想入非非在此刻像一只蝙蝠一样迅速飞翔。我的想象正把自己带向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我感到自己正在远离住宅区，正在进入的地方由千百种光怪陆离的光芒组成。

然而这种情况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的此刻却并没有如愿以偿。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布满许多弧线和圆圈的窗帘上。我并不知道停留



的时间多了一些，只是开始感到自己的思绪脱离了以往的轨道，向着另一个方面如一条小路似的延伸了过去。然后我才感到一个可怕的想法已经来到近前。我发现自己绕开了目光中的窗帘，我预感到自己是在背叛窗帘。我在想这个窗帘显然代表了一个房间，而房间里应该有一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那么人此刻在干什么？这个世俗的想法使我吓了一跳。我立刻转身离去是一种补救的方法。我走得很快，我希望自己能够迅速地离开住宅区。我不敢再抬头仰视窗帘，我担心刚才的错误会泛滥成灾。我在走过十字路口时，自己并没有发觉，那时候我只是感到内心平静了一些。我沿着有些倾斜的水泥路走上去，不久之后我已经走上宽阔的大街了。

街道在此刻显得清静多了，两旁的商店都关上了门，只有寥寥不多的几个人行走在街上。于是我才感到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此刻的街上铺满月光，我走在上面仿佛走在平静的河面上。

我就这样走到了那家饭店旁，这时候我听到一种声音在内心响起。声音由远而近，刚开始时很像是风中树叶的响声，后来我渐渐感到它有点像脚步声，似乎有一个人在我内心向我走来。这使我惊愕不已。在我走过饭店十来米以后，我已经分辨出那是一个少女的脚步声。她好像是赤脚走在我的内心里，因此脚步声显得像棉花一样柔和。我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双粉红色的小脚丫，于是我内心像是铺满阳光一样无比温暖。我在朝前走去时，她似乎也走向与我同样的地方。当我走完这条大街，进入那条狭窄的小街时，我有了一种似乎与她并肩行走的感觉。

我是在一片恍惚里走到自己的寓所前。我拿出钥匙时，也听到她拿出钥匙的声响。然后我们同时将钥匙插入门锁，同时转动打开了



门。我走入寓所，她也走入。不同的是她的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内心。我将门关上时听到她的关门声，她关门的声响恍若她脱下一件衣服那么柔和。我在屋内站了一会，我觉得她也站在那里。她的呼吸声十分细微，使我想到自己脸上皱纹的纹路。然后我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一股微风从河面上吹进了我的寓所。我看着在月光里闪烁流去的河流。我感到她也站在窗前，我们无声地看了一会河流。此后我重新关上了窗户，向自己的床走去。我在床上坐了五分钟，接着脱下了外衣，先熄了灯，随后才躺到床上。我看着户外的月光穿越窗玻璃照耀进来，使我的房间布满荧荧之光。她这个时候也躺在床上，她像我一样安静。我无法准确地判断她究竟是躺在我的床上，还是躺在另一张床上。我感到自己像月光一样沉浸在夜色无边的宁静之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一切都充满了飘忽不定的美妙气息。

## 六

五月八日夜晚奇妙的内心经历，并没有随着那个夜晚一起过去。在我翌日醒来时，立刻获得一种陌生的印象。我的寓所让我感到有些不同以往，似乎增加了点什么，或者减少了一些什么。这个印象让我明白自己不再是独自一人，另一个人带着她的部分生活加入了我的生活。我并不因此表现出惊慌失措，也没有欣喜若狂。我如同接受屋外河水在流动的事实，接受她的到来。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她已经走出了我的内心。她在我还睡着时就已经起床，她正在厨房里为我准备早饭。我全然不顾没有厨房这



个事实，尽管我也明白这一点，可我无法说服自己没有厨房，因为她在厨房里。她的到来使我的寓所都改变了模样。

我觉得自己该起床了，总不能出现在她将早饭准备完毕后我还在睡的局面。我起床以后先去拉开窗帘。因为我还在睡，她起床时没有拉开窗帘。这点对一个妻子来说是最起码的。我拉窗帘时发现没窗帘，我才发现阳光早已蜂拥进来了。我看到窗下流动的河此刻明亮无比。一些驳船在河面上行驶时也在闪闪发亮。几片青菜叶子从我窗下漂过。

我离开窗口朝厨房走去。虽然我知道没有厨房，可我还是走了过去，并且走入了厨房。由于厨房太狭窄，我擦着她的身体走到水槽旁。我似乎听到她的衣服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然后我开始刷牙时她好像说了一句话，但我没听清。我的刷牙声很不礼貌地遮盖了她的说话声，因此我马上终止了刷牙。我朝她看了一眼，她也正看着我。于是我看到了她的目光，她的目光使我蓦然一惊。在此之前，她一直存在于我的恍惚里，可是现在我却非常实在地看到了她的目光。尽管我还无法准确地看到她的眼睛，但她的目光已经清晰无比地进入了我的眼睛。她的目光十分平静，并没有因为我刚才没听清她的话而恼怒。她的目光看着我，表明她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或者询问。然后我转过脸去后由于惊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她的目光随即就移开了。显然刚才那句话是无足轻重的。她的目光移开时，我似乎感觉到她脸部的转动。接着她离开了厨房。

过一会后我也离开厨房，我来到卧室时，感觉她站在窗前。我走了过去，站在她身旁。我从旁边去看她的目光，但是没法看清。她在注视着窗下的河流。



## 七

多日之后的下午，我离开了自己的寓所。我决定到外面去走走，因为我的寓所开始让我感到坐立不安。

多日前那个夜晚向我走来的少女，次日向我展示的目光，使我一直完美的生活明显地出现了缺陷。她的目光整日在我房间里游荡，可我却很少能够看到这目光。这个才来不久的少女，显然好像与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似的；她很少注视我。她似乎更喜欢去注视窗下流动的河。她的目光总是飘在我的视线之外，使我很难捕捉。因此我无法阻止自己内心与日俱增的烦躁。

在多日之后这个下午来到时，我决定对她实行一种短暂的抛弃。那时候她正站在窗前，注视着那条使我仇恨满腔的河流，我朝门口走去了。我走时整个房间都回荡着我的脚步声。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如此响亮的脚步，我这样做是向她表明——我走了。我希望她会用目光来关注。可我走到门旁回首时，她仍在看着那条河流。这无疑坚定了我抛弃她一下的想法。我打开房门走了出去，随后用比世俗的邻居还要响的声音关上了门。我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立刻打开了门。我觉得她依旧站在窗前没有反应。这一次的关门声与我的心情一样沮丧。我在朝前走去时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如掉在地上的枯树枝。

我走上白昼的道路时，丧失了以往的警惕。很久以来我第一次离开寓所时不再那么谨慎，我不再感到街上的行人会对我构成威胁。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确，她的到来已将我原有的生活破坏到何种程度。因此我现在行走在街上时，感到自己的脚步声已经支离破碎。我的目光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试试探探，而像疯子一样肆无忌惮起来。在行人



如蜘蛛网组成的目光中横冲直撞。我希望能够阻止这种目光，可我无法克服自己目光的欲望。我在朝前走去时，不放过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我如此充满渴望地去迎接那些目光，使我自己都惊愕不已。很多目光在我的目光中畏畏缩缩，也有一些充满敌意的目光，但我并不对此表现出一丝的犹豫。我的目光在这些挑战的目光中穿过时显得十分自如。

我感到自己扬眉吐气地走在大街上，这种行走使我充满快感。我在转弯或者穿越马路时不再表现出迟迟疑疑，而像把一颗石子扔进河水一样干脆。我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只是感到街上的目光稀少了。直到不再看到目光时，我才站住脚。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住宅区。

那时候我正站在一扇敞开的门近旁，我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年轻人正与一个年老的女人交谈。女人坐在门口剥着豆子。女人说话的声音让我想起风中的一张旧报纸。我看着她，她的目光飘在我的视线之外，她也没有看那个年轻人。她的目光在手上的豆子和前面一根电线杆之间荡来荡去，她似乎在向年轻人讲述一桩已经模糊了的往事。

在我准备离去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有人在我后面发出了由三个音节组成的声音。这声音显然代表了某一个姓名。我转回脸去时，看到了一个同样年老的女人。然后两个女人用一种像是腌制过的声音交谈起来，其间的笑声如两块鱼干拍打在一起。

年轻人此刻站了起来，也许刚才女人的讲述已经结束，他的身材与我近似。他站起来后向我走来，并且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使我大



吃一惊。他的目光正是我在厨房里刷牙时看到的目光。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的惊讶并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他在向前走去时，我明白了自己接下去该干些什么。我也开始向前走去。刚才的发现使我此刻对他的跟踪不由自主。

他走过十字路口时的安静，让我亲切与熟悉。然后他沿着倾斜的水泥路走去，我看到他的双腿抬起来时，与我的腿一模一样。不一会他走到了街口，他站在街口迟疑了很久。我知道他是准备穿越大街，准备踏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或者向左，或者向右。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一条横过来的空隙出现。接着他突然奔跑了过去，那个时候我也奔跑了过去。我与他几乎是同时奔跑过去，因为那一条空隙是同时向我们呈现的。他奔过去时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使我羞愧不已。我第一次看到自己以往无数次穿越大街时的狼狈姿态，我是从他身上看到的。

此后他表现得镇定自若了。这种镇定是我们应有的，这时候我们都踏上了人行道。他开始平静地往前走去，他的平静使我对此刻自己的走姿十分满意。他用最平凡的姿态向前走去，那正是我以往每次上街的态度。他这样走去是为了让自己消失在行人之中，他隐蔽自己的手段与我一模一样。现在没人会注意他，只有我。我看着他就如同看着自己在行走。

他的行走在一间临河的平房前终止。他从右边口袋里拿出一把金黄色的钥匙，我右边的口袋也有一把金黄色的钥匙。他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关门时显得小心翼翼，发出的声响是我以往离开寓所时的关门声。但是我并没有走入这间临河的平房，我站在平房之外一根水泥电



线杆旁。我的不知所措是从这时开始的。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由于刚才的跟踪是不由自主，现在跟踪一旦结束，我便如一片飘离树枝的叶，着地后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觉得自己一直这么站着太引人注目，所以我就在附近走动起来，同时思考我该干些什么。

他这时候走出来，手里拿了一沓白纸和一支铅笔。他关门以后向左走去，但没走几步又转弯了。他绕过一个垃圾桶，沿着河边的石阶走了下去。然后爬进了水泥桥的桥洞。他在桥洞里坐下来时显得心安理得。

我没有沿着石阶走下去，因为我的不知所措还没有结束。我在想为什么要跟踪他，这个想法持续了很久才出现答案，我是因为他的目光来到了这里。现在跟踪已经完成，他就端坐在桥洞里。接下去我该干什么？这个想法使我烦躁不安。我在水泥桥上来回走动，而我多日前在厨房里见到的目光就在下面桥洞里。我开始想象那目光在桥洞里的情景。那种让我坐立不安的目光此刻也许正凝视着一片肮脏的碎瓦，或者逗留在一根发霉的稻草上。几艘发出柴油机傻乎乎声响的驳船在河面上驶来时，那目光很可能正关注着那些滚滚黑烟。

我决定到桥洞里去。我想桥洞里坐两个人不会显得狭窄。因此我走下桥坡，又沿着石阶走下去。我在河沿上站了一会，他在十来米远处端坐着，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手上的白纸。这情景比我刚才的想象显然好多了，然后我向他走去。

他抬起头望着我，他的目光使我有些紧张。事实上他丝毫没有一丝惊讶，他十分平静地望着我，让我感到自己不是冒昧走去，而是出于他的邀请。我爬入了桥洞，在他对面坐下。我在两三尺距离内注视着他的目光，我再次证实了与我在厨房所见的目光毫无二致。但是他



的眼睛却与我感觉中少女的眼睛很不一样。他的眼睛有些狭长，而我感觉中少女的眼睛则要宽敞得多。

我告诉他：

“好几天以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少女来到了我的内心。她十分模糊地与我共同度过了一个晚上。次日我醒来时她并没有离去，而是让我看到了她的目光。她的目光就是你此刻望着我的目光。”

## 八

他听后没有表现出使我担心的那种怀疑，而让我感到他对我的话坚信不疑，他说：

“你刚才所说的，很像我十年前一桩往事的开头。”

“十年前，”他告诉我，“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是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他像往常一样走在家乡的街道上。他家乡的路灯是橘黄色的，因此那个晚上月光在路灯的光线里像纷纷扬扬的小雨。他走在和他心情一样淡泊的街道上，很久以来他一直喜欢深夜的时刻独自一人出去行走。他喜欢户外那种广阔的宁静。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行走在那个夜晚出现了意外。他无端地想起了某一个少女。那时候他正走在一座桥上，他在桥上宁静地站了一会，看着河水无声无息地流动。少女在脑中出现时，他正往上走去，因此他在走下桥坡时内心充满惊愕。他仔细观察了自己的想象，于是发现那个少女十分陌生。与他印象里寥寥不多的几个女子相比，她显然与她们迥然不同。他觉得自己无端地想起一个完全陌生的少女有些不可思议。所以他将



她的出现理解成自己一时的奇想，他觉得不久之后就会将她遗忘，如同遗忘一张曾写过字的白纸一样。他开始往家中走去，少女在他的想象里与他一起行走。他没有再次惊愕，他以为不久之后她就会自动脱离他的想象。因此他打开家门后与她一起走进去时觉得很自然。他来到了自己的卧室，脱下外衣后躺到了床上。他感到她也躺在床上，所以他的嘴角显露出一丝微笑。他对自己刚才在桥上生长出来的奇想持续到现在觉得有趣。但他知道翌日醒来时，她必然已经消失。他十分平静地睡去了。

翌日清晨他醒来时，立刻感觉到了她。而且比昨夜更为清晰。他感觉她已经起床了，似乎正在厨房里。他躺在床上再度回想昨夜的经历，于是惊奇地发现：昨夜他还能够确认她是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在此刻的回想里，昨夜的经历却十分真实，仿佛确有其事。

他告诉我：

“那一日清晨我走入厨房刷牙时，看到了她的目光。”

目光的出现只是开始。在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他不仅没能将她遗忘，相反她在他的想象里越来越清晰完整。她的眼睛、鼻子、眉毛、嘴唇、耳朵、头发渐渐地和她的目光一样出现了，而且清晰无比。让他时时觉得她十分实在地站立在他面前，然而当他伸手去触摸时，却又一无所有。他用一支铅笔在白纸上试图画下她的形象。虽然他从未学过绘画，可一个月以后他准确无误地画下了她的脸。

他说：

“那是一个漂亮的少女。”

他将铅笔画贴在床前的墙上，在后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里，他都是在对画像的凝视中度过的。直到有一天父亲发现他得了眼疾，他才被



迫离开那张铅笔画。

他患病期间，先后在三家医院住过。最后一家医院在上海。他们一直没有对他施行手术。直到八月十四日下午，他才被推进了手术室。九月一日他眼睛上的纱布被取了下来。于是他知道了八月十四日上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因车祸被送入了这家医院，她在下午三时十六分时死于手术台上。她的眼球被取出来以后，医生给他施行了角膜移植手术。他九月三日出院以后并没有回家，他打听到死去的少女的地址，来到了小城烟。

他的目光注视着河岸上的一棵柳树，他在长久的沉思之后才露出释然一笑，他说：

“我记起来了，那少女名叫杨柳。”

然而后来他并没有按照打听到的地址，去敲曲尺胡同26号的黑漆大门。计划的改变是因为他在长途汽车上遇到了一个名叫沈良的人。沈良告诉他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部队撤离小城烟时，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以及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的简单身世。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也就是小城烟解放的第二天，有五颗定时炸弹在这一天先后爆炸。解放军某连五排长与一名姓崔的炊事员死于爆炸，十三名解放军战士与二十一名小城居民（其中五名妇女、三名儿童）受重伤和轻伤。

第六颗炸弹是在一九五〇年春天爆炸的。那时候城内唯一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正在开公判大会。三名恶霸死期临近。炸弹就在操场临时搭起的台下爆炸。三名恶霸与一名镇长、五名民兵一起支离破碎地飞上了天。一位名叫李金的老人至今仍能回忆起当时在一声巨响里，许多脑袋和手臂以及腿在烟雾里胡乱飞舞的情景。



第七颗炸弹是在一九六〇年爆炸的。爆炸发生在人民公园里，爆炸的时间是深夜十点多，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公园却从此破烂了十八年。作为控诉蒋介石国民党的罪证，爆炸后公园凄惨的模样一直保持到一九七八年才修复。

第八颗炸弹没有爆炸。那一天刚好他和沈良坐车来到小城烟。他后来站在了那座水泥桥上。那些掘河的民工在阴沉的天空下如蚁般布满了河道，恍若一条重新组成的河流，然而他们的流动却显得乱七八糟。他听着从河道里散发上来的杂乱声响，他感到一种热气腾腾在四周洋溢出来。在那里他隐约听到一种金属碰撞的声响，不久之后一个民工发出了惊慌失措的喊叫，他在向岸上奔去时由于泥泞而显得艰难无比。接下去的情形是附近的所有民工四处逃窜。他就是这样看到第八颗炸弹的。

几天以后，他在这座桥上与沈良再次相遇。沈良在非常明亮的阳光里向他走来，但他脸上的神色却让人想起一堵布满灰尘的旧墙。沈良走到他近旁，告诉他：

“我要走了。”

他无声地看着沈良。事实上在沈良向他走来时，他已经预感到他要离去了。

然后他们两个人靠着水泥栏杆站了很久。这期间沈良告诉了他上述八颗炸弹的情况。

“还有两颗没有爆炸。”沈良说。

谭良在一九四九年初，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定时炸弹。沈良再次向他说明了这一点，然后补充道：



“只要再有一颗炸弹爆炸，那么第十颗炸弹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前九颗爆炸的位置判断出来。”

可是事实却是还有两颗没有爆炸，因此沈良说：“即便是谭良自己，也无法判断它们此刻所在的位置了。”

沈良最后说：“毕竟三十九年过去了。”

此后沈良不再说话，他站在桥上凝视着小城烟，他在离开时说看到了像水一样飘洒下来的月光。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傍晚，化肥厂的锅炉突然爆炸，其响声震耳欲聋。有五位目击者说当时从远处看到锅炉飞上天后，像一只玻璃瓶一样四分五裂了。

那天晚上值班的锅炉工吴大海侥幸没被炸死。爆炸时他正蹲在不远处的厕所里，巨大的声响把他震得昏迷了过去。吴大海在一九八〇年患心脏病死去。临终的前一夜，在他的眼前重现了一九七一年锅炉爆炸的情景。因此他告诉妻子，他说先听到地下发出了爆炸声，然后锅炉飞起来爆炸了。

他告诉我：

“事实上那是一颗炸弹的爆炸，锅炉掩盖了这一真相。因此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颗炸弹没有爆炸。”

然后他又说：

“刚才我还在住宅区和一个女人谈起这件事。她就是吴大海的妻子。”

## 九



五月八日夜晚来到的女子，在次日上午向我显示了她的目光以后，便长久地占据了我的生活。我那并不宽敞的生活从此有两个人置身其中。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乎整日坐在椅子上，感觉着她在屋内来回走动。她在心情舒畅的好日子里会坐在我对面的床上，用她使我心醉神迷的目光注视我。然而更多的时候她显得很不安分。她总是喜欢在屋内来回走动，让我感到有一股深夜的风在屋内吹来吹去。我一直忍受着这种无视我存在的举动，我尽量寻找借口为她开脱。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确实狭窄了一点，我把她的不停走动理解成房间也许会变得大一些。然而我的忍气吞声并未将她感动，她似乎毫不在意我在克服内心怒火时使用了多大的力量。她的无动于衷终于激怒了我，在一个傍晚来临的时刻，我向她吼了起来：

“够了，你要走动就到街上去。”

这话无疑伤害了她，她走到窗前。她在凝视窗下河流时，表示了她的伤心和失望。然而我同样也在失望的围困中。那时候她如果夺门而走，我想我是不会去阻拦的。那个晚上我很早就睡了，但我很晚才睡着。我想了很多，想起了以往的美妙生活，她的到来瓦解了我原有的生活。因此我对她的怒火燃烧了好几个小时。我在入睡时，她还站在窗前。我觉得翌日醒来时她也许已经离去，她最后能够制造一次永久的离去。我不会留恋或者思念。我仿佛看着一片青绿的叶子从树上掉落下来，在泥土上逐渐枯黄，最后烂掉化为尘土。她的来到和离去对我来说，就如那么一片树叶。

然而早晨我醒来时，感觉到她并未离去。她坐在床前用偶尔显露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觉得她已经那么坐了一个夜晚。她的目光秀丽无



比，注视着我，使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发生。昨夜的怒火在此刻回想起来显得十分虚假。她从来没有那么长久地注视过我，因此我看着她的目光时不由提心吊胆，提心吊胆是害怕她会将目光移开。我躺在床上不敢动弹，我怕自己一动她会觉得屋内发生了什么，就会将目光移开。现在我需要维护这种绝对的安宁，只有这样她才不会将目光移开，这样也许会使她忘记正在注视着我。

长久的注视使我感到渐渐地看到她的眼睛了。我似乎看到她的目光就在近旁生长出来，然后她的眼睛慢慢呈现了。那时候我眼前出现一层黑色的薄雾，但我还清晰地看到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呈现时眉毛也渐渐显露。现在我才明白她的目光为何如此妩媚，因为她生长目光的眼睛楚楚动人。接着她的鼻子出现了，我仿佛看到一滴水珠从她鼻尖上掉落下去，于是我看到了使我激动不已的嘴唇，她的嘴唇看上去有些潮湿。有几根黑发如岸边的柳枝一样挂在她的唇角，随后她全部的黑发向我展示了。此刻她的脸已经清晰完整。我只是没有看到她的耳朵，耳朵被黑发遮住。黑发在她脸的四周十分安详，我很想伸手去触摸她的黑发，但是我不敢，我怕眼前这一切会突然消失。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已流眼泪了。

从那天以后，我就不停地流眼泪。我的眼睛整日酸疼，那个时候我似乎总是觉得屋内某个角落有串青葡萄。我开始感到寓所内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床和椅子渐渐丧失了过去坚硬的模样，它们似乎像面包一样膨胀起来。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有看到夜晚月光穿越窗玻璃的美妙情景。在白天的时候，我觉得阳光显得很灰暗，有时候我会伫立到窗前去，我能听到窗下河水流动的响声，可无法看到河岸，我觉得窗下的河流已经变得宽阔。在我整日流泪的时候，她不再像过去那样总



在屋内走来走去。她开始非常安静地待在我身边，她好像知道我的痛苦，所以整日显得忧心忡忡。

四周的景物变得逐渐模糊的时候，她却是越来越清晰。她坐在椅子上时，我似乎看到了她微微跷起的左脚，以及脚上的皮鞋。皮鞋是黑色的，里面的袜子透露出不多的白色。她穿着很长的裙子，裙子的颜色使我有些眼花缭乱，我无法仔细分辨它。但它使我想起已经十分遥远了的住宅区，很多灯光里的窗帘让我的联想回到她的裙子上。后来，我都能够看出她的身高了，她应该有一米六五。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但我对这个结论确信无疑。

半个月以后，我的眼睛不再流泪。那天早晨醒来时，我觉得酸疼已经消失，于是一切都变得十分安详了。我感觉她在厨房里。我躺在床上看着屋外进来的阳光，阳光依然很灰暗。窗下河面上传来了单纯的橹声，使我此刻的安详出现了一些悠扬。橹声使我感到一种大病初愈后的舒畅。我感到一切波折都已经远远流去，接下去将是一片永久的安定。我知道自己过去的的生活确实进行得太久了，现在已到了重新开始的时刻，于是我觉得一股新鲜的血液流入了我的血管。她就是新鲜的血液，她的到来使我看到一丛青草里开放出了一朵艳丽的花。从此以后，我的寓所将散发着两个人的气息。我知道我们的气息将是和谐完美的。

我感到她从厨房里出来了，她朝我的床走来，走来时洋溢着很多喜悦，仿佛她已经知道我眼睛的酸疼消失，而且我刚才的自言自语她也完全听到。她走来并在我的床上坐下，似乎表示她完全同意我刚才的想法。她看着我是要和我共同设计一下今后的生活，她这种愿望完



全正确，她这种主人翁的态度正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就和她讨论起来。

我反复问她有什么想法。她一直没有回答，只是无声地望着我。后来我明白了她的想法也就是我的想法。我便在房间里东张西望起来。我首先注意到了自己的窗户，窗户上没有窗帘。于是我感到自己的寓所应该有窗帘了。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同以往，以往我个人的生活赤裸裸。现在我与她之间应该出现一些秘密的事情，这些事应该隐蔽在窗帘后面。

我对她说：“我们应该有窗帘了。”

我感到她点了点头。

然后我又问：“你是喜欢青草的颜色，还是鲜花的颜色？”

我感觉她喜欢青草的颜色。她的回答使我十分满意，我也喜欢那种青草的颜色。因此我立刻坐起来，告诉她我马上去买青草颜色的窗帘。她站了起来，她似乎很欣赏我这种果断的行为，我感到她满意地走向了厨房。这时我跳下了床，我穿上衣服走出寓所时，似乎经过了厨房，看到了她的背影。她的背影好像是灯光投在墙上，显得模糊不清。我悄悄地出了门，我希望能够尽快将窗帘买回来。最好在她发现我出去之前，我已经回到了寓所。

因此当我走上寓所外的小街时，我没有理由重复以往那种试试探探的行走。我想起了自行车疾驶而去的情景，我觉得自己也应该那么迅速。我在眼前这条模糊不堪的街上疾步如飞，我觉得自己不时与人相撞，但这并不使我放弃已有的速度。在我走到街口时，感到一直笼罩着我的模糊突然明亮了起来。我想到寓所的窗帘挂起来后，每日清晨拉开窗帘时也许就是此刻的情形。虽然眼前呈现了一片明亮，然而



依旧模糊不清，我知道自己已经走在大街上了。我听到四周嘈杂的声响像潮水一样朝我漫涌过来。尽管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隐隐约约，可我还是依稀分辨出了街道、房屋、树木、行人和车辆。此刻这一切都改变了以往的模样，它们都变得肥胖起来，而且还微微闪烁着些许含糊的亮光。我看到行人的体形都变得稀奇古怪，他们虽然分开着行走，可含糊的亮光却将他们牵涉在一起。我在他们中间穿过时，不能不小心翼翼。我无法搞清含糊的亮光究竟是什么，我怕自己会走入巨大的蜘蛛网而无力挣脱。然而我在他们中间穿过时却十分顺利，除了几次不可避免的冲撞外，我的行走始终没有中断。

不久之后，我来到了以往总让我犹豫不决的地方。我需要穿越大街了，我要走到对面去，走上一条狭窄的小街，然后穿过一个总是安安静静的十字路口。

事实上这次穿越毫不拖泥带水，我一走到那地方就转弯了。然而在我走到大街中央时，突然发现此刻的穿越毫无意义。我明白自己又要走到住宅区去了，我告诉自己这次出来是买窗帘。我没有批评自己，而是立刻转身往回走。走到第二步时，我感到身体被一辆坚硬的汽车撞得飞了起来，接着摔在了地上。我听到体内的骨头折断的清脆声响，随后感到血管里流得十分安详的鲜血一片混乱了，仿佛那里面出现了一场暴动。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下午，我坐在上海一家医院病区的花坛旁，手里捏着一株青草，在阳光里看着一个脸上没有皱纹的护士向我慢慢走来。

在此之前，我正重新回想着自己那天上街买窗帘的情景。那天上午最后发生的是一起车祸，我被一辆解放牌卡车撞得人事不省，当即被送入小城烟的医院。在我身体逐渐康复时，一位来找外科医生的眼科医生发现了我的眼睛正走向危险的黑暗。她就在我的病床前向我指明了这一点。在我能够走动以后，他们把我塞进了一辆白色的救护车。我被送入了上海这家医院。八月十四日，三位眼科医生给我做了角膜移植手术。九月一日，我眼睛上的纱布被取下来，我感到四周的一切恢复了以往的清晰。

现在那个护士已经走到了我的身旁，她用青春飘荡的眼睛看着我，阳光在她的白大褂上跳跃不止。我从她身上嗅到了纱布和酒精的气味。

她说：“你为什么拿了一株青草？”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无法理解她此话的含意。

她又说：“在你近旁有那么鲜艳的花，可你为什么喜欢一株青草？”

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

她笑了起来，她的笑让我想起在小城烟里曾经走过的一家幼儿园。

她说：“有个叫杨柳的姑娘，她已经死了。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手里也拿了一株青草。我这样问她，她的回答与你相同。”



由于我没有对她的话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所以她继续说：“她的目光也和你一样。”

我与护士的交谈持续了很久。因为护士告诉了我那个名叫杨柳的十七岁的少女的事。杨柳是患白血病住到这家医院的，在她即将离世而去时，我被送入了这家医院。她为我献出了自己的眼球。她是八月十四日三时多死去的，那时候我正躺在手术台上，接受角膜移植手术。

护士指着前面一幢五层大楼，告诉我：“杨柳死前就住在四层靠窗口的病床上。”

她所指的窗口往下二层窗口旁的病床，就是我此刻的病床。我发现自己和杨柳躺在同样的位置里，只是中间隔了一层。

我问护士：“三层靠窗的病床是谁？”

她说：“不太清楚。”

护士离去以后，我继续坐在花坛旁，手里继续捏着那株青草。我心里开始想着那个名叫杨柳的姑娘，我反复想着她临死前可能出现的神态。这种想法一直左右着我，从而使我在医院收费处结账时，顺便打听了杨柳的住址。杨柳也住在小城烟，她住在曲尺胡同26号。我把杨柳的地址写在一张白纸上，放入了上衣左边的口袋。

## 十一

九月三日出院以后，我坐上了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



那是一个阴沉的上午，汽车驶在上海灰暗的街道上，黑色的云层覆盖着不多的几幢高楼。车窗外的景象使我内心出现一片无聊的灰瓦屋顶。我尽量让自己明白前去的地方就是小城烟，在中午时刻我已经摸出钥匙插入寓所的门锁了。因此我此刻坐在汽车里时，无法回避她坐在房间里椅子上的情景。我的心如干涸的河流一样平静，我的激情已经流失了。我知道自己走入寓所时，她会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但她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我没有想象。我会朝她点一点头，？别的什么都不会发生。仿佛我并不是离去很久，只是上了一次街。而她也不是才来不久，她似乎已与我相伴了二十年。由于坐车的疲倦，我可能一进屋就躺到床上睡去了。她可能在我睡着时伫立在窗前。一切都将无声无息，我希望这种无声无息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

汽车驶出上海以后，我看到宽广的田野，而黑色的云层在此刻显示了它的无边无际，它们在田野上随意游荡。车窗外阴沉的颜色，使我内心很难明亮起来。

车内始终摇晃着废品碰撞般的人声。我坐在27号座位上，那是三人的车座。靠窗25号坐着一位穿着藏青色服装的老人，从他那里总飘来些许鱼腥味。中间26号坐着一个来自远方的年轻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使我眼前出现一片迎风起舞的青草。我们处于嘈杂之声的围困中。外乡人始终望着车窗外，老人则闭眼沉思。

汽车在阴沉的上午疾驶而去。不久之后进入了金山，然后又驶出了金山。窗边的老人此刻睁开了眼睛，转过脸去看着26号的外乡人，外乡人的脸依旧面对车窗，我不知道他是在看外面的景色，还是看身旁的老人。

那个时候我听老人对外乡人说：



“我叫沈良。”

老人的声音在继续下去：“我是从舟山来的。”

随后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

此后老人不再说话。尽管不再说话，可老人始终没有放弃刚才交谈的姿态。过了约莫四十分钟，那时候汽车已经接近小城烟了，老人才又说起来。老人此刻的声音与刚才的声音似乎很不相同。

他此刻告诉外乡人的，是一桩几十年前的旧事——一九四九年初，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老人的叙述如一条自由延伸的公路那么漫长，他的声音在那桩漫长的往事里慢慢走去。直到小城烟在车窗里隐约可见时，他才蓦然终止无尽的叙述。他的目光转向了窗外。

汽车驶进了小城烟的车站。我们三个人是最后走出车站的旅客。那时候车站外站着几个接站的人。有两个男人在抽烟，一个女人正与一个骑车过去的男人打招呼。我们一起走出了车站，我们共同走了二十来米远，这时老人站住了脚。他站在那里十分古怪地看起了小城。我和外乡人继续往前走，后来外乡人向一个站在路旁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什么，于是我就一个人往前走去。

## 十二



很久以后，当我重新回想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夜晚开始的往事时，那少女的形象便会栩栩如生地来到眼前。当初所有的情景，在后来的回想里显得十分真实，以至使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生活里确曾出现过一位少女，而不是在想象中出现。同时我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都发生在过去，现在仍然一无所有。我又恢复了更早些时候的生活。我几乎天天夜晚到住宅区去沐浴窗帘之光。略有不同的是，我在白昼也会大胆地游荡在众人所有的街道上。那时候我已不感到别人向我微笑时的危险，况且也没人向我微笑。

在我微薄的记忆里，有关少女的片段，只是从五月八日开始到那次不幸的车祸。车祸以后的情节，在我后来的回忆里化成了几个没有月光的黑夜。我现在走在街道上的心情，很像一个亡妻的男人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相信曾经有过的那位妻子，在很久以前死去了。

后来有一天，我十分偶然地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纸。纸上写着：杨柳，曲尺胡同26号。

那天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完全是由于无法解释的理由，我打开了多年来不曾翻弄过的抽屉，我从里面看到了这张纸。

纸上写着的字向我暗示一桩模糊了的往事，我陷入了一片空洞的沉思。我的眼睛注视着窗外的阳光。我把此刻的阳光和残留在记忆里的所有阳光都联结起来。其结果使我注意到了在一个鲜艳的花坛旁的阳光。一个护士在那次阳光里向我走来，她的嘴唇在阳光里活动时很美妙。她告诉了我一个名叫杨柳的少女的某些事情。这张纸所暗示的含意，在此刻已经完全清晰了。



这张泛黄的纸在此刻出现，显然是为了提示我。多年前我在上海那家医院收费处写下这些字时，并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完全是机械的行为。直到现在，它的出现使我明白了自己当初的举动。因此在我离开此刻寓所窗前的阳光，进入街道上的阳光时，我十分清楚自己走向何处。

曲尺胡同26号的黑漆大门已经斑斑驳驳。我敲响大门时，听到了油漆震落下去的简单声响。这种声响断断续续持续了好一会，才从里面传来犹豫的脚步声。大门发出了一声衰老的长音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看到我时脸上流露了吃惊的神色。

我为自己的冒昧羞愧不已。

然而他却说：“进来吧。”

他好像早就认识我了，只是没有料到此刻我会如此出现。

我问他：“你是杨柳的父亲？”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进来吧。”

我随他进了门，我们走过一个长满青苔的天井后，进入了朝南的厢房。厢房里摆着几把老式的椅子，我选择了靠窗的椅子坐下，坐下时感到很潮湿。他现在以相识很久的目光看着我。那是一个十分平静的男人，刚才开门时他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的平静有助于我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来意。

我说：“你女儿……”我努力回想起当初在花坛旁护士活动的嘴唇，然后我继续说，“你女儿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的？”

他说：“是的。”

“那时候我正躺在上海那家医院的手术台上，和你女儿死去的同一家医院。”



我这样告诉他。我希望他的平静能够再保持五分钟，那么我就可以从车祸说起，说到他女儿临终前献出眼球，以及我那次成功的角膜移植手术。

然而他却没有让我说下去，他说：“我女儿没有去过上海，她一生十七年里，一次都没有去过上海。”

我无法掩盖此刻的迷惑，我知道自己望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

他仍然平静地看着我，接着说：“但她确实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的。”

那个炎热的中午使他难以忘记，他和杨柳坐在天井里吃完了午饭。杨柳告诉他：

“我很疲倦。”

他看到女儿的脸色有些苍白，便让她去睡一会。

女儿神思恍惚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卧室。事实上她神思恍惚已经由来已久，所以当初女儿摇晃走去时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内心有些疼爱。

杨柳走入卧室以后，隔着窗户对他说：

“三点半叫醒我。”

他答应了一声，接着似乎听到女儿自言自语道：“我怕睡下去以后会醒不过来。”

他没有重视这句话。直到后来，他重新想起女儿一生里与他说的最后这句话时，才开始感到此话暗示了什么。女儿的声音在当初的时候就已经显得虚无缥缈。



那个中午他没有午睡，他一直坐在天井里看报纸。在三点半来的时候，他进入了她的卧室，那时她刚刚死去不久。

他用手指着我对面的一个房间，说：“杨柳就死在这间卧室里。”

我无法不相信这一点。一个丧失女儿的父亲不会在这一点上随便与人开玩笑。我这样认为。

他沉默了良久后问我：“你想去看看杨柳的卧室吗？”

他这话使我吃了一惊，但我还是表示自己有这样的愿望。

然后我们一起走入了杨柳的卧室。她的卧室很灰暗，我看到那种青草颜色的窗帘紧闭着。他拉亮了电灯。

我看到床前有两个镜框。一个里面是一张彩色相片，一个少女的头像。另一个里是一个年轻男子的铅笔画。我走到彩色相片旁，我蓦然发现这个少女就是多年前五月八日来到我内心的少女。我长久地注视着这位彩色的少女。多年前我在寓所里她显露自己形象的情景，和此刻的情景重叠在一起。于是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往事十分真实。

这时候他问：“你看到我女儿的目光吗？”

我点了点头。我看到了自己死去妻子的眼睛。

他又问：“你不感到她的目光和你的很像？”

我没有听清这句话。

于是他似乎有些歉意地说：“相片上的目光可能是模糊了一些。”

然后他似乎是为了弥补一下，便指着那张铅笔画像告诉我：

“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杨柳还活着。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子，这个男子她以前从未见过。可是在后来，他却越来越清



晰地出现在她的想象里，她就用铅笔画下了他的像。”

他有关铅笔画的讲述，使我感到与自己的往事十分接近。因此我的目光立刻离开彩色的少女，停留在铅笔画上。可我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

他在送我出门时，告诉我：“事实上，我早就注意你了，你住在一间临河的平房里。你的目光和我女儿的目光完全一样。”

## 十三

离开曲尺胡同26号以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经历似乎是一桩遥远的往事。那个五十多岁男人的声音在此刻回想起来也恍若隔世。因此在离开彩色少女时，我并没有表现出激动不已。刚才的一切好像是一桩往事的重复，如同我坐在寓所的窗前，回忆五月八日夜晚的情景一样。不同的是增加了一扇黑漆斑驳的大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两个镜框。我的妻子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了，我心里重复着这句陈旧的话语往前走去。

我走上河边的街道时，注意到一个迎面走来的年轻男子。他穿着的黑色夹克，在阳光里有一种古怪的鲜艳。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关注他。我看着他走入了一间临河的平房，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沓白纸，沿着河岸的石阶走下去，走入了桥洞。

由于某种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理由，我也走下了河岸。那时候他已经坐在桥洞里了。他看着我走去，他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因此我



就走入了桥洞。他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我就在那地方坐下。我看到那几张白纸上都画满了错综复杂的线条。

我们的交谈是一分钟以后开始的。那时他也许知道我能够安静地听完他冗长的讲述，所以他就说了。

“一九四九年初，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他的讲述从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延伸到现在。其间有九颗炸弹先后爆炸。他告诉我：

“还有最后一颗炸弹没有爆炸。”

他拿起那几张白纸，继续说：“这颗炸弹此刻埋在十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现在影剧院九排三座下面。”他说，“那个座位有些破了，里面的弹簧已经显露出来。”下面九个地方分别是：银行大门的中央、通往住宅区的十字路口、货运码头的吊车旁、医院太平间（他认为这颗炸弹最没有意思）、百货商店门口第二棵梧桐树、机械厂宿舍楼102室的厨房里、汽车站外十六米处的公路下、曲尺胡同57号门前、工会俱乐部舞厅右侧第五扇窗下。

在他冗长的讲述完成以后，我问他：

“这么说在小城里有十颗炸弹？”

“是的。”他点点头，“而且它们随时都会爆炸。”

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刚才为何会如此关注他，由于那种关注才使我此刻坐在了这里。因他使我想起杨柳卧室里的铅笔画，画像上的人现在就坐在我对面。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



# 祖先

一位满脸白癍风斑的货郎，摇着拨浪鼓向我们村走来。我们村庄周围的山林在初秋的阳光里闪闪发亮。没有尘土的树叶，如同玻璃纸一样清澈透明。这是有关过去的记忆，那个时代和水一起流走了。我们的父辈们生活在这里，就像是生活在井底，呈现给他们的天空显得狭窄和弯曲，四周的山林使他们无法看到远处。距离对他们而言成了简单的吆喝，谁也不用走到谁的跟前说话，声音能使村庄缩小成一个家庭。如今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就像一位秃顶老人的荒凉，昔日散发着蓬勃绿色的山村和鸟鸣一起销声匿迹了，粗糙的泥土，在阳光下闪耀着粗糙的光芒，天空倒是宽阔起来，一望无际的远处让我的父辈们看得心里发虚。

那天，摇着拨浪鼓的货郎向我们走来时，我正睡在父亲汗味十足的棉袄里，那件脏得发亮的棉袄包住了我，或者说我被稻草捆住了。一个我异常熟悉的女人把我放在田埂上，她向我俯下身来时头发刺在了我的脸上，我发出了青蛙般的叫声。我的母亲就直起了身体。她对



她长子的叫声得意洋洋，而在田里耕作的父亲对我表达生命的叫唤似乎充耳不闻，他用柳枝抽打着牛屁股，像是一个爬山的人前倾着身体。我母亲用力撕下了头巾，让风把头发吹得重又整齐后，又使劲扎上了头巾。这一组有些夸张的动作，展示了我母亲内心的不满。我父亲对他长子的麻木，让我母亲对他夜晚的欢快举动疑惑不解。这位在水田里兢兢业业的男人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对他来说，让我母亲怀孕与他将种子播入田里没什么两样，他不知道哪件事更值得高兴。我母亲对他喊：

“喂，你听到了吗？”

我父亲将一只脚从烂泥里拔了出来，扭着身体看我母亲。这时候谁都听到了白癩风货郎的拨浪鼓，鼓声旋转着从那些树叶的缝隙中远远飘来。我看到了什么？青草在我眼睛上面摇晃，每一根都在放射着光芒，明亮的天空里生长出了无数闪闪发亮的圆圈，向我飞奔而来，声音却是那么遥远。我以为向我飞来的圆圈是用声音组成的。

在我父亲黝黑的耳中，白癩风货郎的鼓声替代了我刚才的叫唤，他脸上出现了总算明白的笑容。我父亲的憨笑是为我母亲浮现的，那个脸上白斑里透出粉红颜色的货郎，常为女人带来喜悦。我忠诚的父亲对远远来临的鼓声所表达的欢乐，其实是我母亲的欢乐。在鼓声里，我母亲看到了色彩古怪的花朵，丧失了绿叶和枝丫后，直接在底色不同的布料上开放。这种时候母亲当然忘记了我。渐渐接近的拨浪鼓声使我父亲免除了责备，虽然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母亲重又撕下了头巾，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向鼓声传来的树林走去。她扭动着的身体，使我父亲的目光越来越明亮。



一群一群栖息的鸟，从树林里像喷泉一样飞向空中，在光芒里四散开去。我可能听到了树梢抖动后的哗哗声。我那无法承受阳光而紧闭的眼睛里，一片声音在跳跃闪烁。那些在田里的男人双手抱住他们的锄头，看着村里的女人拥向鼓声传来的地方。她们抬起胳膊梳理着头发，或者低头拍打裤管上的泥土，仅仅是因为白癫风货郎的来到，使她们如此匆忙地整理自己。

拨浪鼓的响声在树林上方反复旋转。遮住了天空的树林传来阵阵微妙的风声，仿佛是很多老人喑哑的嗓音在诉说，清晰的鼓声飘浮其上，沿着山坡滑了过来。我母亲伸直了脖子，像是仰望天空一样望着伸手可及的树林。她和村里的女人在一起便要叽叽喳喳，女人尖厉的声音刺激了我张开的耳朵，为什么女人的声音要和针一样锋利，在明亮的空中一道一道闪烁，如同我眼睛上面的青草，摇摇晃晃刺向了天空。

那个货郎总是偏离方向，我母亲她们听到鼓声渐渐斜过去，不由焦虑万分，可她们缄口不言。她们伸长了脖子，犹如树巢里的麻雀。如果她们齐声呼喊的话，将有助于货郎找到我们村庄。在这些女人的费解的沉默里，货郎似乎意识到了判断上的误差，于是鼓声令人欣喜地斜了回来。问题是他又逐渐斜向了另一端。满脸白癫风斑的货郎踩着松软的枯叶，在枝丫的缝隙里弯弯曲曲地走来。终于让她们听到了扁担吱呀吱呀的响声，隐藏在旋转的鼓声里，微弱无力，却是激动人心的。

货郎拨开最后一根阻挡他的树枝，被担子压弯了的腰向我们村庄倾斜过来。他看到众多女人的眼睛为他闪闪发光时，便露齿一笑。他的一口白牙顿时使脸上的白斑黯淡无色。



于是女人尖厉的声音像沸水一样跳跃起来，她们的欢乐听上去是那么的轻飘飘毫无掩饰之处。我已经能够分辨其中的那个声音，从我母亲张开的嘴飞翔而出，她滔滔不绝，就像是石片在水面上滑过去激起一连串的波浪，我意识到了母亲的遥远，她的嗓音里没有潮湿的气息喷在我脸上，我最初感受到了被遗弃的恐惧。过于明亮的天空使我的眼睛开始疼痛难忍，那些摇晃的草尖明确了我的孤独。我张开空洞的嘴，发出与我处境完全吻合的哭喊。

谁会在意一个微小生命的呼叫？我显示自己存在的声音，说穿了只是一只离开树根爬到阳光底下的蚂蚁，谁也不会注意它的自我炫耀。我母亲彻底沉浸到对物质的渴求之中，她的眼睛因为饥饿而闪耀着贪婪的光芒，她的嘴在不停地翕动，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事实上这并不重要，她翻动货郎担子里物品的手指有着比嘴里更急迫的语言。我的父亲，脸上布满难以洗尽的尘土的父亲，正虔诚注视着我母亲的激动。他听不到我的哭喊，他作为丈夫比作为父亲更值得信赖。

我哇哇哭叫，全身开始抽搐，可是没有人理会我，哪怕是回过身来望我一眼的人也没有。父亲的破烂棉袄捆住了我，我无力的腿蹬不开这束缚，只有嘴是自由的。我的哭喊飘出了村庄，进入了四周的树林。如果真像村里上了年纪的人所说的那样，我当初的哭声穿越了许多陈旧的年代，唤醒了我们沉睡的祖先。我同时代的人对我的恐惧置之不理时，我的一位祖先走过漫长的时间来到了我的身旁。我感到一双毛茸茸的手托起了我，身体的上升使哭喊戛然而止，一切都变得令人安心和难以拒绝。一具宽阔的胸膛如同长满青草的田地，替我阻挡



了阳光的刺激。我的脸上出现痒滋滋的感觉，我的嘴唇微微张开，发出呀呀的轻微声响，显然我接受了这仿佛是杂草丛生的胸膛。

因我无人理睬的哭叫而走向我的那具宽大的身躯，听说长满了长长的黑毛。村里当初目睹此事的人都弄不清他头颅上生长的是和身上一样的毛，还是头发。他们无法判断哪种更长。他那两颗像鸡蛋一样滚圆的眼睛里有着明亮的目光，这一点谁都铭心刻骨。他的形象十分接近我们理解中的祖先，如果他真是我们的祖先，这位祖先显得过于粗心大意了。我的哭叫无意中成为一块放在陷阱上面涂抹了酱油的肉，引诱着他深入到现代人的敌意之中。

他像货郎一样拨开了树枝，迈动着两条粗壮的短腿，摇晃着同样粗壮的胳膊，大模大样地走来了。那时候我的父亲依然抱着他的锄头痴笑地看着我母亲。我母亲和众多女人都俯身翻弄着货担里的物品。她们臀部结实的肉绷紧了裤子。货郎的手也伸进了担子里。女人的手在翻弄货物时，他翻弄着女人的手。后来他注意到一双肤色异样的手，很难说它充满光泽，可是里面的肉正一鼓一鼓地试图涌出来，他就捏住了它。这只哺乳时期女人的手有着不可思议的松软。我母亲立刻抬起脸来，与货郎相视片刻后，两人都微微一笑。

此刻，那位类似猩猩又像是猿人的家伙，已经走到我的身旁。他从田埂上走过来时很像是走钢丝的杂耍艺人，伸开两条粗短的胳膊，平衡着自己摇摆的身躯。宽大的长满黑毛的脚丫踩着青草走来，传来一种似苍蝇拍子拍打的响声，应该说他出现时显得颇为隆重，在村庄喧闹的白昼里，他的走来没有一丝隐蔽可言，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他。



我母亲松软的手遭受货郎的袭击之后，这位女人内心涌上了一股怅然之情，她一下子被推到货物的诱惑和陌生的勾引之间，一时间无从选择。接下来她体现出了作为妻子的身份，我母亲扭过脸去张望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看得过于入迷，脸上渐渐出现严肃的神情。这使我母亲心里咯噔一下，她呆呆望着我父亲，无从判断刚才转瞬即逝的隐秘行为是否被我父亲一眼望到。我母亲的眼中越来越显示出了疑惑不解。前面浓密的树林逐渐失去阳光的闪耀，仿佛来到了记忆中最后的情景，树林在风中像沉默的波涛在涌动。正是那个黑乎乎的大家伙使我母亲摆脱了窘境，她看到一具宽阔的身体从我父亲身后移了过去，犹如阳光投射在土墙上的黑影。最初的时候，我母亲并没有去重视这日光背影上出现的身躯。她的思绪乱纷纷如同远处交错重叠的树叶。直到那个宽大的身形抱起我重又从我父亲身后慢吞吞移过去时，我母亲才蓦然一惊。她看清了那个可怕的身形，他弯曲的双臂表示他正抱着什么。我母亲立刻去眺望我刚才躺着的田埂，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谁也想不到我母亲会发出如此尖厉的喊叫，她的脑袋突然向前刺过去，双手落到了身后，她似乎是对我父亲喊：

“你——”

我母亲的喊叫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惊慌，那些沉浸在货物给予的欢乐中的女人，吓得也跟着叫起来。她们的叫声七零八落，就像是一场暴雨结束时的情景。我父亲在那一刻睁大了眼睛，显而易见，他是那一刻对恐惧感受最深的人，虽然他对我的被劫持一无所知。就连那位抱着我的长满黑毛的家伙，也被我母亲闪电一般的叫声所震动，他的脚被拖住似的回过身，两只滚圆的眼睛闪着异常的光芒。这很可能是恐惧的光芒。他看到我母亲头发飘扬起来，喊叫着奔跑过来。



我母亲的惊慌没过多久，就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灾难。她不顾一切地奔跑给了其他人勇气。货郎是最先表达自己勇敢的人，他随手操起一根扁担，从另一个方向跑向那个黑乎乎的家伙。他是要抢先赶到树林边截住偷盗婴儿者。几个在田里的男人此刻也跳上了田埂，握着锄头去围攻那个怀抱我的家伙。他们奔跑时脚上的烂泥向四处飞去。那些女人，心地善良的女人，被我母亲面临的灾祸所激动，她们虽然跑得缓慢，可她们的尖声大叫同样坚强有力。倒是我的父亲，在那一刻显得令人不可思议地冷静。他依然双手抱住锄头，茫然注视着这突然出现的纷乱。我的父亲只是反应不够迅速，在那种时候，即便是最胆小的人，也会毅然投入到奔跑的人们中间。迷惑控制了我的父亲，他为眼前出现的胡乱奔跑惊住了，也就是说他忘记了自己。

与我母亲他们慌乱地喊叫着奔跑相比，那个抱住我的黑家伙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一副模样。他的神情十分放松，仿佛周围的急剧变化与他毫不相干，他在田埂上摇摇摆摆比刚才走来时自如多了。他摇晃着脑袋观看那些从两边田埂上慌乱跑来的人。这样的情形令他感到趣味横生，于是他露出了凌乱的牙齿，那个时候我肯定睁着眼睛，我的脸贴在他使我发痒的胸膛上，当我们村庄处于惊慌失措之中时，我是另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我和那些成年人感受相反，在他们眼中十分危险的我，却在温暖的胸口上让自己的身体荡漾。

那个差一点成为我的抚养者的家伙，走完狭窄的田埂，顷刻就要进入密密的树林里，被满脸白癩风的货郎挡住了去路。货郎横开着扁担，向他发出一系列的喊叫。货郎充满激情的恐吓与诅咒只对我们身后的人有用。对我们而言，货郎的威胁犹如来自遥远的叫喊，与此刻



并不相关。怀抱着我的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直愣愣地向货郎走去。瘦小的货郎在这具逼近的宽大身躯前连连倒退。货郎举起了扁担，指望能够以此改变我们的前进。我们一如既往。货郎只能绝望地喊叫着将扁担打下来。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往上一颠，我依靠着的胸口上面，一张嘴开始了啊啊地喊叫，声响粗壮有力，使货郎立刻脸色苍白，闪向了一旁。我母亲终于扑了过来，她用脑袋猛烈撞击那个黑乎乎的身体。我母亲哭叫的求救声，使村里人毫不畏惧地围了上来。几个男人用锄头砍过来，可是到了近前他们立刻缩回了锄头，是怕砍伤了我。这个时候那个黑家伙才惊慌起来。他左冲右突都被击退，最后他突然跪在了地上，将我轻轻放在一堆草丛上面，然后起身往前猛冲过去。阻挡他的人看到我已被放弃，都停住攻击把身体往旁边闪开。他蹦跳着奔向树林，横生的树枝使他的速度蓦然减慢，他几乎是站住了，小心翼翼地拨开树枝挤进了树林。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的人都能清晰地听到他宽大的脚丫踩着枯叶走去时的沙沙声。

我来到了母亲的怀中，我嗅到了熟悉的气味，同样熟悉的声音在我脸蛋的上面滔滔不绝。我母亲摆脱了紧张之后开始了无边的诉说，激动使她依然浑身颤抖不已。母亲胸前的衣服摩擦着我的脸，像是责骂一样生硬。她的手臂与刚才的手臂相比实在太细了，硌得我身体里的骨头微微发酸。总之一切都变得令人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突然哇哇大叫起来。

直到这时，我的父亲才恍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在危险完全过去后，我父亲扔掉锄头跳上了田埂，仿佛一切还未结束似的奔跑了过来。他的紧张神态让村里人看了哄笑起来。我父亲置之不理，他满头大汗跑到正在哭叫的我身前。我注定要倒霉的父亲其实是自投罗网，



他的跑来只能激起我母亲满腹的怒气。我母亲瞪圆了眼睛，半张着嘴气冲冲地看了我父亲半晌，她简单的头脑里寻找着所有咒骂我父亲的词汇。到头来她感到所有词汇蜂拥而出都难解心头之气。面对这样一个玩忽职守的男人，我母亲只能使自己身体胡乱抖动。

我父亲到这种时候依然没有意识到事实的严重。他对他儿子的担忧超越了一切，我的哇哇哭叫让他身心不安。他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我母亲指出了惩罚的方式。我母亲挥臂打开了他的手，紧接着是怒气十足地一推，我父亲仰身掉入了水田，溅起的泥浆都扑到了我的脸上。村里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谁也没有给予我父亲一丝同情的表示。他们似乎是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个满身泥水的男人，几声嗤笑此起彼伏，他们把我父亲当成了一个胆小的人。我母亲怀抱还在哭叫的我咚咚地走向了我们的茅屋。我的脑袋在她手臂上挂了下去，和她的衣角一起摇来晃去。我父亲站起了身体，让泥水往下滴落，微弓着背苦恼地看着走去的妻子。

这天傍晚来临的时刻，村里人都坐在自家门口，喊叫着议论那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家伙。村庄的上空飘满了恐惧的声音。在此之前，他们谁都不曾见过这样的怪物。现在他们开始毫不含糊地感受到自己处于怎样的危险之中。那片对他们而言浓密的、无边无际的森林，时刻都会来毁灭我们村庄。仿佛我们已被虎啸般可怕的景象所包围。尤其是女人，女人叫嚷着希望男人们拿起火枪，勇敢地闯进树林，这样的行为才是她们最爱看到的。当女人们逐个站起了身体变得慷慨激昂的时候，我们村里的男人却不会因此上当，尽管他们不久前为了救我曾不顾一切地奔跑，集体的行为使他们才变得这么勇敢。此刻要他们扛



起火枪跨进那方向和目标都毫无意义的树林，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那个怪物，确实让他们勉为其难。

“上哪儿去找啊？”

一个人这样说，这似乎是他们共同的声音。我们的祖辈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才有胆量到这走不到头的树林里去闯荡。而且这几个人都是不知死活不知好歹的傻瓜。他们中间只有两个人回到我们村庄，其中一个在树林里转悠了半年后终于将脑袋露到树林外面时，立刻呜呜地哭了，把自己的眼睛哭得就跟鞭子抽过似的。如今，这个人已经上了年纪，他微笑着坐在自己门前，倾听他们的叫嚷。

一个男人说：“进去就进去，大伙得一起进去，半步都不能分开。”

老人开始咳嗽，咳了十来声后他说：“不行啊，当初我们五个人进去时也这么说，到了里面就由不得你了。最先一个说是去找水喝，他一走人就丢了，第二个只是到附近去看看，也丢了，不行啊。”

来自树林的恐怖被人为地加强了，接下来出现的沉默虽只有片刻，却足以证明这一点。女人们并不肩负这样的责任，所以她们可以响亮地表达自己的激动。有一个女人手指着正收拾物品的货郎说：

“他怎么就敢在林子里走来走去？”

货郎抬起脸，发出谦和的微笑。他说：“我是知道里面的路。”

“你生下来就知道这条路？”

面对女性响亮的嗓音，货郎感到不必再掩饰自己的勇敢，他不失时机地说：

“我生下来胆子就大。”



货郎对我父辈的嘲笑过于隐晦，对他们不起丝毫作用，倒是激励了女人的骄傲，她们喊叫道：

“你们呀，都被阉过了。”

一个男人调笑着说：“你们替我们进树林里去吧。”

他立刻遭到猛烈的回击，其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是：

“你们来替我们生孩子吧。”

男的回答：“你们得先把那个通道借给我们，不是我们怕生孩子，实在是不知道小崽子该从什么地方出来。”

女人毕竟头脑简单，她们并没意识到话题已经转移，依然充满激情地沉浸在类似的争执之中。所有的女人里，只有我母亲缄口不言。她站在屋门口怀抱着我，微皱眉头眺望高高耸起的树林，她的脸上流露出羞愧与不安交替的神色。我父亲的胆怯不是此刻共同出现的胆怯，他在白天的那一刻让我母亲丢尽了脸。他蹲在一旁神色凄凉，眼睛望着地上的泥土迟迟没有移开。傍晚来临的秋风呼呼吹来，可吹到他脸上时却十分微弱。当村里男女的喊叫越来越和夜晚隐秘之事有关，他们也逐渐深入到放松的大笑中时，我的父母毫无所动，两人依然神情滞重地在屋门口沉思默想。

天色行将黑暗，货郎一反往来的习惯，谢绝了所有留宿的邀请。他将拨浪鼓举过头顶，哗啦哗啦地摇了起来，这是他即将出发的信号。村里四五个能够走路的孩子跟在他的身后，全都仰起脑袋，惊奇地看着货郎的手。鼓槌飞旋之时，货郎的手似乎纹丝没动。

货郎走过我母亲身边时，意味深长地转过脸来向她一笑，那张布满白斑的脸在最后的霞光里亮得出奇。我母亲僵硬的脸因为他的微笑立刻活泼了起来。她肯定回报了货郎的微笑。我昏睡的身体在那一刻



动弹了几下，母亲抱紧了我，她的胸口压紧了我的脸。我母亲前倾着身体，她的目光追随着货郎的背影，在黄昏的时刻显得十分古怪。

货郎走去时没有回头，他跨上了一条田埂，弯曲着脊背走近树林。村里的孩子此刻排成一行，仍然仰着脑袋惊讶万分地看着他摇拨浪鼓的手。那时候我父亲也抬起了脸，拨浪鼓的远去使他脸上露出迷惑的笑意。是什么离去的声音刺激了他，他暂时摆脱我母亲沉默所带给他的不安。

货郎已经走到了树林边上，这时天色微暗，他转过身来，那一行孩子立刻站住了脚，看着货郎向我们村庄高举起拨浪鼓，使劲地摇了起来，直到现在孩子们才终于看清了他的手在动。

只有我母亲一个人能够明白货郎高举拨浪鼓是为了什么。他不是向我们村庄告别，不是告别，而是在召唤。我母亲脸上出现了微妙的笑意，随即她马上回头看了一眼我的父亲。我父亲不合时宜地表达了他的受宠若惊，使我母亲扭回头去时坚决而果断。她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来到了两个男人的中间，难以言说的情绪慢慢涌上心头。此刻一个已经消失在昏暗的树林之中，一个依然在自己的身旁，那几个孩子响亮地说些什么走了回来，在我母亲的近旁分散后各自回到家中。拨浪鼓还在清晰地响着，货郎似乎是直线往前走去。没过多久，鼓声突然熄灭了，不由使我母亲心里一惊，她伸长了脖子眺望已经黑暗的树林。我父亲这时才站起身踉跄着两条发麻的腿。他在我母亲身后踉跄时显得小心翼翼。其实那时我母亲对他已是视而不见了。鼓声紧接着又响了几下，货郎的拨浪鼓一会响起一会沉寂，间隔越来越短，鼓声也越来越急躁不安。



我母亲缓缓地转过身去，走回到屋中床边，把已经熟睡的我放在了床上，伸出被夜风吹凉了的手指替我擦去流出的口水，然后吹灭油灯走向屋外。

我父亲手扶门框看着他妻子从身旁走过。借着月光他看到我母亲脸上的皮肤像是被手拉开一样，绷得很紧。她走过我父亲身旁，如同走过一个从不相识的人身旁，走到屋外时她拍打起衣服上的尘土，不慌不忙地走上了田埂，抬起胳膊梳理着头发。那时货郎的鼓声又急剧地响了起来。我父亲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一个很小的黑影走近了那片无边无际的巨大黑影。

我母亲的断然离去，在父亲心中清晰简单地成为了对他的指责。他怎么也无法将树林里的鼓声和正朝鼓声走去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他只能苦恼地站在门口，看着他妻子在黑夜里消失。接下去是村庄周围树叶在风中发出的沙沙声，犹如巨大的泥沙席卷而来一般。在秋天越深越冷的夜里，身穿单衣的父亲全然不觉四肢已经冰凉。他唯一的棉袄此刻正裹在我的身上。我母亲一走了之，使我父亲除了等待她回来以外，对别的一切都麻木不仁。树林里的鼓声那时又响了起来，这次只有两下响声，随后的沉默一直持续到黎明。

村里有人在我父亲身边走过时说：“你干吗站在这里？”

我父亲向他发出了苦笑，他不知道此刻应该掩饰，他说：“我女人走啦。”

他一直站在屋外，冷清的月光照射在他身上。我一点也不知道父亲的苦衷，呼呼大睡，发出小小的呼噜。尽管那时我对父亲置之不理，可我的鼻息是母亲离去之后给予我父亲的唯一安慰。他在屋外时



刻都能听到儿子的声音，只是那时我的声音也成为了对他的指责。他反复回想白天的事，他的脑袋因为羞愧都垂到了胸前。

黎明来到后，他才看到我母亲从树林里走出来，如同往常收工回家一样，我母亲沿着田埂若无其事地走近了我父亲。她走到他身旁时看到他的头发和眉毛上结满了霜，我母亲就用袖管替他擦去这一夜带来的寒冷。我父亲这时呜呜地哭了。

我父亲就是这天黎明带上他的火枪进山林里去的，他此外没带任何东西，他临走时我母亲正给我喂奶，据她说她一点都不知道我父亲的离去。

村里有好几个人看到了他，他将双手插在单薄的袖管里，火枪背在身后，缩着脑袋在晨雾里走向山林。林里一位年轻人说：

“早啊。”

我父亲也说了声：“早啊。”

他决定闯进树林之后，并不知道这是值得炫耀的勇敢行为，他走去时更像是在偷偷摸摸干着别的什么。那个年轻人走过他身旁看到了那杆火枪，立刻大声问他：

“你要进林子里去？”

我父亲那时显得忐忑不安，他回头望了一下，支支吾吾什么话也没有说清楚。这时另外的两个人走上前来，他们一前一后站在我父亲前面，他们问：

“你真是进林子？”

我父亲羞怯地笑了一下。他们说：

“你别进去了，别去找死了。”



后一句使我父亲感到很不愉快，他从袖管里伸出右手拉了拉火枪的背带，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同时低声说：

“我不是去找死。”

他加快了步子走向树林。此刻晨雾逐渐消散，阳光开始照射到我父亲身上，尽管有些含糊不清。他选择货郎进去的那个地方走进了树林。开始他听到脚下残叶的沙沙声，枯黄的树叶有些潮湿。没走多远，他的布鞋就湿了。我父亲低头寻找着货郎来去时借助的那条小路。在树林的边缘来回探索，用脚摸索着找到了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他踩到路上时蓦然感到失去了松软的感觉，土地的坚硬透过薄薄一层枯叶提醒了他。他蹲下身子，伸手拨开地上的树叶，便看到了泥土，他知道路就在这里。这里的树叶比别的地方都要少得多。白昼的光亮从顶上倾泻下来，帮助他看清被枯叶遮盖的道路所显露的模糊轮廓。

那时候我父亲听到了依稀的鼓声，在远处的某一个地方渐渐离去。他侧耳倾听了一会，分辨出是货郎的拨浪鼓在响着，这使他内心涌上细微的不知所措。昨晚离去的货郎，在此刻仍能听到他的鼓声，对我父亲来说，树林变得更为神秘莫测了。而且脚下的道路也让他多少丧失了一点刚才的信任。他感到这条路的弯曲可能和头顶的树枝一样盘根错节，令人望而生畏。

我父亲在那里犹豫不决，片刻后他才小心翼翼沿着小路往前走去，此时他已消除了刚才的不安。他突然发现自己来到这里并不是要走到树林另一端的外面，他只要能够沿着这条路回来就行了。我父亲微微笑起来，他那克服了不安的腿开始快步向前走，两旁的枝丫留下了被人折断过的痕迹，这证明了我父亲往前走去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逐渐往里走，白昼的光亮开始淡下来，树木越来越粗壮，树枝树叶密密麻麻地交错重叠到一起，周围地上的枯叶也显得更为整齐。他那时只能以枯叶的凌乱来判断路的存在。

在屋外等待妻子整整一夜的他，走了半晌工夫后，身体疲倦。他黎明出发时没吃食物，他感到了饥饿，尽管如此，他没有使自己坐下来休息。靠着斑驳的树干站了一会，他离开路向树林深处走去，他将一把锋利的刀握在右手，每走五步都要将一棵树削掉一大块，同时折断阻挡他的树枝。这双重的标记是我父亲求生的欲望， he 可以从原先的路回到我们村庄。

我父亲进入山林不是找死，而是要找到那浑身长满黑毛的家伙，他要取下他的火枪，瞄准、射击、打死那个黑家伙，然后把他拖出树林，拖回到我们村庄。我父亲希望看到自己能够这样回到家中，让怀抱我的母亲欣喜地看着他的回来。

他呼哧呼哧喘着气往前走得分缓慢，他所付出的力气和耕田一样，他时时听到鸟在上面扑打着翅膀惊飞出去的声音。这突然发生的响声总是让我父亲吓了一跳。直到它们喳喳叫唤着飞到另一处，我父亲才安下心来。他最担心的是过早遇到猛兽，他所带的火药使他难以接连不断地去对付进攻者。越往里走，我父亲也就越发小心谨慎，他折断树枝时也尽量压低声响。可是鸟的惊飞总让他尴尬，他会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直到鸟声消失。

他感到身上出汗了，汗似乎是哗哗地流了出来，这是身体虚弱的报应。他赶紧从胸口拿出火药，吊在衣服外面，火药挂在胸前，减慢了他前行的速度。他折断树枝时只能更加小心，以免枝丫穿破胸前的布袋。



我父亲艰难地前行，已经力不从心。在这一天行将结束时，他发现树木的品种出现了变化，粗壮高大的树木消失到了身后，眼前出现了一片低矮的树木，同时他听到了流水的响声。我父亲找到了一条山泉，在一堆乱石中间流淌。那时天色变得灰暗下来，他看到树木上挂着小小的红果子，果子的颜色是他凑近以后才分辨出来的。他便采满了一口袋，然后走到泉边喝水，出汗后让他感到饥渴难忍。

这时他听到一阵踩着枯叶的声音隐隐约约传来，似乎有什么朝他走来，他凝神细听了一会，声音越来越明显。我父亲马上躲到一棵树后，给枪装上火药，平静地注视着声响传来的方向。过了一会，那发出声响的家伙出现在我父亲的目光中。他的出现使父亲心里一怔，此后才感到莫大的喜悦。这个浑身长满黑毛直立走来的家伙，正是我父亲要寻找的。一切都是这么简单，现在他就站在离我父亲十来米的地方。踮起脚采树上的果子。他的背影和人十分相似。我父亲站起来，枪口向他伸去，可能是碰到了树枝，发出的响声惊动了他。他缓慢地转过身来，看到了向他瞄准的我父亲。他那两只滚圆的大眼睛眨了眨，随后咧开嘴向我父亲友好地笑了。我父亲扣住扳机的手立刻凝固了，他一下子忘记了自己为何要来到这里。那黑家伙这时又转回身去，采了几颗果子放入嘴中边咬边走开去。他似乎坚信我父亲不会伤害他，或者他不知道这个举枪瞄准的人能够伤害他。他摇摆着宽大的身体，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我父亲的枪口。

似乎有漫长的日子流走了，我父亲那件充满汗酸味的棉袄在霉烂和破旧的掠夺下已经消失，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消失。现在我坐在田埂上，阳光照在我身上，让我没法睁大眼睛。不远处的树林闪闪发亮，风声阵阵传来，那是树叶抖动的声响。田埂旁的青草对我来说，早已



不是生长到脸的上方的时候了，它们低矮地贴在泥土上，阳光使它们的绿色泛出虚幻的金黄。我母亲就在下面的稻田里割稻。她俯身下去挥动着镰刀，几丝头发从头巾里挂落出来，软绵绵地荡在她脸的两侧。她时时直起身体用手臂擦去额上的汗水，向我望一两眼。有一次她看到我捉住一只蜻蜓后便露出高兴的笑容。村里成年的人此刻都在稻田里。我看着稻子一片片躺在地上，它们躺下后和站立时一样整齐。我耳中回响着他们嗡嗡的说话声，我一点都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突然发出的笑声使我惊讶，接着我也跟着他们笑，尽量笑得响一点。可是母亲注意了我，她直起身体看了我一会。我的仰脸大笑感染了她，我看到她也笑了起来。最让我有兴趣的是一个站着的人对一个俯下身子的人说话，当后一个站起来时，原先站着的人立刻俯身下去，两个人就这样换来换去。

一些比我大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不远处跑来跑去。他们也在大声说话，他们说的话我还能听懂一些，他们是在说那位新来的老师，说他拉屎时喜欢到林子里去，这是为什么。

“他怕别人看他。”

一个孩子响亮地说，他说完后嘴还没有闭上就呆呆站在那里，朝我这边看着。我身体左边有脚步声传来，穿着干部服的年轻老师走到我身前，指着朝田里喊：

“他是谁家的？”

田里没有人理睬他，他又喊了一声。我心里很不高兴。他指着我却去问别人，我说：

“喂，你问我吧。”

他看了我一会，还是朝田里喊，我母亲这才起身应道：



“我家的。”

他说：“为什么不送他到学校来？”

我母亲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笑咪咪地看着他。我抢先回答：

“我还小，我哪儿都不能去。”

我母亲因为我而获救，她说：

“是啊，他还小。”

年轻的老师转向几个男人喊道：

“谁是他的父亲？”

没有人回答他，母亲站在那里显得越来越尴尬，又是我救了她，我说：

“我爹早就死啦。”

五年前我父亲走进树林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那个晨雾弥漫的黎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那时我的嘴正贴在母亲的胸前，后来当母亲抱着我，拿着锄头下地时，村里人的话才让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扔下锄头抱着我跑到了树林边，朝里面又骂又喊，要我的父亲回来。我难以知道母亲内心的悲伤。在此后有月光或者黑暗的夜晚，她抱着我会在门前长久站立，每一次天亮都毁灭着她的期待。五年过去以后，她确信自己是寡妇了。死去的父亲在她心中逐渐成为了惩罚。

那位年轻的老师在田里众人的默然无语中离去。对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他不能继续指责。我仍然坐在那里，刚才在那里大声叫嚷的孩子们突然向西边奔跑过去了。我扭头看着他们跑远，可是没一会他们又往这里跑来。我的脖子酸溜溜起来，便转回脑袋，去看正在割稻的母亲。这时候我听到那些跑来的孩子突然哇哇大叫了。我再去看他



们，他们站在不远的田埂上手舞足蹈，一个个脸色不是通红就是铁青。他们正拼命呼叫在田里的父母们。随后田里的人也大叫起来。我赶紧去看母亲，她刚好惊慌地看了我一眼，接着转身呆望另一个方向，手里的镰刀垂在那里，像是要落到地上。

我看到了那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家伙，应该说我是第二次看到他，但我的记忆早已模糊一片。他摇摆着宽大的身体朝我走来，就是因为他的来到才使周围出现这样的恐慌。我感到了莫名的兴奋，他们的吼叫仿佛是表演一样令我愉快。我笑嘻嘻地看着朝我走来的黑家伙，他滚圆的大眼睛向我眨了眨，似乎我们是久别重逢那样。我的笑使他露出了白牙，我知道他也在向我笑。我高兴地举起双手向他挥起来，他也举起双手挥了挥。那两条粗壮的胳膊一挥，他宽大的身体就剧烈摇晃了。他的模样逗得我咯咯大笑。他就这样走近了我，他使劲向我挥手。我看了又看似乎明白他是要我站起来，我就拍拍身边的青草，让他坐下，和我坐在一起。他挥着手，我拍着他，这么持续了一会，他真的在我身旁坐下了，伸过来毛茸茸的手臂按住了我的脑袋。我伸手去摸他腿上的黑毛。毛又粗又硬，像是冬天里干枯了的茅草。除了母亲，我从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亲热，于是我就抬起头去寻找母亲。这时他突然浑身一颤大声吼叫了。我看到一把镰刀已经深深砍进他的肩膀，那是我母亲的镰刀。母亲睁圆了眼睛恐惧地嘶喊着。这景象让我浑身哆嗦。村里很多人挥着镰刀冲过来，朝他身上砍去。他吼叫着蹦起身子，挥动胳膊阻挡着砍来的镰刀。不一会他的两条胳膊已经鲜血淋淋。他一步一步试图逃跑，砍进肩膀的那把镰刀一颤一颤的。没多久，他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耷拉着脑袋任他们朝他身上乱砍。接着他扑通一声坐到了地上，嘴里呜呜叫着，两只滚圆的眼睛看着我。



我哇哇地哭喊，那是祈求他们别再砍下去。我的身体被母亲从后面紧紧地抱住，我离开了田埂，在母亲身上摇晃着离去。我还是看到他倒下情形，他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一闭，脑袋一歪，随即倒在了地上。

他死去以后，身上的肉被瓜分了。有人给我母亲送来一块，看到肉上长长的黑毛，我立刻全身抽搐起来。此后很长时间内，我像个被吓疯了的孩子，口水常常从嘴角流出，不说话也不笑，喜欢望着树林发呆。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疯，我只是难以明白母亲为何要向他砍去那一镰刀。对我来说，他比村里任何人都要来得亲切。他活活被砍死，那鲜血横流的情景让我怎么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村里刚来不久的年轻老师站在一个坡上喊叫着指责他们的行为，他说：

“那是祖先，你们砍死了祖先，你们这群不肖子孙，你们这群畜生，禽兽。”

他是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爷爷的爷爷，而且还要一直爷爷上去，村里人谁都没说话，每家的炊烟都从屋顶升起，他们吃掉了自己的祖先。

我听不懂老师在喊什么，可我感到他是在骂人，骂他们杀死了那个友好的黑家伙。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怒气冲冲地骂着，我觉得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怪可怜的，便一步一步走过去，在他身旁坐下。我仰脸看着他喊叫，他每喊一句，我就点一下头。他注意到了我，突然不喊了，看了我一阵后问：

“你吃了那肉了吗？”

我摇摇头，眼泪流了出来。年轻的老师说：

“你明天到学校来上课。”



第二天黎明来到时，村里人都听到一片可怕的呜呜声。当他们跑到门口张望时，看到一群长满黑毛的宽大身体朝他们走来。于是女人们尖声呼叫，要男人们拿出火枪去射击他们。母亲不让我走到屋外，我就趴在窗口向外眺望。我看到他们全都仰着脑袋，呜呜呜叫着慢吞吞走上前来。我握紧自己的两个拳头，浑身哆嗦地看着他们走近，这时候枪声响了，有两具宽大的身体歪曲了几下倒在了地下。他们立刻停止了前进，低头看着死去的伙伴，显然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枪声继续响着，他们继续前行，不断有身体倒下，接连出现的牺牲使他们惊呆了，在原地站立很久，随后才缓慢地转过身去，低着脑袋一步一步很慢地往树林走去……

一九九二年四月



# 现实一种

余华中短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



余华中短篇小说

现实一种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实一种 余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

( 余华中短篇小说)

ISBN 978-7-5063-7105-6

I ①现… II ①余…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1311 号

## 现实一种

---

作 者: 余 华

责任编辑: 钱 英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 //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210

字 数: 100千

印 张: 5

印 数: 001-6000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05-6

总定价: 109. 00元( 全6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自序



现实一种



## 河边的错误



一九八六年



# 自序

这是我从1986年到1998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



欲望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 现实一种

## 一

那天早晨和别的早晨没有两样，那天早晨正下着小雨。因为这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星期，所以在山岗和山峰兄弟俩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遥远，仿佛远在他们的童年里。

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听到母亲在抱怨什么骨头发霉了。母亲的抱怨声就像那雨一样滴滴答答。那时候他们还躺在床上，他们听着母亲向厨房走去脚步声。

她折断了几根筷子，对两个儿媳妇说：“我夜里常常听到身体里有这种筷子被折断的声音。”两个媳妇没有回答，她们正在做早饭。她继续说：“我知道那是骨头正一根一根断了。”

兄弟俩是这时候起床的，他们从各自的卧室里走出来，都在嘴里嘟哝了一句：“讨厌。”像是在讨厌不停的雨，同时又像是讨厌母亲



雨一样的抱怨。

现在他们像往常一样围坐在一起吃早饭了，早饭由米粥和油条组成。

老太太长年吃素，所以在桌旁放着一小碟咸菜，咸菜是她自己腌制的。她现在不再抱怨骨头发霉，她开始说：“我胃里好像在长出青苔来。”

于是兄弟俩便想起蚯蚓爬过的那种青苔，生长在井沿和破旧的墙角，那种有些发光的绿色。他们的妻子似乎没有听到母亲的话，因为她们脸上的神色像泥土一样。

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没和大人同桌，他坐在一只塑料小凳上，他在那里吃早饭，他没吃油条，母亲在他的米粥里放了白糖。

刚才他爬到祖母身旁，偷吃一点咸菜。因此祖母此刻还在眼泪汪汪，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你今后吃的东西多着呢，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吃了。”因此他被父亲一把拖回到塑料小凳子上。所以他此刻心里十分不满，他用匙子敲打着碗边，嘴里叫着：“太少了，吃不够。”

他反复叫着，声音越来越响亮，可大人们没有理睬他，于是他就决定哭一下。而这时候他的堂弟嘹亮地哭起来，堂弟正被婶婶抱在怀中。他看到婶婶把堂弟抱到一边去换尿布了。于是他就走去站在旁边。堂弟哭得很激动，随着身体的扭动，那叫小便的玩意儿一颤一颤的。他很得意地对婶婶说：“他是男的。”但是婶婶没有理睬他，换毕尿布后她又坐到刚才的位子上去了。他站在原处没有动。这时候堂弟不再哭了，堂弟正用两个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看着他。他有点沮丧地走开了。他没有回到塑料小凳上，而是走到窗前。他太矮，于是就仰



起头来看着窗玻璃，屋外的雨水打在玻璃上，像蚯蚓一样扭动着滑了下来。

这时早饭已经结束。山岗看着妻子用抹布擦着桌子。山峰则看着妻子抱着孩子走进了卧室，门没有关上，不一会妻子又走了出来，妻子走出来以后走进了厨房。山峰便转回头来，看着嫂嫂擦着桌子的手，那手上有几条静脉时隐时现。山峰看了一会才抬起头来，他望着窗玻璃上纵横交叉的水珠对山岗说：“这雨好像下了一百年了。”

山岗说：“好像是有这么久了。”

他们的母亲又在喋喋不休了。她正坐在自己房中，所以她的声音很轻微。母亲开始咳嗽了，她咳嗽的声音很夸张。接着是吐痰的声音。那声音很有弹性。他们知道她是将痰吐在手心里，她现在开始观察痰里是否有血迹了。他们可以想象这时的情景。

不久以后他们的妻子从各自的卧室走了出来，手里都拿着两把雨伞，到了去上班的时候了。兄弟俩这时才站起来，接过雨伞后四个人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将一起走出那条胡同，然后兄弟俩往西走，他们的妻子则往东走去。兄弟两人走在一起，像是互不相识一样。他们默默无语一直走到那所中学的门口，然后山峰拐弯走上了桥，而山岗继续往前走。他们的妻子走在一起的时间十分短，她们总是一走出胡同就会碰到各自的同事，于是便各自迎上去说几句话后和同事一起走了。

他们走后不久，皮皮依然站在原处，他在听着雨声，现在他已经听出了四种雨滴声，雨滴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他感到是父亲用食指在敲打他的脑袋，而滴在树叶上时仿佛跳跃了几下。另两种声音来自屋前



水泥地和屋后的池塘，和滴进池塘时清脆的声响相比，来自水泥地的声音显然沉闷了。

于是孩子站了起来，他从桌子底下钻过去，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祖母的卧室门口，门半掩着，祖母如死去一般坐在床沿上。孩子说：

“现在正下着四场雨。”祖母听后打了一个响亮的嗝。孩子便嗅到一股臭味，近来祖母打出来的嗝越来越臭了。所以他立刻离开，他开始走向堂弟。

堂弟躺在摇篮里，眼睛望着天花板，脸上笑咪咪的，孩子就对堂弟说：“现在正下着四场雨。”

堂弟显然听到了声音，两条小腿便活跃起来，眼睛也开始东张西望。可是没有找到他。他就用手去摸摸堂弟的脸，那脸像棉花一样松软。他禁不住使劲拧了一下，于是堂弟“哇”的一声灿烂地哭了起来。

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窗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去，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堂弟为了自卫而乱抓的手在他手背上留下了两道血痕，他一点也没觉察。他只是感到这一次耳光下去那哭声并没有窒息，不过是响亮一点，远没有刚才那么动人。所以他使足劲又打去一个，可是情况依然如此，那哭声无非是拖得长一点而已。于是他就放弃了这种办法，他伸手去卡堂弟的喉管，堂弟的双手便在他手背上乱抓起来。当他松开时，那如愿以偿的哭声又响了起来。他就这样不断去卡堂弟的喉管又



不断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后来当他再松开手时，堂弟已经没有那种充满激情的哭声了，只不过是张着嘴一颤一颤地吐气，于是他开始感到索然无味，便走开了。

他重新站在窗下，这时窗玻璃上已经没有水珠在流动，只有杂乱交错的水迹，像是一条条路。孩子开始想象汽车在上面奔驰和相撞的情景。随后他发现有几片树叶在玻璃上摇晃，接着又看到有无数金色的小光亮在玻璃上闪烁，这使他惊讶无比。于是他立刻推开窗户，他想让那几片树叶到里面来摇晃，让那些小光亮跳跃起来，围住他翩翩起舞。那光亮果然一涌而进，但不是雨点那样一滴一滴，而是一片，他发现天晴了，阳光此刻贴在他身上。刚才那几片树叶现在清晰可见，屋外的榆树正在伸过来，树叶绿得晶亮，正慢慢地往下滴着水珠，每滴一颗树叶都要轻微地颤抖一下，这优美的颤抖使孩子笑了起来。

然后孩子又出现在堂弟的摇篮旁，他告诉他：“太阳出来了。”堂弟此刻已经忘了刚才的一切，笑咪咪地看着他。他说：“你想去看太阳吗？”堂弟这时蹬起了两条腿，嘴里“哎哎”地叫了起来。他又说：“可是你会走路吗？”堂弟这时停止了喊叫，开始用两只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看着他，同时两条胳膊伸出来像是要他抱。“我知道了，你是要我抱你。”他说着用力将他从摇篮里抱了出来，像抱那只塑料小凳一样抱着他。他感到自己是抱着一大块肉。堂弟这时又“哎哎”地叫起来。“你很高兴，对吗？”他说。他有点费力地走到屋外。

那时候远处一户人家正响着鞭炮声，而隔壁院子里正在生煤球炉子，一股浓烟越过围墙滚滚而来。堂弟一看到浓烟高兴得哇哇大叫，他对太阳不感兴趣。他也没空对太阳感兴趣，因为此刻有几只麻雀从



屋顶上斜飞下来，逗留在树枝上，那几根树枝随着它们喳喳的叫声而上下起伏。

然而孩子感到越来越沉重了，他感到这沉重来自手中抱着的东西，所以他就松开了手，他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随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现在他感到轻松自在，他看到几只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因为树枝的抖动，那些树叶像扇子似的一扇一扇。他那么站了一会后感到口渴，所以他就转身往屋里走去。

他没有一下子就找到水，在卧室桌上有一只玻璃杯放着，可是里面没有水。于是他又走进了厨房，厨房的桌上放着两只搪瓷杯子，盖着盖。他没法知道里面是否有水，因为他够不着，所以他重新走出去，将塑料小凳搬进来。在抱起塑料小凳时他蓦然想起他的堂弟，他记得自己刚才抱着他走到屋外，现在却只有他一人了。他觉得奇怪，但他没往下细想。他爬到小凳子上去，将两只杯子拖过来时感到它们都是有些沉，两只杯子都有水，因此他都喝了几口。随后他又惦记起刚才那几只麻雀，便走了出去。而屋外榆树上已经没有鸟在跳跃，鸟已经飞走了。他看到水泥地开始泛出了白色，随即看到了堂弟，他的堂弟正舒展四肢仰躺在地上。他走到近旁蹲下去推推他，堂弟没有动，接着他看到堂弟头部的水泥地上有一小摊血。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而后他看到有几只蚂蚁从四周快速爬了过来，爬到血上就不再动弹。只有一只蚂蚁绕过血而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进了堂弟的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他这时才站起来，茫然地朝四周望望，然后走回屋中。



他看祖母的门依旧半掩着，就走过去，祖母还是坐在床上。他就告诉她：“弟弟睡着了。”祖母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他发现她正眼泪汪汪。他感到没意思，就走到厨房里，在那只小凳子上坐了下来。他这时才感到右手有些疼痛，右手被抓破了。他想了很久才回忆起是在摇篮旁被堂弟抓破的，接着又回忆自己怎样抱着堂弟走到屋外，后来他怎样松手。因为回忆太累，所以他就不再往下想。他把头往墙上一靠，马上就睡着了。

很久以后，她才站起来，于是她又听到体内有筷子被折断一样的声音。声音从她松弛的皮肤里冲出来后变得异常轻微，尽管她有些耳聋，可还是清晰地听到了。因此这时她又眼泪汪汪起来，她觉得自己活不久了，因为每天都有骨头在折断。她觉得自己不久以后不仅没法站和没法坐，就是躺着也不行了。那时候她体内已经没有完整的骨骼，却是一堆长短形状粗细都不一样的碎骨头不负责任地挤在一起。那时候她脚上的骨头也许会从腹部顶出来，而手臂上的骨头可能会插进长满青苔的胃。

她走出了卧室，此后她没再听到那种响声，可她依旧忧心忡忡。此刻从那敞开的门窗涌进来的阳光使她两眼昏花，她看到的是一片闪烁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便走到了门口。阳光照在她身上，使她看到双手黄得可怕。接着她看到一团黄黄的东西躺在前面。她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她就跨出门，慢吞吞地走到近旁，她还没认出这一团东西就是她孙儿时，她已经看到了那一摊血，她吓了一跳，赶紧走回自己的卧室。



孩子的母亲是提前下班回家的。她在一家童车厂当会计。在快要下班的前一刻，她无端地担心起孩子会出事。因此她坐不住了，她向同事说一声要回去看儿子。这种担心在路上越发强烈。当她打开院子的门时，这种担心得到了证实。

她看到儿子躺在阳光下，和他的影子躺在一起。一旦担心成为现实，她便恍惚起来。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她似乎看到儿子头部的地上有一摊血迹。血迹在阳光下显得不太真实，于是那躺着的儿子也仿佛是假的。随后她才走了过去，走到近旁她试探性地叫了几声儿子的名字，儿子没有反应。这时她似乎略有些放心，仿佛躺着的并不是她的儿子。她挺起身子，抬头看了看天空，她感到天空太灿烂，使她头晕目眩。然后她很费力地朝屋中走去，走入屋中她觉得阴沉觉得有些冷。卧室的门敞开着，她走进去。她在柜前站住，拉开抽屉往里面寻找什么，抽屉里堆满羊毛衫。她在里面翻了一阵，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她又拉开柜门，里面挂着她和丈夫山峰的大衣，也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她又去拉开写字台的全部抽屉，但她只是看一眼就走开了。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眼睛开始在屋内搜查起来。她的目光从刚才的柜子上晃过，又从圆桌的玻璃上滑下，斜到那只三人沙发里；接着目光又从沙发里跳出来到了房上。然后她才看到摇篮。这时她猛然一惊，立刻跳起来。摇篮里空空荡荡，没有她的儿子。于是她蓦然想起躺在屋外的孩子，她疯一般地冲到屋外，可是来到儿子身旁她又不知所措了。但是她想起了山峰，便转身走出去。

她在胡同里拼命地走着，她似乎感到有人从对面走来向她打招呼。但她没有答理，她横冲直撞地往胡同口走去。可走到胡同口她又站住。一条大街横在眼前，她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她急得直喘气。



山峰这时候出现了，山峰正和一个什么人说着眼朝她走来。于是她才知道该往那个方向去。当她断定山峰已经看到她时，她终于响亮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她感到山峰抓住了她的手臂，她听到丈夫问：

“出了什么事？”她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她听到丈夫又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她依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是不是孩子出事了？”丈夫此刻开始咆哮了。这时她才费力地点了点头。山峰便扔开她往家里跑去。她也转身往回走，她感到四周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声音。她走得很慢，不一会她看到丈夫抱着儿子跑了过来，从她身边一擦而过。于是重新转回身去。她想走得快一点好赶上丈夫，她知道丈夫一定是去医院了。可她怎么也走不快。现在她不再哭了。她走到胡同口时又不知该往何处去，就问一个走来的人，那人用手向西一指，她才想起医院在什么地方。她在人行道上慢吞吞地往西走去，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她一直走到那家百货商店时，才恢复了一些感觉。她知道医院已经不远了。而这时她却看到丈夫抱着儿子走来了。山峰脸上僵硬的神色使她明白了一切，所以她又号啕大哭了。山峰走到她眼前，咬牙切齿地说：“回家去哭。”她不敢再哭，她抓住山峰的衣服，跟着他往回走去。

山岗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已在厨房里了。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在沙发里坐了下来。他感到无所事事，他在等着吃午饭。皮皮是在这时出现在他眼前的。皮皮因为母亲走进厨房而醒了，醒来以后他感到全身发冷，他便对母亲说了。正在忙午饭的母亲就打发他去穿衣服。于是他就哆哆嗦嗦地出现在父亲的跟前。他的模样使山岗有些不耐烦。

山岗问：“你这是干什么？”



“我冷。”皮皮回答。

山岗不再答理，他将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开，望着窗玻璃。他发现窗户没有打开，就走过去打开了窗户。

“我冷。”皮皮又说。

山岗没有去理睬儿子，他站在窗口，阳光晒在他身上使他感到很舒服。

这时山峰抱着孩子走了进来，他妻子跟在后面，他们的神色使山岗感到出了什么事。兄弟俩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山岗听着他们迟缓的脚步跨入屋中，然后一声响亮的关门声。这一声使山岗坚定了刚才的想法。

皮皮此刻又说了：“我冷。”

山岗走出了卧室，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这时妻子正从厨房里将饭菜端了出来，皮皮已经坐在了那只塑料小凳上。他听到山峰在自己房间里吼叫的声音。他和妻子互相望了一眼，妻子也坐了下来。她问山岗：“要不要去叫他们一声？”

山岗回答：“不用。”

老太太这时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碟咸菜。她从来不用他们叫，总会准时地出现在餐桌旁。

山峰屋中除了吼叫的声音外，增加了另外一种声音。山岗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嘴里咀嚼着，眼睛却通过敞开的门窗看到外面去了。不一会他听到母亲在一旁抱怨，他便转过脸来，看到母亲正愁眉苦脸望着那一碗米饭，他听到她在说：“我看到血了。”他重新将头转过去，继续看着屋外的阳光。



山峰抱着孩子走入自己的房门，把孩子放入摇篮以后，用脚狠命一蹬关上了卧室的门。然后看着已经坐在床沿上的妻子说：“你现在可以哭了。”

他妻子却神情恍惚地望着他，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那双睁着的眼睛似乎已经死去，但她的坐姿很挺拔。

山峰又说：“你可以哭了。”

可她只是将眼睛移动了一下。

山峰往前走了一步，问：“你为什么不哭？”

她这时才动弹了一下，抬起头疲倦地望着山峰的头发。

山峰继续说：“哭吧，我现在想听你哭。”

两颗眼泪于是从她那空洞的眼睛里滴了出来，迟缓而下。

“很好。”山峰说，“最好再来点声音。”

但她只是无声地流泪。

这时山峰终于爆发了，他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吼道：“为什么不哭得响亮一点。”

她的眼泪骤然而止，她害怕地望着丈夫。

“告诉我，是谁把他抱出去的？”山峰再一次吼叫起来。

她茫然地摇摇头。

“难道是孩子自己走出去的？”

她这次没有摇头，但也没有点头。

“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山峰不再吼叫，而是咬牙切齿地问。

她想了很久才点点头。

“这么说你回家时孩子已经躺在那里了？”



她又点点头。

“所以你就跑出来找我？”

她的眼泪这时又淌了下来。

山峰咆哮了：“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他抱到医院去，你就成心让他死去。”

她慌乱地摇起了头，她看着丈夫的拳头挥了起来，瞬间之后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她倒在了床上。

山峰俯身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提起来，接着又往她脸上揍去一拳。这一拳将她打在地上，但她仍然无声无息。

山峰把她再拉起来，她被拉起来后双手护住了脸。可山峰却是对准她的乳房揍去，这一拳使她感到天昏地暗，她窒息般地呜咽了一声后倒了下去。

当山峰再去拉起她的时候感到特别沉重，她的身体就像掉入水中一样直往下沉。于是山峰就屈起膝盖顶住她的腹部，让她贴在墙上，然后抓住她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了三下。山峰吼道：“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吼毕才松开手，她的身体便贴着墙壁滑了下去。

随后山峰打开房门走到了外间。那时候山岗已经吃完了午饭，但他仍坐在那里。他的妻子正将碗筷收去，留下的两双是给山峰他们的。山岗看到山峰杀气腾腾地走了出来，走到母亲身旁。

此刻母亲仍端坐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看到血了。那一碗米饭纹丝未动。

山峰问母亲：“是谁把我儿子抱出去的？”

母亲抬起头来看看儿子，愁眉苦脸地说：“我看到血了。”

“我问你。”山峰叫道，“是谁把我儿子抱出去的？”



母亲仍然没对儿子的问话感兴趣，但她希望儿子对她看到血感兴趣，她希望儿子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所以她再次说：“我看到血了。”

然而山峰却抓住了母亲的肩膀摇了起来：“是谁？”

坐在一旁的山岗这时开口了，他平静地说：“别这样。”

山峰放开了母亲的肩膀，他转身朝山岗吼道：“我儿子死啦！”

山岗听后心里一怔，于是他就不再说什么。

山峰重新转回身去问母亲：“是谁？”

这时母亲眼泪汪汪地嘟哝起来：“你把我的骨头都摇断了。”她对山岗说：“你来听听，我身体里全是骨头断的声音。”

山岗点点头，说：“我听到了。”但他坐着没动。

山峰几乎是最后一次吼叫了：“是谁把我儿子抱出去的？”

此时坐在塑料小凳上的皮皮用比山峰还要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抱的。”当山峰第一次这样问母亲时，皮皮没去关心。后来山峰的神态吸引了他，他有些费力地听着山峰的吼叫，刚一听懂他就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然后他非常得意地望望父亲。

于是山峰立刻放开母亲，他朝皮皮走去。他凶猛的模样使山岗站了起来。

皮皮依旧坐在小凳上，他感到山峰那双血红的眼睛很有趣。

山峰在山岗面前站住，他叫道：“你让开。”

山岗十分平静地说：“他还是孩子。”

“我不管。”

“但是我要管。”山岗回答，声音仍然很平静。



于是山峰对准山岗的脸狠击一拳，山岗只是歪了一下头却没有倒下。

“别这样。”山岗说。

“你让开。”山峰再次吼道。

“他还是孩子。”山岗又说。

“我不管，我要他偿命。”山峰说完又朝山岗打去一拳，山岗仍是歪一下头。

这情景使老太太惊愕不已，她连声叫着：“吓死我了。”然而却坐着未动，因为山峰的拳头离她还有距离。此时山岗的妻子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她朝山岗叫道：“这是怎么了？”

山岗对她说：“把孩子带走。”

可是皮皮却不愿意离开，他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山峰的拳头。父亲没有倒下使他兴高采烈。因此当母亲将他一把拖起来时，他不禁愤怒地大哭了。

这时山峰转身去打皮皮，山岗伸手挡住了他的拳头，随即又抓住山峰的胳膊，不让他挨近皮皮。

山峰就提起膝盖朝山岗腹部顶去，这一下使山岗疼弯了腰，他不由呻吟了几下。但他仍抓住山峰的胳膊，直到看着妻子把孩子带入卧室关上门后，才松开手，然后挪几步坐在了凳子上。

山峰朝那扇门狠命地踢了起来，同时吼着：“把他交出来。”

山岗看着山峰疯狂地踢门，同时听着妻子在里面叫他的名字，还有孩子的哭声。他坐着没有动。他感到身旁的母亲正站起来离开，母亲嘟嘟囔囔像是嘴里塞着棉花。



山峰狠命地踢了一阵后才收住脚，接着他又朝门看了很久，然后才转过身来，他朝山岗看了一眼，走过去也在凳子上坐下，他的眼睛继续望着那扇门，目光像是钉在那上面，山岗坐在那里一直看着他。

后来，山岗感到山峰的呼吸声平静下来了，于是他站起身，朝卧室的门走去。他感到山峰的目光将自己的身体穿透了。他在门上敲了几下，说：“是我，开门吧。”同时听着山峰是否站了起来，山峰坐在那里没有声息。他放心了，继续敲门。

门战战兢兢地打开了，他看到妻子不安的脸。他对她轻轻说：“没事了。”但她还是迅速地将门关上。

她仰起头看着他，说：“他把你打成这样。”

山岗轻轻一笑，他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说着山岗走到泪汪汪的儿子身旁，用手摸他的脑袋，对他说：“别哭。”接着他走到衣柜的镜子旁，他看到一个脸部肿胀的陌生人。他回头问妻子：“这人是我吗？”

妻子没有回答，她正怔怔地望着他。

他对她说：“把所有的存折都拿出来。”

她迟疑了一下后就照他的话去办了。

他继续逗留在镜子旁。他发现额头完整无损，下巴也是原来的，而其余的都已经背叛他了。

这时妻子将存折递了过去，他接过来后问：“多少钱？”

“三千元。”她回答。

“就这么多？”他怀疑地问。

“可我们总该留一点。”她申辩道。

“全部拿出来。”他坚定地说。



她只得将另外两千元递过去，山岗拿着存折走到了外间。

此刻山峰仍然坐在原处，山岗打开门走出来时，山峰的目光便离开了门而钉在山岗的腹部，现在山岗向他走来，目光就开始缩短。山岗在他面前站住，目光就上升到了山岗的胸膛。他看到山岗的手正在伸过来，手中捏着十多张存折。

“这里是五千元。”山岗说，“这事就这样结束吧。”

“不行。”山峰斩钉截铁地回答，他的嗓音沙哑了。

“我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山岗又说。

“你滚开。”山峰说。因为山岗的胸膛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没法看到那扇门。

山岗在他身旁默默地站了很久，他一直看着山峰的脸，他看到那脸上有一种傻乎乎的神色。然后他才转过身，重新走向卧室。他把存折放在妻子手中。

“他不要？”她惊讶地问。

他没有回答，而是走到儿子身旁，用手拍拍他的脑袋说：“跟我来。”

孩子看了看母亲后就站了起来，他问父亲：“到哪里去？”

这时她明白了，她挡住山岗，她说：“不能这样，他会打死他的。”

山岗用手推开她，另一只手拉着儿子往外走去，他听到她在后面说：“我求你了。”

山岗走到了山峰面前，他把儿子推上去说：“把他交给你了。”

山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皮皮和山岗，他似乎想站起来，可身体只是动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转了个弯，看到屋外院子里去了。于是他



看到了那一摊血。血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耀眼。他发现那一摊血在发出光亮，像阳光一样的光亮。

皮皮站在那里显然是兴味索然，他仰起头来看看父亲，父亲脸上没有表情，和山峰一样。于是他就东张西望，他看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起也站在他身后了。

山峰这时候站了起来，他对山岗说：“我要他把那摊血舔干净。”

“以后呢？”山岗问。

山峰犹豫了一下才说：“以后就算了。”

“好吧。”山岗点点头。

这时孩子的母亲对山峰说：“让我舔吧，他还不懂事。”

山峰没有答理，他拉着孩子往外走。于是她也跟了出去。山岗迟疑了一下后走回了卧室，但他只走到卧室的窗前。

山岗看到妻子一走近那摊血迹就俯下身去舔了，妻子的模样十分贪婪。山岗看到山峰朝妻子的臀部蹬去一脚，妻子摔向一旁然后跪起来拼命地呕吐了，她喉咙里发出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接着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头按了下去，皮皮便趴在了地上。他听到山峰用一种近似妻子呕吐的声音说：“舔。”

皮皮趴在那里，望着这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浆。他伸出舌头试探地舔了一下，于是一种崭新的滋味油然而生。接下去他就放心去舔了，他感到水泥上的血很粗糙，不一会舌头发麻了，随后舌尖上出现了几丝流动的血，这血使他觉得更可口，但他不知道那是自己的血。



山岗这时看到弟媳伤痕累累地出现了，她嘴里叫着“咬死你”扑向了皮皮。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音。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

### 三

那时候老太太听到“咕咚”一声，这声音使她大吃一惊。声音是从腹部钻出来的，仿佛已经憋了很久总算散发出来，声音里充满了怨气。她马上断定那是肠子在腐烂，而且这种腐烂似乎已经由来已久。紧接着她接连听到了两声“咕咚”，这次她听得更为清楚，她觉得这是冒出气泡来的声音。由此看来，肠子已经彻底腐烂了。她想象不出腐烂以后的颜色，但她却能揣摩出它们的形态。是很稠的液体在里面蠕动时冒出的气泡。接下去她甚至嗅到了腐烂的那种气息，这种气息正是从她口中溢出。不久之后她感到整个房间已经充满了这种腐烂气息，仿佛连房屋也在腐烂了。所以她才知道为什么不想吃东西。

她试着站起来，于是马上感到腹内的腐烂物往下沉去，她感到往大腿里沉了。她觉得吃东西实在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因为她的腹腔不是一个无底洞。有朝一日将身体里全部的空隙填满了以后，那么她的身体就会胀破。那时候，她会像一颗炸弹似的爆炸了。她的皮肉被炸到墙壁上以后就像标语一样贴在上面，而她的已经断得差不多了的骨头则像一堆乱柴堆在地上。



她的脑袋可以想象如皮球一样在地上滚了起来，滚到墙角后就搁在那里不再动了。

所以她又眼泪汪汪了，她感到眼泪里也在散发着腐烂气息，而眼泪从脸颊上滚下去时，也比往常重得多。她朝门口走去时感到身体重得像沙袋。这时她看到山岗抱着皮皮走进来，山岗抱着皮皮就像抱着玩具，山岗没有走到她面前，他转弯进了自己的卧室。在山岗转弯的一瞬间，她看到了皮皮脑袋上的血迹，这是她这一天里第二次看到血迹，这次血迹没有上次那么明亮，这次血迹很阴沉。她现在感到自己要呕吐了。

山岗看着儿子像一块布一样飞起来，然后迅速地摔在了地上。接下去他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只觉得眼前杂草丛生，除此以外还有一口绿得发亮的井。

那时候山岗的妻子已经抬起头来了。她没看到儿子被山峰一脚踢起的情景，但是那一刻里她那痉挛的胃一下子舒展了。而她抬起头来所看到的，正是儿子挣扎后四肢舒展开来，像她的胃一样，这情景使她迷惑不解，她望着儿子发怔。儿子头部的血这时候慢慢流出来了，那血看去像红墨水。

然后她失声大叫一声：“山岗。”同时转回身去，对着站在窗前的丈夫又叫了一声。可山岗一动不动，他眯着眼睛仿佛已经睡去。于是她重新转回身，对站在那里也一动不动的山峰说：“我丈夫吓傻了。”然后她又对儿子说：“你父亲吓傻了。”接着她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呢？”

杂草和井是在这时消失的，刚才的情景复又出现，山岗再一次看到儿子如一块布飘起来和掉下去。然后他看到妻子正站在那里望着自



己，他心想：“干吗这样望着我。”他看到山峰在东张西望，看到他后就若无其事地走来了，他那伤痕累累的妻子跟在后面，儿子没有爬起来，还躺在地上。他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儿子，于是他就走了出去。

山峰往屋中走去时，感到妻子跟在后面的脚步声让他心烦意乱，所以他就回头对她说：“别跟着我。”然后他在门口和山岗相遇，他看到山岗向他微笑了一下，山岗的微笑捉摸不透。山岗从他身旁擦过，像是一股风闪过。他发现妻子还在身后，于是他就吼叫起来：“别跟着我。”

山岗一直走到妻子面前，妻子怔怔地对他说：“你吓傻了。”

他摇摇头说：“没有。”然后他走到儿子身旁，他俯下身去，发现儿子的头部正在流血，他就用手指按住伤口，可是血依旧在流，从他手指上淌过，他摇摇头，心想没办法了。接着他伸开手掌挨近儿子的嘴，感觉到一点微微的气息，但是这气息正在减弱下去，不久之后就没了。他就移开手去找儿子的脉搏，没有找到。这时他看到有几只蚂蚁正朝这里爬来，他对蚂蚁不感兴趣。所以他站起，对妻子说：“已经死了。”

妻子听后点点头，她说：“我知道了。”随后她问：“怎么办呢？”

“把他葬了吧。”山岗说。

妻子望望还站在屋门口的山峰，对山岗说：“就这样？”

“还有什么？”山岗问。他感到山峰正望着自己，便朝山峰望去，但这时山峰已经转身走进去了。于是山岗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返身走到儿子身旁，把儿子抱了起来，他感到儿子很沉。然后他朝屋内走去。



他走进门后看到母亲从卧室走出来，他听到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但这时他已走入自己的卧室。他把儿子放在床上，又拉过来一条毯子盖上去。然后他转身对走进来的妻子说：“你看，他睡着了。”

妻子这时又问：“就这样算了？”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她，仿佛没明白妻子的话。

“你被吓傻了。”妻子说。

“没有。”他说。

“你是胆小鬼。”妻子又说。

“不是。”他继续争辩。

“那么你就出去。”

“上哪去？”

“去找山峰算账。”妻子咬牙切齿地说。他微微笑了起来，走到妻子身旁，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生气。”

妻子则是冷冷一笑，她说：“我没生气，我只是要你去找他。”

这时山峰出现在门口，山峰说：“不用找了。”他手里拿着两把菜刀。他对山岗说：“现在轮到我们的了。”说着将一把菜刀递了过去。

山岗没去接，他只是望着山峰的脸，他感到山峰的脸色异常苍白。他就说：“你的脸色太差了。”

“别说废话。”山峰说。

山岗看到妻子走上去接过了菜刀，然后又看到妻子把菜刀递过来。他就将双手插入裤袋，他说：“我不需要。”

“你是胆小鬼。”妻子说。

“我不是。”



“那你就拿住菜刀。”

“我不需要。”

妻子朝他的脸看了很久，接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她将菜刀送回山峰手中。“你听着。”她对他说，“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他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他又对山峰说：“你的脸色太差了。”

山峰不再站下去，而是转身走进了厨房。从厨房里出来时他手里已没有菜刀。他朝站在墙角惊恐万分的妻子说：“我们吃饭吧。”然后走到桌旁坐了下来。他妻子也走了过去。

山峰坐下来后没有立刻吃饭，他的眼睛仍然看着山岗。他看到山岗右手伸进口袋里摸着什么，那模样像是在找钥匙。然后山岗转身朝外面走去了。于是他开始吃饭。他将饭菜送入嘴中咀嚼时感到如同咀嚼泥土，而坐在身旁的妻子还在微微颤抖。所以他非常恼火，他说：

“抖什么。”说毕将那口饭咽了下去。然后他扭头对纹丝不动的妻子说：“干吗不吃？”

“我不想吃。”妻子回答。

“不吃你就走开。”他越发恼火了。同时他又往嘴中送了一口饭。他听到妻子站起来走进了卧室，然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是靠近墙角的一把椅子。于是他又咀嚼起来，这次使他感到恶心。但他还是将这口饭咽了下去。

他不再吃了，他已经吃得气喘吁吁了，额头的汗水也往下淌。他用手擦去汗珠，感到汗珠像冰粒。这时他看到山岗的妻子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她在门口阴森森地站了一会后，朝他走来了。她走来时的模



样使他感到像是飘出来的。她一直飘到他对面，然后又飘下去坐在了凳子上。接着用一种像身体一样飘动的目光看着他。这目光使他感到不堪忍受，于是他就对她说：“你滚开。”

她将胳膊肘搁在桌上，双手托住下巴仔细地将他观瞧。

“你给我滚开！”他吼了起来。

可是她却像是凝固了一般没有动。

于是他便将桌上所有的碗都摔在了地上，然后又站起来抓住凳子往地上狠狠摔去。

待这一阵杂响过去后，她轻轻说：“你为何不一脚踢死我？”

这使他暴跳如雷了。他走到她眼前，举起拳头对她叫道：“你想找死！”

山岗这时候回来了。他带了一大包东西回来，后面还跟着一条黄色的小狗。

看到山岗走了进来，山峰便收回拳头，他对山岗说：“你让她滚开。”

山岗将东西放在了桌上，然后走到妻子身旁对她说：“你回卧室去吧。”

她抬起头来，很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揍他一拳？”

山岗将她扶起来，说：“你应该去休息了。”

她开始朝卧室走去，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脚，回头对山岗说：

“你起码也得揍他一拳。”

山岗没有说话，他将桌上的东西打了开来，是一包肉骨头。这时他又听到妻子在说：“你应该揍他一拳。”随后，他感到妻子已经进屋去了。



此刻山峰在另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往地上指了指，对山岗说：“你收拾一下。”

山岗点点头，说：“等一下吧。”

“我要你马上就收拾。”山峰怒气冲冲地说。

于是山岗就走进厨房，拿出簸箕和笤帚将地上的碎碗片收拾干净，又将散架了的凳子也从地上捡起，一起拿到院子里。当他走进来时，山峰指着那条此刻正在屋中转悠的狗问山岗：“哪来的？”

“在街上碰上的。它一直跟着我，就跟到这里来了。”山岗说。

“把它赶出去。”山峰说。

“好吧。”山岗说着走到那条小狗近旁，俯下身把小狗招呼过来，一把抱起它后山岗就走入了卧室。他出来时随手将门关紧。然后问山峰：“还有什么事吗？”

山峰没理睬他，也不再坐在那里，他站起来走入了自己的卧室。

那时妻子仍然坐在墙角，她的目光在摇篮里。她儿子仰躺在里面，无声无息像是睡去了一样。她的眼睛看着儿子的腹部，她感到儿子的腹部正在一起一伏，所以她觉得儿子正在呼吸。这时她听到了丈夫的脚步声。于是她就抬起了头。不知为何她的身体也站了起来。

“你站起来干什么？”山峰说着也往摇篮里看了一眼，儿子舒展四肢的形象让他感到有些张牙舞爪。因此他有些恶心，便往床上躺了下去。

这时他妻子又坐了下去。山峰感到很疲倦，他躺在床上将目光投到窗外。他觉得窗外的景色乱七八糟，同时又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将目光收回，在屋内瞟来瞟去。于是他发现妻子还坐在墙角，仿佛已



经坐了多年。这使他感到厌烦，他便坐起来说：“你干吗总坐在那里？”

她吃惊地望着他，似乎不知道他刚才在说些什么。

他又说：“你别坐在那里。”

她立刻站了起来，而站起来后该怎么办，她却没法知道。

于是他恼火了，他朝她吼道：“你他妈的别坐在那里。”

她马上离开墙角，走到另一端的衣架旁。那里也有一把椅子，但她不敢坐下去。她小心翼翼地看看丈夫，丈夫没朝她看。这时山峰已经躺下了，而且似乎还闭上了眼睛。她犹豫了一下，才十分谨慎地坐了下去。可这时山峰又开口了，山峰说：“你别看着我。”

她立刻将目光移开，她的目光在屋内颤抖不已，因为她担心稍不留心目光就会滑到床上去。后来她将目光固定在大衣柜的镜子上。因为角度关系，那镜子此刻看去像一条亮闪闪的光芒。她不敢去看摇篮，她怕目光会跳跃一下进入床里。可是随即她又听到了那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别看着我。”

她霍地站起，这次她不再迟疑或者犹豫。因为她看到了那扇门，于是她就从那里走了出去。她来到外间时，看到山岗走进他们卧室的背影。那背影很结实，可只在门口一闪就消失了。她四下望了望，然后朝院子里走去。院子里的阳光使她头晕目眩。她觉得自己快站不住了，便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去。然后看起了那两摊血迹。她发现血迹在阳光下显得特别鲜艳，而且仿佛还在流动。

山岗没有洗那些肉骨头，他将它们放入了锅子以后，也不放作料就拿进厨房，往里面加了一点水后便放在煤气灶上烧起来。随后他从厨房走出来，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妻子正坐在床沿，坐在他儿子身旁，但她没看着儿子。她的目光和山岗刚才一样也在窗外。窗外有树叶，她的目光在某一片树叶上。

他走到床前，儿子的头朝右侧去，创口隐约可见。儿子已经不流血了，枕巾上只有一小摊血迹，那血迹像是印在上面的某种图案。他那么看了一会后，走过去把儿子的头摇向右侧，这样创口便隐蔽起来，那图案也隐蔽了起来，图案使他感到有些可惜。

那条小狗从床底下钻出来，跑到他脚上，玩弄起了他的裤管。他这时眼睛也看到窗外去，看着一片树叶，但不是妻子望着的那片树叶。“你为什么不揍他一拳？”他听到妻子这样说。妻子的声音像树叶一样在他近旁摇晃。

“我只要你揍他一拳。”她又说。

## 四

老太太将门锁上以后，就小心翼翼地重新爬到床上去。她将棉被压在枕头下面，这样她躺下去时上身就抬了起来。她这样做是为了提防腹内腐烂的肠子侵犯到胸口。她决定不再吃东西了，因为这样做实在太危险。她很明白自己体内已经没有多少空隙了。为了不使那腐烂的肠子像水一样在她体内涌来涌去，她躺下以后就不再动弹。现在她感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她对此很满意。她不再忧心忡忡，相反她因为自己的高明而很得意。她一直看着屋顶上的光线，从上午到傍晚，她看着光线如何扩张和如何收缩。现在对她来说只有光线还活着，别的全都死了。



翌日清晨，山峰从睡梦中醒来时感到头疼难忍，这疼痛使他觉得脑袋都要裂开了。所以他就坐起来，坐起来后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但脑袋仍处在胀裂的危险中，他没法大意。于是他就下了床，走到五斗柜旁，从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出一根白色的布条，然后绑在了脑袋上，他觉得安全多了。因此他就开始穿衣服。

穿衣服的时候，他看到了袖管上的黑纱，他便想起昨天下午山岗拿着黑纱走进门来。那时他还躺在床上。尽管头疼难忍，但他还是记得山岗很亲切地替他戴上了黑纱。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怒气冲冲地向山岗吼叫，至于吼叫的内容他此刻已经忘了。再后来，山岗出去借了一辆劳动车，劳动车就停在院门外面。山岗抱着皮皮走出去他没看到，他只看到山岗走进来将他儿子从摇篮里抱了出去。他是在那个时候跟着出去的。然后他就跟着劳动车走了，他记得嫂嫂和妻子也跟着劳动车走了。那时候他刚刚感到头疼。他记得自己一路骂骂咧咧，但骂的都是阳光，那阳光都快使他站不住了。他在那条路上走了过去，又走了回来。路上似乎碰到很多熟人，但他一个都没有认真认出来。他们奇怪地围了上来，他们的说话声让他感到是一群麻雀在喳喳叫唤。他看到山岗在回答他们的问话。山岗那时候好像若无其事，但山岗那时候又很严肃。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了。那时候那两个孩子已经放进两只骨灰盒里了。他记得他很远就看到那个高耸入云的烟囱。然后走了很久，走过了一座桥，又走入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满是青松翠柏。那时候刚好有一大群人哭哭啼啼走出来，他们哭哭啼啼走出来使他感到恶心。然后他站在一个大厅里了，大厅里只有他们四个人。因为只有四个人，所以那厅特别大，大得有点像广场。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后，才听到一种非常熟悉的音乐，这音乐使他非常想睡觉。音乐过



去之后他又不想睡了，这时山岗转过身来脸对着他，山岗说了几句话，他听懂了山岗的话，山岗是在说那两个孩子的事，他听到山岗在说：“由于两桩不幸的事故。”他心里觉得很滑稽。很久以后，那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他才回到现在的位置上。他在床上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以后觉得有很多蜜蜂飞到脑袋里来嗡嗡乱叫，而且整整叫了一个晚上。直到刚才醒来时才算消失，可他感到头痛难忍了。

现在他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正站到地上去时，看到山岗走了进来，于是他就重新坐在床上。他看到山岗亲切地朝自己微笑，山岗拖过来一把椅子也坐下，山岗和他挨得很近。

山岗起床以后先是走到厨房里。那时候两个女人已在里面忙早饭了。她们像往常一样默不作声，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说发生的一切已经十分遥远，远得已经走出了她们的记忆。山岗走进厨房是要揭开那锅盖，揭开以后他看到昨天的肉骨头已经烧糊了，一股香味洋溢而出。然后山岗满意地走出了厨房，那条小狗一直跟着他。昨天锅子里挣扎出来的香味使它叫个不停，它的叫声使山岗心里很踏实。现在它紧随在山岗后面，这又使山岗很放心。

山岗从厨房里出来以后就在餐桌旁坐了下来，他把狗放在膝盖上，对它说：“待会儿就得请你帮忙了。”然后他眯起眼睛看着窗外，他在想是不是先让山峰吃了早饭。那条小狗在山岗腿上很安静。他那么想了一阵以后决定不让山峰吃早饭了。“早饭有什么意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于是他就站起来，把狗放在地上，朝山峰的卧室走去，那条狗又跟在了后面。

山峰卧室的门虚掩着，山岗就推门而入，狗也跟了进去。他看到山峰神色疲倦地站在床前，头上绑着一根白布条。山峰看到他进来后



就一屁股坐在了床上，那身体像是掉下去似的。山岗就拉过去一把椅子也坐下。在刚才推门而入的一瞬间，山岗就预感到接下去所有的一切都会非常顺利。那时他心里这样想：“山峰完全垮了。”

他对山峰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了，现在你拿谁来还？”

山峰怔怔地望着他很久，然后皱起眉头问：“你的意思是？”

“很简单，”山岗说，“把你妻子交给我。”

山峰这时想到自己儿子已死了，又想到皮皮也死了。他感到这两次死中间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他实在难以弄清，他实在太疲倦了。但是他知道这种东西联系着两个孩子的死去。

所以山峰说：“可是我的儿子也死了。”

“那是另一桩事。”山岗果断地说。

山峰糊涂了。他觉得儿子的死似乎是属于另一桩事，似乎是与皮皮的死无关。而皮皮，他想起来了，是他一脚踢死的。可他为何要这样做？这又使他一时无法弄清。他不愿再这样想下去，这样想下去只会使他更加头晕目眩。他觉得山岗刚才说过一句什么话，他便问：

“你刚才说什么？”

“把你妻子交给我。”山岗回答。

山峰疲倦地将头靠在床栏上，他问：“你怎样处置她？”

“我想把她绑在那棵树下。”山岗用手指了指窗外那棵树，“就绑一小时。”

山峰扭回头去看了一下，他感到树叶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使他受不了。他立刻扭回头来，又问山岗：“以后呢？”

“没有以后了。”山岗说。



山峰说：“好吧。”他想点点头，可没力气。接着他又补充道：“还是绑我吧。”

山岗 轻轻一笑，他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他问山峰：“是不是先吃了早饭？”

“不想吃。”山峰说。

“那么就抓紧时间。”山岗 说着站了起来。山峰也跟着站起来，他站起来时感到身体沉重得像是里面灌满了泥沙。他对山岗 说：“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山岗 回过头来说：“你说得很有道理。”

两人走出房间后，山岗 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两根麻绳，他递给山峰，同时问：“你觉得合适吗？”

山峰接过来后觉得麻绳很重，他就说：“好像太重了。”

“绑在你身上就不会重了。”山岗 说。

“也许是吧。”现在山峰能够点头了。

然后两人走到了院子里，院子里的阳光太灿烂，山峰觉得天旋地转。他对山岗 说：“我站不住了。”

山岗 朝前面那棵树一指说：“你就坐到树阴下面去。”

“可是我觉得太远。”山峰说。

“很近。才两三米远。”山岗 说着扶住山峰，将他扶到树阴下。然后将山峰的身体往下一压，山峰便倒了下去。山峰倒下去后身体刚好靠在树干上。

“现在舒服多了。”他说。

“等一下你会更舒服。”

“是吗？”山峰吃力地仰起脑袋看着山岗 。

“等一下你会哈哈乱笑。”山岗 说。



山峰疲倦地笑了笑，他说：“就让我坐着吧。”

“当然可以。”山岗回答。

接着山峰感到一根麻绳从他胸口绕了过去，然后是紧紧将他贴在树干上，他觉得呼吸都困难起来，他说：“太紧了。”

“你马上就会习惯的。”山岗说着将他上身捆绑完毕。

山峰觉得自己被什么包了起来。他对山岗说：“我好像穿了很多衣服。”

这时山岗已经进屋了。不一会他拿着一块木板和那只锅子出来，又来到了山峰身旁。那条小狗也跟了出来，在山峰身旁绕来绕去。

山峰对他说：“你摸摸我的额头。”

山岗便伸手摸了一下。

“很烫吧？”山峰问。

“是的。”山岗回答，“有四十度。”

“肯定有。”山峰吃力地表示同意。

这时山岗蹲下身去，将木板垫在山峰双腿下面，然后用另一根麻绳将木板和山峰的腿一起绑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山峰问。

“给你按摩。”山岗回答。

山峰就说：“你应该在太阳穴上按摩。”

“可以。”此刻山岗已将他的双腿捆结实了，便站起来用两个拇指在山峰太阳穴上按摩了几下，他问：“怎么样？”

“舒服多了，再来几下吧。”

山岗就往前站了站，接下去他开始认认真真替山峰按摩了。



山峰感到山岗的拇指在他太阳穴上有趣地扭动着，他觉得很愉快，这时他看到前面水泥地上有两摊红红的什么东西。他问山岗：

“那是什么？”

山岗回答：“是皮皮的血迹。”

“那另一摊呢？”他似乎想起来其中一摊血迹不是皮皮的。

“也是皮皮的。”山岗说。

他觉得自己也许弄错了，所以他不再说话。过了一会他又说：

“山岗，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其实昨天我很害怕，踢死皮皮以后我就很害怕了。”

“你不会害怕的。”山岗说。

“不。”山峰摇摇头，“我很害怕，最害怕的时候是递给你菜刀。”

山岗停止了按摩，用手亲切地拍拍他的脸说：“你不会害怕的。”

山峰听后微微笑了起来，他说：“你不肯相信我。”

这时山岗已经蹲下身去脱山峰的袜子。

“你在干什么？”山峰问他。

“替你脱袜子。”山岗回答。

“干吗要脱袜子？”

这次山岗没有回答。他将山峰的袜子脱掉后，就揭开锅盖，往山峰脚心上涂烧烂了的肉骨头。那条小狗此刻闻到香味马上跑了过来。

“你在涂些什么？”山峰又问。

“清凉油。”山岗说。



“又错了。”山峰笑笑说，“你应该涂在太阳穴上。”

“好吧。”山岗用手将小狗推开，然后伸进锅子里抓了两把像扔烂泥似的扔到山峰两侧的太阳穴上。接着又盖上了锅盖，山峰的脸便花里胡哨了。

“你现在像个花花公子。”山岗说。

山峰感到什么东西正缓慢地在脸上流淌。“好像不是清凉油。”他说。接着他伸伸腿，可是和木板绑在一起的腿没法弯曲。他就说：“我实在太累了。”

“你睡一下吧。”山岗说，“现在是七点半，到八点半我放开你。”

这时候那两个女人几乎同时出现在门口。山岗看到她们怔怔地站着。接着他听到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嗷叫，他看到弟媳扑了上来，他的衣服被扯住了。他听到她在喊叫：“你要干什么？”于是他说：“与你无关。”

她愣了一下，接着又叫：“你放开他。”

山岗轻轻一笑，他说：“那你得先放开我。”当她松开手以后，他就用力一推，将她推到一旁摔倒在地了。然后山岗朝妻子看去，妻子仍然站在那里，他就朝她笑了笑，于是他看到妻子也朝自己笑了笑。当他扭回头来时，那条小狗已向山峰的脚走去了。

山峰看到妻子从屋内扑了出来，他看到她身上像是装满电灯似的闪闪发亮，同时又像一条船似的摇摇晃晃。他似乎听到她在喊叫些什么，然后又看到山岗用手将她推倒在地。妻子摔倒时的模样很滑稽。接着他觉得脖子有些酸就微微扭回头来，于是他又看到刚才见过的那两摊血了。他看到两摊血相隔不远，都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它们中间



几滴血从各自的地方跑了出来，跑到一起了。这时候想起来了，他想起另一摊血不是皮皮的，是他儿子的。他还想起来是皮皮将他儿子摔死的。于是他为何踢死皮皮的答案也找到了。他发现山岗是在欺骗他，所以他就对山岗叫了起来：“你放开我！”可是山岗没有声音，他就再叫：“你放开我。”

然而这时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脚底慢慢升起，又往上面爬了过来，越爬越快，不一会就爬到胸口。他第三次喊叫还没出来，他就由不得自己将脑袋一缩，然后拼命地笑了起来。他要缩回腿，可腿没法弯曲，于是他只得将双腿上下摆动。身体尽管乱扭起来可一点也没有动。他的脑袋此刻摇得令人眼花缭乱。山峰的笑声像是两张铝片刮出来一样。

山岗这时的神色令人愉快，他对山峰说：“你可真高兴啊。”随后他回头对妻子说：“高兴得都有点让我妒忌了。”妻子没有望着他，她的眼睛正望着那条狗，小狗贪婪地用舌头舔着山峰赤裸的脚底。他发现妻子的神色和狗一样贪婪。接着他又去看弟媳，弟媳还坐在地上，她已经被山峰古怪的笑声弄糊涂了。她呆呆地望着狂笑的山峰，她因为莫名其妙都有点神志不清了。

现在山峰已经没有力气摆动双腿和摇晃脑袋了，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脖子上，他脖子拉直了哈哈乱笑。狗舔脚底的奇痒使他笑得连呼吸的空隙都快没有了。

山岗一直亲切地看着他，现在山岗这样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山峰回答他的是笑声，现在山峰的笑声里出现了打嗝。所以那笑声像一口一口从嘴中抖出来似的，每抖一口他都微微吸进一点氧气。



那打嗝的声音有点像在操场里发出的哨子声，节奏鲜明嘹亮。

山岗 于是又对站在门口的妻子说：“这么高兴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他妻子依然贪婪地看着小狗。他继续说：“你高兴得连呼吸都不需要了。”然后他俯下身去问山峰：“什么事这么高兴？”此刻的笑声不再节奏鲜明，开始杂乱无章了。他就挺起身对弟媳说：“他不肯告诉我。”山峰的妻子仍坐在地上，她脸上的神色让人感到她在远处。

这时候那条小狗缩回了舌头，它弓起身体抖了几下，然后似乎是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它的眼睛一会望望那双脚，一会望望山岗。

山岗 看到山峰的脑袋耷拉了下去，但山峰仍在呼吸。山岗 便说：“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可是山峰没有反应，他在挣扎着呼吸，他似乎奄奄一息了。于是山岗 又走到那只锅子旁，揭开盖子往里抓了一把，又涂在山峰脚底。那条狗立刻扑了上去继续舔了。

山峰这次不再哈哈大笑，他耷拉着脑袋“呜呜”地笑着，那声音像是深更半夜刮进胡同里来的风声。声音越拉越长，都快没有间隙了。然而不久之后山峰的脑袋突然昂起，那笑声像是爆炸似的疯狂地响了起来。这笑声持续了近一分钟，随后戛然而止。山峰的脑袋猛然摔了下去，摔在胸前像是挂在了那里。而那条狗则依然满足地舔着他的脚底。

山岗 走上前，伸手托住山峰的下巴，他感到山峰的脑袋特别沉重。他将那脑袋托起来，看到了一张扭曲的脸。他那么看了一会才松开手，于是山峰的脑袋跌落下去，又挂在了胸前。山岗 看了看表，才



过去四十分钟。于是他转过身，朝屋内走去。他在屋门口站住了脚，他听到妻子这样问他：“死了吗？”

“死了。”他答。

进屋后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早餐像仪仗队似的在桌上迎候他，依旧由米粥油条组成。这时妻子也走了进来。妻子一直看着他，但妻子没在他旁边坐下，也没说什么。她脸上的神色让人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她走进了卧室。

山岗通过敞开的门，望着坐在地上死去的山峰。山峰的模样像是在打瞌睡。此刻有一条黑黑的影子向山峰爬去，不一会弟媳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他看到她在山峰旁边站了很久，然后才俯下身去。他想她是在和山峰说话。过了一会他看到她直起身体，随后像不知所措似的东张西望。后来她的目光从门口进来了，一直来到他脸上。她那么看了一会后朝他走来。她一直走到他身旁，她皱着眉头看着他，似乎是在看着一件叫她烦恼的事。而后她才说：“你把我丈夫杀了。”

山岗感到她的声音和山峰的笑声一样刺耳，他没有回答。

“你把我丈夫杀害了。”她又说。

“没有。”山岗这次回答了。

“你杀害了我的丈夫。”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没有，”山岗说，“我只是把他绑上，并没有杀他。”

“是你！”她突然神经质地大叫一声。

山岗继续说：“不是我，是那条狗。”

“我要去告你。”她开始流泪了。

“你那是诬告。”山岗说，“而且诬告有罪。”说完他轻轻一笑。



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她迷惑地望着山岗，很久后她才轻轻说：“我要去告你。”然后她转身朝门外走去。

山岗看着她一步一步出去。她在山峰旁边站了一会，然后她抬起手去擦眼睛。山岗心想：她现在哭得像样一点了。接着她就走出了院门。

山岗的妻子这时从卧室走了出来。她手里提着一个塞得鼓鼓的黑包。她将黑包放在桌上，对山岗说：“你的换洗衣服和所有的现钱都放在里面了。”

山岗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他望着她有些发怔。

因此她又说：“你该逃走了。”

山岗这才点点头。接着他又看了看手表，八点半还差一分钟。于是他就说：“再坐一分钟吧。”说完他继续望着坐在树下的山峰，山峰的模样仍然像是在打瞌睡。同时他感到妻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他站起来时没有看表，他只是觉得差不多过去了一分钟。他走到了院子里。那时候那条小狗已将山峰的脚底舔干净了，它正在舔着山峰的太阳穴。山岗走到近旁用脚轻轻踢开小狗，随后蹲下去解开绑在山峰腿上的绳子，接着又解开了绑在他身上的绳子。此后他站起来往外走去。没走几步他听到身后有一声沉重的声响，他回头看到山峰的身体已经倒在了地上。于是他就走回去将山峰扶起来，仍然把他靠在树上。然后他才走出院门。

他走在那条胡同里。胡同里十分阴沉，像是要下雨了。可他抬起头来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他觉得很奇怪。他一直往前走，他感到身旁有人在走来走去，那些人像是转得很慢的电扇叶子一样，在他身旁一闪一闪。



在走到那家渔行时，他站住了脚。里面有几个人在抽烟聊天。他对他们说：“这腥味受不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理睬他，所以他又说了一遍。这次里面有人开口了，那人说：“那你还站着干什么？”他听后依旧站着不走开。于是他们都笑了起来。他皱皱眉，又说：

“这腥味受不了。”说完还是站了一会。然后他感到有些无聊，便继续往前走了。

来到胡同口他开始犹豫不决，他没法决定往哪个方向走。那条大街就躺在眼前，街上乱七八糟。他看到人和自行车以及汽车手扶拖拉机还有手推车挤在一起像是买电影票一样乱哄哄。后来他看到一个鞋匠坐在一根电线杆下面在修鞋，于是他就走了过去。他默默地看了一阵后，就抬起自己脚上的皮鞋问鞋匠那皮质如何。鞋匠只是瞟了一眼就回答：“一般。”这个回答显然没使他满意，所以他就告诉鞋匠那可是牛皮，可是鞋匠却告诉他那不是牛皮，不过是打光了的猪皮。这话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便走开了。

他现在正往西走去。他走在人行道上，他对街上的自行车汽车什么的感到害怕。就是走在人行道上他也是小心翼翼，免得被人撞倒在地，像山峰一样再也爬不起来。走了没多久，他走到了一厕所旁，这时候他想小便了，便走了过去。里面有几个人站在小便池旁正痛痛快快地撒尿，他也挤了过去，将那玩意儿揪出来对准小便池。他那么站了很久，可他听到的都是别人小便的声音，他不知为何居然尿不出来。他两旁的人在不停地更换着，可他还那么站着。随后他才发现了什么，他对自己说：“原来我不是来撒尿的。”然后他就走了出去，依然走在人行道上。但他忘了将那玩意儿放进去，所以那玩意儿露在外面，随着他走路的节奏正一颤一颤，十分得意。他一直那么走着。



起先居然没人发现。后来走到影剧院旁时，才被几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看到了。他看到前面走来的几个年轻人突然像虾一样弯下了腰，接着又像山峰一样哈哈乱笑起来。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后，听到他们用一种断断续续又十分滑稽的声音在喊：“快来看。”但他没在意，他继续往前走。然而他随即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变了模样，都前仰后合或者东倒西歪了。一些女人像是遇上强盗一样避得远远的。他心里觉得很滑稽，于是就笑了起来。

他一直那么走着，后来他在一幢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前站住了脚，他朝这幢建筑物打量了好一阵，接着就走了进去。他感到里面很潮湿，但他很满意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房间，都还没有装门。他挨个将这些房间审视一遍，随后决定走入其中一间。那是比较阴暗的一间。他走进去后就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他将身体靠在墙上，此刻他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一下，因为他实在太疲倦。所以他闭上眼睛后马上就睡着了。

三小时以后他被人推醒，他看到几个武警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人对他说：“请你把那东西放进去。”

## 五

一个月以后，山岗被押上了一辆卡车，一伙荷枪的武警像是保护似的站在他周围。他看到四周的人像麻雀一样汇集过来，他们仰起脑袋看着他。而他则低下头去看他们，他感到他们的脸是画出来似的。这时前面那辆警车发出了西北风一样的呼叫后往前开了，可卡车只是



放屁似的响了几声竟然不动了。那时候山岗心里已经明白。自从他在那幢建筑里被人叫醒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来到。现在终于来了。于是他就转过脸去对一个武警说：“班长，请手脚干净点。”

那武警的眼睛看着前方，没去答理山岗。因此山岗将脸转向另一边，对另一个武警说：“班长，求你一枪结束我吧。”这个武警也一样无动于衷。

山岗看到很多自行车像水一样往前面流去了。这时候卡车抖动了几下，然后他感到风呼呼地刮在他的两只耳朵上，而前面密集的自行车井然有序地闪向两旁。路旁伸出来的树叶有几次像巴掌一样打在他脸上。不久之后那一块杂草丛生的绿地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站在这块绿地的中央。和绿地同时出现的是那杂草丛生一般的人群。他还看到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停在绿地附近。公路两旁已经挤满自行车了，自行车在那里东倒西歪。他感到救护车为他而来。他觉得他们也许要一枪把他打个半死之后，再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救活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卡车又抖动了一下，他的胸肋狠狠地撞在车栏上，但他居然不疼。随后他感到有人把他拉了过去，于是他就转过身来。他看到几个武警跳下了卡车，他也被推着跳了下去。他跳下去跪在了地上，随后又被拖起。他感到自己被簇拥着朝前走去，他觉得自己被五花大绑的上身正在失去知觉。而他的双腿却莫名其妙地在摆动。他似乎看到很多东西，又似乎眼前什么也没有。在他朝前走去时，他开始神情恍惚起来。不一会他被几只手抓住，他没法往前再走，于是他就站在那里。

他站在那里似乎有些莫名其妙。脚下长长的杂草伸进了他的裤管，于是他有了痒的感觉。他便低下头去看了看，可是他什么都没有



看到。他只得把头重新抬起来，脸上出现了滑稽的笑容。慢慢地他开始听到嘈杂的人声，这声音使他发现四周像茅草一样遍地的人群。于是他如梦初醒般重又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知道不一会就要脑袋开花了。

现在他想起来了，想起先前他常来这里。几乎每一次枪毙犯人他都挤在前排观瞧。可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倒是第一次，所以现在的处境使他感到十分新奇。他用眼睛寻找他以前常站的位置，但是他竟然找不到了。而这时候他又突然想小便，他就对身旁的武警说：“班长，我要尿尿了。”

“可以。”武警回答。

“请你替我把那东西拿出来。”他又说。

“就尿在裤子里吧。”武警说。

他感到四周的人在嬉皮笑脸，他不知道他们为何高兴成这样。他微微叉开双腿，开始愁眉苦脸起来。

过了一会武警问：“好了没有？”

“尿不出来。”他痛苦地说。

“那就算了。”武警说。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他开始朝远处眺望。他的目光从矮个的头上飘了过去，又从高个的耳沿上滑过，然后他看到了那条像静脉一样的柏油公路。这时他感到腿弯里被人蹬了一脚，他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没法看到那条静脉颜色的公路了。

一个武警在他身后举起了自动步枪，举起以后开始瞄准。接着“砰”地响了一声。



山岗的身体随着这一枪竟然翻了个筋斗，然后他惊恐万分地站起来，他朝四周的人问：“我死了没有？”

没有人回答他，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大笑，那笑声像雷阵雨一样向他倾泻而来。于是他就惊慌失措哇哇大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他的耳朵被打掉了，血正畅流而出。他又问：“我死了没有？”

这次有人回答他了，说：“你还没死。”

山岗又惊又喜，他拼命地叫道：“快送我去医院。”随后他感到腿弯里又挨了一脚，他又跪在了地上。他还没明白过来，第二枪又出现了。

第二枪打进了山岗的后脑勺，这次山岗没翻筋斗，而是脑袋沉重地撞在了地上，脑袋将他的屁股高高支起。他仍然没有死，他的屁股像是受寒似的抖个不停。

那武警上前走了一步，将枪口贴在山岗的脑袋上，打出了第三枪，像是有人往山岗腹部踢了一脚，山岗一翻身仰躺在地了。他被绑着的双手压在下面，他的双腿则弯曲了起来，随后一松也躺在了地上。

## 六

这天早晨山岗的妻子看到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人只有半个脑袋。那时刚刚进入黎明。她记得自己将门锁得很好，可他进来时却让她感



到门是敞开的。尽管他只有半个脑袋，但她还是一眼认出他就是山岗。

“我被释放了。”山岗说。

他的声音嗡嗡的，于是她就问：“你感冒了？”

“也许是吧。”他回答。

她想起抽屉里有速效感冒胶囊，她就问他是否需要。

他摇摇头，说他没有感冒，他身体很好，只是半个脑袋没有了。

她问他那半个脑袋是不是让一颗子弹打掉的。他回答说记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坐下后他说饿了，要她给一点零钱买早点吃。她就拿了半斤粮票和一元钱给他。他接过钱以后便站起来走了。他走出去时没有随手关门，于是她就去关门，可发现门关得很严实。她并没有感到惊奇，她脱掉衣服上床去睡觉了。

那个时候胡同里响起了单纯的脚步声，是一个人在往胡同口走去。她是在这个时候醒过来的，这时候黎明刚刚来临，她看到房间里正在明亮起来。四周很静，因此她清楚地听着那声音似乎是从她梦里走出去的脚步声。她觉得这脚步声似乎是从她梦里走出去的，然后又走出了这所房子，现在快要走出胡同了。

她开始穿衣服，脚步声是她穿好衣服时消失的。于是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后阳光便涌进来，阳光这时候还是鲜红的。不久以后就会变成肝炎那种黄色。她叠好被子后就坐在梳妆台前，她看看镜中自己的脸，她感到索然无味。因此她站起身走出了卧室。在外间她看到山峰的妻子已在那里吃早饭了。于是她就走进厨房准备自己的早饭。她点燃煤气灶后，就站在一旁刷牙洗脸。



五分钟以后，她端着自已的早饭走了出来，在弟媳对面坐下，然后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那时候弟媳却站起身走入厨房，她吃完了。她听到弟媳在厨房里洗碗时发出很响的声音。不一会弟媳就走出来了，走进了卧室。然后又从卧室里走出，锁上门以后她就往外走了。

她继续吃着早饭，吃得很艰难，她一点胃口也没有。她眼睛便望着窗外那棵树上，那棵树此刻看去像是塑料制成的。她一直看着。后来她想起了什么，她将目光收回来在屋内打量起来。她想起已有很多日子没有见到婆婆了。她的目光停留在婆婆卧室的门上。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将目光移开，继续又看门外那棵树。

在山峰死去的第六天早晨，老太太也溘然长逝。那天早晨她醒来时感到一阵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她明显地觉得脚指头是最先死去的，然后是整双脚，接着又伸延到腿上。她感到脚的死去像冰雪一样无声无息。死亡在她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这时她感到双手离她远去了，脑袋仿佛正被一条小狗一口一口咬去。最后只剩下心脏了，可死亡已经包围了心脏，像是无数蚂蚁似的从四周爬向心脏。她觉得心脏有些痒滋滋的。这时她睁开的眼睛看到有无数光芒透过窗帘向她奔涌过来，她不禁微微一笑，于是这笑容像是相片一样固定了下来。

山峰的妻子显然知道这天早晨发生了一些什么，所以她很早就起床了。现在她已经走出了胡同，她走在大街上。这时候阳光开始黄起来了。她很明白自己该去什么地方。她朝天宁寺走去，因为在天宁寺的旁边就是拘留所。这天早晨山岗被人从里面押出来。



她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议论山岗。而且很多人显然和她一样往那里走去。这镇上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枪毙人了，今天这日子便显得与众不同。

一个月以来，她常去法院询问山岗的案子，她自称是山岗的妻子（尽管一个月前她作为原告的身份是山峰的妻子，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前天他们才告诉她今天这种结果。她很满意，她告诉他们，她愿将山岗的尸体献给国家。法院的人听了这话并不兴高采烈，但他们表示接受。她知道医生们会兴高采烈的。她在街上走着的时候，脑子里已经开始想象着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因此她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

## 七

在这间即将拆除的房屋中央，一只一千瓦的电灯悬挂着。此刻灯亮着，光芒辉煌四射。电灯下面是两张乒乓桌，已经破旧。乒乓桌下面是泥地。几个来自上海和杭州的医生此时站在门口聊天，他们在等着那辆救护车来到。那时候他们就有事可干了。

现在他们显得悠闲自在。在不远处有一口池塘，池塘水面上漂着水草，而池塘四周则杨柳环绕。池塘旁边是一片金黄灿烂的菜花地。在这种地方聊天自然悠闲自在。

救护车此刻在那条泥路上驶来了，车子后面扬起了如帐篷一般的灰尘。救护车一直驰到医生们身旁才停车。于是医生们就转过脸去看了看。车后门打开后，一个人跳了下来，那人跳下来后立刻转身从车



内拖出了两条腿，接着身体也出现了。另一个人抓住山岗的两条胳膊也跳下了车。这两人像是提着麻袋一样提着山岗进屋了。

医生们则继续站在门口聊天，他们仿佛对山岗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刚才的话题，刚才的话题是有关物价。进去的两个人这时走了出来。这两人常去镇上医院卖血。现在他们还不能走，他们还有事要干，待会儿他们还要挖个坑把山岗扔进去埋掉。那时的山岗由一些脂肪和肌肉以及头发牙齿这一类医生不要的东西组成。所以他们走到池塘旁坐了下来。他们对今天的差使很满意，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会从某一个人手中接过钱来，然后放入自己的口袋。

医生们又在门口站了一会，然后才一个一个走了进去，走到各自带来的大包旁。他们开始换衣服了，换上手术服，戴上手术帽和口罩，最后戴上了手术手套。接着开始整理各自的手术器械。

山岗此刻仰躺在乒乓桌上，他的衣服已被刚才那两个人剥去。他赤裸裸的身体在一千瓦的灯光下像是涂上了油彩，闪闪烁烁。

首先准备完毕的一个男医生走了过去，他没带手术器械，他是来取山岗的骨骼的，他要等别人将山岗的皮剥去，将山岗的身体掏空后，才上去取骨骼。所以他走过去时显得漫不经心。他打量了一下山岗，然后伸手去捏捏山岗的胳膊和小腿，接着转回身对同行们说：

“他很结实。”

来自上海的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医生穿着高跟鞋第二个朝山岗走去。因为下面的泥地凹凸不平，她走过去时臀部扭得有些夸张。她走到山岗的右侧。她没有捏他的胳膊，而是用手摸了摸山岗的皮肤，她转过头对那男医生说：“不错。”



然后她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上凹一刀切进去，然后往下切一直切到腹下。这一刀切得笔直，使得站在一旁的男医生赞叹不已。于是她就说：“我在中学学几何时从不用尺画线。”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她从肩峰下刀一直切到手背。随后去切腿，从腹下髂前上棘向下切到脚背。切完后再用尸体解剖刀插入切口上下游离。游离完毕她休息了片刻。然后对身旁的男医生说：“请把他翻过来。”那男医生便将山岗翻了个身。于是她又在山岗的背上划了一条直线，再用尸体解剖刀游离。此刻山岗的形象好似从头到脚披着几块布条一样。她放下尸体解剖刀，拿起解剖刀切断皮肤的联结，于是山岗的皮肤被她像捡破烂似的一块一块捡了起来。背面的皮肤取下后，又将山岗重新翻过来，不一会山岗正面的皮肤也荡然无存。

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的脂肪便松散开来。首先是像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像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于是医生们仿佛看到了刚才在门口所见的阳光下的菜花地。

女医生抱着山岗的皮肤走到乒乓桌的一角，将皮一张一张摊开刮了起来，她用尸体解剖刀像是刷衣服似的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发出的声音如同车轮陷在沙子里无可奈何地叫唤。

几天以后山岗的皮肤便覆盖在一个大面积烧伤了的患者身上，可是才过三天就液化坏死，于是山岗的皮肤就被扔进了污物桶，后又被倒入那家医院的厕所。



这时站在一旁的几个医生全上去了。没在右边挤上位置的两个人走到了左侧，可在左侧够不到，于是这两人就爬到乒乓桌上去，蹲在桌上瓜分山岗，那个胸外科医生在山岗胸肋交间处两边切断软骨，将左右胸膛打开，于是肺便暴露出来，而在腹部的医生只是刮除了脂肪组织和切除肌肉后，他们需要的胃、肝、肾脏便历历在目了。眼科医生此刻已经取出了山岗一只眼球。口腔科医生用手术剪刀将山岗的脸和嘴剪得稀烂后，上颌骨和下颌骨全部出现。但是他发现上颌骨被一颗子弹打坏了。这使他沮丧不已，他便嘟哝了一句：“为什么不把眼睛打坏。”子弹只要稍稍偏上，上颌骨就会安然无恙，但是眼睛要倒霉了。正在取山岗第二只眼球的医生听了这话不禁微微一笑，他告诉口腔科医生那执刑的武警也许是某一个眼科医生的儿子。他此刻显得非常得意。当他取出第二只眼球离开时，看到口腔科医生正用手术锯子卖力地锯着下颌骨，于是他就对他说：“木匠，再见了。”眼科医生第一个离开，他要在当天下午赶回杭州，并在当天晚上给一个患者进行角膜移植。这时那女医生也将皮肤刮净了。她把皮肤像衣服一样叠起来后，也离开了。

胸外科医生已将肺取出来了，接下去他非常舒畅地切断了山岗的肺动脉和肺静脉，又切断了心脏主动脉，以及所有从心脏里出来的血管和神经。他切着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给活人动手术时他得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给活人动手术他感到压抑。现在他大手大脚地干，干得兴高采烈。他对身旁的医生说：“我觉得自己是在挥霍。”这话使旁边的医生感到妙不可言。

那个泌尿科医生因为没挤上位置所以在旁边转悠，他的口罩有个“尿”字。尿医生看着他们在乒乓桌上穷折腾，不禁忧心忡忡起来，



他一遍一遍地告诫在山岗腹部折腾的医生，他说：“你们可别把我的睾丸搞坏了。”

山岗的胸膛首先被掏空了，接着腹腔也掏空了。一年之后在某地某一个人体知识展览上，山岗的胃和肝以及肺分别浸在福尔马林中供人观赏。他的心脏和肾脏都被作了移植。心脏移植没有成功，那患者死在手术台上。肾脏移植却极为成功，患者已经活了一年多了，看样子还能再凑合着活下去。但是患者却牢骚满腹，他抱怨移植肾脏太贵，因为他已经花了三万元钱了。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三个医生了。尿医生发现他的睾丸完好无损后，就心安理得地将睾丸切除下来。口腔科医生还在锯下颌骨，但他也已经胜利在望。那个取骨骼的医生则仍在一旁转悠，于是尿医生就提醒他：“你可以开始了。”但他却说：“不急。”

口腔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是同时出去的，他们手里各自拿着下颌骨和睾丸。他们接下去要干的也一样都是移植。口腔科医生将一个活人的下颌骨锯下来，再把山岗的下颌骨装进去。对这种移植他具有绝对的信心。山岗身上最得意的应该是睾丸了。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而睾丸被碾碎的年轻人身上。不久之后年轻人居然结婚了，而且他妻子立刻就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这一点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是她成全了山岗，山岗后继有人了。

他等到他们拿着下颌骨和睾丸出去后，他才开始动手。他先从山岗的脚下手，从那里开始一点一点切除骨骼上的肌肉与筋膜组织。他将切除物整齐地堆在一旁。他的工作是缓慢的，但他有足够的耐心去对付。当他的工作发展到大腿时，他捏捏山岗腿上粗鲁的肌肉对山岗



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 河边的错误

## 第一章

### 一

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在这一天下午将要过去、傍晚就要来临的时候发现自己养的一群鹅不知去向。她是准备去给鹅喂食时发现的。那关得很严实的篱笆门，此刻像是夏天的窗户一样敞开了。她心想它们准是到河边去了。于是她就锁上房门，向河边走去，走时顺手从门后拿了一根竹竿。

那是初秋时节，户外的空气流动时很欢畅，秋风吹动着街道两旁的树叶，发出“沙沙”那种下雨似的声音。落日尚未西沉，天空像火烧般通红。



么四婆婆远远就看到了那一群鹅，鹅在清静的河面上像船一样浮来浮去，另一些鹅在河岸草丛里或卧或缓缓走动。么四婆婆走到它们近旁时，它们毫无反应，一如刚才。本来她是准备将它们赶回去的，可这时又改变了主意。她便在她们中间站住，双手支撑着那根竹竿，像支撑着一根拐杖，她眯起眼睛如看孩子似的看起了这些白色的鹅。

看了一会，么四婆婆觉得时候不早了，该将它们赶到篱笆里去。于是她上前了几步，站在河边，嘴里“ ”地呼唤起来。在她的呼唤下，草丛中的鹅都纷纷一挪一挪地朝她跑来，而河里的鹅则开始慢慢地游向岸边，然后一只一只地爬到岸上，纷纷张开翅膀抖了起来。接着有一只鹅向么四婆婆跑了过去，于是所有的鹅都张开翅膀跑了起来。

么四婆婆嘴里仍然“ ”地叫着，因为有一只鹅仍在河里。那是一只小鹅，它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呼唤，依旧在水面上静悄悄地移动着，而且时时突然一个猛扎，扎后又没事一般继续游着，远远望去，优美无比，似乎那不是鹅，而是天空里一只飘动的风筝在河里的倒影。

么四婆婆的呼唤尽管十分亲切，可显然已经徒劳了，于是她开始“嘘嘘”地叫了起来，同时手里的竹竿也挥动了，聚集在她身旁的那些鹅立刻散了开去。她慢慢移动脚步，将鹅群重又赶入河中。

当看到那群被赶下去的鹅已将那只调皮的小鹅围在中间后，她重又“ ”地呼唤起来。听到了么四婆婆的呼唤，河里所有的鹅立刻都朝岸边游来。那情景真像是雪花纷纷朝窗口飘来似的。

这时么四婆婆感到身后有脚步走来的声音。当她感觉到声音时，那人其实已经站在她身后了，于是她回过头来张望……



他觉得前面那个人的背影有些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究竟是谁。于是他就心里猜想着那人是谁而慢慢地沿着小河走。他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他最熟悉的人，但这人他似乎又常常见到。因为在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里，没有不似曾相识的脸。这时他看到前面那人回头望了他一下，随即又快速地扭了回去。接着他感到那人越走越快，并且似乎跑了起来。然后他看不到那人了。

他是在这个时候看到那一群鹅的，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走了过去。但是当他走到鹅中间时，不由大惊失色……

初秋时节依然是日长夜短。此刻落日已经西沉，但天色尚未灰暗。她在河边走着。

她很远就看到了那一群卧在草丛里的鹅，但她没看到往常常见到的么四婆婆。她漫不经心地走了过去。走到近旁时那群鹅纷纷朝她奔来，有几只鹅伸着长长的脖颈，围上去像是要啄她似的，她慌忙转过身准备跑。

当她转过身去时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叫，同时呆呆地站了好一会，然后她没命地奔跑了起来。没跑出多远她就摔在地上，于是她惊慌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后，她才朝四周望去，四周空无一人，她就爬起来继续跑。她感到两腿发软，怎么跑也跑不快，当跑到街上时，她又摔倒了。

这时一个刚与她擦身而过的年轻人停下脚步，惊诧地望着她，她坐在地上爬不起来，只能惊恐地望着他。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走上去将她扶起来，同时问：“你怎么啦？”

她站起来后用手推开了他，嘴巴张了张，没有声音，便用手指了指小河那个方向。



年轻人惊讶地朝她指的那个方向看去，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他重新回过头来时，她已经慢慢地走了。他朝她的背影看了一下，才莫名其妙地笑笑，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孩子窝囊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刚才他也到河边去了。当他一路不停地跑到家中将看到的那些告诉父亲时，父亲却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怒喝道：“不许胡说。”那时父亲正在打麻将，他看到父亲的朋友都朝着他嘻嘻地笑。于是他就走到角落里，搬了一把椅子在暗处坐了下来。这时母亲提着水壶走来，他忙伸出手去拉住她的衣角，母亲回头望了他一下，他就告诉她了。不料她脸色一沉，说道：“别乱说。”孩子不由悲伤起来。他独自一人坐了好一会后，便来到了外面。

这时天已经黑了，弄里的路灯闪烁烁烁，静无一人。只有孩子在走来走去，因为心里有事，可又没人来听他叙述，他急躁万分，似乎快要流下眼泪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有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他立刻跑上去，大声告诉了他们。他看到他们先是一怔，随即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人还拍拍他的脑袋说：“你真会开玩笑。”然后他们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孩子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他们谁也不相信我。

孩子慢慢地走到了大街上，大街上有很多人在来来往往。商店里的灯光从门窗涌出，铺在街上十分明亮。孩子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梧桐树旁站了下来。他看到很多人从他面前走过，他很想告诉他们，但他很犹豫。他觉得他们不会相信他的。因为他是个孩子。他为自己是个孩子而忧伤了起来。



后来他看到有几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孩子正站在街对面时，他才兴奋起来，立刻走了过去。他对他们说：“河边有颗人头。”

他看到他们都呆住了，便又补充了一句：“真的，河边有颗人头。”

他们互相望着，然后才有人问：“在什么地方？”

“在河边。”他说。

随即他们中间就有人说：“你领我们去看看。”

他认真地点点头，因为他的话被别人相信了，所以他显得很激动。

## 二

刑警队长马哲是在凌晨两点零六分的时候，被在刑警队值班的小李叫醒的。他的妻子也惊醒过来，睁着眼睛看丈夫穿好衣服，然后又听到丈夫出去时关门的声音。她那么呆呆地躺了一会后，才熄了电灯。

马哲来到局里时，局长刚到。然后他们一行六人坐着局里的小汽艇往案发地点驶去。从县城到那个小镇还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河流将它们贯穿起来。

他们来到作案现场时，东方开始微微有些发白，河面闪烁出了点点弱光，两旁的树木隐隐约约。

有几个人拿着手电在那里走来走去，手电的光芒在河面上一道一道地挥舞着。看到有人走来，他们几个人全迎了上去。



马哲他们走到近旁，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刚刚用土堆成的坟堆。坟堆上有一颗人头。因为天未亮，那人头看上去十分模糊，像是一块毛糙的石头。

马哲伸手拿过身旁那人手中的手电，向那颗人头照去。那是一颗女人的头，头发披落下来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只有眼睛和嘴若隐若现。

现场保护得很好。马哲拿着手电在附近仔细照了起来。他发现附近的青草被很多双脚踩倒了，于是他马上想象出曾有一大群人来此围观时的情景，各种姿态和各种声音。

这当儿小李拿着照相机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拍下了现场，然后法医和另两个人走了上去，他们将人头取下，接着去挖坟堆，没一会一具无头女尸便显露了出来。

马哲依旧地在近旁转悠。他的脚突然踩住了一种软绵绵的东西。他还没定睛观瞧，就听到脚下响起了几声鹅的叫声，紧接着一大群鹅纷纷叫唤了起来，然后乱哄哄地挤成一团，又四散开去。这时天色开始明亮起来了。

局长走来，于是两人便朝河边慢慢地走过去。

“罪犯作案后竟会如此布置现场！”马哲感到不可思议。

局长望着潺潺流动的河水，说：“你们就留下来吧。”

马哲扭过头去看那群鹅，此刻它们安静下来了，在草丛里走来走去。

“有什么要求吗？”局长问。

马哲皱一下眉，然后说：“暂时没有。”

“那就这样，我们每天联系一次。”



法医的验尸报告是在这天下午出来的。罪犯是用柴刀突然劈向受害者颈后部。从创口看，罪犯将受害者劈倒在地后，又用柴刀劈了三十来下，才将死者的头劈下来。死者是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

小李在一旁插嘴：“这镇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那种柴刀。”

现场没有留下罪犯任何作案时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现场已被那众多的脚印所破坏。

马哲是在这天上午见到那个孩子的。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那孩子得意洋洋地对马哲说，“父亲还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不许胡说’。”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马哲问。

“所有的大人都不相信我。”孩子继续在说，“因此我只能告诉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了，他们相信我。”孩子说到这里还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本来我是想先告诉大人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马哲问。

这时孩子才认真对待马哲的问话了。他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装了很久才说：“我没有手表。”

马哲不禁微笑了。“大致上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天是不是黑了，或者天还亮着？”

“天没有黑。”孩子立刻喊了起来。

“那么天还亮着？”

“不，天也不是亮着。”孩子摇了摇头。

马哲又笑了，他问：“是不是天快黑的时候？”

孩子想了想后，才慎重地点点头。



于是马哲便站了起来，可孩子依旧坐着。他似乎非常高兴能和大人交谈。

马哲问他：“你到河边去干什么呢？”

“玩呀。”孩子响亮地回答。

“你常去河边？”

“也不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孩子临走时十分认真地对马哲说：“你抓住那个家伙后，让我来看看。”

么四婆婆离家去河边的时候，老邮政弄有四个人看到她。

从他们回忆的时间来看，么四婆婆是下午四点到四点半的时候去河边的。而孩子发现那颗人头的时候是七点左右。因此罪犯作案是在这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据查，埋掉么四婆婆死尸的地方有一个坑，而现在这个坑没有了，因此那坑是现成的。所以估计罪犯作案时间很可能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完成的。

下午局长打电话来询问时，马哲将上述情况做了汇报。

么四婆婆的家是在老邮政弄的弄底。那是一间不大的平房。屋内十分整洁，尽管没有什么摆设，可让人心情舒畅。屋内一些家具是很平常的。引起马哲注意的是放在房梁上的一堆麻绳，麻绳很粗，并且编得很结实。但马哲只是看了一会，也没更多地去关注。

吃过晚饭后，马哲独自一人来到了河边。河两旁悄无声息，只有那一群鹅在河里游来游去。

昨天这时，罪犯也许就在这里，他心里这样想着而慢慢走过去。而现在竟然如此静，竟然没人来此。他知道此案已经传遍小镇，他也



知道他们是很想来看看的，现在他们没有人敢来，那是他们怕被当成嫌疑犯。

他听到了河水的声音。那声音不像是鹅游动时的声音，倒像是洗衣服的声音，小河在这里转了个弯，他走上前去时，果然看到有人背对着他蹲在河边洗衣服。

他惊讶不已，便故意踏着很响的步子走到这人背后，这人没回过头来，依然洗衣服。他好像不会洗衣服似的，他更像是在河水里玩衣服。

他在这人身后站了一会，然后说话了：“你常到这儿来洗衣服？”他知道镇里几年前就装上自来水了，可竟然还会有人到河边来洗衣服。

这时那人扭回头来朝他一笑，这一笑使他大吃一惊。那人又将头转了回去，把被许多小石头压在河里的衣服提出来，在水面上摊平，然后将小石头一块一块压上去，衣服慢慢沉到了水底。

他仔细回味刚才那一笑，心里觉得古怪。此刻那人开始讲话了，自言自语说得很快，一会轻声细语，一会又大叫大喊。马哲一句也没听懂，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人是个疯子。难怪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到这里来。

于是马哲继续往前走。河边柳树的枝长长地倒挂下来，几乎着地。他每走几步都要用手拨开前面的柳枝。当他走出一百来米的时候，他看到草丛里有一样红色的东西。那是一枚蝴蝶形状的发卡。他弯腰捡了起来用手帕包好放进了口袋，接着仔细察看发卡的四周。在靠近河边处青草全都倒地，看来那地方人是经常走的。但发卡刚才搁着的地方却不然，青草没有倒下。可是中间有一块地方青草却明显地



斜了下去。大概有人在这里摔倒过，而这发卡大概也是这个人的。

“是个女的？”他心想。

“死者叫么四婆婆。老邮政弄所有的人都这样叫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谁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知道的那个人已经死了，那人是她的丈夫，她是十六岁嫁到老邮政弄来的，十八岁时她丈夫死了，现在她六十五岁。这四十八年来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她每月从镇政府领取生活费同时自己养了二十多年鹅了。每年都养一大群，因此她积下了一大笔钱。据说她把钱藏在胸口，从不离身。这是去年她去镇政府要求不要再给她生活费时才让人知道的。为了让他们相信她，她从胸口掏出了一沓钱来，她的钱从来不存银行，因为她不相信别人。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她的尸体上有一分钱，在她家中也仔细搜寻过，只在褥子下找到了一些零钱，加起来还不到十元。所以我想很可能是一桩抢劫杀人案……”小李说到这里朝马哲看看，但马哲没有反应，于是他继续说，“镇里和居委会几次劝她去敬老院，但她好像很害怕那个地方，每次有人对她这么一提起，她就会眼泪汪汪。她独自一人，没有孩子，也从不和街坊邻居往来，她的闲暇时间是消磨在编麻绳上，就是她屋内梁上的那一堆麻绳。但是从前年开始，她突然照顾起了一个三十五岁的疯子，疯子也住在老邮政弄。她像对待自己儿子似的对待那个疯子……”这时小李突然停止说话，眼睛惊奇地望着放在马哲身旁桌子上的红色发卡。“这是什么？”他问。

“在离出事地点一百米处捡的，那地方还有人摔倒的痕迹。”马哲说。

“是个女的！”小李惊愕不已。

马哲没有回答，而是说：“继续说下去。”



### 三

么四婆婆牵着疯子的手去买菜的情节，尽管已经时隔两年，可镇上的人都记忆犹新。就是当初人们一拥而上围观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他们仿佛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高兴事，他们的脸都笑烂了，然而么四婆婆居然若无其事，只是脸色微微有些泛红，那是她无法压制不断洋溢出来的幸福神色。而疯子则始终是嘻嘻傻笑着。篮子挎在疯子手中，疯子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与他们同样的兴奋，他总把篮子往人群里扔去。么四婆婆便一次一次地去将篮子捡回来。疯子一次比一次扔得远。起先么四婆婆还装着若无其事，然而不久她也像他们一样嘻嘻乱笑了。

当初么四婆婆这一举止，让老邮政弄的人吃了一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一点没有看出她照顾过疯子的种种迹象。所以当她在这一天突然牵着疯子的手出现时他们自然惊愕不已。况且多年来么四婆婆给他们的印象是讨厌和别人来往，甚至连说句话都很不愿意。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觉得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异常举动。这种心血来潮的事在别人身上恐怕也会发生。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让他们百思不解。有那么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怀疑么四婆婆是不是也疯了，直到一年之后，他们才渐渐习以为常。

此后，他们眼中的疯子已不再如从前一样邋遢，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干净了，而且他的脖子上居然出现了红领巾。但是他早晨穿了干净的衣服而到了傍晚已经脏得不能不换。于是么四婆婆屋前的晾衣竿上每天都挂满了疯子的衣服，像是一排尿布似的迎风飘扬。



当吃饭的时候来到时，老邮政弄的人便能常常听到她呼唤疯子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一个生气的母亲在呼喊着急玩不归的孩子。

而且在每一个夏天的傍晚，疯子总像死人似的躺在竹榻里，么四婆婆坐在一旁用扇子为他拍打蚊虫。

从那时起，么四婆婆不再那么讨厌和别人说话。尽管她很少说话，可她也开始和街坊邻居一些老太太说些什么了。

她自然是说疯子。她说疯子的口气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她常常抱怨疯子不体谅她，早晨换了衣服傍晚又得换。

“他总有一天要把我累死的。”她总是愁眉苦脸地这么说，“他现在还不懂事，还不知道我死后他就要苦了，所以他一点也不体谅我。”

这话让那些老太太十分高兴，于是她继续数落：“我对他说吃饭时不要乱走，可我一转身他人就没影了。害得我到处去找他。早晚他要把我累死。”说到这里，么四婆婆便叹息起来。

“你们不知道，他吃饭时多么难侍候。怎么教他也不用筷子，总是用手抓，我多说他几句，他就把碗往我身上砸。他太淘气了，他还不懂事。”

她还说：“他这么大了，还要吃奶。我不愿意他就打我，后来没办法就让他吸几下，可他把我的奶头咬了下来。”说起这些，她脸上居然没有痛苦之色。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看到么四婆婆把疯子领到屋内，然后关严屋门，半天不出来。他们非常好奇，便悄悄走到窗前。玻璃窗上糊着报纸，没法看进去。他们便蹲在窗下听里面的声音。有声音，但很



轻微。只能分辨出么四婆婆的低声唠叨和疯子的自言自语。有时也寂然无声。当屋内疯子突然大喊大叫时，总要吓他们一跳。

慢慢地他们听到了一种奇特的声音。而且每当这种声音响起来时，又总能同时听到疯子的喊叫声。而且还夹杂着人在屋内跑动的声音，还有人摔倒在地，绊倒椅子的声响。起先他们还以为么四婆婆是在屋内与疯子玩捉迷藏，心里觉得十分滑稽。可是后来他们却听到了么四婆婆呻吟的声音。尽管很轻，可却很清晰。于是他们才有些明白，疯子是在揍么四婆婆。

么四婆婆的呻吟声与日俱增，越来越响亮，甚至她哭泣求饶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而疯子打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剧烈。然而当他们实在忍不住，去敲她屋门时，却因为她紧闭房门不开而无可奈何。

后来么四婆婆告诉他们：“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啊。”那时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

小李用手一指，告诉马哲：“就是这个疯子。”

此刻那疯子正站在马路中间来回走着正步，脸上得意洋洋。

马哲看到的正是昨天傍晚在河边的那个疯子。

## 四

那女孩子坐在马哲的对面，脸色因为紧张而变得通红。

“……后来我就拼命地跑了起来。”她说。

马哲点点头。“而且你还摔了一跤。”



她蓦然怔住了，然后眼泪簌簌而下。“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

马哲没有答理，而是问：“你为什么要去河边？”

她立刻止住眼泪，疑惑地望着马哲，想了很久才喃喃地说：“你刚才好像问过了。”

马哲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难道没有问过？”她既像是问马哲，又像是问自己，随后又自言自语起来，“好像是没有问过。”

“你为什么去河边？”马哲这时又问。

“为什么？”她开始回想起来，很久后才答，“去找一只发卡。”

“是吗？”

马哲的口气使她一呆，她怀疑地望着马哲，嘴里轻声说：“难道不是？”

“你是什么时候丢失的？”马哲随便地问了一句。

“昨天。”她说。

“昨天什么时候？”

“六点半。”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找的？”

“六点半。”她脱口而出，随即她被自己的回答吓呆了。

“你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既丢了发卡又在找。”马哲嘲笑地说，接着又补充道，“这可能吗？”

她怔怔地望着马哲，然后眼泪又流了下来。“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



“你看到过别的什么人吗？”

“看到过。”她似乎有些振奋。

“什么样子？”

“是个男的。”

“个子高吗？”

“不高。”

马哲轻轻笑了起来，说：“可你刚才说是一个高个子。”

她刚刚变得振奋起来的脸立刻又痴呆了。“我刚才真是这样说吗？”她可怜巴巴地问马哲。

“是的。”马哲坚定地说。

“我怎么会这么说呢？”她悲哀地望着马哲。

“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马哲又问。

“我害怕。”她颤抖着说。

“今天就不害怕了？”

“今天？”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她低下了头，然后抽泣起来。

“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因为我的发卡丢在那里了，你们肯定要怀疑我了。”

马哲心想，她不知道，使用这种发卡的女孩子非常多，根本无法查出是谁的。“所以你今天来说了？”他说。

她边哭边点着头。

“如果发卡不丢，你就不会来说这些了？”马哲说。

“是这样。”

“你真的看到过别的人吗？”马哲突然严肃地问。

“没有。”她哭得更伤心了。



马哲将目光投向窗外，他觉得有点累了，他看到窗外有棵榆树，榆树上有灿烂的阳光在跳跃。那女孩子还在伤心地哭着。马哲对她说：“你回去吧，把你的发卡也拿走。”

## 五

一个星期下来，案件的侦破毫无进展。作为凶器的柴刀，也没有下落。么四婆婆家中的一把柴刀没有了，显而易见凶手很可能就是用这把柴刀的。据老邮政弄的人回忆，说是么四婆婆遇害前一个月的時候曾找过柴刀，也就是说那柴刀在一个月前就遗失了，作为一桩抢劫杀人案，看来凶手是早有准备的。马哲曾让人在河里寻找过柴刀，但是没有找到。

这天傍晚，马哲又独自来到河边。河边与他上次来时一样悄无声息。马哲心想：这地方真不错。

然后他看到了在晚霞映照的河面上嬉闹的鹅群。么四婆婆遇害后，它们就再没回去过。它们日日在此，它们一如从前那么无忧无虑。马哲走过去时，几只在岸上的鹅便迎着 he 奔来，伸出长长的脖子包围了他。

这个时候，马哲又听到了那曾听到过的水声。于是他提起右脚轻轻踢开了鹅，往前走过去。

他又看到了那个疯子蹲着的背影。疯子依旧在水中玩衣服。疯子背后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曾搁过么四婆婆头颅的地方。



在所有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的时候，却有一个疯子经常来，马哲不禁哑然失笑。他觉得疯子也许不知道么四婆婆已经死了，但他可能会发现已有几天没见到么四婆婆，么四婆婆生前常赶着鹅群来河边，现在疯子也常到河边，莫不是疯子在寻找么四婆婆？

马哲继续往前走。此刻天色在渐渐地灰下来，刚才通红的晚霞现在似乎燃尽般暗下去。马哲听着自己脚步的声音走到一座木桥上。他将身体靠在了栏杆上，栏杆摇晃起来发出“吱吱”的声响。栏杆的声音消失后，河水潺潺流动的声音飘了上来。他看到那疯子这时已经站了起来，提着水淋淋的衣服往回走了。疯子走路姿态像是正在操练的士兵。不一会疯子消失了，那一群鹅没有消失，但大多爬到了岸上，在柳树间走来走去。在马哲的视线里时隐时现。他感到鹅的颜色不再像刚才那么白得明亮，开始模糊了。

在他不远处有一幢五层的大楼，他转过身去时看到一些窗户里的灯光正接踵着闪亮了。同时他听到从那些窗户里散出来的声音。声音传到他耳中时已经十分轻微，而且杂乱。但马哲还是分辨出了笑声和歌声。

那是一家工厂的集体宿舍楼。马哲朝它看了很久，然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便离开木桥朝那里走去。

走到马路上，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孩子正将耳朵贴在一根电线杆上。他从孩子身旁走过去。

“喂！”那孩子叫了一声。

马哲回头望去，此刻孩子已经离开电线杆朝他跑来。马哲马上认出了他，便向他招了招手。

“抓到了吗？”孩子跑到他跟前时这样问。



马哲摇摇头。

孩子不禁失望地埋怨道：“你们真笨。”

马哲问他：“你怎么在这儿？”

“听声音呀，那电线杆里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听起来真不错。”

“你不去河边玩了？”

于是孩子变得垂头丧气，他说：“是爸爸不让我去的。”

马哲像是明白似的点点头。然后拍拍孩子的脑袋，说：“你再去听吧。”

孩子仰起头问：“你不想听吗？”

“不听。”

孩子万分惋惜地走开了，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过身来说：“你要我帮你抓那家伙吗？”

已经走起来的马哲，听了这话后便停下脚步，他问孩子：“你以前常去河边吗？”

“常去。”孩子点着头，很兴奋地朝他走了过去。

“你看到过什么人吗？”马哲又问。

“看到过。”孩子立刻回答。

“是谁？”

“是一个大人。”

“是男的吗？”

“是的，是一个很好的大人。”孩子此刻开始得意起来。

“是吗？”马哲说。

“有一次他朝我笑了一下。”孩子非常感动地告诉马哲。



马哲继续问：“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知道。”孩子用手一指，“就在这幢楼里。”

这幢耸立在不远处的楼房，正是刚才引起马哲注意的楼房。

“我们去找他吧。”马哲说。

两人朝那幢大楼走去，那时天完全黑了，传达室的灯光十分昏暗，一个戴老花眼镜的老头坐在那里。

“你们这幢楼里住了多少人？”马哲上前搭话。

那老头抬起头来看了一会马哲，然后问：“你找谁？”

“找那个常去河边的人。”孩子抢先回答。

“去河边？”老头一愣。他问马哲：“你是哪儿的？”

“他是公安局的。”孩子十分神气地告诉老头。

老头听明白了，他想了想后说：“我不知道谁经常去河边。你们自己去找吧。”

马哲正要转身走的时候，那孩子突然叫了起来：“公安局找你。”马哲看到一个刚从身旁擦身而过的人猛地扭回头来，这人非常年轻，最多二十三岁。

“就是他。”孩子说。

那人朝他俩看了一会，然后走了上去，走到马哲面前时，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问：“你找我？”

马哲感到这声音里有些颤抖，马哲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

孩子在一旁说：“他要问你为什么常去河边。”孩子说完还问马哲：“是吗？”

马哲依旧没有说话，那人却朝孩子逼近一步，吼道：“我什么时候去河边了？”



吓得孩子赶紧躲到马哲身后。孩子说：“你是去过的。”

“胡说。”那人又吼一声。

“我没有胡说。”孩子可怜地申辩道。

“放你的屁。”那人此刻已经怒不可遏了。

这时马哲开口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走吧。”

那人一愣，随后转身就走。马哲觉得他走路时的脚步有点乱。

马哲回过头来问老头：“他叫什么名字？”

老头犹豫了一下，说：“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马哲走上一步。

老头又犹豫了起来，结果还是说：“我真不知道。”

马哲看了他一会，然后点点头就走了。孩子追上去，说：“我没有说谎。”

“我知道。”马哲亲切地拍拍他的脑袋。

回到住所，马哲对小李说：“你明天上午去农机厂调查一个年轻人，你就去找他们集体宿舍楼的门卫，那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 六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头。”小李说，“我刚介绍了自己，他马上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我，仿佛他事先准备过似的。不过他好像很害怕，只要一有人进来他马上就不说了，而且还介绍说住我不远，是来找他聊天的。但是这老头真不错。”



马哲听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

小李继续说：“那人名叫王宏，今年二十二岁，是两年前进厂的。他这人有些孤僻，不太与人交往。他喜欢晚饭后去那河边散步。除了下雨和下雪外，他几乎天天去河边。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是五点半多一点的时候出去，六点钟回来的，他一定去河边了。当八点多时，宿舍里的人听说河边有颗人头都跑去看了，但他没去。门房那老头看到他站在二楼窗口，那时老头还很奇怪他怎么没去。”

王宏在这天下午找上门来了。他一看到马哲就气势汹汹地责问：“你凭什么理由调查我？”

“谁告诉你的？”马哲问。

他听后果，然后嘟哝着：“反正你们调查我了。”

马哲说：“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

他又是一愣，看着马哲有点不知所措。

“那天傍晚你去河边了？”

“是的。”他说，“我不怕你们怀疑我。”

马哲继续说：“你是五点半多一点出去六点钟才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你在河边？”

“我不怕你们怀疑我。我告诉你，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你可以到厂里去打听打听。”

“现在要你回答我。”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先到街上去买了盒香烟，然后去了河边。”

“在河边看到了什么？”

他又迟疑了一下，说道：“看到那颗人头。”



“你昨天为何说没去过河边？”

“我讨厌你们。”他叫了起来，“我讨厌你们，你们谁都怀疑，我不想和你们打交道。”

马哲又问：“你看到过什么人？”

“看到的。”他说着在椅子上坐下来，“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们的，我看到的只是背影，所以说不准。”他飞快地说出一个姓名和单位，“本来我不想告诉你们，要不你们就要怀疑我了。尽管我不怕，但我不想和你们打交道。”

马哲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的意思，然后说：“你先回去吧，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来。”

## 七

据了解，王宏所说的那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就请了病假，已经近半个月了，仍没上班。从那人病假开始的第一天，他们单位的人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难道他溜走了？”小李说。

那人住在离老邮政弄有四百米远的杨家弄。他住在一幢旧式楼房的二楼，楼梯里没有电灯，在白天依旧漆黑一团。过道两旁堆满了煤球炉子和木柴。马哲他们很困难地走到了一扇灰色的门前。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的脸色很苍白，马哲他们要找的正是这人。



他一看到进来的两个人都穿着没有领章的警服，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像是对熟人说话似的说：“你们来了？”然后把他们让进屋内，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马哲和小李在他对面坐下。他们觉得他非常虚弱，似乎连呼吸也很费力。

“我等了你们半个月。”他笑笑说，笑得很忧郁。

马哲说：“你谈谈那天傍晚的情况。”

他点点头，说：“我等了你们半个月。从那天傍晚离开河边后，我就等了。我知道你们这群人都是很精明的，你们一定会来找我的。可你们让我等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太漫长了。”说到这里，他又如刚才似的笑了笑。接着又说，“我每时每刻都坐在这里想象着你们进来时的情景，这两天就是做梦也梦见你们来找我了。可你们却让我等了半个月。”他停止说话，埋怨地望着马哲。

马哲他们没有做声，等待着他说下去。

“我天天都在盼着你们来，我真有点受不了。”

“那你为何不来投案？”小李这时插了一句。马哲不由朝小李不满地看了一眼。

“投案？”他想了想，然后又笑了起来。接着摇头说，“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小李说。

他垂下头，看起了自己的手，随后抬起头来充满忧伤地说：“我知道你们会这样想的。”

马哲这时说：“你把那天傍晚的情况谈一谈吧。”



于是他摆出一副回忆的样子。他说道：“那天傍晚的河边很宁静，我就去河边走着。我是五点半到河边的。我就沿着河边走，后来就看到了那颗人头。就这些。”

小李莫名其妙地看看马哲，马哲没有一点反应。

“你们不相信我，这我早知道了。”他又忧郁地微笑起来，“谁让我那天去河边了。我是从来不去那个地方的。可那天偏偏去了，又偏偏出了事。这就是天意。”

“既然如此，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马哲这时说。

“解释？”他惊讶地看着马哲，然后说，“你们会相信我吗？”马哲没有回答。

他又摇起了头，说道：“我从来不相信别人会相信我。”

“你当时看到过什么吗？”

“看到一个人，但在我后面，这个人你们已经知道了。就凭他的证词，你们就可以逮捕我。我当时真不应该跑，更不应该转回脸去。但这一切都是天意。”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

“还看到了什么？”马哲继续问。

“没有了，否则就不会是天意了。”

“再想一想。”马哲固执地说。

“想一想。”他开始努力回想起来，很久后他才说，“还看到过另外一个人，当时他正蹲在河边洗衣服。但那是一个疯子。”他无可奈何地看着马哲。

马哲听后微微一怔，沉默了很久，他才站起来对小李说：“走吧。”

那人惊愕地望着他俩，问：“你们不把我带走了？”



## 八

那人名叫许亮，今年三十五岁。没有结过婚。似乎也没和任何女孩子有过往来。他唯一的嗜好是钓鱼。邻居说他很孤僻，单位的同事却说他很开朗。有关他的介绍，让马哲觉得是在说两个毫不相关的人。马哲对此并无多大兴趣。他所关心的是根据邻居的回忆，许亮那天是下午四点左右出去的，而许亮自己说是五点半到河边。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你去了什么地方？”在翌日的下午，马哲传讯了许亮。

“什么地方也没去。”他说。

“那么你是四点左右就去了河边？”马哲问。

“没有。”许亮懒洋洋地说，“我在街上转了好一会。”

“碰到熟人了吗？”

“碰到了一个人，然后我和他在街旁人行道上聊天了。”

“那人是谁？”

许亮想了一下，然后说：“记不起来了。”

“你刚才说是熟人，可又记不起是谁了。”马哲微微一笑。

“这是很正常的。”他说，“比如你写字时往往会写不出一个你最熟悉的字。”说完他颇有些得意地望着马哲。

“总不会永远记不起吧？”马哲说。

“也很难说。也许我明天就会想起来，也许我永远也想不起来了。”他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仿佛这些与他无关似的。

这天马哲让许亮回去了。可是第二天许亮仍说记不起是谁，以后几天他一直这么说。显而易见，在这个细节上他是在撒谎。许亮已经



成了这桩案件的重要嫌疑犯。小李觉得可以对他采取行动了。马哲没有同意，因为仅仅只是他在案发的时间里在现场是不够的，还缺少其他的证据。当马哲传讯许亮时，小李他们仔细搜查了他的屋子，没发现任何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而其他的调查也无多大收获。

与此同时，马哲调查了另一名嫌疑犯，那人就是疯子。在疯子这里，他们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当马哲一听说那天傍晚疯子在河边洗衣服时，蓦然怔住了，于是很快联想起了罪犯作案后的奇特现场。当初他似乎有过一个念头，觉得作案的人有些不正常。但他没有深入下去。而后来疯子在河边洗衣服的情节也曾使他惊奇，但他又忽视了。

老邮政弄有两个人曾在案发的那天傍晚五点半到六点之间，看到疯子提着一件水淋淋的衣服走了回来。他们回忆说当初他们以为疯子掉到河里去了，可发现他外裤和衬衣是干的，又惊奇了起来。但他们没在意，因为对疯子的任何古怪举动都不必在意。

“还看到了什么？”马哲问他们。

他们先是说没再看到什么，可后来有一人说他觉得疯子当初另一只手中似乎也提着什么。具体什么他记不起来了，因为当时的注意力被那件水淋淋的衣服吸引了过去。

“你能谈谈印象吗？”马哲说。

可那人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只能说出大概的形状和大小。

马哲蓦然想起什么，他问：“是不是像一把柴刀？”

那人听后眼睛一亮：“像。”

关于疯子提着水淋淋的衣服，老邮政弄的人此后几乎天天傍晚都看到。据他们说，在案发以前，疯子是从未有过这种举动的。而且在



案发的那天下午，别人还看到疯子在么四婆婆走后不久，也往河边的方向走去。身上穿的衣服正是这些日子天天提在他手中的水淋淋的衣服。

于是马哲决定搜查疯子的房间。在他那凌乱不堪的屋内，他们找到了么四婆婆那把遗失的柴刀。上面沾满血迹。经过化验，柴刀上血迹的血型与么四婆婆的血型一致。

接下去要做的事是尽快找到么四婆婆生前积下的那笔钱。“我要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马哲说，看来马哲在心里已经认定罪犯是疯子了。

然而一个星期下来，尽管所有该考虑的地方都寻找过了，可还是没有找到那笔钱。马哲不禁有些急躁，同时他觉得难以找到了。尽管案件尚留下一个疑点，但马哲为了不让此案拖得过久，便断然认为么四婆婆将钱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而决定逮捕疯子了。

当马哲决心已下后，小李却显得犹豫不决，他问马哲：“逮捕谁？”

马哲仿佛一下子没有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小李说，“那是个疯子。”

马哲没有说话，慢慢走到窗口。这二楼的窗口正好对着大街。他看到不远处围着一群人，周围停满了自行车，两边的人都无法走过去了。中间那疯子正舒舒服服躺在马路上。因为交通被阻塞，两边的行人都怒气冲冲，可他们无可奈何。

## 第二章



## 一

河水一直在流着，秋天已经走进了最后的日子。两岸的柳树开始苍老，天空仍如从前一样明净，可天空下的田野却显得有些凄凉。几只麻雀在草丛里踱来踱去，青草茁壮成长，在河两旁迎风起舞。

有一行人来到了河边。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疯子干的。”有人这么说。显然他是在说那桩凶杀案，而他的听众大概是异乡来的吧。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疯子。”那人继续说。

“就是一看到你就吓得乱叫乱跑的那个疯子？”他们中间一人问。

“是的，因为他是个疯子，公安局的人对他也就没有办法，所以把他交给我们了。我用绳子捆了他一个星期，从此他一看到我就十分害怕。”

此刻他们已经走到了小河转弯处，那人说：“到了，就在那个地方，放着一颗人头。”

他们沿着转弯的小河也转了过去。“这地方真不错。”有一人这么说。

那人回过头去笑笑，然后用手一指说：“就在这里，有颗人头。”他刚一说完马上就愣住了。随即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哨子般惊叫起来，而其他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

## 二



马哲站在那小小的坟堆旁，那颗人头已经被取走，尸体也让人抬走了。暴露在马哲眼前的是一个浅浅的坑，他看到那翻出来的泥土是灰红色的，上面有几块不规则的血块，一只死者的黑色皮鞋被扔在坑边，皮鞋上也有血迹，皮鞋倒躺在那里，皮鞋与马哲脚上穿的皮鞋一模一样。

马哲看了一会后，朝河边走去了，此刻中午的阳光投射在河面上，河面像一块绸布般熠熠生辉。他想起了那一群鹅，若此刻鹅群正在水面上移动，那将是怎样一幅景象？他朝四周望去，感到眼睛里一片空白，因为鹅群没有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那疯子已经关起来了。”马哲身旁一个人说，“我们一得到报告，马上就去把疯子关起来，并且搜了他的房间，搜到了一把柴刀，上面沾满血迹。”

在案发的当天中午，曾有两人看到疯子提着一件水淋淋的衣服走回来，但他们事后都说没在意。

“为什么没送他去精神病医院？”马哲这时转过身去问。

“本来是准备送他去的，可后来……”那人犹豫了一下，又说，“后来就再没人提起了。”

马哲点点头，离开了河边。那人跟在后面，继续说：“谁会料到他还会杀人。大家都觉得他不太会……”他发现马哲已经不在听了，便停止不说。

在一间屋子的窗口，马哲又看到了那个疯子。疯子那时正自言自语地坐在地上，裤子解开着，手伸进去像是捉跳蚤似的十分专心。捉了一阵，像是捉到了一只，于是他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这时他看到了窗外的马哲，就乐呵呵地傻笑起来。



马哲看了一会，然后转过脸去。他突然吼道：“为什么不把他捆起来？”

### 三

死者今年三十五岁，职业是工人。据法医验定，凶手是从颈后用柴刀砍下去的，与幺四婆婆的死状完全一致，而疯子屋里找到的那把柴刀上的血迹，经过化验也与死者的血型一致。那疯子被绳子捆了两天后，便让人送到离此不远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去了。

“死者是今年才结婚的，他妻子比他小三岁。”小李说，“而且已经怀孕了。”

死者的妻子坐在马哲对面，她脸色苍白，双手轻轻搁在微微隆起的腹部。她的目光在屋内游来游去。

此刻是在死者家中，而在离此二里路的火化场里，正进行着死者的葬礼。家中的一切摆设都让人觉得像阳光一样新鲜。

“我们都三十多岁了，我觉得没必要把房间布置成这样。可他一定要这样布置。”她对马哲说，那声音让人觉得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下午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马哲突然想去看望一下死者的妻子。于是他就坐到这里来了。

“结果结婚那天，他们一进屋就都惊叫了起来，他们都笑我们俩，那天你没有来吧？”



马哲微微一怔。她此刻正询问似的看着他，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仔细看了一眼马哲，然后说：“你是没有来。那天来的人很多，但我都记得。我没有看到你。”

“我是没有来。”马哲说。

“你为什么不来呢？”她惊讶地问。

这话让马哲也惊讶起来。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你应该来。”她将目光移开，轻轻地埋怨道。

“可是……”马哲想说他不知道他们的婚事，但一开口又犹豫起来。他想了想后才说：“我那天出差了。”他心想，我与你们可是素不相识。

她听后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你不来真可惜。”

“我很后悔。”马哲说，“要是当初不去出差，我就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她同情地望着马哲，看了很久才认真地点点头。

“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一到家就吐了。”她说着扭过头去在屋内寻找着什么，找了一会才用手朝放着彩电的地方一指，“就吐在那里，吐了一大摊。”她用手比划着。

马哲点了点头。

“你也听说了？”她略略有些兴奋地问。

“是的。”马哲回答，“我也听说了。”

她不禁微微一笑，接着继续问：“你是听谁说的？”

“很多人都这么说。”马哲低声说道。

“是吗？”她有些惊讶，“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马哲摇摇头。

“真的没有说什么？”她仍然充满希望地问道。

“没有。”

她不再说话，扭过头去看着她丈夫曾经呕吐的地方，她脸上出现了羞涩的笑意。接着她回过头来问马哲：“他们没有告诉你我们咬苹果的事？”

“没有。”

于是她的目光又在屋内搜寻起来，随后她指着那吊灯说：“就在那里。”

马哲仰起头，看到了那如莲花盛开般的茶色吊灯。吊灯上还荡着短短的一截白线。

“线还在那里呢。”她说，“不过当时要长多了，是后来被我扯断的。他们就在那里挂了一只苹果，让我们同时咬。”说到这里，她朝马哲微微一笑，“我丈夫刚刚呕吐完，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一定要让他咬。”接着她陷入了沉思之中，那苍白的脸色开始微微有些泛红。

这时马哲听到楼下杂乱的脚步声。那声音开始沿着楼梯爬上来，他知道死者的葬礼已经结束，送葬的人回来了。

她也听到了那声音。起先没注意，随后她皱起眉头仔细听了起来。接着她脸上的神色起了急剧的变化，她仿佛正在慢慢记起一桩被遗忘多年的什么事。

马哲这时悄悄站了起来，当他走到门口时，迎面看到了一只被捧在手中的骨灰盒。他便侧身让他们一个一个走了进去。然后他才慢慢



地走下楼，直到来到大街上时，他仍然没有听到他以为要听到的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当走到码头时，他看到小李从汽艇里跳上岸，朝他走来。

“你还记得那个叫许亮的人吗？”小李这样问。

“怎么了？”马哲立刻警觉起来。

“他自杀了。”

“什么时候？”马哲一惊。

“就在昨天。”

## 四

发现许亮自杀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我是许亮的朋友。”他说。他似乎很不愿意到这里来。

“我是昨天上午去他家的，因为前一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去钓鱼，所以我就去了。我一脚踢开了他的房门。我每次去从不敲门，因为他告诉我他的门锁坏了，只要踢一脚就行了。他自己也已有两年不用钥匙了。他这办法不错。现在我也不用钥匙，这样很方便。而且也很简单，只要经常踢，门锁就坏了。”说到这里，他问马哲：“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你踢开了门。”马哲说。

“然后我就走了进去，他还躺在床上睡觉。睡得像死人一样。我就去拍拍他的屁股，可他没理我。然后我去拉他的耳朵，大声叫着他的名字，可他像死人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睡得这么死的人。”他说



到这里仿佛很累似的休息了一会，接着又说，“然后我看到床头柜上有两瓶安眠酮，一瓶还没有开封，一瓶只剩下不多了。于是我就怀疑他是不是自杀。但我拿不准，便去把他的邻居叫进来，让他们看看，结果他们全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完了。”他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随后又低声嘟哝道，“自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然后他站起来准备走了，但他看到马哲依旧坐着，不禁心烦地问：“你还要知道点什么？”

马哲用手一指，请他重新在椅子上坐下，随后问：“你认识许亮多久了？”

“不知道。”他恼火地说。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他说，“但问题是这很麻烦，因为要回忆，而回忆实在太麻烦。”

“你是怎样和他成为朋友的？”马哲问。

“我们常在一起钓鱼。”说到钓鱼他开始有些高兴了。

“他给你什么印象？”马哲继续问。

“没印象，”他说，“他又不是什么英雄人物。”

“你谈谈吧。”

“我说过了没印象。”他很不高兴地说。

“随便谈谈。”

“是不是现在自杀也归公安局管了？”他恼火地问。

马哲没有回答，而是摆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他这个人……”他皱起眉头开始想了，“他总把别人的事想成自己的事。常常是我钓上来的鱼，可他



却总说是他钓上来的。反正我也无所谓是谁钓上的。他和你说过他曾经怎样钓上来一条三十多斤的草鱼吗？”

“没有。”

“可他常这么对我说，而且还绘声绘色。其实那鱼是我钓上的，他所说的是我的事。可是这和他的自杀有什么关系呢？他的自杀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他终于发火了。

“他为什么要自杀？”马哲突然这样问。

他一愣，然后说：“我怎么知道。”

“你的看法呢？”马哲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法。”他说着站起来就准备走了。

“别走。”马哲说，“他自杀与疯子杀人有关吗？”

“你别老纠缠我。”他对马哲说，“我对这种事讨厌，你知道吗？”

“你回答了再走。”

“有关又怎样？”他非常恼火地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你说吧。”马哲说。

“好吧。”他怨气冲冲地说，“那个幺四婆婆死时，他找过我，要我出来证明一下，那天傍晚曾在什么地方和他聊天聊了一小时，但我不愿意。那天我没有见过他，根本不会和他聊天。我不愿意是这种事情太麻烦。”他朝马哲看看，又说，“我当时就怀疑幺四婆婆是他杀的，要不他怎么会那样。”他又朝马哲看看，“现在说出来也无所谓了，反正他不想活了。他想自杀，尽管没有成功，可他已经不想活



了。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太阳穴，“给他一枪，一枪就成全他了。”

## 五

当马哲和小李走进病房时，许亮正半躺在床上，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的。”仍然是这句话。

“我们是来探望你的。”马哲说着在病床旁一把椅子上坐下，小李便坐在了床沿上。

许亮已经骨瘦如柴，而且眼窝深陷。他躺在病床上，像是一副骨骼躺在那里。尽管他说话的语气仍如从前，可那神态与昔日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怎么办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两眼茫然地望着马哲。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马哲说。

许亮点点头，他说：“我知道你们要来找我的，我知道自己随便怎样也逃脱不掉了。上次你们放过我，这次你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就准备……”他暂停说话，吃力地喘了几口气，“这一天迟早都要到来的，我想了很久，想到与其让一颗子弹打掉半个脑壳，还不如吃安眠酮睡过去永远不醒。”说到这里他竟得意地笑了笑，随后又垂头丧气起来，“可是没想到我又醒了过来，这些该死的医生，把我折腾得好苦。”他恶狠狠低声骂了一句。“但是也怪自己，”他立刻又责备自己了，“我不想死得太痛苦。所以我就先吃了四片，等到药性上来后，再赶紧去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吞下了大半瓶后就不



知道自己了，我就睡死过去了。”他说到这里竟滑稽地朝马哲做了个鬼脸，接着他又哭丧着脸说，“可是谁想到还是让你们找到了。”

“那么说，你前天中午也在河边？”小李突然问。

“是的。”他无力地点点头。

小李用眼睛向马哲暗示了一下，但马哲没有理会。

“自从那次去河边过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但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怕自己要是不再去河边，你们会怀疑我的。”他朝马哲狡猾地笑笑，“我知道你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我的怀疑，我觉得你们真正怀疑的不是疯子，而是我。你们那么做无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他脸上又出现了得意的神色，仿佛看破了马哲的心事。“因此我就必须去河边走走，于是我又看到了一颗人头。”他悲哀地望着马哲。

“然后你又看到了那个疯子在河边洗衣服？”小李问。

“是的。”他说，然后苦笑了。

“你就两次去过河边？”

他木然地点点头。

“而且两次都看到了人头？”小李继续问。

这次他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迷惑地看着小李。

“这种可能存在吗？会有人相信吗？”小李问道。

他朝小李亲切地一笑，说：“就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我认为……”小李在屋内站着说话，马哲坐在椅子上。局里的汽艇还得过一小时才到，他们得在一小时以后才能离开这里。“我认为我们不能马上就走。许亮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么四婆婆案件里还有一个疑点没有澄清。而且在两次案发的时间里，许亮都在现场。用偶然性来解释这些显然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觉得许亮非常可疑。”



马哲没有去看小李，而是将目光投到窗外，窗外有几片树叶在摇曳，马哲便判断着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

“我怀疑许亮参与了凶杀。我认为这是一桩非常奇特的案件。一个正常人和一个疯子共同制造了这桩凶杀案。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整个凶杀过程以疯子为主，许亮在一旁望风和帮助。二是许亮没有动手，而是教唆疯子，他离得较远，一旦被人发现他就可以装出大叫大喊的样子。但这两种可能都是次要的，作为许亮，他作案的目的是抢走幺四婆婆身上的钱。”

马哲这时转过头来了，仿佛他开始听讲。

“而作案后他很可能参与了现场布置，他以为这奇特的现场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常人显然是不会这样布置现场的。案发后他又寻求别人作伪证。”

马哲此刻脸上的神色认真起来了。

“第二起案发时这两人又在一起。显然许亮不能用第一次方法来蒙骗我们了，于是他假装自杀，自杀前特意约人第二天一早叫他，说是去钓鱼。而自杀的时间是在后半夜，这是他告诉医生的，并且只吃了大半瓶安眠酮，一般决心自杀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他最狡猾的是主动说出第二次案发时他也在河边，这是他比别的罪犯高明之处，然后他装着害怕的样子而去自杀。”

这时马哲开口了，他说：“但是许亮在第二起案发时不在河边，而在自己家中，他的邻居看到他在家中。”

小李惊愕地看着马哲，许久他才喃喃地问：“你去调查过了？”

马哲点点头。

“可是他为什么说去过河边？”小李感到迷惑。



马哲没有回答，他非常疲倦地站了起来，对小李说：“该去码头了。”

## 六

两年以后，么四婆婆那间屋子才住了人。当那人走进房屋时，发现墙角有一堆被老鼠咬碎的麻绳，而房梁上还挂着一截麻绳，接着他又在那碎麻绳里发现了同样被咬碎的钞票。于是么四婆婆一案中最后遗留的疑点才算澄清。么四婆婆把钱折成细细一条编入麻绳，这是别人根本无法想到的。

也是在这个时候，疯子回来了。疯子在精神病医院待了两年。他尝尽了电疗的痛苦，出院时已经憔悴不堪。因为疯子一进院就殴打医生，所以他在这两年里接受电疗的次数已经超出了他的生理负担。在最后的半年里，他已经卧床不起。于是院方便通知镇里，让他们把疯子领回去。他们觉得疯子已经不会活得太久了，他们不愿让疯子死在医院里。而此刻镇里正在为疯子住院的费用发愁，本来镇上的民政资金就不多，疯子一住院就是两年，实在使他们发愁，因此在此时接到这个通知，不由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疯子是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进老邮政弄的，此前，镇里已经派人将他的住所打扫干净。

疯子被抬进老邮政弄时，很多人围上去看。看到这么多的人围上来，躺在担架里的疯子便缩成了一团，惊恐地低叫起来。那声音像鸭子似的。



此后疯子一直躺在屋内，由居委会的人每日给他送吃的去。那些日子里，弄里的孩子常常扒在窗口看疯子。于是老邮政弄的人便知道什么时候疯子开始坐起来，什么时候又能站起来走路。一个多月后，疯子竟然来到了屋外，坐在门口地上晒太阳，尽管是初秋季节，可疯子坐在门口总是瑟瑟发抖。

当疯子被抬进老邮政弄时，似乎奄奄一息，没想到这么快他又恢复了起来。而且不久后他不再怕冷，开始走来走去，有时竟又走到街上去站着了。

后来有人又在弄口看到疯子提着一件水淋淋的衣服走了过来。起先他没在意，可随即心里一怔，然后他看到疯子另一只手里正拿着一把沾满血迹的柴刀，不禁毛骨悚然。

许亮敲开了邻居的房门，让他的邻居一怔。这个从来不和他们说话的人居然站到他们门口来了。

许亮站在门口，随便他们怎么邀请也不愿进去。他似笑似哭地对他们说：“我下午去河边了，本来我发誓再也不去河边，可我今天下午又去了。”

疯子又行凶杀人的消息是在傍晚的时候传遍全镇的。此刻他们正在谈论这桩事，疯子三次行凶已经使镇上所有的人震惊不已。许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听了许亮的话，他们莫名其妙。因为他们看到许亮整个下午都在家。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又到河边去了。”许亮呆呆地说。既是对他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可是你下午不是在家吗？”

“我下午在家？”许亮惊讶地问，“你们看到我在家？”



他们互相看看，不知该如何回答。

于是许亮脸上的神情立刻黯了下去。他摇着头说：“不，我下午去河边了。我已经发誓不去那里，可我下午又去了。”他痛苦地望着他们。

他们面面相觑。

“我又看到了一颗人头。”说到这里，许亮突然笑了起来，“我又看到了一颗人头。”

“可是你下午不是在家吗？”他们越发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我又看到，”他神秘地说，“我又看到那个疯子在洗衣服了。”

他们此刻目瞪口呆了。

许亮这时十分愉快地嬉笑起来，然而随即他又立刻收起笑容像是想起了什么，茫然地望着他们，接着转身走开了。不一会他们听到许亮敲另一扇门的声音。

马哲又来到了河边，不知为何他竟然又想起了那群鹅。他想象着它们在河面上游动时那像船一样庄重的姿态。他现在什么都不愿去想，就想那一群鹅，他正努力回想着当初凌晨一脚踩进鹅群时的情景，于是他仿佛又听到了鹅群因为惊慌发出的叫声。

此刻现场已经被整理过了，但马哲仍不愿朝那里望。那地方叫他心里恶心。

这次被害的是个孩子。马哲只是朝那颗小小的头颅望了一眼就走开了。小李他们走了上去。不知为何马哲突然发火了，他对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吼道：“为什么要把现场保护起来？”

“这……”民警不知所措地看着马哲。



马哲的吼声使小李有些不解，他转过脸去迷惑地望着马哲。这时马哲已经沿着河边走了过去。那民警跟在后面。

走了一会，马哲才平静地问民警：“那群鹅呢？”

“什么？”民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么四婆婆养的那些鹅。”

“不知道。”民警回答。

马哲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天晚上，小李告诉马哲，被害者就是发现么四婆婆人头的那个孩子。

马哲听后呆了半天，然后才说：“他父亲不是不准他去河边了吗？”

小李又说：“许亮死了，是自杀的。”

“可是那孩子为什么要去河边呢？”马哲自言自语，随即他惊愕地问小李，“许亮死了？”

## 第三章

### 一

那是一个夏日之夜，月光如细雨般掉落下来。街道在梧桐树的阴影里躺着，很多人在上面走着，发出的声音很零乱，夏夜的凉风正在吹来又吹去。



那个时候他正从一条弄堂里走了出来，他正站在弄堂口犹豫着。他在想着应该往左边走呢还是往右边走。因为往左边或者右边走对他来说都是一样，所以他犹豫着但他犹豫的时候心里没感到烦躁，因为他的眼睛没在犹豫，他的眼睛在街道上飘来飘去。因此渐渐地他也就不要去考虑该往何处走了，他只是为了出来才走到弄口的，现在他已经出来了也就没必要烦躁不安。他本来就没打算去谁的家，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他只是因为夏夜的诱惑才出来的，他知道现在去朋友的家也是白去，那些朋友一定都在外面走着。

所以他在弄口站着时，就感到自己与走时一样。这种感觉是旁人的走动带给他的。他此刻正心情舒畅如欣赏电影广告似的，欣赏着女孩子身上裙子的飘动，她们身上各种香味就像她们长长的头发一样在他面前飘过。而她们的声音则在他的耳朵里优美地旋转，旋得他如醉如痴。

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中间，也有他认识的，但不是他的朋友。他们有的就那么走了过去，有的却与他点头打个招呼，但他们没邀请他，所以他也不想加入进去。他正想他的朋友们也会从他面前经过，于是一方面盼着他们，一方面又并不那么希望他们出现。因为他此刻越站越自在了。

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有气无力地走了过来，那人不是在街道中间走，而是贴着人行道旁的围墙走了过来。大概是为了换换口味，他就对那人感兴趣了，他感到那人有些古怪，尤其是那人身上穿的衣服让他觉得从未见过。

那人已经走到了他跟前，看到他正仔细打量着自己，那人脸上露出了奇特的笑容，然后笑声也响了起来，那笑声断断续续、时高时



低，十分刺耳。

他起先一愣，觉得这人似乎有些不正常，所以也就转回过脸去继续往街道上看。可是随即他又想起了什么，便立刻扭回头去，那人已经走了几步远了。

他似乎开始想起了什么，紧接着他猛地蹿到了街道中间，随即朝着和那人相反的方向跑了起来，边跑边声嘶力竭地喊：“那疯子又回来了。”

正在街上走着的那些人都被他的叫声搞得莫名其妙，便停下脚步看着他。然而当听清了他的叫声后，他们不禁毛骨悚然，互相询问着同时四处打量，担心那疯子就在身后什么地方站着。

他跑出了二十多米远，才慢慢停下来，然后气喘吁吁又惊恐不已地对周围的人说：“那杀人的疯子又回来了。”

这时他听到远处有一个声音飘过来，那声音也在喊着疯子回来了。起先他还以为是自己刚才那叫声的回音，但随即他听出了是另一个人在喊叫。

## 二

马哲是在第二天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他呆呆地坐了半天，随后走到隔壁房间去给妻子挂了个电话，告诉她今晚可能不回家了。妻子在电话里迟疑了片刻，才说声知道。

那时小李正坐在他对面，不禁抬起头来问：“又有什么情况？”

“没有。”马哲说着把电话搁下。



两小时后，马哲已经走在那小镇的街上了，他没有坐局里的汽艇，而是坐小客轮去的。当他走上码头时，马上就有人认出了他。有几个人迎上去告诉他：“那疯子又回来了。”他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

“但是谁都没有看到他。”

听了这话，马哲不禁站住了。

“昨晚上大家叫了一夜，谁都没睡好。可是今天早晨互相一问，大家都说没见到。”那人有些疲倦地说。

马哲不由皱了一下眉，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街上十分拥挤，马哲走去时又有几个人围上去告诉他昨晚的情景，大家都没见到疯子，难道是一场虚惊？

当他坐在小客轮里时，曾想象在老邮政弄疯子住所前围满着人的情景。可当他走进老邮政弄时，看到的却是与往常一样的情景。弄里十分安静，只有几位老太太在生煤球炉，煤烟在弄堂里弥漫着。此刻是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走上去对他说：“昨晚上不知是哪个该死的在乱叫疯子回来了。”

马哲一直走到疯子的住所前，那窗上没有玻璃，糊着一层塑料纸，塑料纸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尘。马哲在那里转悠了一会，然后朝弄口走去。

来到街上他看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正走过来，他想逃避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民警叫着他的名字走了上来。

“你来了？”民警笑着说。

马哲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昨晚上大家虚惊一场。说是疯子又回来了，结果到今天才知道是一场恶作剧。我们找到了那个昨晚在街上乱叫的人，可他也说是听别人说的。”

“我听说了。”马哲说。

然后那民警问：“你来有事吗？”

马哲迟疑了一下，说：“有一点私事。”

“要我帮忙吗？”民警热情地说。

“已经办好了，我这就回去。”马哲说。

“可是下一班船要三点半才开，还是到所里去坐坐吧。”

“不，”马哲急忙摇了摇头，说，“我还有别的事。”然后就走开了。

几分钟以后，马哲已经来到了河边。河边一如过去那么安静，马哲也如过去一样沿着河边慢慢走去。

此刻阳光正在河面上无声地闪耀，没有风，于是那长长倒垂的柳树像是布景一样。河水因为流动发出了掀动的声音。马哲看到远处那座木桥像是一座破旧的城门。有两个孩子坐在桥上，脚在桥下晃荡着，他们手中各拿着一根钓鱼竿。

没多久，马哲就来到了小河转弯处，这是一条死河，它是那条繁忙的河流的支流。这里幽静无比。走到这里时，马哲站住脚仔细听起来。他听到了轻微却快速的说话声。于是他走了过去。

疯子正坐在那里，身上穿着精神病医院的病号服。他此刻正十分舒畅地靠在一棵树上，嘴里自言自语。他坐的那地方正是他三次作案的现场。

马哲看到疯子，不禁微微一笑，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



疯子没有答理，继续自言自语，随即他像是愤怒似的大叫大嚷起来。

马哲在离他五米远的地方站住。然后扭过头去看看那条河和河那边的田野接着又朝那座木桥望了一会，那两个孩子仍然坐在桥上。当他回过头来时，那疯子已经停止说话，正朝马哲痴呆地笑着。马哲便报以亲切一笑，然后掏出手枪对准疯子的脑袋。他扣动了扳机。

### 三

“你疯啦？”局长听后失声惊叫起来。

“没有。”马哲平静地说。

马哲是在三点钟的时候离开河边的。他在疯子的尸体旁站了一会，犹豫着怎样处理他。然后他还是决定走开，走开时他看到远处木桥上的两个孩子依旧坐着，他们肯定听到了刚才那一声枪响，但他们没注意。马哲感到很满意。十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了镇上的派出所。刚才那个民警正坐在门口。看着斜对面买香蕉的人而打发着时间。当他看到马哲时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问：“办完了？”

“办完了。”马哲说着在门口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向民警要一杯凉水。

“泡一杯绿茶吧。”民警说。

马哲摇摇头，说：“就来杯凉水。”

于是民警进屋去拿了一杯凉水，马哲一口气喝了下去。

“还要吗？”民警问。



“不要了。”马哲说。然后他眯着眼睛看他们买香蕉。

“这些香蕉是从上海贩过来的。”民警向马哲介绍。

马哲朝那里看了一会，也走上去买了几斤。他走回来时，民警说：“在船里吃吧？”他点点头。

然后马哲看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对民警说：“疯子在河边。”

那民警一惊。

“他已经死了。”

“死了？”

“是被我打死的。”马哲说。

民警目瞪口呆，然后才明白似的说：“你别开玩笑。”

但是马哲已经走了。

现在马哲就坐在局长对面，那支手枪放在桌子上。当马哲来到局里时，已经下班了，但局长还在。起先局长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当确信其事后局长勃然大怒了。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

“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马哲说。

“可是法律对你是有力的。”局长几乎喊了起来。

“我不考虑这些。”马哲依旧十分平静地说。

“但你总该为自己想一想。”局长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

马哲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他，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可你为什么 not 这样想呢？”

“我也不知道。”马哲说。



局长不禁叹了口气，然后又在椅子上坐下来。他难过地问马哲：“现在怎么办呢？”

马哲说：“把我送到拘留所吧。”

局长想了一下，说：“你就在我办公室待着吧。”他用手指一指那折叠钢丝床，“就这样睡吧，我去把你妻子叫来。”

马哲摇摇头，说：“你这样太冒险了。”

“冒险的是你，而不是我。”局长吼道。

## 四

妻子进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抹霞光从门外掉了进去。那时马哲正坐在钢丝床上，他没有去想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也没想眼下的事。他只是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所以他竟没听到妻子走进来的脚步声。

是那边街道上有几个孩子唱歌的声音使他猛然抬起头来，于是他看到妻子就站在身旁。他便站起来，他想对她表示一点什么，可他重又坐了下去。

她就将一把椅子拖过来，面对着他坐下。她双手放在腿上，这个坐姿是他很熟悉的，他不禁微微一笑。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说。同时如释重负似的松了口气。

马哲将被子拉过来放在背后，他身体靠上去时感到很舒服。于是他就那么靠着，像欣赏一幅画一样看着她。

“从此以后，你就不再会半夜三更让人叫走，你也不会时常离家了。”她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



她继续说：“尽管你那一枪打得真蠢，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以后再也不必为你担忧了，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干这一行。”

马哲转过脸去望着门外，他似乎想思索一些什么，可脑子里依旧空荡荡的。

“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了。”她忧伤地说，但她很快又说，“可我想不会判得太重的，最多两年吧。”

他又将头转回来，继续望着他的妻子。

“可我要等你两年。”她忧郁地说，“两年时间说短也短，可说长也真够长的。”

他感到有些疲倦了，便微微闭上眼睛。妻子的声音仍在耳边响着，那声音让他觉得有点像河水流动时的声音。

## 五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他有着一双忧心忡忡的眼睛。他从门外走进来时仿佛让人觉得他心情沉重。马哲看着他，心想这就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

昨天这时候，局长对马哲说：“我们为你找到了一条出路，明天精神病医生就要来为你诊断，你只要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就行了。”

马哲似听非听地望着局长。

“还不明白？只要能证明你有点精神失常，你就没事了。”

现在医生来了，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局长和妻子坐在他身旁。他感到他俩正紧张地看着自己，心里觉得很滑稽。医生也在看着他，



医生的目光很忧郁，仿佛他有什么不快要向马哲倾吐似的。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他看到医生的嘴唇嚅动了一下，然后有一种声音飘了过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重新问了一句。

他听清了，便回答：“五一年。”

“姓名？”

“马哲。”

“性别？”

“男。”

马哲觉得这种对话有点可笑。

“工作单位？”

“公安局。”

“职务？”

“刑警队长。”

尽管他没有朝局长和妻子看，但他也已经知道了他们此刻的神态。他们此刻准是惊讶地望着他。他不愿去看他们。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医生的声音越来越忧郁。

“八一年。”

“你妻子是谁？”

他说出了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才朝她看了一眼，看到她正怔怔地望着自己。他不用去看局长，也知道他现在的表情了。

“你有孩子吗？”

“没有。”他回答，但他对这种对话已经感到厌烦了。

“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马哲这时说：“我告诉你，我很正常。”

医生没理睬，继续问：“你哪一年出生的？”

“你刚才已经问过了。”马哲不耐烦地回答。

于是医生便站了起来，当医生站起来时，马哲看到局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扭过头去看妻子，她这时正凄凉地望着自己。

## 六

医生已经是第四次来了。医生每一次来时脸上的表情都像第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问着同样的问题。第二次马哲忍着不向他发火，而第三次马哲对他的问话不予理睬。可他又来了。

妻子和局长所有的话，都使马哲无动于衷。只有这个医生使他心里很不自在。当医生迈着沉重的脚步，忧心忡忡地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他立刻垂头丧气了。他试图从医生身上找出一些不同于前三次的东西。可医生居然与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的神态。这使马哲感到焦躁不安起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

又是这样的声音，无论是节奏还是音调都与前三次无异。这声音让马哲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又问。

这声音在折磨着他。他无力地望了望自己的妻子。她正鼓励地看着他。局长坐在妻子身旁，局长此刻正望着窗外。他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自己要吼叫了。



“八一年。”马哲回答。

随即马哲让自己的回答吃了一惊。但不知为何他竟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轻松起来。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继续问：“姓名？”

马哲立刻回答了妻子的姓名。随后向妻子望去。他看到她因高兴和激动眼中已经潮湿。而局长此刻正转回脸来，满意地注视着他。

“工作单位？”

马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公安局。”随后立即朝局长和妻子望去，他发现他俩明显地紧张了起来，于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效果感到很满意。

“职务？”

马哲回答之前又朝他们望了望，他们此刻越发紧张了。于是他说：“局长。”说完他看到他俩全松了口气。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马哲想了想，然后说：“我还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吗？”医生像是机器似的问。

“我还没结婚。”马哲回答，他感到这样回答非常有趣。

医生便站起来，表示已经完了。他说：“让他住院吧。”

马哲看到妻子和局长都目瞪口呆了，他们是绝对没有料到这一步的。

“让我去精神病医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哧哧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他哈哈大笑了。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啊。”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 一九八六年

多年前，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突然失踪，扔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从此他销声匿迹了。经过了动荡不安的几年，他的妻子内心也就风平浪静。于是在一个枯燥的星期天里她改嫁他人，女儿也换了姓名。那是因为女儿原先的姓名与过去紧密相连。然后又过了十多年，如今她们离那段苦难越来越远了，她们平静地生活。那往事已经烟消云散无法唤回。

当时突然失踪的人不只是她丈夫一个。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失踪者的家属陆续得到了亲人的确切消息，尽管得到的都是死讯。唯有她一直没有得到。她只是听说丈夫在被抓去的那个夜晚突然失踪了，仅此而已，告诉她这些的是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这人是当初那一群闯进来的红卫兵中的一个。他说：“我们没有打他，只是把他带到学校办公室，让他写交待材料，也没有派人看守他，可第二天发现他没了。”她记得丈夫被带走的翌日清晨，那一群红卫兵又闯了进



来，是来搜查她的丈夫。那售货员还补充道：“你丈夫平时对我们学生不错，所以我们没有折磨他。”

不久以前，当她和女儿一起将一些旧时的报刊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在收购站乱七八糟的废纸中，突然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上面布满斑斑霉点的纸，那纸上的字迹却清晰可见。纸上这样写着：

五刑：墨、劓、 、宫、大辟。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肋、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掷、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刑时零刀碎割。

剖腹：剖腹观心。

……

废品收购站里杂乱无章，一个戴老花眼镜的小老头站在磅秤旁。女儿已经长大，她不愿让母亲动手，自己将报刊放到秤座上去。然后掏出手帕擦起汗来，这时她感到母亲从身后慢慢走开，走向一堆废纸。而小老头的眼睛此刻几乎和秤杆凑在了一起。她觉得滑稽，便不觉微微一笑。随后她蓦然听到一声失声惊叫，当她转过身去时，母亲已经摔倒在地，而且已经人事不省了。

他们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让他坐下，又勒令他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然后都走了，没留下看管他的人。



办公室十分宽敞，两支日光灯此刻都亮着，明晃晃的格外刺眼。西北风在屋顶上呼啸着。他就那么坐了很久。就像这幢房屋在惨白的月光下，在西北风的呼啸里默默而坐一样。

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妻子正坐在床沿上看着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已经睡去，一条胳膊伸到被窝外面。妻子没有发现，妻子正在发呆。她还是梳着两根辫子，而且辫梢处还是用红绸结了两个蝴蝶结。一如第一次见到她走来一样，那一次他俩擦肩而过。

现在他仿佛看到两只漂亮的红蝴蝶驮着两根乌黑发亮的辫子在眼前飞来飞去。

三个多月前，他就不让妻子外出了。妻子听了他的话，便没再出去过。他也很少外出。他外出时总在街上看到几个胸前挂着扫帚、马桶盖，剃着阴阳头的女人。他总害怕妻子美丽的辫子被毁掉，害怕那两只迷人的红蝴蝶被毁掉。所以他不让妻子外出。

他看到街上整天下起了大雪，那大雪只下在街上。他看到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弯腰捡起了雪片，然后读了起来。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街旁邮筒前，已经死了。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血还没有凝固。一张传单正从上面飘了下来，盖住了这人半张脸。那些戴着各种高帽子挂着各种牌游街的人，从这里走了过去。他们朝那死人看了一眼，他们没有惊讶之色，他们的目光平静如水。仿佛他们是在早晨起床后从镜子中看到自己一样无动于衷。在他们中间，他开始看到一些同事的脸了。他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

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水在凉下去，但他一点也不觉察。他在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他发现自己好些日子以来都会无端地发出一声惊叫，那时他的妻子总是转过脸来麻木地看着他。



他看到他们进来了，他们进来以后屋内就响起了杂乱的声音。妻子依旧坐在床沿上，她正麻木地看着他。但女儿醒了，女儿的哭声让他觉得十分遥远，仿佛他正行走在街上，从一幢门窗紧闭的楼房里传出了女儿的哭声。这时他感到水已经完全凉了。然后那杂乱的声音走向单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过来。纸上写些什么他不知道。他们让他看，他看到了自己的笔迹，还看到了模糊的内容。随即他们把他提了起来，他就赤脚穿着拖鞋来到街上。街上的西北风贴着地面吹来，像是手巾擦脚一样擦干了他的脚。

他打了个寒战，看到桌上铺着一沓白纸。他朝白纸看了一会，然后去摸口袋里的钢笔，于是发现没带笔来。他就站起来到别的桌上去寻找，可所有的桌上都没有笔。他只得重新坐回去，坐回去时看到桌上有了两条手臂的印迹。他才知道自己已有三个多月没有来这里了。桌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他想别的教师大概也有三个多月没来这里了。

他看到自己和很多人一起走进了师院的大门，同时有很多人从里面走出来。他看到自己手里正在翻着一本厚厚的书。那时他对刑罚特别热衷，那时他准备今后离开学校后专门去研究刑罚。他在师院图书馆里翻阅了很多资料，还做了笔记。但那时他恋爱了。那次恋爱没有成功。他的刑罚研究也因此有始无终。后来毕业了，他在整理东西时看到了那张纸。当时他是打算扔掉的，而后来怎样也就从此忘了。现在才知道当初没扔掉。

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又看到自己正在师院内走着。同时看到自己正坐在这里。他看到对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身影，那颗头颅看上去



像篮球一样大。他就这样看着他自己。看久了，觉得那身影像是一个黑黑的洞口。

他感到响亮的西北风跑进屋里来叫唤了，并且贴在他衣角上叫唤，钻进头发里叫唤。叫唤声还拼命地擦起了他的脸颊。他开始哆嗦，开始冷了。他觉得那风越来越嘹亮。于是他转过脸去看门，门关得很严实。他再去看窗户，窗也关得很严实。

他发现所有的玻璃都像刚刚擦过一样洁净无比，那些玻璃看上去像是没有一样。他觉得费解，桌上蒙了那么厚的灰尘，窗玻璃居然如此洁净。这时他看到了一块破了的玻璃，那破碎的模样十分凄惨。他不由站起来朝那块玻璃走去，那是一种凄惨向另一种凄惨走去。

走到窗前他大吃一惊，他才发现这破碎的竟是唯一幸存的玻璃。其他的窗格里都空空皆无。他不禁伸出手去抚摸，他感到那上面非常粗糙和锐利。摸了一会他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正在手指尖上微微溢出来。摸着的时候，他看到玻璃正一小块一小块地掉落下去，一声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在他听来如同心碎。不一会，玻璃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三角了。

他蓦然看到一双皮鞋对着他微微荡来又微微荡去。他伸出的手立刻缩回，他听到自己的心脏正在咚咚跳得十分激烈。他站住一动不动，看着这双皮鞋幽幽地荡来荡去。接着他发现了两只裤管，裤管罩在皮鞋上面，正在微微地左右飘动着。他猛地推开窗户，于是看到了一具吊着的僵尸。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声惊叫，声音来自左前方。他看到黑暗中一棵模糊的树和树底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人影脱离地面，紧张的喘息声从那里飘来，传到他耳中时已经奄奄一息。过了好久他仿佛听到那人影低声嘟哝了一句——“是你”，然后看到那两条胳膊



举起来抓住了一个圆圈，接着似乎是脑袋钻了进去。片刻后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凳子被踢倒在地的声音，而一声窒息般的低语马上接踵而至。他扶着窗沿慢慢地倒了下去。

很久以后，他渐渐听到了一种野兽般的吼声。那声音逐步接近，同时又在慢慢扩散，不一会声音如巨浪般涌来了。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凝神细听。他听到屋外一片鬼哭狼嚎，仿佛有一群野兽正在将他包围。这声音使他异常兴奋。于是他在屋内手舞足蹈地跳来跳去，嘴里发出的吼声使他欣喜若狂。他想冲出去与那吼声汇合，却又不知从何处冲出去。而此刻屋外吼声正在越来越响亮，这使他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他只能在屋内跳着吼着。后来累了，便一屁股坐在了刚才那个座位上，呼哧呼哧地喘气了。

这时他看到了墙上的身影，于是他看到了一个使他得以冲出去的黑洞。他立刻站了起来，朝那黑洞冲出，可冲到跟前他猛然收住了脚。他发现那黑洞一下子变小了。他满腹狐疑地重又退到原处，犹豫了片刻他才慢慢地重新走过去。他看到黑洞也在慢慢小起来。走到跟前时他发现黑洞和他人一样大小了。他疑惑地看了很久，肯定了黑洞没再变小，黑洞仍容得下他的身体后，便一头撞了过去。他又摔倒在地。

一阵狂风此刻将门打开，门重重地打在墙上，发出吱吱的骨折般的声音。风从门口蜂拥而进，又立刻在屋内快速旋转了起来。

他从地上昏昏沉沉爬起来，对着门口昏昏沉沉地站了一会。然后他看到了一个长方形的黑洞。他小心翼翼地朝黑洞走去，走到跟前时他又满腹狐疑了。因为这次黑洞没有变小。这次他没再一头撞去，而是十分小心地伸过去一个手指。他感到手指已经进入黑洞了，然后手



臂也进去了。于是他侧着身体更加小心地往黑洞里挤了进去。随即他感到自己已经逃脱了，因为他感到自己进入了漆黑而且广阔无比的空间。

那吼声此刻更为热烈更为响亮，于是他也就更为热烈更为响亮地吼了起来，跳了起来，同时他朝声音跑去。尽管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黑影阻挡了他的去路，但他都巧妙地绕过了它们。片刻后他就跑到了大街上。他收住脚步，辨别起声音传来的方向。他感到那声音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一时间他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往何处去。随后他看到东南方火光冲天，那火光看上去像是一堆晚霞。他就朝着火光跑了过去。越跑声音越响，然后他来到了那吼声四起的地方。

一座巨大的楼房正在熊熊燃烧。他看到燃烧的火中有无数的人扭在一起，同时无数人正在以各种姿态掉落下来。他在桥上吼着跳着，同时还哈哈狂笑。在一阵像下雨般掉下了一批批人后，他看到楼房没有了，只有一堆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这情景叫他异常激动。他在桥上拼命地吼，拼命地跳。随即他听到了轰隆一声巨响。他看到这堆火突然变矮了，也变得宽阔了。他发现火离自己越来越近了，火像水一样漫涌过来。这时他感到累了，他便在桥栏上坐了下来，不再喊叫，不再跳跃。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堆火。慢慢地这堆火开始分裂，分裂成一小堆一小堆了。他一直看着火势渐渐熄灭。

火势熄灭后，他才从栏杆上跳下来，开始往回走，走了几步重新走回来，站了一会他又往回走。他在桥上走来走去。

后来黎明来临了，早霞开始从漆黑的东方流出来，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是一片红光已经燃烧着升腾而起了。于是他看到了一堆火在遥远的地方燃烧起来，于是他又吼叫了，并且吼叫着朝那里跑去。



从废品收购站回来后，她就变得恍恍惚惚起来。这天夜晚，她听到了一个奇妙的脚步声。那时没有月光，屋外一片漆黑而且寂静无声。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一个脚步声从远处嚓嚓走来，那声音既像是擦地而来，又让人感到是腾空走来。而且那声音始终没有来到近旁，始终停留在远处。但她已经听出来了，是谁的脚步声。

此后的几个夜晚，她都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那声音让她心惊肉跳，让她撕心裂肺地喊叫起来。

当初丈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晚上被带走的。那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门来的情景和丈夫穿着拖鞋嚓嚓离去时的声音，已经和那个黑夜永存了。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每个夜晚都是一样的漆黑，黑夜让她不胜恐惧。就这样，十多年来她精心埋葬掉的那个黑夜又重现了。

这一天，当她和女儿一起走在街上时，她突然看到了自己躺在阳光下漆黑的影子。那影子使她失声惊叫。那个黑夜居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

## 一

那人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这座小镇。那是初春时节。一星期前一场春雪浩荡而来，顷刻之间将整座小镇埋葬。然而接下去阳光灿烂了一个星期，于是春雪又在几日之内全面崩溃。如今除了一些阴暗处尚残留一些白色外，其他各处都开始生机勃勃了。几日来，整个小镇被一片滴答滴答的声音所充塞，那声音像是弹在温暖的阳光上一样美妙无



比。这春雪融化的声音让人们心里轻松又愉快，而每一个接踵而至的夜晚又总是群星璀璨，让人在入睡前对翌日的灿烂景象深信不疑。

于是关闭了一个冬天的窗户都纷纷打开来了，那些窗口开始出现了少女的嘴唇，出现了一盆盆已在抽芽的花。风也不再从西北方吹来，不再那么寒冷刺骨。风开始从东南方吹来了，温暖又潮湿。吹在他们脸上滋润着他们的脸。他们从房屋里走了出来，又从臃肿的大衣里走了出来。他们来到了街上，来到了春天里，他们尽管还披着围巾，可此刻围巾不再为了御寒，开始成了装饰。他们感到衣内紧缩的皮肤正在慢慢松懈，而插在口袋里的双手也在微微渗汗了。于是就有人将双手伸出来，于是他们就感到阳光正在手上移动，感到春风正从手指间有趣地滑过，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河两岸那些暗淡的柳树突然变得嫩绿无比，而这些变化仅仅只是在一个星期里完成的。此刻街上自行车的铃声像阳光一样灿烂，而那一阵阵脚步声和说话声则如潮水一样生动。

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小镇的。他的头发像瀑布一样披落下来，发梢在腰际飘荡。他的胡须则披落在胸前，胡须遮去了他三分之二的脸。他的眼睛浮肿又混浊。他就这样一瘸一拐走进了小镇，那条裤子破旧不堪，膝盖以下只是飘荡着几根布条而已。上身赤裸，披着一块麻袋。那双赤裸的脚看上去如一张苍老的脸，那一道道长长的裂痕像是一条条深深的皱纹，裂痕里又嵌满了黑黑的污垢。脚很大，每一脚踩在地上的声音，都像是一巴掌拍在脸上。他也走进了春天，和他们走在一起。他们都看到了他，但他们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们在看到他的同时也在把他忘掉。他们尽情地在春天里走着，在欢乐里走着。



女孩子往漂亮的提包里放进了化妆品，还放进了琼瑶小说。在宁静的夜晚来临后，她们坐到镜前打扮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后就捧起了琼瑶的小说。她们嗅着自己身上的芬芳去和书中的主人公相爱。

男孩子口袋里装着万宝路，装着良友，天还没黑便已来到了街上，深更半夜时他们还在街上。他们也喜欢琼瑶，他们在街上寻找琼瑶书中的女主人公。

没待在家中的女孩子，没在街上闲逛的男孩子，他们则拥入影剧院，拥入工会俱乐部，还拥入夜校。他们坐在夜校课桌边多半不是为了听课，是为了恋爱。因为他们的眼睛多半都没看着黑板，多半都在搜寻异性。

老头们那个时候还坐在茶馆里，他们坐了一天了，他们坐了十多年、几十年了。他们还要坐下去。他们早已过了走的年龄。他们如今坐着就跟当初走着一样地心满意足。

老太太们则坐在家中，坐在彩电旁。她们多半看不懂在演些什么，她们只是知道屏幕上的人在出来进去。就是看着人出来进去，她们也已经心满意足。

往那些敞着的窗口看看吧，沿着这条街走，可以走进两边的胡同。将会看到什么，将会听到什么，而心里又将会想起什么。

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走着，现在有很多自行车在响着铃声，现在有很多汽车在掀起着很多灰尘。现在有一辆装着大喇叭的面包车在慢慢地驰着，喇叭里在宣传着计划生育，宣传着如何避孕。现在还有另一辆类似的面包车在慢慢地驰着，在宣传着车祸给人



们生活带来的不幸，街道两旁还挂着牌，牌上的图画和照片吸引了他们。他们现在知道已经人满为患了，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掌握了好几套避孕方法。他们现在也懂得了车祸的危害。他们知道尽管人满为患，可活着的人还是应该活得高高兴兴，千万不能让车祸给葬送了。他们看到中学生都牺牲了自己的星期天，站到桥边，站到转弯处来维持交通秩序了。

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小镇。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躺着，就躺在脚前，那人的脚就连着自己的脚。他提起自己的脚去踢躺着的脚。不料那脚猛地缩了回去。当他把脚放下时，那脚又伸了过来，又和他的脚连在了一起。他不禁兴奋起来，于是悄悄地将脚再次提起来，他发现地上的脚同时在慢慢退缩，他感到对方警觉了，便将脚提着不动，看到对方的脚也提着不动后，他猛地一脚朝对方的腰部踩去。他听到一声沉重的响声，定睛一瞧，那躺着的人依旧完好无损，躺着的脚也依旧连着他的脚。这使他怒气冲冲了，于是他眼睛一闭，拼命地朝前奔跑了起来，两脚拼命地往地上踩。跑了一阵再睁眼一看，那家伙还躺在他前面，还是刚才的模样。这让他沮丧万分，他无可奈何地朝四周张望。此刻阳光照在他的背脊上，那披着的麻袋反射出粗糙的光亮。他看到右前方有一汪深绿的颜色，于是他思索起来，思索的结果是脸上露出滞呆的笑意。他悄悄地往那一汪深绿走去。他发现那躺着的人斜过去了一点，他就走得更警觉了。那斜过去的人没有逃跑，而是擦着地面往池塘滑去，走近了，他看到那人的脑袋掉进了池塘，接着身体和四肢也掉了进去。他站在塘沿上，看到那家伙浮在水面上没往下沉，便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打了下去。他看到那人被打得粉身碎骨后，才心满意足地转过身



去。一大片金色的阳光猛然刺来，让他头晕眼花。但他没闭上眼睛，相反却是抬起了头。于是他看到了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着鲜血。

他仰着头朝那颗高悬在云端头颅走去，他看到头颅退缩着隐藏到了一块白云的背后，于是白云也闪闪发亮了。那是一块慢慢要燃烧起来的棉花。

他是在那个时候放下了头，于是他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他不能像刚才那样远眺一望无际的田野，因为他走近了一座小镇。

这巨大的障碍突然出现，让他感到是一座坟墓的突然出现。他依稀看到阳光洒在上面，又像水一样四溅开去。然而他定睛观瞧后，发现那是很多形状不一的小障碍聚集在一起。它们中间出现了无数有趣的裂隙，像是用锯子锯出来似的。阳光掉了进去，像是尘土撒了进去，无声无息。

此刻他放弃了对逃跑的太阳的追逐，而走上了一条苍白的路。因为两旁梧桐树枝紧密地交叉在一起，阳光被阻止在树叶上，所以水泥路显得苍白无力，像一根新鲜的白骨横躺在那里。猛然离开热烈的阳光而走在了这里，仿佛进入阴森的洞穴。他看到每隔不远就有两颗人头悬挂着，这些人头已经流尽了鲜血，也成了苍白。但他仔细瞧后，又觉得这些人头仿佛是路灯，他知道当四周黑暗起来后，它们会突然闪亮，那时候里面又充满流动的鲜血了。

有几个一样颜色的人在迎面走来，他们单调的姿态也完全一样。那时他听到了古怪的声音，然后看到有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就在他前面站住不动，于是他也站住不动。他听到刚才那种声音在四溅开



来。随后他看到一个瘸子在前面走着，瘸子的走姿深深吸引了他。比起此刻所有走着的人来，瘸子走得十分生动。因此他扔开了前面这两个人，开始跟着瘸子走了。

不一会他感到四周一下子热烈起来，他看到四周一片金黄，刚才看到的那些灰暗的人体，此刻竟然闪闪发亮了。他不禁仰起头来，于是又看到了那辉煌的头颅。现在他认出刚才看到的障碍其实是楼房，因为他认出了那些敞着的窗和敞着的门。很多人在门口进进出出。出来的那些人有的走远了，有的经过他的身旁。他嗅到一股暖烘烘的气息，这气息仿佛是从屠宰场的窗口散发出来。他行走在这股气息中，呼吸很贪婪。

后来他走到了河边，因为阳光的照射，河水显得又青又黄。他看到的仿佛是一股脓液在流淌，有几条船在上面漂着，像尸体似的在上面漂着。同时他注意到了那些柳树，柳枝恍若垂下来的头发。这些头发几经发酵，才这么粗这么长。他走上前去抓一根柳枝与自己的头发比较起来。接着又扯下一根拉直了放在地上，再扯下一根自己的头发也拉直了放在地上。又十分认真地比较了一阵。结果使他沮丧不已。于是他就离开了它们，走到了大街上。

他看到有两根辫子正朝他飘来，他看到是两只红蝴蝶驮着辫子朝他飞来。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奇怪的东西，他不由朝辫子迎了上去。

那一家布店门庭若市，那是因为春天唤醒了人们对色彩的渴求。于是在散发着各种颜色的布店里，声音开始拥挤起来，那声音也五彩缤纷。她们多半是妙龄女子。她们渴望色彩就如渴望爱情。她们的母亲也置身于其中，母亲们看着这缤纷的色彩，就如看着自己的女儿，



也如看着自己已经远去还在远去的青春。在这里，两代人能共享欢乐，无须平分。

她带着无比欢乐从里面走出来，左边是她的伙伴。她的两根辫子轻轻摆动。原先她不是梳着辫子，原先她的头发是披着的。她昨天才梳出了这两根辫子。那是她看到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发现梳着辫子的母亲格外漂亮。于是她也梳起了两根辫子，结果她大吃一惊。她又往辫子上结了两个红蝴蝶结，这更使她惊讶。现在她正喜悦无比地走了出来，她的喜悦一半来自布店，一半来自脑后微微晃动的辫子。她知道辫子晃动时，那两只红蝴蝶便会翩翩起舞了。

可是迎面走来一个疯子，疯子的模样叫她吃惊，叫她害怕。她看到他正朝自己古怪地笑着，嘴角淌着口水。她不由惊叫一声拔腿就跑，她的伙伴也惊叫一声拔腿就逃。她们跑出了很远，跑到转了个弯才收住脚。然后两人面面相觑，接着咯咯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她的伙伴说：“春天来了，疯子也来了。”

她点点头。然后两人分手了，分手的时候十分亲密地拉了拉手，接着就各自回家。

她的家就在前面，只要在这条洒满阳光洒落各种声音的街上再走二十步。那里有一家钟表店，里面的钟表闪闪发亮，一个老头永远以一种坐姿坐了几十年。朝那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头望一眼，就可以转弯了，转进一条胡同。胡同里也洒满阳光，也走上二十步，她就可以看到那幢楼房了，她就可以看到自己家中那敞开的玻璃窗如何闪闪烁烁了。不知为何她开始心情沉重起来，越往家走越沉重。

母亲独自坐在家中，脸色苍白，她知道母亲又在疑神疑鬼了。母亲近来屡屡这样，母亲已有三天没去上班了。



她问母亲：“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听到脚步声了？”

母亲无动于衷，很久后才抬起头来，那双眼睛十分惊恐。

“不，是现在。”母亲说。

她在母亲身后站了一会，她感到心烦意乱，于是她就走向窗口。在那里能望到大街，在大街上她能看到自己的欢乐。可是她却看到一个头发披在腰间、麻袋盖在背脊上、正一瘸一拐走着的背影。她不由哆嗦了一下，不由恶心起来。她立刻离开窗口。这时她听到楼梯在响了，那声音非常熟悉，十多年来纹丝未变。她知道是父亲回来了。她立刻变得兴奋起来，赶紧跑过去将门打开。那声音蓦然响了很多，那声音越来越近。她看到了父亲已经花白的头发，便欢快地叫了一声，然后迎了上去。父亲微笑着，用手轻轻在她头上拍了一下，和她一起走进家中。

她感到父亲的手很温暖，她心想自己只有这么一个父亲。她记得自己七岁那年，有一个大人朝她走来，送给了她一个皮球。母亲告诉她：“这是你的父亲。”从此他和她们生活在一起了。他每天都让她感到亲切，感到温暖。可是不久前，母亲突然脸色苍白地对她说：

“我夜间常常听到你父亲走来的脚步声。”她惊愕不已，当知道母亲指的是另一个父亲时，不禁惶恐起来。这另一个父亲让她觉得非常陌生，又非常讨厌。她心里拒绝他的来到，因为他会挤走现在的父亲。

她感到父亲轻快的脚步一迈入家中就立刻变得沉重起来，那时候母亲正抬起头来惊恐不安地望着他。她发现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



那时候黄昏已经来临，天色正在暗下来。一个戴着大口罩的清洁工人在扫拢着一堆垃圾。扫帚在水泥地上扫过去，发出了一种刷衣服似的声音，扬起的灰尘在昏暗中显得很沉重。此刻街上行人寥寥，而那些开始明亮起来的窗口则蒸腾出了热气，人声从那里缥缈而出。街旁商店里的灯光倾泻出来，像水一样流淌在街道上，站在柜台里暂且无所事事的售货员那懒洋洋的影子，被拉长了扔在道旁。那个清洁工人此刻从口袋里掏出了火柴，划亮了那堆垃圾。

他看到一堆鲜血在熊熊燃烧，于是阴暗的四周一片明亮了。他走到燃烧的鲜血旁，感到噼噼啪啪四溅的鲜血有几滴溅到了他的脸上，跟火星一样灼烫。这时他感到自己手中正紧握着一根铁棒，他将手中的铁棒伸了过去，但又立刻缩回。他感到只一瞬间工夫铁棒就烧红了，握在手中手也在发烫。此刻那几个人正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于是他将铁棒在半空中拼命地挥舞了起来，他仿佛看到一阵阵闪烁的红光。那几个人仍在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他们没有逃跑是因为不敢逃跑。于是他停止了挥舞，而将铁棒刺向走来的他们。他仿佛听到一声漫长几乎是永无止境的“嗤——”的声音，同时他仿佛看到几股白烟正升腾而起。然后他将铁棒浸入黑黑的墨汁中，提出来后去涂那些已被刺过的疮口，通红通红的疮口立刻都变得黝黑无比。他们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这时疯子心满意足地大喊一声：“墨！”

那几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显然看到了这个疯子。看到疯子将手伸入火堆之中，又因为灼烫猛地缩回了手。然后又看到疯子的手臂如何在挥舞，挥舞之后又如何朝他们指指点点。他们还看到疯子弯下腰把手指浸入道旁一小摊积水中，伸出来后再次朝他们指指点点。最后他们听到了疯子那一声古怪的叫喊。



所有一切他们都看到都听到，但他们没有工夫没有闲心去注意疯子，他们就这样走了过去。

往往是这样，所有地方尚在寂静之中时，影剧院首先热烈起来了。它前面那块小小的空地已经被无数双脚分割，还有无数双脚正从远处走来，于是他们又去分割那条街道。那个时候电影还没有开映，口袋里装着电影票的人正抽着烟和没有电影票的人闲聊。而没有电影票的人都在手中举着一张钞票，朝那些新加入进来的人晃动。售票窗口已经挂出了“满”的招牌，可仍然有很多人挤在那里，他们假设那窗口会突然打开，几张残余的票会突然出现在里面。他们的脚下有一些纽扣散乱地躺着，纽扣反映出了刚才他们在这里拼抢的全部过程。这个时候一些人从口袋里拿出电影票进去了，他们进去时没有忘记向那些无票的打个招呼。于是那人堆开始出现空隙，而且越来越大。最后只剩下那些手里晃动着钞票的人，就是这时候他们仍然坚定地站在那里，尽管电影已经开演。

他感到自己手中挥舞着一把砍刀，砍刀正把他四周的空气削成碎块。他挥舞了一阵子后就向那些人的鼻子削去，于是他看到一个个鼻子从刀刃里飞了出来，飞向空中。而那些没有了鼻子的鼻孔仰起后喷射出一股股鲜血，在半空中飞舞的鼻子纷纷被击落下来。于是满街的鼻子乱哄哄地翻滚起来。“剿！”他有力地喊了一声，然后一瘸一拐走开了。

那时候，有一个人手里举着几张电影票出现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那人求饶似的拼命叫喊声离疯子越来越远。

咖啡厅里响着流行歌曲，歌曲从敞着的门口流到街上，随着歌曲从里面流出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嘴里叼着万宝路，鼻子里哼着歌曲来



到了街上。他们是天天要到这里来的，在这里喝一杯雀巢咖啡，然后再走到街上去。在街上他们一直要逛到深更半夜。他们在街上不是大声说话，就是大声唱歌。他们希望街上所有的人都注意他们。

他们走出咖啡厅时刚好看到了疯子，疯子正挥舞着手一声声喊叫着“”走来。这情景使他们哈哈大笑。于是他们便跟在了后面，也装着一瘸一拐，也挥舞着手，也乱喊乱叫了。街上行走的人有些站下来看着他们，他们的叫唤便更起劲了。然而不一会他们就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就不再喊叫，也不再跟着疯子。他们摸出香烟在路旁抽起来。

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砍刀就像是削黄瓜一样将他们的下肢砍去了一半。他看到街上所有人仿佛都矮了许多，都用两个膝盖在行走了。他感到膝盖行走时十分有力，敲得地面咚咚响。他看到满地被砍下的脚正在被那些膝盖踩烂，像是碾过一样。

街道是在此刻开始繁荣起来的。这时候月光灿烂地飘洒在街道上，路灯的光线和商店里倾泻而出的光线交织在一起，组成了像梧桐树阴影一般的光块。很多双脚在上面摆动，于是那组合起来的光亮时时被打碎，又时时重新组合。街道上面飘着春夜潮湿的风和杂乱的人之声。这个时候那些房屋的窗口尽管仍然亮着灯光，可那里面已经冷清了，那里面只有一两个人独自或者相对而坐。更多的他们此刻已在这里漫步。他们从商店的门口进进出出，在街道上来来往往。

他看到所有走来的人仿佛都赤身裸体。于是刀向那些走来的男子的下身削去。那些走来的男子在前面都长着一根尾巴，刀砍向那些尾巴。那些尾巴像沙袋似的一个一个重重地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



声。破裂后从里面滚出了奇妙的小球。不一会满街都是那些小球在滚来滚去，像是乒乓球一样。

她从商店里走出来时，看到街上的人像两股水一样在朝两个方向流去，那些脱离了人流而走进两旁商店的人，看去像是溅出来的水珠。这时候她看到了那个疯子，疯子正一瘸一拐地走在行人中间，双手挥舞着，嘴里沙哑地喊叫着“宫”。但是走在疯子身旁的人都仿佛没有看到他，他们都尽情地在街上走着。疯子沙哑的喊叫被他们杂乱的人声时而淹没。疯子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她开始慢慢往家走去，她故意走得很慢。这两天来她总是独自一人出来走走，家中的寂静使她难以忍受，即便是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也会让她吓一跳。

尽管走得很慢，可她还是觉得很快来到了家门口。她在楼下站了一会，望了望天上的星光，那星光使此刻的天空璀璨无比。她又看起了别家明亮的窗户，轻微的说话声从那里隐约飘出。她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才慢吞吞地沿着楼梯走了上去。

她刚推开家门时，就听到了母亲的一声惊叫：“把门关上。”她吓了一跳，赶紧关上门。母亲正头发蓬乱地坐在门旁。

她在母亲身旁站着，母亲惊恐地对她说：“我听到了他的叫声。”

她不知该对母亲说些什么，只是无声地站着。站了一会她才朝里屋走去。她看到父亲正坐在窗前发呆。她走上去轻轻叫了一声，父亲只是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继续发呆。而当她准备往自己屋里走去时，父亲却转过头来对她说：“你以后没事就不要出去了。”说完，父亲转回头去又发呆了。



她轻轻答应一声后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床上坐了下来。四周非常寂静，听不到一丝声响。她望着窗户，在明净的窗玻璃上有几丝光亮在闪烁，那光亮像是水珠一般。透过玻璃她又看到了遥远的月亮，此刻月亮是红色的。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眼泪掉在胸口上的声音。

### 三

铁匠铺里火星四溅，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在四溅，那口炉子正在熊熊燃烧，两个赤膊的背脊上红光闪闪，汗水像蚯蚓似的爬动着，汗水也在闪闪发光。

疯子此时正站在门口，他的出现使他们吓了一跳，于是锤声戛然而止，夹着的铁块也失落在地。疯子抬腿走了进去，咧着嘴古怪地笑着，走到那块掉在地上的铁块旁蹲了下去。刚才还是通红的铁块已经迅速地黑了下来，几丝白烟在袅袅升起。疯子伸出手去抓铁块，一接触到铁块立刻响出一声嗤的声音，他猛地缩回了手，将手放进嘴里吮吸起来。然后再伸过去。这次他猛地抓起来往脸上贴去，于是一股白烟从脸上升腾出来，焦臭无比。

两个铁匠吓得大惊失色，疯子却是大喊一声：“墨！”接着站起来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胡同，然后在街旁站了一会，接着往右走了。这时候一辆卡车从他身旁驶过，扬起的灰尘几乎将他覆盖。他走到了街道中央，继续往前走。走了一阵他收住腿，



席地而坐了。那时有几个人走到他身旁也站住，奇怪地望着他。另外还有几个人正十分好奇地走来。

母亲已经有一个来月没去上班了。这些日子以来，母亲整天都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不言不语。因为她每次外出回来推开家门时，母亲都要惊恐地喊叫，父亲便要她没事别出去了。于是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外出，就整日整日地呆在自己房间里。父亲是要去上班的，父亲是早晨出去到晚上才回来，父亲中午不回家了。她独自而坐时，心里十分盼望伙伴的来到。可伙伴来了，来敲门了，她又不敢去开门。因为母亲坐在那里吓得直哆嗦，她不愿让伙伴看到母亲的模样。可当她听到伙伴下楼去的脚步声时，却不由流下了眼泪。

近来母亲连亮光都害怕了，于是父亲便将家中所有的窗帘都拉上。窗帘被拉上，家中一片昏暗。她置身于其间，再也感受不到阳光，感受不到春天，就连自己的青春气息也感受不到了。

可是往年的现在她是在街上走着的，是和父母走在一起。她双手挽着他们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总会遇上一些父母的熟人走来。他们总是开玩笑地说：“快把她嫁出去吧。”而父亲总是假装严肃地回答：“我的女儿不嫁任何人。”母亲总是笑着补充一句：“我们只有一个女儿。”

那年父亲拿着一个皮球朝她走来，从此欢乐便和她在一起了。多少年了，他们三人在一起时总是笑声不断。父亲总是那么会说笑话，母亲竟然也学会了，她则怎么也学不会。好几次三人一起出门时，邻居都用羡慕的口气说：“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高兴事。”那时父亲总是得意洋洋地回答：“那还用说。”而母亲则装出慷慨的样子说：



“分一点给你们吧。”她也想紧跟着说句什么，可她要说的没有趣，因此她只得不说。

可是如今屋里一片昏暗，一片寂静。哪怕是三人在一起时，也仍是无声无息。好几次她太想去和父亲说几句话，但一看到父亲也和母亲一样在发呆，她便什么也不说了，她便走进自己的房间将门关上。然后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偷偷看起了那条大街。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有几个人站在人行道上说话，他们说了很久，可仍没说完。当看到几个熟人的身影时，她偷偷流下了眼泪。

那么多天来，她就是这样在窗前度过的。当她掀开窗帘的一角时，她的心便在那春天的街道上行走。

此刻她就站在窗前，通过那一角玻璃。她看到街上的行人像蚂蚁似的在走动，然后发现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围了起来。她看到所有走到那里的人都在围上去，她发现那个圈子在厚起来了。

他在街道上盘腿而坐，头发披落在地，看去像一棵柳树。一个多月来，阳光一直普照，那街道像是涂了一层金黄的颜色，这颜色让人心中充满暖意。他伸出两条细长的手臂，好似黑漆漆过又已经陈旧退色了的两条桌腿。他双手举着一把只有三寸来长的锈迹斑斑的钢锯，在阳光里仔细瞅着。

她看到一些孩子在往树上爬，而另一些则站到自行车上去了。她想也许是一个人在打拳卖药吧，可竟会站到街道上去，为何不站到人行道上。她看到圈子正在扩张，一会工夫大半条街道被阻塞了。然后有一个交警走了过去，交警开始驱赶人群了。在一处赶开了几个再去另一处时，被赶开的那些人又回到了原处。她看着交警不断重复又徒然地驱赶着。后来那交警就不再走动了，而是站在尚未被



阻塞的小半条街上，于是新围上去的人都被他赶到两旁去了。她发现那黑黑的圈子已经成了椭圆。

他嘴里大喊一声：“剿！”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上一声：“剿！”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然而不久后他又一声一声狂喊起来，刚才那短暂的麻木过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来到了。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锯了一会，他实在疼痛难熬，便将锯子取下来搁在腿上。然后仰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像溅开来的火星。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里闪烁着红光。他的动作非常仔细，又非常迟钝。抠了一阵后，他又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阵。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但这次他的双手没再摆动，只是虚张声势地狂喊了一阵。接着就将钢锯取了出来，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

她看到那个椭圆形状正一点一点地散失开去，那些走开的人影和没走开的人影使她想起了什么，她想到那很像是一小摊不慎失落的墨



汁，中间黑黑一团，四周溅出去了点滴滴的墨汁。那些在树上的孩子此刻像猫一样迅速地滑了下去，自行车正在减少。显然街道正在被腾出来，因为那交警不像刚才那么紧张地站在那里，他开始走动起来。

他将钢锯在阳光里看了很久，才放下。他双手搁在膝盖上，休息似的坐了好一会。然后用钢锯在抠脚背裂痕里的污垢，污垢被抠出来后他又用手重新将它们嵌进去。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十分悠闲。最后他将钢锯搁在膝盖上，仰起脑袋朝四周看看，随即大喊一声：

“皮！”皮肤在狂叫声里被锯开，被锯开的皮肤先是苍白地翻了开来，然后慢慢红润起来，接着血往外渗了。锯开皮肤后锯齿又搁在骨头上了。他停住手，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双手优美地摆动起来了，沙沙声又响了起来。可是不久后他的脸又歪了过去，嘴里又狂喊了起来。汗水从额上滴滴答答往下掉，并且大口呼哧呼哧地喘气。他双手的摆动越来越缓慢，嘴里的喊叫已经转化成一种呜呜声，而且声音越来越轻。随后两手一松耷拉了下去，钢锯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的脑袋也耷拉了下来，嘴里仍在轻轻地呜呜响着。他这样坐了很久，才重新抬起头，将地上的钢锯捡起来，重新搁在膝盖上，然而却迟迟没有动手，接着他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血红的嘴唇又抖动了，又像是在笑。他将钢锯搁到另一个膝盖上，然后又是大喊一声：

“皮！”他开始锯左腿了。也是没多久，膝盖处的皮肤被锯开了，锯齿又挨在了骨头上。于是那狂喊戛然而止，他抬头得意地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才低下头去，随即嘴里沙沙地轻声叫唤，随着叫唤，他的双手摆动起来，同时脑袋也晃动，身体也晃动了。那两种沙沙声奇妙地合在一起，听去像是一双布鞋在草丛里走动。疯子此刻脸上的神色



出现了一种古怪的亲切。从背影望去，仿佛他此刻正在擦着一双漂亮的皮鞋。这时钢锯清脆地响了一声，钢锯折断了。折断的钢锯掉在了地上，他的身体像是失去了平衡似的摇晃起来。剧痛这时来了，他浑身像筛谷似的抖动。很久后他才稳住身体，将折断的钢锯捡起来，举到眼前仔细观瞧。他不停地将两截钢锯比较着，像是要从里面找出稍长的一截来。比较了好一阵，他才扔掉一截，拿着另一截去锯右腿了。但他只是轻轻地锯了一下，嘴里却拼命地喊了一声。随后他又捡起地上那一截，又举到阳光里比较起来。比较了一会重新将那截扔掉，拿着刚才那截去锯左腿了。可也只是轻轻地锯了一下，然后再将地上那截捡起来比较。

她看到围着的人越来越少，像墨汁一样一滴一滴被弹走。现在只有那么一圈了，很薄的一圈。街道此刻不必再为阻塞去烦恼，那个交警也走远了。

他将两段钢锯比较来比较去，最后同时扔掉。接着打量起两个膝盖来了，伸直的腿重又盘起。看了一会膝盖，他仰头眯着眼睛看起了太阳。于是那血红的嘴唇又抖动了起来。随即他将两腿伸直，两手在腰间摸索了一阵，然后慢吞吞地脱下裤子。裤子脱下后他看到了自己那根长在前面的尾巴，脸上露出了滞呆的笑。他像是看刚才那截钢锯似的看了很久，随后用手去拨弄，随着这根尾巴的晃动，他的脑袋也晃动起来。最后他才从屁股后面摸出一块大石头。他把双腿叉开，将石头高高举起。他在阳光里认真看了看石头，随后仿佛是很满意似的点了点头。接着他鼓足劲大喊一声：“宫！”就猛烈地将石头向自己砸去，随即他疯狂地咆哮了一声。



这时候她看到那薄薄的一圈顷刻散失了，那些人四下走了开去，像是一群聚集的麻雀惊慌失措地飞散。然后她远远地看到了一团坐着的鲜血。

## 四

天快亮的时候，她被母亲一声毛骨悚然的叫声惊醒。然后她听到母亲在穿衣服了，还听到父亲在轻声说些什么。她知道父亲是在阻止母亲。不一会母亲打开房门走到了外间，那把椅子微微摇晃出几声“吱呀”。她想母亲又坐在那里了。父亲沉重的叹息在她房门上无力地敲打了几下。她没法再睡了，透过窗帘她看到了微弱的月光，漆黑的屋内呈现着一道惨白。她躺在被窝里，倾听着父亲起床的声音。当父亲的双脚踩在地板上时，她感到自己的床微微晃了起来。父亲没有走到外间，而是在床上坐了下来，床摇动时发出了婴儿哭声般的声响。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

后来她看到窗帘不再惨白，开始慢慢红了起来，她知道太阳在升起，于是她坐起来，开始穿衣服。她听到父亲从床上站起，走到厨房去，接着传来了一丝轻微的声音。父亲已经习惯这样轻手轻脚了，她也已经习惯。穿衣服时她眼睛始终看着窗帘，她看到窗帘的色彩正在渐渐明快起来，不一会无数道火一样的光线穿过窗帘照射到了她的床上。

她来到外间时，看到父亲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父亲已将早饭准备好了。母亲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看到母亲那张被蓬乱头发围着



的脸时，不觉心里一酸。这些日子来她还没有这么认真看过母亲。现在她才发现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苍老到了让她难以相认。她不由走过去将手轻轻放在母亲肩上，她感到母亲的身体紧张地一颤。母亲抬起头来，惊恐万分地对她说：“我昨夜又看到他了，他鲜血淋漓地站在我床前。”听了这话，她心里不禁哆嗦了一下，她无端地联想起昨天看到的那一团坐着的鲜血。

此刻父亲走过来，双手轻轻地扶住母亲的肩膀，母亲便慢慢站起来走到桌旁坐下。三人便坐在一起默默地吃了一些早点，每人都只吃了几口。

父亲要去上班了，他向门口走去。她则回自己的房间。父亲走到门旁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到她的房间。那时她正刚刚掀开窗帘在眺望街道。父亲走上去轻轻对她说：“你今天出去走走吧。”她转回身来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和他一起走了出去。

来到楼下时，父亲问她：“你上同学家吗？”她摇摇头。一旦走出了那昏暗的屋子，她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她真想再回到那昏暗中去，她已经习惯那能望到大街的一角玻璃了。尽管这样想，但她还是陪着父亲一直走到胡同口。然后她站住，她想到了自己的伙伴，她担心伙伴万一来了，会上楼去敲门。那时母亲又会害怕得缩成一团。所以她就在这里站住。父亲往右走了，这时候是上班时间，街上自行车蜂拥而来又蜂拥而去，铃声像一阵阵浪潮似的涌来和涌去。她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她看到父亲不知为何走进了一家小店，而不一会出来后竟朝她走来了。父亲走到她跟前时，在她手里塞了一把糖，随后转身又走了。她看着父亲的背影是怎样消失在人堆里。然后她才低头看着手中的糖。她拿出一颗，其余的放进口袋。她将糖放进嘴里咀嚼起



来。她只听到咀嚼的声音，没感觉出味道来。这时她看到有个年轻人正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在车群里钻来钻去。她一直看着他。

她的伙伴此刻走来了，来到她跟前。伙伴说：“你们全家都到哪去了？”

她迷惑地望着她，然后摇摇头。

“那怎么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而且窗帘都拉上了。”

她不知所措地搓起了手。

“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然后转过头去看刚才那辆自行车，但已经看不到了。

“你脸色太差了。”

“是吗？”她回过头来。

“你病了吗？”

“没有。”

“你好像不高兴？”

“没有。”她努力笑了笑，然后振作精神问，“今天去哪？”

“展销会，今天是第一天。”伙伴说着挽起了她的胳膊，“走吧。”

伙伴兴奋的脚步在身旁响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忘记那些吧。”

春季展销会在另一条街道上。展销会就是让人忘记别的，就是让人此刻兴奋。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了。他们需要更换一下生活方式了。于是他们的目光挤到一起，他们的脚踩到一起。在两旁搭起



简易棚的街道里，他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生活用品。他们是在挑选着接下去的生活。

每一个棚顶都挂着大喇叭，为了竞争每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着。跻身于其间的他们，正被巨大的又杂乱无章的音乐剧烈地敲打。尽管头晕眼花，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可他们仍兴致勃勃地互相挤压着，仍兴致勃勃地大喊大叫。他们的声音比那音乐更杂乱更声嘶力竭。而此刻一个喇叭突然响起了沉重的哀乐，于是它立刻战胜了同伴。因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朝它挤去，挤过去的人都哈哈大笑。他们此刻听到这哀乐感到特别愉快，他们都不把它的出现理解成恶作剧，他们全把它当作一个幽默。他们在这个幽默里挤着行走。

她们已经身不由己了，后面那么多人推着她们，她们只能往前不能往后走了。她怀里抱着伙伴买下的东西，伙伴买下的东西两人都快抱不下了，可伙伴的眼睛还在贪婪地张望着。她什么也没买，她只是挤在人堆里张望，就是张望也使她心满意足。挤在拥挤的人堆里，挤在拥挤的声音里，她果然忘记了她决定忘记的那些。她此刻仿佛正在感受着家庭的气息，往日的家庭不正是这样的气息？

她们就这样被人推着走了出去，于是后面那股力量突然消失。她站在那里，恍若一条小船被潮水冲到沙滩上，潮水又迅速退去，她搁浅在那里。她回身朝那一片拥挤望去，内心一片空白。

她听到伙伴在说：“那裙子真漂亮，可惜挤不过去。”

伙伴所说的裙子她也看到了，但她没感到它的迷人。是的，所有的服装都没有迷住她。迷住她的是那拥挤的人群。

“再挤进去吧。”她说，她很想再挤进去，但不是为了再去看那裙子一眼。



伙伴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推推她，随着伙伴的暗示，她又看到了那个疯子。

疯子此刻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他满身都是斑斑血迹，他此刻双手正在不停地挥舞，嘴里也在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仿佛他与挤在一起的他们一样兴高采烈。

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那些头颅在半空中撞击起来，发出无比巨大的声响，仿佛是巨雷在轰鸣。声响又在破裂，破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声音，而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声音又重新组合起来，于是一股撕心裂胆的声音巨浪般涌来了。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掉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与此同时一把闪闪发亮的锯子出现了，飞快地锯进了他们的腰部。那些无头的上身便纷纷滚落在地，在地上沉重地翻动起来。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这些线条弯弯曲曲，又交叉到了一起。那些没有了身体的双腿便在线条上盲目地行走，他们不时撞在一起，于是同时摔倒在地，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一只巨大的油锅此刻油气蒸腾。那些尚是完整的人被下雨般地扔了进去，油锅里响起了巨大的爆裂声，一些人体像鱼跃出水面一样被炸了起来，又纷纷掉落下去。他看到半空中的头颅已经全部掉落在地了，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将那些身体和下肢掩埋了起来。而油锅里那些人体还在被炸上来。他伸出手开始在剥那些还在走来的人的皮了。就像撕下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纸一样，发出了一声声撕裂绸布般美妙无比的声音。被剥去皮后，他们身上的脂肪立刻鼓了出来，又耷拉了下去。他把手伸进肉中，将肋骨一根一根拔了出来，他们的身体立即朝前弯曲了下去。他再将他们胸前的肌肉一把一把抓出来，他便



看到了那还在鼓动的肺。他专心地拨开左肺，挨个看起了还在一张一缩的心脏。两根辫子晃晃悠悠地独自飘了过来，两只美丽的红蝴蝶驮着两根辫子晃晃悠悠飞了过来。

她看到疯子又在盯着自己看了，口水从嘴角不停地滴答而下。她听到伙伴惊叫了一声，然后她感到自己的手被伙伴拉住了，于是她的脚也摆动了起来。她知道伙伴拉着她在跑动。

## 五

那场春雪如今已被彻底遗忘，如今桃花正在挑逗着开放了，河边的柳树和街旁的梧桐已经一片浓绿，阳光不用说更加灿烂。尽管春天只是走到中途，尽管走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但他们开始摆出迎接夏天的姿态了。女孩子们从展销会上挂着的裙子里最早开始布置起她们的夏天，在她们心中的街道上，想象的裙子已在优美地飘动了。男孩子则从箱底翻出了游泳裤，看着它便能看到夏天里荡漾的水波。他们将游泳裤在枕边放了几天，重又塞回箱底去。毕竟夏天还在远处。

这时候在那街道的一隅，疯子盘腿而坐。街道洒满阳光，风在上面行走，一粒粒小小的灰尘冉冉升起，如烟般飘扬过去。因为阳光的注视，街道洋溢着温暖。很多人在这温暖上走着，他们拖着自己倾斜的影子，影子在地上滑去时显得很愉快。那影子是凉爽的。有几个影子从疯子屁股下钻了过去。那时他正专心致志地在打量着一把菜刀。这是一把从垃圾中捡来的菜刀，锈迹斑斑，刀刃上的缺口非常不规则地起伏着。



他将菜刀翻来覆去举起放下地看了好一阵，然后滞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口水便从嘴角滴了下来。此刻他脸上烫出的伤口已在化脓了，那脸因为肿胀而圆了起来，鼻子更是粗大无比，脓水如口水般往下滴。他的身体正在散发着一股无比的奇臭，奇臭肆无忌惮地扩张开去，在他的四周徘徊起来。从他身旁走过去的人都嗅到了这股奇臭，他们仿佛走入一个昏暗的空间，走近了他的身旁，随后又像逃离一样走远了。

他将菜刀往地上一放，然后又仔细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将菜刀调了个方向，认真端详了一番后，接着又将菜刀摆成原来的样子。最后他慢慢地伸直盘起的双腿，龇牙咧嘴了一番。他伸出长长的指甲在阳光里消毒似的照了一会后，就伸到腿上十分认真十分小心地剥那沾在上面的血迹。一个多星期下来，腿上的血迹已像玻璃纸那么薄薄地贴在上面了，他很耐心地一点一点将它们剥离下来，剥下一块便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再去剥另一块。全部剥完后，他又仔细地将两腿检查了一番，看看确实没有了，就将玻璃纸一样的血迹片拿到眼前，抬头看起了太阳。他看到了一团暗红的血块。看一会后他就将血迹片放在另一端。这里拿完他又从另一端一张张拿起来继续看。他就这么兴致勃勃地看了好一阵，然后才收起垫到屁股下面。

他将地上的菜刀拿起来，也放在眼前看，可刀背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只看到一团漆黑，四周倒有一道道光亮。接下去他把菜刀放下，用手指在刀刃上试试。随后将菜刀高高举起，对准自己的大腿，嘴里大喊一声：“凌迟！”菜刀便砍在了腿上。他疼得嗷嗷直叫。叫了一会低头看去，看到鲜血正在慢慢溢出来，他用指甲去拨弄伤口，发现伤口很浅。于是他很不满意地将菜刀举起来，在阳光里仔细打量



了一阵，再用手去试试刀刃。然后将腿上的血沾到刀上去，在水泥地上狠狠地磨了起来，发出一种粗糙尖利的声响。他摇头晃脑地磨着，一直磨到火星四散，刀背烫得无法碰的时候，他才住手，又将菜刀拿起来看了，又用手指去试试刀刃。他仍不满意，于是再拼命地磨了一阵，直磨得他大汗淋漓精疲力竭为止。他松开手，歪着脑袋喘了一口气，接着又将菜刀举在眼前看了，又去试试刀刃，这次他很满意。

他重新将菜刀举过头顶，嘴里大喊一声后朝另一侧大腿砍去。这次他嘴里发出一声尖细又非常响亮的呻吟，然后呜呜地叫唤了起来，全身如筛谷般地抖动，耷拉着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摇摆了。那菜刀还竖在腿里，因为腿的抖动，菜刀此刻也在不停地摇摆。摇摆了好一阵菜刀才掉在地上，声响很迟钝。于是鲜血从伤口慢慢地涌出来，如屋檐滴水般滴在地上。过了很久，他才提起耷拉着的手，从地上捡起菜刀，菜刀便在他手里不停地抖动，他迟疑了片刻，双手将刀放进刚才砍出的伤口，然后嘴里又发出了那种毛骨悚然的呜呜声，慢慢地他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此刻他全身剧烈地摇晃了起来，那呜呜声更为响亮。那已不是一声声短促的喊叫，而是漫长的几乎是无边无际的野兽般的呜咽声了。

这声音让所有在不远地方的人不胜恐惧。此刻这条街上已空无一人，而两端却站满了人。他们怀着惊恐的心情听这叫人胆战心惊的声音。有几个大胆一点的走过去看了一眼，可回来时个个脸色苍白。一些人开始纷纷退去，而新上来的人却再不敢上前去看了。

那声音开始慢慢轻下去，虽说轻下去可不知为何更为恐惧。那声音现在鬼哭狼嚎般了，仿佛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阴沉又刺耳。尽管他们此刻挤在一起，却又各自恍若是在昏暗的夜间行走时听到的骇



人的声音，而且声音就在背后，就在背后十分从容地响着，既不远去也不走近。他们感到一股力量正在挤压心脏，呼吸就是这样困难起来。

“去拿根绳子把他捆起来。”一个窒息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亮了出来。于是他们开始说话，他们的声音仿佛被一根绳子牵住似的，响亮不起来。他们都表示赞同。有人走开了，不一会工夫就拿来了一根麻绳。但是没人愿意过去，刚才说话的那人已经消失了。此时那声音越来越低，像是擦着地面呼啸而来。他们已经无法忍受，却又没有离去。他们感到若不把疯子捆起来，这毛骨悚然的声音就不会离开耳边，哪怕他们走得再远，仍会不绝地回响着。于是大家都推荐那个交警走过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但交警不愿一人走过去，交涉了好久才有四个年轻人站出来愿意陪他去。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以防疯子手中的刀向他们砍过来。

他已不再呜咽，已不再感到疼痛，只是感到身上像火烧一样燥热。他嘴里吐着白沫，神情僵死又动作迟缓地在腿上割着。尽管那样子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可他依旧十分认真十分入迷。最后他终于双手无力地一松，菜刀掉在了地上。然后他如死去一般坐了很久，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又吃力地从地上捡起了菜刀。

他们五个人拿着绳子走过去，有一个用木棍打掉他手中的菜刀，另四人便立刻用麻绳将他捆起来。他没有反抗，只是费劲地微微抬起头来望着他们。

他看到五个刽子手走了过来，他们的脚踩在满地的头颅和血肉模糊的躯体上，那些杂乱的肋骨微微翘起，他们的脚踩在上面居然如履平地。他看到他们身后跟着一大群人，那些人都鲜血淋漓，身上的皮



肉都被割去了大半，而剩下的已经无法掩盖暴露的骨骼。他们跟在后面，无声地拥来。他看到五个刽子手手里牵着五辆马车走来，马蹄扬起却没有声音，车轮在满地的头颅和躯体上辗过，也没有声音。他们越来越近，他知道他们为何走来。他没有逃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走来。他们已经走到了跟前，那后面一大群血淋淋的骨骼便分散开去，将他团团围住。五个刽子手走了上来，一人抓住他的脖子，另四人抓起他的四肢。他脱离了地面，身体被横了起来。他看到天空一片血色，一团团凝固了的暗红血块在空中飘来飘去。他感到自己的脖子里套上了一根很粗的绳子，随即四肢也被绑上了相同的绳子。五辆马车正朝五个方向站着。五个刽子手跳上了各自的马车。他的身体就这样荡了一会。然后他看到五个刽子手同时扬起了皮鞭，有五条黑蛇在半空中飞舞起来。皮鞭停留了片刻，然后打了下去。于是五辆马车朝五个方向奔跑了起来。他看到自己的四肢和头颅在顷刻之间离开了躯体。躯体则沉重地掉了下去，和许多别的躯体混在了一起。而头颅和四肢还在半空中飞翔。随即那五个刽子手勒住了马，他的头颅和四肢便也掉在了地上，也和别的头颅和四肢混在一起。然后五个刽子手牵着马朝远处走去，那一大群血淋淋的骨骼也跟着朝远处走去。不一会他们全都消失了。于是他开始去寻找自己的头颅、自己的四肢还有自己的躯体。可是找不到了，它们已经混在了满地的头颅、四肢和躯体之中了。

黄昏来临时，街上行人如同春天里掉落的树叶一样稀少。他们此刻大多围坐在餐桌旁，他们正在享受着热气腾腾的菜肴。那明亮的灯光从窗口流到户外，和户外的月光交织在一起，又和街上路灯的光线擦身而过。于是整个小镇沐浴在一片倾泻的光线里。



他们围坐在餐桌旁，围坐在这一天的尾声里。在此刻他们没有半点挽留之感，黄昏的来临让他们喜悦无比，尽管这一天已进入了尾声，可最美妙的时刻便是此刻，便是接下去自由自在的夜晚。

他们愉快地吃着，又愉快地交谈着。所有在餐桌旁说出的话都是那么引人发笑，那么叫人欢快。于是他们也说起了白天见到的奇观和白天听到的奇闻。这些奇观和奇闻就是关于那个疯子。

那个疯子用刀割自己的肉，让他们一次次重复着惊讶不已，然后是哈哈大笑。于是他们又说起了早些日子的疯子，疯子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锯自己的腿，他们又反复惊讶起来。还叹息起来。叹息里没有半点怜悯之意，叹息里包含着的还是惊讶。他们就这样谈着疯子，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恐惧。他们觉得这种事是多么有趣，而有趣的事小镇里时常出现，他们便时常谈论。这一桩开始旧了，另一桩新的趣事就会接踵而至。他们就这样坐到餐桌旁，就这样离开了餐桌。

接着他们走到了窗前，走到了阳台上。看到月光这么明亮，感到空气这么温馨。于是他们互相说：“去走走吧。”他们便走了出去，他们知道饭后散步有益于健康。不想出去的则坐在彩电旁，看起了与他们无关、却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来。而此刻年轻人已经在街上走来走去了。

孩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父母根本没觉察，只记得吃饭时他们还坐在桌旁。

年轻人来到了街上，夜晚便热烈起来。灯光被他们搅乱了，于是刚才的宁静也被搅乱了。尽管他们分别走向影剧院，走向俱乐部，走向朋友，走向恋爱。可街道上依旧人来人往，人群依旧如浪潮般从商店的门口涌进去，又从另一个门口退出来。他们走在街上只是为了



走，走进商店也是为了走。父母们稍微走走便回家了，他们还要走，因为他们需要走。他们只有在走着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正年轻。

可是夜晚竟是那样的短暂，夜晚才刚刚来临，却已是深更半夜。尽管夜晚快要结束，尽管他们开始互道“明天见”了，开始独个回家了，可他们心中仍是充满喜悦。因为他们已经尽情享受了这个夜晚，而且他们明天还要继续享受。于是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家了，于是街道重又宁静了。

此刻商店的灯火已经熄灭，而那些家庭的灯火也已经或者正在熄灭。唯有路灯还亮着，唯有月光还在照耀着。他们开始沉沉睡去，小镇也开始沉沉睡去。但睡不了多久了，因为后半夜马上就会过去，那清晨的太阳也马上就会升起。

那疯子依旧坐着，身上绳子捆得十分结实，从那时到现在他一动不动。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从深深的昏迷中醒过来。那时太阳快要升起了，一片灿烂的红光正从东方放射出来。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一片红光。于是这时候他仿佛听到了一种吼声，吼声由远至近，由轻到响，仿佛无数野兽正呜咽着跑来。这时候他精神振奋起来了，因为他还看到了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现在他可以断定吼声就是从那里飘来。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人体以各种姿态纷纷在掉落下来。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跳跃着朝那里跑去。

恍若从沉沉昏睡中醒来，他的内心慢慢洋溢出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的眼睛在无知无觉中费力地睁了开来。于是看到了一条街道躺在黎明里，对面的梧桐树如布景一样。

像是昏迷了很久，此刻他清醒过来了。在清醒过来的时候里，他脑中似乎一团烟雾在缭绕，然而现在开始慢慢散去。等到烟雾消散



后，他脑中竟像一座空空的房屋一样，里面什么也没有。但透过那个小小的窗口，他开始看到了一些什么，而一些全新的情景也从那个窗口走了进来。

但是现在他感觉不到自己，他想活动一下四肢，可四肢没动静，于是他想晃动一下脑袋，脑袋没有反应。然而他内心却渐渐清晰起来。可是越是清晰便越麻木了，麻木是对身体而言。他明显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身体，或者说正在徒劳地寻找自己的身体。竟然会没有了身体，竟然会找不到身体。他于是惊讶起来。

那个时候他开始想起了一些什么，那些东西很多，挤在一起乱糟糟的。他很费力地把它们整理起来。不久后他终于想起自己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两支日光灯明晃晃地闪着，西北风正在屋顶上呼啸。桌上的灰尘很厚，而窗玻璃却格外明净。他想起了自己是在街上走着，是穿着拖鞋在街上走着，有很多人拥着他也在走着。他想起了一群人闯进了他的家，那时他正在洗脚，妻子正坐在床沿上，他们的女儿已经睡了。

现在他完全清醒了，他发现刚才自己所想到的一切都发生在昨夜。现在早霞已经升起来了，太阳尽管还没有升起，可也快了。他肯定那些是发生在昨天夜晚。他是昨天夜晚离开家的，是被人带走的，那时妻子仍然坐在床沿上，妻子麻木地看着他被人带走了。他的女儿哭了，女儿为什么要哭呢？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不在学校办公室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明净的窗玻璃和积满灰尘的办公桌，他看到的是街道和梧桐树。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他费劲将脑袋整理了一番，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于是他不再想下去。他感到自己应该回家了。妻子和女



儿也许还在睡，女儿正枕在妻子的胳膊上睡着，而妻子应该将头枕在他的胳膊上，可他现在竟然在这里。他要回家了。他想站起来，可他的身体没有反应。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被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身体他就不能回家，不能回家让他感到非常伤心。现在他似乎认出这条街道来了。他想只要沿着它往前走，走不远就可以拐弯，拐弯以后就可以看到自己家的窗户了。他发现自己此刻离家很近，可他没有了身体，他没法回家。

他仿佛看到自己正拿着厚厚的书在师院里走着。他看到妻子梳着两根辫子朝他走来，但那时他们不相识，他们擦身而过。擦身而过后他回头看到了两只漂亮的红蝴蝶。他仿佛看到街上下起了大雪，他看到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弯腰捡起了雪片，然后读了起来。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街旁邮筒前死了。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血还没有凝固，一张雪片飘了下来，盖住了这人半张脸。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光芒从远处的云端滑了过来，无声无息。他看到有人在那条街道上走动了。他看到他们时仿佛是坐在远处看着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出现，在舞台上说话并摆出了各种姿势。他不在他们中间，他和他们之间隔着什么。他们只是他们，而他只是他。然后他感到自己站起来走了，走向舞台的远处。然而他似乎仍在原处，是舞台在退去，退向远处。

天亮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她听到了厨房里碗碟碰撞的声音，她想父亲已经在准备早饭了。而母亲大概还是在原先的地方坐着，还是原先的神态。她不知道这样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她实在不愿去想这些。她开始起床了，她看到窗帘又如往常一样在闪闪烁烁，她看到阳光在上面移动。她真想去扯开窗帘，让阳光透



过明净的玻璃照到床上来，照到她身上来。她下了床，走到镜前慢慢地梳起了头发，她看到镜中自己的脸已经没有生气，已经在憔悴。她心想这一天又将如何度过，这样想着她来到了外间。她突然发现外间一片明亮，她大吃一惊。她看到是窗帘被扯开来，阳光从那里蜂拥而进。那把椅子空空地站在那里，阳光照亮它的一角。

母亲呢？她想。这么一想使她万分紧张。她赶紧往厨房走去。然而在厨房里她看到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那时母亲刚好转过身来，朝她亲切地一笑。她发现母亲的头发已经梳理整齐了，那从前的神色又回到了母亲脸上，尽管这张脸已经憔悴不堪。看着惊讶的她，母亲轻轻说：“天亮时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他走远了。”母亲的声音很疲倦。她如释重负地微笑了。母亲已经转回身去继续忙起来，她朝母亲的背影看了很久。然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转过身去。她发现父亲正站在背后，父亲的脸色此刻像阳光一样明亮。她想父亲已经知道了。父亲的手伸过来轻轻在她脑后拍打了几下。她看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她知道他的头发为何全白了。

吃过早饭，母亲拿起菜篮，问他们：“想吃点什么？”母亲的声音里充满内疚，“已经很久没让你们好好吃了。”

父亲看着她，她也看着父亲。父亲不知如何回答，她也不知说什么。母亲等了一会，然后微微一笑，又问：“想吃什么？”

她开始想了，可想了很久什么都没想起来。于是只得重新看起了父亲。这时父亲问她了：“你想吃什么？”

“你呢？”她反问。

“我什么都想吃。”

“我也什么都想吃。”她说。她感到这话说对了。



母亲说：“好吧，我什么都买。”

三人轻轻笑了起来。她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母亲点点头，于是他们三人一起走了出去。

她的双手重新挽住父母了，因此从前的生活也重又回来了。他们现在一起走着，一些熟人又和他们开玩笑，开的玩笑也是从前的。她走在中间，心里充满喜悦。

来到胡同口，父亲往右走了，他要去上班。她和母亲就站在那里，看着父亲潇洒的背影和有力的双腿。父亲走了不远又回过头来看她们，发现她们正看着自己，他就走得越发潇洒了。她和母亲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喊了起来。父亲站住脚回头望来。

她继续喊：“给我买一个皮球。”

父亲显然一怔，但他随即点点头转身走去了。她不禁潸然泪下。母亲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到，然后她们两人就这样默默无语地走了起来。

她们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便走上去看。于是她们看到了那个疯子。疯子还被捆着，疯子已经死了，躺在一个邮筒旁，满身的血迹看去像是染过一样。有几个人正骂骂咧咧地把他抬起来，扔到一辆板车上。另一个骂骂咧咧地提着一桶水走来，往那一摊血迹上一冲，然后用扫帚胡乱地扫了几下便走了。板车被推走了，围着的人群也散了开去。于是她们继续走路。她在看到疯子被扔进板车时，蓦然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走着的时候，她告诉母亲说这个疯子曾两次看到她如何如何，母亲听着听着不由笑了起来。此刻阳光正洒在街上，她们在街上走着，也在阳光里走着。



## 六

就这样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夏天来时人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尽管还是阳春时他们已在准备迎接夏天了，可他们还是没有听到夏天走来的脚步声。他们只是感到身上的衣服正在轻起来。但他们谁也没有觉察到夏天来了，他们始终以为自己依旧生活在春天里，他们感到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美好，所以他们以为春天还在继续着，他们以为春天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可当他们穿着西装短裤、穿着裙子来到街上时，他们才发现夏天早就来了。他们开始听到知了在叫唤，开始听到敲打冰棍箱的声音。他们开始感到阳光不再美好，而美好的应该是树阴。于是他们比春天里更喜爱现在的夜晚，那夜晚像井水一样清凉，那夜晚里有微风在吹来吹去。于是在夜晚里所有的人都跑出房屋来了，他们将椅子搬到阳台上搬到家门口，他们将竹床搬到胡同里，而更多的他们则走向田野。在无边无际的田野里，他们寻找到了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田埂，他们便走上去，走在洒满月光的田埂上。青蛙在两旁稻田里声声叫唤，萤火虫在他们四周闪闪烁烁地飞舞。

总是太阳刚刚落山、晚霞刚刚升起的时候，她从家里走了出来，在胡同口和她的伙伴相遇。她看到伙伴穿着和她一样漂亮的裙子。于是她们并肩走上了大街，她感到伙伴的裙子正在拂打着自己的裙子，而自己的裙子也在拂打着伙伴的裙子。她看到街上飘满了裙子，还有不少裙子正从一个个敞着的门口，一个个敞着的胡同口飘出来。街上的裙子就这样汇聚起来，又那样分散开去。街上的裙子像是一个舞蹈。



这时她们看到一个疯子正一跃一跃地走来，像是跳蚤般地走来。那是个干净的疯子，他嘴里一声声叫唤着“妹妹”走来。

她们想起来了，这人是谁？她们知道他是在“文革”中变疯的，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他的女儿是她们的同学。他嘴里叫着“妹妹”，那是在寻找他的妻子。

“好久没看到他了，我还以为他死了。”伙伴这么说，说毕伙伴轻轻拉了拉她的手，随即暗示她看前面走来的母女两人。“就是她们。”伙伴低声说，其实不说她也知道。

她看到这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疯子依旧一跃一跃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有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